

-244/2-

Histoire d'un crime 一桩罪行的始末

[法国] 维克多·雨果 著 丁世忠 涂丽芳 译

译林出版社

-3144/2-

雨果文集

羽 果 又 果

第十九卷 散文卷

Histoire d'un crime

一桩罪行的始末

[法国] 维克多・雨果 著 丁世忠 涂丽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桩罪行的始末 / (法) 雨果 (Hugo, V.) 著; 丁世忠,涂丽芳译.一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3.1

(雨果文集) ISBN 978-7-5447-3420-2

I.①一... Ⅱ.①雨... ②丁... ③涂... Ⅲ.①纪实文学—法国—近代 IV.①I56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 268085号

 书
 名
 一桩罪行的始末

 作
 者
 〔法国〕维克多·雨果

 译
 者
 丁世忠 涂丽芳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刘
 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40.75 字 数 402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 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420-2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价 42.80元

210009

定

日 录 小拿破仑

第一部分 其人 第二部分 政府 第三部分 罪行 第四部分 还有其他罪行 第五部分 议会体制 第六部分 宽恕 第七部分 宽恕 第八部分 政变之中包含着某些进步 结论

一桩罪行的始末

题解

小拿破仑 丁世忠译

第一部分 其人 1848年12月20日

1848年12月20日,星期四,立宪议会正在举 行会议:就在此时,它被大规模部署的军队包围。

在此之前,议会刚刚听取了瓦德克·卢梭代表的报 告,而该报告是由负责总统选举检票事宜的专门委

员会委托草拟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概括了它 的全部思想:"通过此次对根本大法的出色执行, 整个国家白行将其不容侵犯权力之印记, 烙刻干宪

法之上,从而赋予该宪法以神圣和不可侵犯之性 质。"九百名立宪议员济济一堂,差不多全部出 席。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立宪国民议会的议长阿

芒·马拉斯特站起身来宣告: "以法兰两人民的名义,

有鉴于出生在巴黎的夏尔 - 路易 - 拿破仑:波拿 巴公民符合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当选条件: 有鉴于在共和国全境领土上进行的总统公开选

举中, 他获得绝对多数选票; 根据宪法第四十七、四十八条规定,国民议会

兹特宣布该公民为共和国总统, 任期自即日起, 至 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止。

在包厢式议席和大厅议席上,出现一阵骚动, 干是立宪议会议长补充道:

"根据法令的规定,本议长特邀请共和国总统公民登上主席台,以便宣誓就职。"

本来挤满右侧走廊的代表们回到自己的坐席,空开了一条通道。时间已是下午四时,夜色正在降临。议会宽敞的大厅已一半浸沉在黑暗中,玻璃吊灯已从天顶放下,执达员刚把几盏灯送上主席台。议长做了一个手势,于是右侧的门打开了。

这时人们看见走进大厅,并且登上主席台的是一名还算年轻的男子,身穿黑色礼服,佩戴着荣誉 军团勋章的标志和大启带

军团勋章的标志和大肩带。 所有的人都把头转向这个人物。他的脸色灰白,带着灯罩的灯光更突出了他消瘦而庞上的突出

额上挂着一绺曲卷的头发,眼睛很小,目光不甚明亮,态度踌躇不安,同老皇帝可绝无相像之处:这便是夏尔 - 路易 - 拿破仑·波拿巴公民了。他进入大厅后响起了某种唧唧喳喳的声响。在

骨骼,鼻子又粗又长,蓄着一撮小胡子,狭窄的前

这当儿他把右手插在紧扣扣子的礼服中,一动也不动地站在讲坛上,那讲坛的正面标明会议日期是2月22、23、24日;在这上方是"自由、平等、博爱"六个大字。

在担任共和国总统之前,夏尔-路易-拿破仑· 波拿巴是人民代表。他在国民议会拥有一席之地已 达数月之久。虽然很少参加整场整场的会议,人们 还是经常看见他坐在自己所选定的席位上,即左翼 高层的座次上,位于第五排,通称为"山岳派"的 地域,就在他的启蒙老师魏耶雅代表的后座。这个 人物对于国民议会来说并不是一副新面孔, 但他讲 入大厅却仍然引起深沉的激动。因为对于所有的 人,不论是他的朋辈还是他的对手,这都意味 着"未来"闯入了大厅:那是一种未可卜知的"未 来"。由所有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而形成一片嗡嗡 声,在这当儿中,他的大名不胫而走,混杂着褒贬 不一的评语。他的对手们津津乐道于他的种种逸 闻:他的突然袭击、斯特拉斯堡、布劳涅、驯服山 鹰记,以及如何把一块肉放在小帽子里,等等。他 的好友们则提到他如何遭流放、遭禁忌、被监禁; 他写过一部关于炮兵的佳作;他在汉姆写下文章, 而那些文章多少有一些自由、民主、社会主义的思 想:他已到了成熟郑重的年纪:针对别人说他如何 狂放,朋友们则大谈他多么不幸。 卡芬那克将军没有被任命为总统,便在此前一 刻向国民议会交了权:他言简意赅,心平气和,完 全与共和国的性质相吻合:他仍坐在惯常的位置 上,即主席台左侧部长席的第一个位置,紧靠司法 部长玛理,不声不响,紧抱双臂,旁观这位新人登 场。 终于, 会场里安静了下来。议长用木槌在桌上 敲了几下,最后的嗡嗡声渐渐消逝,于是议长官。 布:

"我来官读誓词。"

这个瞬间有些像宗教仪式那么庄严。议会也不 再是议会,而变成了寺庙。这段誓词的意义尤为重 大,还因为它是在共和国全境宣读的唯一誓词。二

月事件正确地宣布取消了政治誓词;宪法也正确地 仅仅保存了总统誓词。这段誓词具有必要和伟大这

两重性质:它象征着行政权力,即较低一级的权 力,向立法权力,即最高权力宣誓。比这还要更进 一层的是:在君主制的幻觉中,是人民向被赋予强

大权力的个人宣誓;而与这种幻觉相反,现在却正 是被赋予强大权力的个人在向人民宣誓。总统作为 公务人员和一名公仆,向拥有主权的人民宣誓效 忠。独揽大权的国民议会体现着国家尊严,总统应

在这国家尊严面前俯首,从议会手中接过宪法,并 向宪法宣誓效忠。人民代表不可侵犯,但总统并非 不可侵犯。我们再说一遍:总统是在所有公民面前 负责的一位公民,也是全国受到上述约束的唯一个

人。有鉴于此,在这独一无二,又是至高无上的宣 誓中,有一种激动心灵的庄严肃穆。在讲行这一官

上。面对着整个文明世界,并且以这个世界作为见 证人, 笔者同其他代表一起, 以人民的名义接受了 这篇宣誓的誓词,并且也像其他代表——样迄今仍然 予以保存。这誓词是: "面对上帝,面对国民议会所代表的法国人 民,我宣誓效忠于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 并履行宪法加之干我的一切义务。 议长笔直地挺立着,宣读了这庄严的誓词词 文。接着,整个国民议会肃立、静穆,夏尔 - 路易 - 拿破仑·波拿巴高举右臂,以坚定响亮的声音宣 告: "我作如是宣誓!" 来自谬尔特省的布莱代表此后成了共和国副总 统,他从童年就认识拿破仑·波拿巴;他情不自禁地 嚷道:"他是个正派人,是会信守誓言的!" 议长仍然肃立着,又说了几句话,笔者谨按 《箴言报》所载原文照录如下:"我们请上帝和人 类做上述誓言的见证者。 国民议会予以记录 , 命令 将此誓言载入正式记录。刊载于《箴言报》,并按 立法文书形式发表、张贴。 看起来好像已经仪式完毕;人们以为夏尔 - 路 易 - 拿破仑·波拿巴公民,即从现时直至1852年5月

誓的那一天,笔者正坐在他自己在国民议会的席位

来。他却不往下走:他觉得有一种崇高的必要性, 在可能的情况下进一步约束自己,对宪法要求他读 的誓言作—点补充,使人们看到:这誓词对他来说 是多么自由,多么自发;于是他要求发言。"现在 请您发言。"议长说。 会场里更加聚精会神, 也更加静默了。 路易 - 拿破仑·波拿巴公民展开一张纸片 , 宣读 一篇演讲词。在这篇演讲里,他宣布并建立由他任 命的内阁,又说道: "代表公民们,我同你们一样,想把社会重新 建立在它自身的基础上,重新确立民主体制,并寻 求足以减轻智勇双全的我国人民之痛苦;而人民刚 刚如此彰明昭著地向我表示了充分信仟(1)。 他对前行政首脑表示感谢:这同一位前行政首 脑后来得以说出很体面的话来: "我不是从掌权地 位跌落下来的,我是自己走下来的。"他对这位前 行政首脑赞扬备至: "新政府在主持事务之际,应感谢前一届政 府,因为前政府作出了努力,以完好无缺地转交权 力,并维持了社会安宁(2)。" "可敬的卡芬那克将军的行为无愧于他那正直 的品格,无愧于他所表现的责任感;此种责任感乃

第二个星期日担任总统的这个人,将从讲坛上走下

是国家元首最基本的品质⁽³⁾。" 议会欢迎此番言论;但震动所有人的心、在人 人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在所有具备崇高良知者心 中引起反响的,乃是他的声明。这一声明是完全自 发的,我们要予以重申。声明是这样开头的: "全国的投票和我方才进行的宣誓,指导我未

来的行动。" "我的责任业已载明。我将作为守信者而恪尽

此责。

"凡企图以非法途径改变整个法兰西所确立事项者,我一律视之为祖国的敌人。"

— 他讲完后,立宪议会全体起立,同声高 呼:"共和国万岁!"

呼:"共和国万岁!" 路易 - 拿破仑·波拿巴从讲坛走下,径直向卡芬

得极其诚恳,所有听到这番话的人,无不怪罪卡芬那克将军。 1848年12月20日,"面对着上帝和人类",

那克将军走去,并向他伸出手来。将军犹豫了片 刻,没有立即接受这握手。刚才路易:波拿巴的话讲

路易 - 拿破仑·波拿巴宣誓效忠于宪法,而该宪法主要包括以下条款:

"第三十六条 人民代表是不可侵犯的。" "第三十七条 人民代表不得以刑事罪被逮 诉,除非事先已由国民议会准许该项起诉。" "第六十八条 共和国总统解散或延长国民议 会,或阻挠其行使职权的一切措施,均属叛国罪 行。"

捕,除非出现当场缉获的情况;他们也不得被起

"仅以此一项事实,总统即得被解除其职务,公民即必须拒绝服从该总统;行政权力即全权转至国民议会。高等法院法官即应为审议重罪而立刻举行会议;他们得召集陪审法官至指定地点,以便对

总统及其同谋犯进行审判;他们将自行任命履行检察部门职能之司法官员。" 在这难忘的日子以后不足三年,即1851年12月

2日,在日出时分,可以在巴黎所有街道的街角看到如下布告:

共和国总统 发布以下法令: 第一条 国民议会予以解散。 第二条 恢复普遍洗举制。5月31日法律宣布废除。

以法国人民的名义,

第三条 法国人民被召集举行公民会议。 第四条 在第一军区全境宣布戒严。

第五条 国务会议予以解散。 第六条 内政部长负责执行本法令。

第八宗 内域部长贝克加丁华法文 1851年12月2日,于爱丽舍宫。

路易 - 拿破仑·波拿巴

与此同时,巴黎全城获悉:根据路易-拿破仑· 波拿巴的命令,十五位不可侵犯的人民代表,当夜 在自己家中遭到逮捕。

代表们的权力

作为人民代表,他们以人民的名义接受并保存 1848年12月20日的誓词:特别是那些两次获得国 民信任,作为立宪议会议员亲眼看见了他宣誓.又 作为立法议会议员亲眼看见他讳背这誓词:这些人 在接受议员权力时,同时承诺了两方面的义务。第 一项义务就是, 当这一誓词遭到破坏的日子来到 时,要挺身而出,要以自己的胸膛投入战斗,而不 能考虑敌人如何众多、如何强大;要以自己的血肉 之躯保护人民主权:为了反对和打倒篡权者,要拿 起各种武器,从法典里有案可查的法律到街上可以 挖取的石板。第二项义务,就是在接受斗争和由斗 争而产生的种种风险之后, 也要接受流放及由流放 产生的种种苦难;并且要手持那叛贼的誓言,永远 屹立在他的面前:还要忘却私人的痛苦、白家的悲 伤,忘记离散的妻子儿女,忍受家室遭到的摧残, 不顾财富的损失、感情的波折、心灵的创伤,总之 就是要忘我,只想着一个伤疤,就是法兰西的伤 疤:就是要伸张正义!永远不要被招安,不要屈 服,要不屈不挠,坚定不移!要揪住那戴上了王冠 的卑鄙无耻的伪誓者,如果不能以法律的巨掌,那 就至少要用真理的利爪将他揪住!要借助历史的熔 炉,将他那誓言的一字——句都燃烧得诵红,再将它

本书的作者属于那些12月2日毫不退让者之列,以便履行这两项伟大义务中的第一项;当作者发表本书时,他正在履行那第二项义务。

们无情地烙在那奸贼的脸面上!

快快觉醒!

是人类的良知觉醒的时候了。

自从1851年12月2日以来,一次成功的陷阱、 一桩罪行——如果考虑到犯下罪行的时代,则是一

一桩非行——如果考虑到记下非行的时代,则是一桩卑鄙无耻、令人发指、臭名昭著的罪行——得手了,占据了上风,自封成为一种理论,而对日月居

然眉开眼笑;犯罪者在制定法律、发布法令,将社会、宗教和家庭置于其"庇护"之下,将手伸向欧洲的帝王,并为帝王所接受,与这些帝王称兄道

洲的帝王,并为帝王所接受,与这些帝王称兄道弟、结缘攀亲。这桩罪行包括了其他各式各样的罪行——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甚至从中获利、赖以

为生者也不能否认,他们只是说这罪行"是必要的";犯下罪行的人也不否认,他,这个罪犯,只是说罪行"已被宽恕"——它包括了设计过程中的

叛卖、执行过程中的伪誓、较量过程中的谋杀和暗害、得手之后的巧取豪夺、欺诈盗骗;这桩罪行自身的组成部分便是它拖带的种种现象——废除法律、侵犯宪法的神圣性质、随意囚禁、没收财产、

夜间屠城、秘密枪杀、委员会擅代法庭、一万公民被流放、四万公民被排斥出境、六万家庭被毁灭并因而陷于绝望。这些现象触目惊心啊。可是,说起来令人痛心呀:对这一罪行,各方噤若寒蝉;这罪

行在这儿,可感、可见、跑不掉,但人们视若无睹

地走过,照样去办自己的事;店铺照样开门,证券 交易所照样搞投机;商业界坐在货包上,搓着自己 的双手。我们差不多要面临这样的时刻,即人们会 觉得这合平常情!正在丈量布匹的店员,却听不见 他手里的那把米尺正对他说: "现在判断一切的是 错误的尺子!"正在称某种粮食的伙计,却不闻他 的天平发出悲鸣,正对他抱怨:"现在君临一切的 是假法码。"这是一种奇特的秩序,它的基础正是 在最高一级的无序,是对一切法制的否定!是在不 公平基础上的平衡! 计我们再说一句——而且这是不言而喻的—— 犯下这一罪行的罪犯是最无耻、最低级的恶棍。 在目前情况下,所有穿着法官大袍、穿着制服 或佩戴横绶带的人,所有为这名独夫效劳的人都应 当知道:如果他们自以为是一个政权的职员,他们 就应当改正这种错觉。他们是一名海盗的同伙。自 12月2日以来,法国就不复有公务员,有的只是同 谋犯。现在已是这样的时刻:每个人都应当清楚地 了解,自己做了些什么、正在做着什么。宪兵逮捕 了一些人,这些人被那斯特拉斯堡和布劳涅的独夫 称为"诰反者";其实他们所逮捕的是宪法的守护 者。审判了巴黎或外省战士们的法官,其实是将法 律的支持者置于被告席位上。将"被判处者"看守

干轮船底舱的军官,其实是扣押了共和国的捍卫者 和国家的捍卫者。在非洲的那位将军把被流放者监 禁于朗贝沙,使他们在炎日之下弯腰弓背,令他们 因热症而战栗,叫他们在灼热的土地上挖掘沟壑, 亦即他们来日的墓穴;这位将军其实是在幽禁、折 磨和谋杀执法的人物。所有这些人——将军们、军 官们、宪兵们、法官们都正在犯着重罪。他们眼前 不光是无辜者,而且是英雄!不光是受害者,而且 是列十! 让人们知道这一切,让人们赶快行动;至少, 要让人们砸碎锁链、拔掉门闩、去除浮桥上入狱的 人流、打开牢狱大门,既然大家还没有勇气夺过刀 剑!起来吧,人类的良知啊,赶快奋起啊!快快觉 醒啊,是时候了! 如果法律、法理、责任、理智、理性、公平、 正义都还不够,那么就要想一想未来。假如悔恨无 言,那就让责任放开喉咙讲话! 有些人作为私有者正在握着一位法官的手;有 些人作为银行家正在招待一位将军:有些人作为农 民正在跟一名宪兵打招呼;有些人并不远避部长公 馆或省长宅第,有若远避一所检疫站:有的人作为 普通公民,而非公务人员,参加路易:波拿巴的舞会 宴会,而不见爱丽舍宫上已扯起黑旗;但愿这些人

全都明白:这类耻辱是会传染的。即使他们躲掉物 质上的共谋,也逃不脱精神上的同通。12月2日的 罪行玷污了他们。 当前形势对不思索者来说是平静的, 其实却很

激烈,可万万别弄错啊。当公共道德隐退时,便在 社会秩序里形成一个令人害怕的阴影。 一切保证都在消失,一切支撑点都变得不见踪

从今以后,法国任何一个法庭,任何一家法 院,任何一位法官,都不再能主持公道,不再能宣

判刑罚,不管是关于什么事情、针对什么人,或以

仟何—种名义讲行。 若将任何坏人带进审判大厅,那盗贼就会对法

官们说:国家元首盗窃了银行二千五百万法郎。一 名伪证者可以驳斥法官大人:国家元首曾对天、对 地起誓,可这誓言已被他食言而肥。任意扣押公民

的罪犯不妨推托说:国家元首便曾违背所有的法 律,逮捕和拘留了享有最高权力的人民之代表。诈 骗犯有了借口:国家元首就曾骗取到权力,骗取到 权力机构,骗取到推勒里宫。伪造证件者可以揭

露:国家元首伪造了一次选举。绿林的剪径大侠难 免举例引证:国家元首就曾割破奥尔良王公的钱 包。杀人犯便会振振有词:国家元首也曾无端枪杀

啦,大盗小偷啦,杀人刺客啦……还很可以异口同 声地教训法官们:正是在座的衮衮诸公,你们前去 晋见了这罪大恶极者,称赞他的伪誓做得绝妙,祝 贺他制造赝品才干出众,推崇他诈骗有术,恭喜他 把钱偷到了手,还对他滥杀无辜表示感恩不尽!现 在你们又能把我们这些小角色怎样? 毫无疑问:这局面是非常严重的。面对这样的 局势而高枕无忧,就更是罪加一等。 计我们再说一遍: 这良知酣睡的可怕事态应当 终结。现在已经有一桩可怕的丑闻,就是那桩罪行 居然顺利得手;在此以后,就不应当向世人表演另 一桩更其骇人听闻的丑事: 文明世界竟会漠然视 ク! 倘若果真如此,历史就总会有一天显示为复仇 女神: 而从此时此刻起, 犹如遍体鳞伤的雄狮之深 藏静卧,正义人士也会在这普世沉沦中暂以面纱遮 没自己的脸面, 韬晦于无尽的轻蔑之中。

过路行人,对他们施以连射、刀砍和斩首之虐。而 所有这些坏人,诈骗犯啦,伪造文件者啦,假证人

世人必定会觉醒

然而事情不会是这样的,人们必将觉醒。 本书的宗旨, 也就仅仅在干发聋振聩、唤醒世 人。法国甚至不应以接受麻木不仁,来体现对这个

政府的认可。在某些时候、某些地点、某些阴影 下,沉睡就意味着死亡。

让我们补充一句:在眼下——说来也很古怪,

但却是千真万确——法国全国还不知道12月2日及 其以后发生的事情,或者知之甚少,而这便是情有

可原的地方了。不过,由于有这么几家高尚而勇敢 出版社的出版物,事实正逐渐透露出来。本书就是

要将其中几件曝光,并且如果上帝允许,还要原原 本本地将它们展示于光天化日之下。应当知道一下

波拿巴其人。眼下,议会的讲坛被取消,言论自由 被取消,一般自由和真理荡然无存,其结果是波拿 巴得以为所欲为:但同时也产生一个效应,就是使 他的种种行动绝无例外地成为非法,其中也包括12

月2日那次不足挂齿的投票选举。可以这样说:由 于用这样的手法窒息了仟何不满, 阳碍着应有的明 晰,任何事物、任何人士、任何实情,都已变得面 目全非,都落得个名实不副。波拿巴先生的罪行不

是罪行,那叫法是"必要行动";波拿巴先生设下 的陷阱不叫陷阱,那叫做"保卫秩序";波拿巴先 生的偷盗并非偷盗,却美其名曰"国务措施";波 拿巴先生的血腥屠杀何妨易名,姑称之为"救国行 为"。波拿巴先生的同谋犯不是坏人,他们被叫做 法官、上议员和国务委员;波拿巴先生的对手不是 捍卫法律或法治的战士,而被称为痞子、蛊惑分子 或想均富的穷光蛋。在法国的眼中,在欧洲的眼 中,12月2日仍然戴着假面具。本书也仅仅是从暗 处伸出一只手,旨在揭开这12月2日的假面具。 好嘛,我们就来叙述一番这秩序是如何得手 的。我们将描绘一番这政府:强大、稳定、充实、 有力的政府!这政府依靠许多毛头小伙子。他们壮 志凌云, 唯嫌脚力不足, 纨绔子弟兼赖皮花子而 已;在证券交易所,它有富尔德这犹太人的支持, 在教堂则有天主信徒蒙达朗贝尔(4)相助;受到一些 女人的敬重,因为她们想做娼妇;也颇得一些男人 的景仰,因为他们要做省长;于是在卖身者联盟的 基础上撑起了门面;掌管千百万法郎的财产;举办 节庆活动;任命红衣主教;戴着白色领带,挥金如 土:像草尔尼一样戴奶油色手套,像草帕斯那样着 贼亮皮鞋,也像帕尔西尼那样衣着刷得一尘不染, 有钱,风雅,干净,潇洒,开心,刷得齐整,总之 是从血泊中生长。 是的,人们必将觉醒!

是的,人们将走出这沉睡——它对这样的一国 人民乃是奇耻大辱;当法国觉醒之后,当它睁开两 眼之后, 当它能分辨是非、看清它面前和身边的事 物之时,它将带着可怕的战栗,从这面目狰狞的重 罪面前大步后退——原来它竟在漆黑一片之中嫁给 了这怪物,并且还曾与之同床共席! 那时,最后时刻将会敲响它的钟声! 怀疑派在悄悄微笑,并且固执己见。他们宣 称:"别抱任何希望。按照你们的看法,这个政权 是法国的奇耻大辱。就算如此吧;这奇耻大辱在证 券交易所是定了牌价的,就别抱任何希望啦。如果 你们还抱着希望,你们就是吟风弄月的诗人和幻想 家。请放眼看一看吧:议会讲坛、新闻报刊、聪明 才智、言论思想,总之是过去的一切自由,都已丧 失殆尽。昨天这一切还在悸动,这一切还栩栩如 牛;如今这一切都已化作木雕顽石。是呀!人们感 到满足,人们在适应这种僵化,人们加以利用,人 们从中获益:人们在这个政权下过日子,与往昔完 全一样。社会仍在继续,而许许多多正派人物觉得 事情这样也很妥帖。为什么非要加以变动呢?为什 么要勉强了结此种局面呢?别存仟何幻想了:这政 权是坚固的,它是稳定的,它既反映现实又代表未 来。

我们似乎生活在俄罗斯。涅瓦河冻结了。人们在河上建筑了房屋;沉重的大车在它脊背上行走。它已不再是河水,它已冻结得如岩石般坚硬。行人在这花岗石上来来去去,而它确曾是一条河流。人们临时建造一座城市,人们规划出大街小巷,人们为店铺开张剪彩,人们有买有卖、有吃有喝,人们就寝安息、点火照明,一切都在这水上进行。人们可以为所欲为,不必担惊受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笑吧,跳吧,载歌载舞吧,这比坚固的陆地还更可靠。确实,这地方踏在脚下发出的声响就如花岗石一样坚硬。冬季万岁!冰冻万岁!这将传诸万

度可靠。 佣头, 这地方增任脚下发出的声响别如花 岗石一样坚硬。冬季万岁!冰冻万岁!这将传诸万 世。请举目向着天空,是白昼吗?是黑夜吗?一缕 灰暗苍白的亮光在雪地上拖着长影;真可以说,太 阳也已泯灭。 不,你是不死的,自由啊!有朝一日,恰恰在

不,你是不死的,自由啊!有朝一日,恰恰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刻,恰恰在人们把你完全置诸脑后的时刻,你会昂然挺立!哦,耀眼的光明啊!人们将突然看到你那日月星辰般的容颜,从大地下脱颖而出,并在天边挥洒无尽的辉煌。向着这茫茫雪原。向着这是荣冰块。向着这坚硬洁白的平川。向

原,向着这晶莹冰块,向着这坚硬洁白的平川,向着这已凝成一整块的河水,向着这极其可恶的冬天,你将射出你金黄色的箭矢,你那热烈光辉的火焰,那光明,那热量,那活力!"到这时刻,请听

一听吧!你们听见这沉重的声音了吗?你们听见这 深沉而震撼人心的炸裂声吗?这便是崩陷,便是涅 瓦河在坍塌!是那条河流复又畅诵!是牛龙活虎。 兴致勃勃、所向无敌的河水,正在掀翻那丑恶的。 坏死的冰块,将它们打得粉碎!"你们这些怀疑派 却曾说过:"这就像花岗石!"我现在却要正告你 们:"请看!这像玻璃片—般碎裂了!这就是崩 陷,是真理在杀回来;是讲步又重振旗鼓,是人类 重新迈步,并且将路易:波拿巴匆匆拼凑的帝国,连 同古老而长久的专制主义,及其种种花招和产物 一股脑儿冲洗、带走、拔除、卷入、撞击、搅拌、 粉碎。淹没干它那浩浩荡荡、排山倒海的洪流中! 请看看这污泥浊水如何滚滚流逝!它们正在一去而 永不复返!你们也永无重见这浊流的日子了。这被 浸泡了一半的大书嘛,那是历尽沧桑的古老公平法 典哟!这被完全淹没的破木架嘛,是王位哟!那另 一副随大潮而去的烂木头嘛,那便是绞刑架呀!" 而为了形成这横扫—切的巨流,为了夺得这生 对死的最后胜利,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你壮丽的 目光来一次顾盼,你骄阳哟!还需要你热烈的光芒 作一回照耀,你自由之神哟!

其经历 夏尔 - 路易 - 拿破仑·波拿巴1808年4月20日牛

于巴黎,系贺吞斯·德·波哈尔内之子;后者由拿破 仑皇帝做主嫁给荷兰国王路易 - 拿破仑。1831 年,路易·波拿巴卷入意大利起义(他的兄长即在意 大利起义中身亡),试图推翻教皇。1836年10月

30日,他试图推翻路易·菲利普(5)。 他在斯特拉斯堡 失败: 国王对他赐旨赦免, 他便乘船前往美洲, 留

下他那些同伙遭受审判。11月11日,他写 道, "国王宽大为怀,下令将我解往美洲";他宣

称自己"对国王的慷慨大度深为感动",并且进一 步表示"我们对政府都是有罪之人,因为我们拿起 武器来反对它: 但罪行最严重的是我自己", 最后 他写道,"我之干政府乃是有罪者,而政府之干我

却极为宽容"。他自美洲返回,到了瑞士,设法在 伯尔尼当上了炮兵上尉,并在士尔戈维亚做了萨仑

烦,他便避免宣称自己是法国人,也拒不承认自己 是瑞士人;为了叫法国政府放心,他仅限于在

士坦的市民。由于他的到来而造成外交上的许多麻

1838年8月20日写了一封信,内中声称"他几乎是

独自一人过活","住在母亲过世时的那座房屋

里",表白他"坚定的意志"便是"安分守己地待 着"。1840年8月6日,他在布劳涅登陆,那做法

是对戛纳登陆作可笑的模拟。他头戴一顶小帽,在 一面旗帜顶端置放了一只镀金山鹰,同时将一只活 山鹰装在笼子里带来,强迫人家发表宣言;六十名 男仆、厨师和马夫,伪装成法军士兵,他们穿的军 服是从寺院路买来的, 军服上的纽扣则是在伦敦制 人施舍金钱,用自己的佩剑顶着帽子,自拉自唱地 高呼"皇帝万岁";又朝一位军官放了一枪,结果 只打掉一位士兵的三颗大牙,便逃之夭夭。后来他 被抓获,从他身上搜出五十万金法郎及纸币法郎。 检察长弗朗克 - 加莱当着贵族法庭向他宣布:"你 擅自招兵,并散发金钱,企图收买叛徒。"贵族们 判处他终身监禁。 人家将他关押在汉姆。 在那里, 他的身心似乎找到了养息之地,并且趋于成熟;他 写下并发表了一些著作,其中虽反映出对法国和本 世纪的某种无知,但却带有民主思想和对进步的信 仰,这些书是《贫困现象的消除》、《食糖问题浅 析》、《拿破仑思想》;在这第三本书中,他把老 皇帝描绘成"人道主义者"。在另一本题名为"历 史片断"的书里,他写道:"我首先是公民,其次 才是波拿巴。"早在1832年,他就在《政治幻想 录》中宣布自己是"共和派人士"。经过六年囚禁 后,他在汉姆越狱逃跑,当时化装成一名泥瓦匠,

逃到英国栖身。二月事件发生,他欢呼共和,以人 民代表资格出席立宪议会,并于1848年9月21日登 上主席台陈词: "我将以毕生精力,以求共和愈益 巩固。"他发表一项宣言,要旨略谓:自由、进 步、民主、大赦、废除流放与放逐法令;遂以五百 万十万票当选共和国总统,于1848年12月20日庄 严宣誓效忠宪法,但却于1851年12月2日悍然破坏 之。在前后两事之间,他摧毁了罗马共和国,并于 1849年恢复了他曾欲干1831年推翻的教皇制度。 此外,他还以天知道什么方式参与了那桩不明不白 的所谓"金条彩票事件";就在政变前夕的那几个 星期,这肮脏的口袋已变得若暗若明,人们瞥见袋 里有一只可于当场拿获的手,这只手很像就是他的 丰。12月2日及其后数日,他作为行政权力,竟侵 犯到立法权,逮捕不容侵犯的人民代表,驱逐全体 议员,解散国务会议,赶走高等法院,废除诸多法 律,从银行提出二千万百万法郎巨款,给军人塞足 余银财宝,以连射屠城,使整个法国闻之丧旧,让 尸体横陈于大街小巷,使无辜者血流如注。从那时 候起,他流放了八十四位人民代表,从奥尔良亲王 那里盗走其父路易·菲利普的财产;这位路易·菲利 普原是他的救命恩人。还宣布实行专制主义,这专 制主义竟以"宪法"为名,化为五十八项条款;他

法兰西的利剑变做堵塞自由开口的棉球,做铁路买卖交易,搜刮民财,以强迫命令来制定预算,将一万民主人士流放非洲和开云,又将四万共和人士驱赶到比利时、西班牙、皮埃蒙特、瑞士和英国,使所有心灵充满无限悲哀,又在所有人前额上烙下耻辱印记。 路易·波拿巴自以为登上王座,却不曾发现:他登上的实际是绞架。

把军队用于丧尽廉耻之举,给共和国上了枷锁,将

为其人画像

路易·波拿巴是一名中等身材的男人,表情冷 酷,而色苍白,举止迟缓,看上去好像没怎么睡 醒。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他写过一本论炮兵的专

著,颇得好评,并日深谙火炮之操作。他的马术也 颇精到。说起话来稍带点儿德国口音。他身上的丑

角成分在艾格林顿的比赛中显露出来。他的胡须很 浓,像达尔伯公爵一样遮住了他的笑容:他的目光 如查理九世那样毫无神采。

撇开他所谓的"必要行动"或"伟大行动"不

谈,从其他表现看,他实在是一个庸俗、幼稚、造 作和虚荣的人物。夏天收到他的请帖,被邀请去圣 - 克鲁的人,同时收到一纸要求:应自备早晨服装 和夜间服装各一套。他喜爱浮华、排场、羽冠、刺 绣、金叶银片、豪言壮语、滚球游戏、官衔爵号,

总之是喜欢响亮的、闪光的东西,也就是权力熠熠 生辉之表面。作为奥斯特利茨战役统帅的亲戚,他 身穿将军戎装。 对于被轻蔑他并不在乎,他只要有表面的尊重 便称心如意。

这个人物会使历史的中景黯然失色,但他必定 要玷污历史的近景。欧洲曾把美洲当做笑料,因为 它在观察海地时,发现有了这么一位白人的苏鲁

法国的;凡是降低法国的事情,也会令欧洲感到屈 辱。 在12月2日之前,右翼领袖提到路易·波拿巴 时,乐于称之为"一名白痴"。其实他们错了。确 实,此人的脑子是糊涂的,这脑子有许多漏洞;然 而,从它的某些地方也还能辨认出若干连续的、相 当一贯的思想。它好比一部被撕去一些页码的书 本。路易·波拿巴有一种偏执的想法,但偏执并不等 干白痴。他知道自己想做的是什么事情,并且径直 朝那方向走。不顾正义,不顾法律,不顾理智,不 顾正直与否,不顾人道,确实如此;但他经直走 去。 他不是一个白痴。他是属于跟我们不同时代的 一个人物。他看起来荒唐、毫无理智,那是因为他 乖僻。如果把他移植到十六世纪的西班牙,那么菲 利普二世是认得他的;若在那时的英国,亨利八世 会冲着他颔首微笑:在意大利,恺撒·博吉亚会搂着 他的脖子亲吻。或者假如将他置于欧洲文明之外, 比如把他置身于1817年的耶尼纳,阿里 - 台佩里 尼会向他伸出手来。

克⁶⁶。现在,在欧洲所有知识界人士的内心深处, 甚至在法国境外,有一种深刻的震惊,某种个人受 到侮辱之感:因为无论是否自愿,欧洲大陆是同情

他身上有点儿中世纪和下帝国(1)的成分。他所 做的事情,若在米歇尔·杜卡、罗曼·第欧根尼、尼 寒浮尔·波托尼亚特,若在太监纳尔赛斯,在古物破 坏者斯提利康,在穆罕默德二世,在亚历山大二 世,在帕度亚的艾兹林,都是合乎自然的。只是他 忘记了,或者他根本不知道:在当今这个时代,他 的行动必须经过人类道德的巨流:那是源于我们三 个世纪的文明,源于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因此,在 这样的环境下,他的行动必将显露原形,表现出它 们原来的样子,即极其开恶。 他的拥护者——他是有拥护者的——很愿意将 他与其伯父、老波拿巴作一比较。他们说:"一位 制造了雾月政变,一位制造了十二月二日:这是两 个雄心勃勃的人物。"老波拿巴企图重建西罗马帝 国,把欧洲变成它的封疆,以它的强大来统治欧 洲,以它的雄伟来迷惑欧洲,他自己坐在舒服的软 椅子上,然后给诸国王木头板凳坐,让历史将他与 伟人并列: 奈姆洛、居鲁士、亚历山大大帝、阿尼 巴尔、恺撒、查理曼、拿破仑(8), 总之是做全世界 的霸主。他也是一名霸主。正因为如此,他制造了 雾月十八日。后面这一位呢,他收藏骏马和美女, 想让人家称他为"皇太子殿下",还要过花天酒地 的日子。正因为如此,他制造了十二月二日事件。

让我们补充一句:像老的那一位一样,后面这 一位也想当皇帝。然而使此种类比黯然失色的一 点,也许是征服一个帝国与窃取一个帝国是颇不相 同的。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也是任何东 两都无从遮盖的——即使用那块上面写着洛底。阿

这是两类不同的"雄心",这比较倒是恰如其分。

尔柯尔、金字塔、艾罗、弗里德兰、圣 - 赫列拿字 样,标明兴衰历程而又令人目不暇接的宏伟幕帷, 也无法加以遮盖——那就是:雾月十八日本已是一 桩罪行,而12月2日又把拿破仑英名上的污点倍加 扩展。

路易·波拿巴先牛很愿意让人觉得他大约是社会

主义者。他感觉到这里有一个泛泛的地域,可以拿 来为野心所用。我们已提及:他将坐牢的时间,用 来为自己制造了几乎是一位民主派的盛名。有一件

事情足以描绘他的真相。当他在汉姆发表他的论著 《贫闲现象的消除》时,那本书表面上只有一个单 纯的、独一无二的宗旨,就是调查平民贫困现象的 创伤,并找到根治办法;但当他将此书寄给—位友

人时, 却附了一张纸条, 我曾有机会一读: "请看 一看这论述贫困现象的拙作,然后告诉我,您是否 认为该书可以给我带来好处。

12月2日之前,他下面有一个部长会议,那机构 因为要扣负一定责任,便白以为相当重要。内阁总 理主持会议。他从来,或者几乎是从来也不参与讨 论。在奥迪龙·巴罗、帕西、托克维尔、杜弗尔或优 舍诸先生发言的当儿,他却聚精会神地在做纸折母 鸡,或者在文件上画小人儿玩。这是他的一位部长 亲口告诉笔者的。 装死躺下,这便是他的窍门。他待着一言不 发、一动不动,瞧着与他的乱涂乱写相反的方向, 直到时来运转。这时他才转过头来,向着他的猎获 物猛扑过去。在意想不到的转折点,他会向你显示 他的政策,这时他手里端着手枪,像一个盗匪。在 此之前,尽可能不要有什么动作。在过去三年中 他有时同尚加涅埃并肩而立,而尚加涅埃方面,也 在想做成一番事业,正如维吉尔所说:"黑暗已经 来临。 9 法国怀着某种忧虑凝视着这两个人物。 他们在暗暗想着什么呢?其中有一位不是在想当克 伦威尔吗?还有一位是在想着蒙克吧?大家在思 索,在观望他们。两人都保持一种神秘态度,并且 采取同样静观的战术。波拿巴一言不发,尚加涅埃 一动不动;一位是呆若木鸡,另一位是不喘粗气; 两人似乎在比赛,看谁更像一尊雕像。

路易·波拿巴先生的奇才,在于一言不发。

情,您可别上当:他赌咒发誓啦,您就不停地打哆 嗦吧。 马基雅维利生了一帮小崽子。路易·波拿巴即其 中之一。 宣布—件荒谬至极的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 又不胜愤慨地加以否认,指天起誓死不认账,说自 己是正人君子;然后乘人不备,就在人人松一口气 并嘲笑那荒谬的当儿,将它付诸实施。他在搞政变 时是这么办的,在下达流放今时是这么干的;在剥 夺奥尔良亲王财产时也是这么干的;后来他入侵比 利时、入侵瑞士也会这么干;如此等等。这便是他 的手段: 您爱怎么看便怎么看吧; 他用这种手段, 觉得妙不可言,那是他的事情。他得跟历史去弄清 这件事. 你若是他贴近的人物,他就让你模模糊糊瞥见 某一种方案,这方案倒不见得缺德——反正你也不

会看得那么仔细——但却缺乏理智,而且危险,对 他自己也很危险;于是你提出异议;他仔细倾听, 避不作答,有时在两至三天之内作些让步,然后又

不过这种沉默,路易·波拿巴有时也予以打破的。那就不是说说一般的话,而是有心撒谎,这个人撒起谎来就像别人呼气吸气那样顺乎自然。他宣布一种正派的意向,那可得提防啊;他断言一桩事

一张纸来,对某位部长宣读一番,便是一道法令 了。部长或顺从,或抵制。假如他抵制,路易·波拿 巴便将那张纸抛进抽屉,抽屉里还有许多其他文 牍,都是强人的种种梦想;然后他便关上这抽屉, 取下钥匙,一声不吭地走了。部长向他敬礼,对他 礼贤下士的态度至为欣喜,接着便告退。第二天上 午,那道法令在《箴言报》上照登不误。 有时那上面还有那位部长的签字。 由于此种行事的作风,他始终有"出奇制 胜"来为他帮忙,这助力可非同一般;而在他的内 心深处,由于碰不到别人称为"良心"的这一类阻 碍,他就执意按自己的意图办。像我们提到过的: 不顾一切,也不论关乎什么样的事情,并且总如愿 以偿。 他有时也后退,不是畏缩于他的行动造成的精 神后果,而是其物质后果。1月9日的《箴言报》发 表了驱逐八十四名人民代表的那项法令,却引起了 社会上的公愤。虽然法国已被捆缚住了手脚,但人 们仍感觉到了震栗。人们离12月2日还太近了;任 何激情都可能产生危险。路易·波拿巴了解这一点。 次日,即1月10日应发表第二道驱逐令,开列的名

故态复萌,自行其是。在他爱丽舍宫的办公室里, 办公桌有一只抽屉经常半开半关。他从那里面摸出 他把校样揉成了纸团,扔进了火炉,干是那法令就 未曾发表。驱逐继续进行,只是不用法令罢了。 在此类勾当中,他需要助手和合作者;他需要 他所谓的"人手"。第欧根尼是手里提着灯笼找 人:他则是手里拿着一张银行支票找人。他找到 了。从人性的某些方面可以产生—种类型的人物 , 他便成为这类人物的自然中心,而且他们必然会聚 集在他的周围,因为这符合那条神秘的重心定律, 那定律不仅管宇宙原子,而且也管有头脑的生物。 为了讲行"12月2日的行动"、为了将之付诸实施 并使之完善, 他需要此种人手; 他搞到了此种人 丰。如今他的周围布满这类人物。这些人对他阿谀 奉承、前呼后拥;他们将自己的荣耀与他的辉煌交 融在一起。在某些历史时期,有伟大人物的群星环 绕:在另一些历史时期,也有无赖泼皮的沆瀣一 气。 然而,不应当将某一时期、将路易:波拿巴的瞬 间,同整个的十九世纪混为一谈;毒蘑菇生长在橡 树下,但毒蘑菇并不就是橡树。 路易·波拿巴先生得手了。他从今以后有钱、有 贴水、有银行、有证券交易所、有柜台、有保险

单多至八百人。路易·波拿巴叫人送来了《箴言报》 的校样:那名单竟占了这份官方公报十四栏之多。

尚加涅埃先生当做玩物,把梯也尔先生一口吞没, 将蒙达朗贝尔先生变成同谋, 把政权化为贼窝, 将 预算据为私产。他用他的尖刀刺伤了共和国; 但共 和国却像荷马史诗中的女神,仅仅流血而不会倒 下。人家在制币厂刻制了一枚纪念章, 称之为"12 月2日纪念章",以纪念路易·波拿巴如何之忠于他 的誓言。"宪法号"战船取消了原有命名,改 称"爱丽舍宫号"。他在愿意的时候,可以叫西布 尔(10)先生为他加冕,并且把爱丽舍宫的小床换成推 勒里宫的皇寝。目前,就是说这七个月以来,他在 炫耀自己:他到处发表演说、训词,他得意扬扬, 主持某些宴会,窃取了千百万法郎,举办各色舞 会:他翩翩起舞,主持朝政,阅兵游行,有若孔雀 开屏:他在歌剧院的一座包厢里居然以其丑陋的相 貌而喜笑颜开;他让人家管他叫"太子总统",他 给军队颁授了军旗,给某些警长发了荣誉十字章。 当需要为自己选定一个象征物时, 他退居到了幕

后:结果是选中了山鹰:此所谓雀鹰之谦逊也。

柜,还有所有这些人物:当需要对羞耻视而不见、 由此岸跨向彼岸时,这些人一步就能跨过去。他把

歌功颂德之后续

他得手啦。因是之故,他并不缺乏天花乱坠的吹捧。奉承他的人,数目较特拉扬⁽¹¹⁾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却有一点令我印象至深,就是在12月2日以

及。但却有一点令我印象至深,就是在12月2日以来人们承认他所具备的种种素质之中,在人们赠给他的种种普词之中,没有一条是超出以下说法的:

他的种种言词之中,没有一家走超出以下说法的。 能干、冷静、大胆、巧妙、准备充分并且进展顺利 的大事、时机得当、保密有方、措施高超……都是

的人争、时机得当、保留有力、指心局起……都是 些假钥匙,但制造精巧,全都在这儿啦。当这些都 说完之后,就不再有新意,除了少数几句关于"宽 容大度"的恭维话之外。何况,芒德林有时不把钱

各人度 的赤锥齿之外。何况,亡德怀有时不记钱 抢光,杀人魔王让也不把行商旅客斩尽杀光;不是 也有人称赞他们"宽大为怀"吗? 上议院批准给波拿巴先生一千二百万法郎,另

加四百万法郎维修古堡,恭维此公"拯救了社会",而波拿巴先生则赐予上议院一百万法郎。这情形有点儿像两位人物在同出喜剧中登台,一位祝

贺另一位"拯救了票房收入"! 至于我呢,我仍在他那些狂热吹捧者的颂词

中,寻找一句在卡杜什和普拉叶⁽¹²⁾干完一桩得手勾当之后,不同样可以适用的称赞;我有时真为法国

当之后,个问件可以适用的称赞;我有时具为法国语言和拿破仑的令名深感抱愧,因为有些用词实在太露骨、太缺乏修饰,却又同事实异常契合——法

盗在作案时还砸毁了宪法,并趁着漆黑一片从他本 人的誓词下逃之夭夭。 当构成其政策的种种破坏和偷盗均告得手之 后,他恢复了他真实的称呼,于是所有的人都承认 这个人物是"太子殿下"。正是伏图尔先生——我 们提及此点时,应当对他给以称道——首先发现了 应如此称呼。 当人们丈量这个人物而发现他是如此矮小时, 然后又去掂掂他的成果并认为它实在伟大时,你的

官和教士们正是这样来颂扬这窃国大盗的,而该大

家:如果撇开他对自己姓氏的利用,以及他在上升 过程中对某些外在因素的借助,那么,在这个人物 及其手段的内里,就只有两个东西——诡计和金

头脑不可能不觉得颇有几分意外。人们自问:他怎 么干成了的?干是人们来分析这场冒险和这个冒险

钱。 诡计:我们已经描述过路易·波拿巴的这一主要 方面,所以毋庸赘言。1848年11月27日他在其官

言中,对本国同胞表示:

"我觉得有责任让你们了解我的感情和我的原

则。在你们与我之间不应当有误会。我不是一个野

心家......我是在自由的国家被教养成人的, 经历讨 种种不幸:我将永远忠于你们的选些和议会意志加 诸我的责任。 "我以自己的名誉保证:四年之后,我交到后 继者手中的将会是巩固了的政权、毫毛未损的自 由,并取得切切实实的讲步。 1849年12月31日,他在致国民议会的首次咨 文中写道: "我将维护我宣誓效忠的宪法,以求无愧于举 国的信赖。"1850年11月12日,在他致国会的第 二份年度国情咨文中,他又表示: "假如宪法包含 一些缺陷和危险, 你们是有自由向全国指明这些缺 陷和危险的;只有我一人,由于受自己的誓词约 束,我将把自己严格限制于宪法规定的界限之 内。"同年9月4日,他在冈城还说过:"当到外繁

段往事时他竟捶胸顿足,发表了这样庄严的声明: "如今我经全法国投票选举,已成为这一伟大 国家的合法元首;对于那次由于进犯合法政府而导 致的囚禁,我是没有什么可以引以为荣的。 "我们可以看到:最正当的革命也带来许多灾

难性后果。当人们看到此点时,人们难以理解,那

荣似乎业已恢复之际,谁如果试图改变现存的一切 而阻止繁荣达到高峰,谁就犯下滔天大罪。"稍早 一些时候,即1849年7月22日,在通往圣-冈丹的 铁路线通车典礼上,他亲往汉姆,在回顾布劳涅那 企图变更的做法使当事者承担可怕的责任,这种行 为实属胆大包天;因而我已无悔无恨,在此被监禁 的六年,乃是对我反祖国法律的冒失之举的赎罪; 同样,我至感幸福的是,恰恰是在这我曾经受苦受 难的地点,我能举杯痛饮,祝福这样的人们——他 们能抛开自身的政治信念, 义无反顾地遵守本国的 各项制度。 说这番话时,他却在内心深处保留着自己的思 想,那是他在同一所汉姆监狱里写下的:"伟大的 事业极少一举告成。(13)"后来,他以其独特方式, 证实了此言不虑。 约在1851年11月中,议员弗某某,作为爱丽舍 宫人士,在波拿巴家里讲晚餐: "城内和议会里都有何传闻?" 总统垂询议 员。 "嗨,亲王殿下!" "说什么?....." "一直有传闻说……" "说什么?" "说要发生政变。" "国民议会里信这传闻吗?" "有点儿信呢,回亲王殿下。"

"你本人信吗?"

"我可一点儿也不信咧!" 路易·波拿巴紧握弗先生两只手,感情激动地

说:

"谢谢你, 弗先生; 至少有你这么一位先生, 还不相信我是个恶棍!"

这件事发生在12月2日之前两周。

在这个时期,正好在这个时候,按照同谋犯莫帕斯的供认,他们正在准备马扎斯监狱。

金钱:这是波拿巴先生的另一支力量。 让我们谈一谈业已在斯特拉斯堡和布劳涅审判中从法律上确认的若干事实。 1836年10月30日在斯特拉斯堡,波拿巴先生

的同伙伏德莱上校,授权第四炮兵团的上士们"在每个炮兵阵地的炮手间,分发两枚金币"。

每个炮兵阵地的炮手间,分发两枚金币"。 1840年8月5日,他包租了客轮"爱丁堡城市 号",当该船驶入公海之后,波拿巴先生把他的仆

人,那六十名可怜虫——他欺骗了这些人,让他们相信:他是驶往汉堡,进行一次海上旅游——召集到自己身边,站在停放甲板上的一辆私人马车上训话,向他们宣布了自己的计划,把交给他们使用的士兵装扔了过去,发给每名参与者一百法郎,然后

让他们痛饮至酩酊大醉。稍有点儿不干净是无关伟

大事业之宏旨的。证明人霍布斯(14)在贵族法庭作了 证。他是舵舱的一名男仆,他道:"我看见,看见 在房间里有许许多多的钱。旅客似乎在阅读一张印 刷品.....旅客整夜吃吃喝喝。我只有一件工作,就 是开酒瓶和上食品。"在这位男仆之后,出庭作证 的是船长。主审法官问克劳船长:"您看见旅客们 在喝酒吗?"克劳答:"喝得烂醉如泥;我还从未 见讨这么喝洒的。(15)"他们下了船,碰上了维麦娄 的海关检查站。路易·波拿巴先生开头要给海关中尉 一份价值一千二百法郎的年金。主审法官:"您不 是要给海关站长一份钱吗,假如他愿意跟您搞到一 起?"亲王答:"我白白让人向他作了表 示。(16)"他们到了布劳涅。他的几位副官(从那时 起他就有了副官)脖子上吊着白铁卷儿, 里面装满 了金币。后面还跟着几位,手里提着钱袋。(17)他们 请渔夫、农民高喊:"皇帝万岁!"同时向他们散 发金钱。"只要有三百名大喊大叫的人就够 了!"有一位谋叛者(18)说。路易·波拿巴接触了驻 扎在布劳涅的第四十二团。他对轻步兵乔治·柯赫利 说:"我便是拿破仑,你们会得到军阶和勋 章。"又对轻步兵安东·冉德尔说:"我是拿破仑的 儿子,我们将到北方旅馆去为我和您二人订一份晚 餐。"对轻步兵计·梅耶说:"你们将有很好的薪

俸。"对轻步兵约瑟夫·梅尼说:"你们将到巴黎 来,你们会有好报酬。(19)"他身旁就站着一名军 官, 手里拿着一顶帽子, 里面装满五法郎的硬币, 随手散给好奇的看客,并道:"请呼喊'皇帝万 岁'!⁽²⁰⁾"榴弹兵乔弗洛瓦在作证时,用这样的话 语描述了一位军官和一名上士企图对他同屋士兵搞 阴谋:"那上士手里拿着洒瓶,军官则举着马 刀。"这两行字,便代表了整个12月2日。 计我们看下去: "第二天,即6月17日,我原以为业已离开的梅 佐南少校,却走进我的办公室,事先按例由我的副 官作了通报。我对他说:'少校,我以为您已经走 了。' '不,将军,我还没有走,我得交给您一封 信。' '一封信!谁写来的?' '请您自己看 吧。 "我请他坐下,接过了那封信;但在拆封时, 我发现收件人姓名是'致梅佐南少校',便对他 说:'可我亲爱的少校,这封信是给您的,不是给 我的。''就请您看吧,将军!'我拆了信读道: "'亲爱的少校,您非常有必要立刻去见见那 位有关的将军;您了解这是一位敢作敢为的人物, 是可以信赖的。您也当知道,这是我已注意到的一 个人物,有一天会擢升法兰西元帅的。您可以用我

他失去少校司令官职位的话。 "我停下了,一腔愤怒顿时涌向我的心头;我 把这一页纸翻转过来,发现信尾的署名竟是:路易 - 拿破仑。 '.....我把这封信交给了司令官,告诉他这是一 场可笑的、已输掉了的赌博。 这是谁在说话啊?原来是马南将军。在什么地 方呢?就在贵族法庭上。在谁的面前?谁坐在被告 席上,即被马南认为"可笑之至"、马南向转 过"极其愤慨"的面容者?就是路易·波拿巴啊。 金钱,以及随着金钱而来的寻欢作乐,这便是 他在斯特拉斯堡、布劳涅和巴黎三个地方的行动手 段。两次破产,一次得手。马南在布劳涅是顶住了 的,在巴黎却卖身投靠了。假定路易:波拿巴在12 月2日被挫败,正如在布劳涅从他身上搜出了来自 伦敦的五十万法郎,同样在爱丽舍宫也会搜出那两 千万百万法郎。 应当不惜冷漠无情地揭发这样的事情:在法 国,在这利剑出鞘的国度,在这以骑士著称的地 方,在这贺什(21)、德鲁俄和巴雅尔的乡土,居然有 这么一天,某个人物周围环绕五至六名希腊政客,

的名义向他提供十万法郎,并且问明:我应当把三 十万法郎发往哪个银行或哪位公证人的账户,假如 在一间金碧辉煌的办公室内手撑桌面,脚跷于柴薪 堆上,口叼雪茄,正对军人荣誉出价,把它当商品 在小天平上过秤,视其为可以交易的物件。对将军 出价一百万、士兵一路易;对于法军的良知,也忙 着估个价钱,该值若干若干! 这周围呼拥着的,便是拿破仑皇帝的老侄。何 况,这老侄并不高明。他会迁就冒险进程的不时之 需,并常常轻易而不作丝毫反抗地对命运之安排随 波逐流。如其人在伦敦,需要取悦英国政府以谋私 利,他就会不费任何踌躇地提起警棍:便是用那只 妄图执掌查理曼大帝王笏之手。当不了拿破仑,就 不妨做个维托克(22)嘛。 此刻思想伫立不前了。 请看法国正在由什么人治理!我说错了:哪儿 是治理?是一位君主式人物在奸污着她! 这个流亡入境的人,还要每一天,每个上午, 诵过法令、文告、演说,以及他在《箴言报》里表 现的闻所未闻的狂妄,来给法国上课,而他自己并 不了解法国!这无赖告诉法国:是他拯救了法国! 从谁的手里拯救了它呢?从他自己手里!在他路易· 波拿巴之前,上帝做的全是蠢事;慈悲的上帝等待 他的来临,再把一切重新安排就绪;而他终于降临

无一不是设置陷阱的专家、搞政变的经纪人。他们

了。三十六年来,在法国有种种有害的东西: 那"响声",便是议会讲坛了;那鼓噪,便是报 刊;那无礼的东西,是思想;那大喊大叫的过分行 为,便是自由。他降临了,于是他用上院代替了议 会讲坛:用新闻检查取代了原有报刊:用愚蠢取代 了思想;取代自由的,是军刀;据说通过军刀,通 过新闻检查,通过愚蠢和上院,法国就已得救了! 得救了,太好啦!我再说—谝:从谁手里得救?从 他自己手里。因为,请问原来的法国是个什么样 儿?是一群乌合之众,其中有强盗,有窃贼,有痞 子,有杀人犯,有政治骗子。得将它捆绑起来,这 疯子,这法国,正是路易:波拿巴给它戴上拇指铐 的。现在它被关进黑牢,在挨饿,不给面包吃,不 给水喝,遭到惩罚,受尽屈辱,戴上枷锁,被严密 看守着;你们都放心吧,那位波拿巴老爷,当上了 家住爱丽舍宫的宪兵,他为此而对欧洲承诺,他将 这视为己任:这该死的法国已穿上囚犯的紧身衣, 假如它想乱说乱动!……噢,这是什么场面啊?这 是一场什么梦幻啊?这是一场什么噩梦啊?一方面 是整个国家,位居世界民族之林首位的国家!而这 个独夫对国家竟干着这样的事情,这独夫将它踩在 了脚下!他对它嗤之以鼻,他在讥笑它、嘲弄它、 否定它、侮辱它、讽刺它!他宣布:只有我才算

度,却可以作贱整个国家的人民!噢,多么可怕的 耻辱!波拿巴先生每吐一口唾沫,所有人的面孔都 要白行擦拭!而此种情况可能持续!您竟说这必定 会持续!不!不!以我们血管里流淌的全部鲜血起 誓,不会的!啊,假如真是要持续下去,那就意味 着苍天里没了上帝,或者大地上没了法兰两! (1) (好呀,真好呀!) 《箴言报》记者所加。 (2) (场内表示赞同。)《箴言报》。 (3) (再次表示同感。)《箴言报》。 (4) 法国政论家兼政治家,拥护路易-拿破仑。 (5) 1830—1848年为法国国王,利用1830年7月革命上台。 (6) 海地暴君。 指罗马帝国衰败时期,约自公元三至六世纪。后文的人 名、地名与此相关,意指不开化。 (8) 所举均为开创性历史人物,或传奇人物,如:奈姆洛是圣 经中的伟大猎手兼君干。 (9) 原文为拉丁文。 (10) 西布尔 (Sibour, 1792—1857), 法国神父, 时为巴黎 **主教**。 (11) 罗马皇帝 (在位时期98-119)。 (12) 均为盗匪。 (13) 见《历史片断》。 (14) 贵族法庭《证词》第94页。

(15) 贵族法庭《证词》第75页。

数!怎么着?在这不允许对个人掴耳光的法兰两国

- (17) 贵族法庭《证词》第103、185页。 (18) "庭长问:被告人,叫喊的孩子,是否即你在信中要求的 三百名大喊大叫者?"(见《斯特拉斯堡案件》)
 - 三白名大喊大叫者?"(见《斯特拉斯堡案件》) <u>(19</u>)贵族法庭《证词》(页码略)。
 - (19) 贵族法庭《证词》(页码略)。 (20) 贵族法庭《证词》第142页。
 - (21) 所引为法国历史上的名将。
 (22) 指十九世纪法国一名亦警亦菲的无耻人物。

(16) 贵族法庭《证词》第13页。

第二部分 政府

鼓声隆隆, 乡巴佬们, 请注意听着!

"共和国总统 ,

"考虑到以下各点情况:限制新闻自由的各项 法律业已废除,禁止张贴和兜售的一切法律均告撤

法律业已发除,禁止张贴和兜售的一切法律均告撤销,集会权利已充分恢复,所有不符合宪法的法律

和全部戒严措施不复有效。每个公民均已做到畅所 欲言,并为此而借助各种出版物及公众活动如报

欲言,并为此而借助各种出版物及公众活动如报纸、布告、选举集会等,已经作出的各项保证,特别是1848年12月20日的誓言均已实现。所有的事

别是1848年12月20日的誓言均已实现。所有的事实均已进行深入探讨,所有的问题已被提出并获澄清,所有的候选人已投入公开辩论,其间对任何公民并未施加任何暴力——总之,是在充分自由之

中。 "拥有全权的人民,被问及以下问题:

"法国人民是否愿意捆住手脚,重新把自己交给我国、协会员、协会

给路易·波拿巴处理?

"投票结果:七百五十万票赞成(作者插言: 关于这七百五十万票容后议)。

"特颁布

宪法一部,其内容如下:

第一条 本宪法承认、确认并保证1789年宣布

之步伐,特由警察、书刊检查,并由上院、立法团和国务会议之秘密讨论取代之。 最后条款 被称为'人类智慧'之物件应予消

路易 - 拿破仑

之重大原则,此种原则已构成法国人公法之基础。 第二条并其后各条 议会论坛和新闻阻挠进步

这部宪法宣布并明确肯定了1789年大革命的原则及其后果,并且仅仅宣布取消了自由;显然,并且幸好是由于波拿巴先生在一张外地戏剧海报中得

1852年1月14日于推勒里宫。

由掌玺官审阅并漆封掌玺官、司法部部长

厄鲁埃尔"

灭。

到启示而拟就,兹照录如下:

今晚举行盛大演出
三幕歌剧

中國主人

三幕歌剧 白雪夫人 说明:音乐对情节发展不利, 故予取消,代之以生动有趣之对话。

"生动有趣之对话",是指国务会议、立法团 和上议院。

果真有上议院吗?无疑是有的。这"伟大的机 构",这"起平衡作用的权力",这"最高一级的 缓冲机构",甚至可以说是宪法的精华之所在。

上议院呀,倒的确是一个上议院。您是指什么 样的上议院呢?多米提安皇帝要吃比目鱼,究竟上

什么浇汁,干是拿到"上议院"审议。是不是指这 种上议院呢?拿破仑在1814年4月5日曾这样说到

过 上议院:"做个手势便是向 上议院发出—道命 令;它的所作所为总是令人喜出望外的。"是不是 指这种 上议院呢?1805年同一位拿破仑又说 过:"这些懦夫害怕使我不悦。(1)"是不是指这样

的上议院呢?或者是指这样—种贵族院,即上议 院,它曾引起暴君梯伯尔怒喊道:"哦!无耻之 辈!奴性十足,超过了我的期望!"是不是那种使 卡尔十二世说出下面这番话的贵族院呢?"'请把 我的靴子送到斯德哥尔摩去!' '送去干什么呢,

陛下?'大臣问。'叫我的靴子主持贵族院会 议。'"不是的。咱们别开玩笑啦。他们今年是八 十人,明年将达到一百五十人。仅仅是他们这些 人,就充分享用着"宪法"的十四项条款,即从第

的规定:因此,他们的年薪是一万五千至三万法 郎。他们的特长是薪水照盒,但又具有"不反 对"颁布法律的属性。他们都是一些"名流"(2)。 这跟伯父那届"流了产的"上议院有所不同。这是 一届郑重的上议院,元帅们是上议员,红衣主教们 是上议员,勒贝夫先生也是上议员。 "你们在这个国家里干什么啊?" 人们在上议 院发问。"我们受命维护公共自由。""你在这城 里干什么呢?"皮埃罗问阿勒甘⁽³⁾。阿勒甘回 答: "我奉命给青铜马梳毛。 "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团体精神,这种精神将促 使上议院竭尽全力来扩大权力。它只要有能力,就 会摧毁立法机构:只要一有机会,它也会同波旁家 族议和的。 这是谁说过的话?是首席执政官。在什么地方 说的?在推勒里宫,说话的时间是1804年4月。 "没有称号,没有权力,破坏了所有的原则, 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卖了祖国并使之完全归于毁 灭。他做了上层阴谋家的玩物……我不知道还有什 么机构, 将比贵族院带着更大的耻辱载入史册。 这是谁说的话?是皇帝陛下。在什么地方说

十九条至第三十三条。他们是"公共自由的保卫 者":他们的职务是不发薪俸的,这是第二十二条 在"1月14日宪法"中有一个上议院。但坦率地说,那是一个错误。现在公共卫生有了进步,人们已习惯于看到比这更好的公路管理。自从帝国时期的贵族院之后,我们认为,已不再有人把贵族院、上议院这一类的垃圾放在"宪法公路"旁了。

的?在圣-赫勒拿岛。

国务会议与立法机构

同时还有国务会议和立法机构。国务会议是一片兴高采烈、薪俸充裕、肥头大耳、脸色粉红、心宽体胖、神清气爽、眼光锋利、面酣耳赤、声调高亢、腰佩利剑、大腹便便、穿金戴玉。立法机构呢,脸色铁青、骨瘦如柴、忧郁,甚至有寒。

呢,脸色铁青、骨瘦如柴、忧郁凄凉、穿银戴玉。 国务会议东奔西走,进进出出、去而复返、决策拍板、安排定夺、发号施令,常蒙路易 - 拿破仑赐见。立法机构踮着脚尖走路,拿着礼帽在手里转动,将食指挡住嘴巴,谦卑地赔着笑脸,只敢在椅

子边缘落坐,不到人家问到头上时,便讷讷无言地 待着。它的言论天性浮秽,报刊是绝对不许提及

的。根据宪法第三十九条,立法机构投票通过法律和税案,而当它觉得需要了解一点儿情况、一个细节、一个数目字和某项澄清时,它低低地拿着帽子,站在各部门口求见部长说话,这时执达吏在外厅等候,接着便哈哈大笑地用手指弹弹他的鼻尖以

应当看到,这种悲惨的情景从1852年6月起,即开始引起这体制中扮演悲剧角色者的几声哀叹。预算委员会的报告即以哀叹文学最令人肝胆俱裂的杰作之名声而载入史册。让我们复诵一下它那些曲尽哀婉的词句吧:

示侮辱。这便是立法机构的所谓权力了。

部长们,以便取得进行审议所必需的文件。他们亲 白光临,带上各部门的头头,给予充分的口头说 明,以避免后来的烦琐争论。在听取说明之后,由 预算委员会作出的决议,便直接提交议会。 "如今,我们只能通过国务会议来与政府发生 关系。国务会议受到政府信任,并且是其思想的喉 舌,却只有权力将它请各部部长提供的文件转交给

"如各位所知,从前,在此类情况下,各委员 会与各部部长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我们直接找

"总之,不论是书面报告还是口头通报,政府 委员们取代了各部部长;而各部部长应当事先同委 员们协商一致。

立法机构。

"由于议员们提出的修正案,或根据委员会自 身对预算的审议,该委员会可能会建议作一些变 更:此类变更在各位被要求进行讨论之前,应先呈 送国务委员会,并在那里先行讨论。

"在那里(不可能不指出此点),修正案没有 说明人,也没有官方的辩护人。

"此种行事方式似乎来自宪法本身,而我们之 所以提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这种方式导致预算委

员会在完成使命中的延缓。(4)"

作为责备之言,没有比这更委婉的了。波拿巴

, 而莫里哀却以他大作家的随意, 称之 为 "拳打脚踢(6)....."

先生以其专制者的文风,把此类现象叫做"宁静的

因此,在制造法律和预算的店铺里,便有一名 户主,即国务会议。还有一名仆从,即立法机构。

好嘛。

根据所谓"宪法",由谁来任命这名户主呢?由波 拿巴先生。谁来任命这仆从呢?由整个国家。这很

财政 我们要指出:在这些"贤惠的机构"保护下,

同时也由于政变当局有功——大家知道,政变当局 重建了秩序、财政、安全和社会繁荣——于是根据

古安先生所承认,预算执行结果是造成两千三百万法郎的赤字。 至于自政变以来的商业流通、利息上升和买卖恢复,那么只要抛开空话,看一看数字,便可作出评估。在数字方面,有一项是官方性的决定性数

字:1852年第一季度法兰西银行的贴现,其中央

库存仅有五十八万九千五百零二法郎六十二生丁,该行分支机构的收益也仅为六十五万一千一百零八法郎七生丁。这是该行季度报告所承认的数字。 何况波拿巴先生在收税方面绝不束手束脚。一天早晨他醒来,打着哈欠,搓着眼睛,拿起笔来就要发布指令。什么指令?预算指令。话说当年阿赫默德三世某日想随心所欲地抽税。"无敌的陛下啊,"他的大臣对他说,"向臣民们收税,不能超

这同一个波拿巴当年在汉姆写道:
"如果每年向全体居民征收的税收总数用于某些非生产性用途,例如建设毫无用处的广场,树立形同虚设的纪念碑,在完全和平的环境中供给这样

讨法律和先知规定的程度。

民。①" 说起"预算"这个词语,我们产生了一种看法。如今,在1852年,主教以及最高法庭顾问每日的薪金是五十法郎;大主教、国务会议的议员、首席庭长和总检察长的日薪是六十九法郎;上院议员、省长和少将日薪八十三法郎;国务会议部门主持人日薪二百二十法郎;部长日薪达二百五十二法郎;担任总统的那位亲王殿下,如将王家式古堡的花费计入他的薪俸,则日取高达四万四千四百四十

四法郎四十四牛丁。而讲行12月2日的"革命"是

为了反掉二十五法郎的日工资!

一支军队,而其耗费超过奥斯特利茨的胜利之师, 那么,这样的税收便会成为极其沉重的负担,它会 使整个国家枯竭,并且会变成只取于民,而不还于

新闻自由 我们刚刚看到了立法是怎么回事、行政是怎么

回事、预算是怎么回事。 还有司法,过去被称为最高法庭的机构已不过

是军事法庭传声筒式的嫁接。这就等于一名大兵从 卫队的行列走出,在法律书本的空户处写上"我

卫队的行列走出,在法律书本的空白处写上"我要"或"我不要"干什么。到处都是上士在发号施会。然后中注意来到累。"得啦。 类起源的过去

令,然后由法官来副署。"得啦,卷起你们的法官长袍,开步走!否则……"于是便有了所有这些判决,这些可怕的刑法!这一帮又一帮

决,这些判决书,这些可怕的刑法!这一帮又一帮 的法官,低着头,弓着背,被人家用枪托抵住了腰 间,被引导去干不正义的勾当,去干卑劣无耻的勾

间,被引导去十个正义的勾当,去十卑劣无耻的勾当! 当! 还有新闻自由呢!怎么说它呢?不是一提到这 个字眼就十分可笑吗?这自由的新闻,法兰西精神

的荣誉,同时从方方面面并就所有问题阐明情况的 手段,以及足以经常唤醒全国的渠道,它上哪里去 了呢?波拿巴先生把它弄成什么样子呢?它同议会 论坛的命运一样。在巴黎,有二十家报刊被取缔; 在外地是八十家,这一百家报刊的不复存在。换句

在外地是八十家,这一百家报刊的不复存在。换句话说,仅仅从物质方面看,使无数的家庭失去了面包,也不妨说——市民们可要明白呀:这等于一百家的房屋被没收,一百块租田被从地主手里夺走,

一百份年金票据被从年金总册上撕掉。这说明那两 大原则有着深刻的同一性:白由被取消,就等于财 产被毁坏。愿那些政变的吹鼓手,那些白私自利的 白痴.对此三思之! 作为新闻法,压在报刊身上的是一项法令,那 是帝国式的一种圣旨:所谓警告制度。大家熟悉这 个制度,大家眼见它天天怎样操作,得有这样——些 人,才发明得出这样的东西。专制主义在这里表现 得最狂妄也最愚蠢,它是一种对未来预先实行的新 闻检查。发生在对报刊的取缔之前,也预示着将要 予以取缔:那是在杀掉一家报纸之前对它的鞭笞。 在这样一种政府中,愚蠢是对残暴的补充与缓解。 全部新闻法令可以归结为两句话:我是准许你说话 的,但坚决要求你沉默无言。到底谁说了算呢?是 蒂伯尔<mark>8</mark>9呢,还是夏哈巴汉?有四分之三的共和派 记者被流放或驱逐:剩下的四分之一被混合委员会 追捕、驱散,到外流浪,无地藏身;零零散散地还 有四五家残存的报刊,还有四五种独立报纸,但仍 不断被侦察,在它们的头顶悬着莫帕斯的棍子;就 在这些报刊上,有十五至二十名勇敢、郑重、纯 洁、正派、高尚的作家还在写作——他们脖子上套 着锁链,脚上拖着脚镣式的铁球,在两名卫兵看押 下尽其所能,独立性被压制,正义性被管束:但伏

约(9)却叫嚷什么:我是自由的呀!

法律方面的新花招 新闻有权被检查,有权被警告,有权被暂时查

封,有权被取缔;它甚至有权被审判。审判!由谁 来审判?由法庭。什么法庭?轻罪法庭。还有那种 经过严格筛选的陪审团呢?在这方面颇有讲步哩; 这陪审团已经过时啦。陪审团已被远远抛在我们身 后:我们回到由政府指派的法官。正如鲁埃尔大法 官所明示的:"这样镇压起来更加迅速、更加有 效。"何况这也更方便呀,尽管起诉便是了,由轻 罪警察负责,第六庭开庭审理。第一桩案件,姓名 为鲁马吉,诈骗罪;第二桩案件,被告为拉麦内, 职业作家。这效果很出色,可以使普通市民对诈骗 犯与作家不作区分。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好处;但 从实际来看,从"施加压力"的角度来看,政府对 它所采取的做法是否有把握呢?比如说:这第六庭

到底是不是比那非常出色的巴黎重罪法庭还要更好一些呢?那重罪法庭庭长可是一位十分卑劣的人物,类如帕塔里厄·拉弗斯之流;而滔滔不绝在庭上发表演说的是低下有如苏安之辈、平庸不过蒙吉一类!政府难道可以合乎情理地指望:轻罪法庭的法官还要比这更怯懦,比这更可恶吗?这些法官,虽然也领薪俸,怎么可能干得更好,超过这"陪审团班"——这"班"的班长便是检察官大人,判起

刑来理直气壮、手舞足蹈,其精确程度不亚于有十 二个刻度的装弹药器。如此这般,以至警察局长卡 利埃和和气气地对名律师代姆说:"陪审团!多么 愚蠢的机构!不设立它,它就不判决;设立它,它 就老要判决!"让我们为这正正经经的陪审团哀泣 吧——卡利埃建立了它,鲁埃尔却把它给解散了。 这政府白惭形秽。它不愿有画像,尤其不愿有 镜子。像动物界的白尾海雕一样,它躲藏于黑夜 中:一日在光天化日下见到它,它就会寿终正寝。 然而,它想活下去。它听不见人家在议论它;它听 不见人家在数说它。它把沉默强加给了法国新闻 界。我们刚刚看到了它是怎么干的。然而,使法国 新闻沉默无言,这不过是成功了一半。他们还想使 国外新闻界噤若寒蝉。他们在比利时试着搞了两次 诉讼,一次是《法国简报》案,一次是《民族报》 案。正直的比利时陪审团宣判无罪释放。这叫人好 难堪。于是怎么办?于是从钱袋入手来整比利时报 纸。你们在法国不是有订户吗?你们要是同我 们"争是非",就别想入境。想入境嘛,就得讨咱 家喜欢。整英国报纸就尽量用恐吓这一手。假如你 们要同我们"论长短"……那绝对不行,我们不愿 被人家"论长短"。我们要把贵国记者赶出法国! 英国报界哈哈大笑起来。但这还不是全部。在法国

他们是自由的。假如这些人要开口说话呢?假如这 些政客要写文章呢?他们是很有此种能耐的;得阻 挡他们啊。怎么办呢?堵住远方人士的嘴,这实非 易事。波拿巴先生的胳膊没有那么长。不过咱们可 以试一试:他们在哪儿,就在那儿告他们一状。也 好呀:自由国家的代表们将会明白,这些流亡者倒 代表着正义,而波拿巴政府便意味着不公不正。这 些陪审团将会按比利时陪审团的榜样如法炮制,就 是说:宣布无罪释放。他们会请友好国家的政府把 已被驱逐者再驱逐一遍、把流放者再流放一遍,遵 旨。被逐者可以去别处;他们总能找到一角自由土 地,还可以在那里说说话。怎么才能抓着他们呢? 鲁埃尔跟巴罗什凑了个份子, 他俩—同找到— 条出路:匆匆制造一项法律,专门惩治在国外的法 国人犯罪,在这些罪讨当间寒入"新闻罪"。 国务会议说"是",立法机构也不说"否"。 今天是既成事实了。假如我们在法国之外放言,他 们便在法国境内审判我们:判决监禁(留待未来执 行,如属于此种情况)、罚款和没收,仍可遵旨。 本书因而将在法国遭到审判。我也准备人家 依"法"予以判刑。但我只想告诉那些穿着黑袍或 红袍的所谓法官先生:当他们匆匆判决某种"极

之外还有法国作家。他们被禁止回法国,换言之,

刑"之余,我却对此种判决持无限轻蔑的态度;如 有什么可与此种轻蔑相比,那便是我对法官大人们

的鄙视。这也就是我的辩护词了。

什么人支持

聚拢在权势集团周围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我们已说过:想到这一点,便感到恶心。

啊!这些如今的当权者,我们这些如今的流亡 者清清楚楚地记得:仅在一年以前,他们还在充当

人民代表,他们在国民议会的走廊里来来去去,昂 首阔步,似乎对别人并无依附,行为举止都自由自 在。多么神气活现啊!多么不可一世啊!当他们高

呼"共和国万岁!"时,又是如何虔诚之至地将手 抚着胸口啊!而假如某个"恐怖分子"、某个"山 岳派"、某个"赤色分子"提到正在谋划的政变和

设计中的帝国,人家就会怒目圆睁地斥之曰:"你 血口喷人!"当提到"上议院"之说时,他们态度 轻蔑地耸耸肩膀。其中有一位大喊道:"如今要搞 帝国,便意味着耻辱!意味着流血!你们在污蔑

人!我们绝不会沾这个边儿!"还有一位斩钉截铁 地说,他之所以充任这位总统的部长,仅仅是为了 捍卫宪法和法律:还有一位充仟议员的人盛赞议会 论坛是国家的"守护女神";第三位重提路易波拿 巴的誓言,并质问:难道您竟怀疑他是——位正人君

子?这两位先生到了12月2日,其至在第十区区政 府讨论废黜路易:波拿巴的法令时,在那上面签了 字: 还有一位给笔者写过一张字条 , "祝贺" 他口 授了"左翼关于宣布路易·波拿巴为非法分 子……"的宣言书,此事发生在12月4日。而此时此 刻,这些人物纷纷当上了上院议员、国务会议议 员、部长、戴花条子或戴肩章的要人、穿金戴玉的 贵胄!无耻之徒啊!在为你们的袖口刺绣之时.把 你们的手洗干净! 奎-比先生找到了峨-比先生,对他说:"您 明白吗?这波拿巴是多么厚颜无耻!他竟敢向我提 出:要我去当审查官!""您拒绝了吗?"第二 天,提供给他国务会议议员的要职、年俸二万五千 法郎: 愤怒的审查官变成了柔顺的高级议员。 奎-比先生欣然接受。 有一种类别的人物群聚在一起:就是那些蠢 货。他们构成了立法机构里所谓的"健全部 分"。"国家元首"的牛皮正是对他们而发 的:"完全具有法国特色的这部宪法,以其第一个 回合的角逐,应已使各位信服:我们具备强大、自 由的一届政府之实力.....监督是严格的,讨论是自 由的,关于税收的表决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目前 在法国,已经具有一个充满信念、充满对善良之热 爱的政府,它依靠人民,因为人民是—切权力的源 泉;它依靠军队,因为军队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它 还依靠宗教,因为宗教是一切道义的源泉。 请接受

我对各位的敬意。"这些好心的受骗者,我们也都 很熟悉他们:在立法议会中,我们曾见到他们当中 有许多人坐在多数派席位上。多数派的历届领袖是 一些巧妙的操纵者,他们吓唬住了这些人物,这也 正是随心所欲摆弄他们的保险办法。这些领袖已不 能有效使用过时的恐吓手段,如什么"雅各宾分 子"、"无裤党",等等;于是他们将"煽动 家"一词花样翻新拿来使用。这些操纵者在手法和 运用方面都不同凡响,他们成功地利用"山岳 派"一词:他们能恰到好处地挥舞这可怕而高妙的 往事来吓唬人。他们只需运用字母表里的少数几个 字母,将之联为音节,并恰当地运用重读音,就会 令蠢家伙们战战兢兢;这些词语不外平"蛊惑人心 的煽动家"、"山岳派"、"财产平分派"、"共 产派"、"赤色分子",等等。他们竟毒化了天真 同事们的脑筋,可以说在脑子里打讲了什么"字 典", 足将民主演说家和作家的常用词自动译为另 一种意思,如:"人道"变做了"残暴";"普遍 福利"变做"普遍动乱";"共和国"便等于"恐 怖主义";"社会主义"即是"肆行抢掠";"博 爱"竟成为"屠杀";"福音书"变成"处死富 豪";以至闹到这等地步:一位左翼演说家宣 布,"我们要消灭战争,要废除死刑",右翼许多

可怜虫耳里竟听出了"我们要烧光杀光!"接着便 怒不可遏地向该左翼人士挥舞老拳。某些演说只涉 及自由、世界和平、以劳动求福利、协和与进 步……但前述那类代表闻之色变,竟会霍然起立; 他们怀疑自己是否已被送上断头台,便奔去寻找礼。 帽,看看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脖子上。 这帮可怜虫已被吓破了胆,他们支持12月2日的 事件,对此毫无争议。也正是为着他们,还特地设 计出了一句口号,即"路易-拿破仑拯救了社 会"! 而这帮永不下台的省长、市长、市政长官、助 理长官,这些永远歌颂日出、歌颂掌灯的吹鼓手, 在人家旗开得胜的翌日,便立刻来晋见得胜者,晋 见那位赢家,那位新主子,什么拿破仑大帝陛下 啦,路易十八陛下啦,亚历山大—世陛下啦,查理 十世陛下啦,路易·菲利普陛下啦,公民拉马丁先生 啦,公民卡劳那克先生啦,以及亲王——总统殿 下,等等;他们双膝跪地、面带微笑、喜气洋洋, 用托盘献上各自城市的城门钥匙,用笑脸送上自己 良心的钥匙! 但古已有之的是:蠢货一贯是所有体制的组成 部分,他们自己就几乎是一种体制了;至于省长和 市政长官,至于这些对一切有前途者顶礼膜拜的

拥护者不仅有上述这一类,也有为它自身所专有的 支持者和傀儡;它制造了一批批名副其实的新贵。 各国永远无法知道自己在无赖方面的蕴藏量有 多大。需要有这种巨大的动荡、这种大搬家式的变 化,才能够让它们看出有多少无赖。这时,各国人 民才为尘土里冒出来的东西感到惊叹不已。那穿 戴、鞋帽和名声都会使全欧洲的无赖们吵闹不已的 某个人物,却突然变成了大使。 那隐隐约约知道-点儿比赛特尔和拉·罗盖特(10)的某某,一觉醒来变 成了将军和荣誉军团大鹰勋章获得者。某个冒险家 穿上一套官式礼服,弄到一只装满钞票的大枕头, 取过一张纸来,在那上面写道:"冒险归 来……""您知道这某某人吗?""知道,他被判

服苦役了吗?""没有。他当上部长啦。

人,他们是幸福也是平庸的追求者,是存在于一切 时代的人物。咱们对十二月政权要说公道话:它的

思想鼓动群众

处于中心地位的是人;我们已说到过的人;像布匿人那样狡诈的家伙;那种命里注定要上升的人,他以攻击文明来爬上高位,要在真正的平民之处,是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我们的

人,他以攻击文明来爬上高位,要在真正的平民之 外寻找什么残暴者的威望;他利用农民和大兵仍旧 未开化的那些方方面面,竭力想得手,不惜利用赤

裸裸的自私心,利用粗暴的情欲,还要借助被煽动起来的妒忌以及被吊出来的胃口;有点儿好比马拉当上了太子,只是抱定的宗旨不同——马拉是为了 崇高目的,而路易·波拿巴是为了渺小目的;这种人

杀别人,流放、驱逐、放逐别人,禁止别人回国, 剥夺他人财产;这种人举止沉重,目光浮泛,以漫 不经心的神情在可怕的事物之中行进。那些事就是 他干的,他却像可怕的夜游者那样凄楚而行。

有人议论路易·波拿巴,或者是谤,或者是褒,因为这些怪物的吹捧者也很古怪: "这是一位独裁者、一名是证,如此而已。"我们认为正是如此,

但也不仅如此。 "独裁者"乃是一种法官。迪特 - 李夫和西赛 罗说独裁者是"最高裁判官";赛涅卡称之为"民

字的品級首定。最高级为目,,资度下标之为,民官";他所颁发的命令被认为是苍天的判决;在那文明尚不完全的时代,古代法律又很刻板,并未能预见各种情况,所以独裁者的作用在于给人民以援

救。他是这样一句话的产物,即"人民得救乃是至 高无上的法律"。他让人将二十四把斧头送到他面 前,那正是生杀大权的标志。他是法外之人,居于 法上的人,但他却不得触动法律。 独裁是一种面 纱,在这方面纱后头法律却须保持其完整性。法律 既先于,也晚于独裁者。它在独裁者卸任时又重新 捉住他。独裁者的任期很短,只有六个月:据迪特 - 李夫的说法:是"三次独裁"(11)。诵常,由于这 巨大的权力——即使是平民自由同意的——终于变 成沉重的压力,独裁者总是在期满之前辞职。辛辛 纳图斯干了八天便离去。没有元老院授权,禁止独 裁者动用公款,同时还禁止他离开意大利。人民若 不许可,他亦无权骑马。他可以是平民出身,例如 马西乌斯·卢蒂鲁斯和布勃里乌斯·斐洛就当过独裁 者。人们设立独裁者是为了各种各样的需要:有时 是为了主持神圣节日的节庆活动;有时是为了在朱 庇特寺院的墙壁里打进一根神圣的楔钉: 还有一次 是为了任命元老院的人选。罗马在共和时期曾有讨 八十八位独裁者。这种时有时无的体制延续了长达 一百五十三年,即从罗马的552年直至711年。这 体制从塞尔维利乌斯·热米努斯开始, 经过西拉直至 恺撒为止。到恺撒便告终。独裁的制度, 生就便会 遭到辛辛纳图斯的摈斥,也会被恺撒欣然接受。恺

达五次之多。这个官职是很危险的,它最终会吞噬 白由。 波拿巴先生是不是一位独裁者呢?我们觉得, 给予肯定的答复并无不当。"最高裁判官",首席 将军?军旗得向他敬礼。"民官",人民的主宰 者?请去问一问架设在广场上的大炮吧。被当做了 神明?请去问一问特洛普降先生。波拿巴先生任命 了上议院:他规定了哪些日子是节庆:他"给了社 会以援救";他在国葬墓的墙上打进了一根楔 钉,"神圣的楔钉",他把政变就挂在了这颗钉子 上。不同的是,他随心所欲地时而制定法律,时而 取消法律,他骑马也未经许可;至于六个月的任期 嘛,他将它稍稍延长了一点儿。恺撒干了五年,他 的任期为其两倍;这也很公道。儒勒·恺撒五年,路 易·波拿巴先生十年,保持了应有的比例。 咱们就从独裁者谈到暴君吧。这是波拿巴先生 差不多已接受了的称号。让咱们使用——回下帝国的 语言吧。此种语言话用于这个话题。"暴君"这个 词来自巴西尔(12)之后,他除了其他职务外,还是步 兵将军和骑兵将军 ,"一个勤奋的首长" (13)。是亚

历克西斯皇帝(绰号天使)创立了"专制君主"(即"暴君")的官位。此一官位低于皇帝,

撒在五年之间,即从706年至711年,担任独裁者

生是专制君主,他接受(这易如反掌)马南做恺撒、莫帕斯做奥古斯都。 专制君主,独裁者,这都算被接受了。所有这些伟大的光辉,这神气活现的政权,并不妨碍在巴黎发生了一些小事故。那是一些正正经经看热闹的人,作为事情的见证人,在若有所思地讲着事故的前前后后:两个男人正在街上走路,他们谈着自己的生意,讨论如何做买卖。其中一个议论着某个骗子,他觉得应当告发这骗子,便说:"这是个坏蛋、一个骗子、一个无赖!"一名警察听见了最后这一句话,立刻嚷道:"先生,您这是在说总统

我们看到: 也多多少少是这么回事。波拿巴先

但高于奥古斯都和恺撒。

嘛!我得逮捕您!" 现在拿破仑先生会不会当皇帝呢? 问题提得妙。他是主子,是伊斯兰教法官、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奥斯曼帝国的大官、奥斯曼在阿尔及利亚的台伊、苏丹、大汗、大喇嘛、大莫哥儿、大龙王、太阳神之弟、教徒的长官、波斯王、俄国沙皇、智者和哈里发。巴黎已不复是巴黎,而变成了巴格达;有一名加法尔,即帕尔西尼;也有一名谢赫拉查德,每天早晨可能被切断脖子,她的

名字便是"立宪报"。波拿巴先生对财产、家庭、

人身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假如法国公民想知道,他 们碰上的这"政府"有几许高深,他们只需自己向 自己提几个问题便可。看嘛,法官呀,它剥下了您 的法袍,教您锒铛入狱。这以后呢?请看:上议 院、国务会议、立法机构 , 它举起了铁锨 , 一举将 你们铲到了墙角,堆成一个土堆子。再以后呢?你 这有产者,它没收了你的避暑住房以及御寒居室, 连同庭院、马厩、花园和厢房,一点儿不留。还再 往后呢?你这当父亲的啊,它抢走了你的女儿;你 这做兄弟的,它拐去了你的妹子;你这市民啊,它 娶走了你的妻子,二话不说,连拉带拖。又往后 呢?你这过路人啊,他看着你的鼻子嘴巴觉得不顺 眼,便一枪砸烂了你的脑袋,径自打道回府。 再......再往后呢? 发生所有这些事情之后又怎样呢?没有事。昨 天太子——总统殿下照常在香榭丽舍大街散步,坐 着多蒙式轻便马车,只由一名副官陪同。报纸将会 作如是说。 他从墙上抹去了"自由、平等、博爱"等字。 他做得有道理。哦,法国人呀!你们已不再自由, 囚衣已经紧紧束缚着你们;也已不再平等,军人决 定一切;更谈不上博爱,内战正在酝酿,虽然表面 上维持着戒严令下阴森森的和平。

他手下还有一位拉帕拉斯,与勒弗里埃的大名相 当,只是没有研究天体机械学。他很容易找到埃斯 梅纳尔和吕斯·德·朗西瓦尔式的人物。他的庇护教 皇在罗马,体现为庇护九世的法衣。他的绿色军 装,人们在斯特拉斯堡已经见到过;他的雄鹰,人 们在布劳涅见到过:他那灰颜色的大礼服,他在汉 姆不是穿着它吗?可以翻转来穿着以示叛卖的大袖 口衣服,这同礼服是一样的呀。德·斯太尔夫人从他 家中走出。她写了《莱里亚》。他向着她微笑,准 备将她流放。各位一定要找到一位大公爵夫人吗? 请稍候。"你,幸福的阿斯特丽亚,出嫁吧!"(14) 他的谬拉名字叫圣 - 阿尔诺 , 他的塔列朗名字叫莫 尔尼, 他的昂根公爵名字叫法律。 瞧,他缺少什么呢?什么也不缺;缺得很少; 连奥斯特利茨和马朗戈也差不多有啦。 请看准了吧:他在自己的内心已是一位皇帝 啦;某个早晨,他会将这件事公布干光天化日之 下: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手续,什么加个冕 啦,在巴黎圣母院完成一次假宣誓啦,如此而已。 在这之后,那就有好戏看啦;你们可以指望看到上 演"帝国"出笼的戏:可以看到各种随心所欲的行

皇帝吗?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也有一个莫里, 名字叫两布尔:也有一位冯塔纳,名字叫弗杜尔; 协调音;你们就等着出现特洛普隆"亲王"、莫帕斯"公爵"、米姆雷尔"公爵"、勒贝夫"侯爵"、巴罗什"男爵"吧!廷臣们,请列队恭候; 上议院议员们,向你们致敬;马厩敞开,马也被封为"执政官",像古代一个疯子干过的那样!让人们赶快把安西塔图斯殿下的荞麦涂上金黄色!—切都会吞下去的,公众的不适应将是严重的。一切荒唐事都会过去的。古代的粘苍蝇丸子将消失,代之以"粘"鲸鱼的食物丸子。我们正在说话;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从现在起

帝国即已存在。我们用不着等待那咨询机构上议院的"箴言",也用不着等待全民投票闹剧的结果:

我们现在即可将这通知书发送给全欧洲: "12月2日的背叛,乃是帝国的产儿。"

母婴双方健康情况都不好。

为;可以看到意想不及、令人愕然、令人呆痴的 事。还会有闻所未闻的新词组,有最无所顾忌的不

全能之人 关于这个人物,让咱们忘掉他的12月2日,忘掉

他的身世吧。不妨看一看:作为政治能量,他到底 如何呢?你们愿意按照他这八个月以来的统治来对

他作出判断吗?请一方面看看他的权力,另一方面 看看他的行动吧。他能做什么?什么都能做。他做 了什么?什么也没做。以这样的全权,一个有天才 的人物在八个月之中足以改变法国的面貌,也许还 可以改变欧洲的面貌。当然,这天才人物不会抹掉 他开头的罪行,但却能加以掩盖。假如不断在物质 方面取得讲步,也许就能够向全国遮掩自己在道义 上的堕落。其至对于一名天才的独裁者来说,事情 并不那么棘手。某些社会问题,是由于最近这几年 富有思考力的能者讲行探讨,似乎已臻成熟,可以 获得现实而相对的解决,从而大大有利于人民,并 日使人民得到很大满足。路易·波拿巴似乎连想也不 曾想到这一点。他没有触及,也没有感受到任何— 个这类问题。他甚至未能在爱丽舍宫里, 重温自己 当年在汉姆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只言片语。他在第一 桩罪行之外,又加上了几桩新罪行,而这是合乎逻 辑的。除掉这些新罪行之外,他就没有新贡献。拥 有绝对的全能,但一无创新的举动。他一把抓住了 法国,却不知如何下手。说句实话,人们几乎要怜

悯这位太监,他是在万能的力量面前竭力挣扎啊。 不错,这位独裁者是在挣扎,要公道地指出这 一点;他没有一分钟是安分守己的;他不胜惊骇地 感到自己周围有的是孤独和黑暗。胆小害怕的人在 夜里唱歌,他则动弹不已。他如痴如狂,什么都要 摸一摸, 他追求各种方案: 他没有创造能力, 但很 能下命令:他想制造假象,掩盖自己的无所作为; 他所干的便是无穷转动,但遗憾的是,这轮子是在 空转。年金的转变吗?迄今为止究竟有什么益处 呢?节省了一千八百万法郎。这没错儿;但失去这 笔钱的是年金获取者,而总统与上议院呢,便在他 们基金的名分下,收入了腰包。地产信贷吗?资本 不到位。铁路工程吗?命令已下达,事后又收回。 方方面面的事情莫不如此,工人的居住区便也是这 样了。路易:波拿巴认捐,但却不付钱。至于那预 算,它是由国务会议的瞎子们控制的,并且由立法 机构的哑巴们投票通过,干是在这两者之间便有了 鸿沟。可能和有效的出路只有一条,即大量节省军 费。将二十万士兵留在他们自己家里,便可以节省 两亿法郎。您就试着动—动军队吧!恢复了行动白 由的士兵会鼓掌欢迎:但军官会说些什么呢?实际 上,安抚的不是士兵,而是军官。而且,得保住巴 黎、里昂和所有的城市,以后当上了皇帝,还得对

欧洲多多少少斗争—下。您看到了这差额、这鸿沟 了吧?如果咱们从财政问题转到政治体制问题,那 么,在这方面,新波拿巴分子活跃非凡。那是颇多 创新的啊!了不起的创新啊,我的天哪!——部由能 工巧匠精细装饰过的宪法:刻着棕榈叶饰和天鹅颈 饰,以专门运送家具的大马车,同古色古香的大软 椅—起运入了爱丽舍宫:保守的上议院重新拼凑起 来,门面粉饰一新:1806年的国务会议翻修一 新,加上一点儿新装饰;老立法机构经过一番梳妆 打扮、粉刷一新后,减掉一个莱奈,加上一个莫尔 尼重新登台;主管新闻自由的是"公共思想局"; 主管人身白由的,有警察部。所有这些"机 构"(我们已挨个儿巡视了一遍)不过是帝国前厅 的旧家具。拍打一番,掸去灰尘,除却蜘蛛网,再 用法国人的鲜血涂抹上去,便有了1852年的体 制。正是这旧货铺在统治法国。这便是创新啊!哪 里有什么常情常理?哪里有什么理性思考?哪里有 什么实实在在的真理?现代思想的任何健全方面无 不受到冲击, 本世纪正义成果的任何一项无不被打 落在地,踩个粉碎!—切荒诞之举都变得可能。12 月2日以来我们所见到的,乃是一名极其平庸的逃 犯,在荒谬中狂奔。 这些家伙,即那罪犯与他的同伙,拥有极大的

权力:这权力无可比拟,至高无上,无边无际。我 们要重复一句:这权力大得足够改变整个欧洲的面 貌。他们利用这个权力来享乐。玩乐和发财,这便 是他们的"社会主义"。他们作为绿林好汉在大路 上拦截了预算;箱笼什物全都打开,摊在面前;他 们把私囊塞得鼓鼓囊囊,钱多到了可以随意支取。 所有的薪俸都相当于原先的两倍或三倍,我们在前 文里已列举了具体数目。三位部长,即杜尔果(在 这桩案件中也有这么一位"杜尔果")、帕尔西尼 和莫帕斯,每人有一百万法郎的秘密基金;上议院 有一百万;国务会议有五十万;12月2日政变的军 官们有一个月"拿破仑"俸,即数百万法郎;12月 2日的大兵们有许多奖章,也等于数百万法郎;谬 拉先生要几百万,并且会得到;一位部长结婚,赶 快,送去一百万;波拿巴先生,"因为我是大头 目",得到了一千二百万,另加四百万,一共是一 千六百万。数百万,再来个数百万!这政权索性就 叫"百万政权"得啦!波拿巴先生有三百匹上乘的 好马,有国立古堡庄园生产的蔬菜水果,也有来自 前王家公园和花园的同类产品;他富得直冒油;前 天他脱口而出,说什么"我的所有马车",这就像 查理五世言必称"我的西班牙各地",或如彼得大 帝自诩"我治下的大小俄罗斯"。爱丽舍宫现在实

六百五十斤肉类——这是根据新帝国的公报,而此 类公报现在是正式发表的——爱丽舍宫很快就像维 也纳的勋伯仑古堡(16)一样,拥有一百四十九个各种 风味的厨房;他们饮酒,他们饕食,他们犴笑,他 们宴饮。所有的部长家都举行宴会, 军校里举行宴 会,市政府举行宴会,推勒里宫举行宴会:5月10 日举行盛大节庆,8月15日的节庆还要更加盛大; 他们简直就是在洒池肉林中漫游。而平民百姓呢? 可怜的短工经常失业:无产者衣衫褴褛,赤足而 行,夏日无面色,冬日短柴薪;他的老母或许正在 腐烂的草堆上奄奄一息,弥留于人间;他的小女大 约正在街角充当马路天使,聊以为生;他膝下的幼 童正在饥寒交迫中颤抖,正在热症煎熬下呻吟;在

圣 - 马梭郊区的陋室,在卢昂的顶楼,在里尔的地窖,此景此情,俯拾皆是啊。可有人替他们着想吗?他们落得了怎样的结局啊?有谁为他们操心

啊?"穷鬼们,饿死活该!"

行的是加马什式的寻欢作乐⁽¹⁵⁾。在快活的火焰跳动中,烤肉串日日夜夜转动着:他们在宫中每天消耗

波拿巴先生的两个侧面

值得尊敬,一位部长神圣之至。德·安德尔伯爵夫人 是来自布鲁塞尔的年轻女人,1852年3月正好在巴 黎。某日,她恰巧在圣 - 奥诺雷郊区的某个客厅

里。德·皮××先牛讲来了:德·安德尔夫人想走出客

奇怪的是,他们要求人家尊敬他们;一位将军

厅并走在他前面,也许是因为心里正在想别的什么事情,她耸了耸肩膀。德·皮××先生看出了这一点。第二天,德·安德尔夫人受到警告:今后,她弄

点。第二大,德·安德尔天人受到警告:今后,她弄不好会像人民代表那样被驱逐出法国,除非她在见 到各部部长时,能力戒流露任何赞同或反对的表 示。

示。 在这上士式政府和这命令式宪法管辖之下,一切都以军事方式进行。法国人民必须听候命令,才知道怎样起床、怎样就寝、怎样穿衣;才知道要去

法庭旁听或参加省长先生的晚会该怎样着装。禁止写作平庸的诗歌;禁止蓄胡须;佩戴襟饰和白色领带俨如国法之规定。规则、纪律、消极服从、低垂两眼、队列里不许喧哗……这一切都是一副又一副枷锁,那个富于创新精神和酷爱自由的国家,那伟

两眼、队列里不许喧哗……这一切都是一副又一副 枷锁,那个富于创新精神和酷爱自由的国家,那伟 大并极具革命色彩的法兰西,如今竟对这等奴役俯 首听命!那位"改革家"是不会住手的,除非法兰

两已变成—个相当合格的大兵营,以至将军们点头

称是,表示:足矣,足矣!同时它还得很像一所修 道院,使主教们拊掌首旨,连称:不差,不差! 您喜欢士兵吗?人家便到处部署。土鲁斯的市 政委员会辞职了;于是省长夏普伊-蒙特拉维尔便 以一名 上校来取代市长,一名 上校取代第一副市 长,又一名上校取代第二副市长。军人们扶摇直 上。马布里有语评论道:"大兵自以为处于过去执 政官、独裁者、检察官和护民官的地位,于是便给 由一帮皇上组成的政府涂上一层军事民主的色 彩。"您的脑袋上顶着一只军帽吗?那您便可以为 所欲为啦。一名年轻人参加舞会归来,经过黎希留 街的国立图书馆大门前;站岗的哨兵瞄准他,当场 枪杀了他。第二天报纸上说:"某年轻人丧 生。"如此而已。帖木儿-贝格(17)授予他的伙伴及 其七代内后裔以犯罪不受惩罚的特权:不论其为何 种罪行,仅罪犯屡教不改、同一罪行连犯达九次者 除外。那名黎希留街的哨兵还可以再杀掉八名无辜 平民,才有必要将他送上军事法庭。当兵是很不坏 的,但当公民却很不妙。同时,这支倒霉的军队, 人家正在令它威信扫地。12月3日,人家给一批警 长授勋,因为他们逮捕了人民代表和站在人民一边 的将军。的确,军队的每个成员也分到了两个路 易。啊,哪一方面不是蒙辱含垢啊!给军人分钱,

给警察发十字勋章! 耶稣派的作风加上士帮的粗暴,便是这整个政 权的内容。波拿巴先生的全部政治手腕便是由两方 面的伪善构成,大兵式的伪善用于军队,天主教式 的伪善用于教会人员。不是弗拉卡斯,便是巴西 尔(18) , 有时竟是双管齐下。有时他能同时迷住蒙达 朗贝尔和圣 - 阿尔诺,因为前者不信法兰两,后者 不信上帝。 独裁者身上有香火气吗?有烟草味吗?去闻一 闻吧。他既有香火气,又有烟草味儿。哎,法兰两 啊!这算是什么政府!马刺靠法衣遮掩在起作用。 政变分子去望弥撒,殴打平民百姓,诵读祈祷书, 拥抱妓女, 诵读念珠经, 倒圣水罐儿, 复活节时领 圣体。政变当局硬说咱们退回到了雅克团起义时 代,这话是靠不住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他把 我们带回到了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恺撒为教皇而东 征。此乃上帝的旨意。爱丽舍宫具有圣殿骑士团骑 士的信念,也具有他们那种穷奢极欲。 计我们再说一遍:享乐和讨好日子,将国库吃 尽荡光:什么也别相信,但什么都要利用;将两个 神圣的东西——军人的荣誉和宗教的信念,全都派 上用场;以鲜血染污祭坛,再以圣水浇湿军旗;让 士兵们贻笑大方,叫神父带点儿残暴不仁;他把这

场政治大骗局称为他的政权,还要把教会与民族全 拖进去,将天主教良知和爱国觉悟掺杂其中,这便 是小波拿巴的手段了。 他的一切行动,从最严重的直至最幼稚的,从 丑恶到可笑的,无不带有此种两面派的痕迹。例 如,全国性的庄严节日使他烦恼:什么2月24日 啦,5月4日啦,过一段时期就必定有令人讨厌或极 其危险的往事再现。一个纪念节日是一种缠人的讨 厌鬼。干脆取消纪念日得啦。很好呀。只需留下— 个节日,就是咱们自己的节庆。妙极啦。但一个节 日,就这么一个日子,又如何能满足两大帮派呢? 一派是军人,一派是神父啊。军人派是伏尔泰式怀 疑派。甘罗贝尔笑脸相迎的东西,里扬赛会做鬼 脸。怎么办呢?你们会明白的。大扒手们不会为这 么点事感到为难。《箴言报》某个早晨宣布,今后 将只有一个全国性节日,就是8月15日。关于这一 点,非正式的评论来了:独裁者的两个假面开始说 话了。拉达波依尔这张嘴说:"8月15日是圣·拿破 仑节!"答丢夫那张嘴却说:"8月15日是圣母 节!"一方面,12月2日鼓起腮帮儿,提高了嗓门 儿,抽出军刀,嚷道:"妈的,你们这些嘟嘟嚷嚷 的家伙!咱们庆祝伟大的拿破仑节!"另一方面, 他低垂眼帘,画着十字,喃喃道:"亲爱的弟兄

现在的政府,是一只沾满鲜血的手,却要将手

们,让我们崇拜马利亚的圣心吧!"

指浸泡到圣水里去。

总结

但是人家对我们说:您是不是有些言过其实? 您是不是失之干偏颇?总得承认他有一些功劳呀。 他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搞了社会主义"吗?于是又 重提地产信贷、修建铁路、降低年金等事情。 我们已经恰如其分地评价过这些措施了;但即

使承认这都算是"社会主义",你们若归功干波拿 巴先生,就未免太单纯了。促成某种社会主义的, 并不是他个人,而是整个时代。 假定有一个人正顶着湍湍急流逆水游泳。他以

闻所未闻的努力投入搏斗。他对着浩荡的波涛拳打

脚踢,又用头顶,又用肩撞。您断言:他会重新浮 上来的。过了一些时候,您又端详端详,他竟被冲 走了。他在急流中比刚开头时,处在要低许多的方 位上。他自己不知道,也从未料及:每费—分力 气,就要丢掉一点儿地盘。他自以为在往上攀登, 其实他是在不断下沉。他以为在前进,其实却在倒 退。您刚刚提到地产信贷、降低年金等,波拿巴先

生确实颁布了一些法令,您愿意称之为"社会主 义",他还会再颁布下去的。假如是尚加涅埃先 生,而不是波拿巴先生取胜,尚加涅埃先生也会照 此办理。亨利五世假如明天复活,他也会这么做。 奥地利皇 | 在加利两亚是这么干的 , 尼古拉沙皇在 证明什么呢?这证明:革命的洪流强大无比,远胜 过"弄潮"的专制主义。 但波拿巴先生的社会主义本身又是怎么回事 呢?这也叫做社会主义吗?我是不承认的。是对资 产阶级的仇恨,那倒不错;要说是社会主义嘛,才 不是那么回事。请看:应当是最够得上"社会主 义"称号的那个部门,即农业和商业部,他却明令 予以撤销。作为一种"补偿",他送给各位的"礼 物"是什么呢?是警察部。另一个社会主义的部 门,应是国民教育部。它的地位已经是危乎殆哉。 某个早晨他会除之而后快的。社会主义的起点,应 当是教育,是免费的义务教育,应当是开拓智慧。 从儿童入手,把他们培养成人;再讲一步造就这些 人,使之成为国家公民,聪明正直、有用日幸福的 公民。先要有智力上的进步、道德上的进步,其后 再谋物质上的进步。前两种进步会自动地、势不可 当地导致后一种讲步。波拿巴先生在干什么呢?他 到处在迫害、在扼杀教育事业。在我们当今的法国 存在着一种"贱民",就是小学教师。 您是否想到讨:小学教师意味着什么呢?您想 到讨这也是一种"官职"吗?过去的暴君和罪犯都 躲进寺庙,因为那是不容侵犯的庇护所;教师也是

立陶宛也是这么干的。总而言之,这归根到底又能

这样的神圣之所在啊。您想到过教育儿童的人,那 是什么意思吗?您走进一名车匠家里,他在制造车 轮和辕木:于是您说,这是一个有用的人。您又走 讲一名纺织工人之家,他正在织布;您便说,这是 一个宝贵的人物。您再拜访了一位铁匠,他正在制 诰镐、锤、犁;干是您宣称,这个人必不可少。所 有这些人,这些优秀的劳动者,您都向他们敬礼。 最后,您来到一位小学教师家里,您应当更加毕恭 毕敬地向他鞠躬;您知道他正在干什么吗?他是在 塑造人的精神和思想啊。 他是车匠,是织工,也是这样一件作品的"铁 匠":他在从事这项创作时,是在帮助上帝,因为 这是创造未来。 然而,如今,由于神父的帮派在掌权,小学教 师便不得参与创造未来:未来必须充满黑暗和愚 蠢,而不是智慧和光明;因是之故,您知道他们是 怎样让这伟大而又谦卑的"官员"——小学教师工 作的吗?他得为望弥撒打杂,站在祈祷书架前面唱 诗,为晚祷敲钟,将椅子排列整齐,更换圣心标志 前的鲜花束,擦拭祭坛上的蜡烛台,掸去神龛上的 灰尘, 折好大法衣和衣饰, 将神衣柜里的细软—— 登记并存放妥帖,在油灯里加油,将忏悔室的坐垫 拍干净,打扫整个教堂以及乡村教士的房舍;剩余

的时间嘛,他如果愿意,便可以用来教小孩子拼写 ABC,条件是不许诵读这三个该死的词眼:"祖 国"、"共和国"、"自由"! 波拿巴先生从上下两方面来打击教育事业。从 下层来说,是为了讨好乡村教士;从上层来说,是 为了讨好主教们。他一方面企图关闭乡村小学,同 时在伤害法兰西学院。他一脚踢翻了基内和米歇莱 (19)的教座。某天早晨,他通过法令突然宣布希腊和 拉丁文学是可疑的,于是尽其所能禁止知识界接触 雅典和罗马的古老诗人和古老历史学家,因为他在 埃斯库罗斯和塔西陀的著作中嗅到朦胧的煽动气 息。他大笔一挥——举例来说——就免除了医生学 习文学课程,这使塞尔医生有道:"我们根据法令 规定,免除学习识字、写字。 规定出新的税收,有豪华税,有服饰税;"让 仟何人不得食用两道以上菜肴,内含汤类"。有活 人人头税,也有死人税,有遗产税、车马税,还有 纸张税——好极啦,世俗教堂职员说,这样便可少 印一些书!养狗税,狗链条便会减少一些了:上议 院议员税,爵徽会因而减少。"这肯定是得民心 的!"波拿巴先生说着,一边热心地搓手。"这是 位社会主义皇帝!"郊区的信徒们便不停地嚷 着。"这是位天主教皇帝!"圣器库里的天真汉们

说。他是多么高兴,假如他忽而可被当做君士坦丁 皇帝,忽而足以冒充为平民说话的巴贝夫!口号在 重复,支持者作了宣布,热情之焰不断高涨,军校 学生以刺刀和枪筒勾画象征他的数目字, 高姆神父 和古寒红衣主教热烈鼓掌,人家为他那尊立在菜市 场的半身雕塑献花环:南泰尔献了"贞洁"奖状: 社会秩序准是得了救,财产、家庭、宗教都舒了口 气;干是以秩序为己仟的警察为他立一尊雕像。 是用青铜做的吗? 别胡说!那话用干伯父大人。 还是用大理石吧,福音书就赞美石头呀。 他攻击,他追捕;他们也跟着—道追捕;难道 那可怜巴巴、默默无闻、通称"小学教员" 就是他们拼命要整垮、镇压、烧毁、消灭、 歼击的对象吗?或者是针对那诵称"报纸"的小小 方块纸张吗?或者是诵称"书籍"而装订成册的小 本本吗?或者竟是通称做"印刷机"的,用木头、 铁块做的机器?不,不!他要摧毁、要整垮的是你 ——思想:是你——人的理智:是你——这十九 世纪:是你——苍天,上帝! 我们这些同他们斗争的人,变成"秩序的永恒 敌人",变成政治上的煽动家——他们觉得这个字 眼还没有用腻。

剑出鞘以保卫祖国,保卫受自己崇拜的对象、自己 的城市、家庭、住宅、家属、神明;这一切竟都成 了"无聊之举";在路易·波拿巴的语言中,以斗争 来赢得自由、正义、法治,来维护进步事业和文明 事业,以及法兰西和人类的事业,力图消灭战争和 废除死刑,认真促进人类相互间的博爱,坚守所立 的誓言,为本国宪法武装自己,保卫法律,这些都 叫做"蛊惑人心的煽动"。 人们在十九世纪充当煽动家 , 犹之乎在十六世 纪做乞丐。 这一切是由于法兰西学士院大字典已不复存 在。由于大白天里漆黑一团,由于猫儿不再叫做 猫,巴罗什也不再被称为骗子手;由于司法变成了 幻想,历史变做了梦境;由于奥兰治亲王是无赖 达耳伯公爵却主持正义:由于路易·波拿巴相当于拿 破仑大帝:由于违反宪法的人是救世主,而保卫宪 法的倒是强盗;一句话,由于人类的正直业已泯 灭;那么也好,我就可以赞颂这个政府!它一切都 好。它是同类政府的典范。它的办法是压制、压 迫、迫害、监禁、流放、扫射、屠杀,甚至还搞什 么"赦免"!它以炮火轰击来卖弄权威,又以挥舞

在达耳伯公爵的语言中,相信人类良知是神圣 的,抵制宗教法庭,以自己的信念向火刑挑战,抽

就听便吧!您就愤慨吧,讥讽吧,鞭笞吧,喝倒彩 吧!我们对此可是毫不在乎。稳定万岁!无论如 何,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稳定的政府。 稳定!我们已经解释过何谓此种稳定。 稳定!我欣赏它,这稳定性。假如只要有整整 两天让法国报纸如雪片—般纷扬,那么第三天的早 晨就不知道路易·波拿巴先生藏到哪里去啦。 日不去管它吧,这个人物对这一时期是有影响 的。他使十九世纪的面貌遭到毁坏。也许这个世纪 有这么两至三年的时间,由于留下了不知该如何形 容的可耻痕迹,人们可以辨出:路易:波拿巴曾在此 占有一席位置。 说来有些凄惨:这个人物如今业已成为所有人 脑中的—个问号。 在历史的某些时期,整个人类从世界的各个角

前秩序党几名不可救药的老好先牛重复道:那

军刀来标榜宽大。

运将从那里揭晓。某些时候世界凝视的焦点在梵蒂 冈,格利戈里七世、利昂十世在那里占据着教皇的 宝座;另一些时候,世界观望之对象为卢浮宫,菲 利普-奥古斯特、路易九世、弗朗索瓦一世、亨利 四世在那里主政;还注视过埃斯库里亚尔宫,圣 -

落,将目光集中到一个神秘的所在,似乎普世的命

路易十四在群星闪耀之中光华四射;遥看过克里姆 林宫彼得大帝的身影在那里隐约可辨:转视干波茨 坦别墅(20), 斐特烈二世同伏尔泰在那里深居简 出......可如今呀,请历史老人含羞垂首吧!如今举 世瞩目之地竟是爱丽舍宫! 这座独扇大门的建筑,门口有两个漆成斜纹外 表的岗亭看守,位于圣-奥诺雷郊区的一端,如 今,整个文明世界以深沉的不安,所凝望的意是这 么一个地方!……啊呀!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从 那里发出的思想,竟没有一种不是欺骗世人的陷 阱:从那里产生的行动,竟绝无一项不是万众唾弃 的罪行!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在那里隐藏着的 是无穷无尽的卑劣加千奇百怪的伪善!这到底是个 什么地方?主教们在它的楼梯当间与让娜·波瓦松相 遇,如一百年前一样,要向她行九十度的躬腰大 礼;萨谬埃尔·贝尔纳在一角与洛巴德蒙放声大笑; 艾斯柯瓦尔挽着古斯曼·达耳法拉什的胳臂走入宫 内。还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言,说在宫中花园 的某处灌木从中,有人用刺刀驱赶他们不想过堂审 讯即予处理的人物。也还是在那里,某个女子前来 求情,她正泪流满面,某人却答之曰: "我免您一

爱,您也容我一恨吧!"这到底是何方啊?在那

鞠斯特及查理五世在那里沉思:关注过凡尔赛宫,

里,1852年的狂欢作乐干扰了1815年的哀伤,并 日使之含羞蒙垢。在那里,恺撒大帝的仿效者也反 剪双手,或者交叉着两臂,正在同样的树荫之下, 在同样的小径上面,悠悠漫步;那恺撒大帝若是地 下有知有灵,准保会阴魂不散,来到此地纠缠! 此地乃是巴黎的污点:此地乃是这个世纪的羞 辱:从这扇大门逸出种种的浪笑与秽语,门里荡漾 着轻歌曼曲,传扬着交杯言欢的丁零之声。这门白 日间有路过的队伍向它敬礼, 夜间有众多明灯照出 它的光华璀璨;它日夜逞着狂放的白信朝天敞开; 尽管如是,它依然是千夫所指、举世不齿,那是世 代难以磨灭的烙印。环球以内,四海之间,万方羞 垢盖出干此! 哎呀!法国在想什么呢?不错,应当唤醒这个 国家;应当抓住它的臂膊,摇动它的躯体,应当对 它进逆耳之忠言;应当跑遍穷乡僻壤、山川原野, 走讲兵营,告诉士兵他在无意中干出了什么事情; 告诉庄稼人,别因为他的茅屋供奉着拿破仑皇帝 像,就按人家的旨意随便投赞成的一票;应当除掉 他们眼前"光明的"幻影;整个这种局面,就是巨 大而致命的误解,把事情说透彻,唤醒人民,特别 是乡下人,感动他们,鼓舞他们,激发他们,让他 们看到人去楼空和荒冢大开的惨象,让他们切切实

的。他们会明白的。是啊,乡亲们,他们是水火分 明啊,一个伟大,一个渺小;一个杰出,一个卑 下; 一个是拿破仑, 一个是"赖跛乱"! (21) 让我们一语道破这政府的实质: 谁在爱丽舍宫和推勒里宫?罪行。谁坐镇于卢 森堡宫?卑劣。谁在波旁宫就席?愚蠢。谁占据着 道赛宫?腐败。谁统治着司法宫?渎职行为。那么 又是谁在监狱中,在要塞、牢房、地堡中,在浮船 上呢?是谁在朗贝沙,在开云和在流放中呢?是法 律、荣誉、智慧、自由、法治。 流亡者啊,你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你们是 占了在理的一方啊。 (1) 见蒂波多著:《执政府时期和帝国史》。 (2) "全国的一切名流",见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致 人民的呼吁书》。 (3) 在法国家喻户晓的意大利喜剧人物。 (4) 1852年6月《立法机构预算委员会报告》。 (5) 《宪法序言》。 (6) 指牛硬行事。见《史嘉本的诡计》。 (7) 《贫困现象的消除》, 第10页。 (8) 指公元一世纪罗马暴君尼禄。 (9) 十九世纪法国记者。 (10) 前者为收容残废军人的处所,后者为监狱。

实感受到这政权有多么可恨。法国人民是善良正直

(13) 原文为拉丁文。 (14) 拉丁文。 (15) 典出《堂吉诃德》,指乡下人的狂欢作乐。

(11) 原文为拉丁文。 (12) 拜占庭暴君。

- (16) 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 (17) 帖木儿-贝格(1336—1405),意为"跛足帖木儿",
- 十四、十五世纪中亚大帝国创立者。 (18) 前者为喜剧人物,好吹牛,但见顽敌便逃跑;后者为公元四世纪东罗马帝国著名神父。
- (19) 十九世纪法国的两位伟大历史学家。 (20) 这里提到的都是欧洲著名皇宫或皇帝行宫,如埃斯库里亚
- (20) 这主旋到的都定以所看名至吕以至帝行吕,如埃斯库主业尔宫是西班牙王宫、波茨坦为德国(普鲁士)王室行宫,等等。所举人名为各相应国家帝王,圣-鞠斯特似不应列入。
 (21) 作者故意拼写为Naboléon,以示与"拿破仑"有别。

第三部分 罪行这是一个可怕、虚伪而又愚蠢的政府,是一个

令人欲哭无泪、欲笑无声的政府;这宪法好比一座 绞刑架,我们的各种自由都被吊死在那上面;这一

大一小两次普遍选举,大的选出了总统,小的选出 了全体议员;"小普选"对"大普选"说——殿 下,请接受这数百万钱财,"大普选"又报答"小 普选"道——请接受我的敬意;还有这上议院,这 国务会议,所有这一切是如何产生的呢?上帝啊, 难道我们已落到此种地步,以至不得不回顾这件事 情吗? 这政府是怎样产生的?请看!还在流淌,还在 冒着热气的,是淋漓的鲜血啊! 死者已远去,死者已逝矣。 啊!想起来、说出来都很可怕。人们是否已经 不再思虑这件事了呢?

不再思虑这件事了呢? 人们的确还有吃有喝;马车制造业还在运转;你挖土工人在布劳涅森林还有活儿可干;你泥瓦匠在卢浮宫每天可以赚到四十个苏;你银行家从维也纳硬币和霍普公司债券中获取了红利;贵族的称号也已经恢复;你可以自称伯爵先生和公爵夫人;在天父节时游行的队伍可以上街;人们照常玩乐,照常欢笑,巴黎街头也到处贴满了节日和演出的海

人们去参加军校的舞会,回来之后眼花缭乱。 头脑困倦、裙衫撕裂、花束凋谢,身不由己地扑倒 在床上, 思念着某个年轻英俊的军官而进入甜美的 梦乡;难道可以因为这一切,就不再记得,就在那 里,在荒草从中,在无名墓冢里,在深不可测的黑 洞里,在死神毫不留情的阴影下,堆积着冰凉的、 极其可怕而不能动弹的一群,是形状已渐渐模糊的 人群,蛆虫在蚕食它们、空气在分解它们,而它们 也已经开始同大地融合——那曾经生存、曾经劳 动、曾经思索、曾经有过爱,那原本有生的权利, 却被人家杀戮了的他们哟! 噢,如果人们那么健忘,就让我们来提醒健忘 者吧!沉睡的人儿,快快醒来吧!死者将一个个从

报:难道因为有了这一切、一切,就竟然可以忘

却: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尸骨上的啊!

各位眼皮下走过。

一本未发表的书

《12月2日的罪行》^{*} 部分摘录

*此书作者是维克多·雨果。全书将于近期出版。 这将是对1851年可耻事件的完整叙述。本书已大 部完成。作者正收集资料,以着手写出其余部分。 作者认为应就此事的某些细节说几句话,他把

这项工作视为己任。 作者自感无愧的是:这虽是他在流放中的一项

枯燥的差事,但始终未敢忘怀的,却是作为史家的 重责。

重责。 这部记述问世之日,必会引起众多强烈的不满,作者有此准备。一桩当代发生的罪行,竟敢予

以彻底剖析,而犯罪的权势正处于顶峰,那么岂有 不遭报复之理?无论如何,且撇开这些多少为着私 利的投诉,也是为了使读者能提前辨明是非,作者 认为应在这里说明:在写这段历史时,或更正确地

说,在将这一罪行正式记录在案时,究竟是如何进行,如何做到一丝不苟、尊重事实方始下笔的。 这部关于12月2日事件的记叙,除人所共知的一般性事实之外,还有大量鲜为人知的情节,将随本

书而首次问世。这些事实中的许多项,是作者亲见、亲历、亲闻的;关于这一类别,作者可以

说:"我亲眼目睹,并月亲自参与其事了。" 曾表 现得极为英勇无畏的共和派左翼成员,正如作者一 样亲自见到过这些事情。因此,作者并不缺少他们 提供的见证。至于所有其他内容,作者进行了名副 其实的司法调查:可以说,他让自己充当了历史的 起诉法官;这部戏的每位演员、每名战士、每个受 害者、每个证人,都来到这位法官面前作证:对所 有存疑的事实,他就不同的说法,必要时请不同人 物作了对质。一般的历史学家是对已"死"的事实 讲话:他们以法尺触及藏在坟墓里的有关事实。至 干本书作者,则诉诸依然鲜活的事实。 这样,12月2日的细枝末节无不经他——过目; 他全部予以记录,统统加以掂量,件件事情都逃不 过他的耳目。历史可以补充这部记述,但却不能将 它否定。法官未曾尽到他们自己的责任,是本书作 者来为他们代劳。当他无法获得第一手和口述真凭 实据时, 他就将名副其实的调查小组派往现场。他 可以列举某某事实,他曾为之拟定详尽的问题清 单,由别人仔细——作答。 本书作者谨重申:他对"12月2日"这名被告讲 行了长时间的严厉审讯。他尽其所能一直高举火 炬。因为讲行了诸如此类的调查,他乃有可能掌握 将近二百份卷宗,本书将从这些卷宗里产生。在这

部记述中,当它问世之日,不会有任何一件事实, 是作者不能亲笔署名承担责任的。读者当能理解: 他不会指出证人的名字,有时他甚至以尽可能含糊 的叫法来取代真名实姓,以至取代某些地名,因为 人们仍然面对横漕流放的厄运。作者不愿为波拿巴 先牛提供一份补充名单。 当然,无论是在关于12月2日的记述,或在他就 要发表的那本书中,作者都不是像人们赞誉历史学 家时所称道的那样"不偏不倚"。不偏不倚是一种 奇特的品性,正是塔西陀所不具备的。在自由的血 淋淋的伤痕面前居然还保持"不偏不倚"的人们, 计他们见鬼去吧!面对1851年12月的事实,作者 的感受是仿佛普世的人性都在自己身上燃烧,他对 此毫不隐讳,而人们在读他的著作时亦当会有同样 感受啊。不过在作者身上,对真理的热爱同对正义 的热爱是可以等量齐观的。义愤填膺的人不会说假 话。在摘引这部关于12月2日的历史片断之际,作 者谨郑重申明:此书是在完全实事求是的条件下撰 写的:读者当已从前文看到是如何做到此点的。 作者认为有必要在此立即发表该书之一章。我 们认为:这一章将会震撼人心,因为它对波拿巴先 牛的所谓"成功"作了新披露。由于有关12月2日 的御用史官抵制,读者尚不太了解:政变一度几乎

前。

彻底完蛋;他们也全然不知,政变是靠什么手段才 转危为安。让我们将这段特殊经过呈献于读者眼

12月4日这一天 政变腹背受击,已是岌岌可危

"抵抗发展到了始料未及的规模。

"战斗迫在眉睫;这已不是一次战斗,而变成 从四面八方发难的战役。在爱丽舍宫及政府各部,

人们脸色铁青;人们曾提到会有街垒,现在果真有

了。 "整个巴黎城布满临时拼凑的多角堡垒;构筑 了街垒的城区形成巨大的梯形图案,位于菜市场并

朗布陀街、大马路当间, 东起寺院街, 西至蒙马特

街。这广阔的路网中,四面八方都有角堡和工事相 间,时时刻刻都变得更令人触目,结合在一起已形

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堡垒。战士们将主要岗哨一直部 署到滨河码头。在刚刚描绘的梯形外围,如我们方 才说过的那样,街垒一直向上发展到圣 - 马丁郊区 和运河附近。抵抗委员会前一天曾将德·弗洛特代表

派往学校区,该区已变得更加群情激昂;郊区已燃 起熊熊之火;在巴提略尔大路一带正集合队伍;马 油埃·德·蒙若在鼓动贝尔维尔; 圣 - 德尼小教堂附

近正修建三处巨大的街垒。在商业区的街道上,资 产阶级正交出枪支,女人们正在收拾整理包扎伤口 用的碎布片。"行啦!巴黎已经走上轨道啦!"巴 拿。一度出现情绪高昂、欣喜若狂的场面,这些生 死未定的人物激动得相互热烈拥抱起来。 '到了这 份儿上,'儒勒·法夫尔嚷道,'只要——个团或——个 军团开出,反正,路易·波拿巴就完蛋!' '明天, 共和国就进驻市府办公!' 米歇尔·德·布尔日宣 称。一切都在酝酿中,一切都在沸腾中。即在最平 静的街区,也有人撕下海报清除'法令'。在波布 尔街,恰在有人构筑街垒之时,就有女人在窗口高 呼:'加油啊!'鼓动工作甚至一直扩及圣 - 日耳 曼郊区。耶路撒冷街大楼是警察局对全市布下网络 的中心点,楼里人人都在哆哆嗦嗦;惶恐情绪浓 重,他们已经隐隐瞥见共和方面胜利在即。在楼内 的院落中、办公室或走廊里,在警察局职员和市区 警察相互之间,大家已经在用悲天悯人的口气议论 柯西基埃尔. "从这匪窝子里透露出来的消息表明一点:头 一天莫帕斯局长还那么不可一世,似乎真是'勇往 直前'的样子,眼下却变得垂头丧气、踟蹰退缩起 来。一听说起义势头就如同海水涨潮,其势锐不可

×××走进抵抗委员会时兴高采烈地对我们说。不时,我们总会得到一些消息;各街区的办事处着手同我们联络。委员会的委员们在讨论,并向各方发出有关进行战斗的命令和指示。看上去胜利似可稳

当,他就有几分闻之丧胆的模样。这起义却正是一 宗神圣合法的事业!莫帕斯欲言又止、支支吾吾, 吐字也含混起来。他那种发号施令的威风,还没等 话说出口来,就已不知去向。前局长卡利埃辞别时 有道: '这后生怕是患了肠绞痛吧。' 在此种惊慌 失措的环境中, 莫帕斯死抱住莫尔尼不放。警察局 同内政部之间,来来往往,借助于电报机,没完没 了地相互对话。最令人惶恐不安的消息,有关惊慌 失措的种种音讯,一条接着一条,从局长那里向部 长耳中传去。莫尔尼倒不那么紧张,他至少算是个 有头脑的人,在自家办公室承受所有这些震撼。据 说,在听到头一条消息时,他作出的反应是:'莫 帕斯有病哩!'对方请示:'应当怎么办啊?'部 长的答复是:'去睡上一觉!'到了第二回,他依 然是这样回答:'去睡觉吧!'待到第三回请示, 他已忍不住,大嚷: '睡觉去,妈的!.....' "警员的热情渐趋下降,颇有行将'改换门 庭'之势。抵抗委员会派去发动圣 - 马梭郊区的一 名勇士在圣 - 维克多壕沟街被捕,兜里全是左翼的 宣言、法令。人家带他去警察局:他准备被枪毙。 正当把他带走的小分队从圣 - 米歇尔滨河路的陈尸 所前走过时,老城区响起枪声;带领小分队的市区 警察对大兵们说:'回哨所去吧,这俘虏由我负

索,对他说:'走吧,我救你一命;别忘了,是我 给你恢复了自由!好好瞧瞧我,认清我的长相!" "主要的军方同谋犯在开会;他们扬言,要考 虑一下,路易·波拿巴有无必要立即离开圣-奥诺雷

责。'大兵们一走远,他就割断那俘虏手腕上的绳

郊区,转移到别处,如荣誉军人院或卢森堡宫,那 是比爱丽舍宫容易简单防御的两个战略据点。有人 主张去荣誉军人院,也有另一些人主张去卢森堡

宫。两位将军为此发生口角。 "正在这时候,前威斯特法利亚国王热洛姆·波 拿巴,眼见政变已摇摇欲坠,同时也虑及今后的出 路,给他的侄儿写了一封很能说明问题的私信:

亲爱的侄儿: 法国人流了血;请向人民发出郑重呼吁,以便制止流 血。你的用意已被误解。你的第二份宣言要求全民表决,却 不为人民所接受。人民并不认为那是恢复投票权。如果议会 无助于建立共和国,自由就没有保障。军队在操纵一切。应

当以精神的胜利,来补充物质的胜利;一个被击败的政府不 能做的事,就应该在获胜时去做。在除掉旧有各政党之后, 就应着手恢复人民的权利;你应当宣布实行真诚的普选制,

并最大限度尊重自由,任命一位立宪议会议长,以拯救并复 兴共和.

我给你写这封私信,是出于对我兄弟的深切怀念,也

是为了表示赞同他对内战的厌弃;请相信我长期积累的经 验,并牢记,法国、欧洲和后代子孙都将对你的行为作出评 "在马德兰广场,法布维埃和克莱斯丹这两位代表巧遇并攀谈起来。法布维埃将军告诉他的同事:有四辆炮车正在掉头,从大马路驶出,向爱丽舍宫方向奔去。'爱丽舍宫是否已处于防御状

舍宫方向奔去。'爱丽舍宫是否已处于防御状态?'将军问。克莱斯丹则指着革命广场远处国民议会宫的正面答道:'将军,明天我们将在那里相

聚!'从能够眺望到爱丽舍宫内马厩大院的几处顶

楼,人们从上午就发现:院里停着三辆马车,驾上了马匹,载好了行李,雇好了驿车车夫,骑在马鞍子上,随时待命出发。 "的确,起义已经被发动了;怒与恨的浪潮正四面开花;政变似乎就要失败。只要再晃动一下,

路易·波拿巴就会垮台。让这一天收尾时的形势与起始时一脉相承,一切就会大白于天下。政变当局已是兵临城下。作最后决定的时刻已来临。它将怎么办呢?它必须采取重大行动,下一着大棋、重棋、人人意想不到的棋。它现在进退维谷:要么灭亡,要么不与思索及其一次

"路易·波拿巴并未离开爱丽舍宫。他待在底层 一间办公室里,那屋子与华丽的金色客厅相毗邻。 间客厅里目睹拿破仑第二次退位仪式。他正独自一 人待在那里,还下令谁也不许接近。不时,屋门敞 开一半,副官罗盖将军探讲一只头发小已花白的脑 袋。唯一特许开门入内的,就只有这位罗盖将军。 将军进来告急,而且一次比一次急。他收尾的话常 常就是:'情况不妙呢。'或甚至说:'情况糟得 很啊。'汇报即毕,路易·波拿巴仍倚桌而坐,两腿 跷于柴堆之上,面对炉中熊熊烈火。他头靠着椅 背,半个身子侧向这副官,用最冷静的语调,看上 去并不慌张地反复以同样的语句应答:'照我的命 令办吧!'罗盖将军带着恶讯这么进屋,最后一次 在将近一点钟的时候。后来,将军曾亲自叙述这详 细的过程,借以歌颂主子的'临危不惧'。他 向'太子'禀告:巴黎市中心各街垒继续顽抗,且 其数量还在有增无已;在大马路,大凡军队途经之 处,无不嘘声四起,口号不住, '打倒独裁 者!'(他不敢说'打倒海地暴君苏鲁克!')在 儒弗洛瓦长廊前,一名少校被群众追入穷途;在红 衣主教咖啡馆前,一名上尉参谋从马背上给人推 下。路易:波拿巴从软椅上半探身子,不露声色地对 将军说话,同时定睛瞧他: '好嘛,转告阿尔诺: 照我的命令办!'

当初,还在1815年,正当童年岁月的他,便在这

"命令的内容如何? "我们会知道的

"我们会知道的。 "笔者行文至此,不得不屏息凝神,以踌躇不

安的心情,搁下手中这支秃笔。下文将涉及那阴森可怖的12月4日之凄惨过程,涉及那令人发指的事实,而政变当局血淋淋的手也正是源出于此。我们将揭露由路易·波拿巴蓄谋的那桩最阴险的罪行;将被揭、指明、剖析和记叙12月2日诸史官无不加以遮掩的事实,亦即马南将军的汇报故意略去的诸情节,以及目睹之余,人们不敢传告的巴黎现场之种

种实况。我们正在触及骇人听闻之点。 "12月2日是笼罩于漆黑夜色中的一桩罪行,是 密封而寂然的一具棺材,它的缝隙却渗出斑斑血

痕。 "笔者将揭橥它的一角。"

"毛者将揭橥它的一用。 **2**

"从一大早起——让我们强调一点:是从一大 早起,因为从中便可看出,蓄谋是确凿无疑的——

一些稀奇古怪的布告便在所有街角广为张贴。这些布告我们是原文照录过的,读者当记忆犹新。六十年来,革命的炮声便在某些日子响彻巴黎云霄,摇摇欲坠的政权也往往采取垂死挣扎的办法:但有如

年来,革命的炮声便在某些日子响彻巴黎云霄,摇摇欲坠的政权也往往采取垂死挣扎的办法;但有如这一次者,却真是前所未闻。这些布告宣称:公民

如有仟何聚众行为,不论性质如何,均得由军警在 不打招呼的情况下一律驱散。巴黎是人类文明的中 心所在,人们难以置信的是:在这座城市里,竟有 人把罪行推向极点,人们只是把这些布告看成一种 恫吓、开恶、野蛮,却也几乎是一种可笑的恫吓。 "人们犯下大错。这些布告已包含路易·波拿巴 大阴谋的萌芽。它们绝非戏言。 "这个'十二月事件人物'酝酿和采取的旷古 未闻的行动,其出事地点的简要情况,兹在此一 提: "从马德兰大教堂到渔妇郊区,大马路是畅诵 无阴的;从体育馆剧场到圣-马丁门剧场,大马路 上设有街垒;同样也筑起了街垒的还有邦迪街、梅 莱街、月亮街,以及所有邻近或通向圣-德尼门和 圣 - 马丁门的各条街道。在圣 - 马丁门外直至巴士 底广场,大马路又重新变得畅涌无阳,唯一的例外 是在水塔高地上有一处仅仅初具规模的街垒。在圣 - 德尼门和圣 - 马丁门之间,每隔一程就有几座角 形堡阳隔着车行大道。四座街垒构成的方块包围了 圣 - 德尼门。正对着马德兰广场的四座街垒之一, 后来遭到军队首先打击的那一座,是建立于大马路 的制高点上的。它的左侧倚着月亮街的街角,右侧 紧挨马扎格朗街。总共有四辆出租马车、五部搬家 大车,马车巡警的办事亭也被掀倒,公共小便处的 圆柱被拆除,外加大马路上的长椅、月亮街阶梯上 的石板,以及靠人群强劲无比的臂力一举拔除的人 行道铁栅栏,所有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堆积在一起 都还未能完全阻塞大马路,因为它在这个处所实在 宽得出奇。因为是碎石路面,所以没有使用一块石 板。街垒甚至不能由大马路的一端达到另一端,以 至在马扎格朗街—端留有相当宽敞的空间可以通 行。那里有一所房屋正在建筑中,见有这样一个空 子可钻,一名衣着讲究的年轻人爬上了脚手架.他 独自一人,嘴里仍旧叼着那支雪茄,不慌不忙地割 断连接脚手架的所有绳索。邻近的居民在窗口鼓着 堂,一边发出朗朗笑声。不一会儿,那脚手架便稀 里哗啦地崩塌,正好填补了街垒的不足。 "正当这街垒大功告成之际,二十多名青年人 从演员讲后台的旁门来到体育馆内:不一会儿,他 们又从那里走出,带着几支步枪和一面大鼓——那 是从服装库里发现的,在剧场语言里通称为'道 具'。年轻人当中有一位立刻击起鼓来,并且打起 集合队伍的鼓点儿。其他的年轻人利用推倒的公共 厕所隔墙、侧翻的马车、从绞链上拆除的百叶窗和 护窗窗板,以及破旧的剧场布景等,在'好消 息'大马路的高处又修建了一处'先锋'街垒,或

者更恰当地说,是一处瞭望台,借以观察渔妇大马 路和蒙马特大马路,还有奥特维尔街。 "军队一大早就撤出了警卫哨。人们将那里的 旗帜拔下,插在街垒上。就是这面旗帜,后来被政 变当局的报纸渲染成'一面赤旗' "有十五六人进驻了这所'前哨'。他们有步 枪,却没有,或很少有子弹带。在他们后方,圣 -德尼门大街垒由一百来个战士占据,其中有两名女 子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那老者左手拄着一根拐 杖,右手拿着一杆步枪。两名女子中的一位,手持 一把军刀,将刀横贴于胸前。她在拔除人行道铁栅 栏时出了大力,却弄伤三根手指,她一边把伤口出 示给群众看,一边高呼:'共和国万岁!'另外那 个女子爬上街垒顶峰,倚靠着旗杆,在两名手持步 枪、身着工装的男子保护下,一边向人们出示街垒 上的武器,一边大声宣读左翼人民代表号召拿起武 器的呼吁书;在场的平民百姓都报以掌声。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正午与午后一小时间。 街垒外,大群大群居民挤满大马路两侧的人行道。 他们在某几个处所讷讷无言,但在另几处却高 呼: '打倒苏鲁克!' '打倒叛贼! "不时有一些目不忍睹的队列从人群里穿行;

那是一些用被单盖得严实的担架队,由男护士或士

"正在此时,证券交易所一带人群熙攘。一些刷海报的小工,正往各处墙壁上张贴各省支持政变的通电。负责兑汇的员工一面哄抬着股票行情,一面瞧着这些通电哈哈大笑,有的还不停地耸着肩膀。
"突然,某个知名的投机交易人物,也是两天以来政变的热心吹鼓手,脸色铁青地跑过来,气喘

吁吁像一名潜逃犯,他当众宣布:大马路上连连放

兵抬着。走在队列前面的是一些男子,他们高举长木棍,打着蓝色横幅,上面大字书写着'军医院救护队'。在担架的帏布上写着'伤员'、'救护

站'。天气晦暗潮湿。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枪啦!

"一时方过,即在路易·波拿巴向罗盖将军下达 最后一项命令后一刻钟,自马德兰大教堂以远的诸 大马路,瞬间无不布满骑、步兵。卡尔莱师几乎全 师一万六千四百一十人,已全部到位,含柯特、布

师一万六千四百一十人,已全部到位,含柯特、布尔恭、甘罗贝尔、杜拉克和雷拜尔五个旅。这五个旅分布于和平街至渔妇郊区的整整一线之上。 "每个旅都拖带了炮车。仅在渔妇大路上,就

多达十一门炮,其中两门是朝着彼此相反的方向:

——那大路和那郊区,此刻连街垒的影子都未曾有 过哩。好奇的旁观者,纷纷地挤在便道上和窗口 边,不胜惊恐地注视着林立的军刀、刺刀、炮筒。 '士兵可是说说笑笑呢。'有一名目击者 说。另外一位却道:'大兵们表情有些古怪。'大 多数只是把枪托撑在地面之上,似乎因厌倦或其他 而站不稳了。某位上点儿年纪、善于察辨士兵眼风 的军官(即勒某某将军),途经弗拉斯卡蒂咖啡馆 时说: '这些兵啊,全都给灌了洒啊!' "不祥的征兆在露头。 "人群冲着队伍高喊: '共和国万岁!' '打 倒路易·波拿巴!'一名军官喃喃之声可辨: '这里 要变成大屠场了啊!' "一营步兵从黎希留街口冒出。红衣主教咖啡 馆前,众口一词的呼声是: '共和国万岁!' 算 是'欢迎'这一营大兵吧。现场有一位作家,同时 仟某保守派报纸编辑,又加上一句口号:"打倒苏 鲁克!'这队人马中为首的参谋军官照准这位作家 便是一马刀,说时迟那时快,作家却一闪身躲过 了,于是大马路上的一株幼树遭了殃。 "罗什富上校指挥第一枪骑兵团,开讲了泰布

其一是瞄准蒙马特大路入口,另一则针对蒙马特郊 区的门户。此一布局究系何种原因,真是不得而知 岁!' '共和国万岁!'就是这位罗什富上校, 1851年I0月31日主持了军校第一枪骑兵团招待第 七枪骑兵团的宴会,并祝酒道: '为拿破仑亲王, 为国家元首干杯!他体现秩序;我们便是秩序捍卫 者!'当这同一位上校听见群众呼喊完全合法的口 号时, 竟策马踏讲人群, 踢翻便道上的椅子; 枪骑 兵更追随其后乱冲乱打,马刀砍向妇孺和街上各种 行人。'他们有许多就地倒毙。'政变的某某捧场 者写道。此人还品评道:'那仅是区区瞬间之 事。(1) "这还只是开头罢了。 "将近两点钟,人家在渔妇大马路的尽头架起 两尊榴弹炮, 距离'好消息'哨所的观察性街垒约 一百五十步之谣。架设这些炮位时,那队士兵毕竟 不很习惯此种冒牌演习,不小心折断辎重车的一根 车轭。'请看啊,他们明明是醉鬼嘛!'平民中有 人喊。

"让我们一步一步、一分钟一分钟地跟踪这丑 恶的一幕吧:两点半钟,街垒正前方响起枪声,显

街高处。这时,许多人蜂拥而至,来到柏油道上。 他们全是本区居民,包括商人、演员、记者;还有 为数不多的几个女人,正牵着幼儿。当这团人走过 时,男男女女齐声高呼:'宪法万岁!''法律万 飞越而过。那炮弹落到水塔附近,打死一名正从水 池汲水的男孩。 "店铺都已关门,几乎所有的窗户也都关上。 但在大马路与小径街相交的一座房屋里,高楼层有

"头一发炮弹瞄得很不准,从所有的街垒上方

得软绵绵的,似乎是魂不守舍的人在开枪,又好像 军队的头目正在想战斗之外的什么事情。确实,我

们得好好看一看他们究竟在想什么。

但在大马路与小径街相父的一座房屋里,局倭层有 一扇十字窗依然开着。好奇的路人依然如潮涌,主

要是拥向路南人行道。这就是过来过往的人群:男男女女,有老有少,如此而已。对他们来说,那既

未受到严重攻击,又并未认真防御的街垒,倒使人 觉得好像是玩打仗游戏的一景。 "这街垒目前是仅供观赏而已,但不久便会变

成人家的口实!"

4 "军队零零散散地射击,街垒也在还击,但双

方均无伤亡,如此过去大约一刻钟光景;就在这时,突然好像触电一样,先在步兵、后在骑兵中出现一种奇特可怕的骚动。部队蓦然变更了阵线。

"政变当局的史官硬说:从小径街敞开的窗户。 空秋向十丘们开了一枪。还有人说。那一枪

户,突然向士兵们开了一枪。还有人说,那一枪是 从复苏圣母教堂街与渔妇街交角的房屋屋顶上发出

问题的一枪(也许这只是由于使劲关门而发出的砰 砰声), 住在邻屋的一位牙科医生却被枪杀了。一 句话:人们到底有没有听见大马路上某一房屋发出 的步枪或手枪子弹声呢?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许 许多多目击者矢口否认有这么回事。 "如果真的发射讨这一枪,那么还必须澄清— 个问题:这一枪到底是出事的原因呢,或者不过是 一种信号? "无论如何,突然间,像我们方才提到的:骑 兵、步兵、炮兵,都针对人行道上的群众摆开阵 势;并且不知出于何种缘故,突发地、毫无道理 地、像上午那些无耻的布告所宣布的那样'事先不 予鸣示'地,从体育馆开始直至中国浴场,也就是 说,沿着一整条巴黎最富裕、最活跃、最欢乐的大 马路,开始了一场大屠杀。 "军队动手在咫尺距离内,面对面地屠杀起平 民。 "这是悲惨而难以形容的瞬间,众人狂喊乱叫 起来,有人将双臂伸向苍天,有惊奇,有恐惧,人 群向四面八方溃洮,像冰雹袭来的子弹直射石板

的。再有一些人说,那是一颗手枪子弹,是从马扎 格朗街街角的高楼屋顶上发来的。这一枪是有争论 的,但无可争议的事实是:由于'发射'了这成了

陈于大道上,有的年轻人倒下时嘴里还叼着雪茄, 有些穿着丝绒袍裙的女人被比斯开地区的士兵击 毙,直愣愣地倒下,两位书店店主站在门口,还没 弄清人家要他们干什么就被铳枪击倒,还有从地窖 诵气孔打讲去的枪子儿, 杀死窖子里的随便什么 人:市场被炮弹打得弹痕累累,萨朗德鲁兹旅馆被 轰击, 黄金之家, 遭子弹连射, 托尔多尼被强攻攻 下,成百上千的尸体布满大马路,黎希留街整个一 条街变成血淋淋的河流! "请允许笔者在此再中断一下叙述。 "面对这些难以形诸笔墨的事实,我宣布:我 是一名书记官,我笔录了这罪行;我提起诉讼。这 便是我的职责。我要列出姓名的是路易:波拿巴;是 他的同谋犯圣 - 阿尔诺、莫帕斯、莫尔尼、马南、 卡尔莱、甘罗贝尔、莱拜尔;还要指名提到另一些 人,他们的名单见其他童节;还要求刽子手、杀人 犯、目击者、受害者,要求热气腾腾的大炮、鲜血 淋淋的马刀、醉醺醺的士兵、服丧的家属、奄奄一 息者、已死者、恐怖、血污和泪水,统统都到当代 文明世界面前受审或作证! "如果只有叙事者一人,不管他是谁,人家不 会相信他。让我们请活生生的事实,请鲜血淋漓的

地,又反弹到房屋的屋顶上。霎时间—堆堆尸体横

吧。 "我们将不会把见证人的姓名照印出来,原因

事实出来说话。让我们倾听下面各证人的证词

也已提到过:但读者自会感到那诚挚感人的语调是 反映现实的。

"一位见证人说:

'.....我在人行道上还没走上三步路,这时已出 动的部队突然停住脚步,转身面向南方,举起武

器,以敏捷的动作向张皇失措的人群开火。 '射击毫不间断地进行了二十分钟,不时被零

星的炮火声所压倒。

'听到第一声枪响,我立即纵身卧倒在地,像 蛇—样在人行道上爬行,爬到我所遇到的第一扇半 关半开的门前。

'那是一家卖葡萄酒的酒店,在工业商场旁 边,门牌180号。我最后一个走进门内。枪击依然

在继续。 '躲在这家店里的多至近五十人,包括五六个

女人和两三个孩子。三名遇难者是挂了花进来的, 其中两名经过一刻钟极其痛苦的折磨后死去:第三 名当我在四点钟离开这店时还活着;但他也未能战 胜伤势生存下去,这当然是后话了。

'为使人了解—点儿遭部队射击的群众概貌 , 我想最好的办法便是举几个具体的例子,说明聚集 在这店里的是些什么人。 '有少数几个女人,其中有两位刚在本街区买 好晚餐用的食品;一名执达吏式的小职员,被老板 派上街来跑腿的:两三位在证券交易所做幕后工作 的;两三名小小主,少数几名工人,没有穿工装, 或部分着工装。躲在这店里的倒霉鬼中有一个给我 深刻印象:那是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头发金 黄,穿--件灰色短大衣,他正同妻子--起回蒙马特 郊区家中与家人团聚,以便共讲晚餐,却由于士兵 纵队经过大马路而受阻挡。——开头,听到第一声枪 响时,妻子和他便倒下来,他又重新站起来,被人

的爱妻,那悲痛欲绝的神情是无法形容的。他不顾我们的劝阻,想打开店门,冲到横扫大街的枪林弹雨中寻找妻子。我们费好大力气才挽留了他一小时。第二天,我听说他的妻子已被打死,尸体在牧女城区被发现。十五天后,我听说,由于这不幸的男人威胁说要让波拿巴先生遭同样结局,以示'反

坐',结果被捕,被押往布列斯特,准备送到开云流放。聚在小酒店里的人,几乎都属于王朝派,思想倾向是拥护王权的:我在他们当中只遇见一个

流带讲那卖葡萄酒的小店, 却不见原来挽在手臂里

《改革报》的前排字工,名叫麦尼埃,以及他的一位朋友,他们二位承认自己是共和派。约四时,我从这小店里走出。' "一名目击者觉得自己听清楚枪声是从马扎格

的话及证的,补充道: "这第一声枪响是给军队的一种信号,告诉他 们可以向所有住房及沿街窗户开枪;而这连射的降

们可以问所有任房及治街窗户升枪;而这连豹的隆 隆声持续至少三十分钟之久。从圣 - 德尼门到大阳 台咖啡馆,是约好了同时发射的。不一会儿,隆隆

炮声又起,与铳枪声交融到了一起。' "还有一位见证人说: "三",一点,然后是一种态度的动力。

'.....三时一刻,发生了一种奇特的动向:面对圣-德尼门的士兵瞬时改变阵势。他们借体育馆以

近的各幢房屋为依托,包括铁桥之家、圣-法尔大厦,对正在街对面的人群立即实行弧形扫射,包括

从圣 - 德尼街到黎希留街全程距离在内。只需要几分钟时间,便可使各处的人行道尸体横陈,各座房屋已是弹痕累累。这种疯狂扫射,其高峰就先后持

屋已是弹痕累累。这种疯狂扫射,其高峰就先后持续达三刻钟之久。' "有一位目击者说:

"言语无法形容这种极其野蛮的行为。必须是现场的目击者,才敢于复述事情经过,也才能为这

现场的目击者,才敢于复述事情经过,也才能为这 种卑鄙诱顶的行为提供证词。' "一位目击者说: '射击总有成干上万次吧,实在是无法以数字 计。军队是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而且毫无任何 必要。他们是想叫大家忘不掉这件事,如此而

已。"

"一位见证人说: '当大马路上的骚动强烈时,步兵队列开到

了,后面紧跟炮兵和骑兵。有人看见从部队行列里 开了一枪,看得清清楚楚是朝天开的一枪,因为那烟县等克上升的,这也就是一发信息,表示可以不

烟是笔直上升的。这也就是一发信号,表示可以不 发警告就向平民开火,也可以插上刺刀直逼老百 姓。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证明部队需要有表面 的借口,好动手进行持续多时的大屠杀!'

"一位目击者说:

'......作了连射填弹的大炮将房屋正面轰击得面目全非,从先知商店直至蒙马特街一概如此。他们

日至非,从无知尚后自至家与特因一概知此。他们 大约从好消息大马路也直接以圆炮弹向皮柯克公寓 发射,这所房子朝奥布松街墙的一面被击中;那颗 圆炮弹穿透屋墙之后,钻进了室内。'

图尼洋子过是相之后,日过了至73。 "还有一位见证人,是那一响枪声的否定派,

表示:

'有人想为此次开枪和屠杀开脱,声称曾经有 人从某几个屋子的窗口向部队射击。马南将军的正

言,从圣 - 德尼门到蒙马特门,射击是突发的;在 下令总开火之前,未曾有任何孤零零鸣放的枪声。 既无从窗口放的,也无部队放的。总而言之,从圣 - 德尼郊区到意大利路都未曾有讨。 "再有一位目击者,也没有听到过那一声枪 响,他说: '部队在托尔多尼大台阶前列队而讨:我待在 那里已约有二十分钟之久。但还没有出现任何枪 响,部队即已有骚动的迹象。骑兵中队已开始策马 慢跑: 步兵更是名副其实地跑起来。我们瞥见从渔 妇大马路那边升起一片火海,它不断延伸,而月迅 速变得浓烈。枪杀开始了。我可以保证:在这之前 没有发生任何爆炸。从任何一所房屋都不曾发出步 枪子弹, 自弗拉斯卡蒂咖啡馆起到我所在之处肯定 如此。后来,我们终于看到:站在正前方的大兵们 的步枪,枪筒渐由朝天而平置,直接瞄准我们。我 们溜到台布街一户人家马车门下藏身。与此同时, 子弹在头顶和四周嗖嗖飞过。就在我到马车门下的 刹那间,一个女人被击中倒下。我可以起誓:那里 既无街垒也无起义者,有的只是猎人和逃跑的猎 物,如此而已。 "此种'猎者与猎物' 的形象,便是目击这惊

式报告对此说予以否定:除此之外,我也可以断

街道尽头;而月我还知道,在附近地带情况大体相 仿。他们端着步枪,取猎人等待猎物举步逃逸之 势。即是说,将枪托紧曳在肩头,以便随时快速瞄 准和射击。 '因此,为了对各家门前倒下的伤员讲行急 救,人们看见蒙马特街上住户的大门,每隔一程就

险场面者立刻会在脑际浮现的形象。我们在另一位

.....我们可以看见机动民兵正肃立在我所在的

见证人言论中同样可以发现这一比喻:

匆拉入门内,就在这当儿,子弹还纷纷射来,与那 只胳膊继续"争夺"。 "还有一位见证人,也巧遇完全相同的情景: '埋伏在各条街道角落的大兵,等待着过路公 民,犹如猎人在窥视猎获物:随着他们发现这些公

民—个接—个走入街道,他们便像打靶子似的,瞄

有白动开启的:于是伸出一只胳膊将尸体或伤者匆

一个打一个。许多公民就这样被杀害了;在小径 街、鲁日蒙街和渔妇郊区,情形大抵如此。 '往前走吧。——一些军官对要求给予保护而 手无寸铁的公民们这样说。听了这句话,那些公民

便毫不怀疑地速速离去。谁知这话竟等于命令他 们:见鬼去吧!果然,他们刚走出几步路,便仰面

'当大马路上开始射击时,——另一位见证人 说,地毯商店邻舍的一位书商赶紧去收拾店面;就 在这时,一些逃跑者被军队或机动宪兵(不知究意 是哪方面)怀疑——曾对自己开过火!于是军队开 进那家书店;书店主人还想争多较少;他就被单独 拉到门口——他的妻女仅来得及扑倒在他与大兵当 间,那书店主人已经惨然一声倒下。太太的大腿被 子弹射穿:女儿幸好在胸衣上有一条弯钩儿,救了 她一命。据说后来太太发疯了。' "还有一位见证人说: '......大兵们钻进两家书店。这两家书店正好都 位于先知之家与萨朗德鲁兹先生住所间。所犯谋杀 罪行确凿无疑。他们就是在人行便道上杀害了这两 位书店主人。还有另一些人是在店铺里头遇害 的。 "让我们再作三段节录。谁也不会不怀着极度 惊悸的心情,来抄写这三段话: '在这恐怖场面的最初一刻钟 ,' 一名见证人 说,'火力—时似乎有所缓和;于是—些公民,由 干仅仅是身上负伤,觉得自己也许能重新站立。躺 在先知商店前的两名男子便探起身来。其中一位想

从离他仅有几米之谣的小径街逃走。

栽倒在地上。

飞了他的鸭舌帽。那第二位只得双膝跪在地上,合 堂向大兵们哀求饶命;但他当即中枪倒下。第二 天,路人可以在先知之家大台阶附近发现,有一处 不过几尺见方的场所,竟有一百多个枪眼儿!" "还有一位目击者说: '从蒙马特街入口处到喷泉,总共也就是六十 步之距, 却共有六十具尸体: 有男男女女, 有少年 儿童,也有贵妇和稚女。他们都是最初真枪实弹射 击下的牺牲者,是由部署在大马路对街的部队和宪 兵干的。所有这些人都一听见枪响就跑,总算跑了 几步,最后瘫倒在地,永远也爬不起来了。一个年 轻人躲到--处马车门下,在靠大马路--面的墙壁突 出部下栖身。谁知他竟成了大兵的活靶子。在长达 十分钟的笨手笨脚的乱弹射击后,他到底还是被击

'他在枪林弹雨中总算跑到了小径街,子弹射

出部下栖身。谁知他竟成了大兵的活靶子。在长达十分钟的笨手笨脚的乱弹射击后,他到底还是被击中了——虽然他拼命缩小身子想站起来——人们看见他颓然瘫下,再也不能挺身。' "还有一位见证人: "……铁桥之家的大玻璃和窗户全都被砸烂。院

里一个男子因惊吓而发疯。地窖里处处是女人们,她们白白地躲入这个地方。大兵们对着店面,也透过地窖的透气孔开枪。从托尔多尼到体育馆,都是如此。这种局面持续达一个多钟头。'"

"让我们就摘引到这里为止吧。让我们结束这 阴森可怖的呼吁。作为证据已足够啦。

"事件的卑劣无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手头的 其他证词,几乎是用同样的措词在复述同样的事 实。如今可以肯定、可以证实,毫无疑问、毫无问

题的事实是,像阳光一样显而易见的是:1851年 12月4日这个星期四,手无寸铁的巴黎居民,并未 卷入战斗的平民百姓,在事先并无预警的情况下遭

到连续射击和残酷屠杀,以实现其唯一目的即恫 吓。波拿巴先生神秘的命令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意 ۷. "命令的执行一直持续到黄昏时分。在整整一 个多小时中,大马路上就像步枪队和炮兵队犴欢作

乐的现场。炮击和行刑队式的开枪随意交叉着;其 中有一小段时间,士兵们在相互残杀。甘罗贝尔旅

在嗖嗖子弹飞鸣中受惊而踢腿,它们弄坏了牵引 车、炮车车轮和辕木;经过不到一分钟的折腾,整 个炮兵阵地就只剩下—辆炮车还能开动。第一枪骑 兵团整整一小队人被迫躲进圣 - 斐亚克尔街的一座

所属第六炮兵团的炮兵阵地被打乱了:炮阵上的马

敞棚下。第二天,在烧毁长枪的火海中,人们发现 竟有七十处子弹弹痕。士兵们怒不可遏了。在鲁日 蒙街的街角,在硝烟中,一位将军挥动双臂以便制 止这些大兵;第二十七团一位少校助理级外科医生 想平息一下士兵们的怒火,却差一点儿因此被打 死。一位军官想按住一名上士的手臂,上士却回敬 道:'中尉,您在背叛弟兄们!'士兵们已忘了自 己的身份:他们对于人家让他们去犯的罪行,似乎 已到发疯的地步。一瞬间,由于厌恶你正在做的 事,你反而会变本加厉地去干。殷红的鲜血是一种 烈性酒:屠杀会使人如醉如痴。 "似乎有一只无法控制的手,从某处的云端播 撒着死亡。士兵们不过是一些被投射出来的杀人物 体。 "有两门大炮,从大马路中央专事瞄准—座房 屋,就是萨朗德鲁兹商店的门面,目在咫尺之间, 以直射式拼命轰击。这所房屋是一种老式大楼,以 巨石砌成;其石阶可谓纪念碑式杰作,此刻却在圆 炮弹下炸开了花,像故意用铁楔撬开一般。石阶从 上至下,裂开了口,口又张得老大,形成无数罅 隙。大兵们却更变本加厉地轰击着。每发一炮,都 听得见哗啦哗啦的巨响。突然,一名炮兵军官骑马 慢跑过来,大喝一声:'件手,快快件手!'原来 大楼已极为前倾;多发一枚圆炮弹,那整座楼房势 必压到大炮和炮手身上。

么,也全然弄不明白,其中有几名,居然在炮身后 坐力下,一命归天。子弹从好几个方向同时飞来: 或来白圣 - 德尼门,或来白渔妇大路,或来白蒙马 特大路......炮兵们耳鼓里灌满来自四面八方子弹的 啸声。他们俯伏在马背之上;牵引车上坐着的人, 则躲到辎重后面,或货箱的后面;有些士兵慌张之 杰谣谣可辨,不小心把军帽弄掉在地上,慌乱地逃 到某座教堂街上;有些骑兵被搅昏头,举起短枪就 朝天鸣放;还有些干脆下马,用战马做掩护所。有 三四匹奔洮中的军马,惊慌无已地到处窜来窜去。 "与屠杀相交织,还有各种骇人听闻的胡闹。 万森轻骑兵以刺刀攻下一处街垒,然后便待在那里 **拿远外的路人当活靶子练射击。邻近的窗户里可以** 听见令人毛骨悚然的对话:'我敢打赌,我能打下 这个家伙!' '我保证不会!' '我打赌:会 的!'然后便发一枪。如那人应声倒下,这结果便 可由哈哈大笑的声音里猜到。若有一个女人走过, 军官们便嚷嚷: '朝那娘儿们开枪!朝所有的娘儿 们开枪!' "这竟成为时髦话。在蒙马特大路上,常常用 刺刀杀人。一名年轻的上尉参谋大声号召:'去戳

那些娘儿们呀!'

"炮手们似乎全已烂醉如泥;连自己在做什

顺利穿过圣 - 斐亚克尔街;但一名轻骑兵却将她击 倒。 "在让-雅克-卢梭街,事情没有发展到这种地

"一个女人腋下夹一长条面包, 自以为有把握

步:一个女人高呼: '共和国万岁!' 她只被大兵 们鞭打了一顿。不过咱们还是说大马路的事。

"一个从事传达员职业的路人,被射手瞄准脑 门并击中。他大喊:'饶命呀!'便两手、双膝着

地,扑涌一声倒下。他全身还另有十三处着弹。但 他活了下来。由于闻所未闻的巧合,没有一处伤口 是致命的。 脑门上的那颗子弹划破了皮,绕脑盖骨

逸出,但未将它砸碎。 "一位年已八十的老翁,被人发现蜷缩在某个

地方,然后拉到先知大楼的台阶前枪杀。 他跌倒下

去。 '他头上不会碰出鼓包来。' 一名士兵说。原 来那老翁是倒在一片尸体的小山上。伊西的两名青 年男子新婚不过一月,新娘正巧是两姐妹,下班时

穿过大马路。他们发觉人家用枪瞄准自己,便赶紧 跪下,叫道:'我们娶了人家两姐妹呀!'但士兵

还是杀害了他们。有一位卖甘草露的商人,叫罗贝 尔,家住渔妇郊区97号,现在却背着饮料,逃到蒙 马特街来。他也被枪杀。一名十三岁的男孩,是制

马鞍的学徒,途经大马路的'小奶牛'咖啡馆前,

整个这条大路,都可以听见伤号的惨叫和挣扎声: 大兵们用刺刀室割这些负伤者, 甚至有意不让他们 断气便抛弃在那里。 "少数匪徒趁机盗窃。某某协会设址于银行 街,协会的会计从账房走出,两点钟时去牧女街兑 现一张票据,带着钱往回走,在大马路上被杀害。 当有人扶起尸体时, 他的戒指、手表和带回的钱全 都不见了。 "军队借口有人朝他们开枪,便东——处、两— 处搜查了十至十二家住户,用刺刀把这些人家的什 物捅了一遍。大马路的每户人家都安装了牛铁管 道, 让日常用水可以泄入下水道。大兵们有时毫无 道理地对门窗紧闭的某户人家产生怀疑,或恼怒不 已;这些人家静悄悄的,一星半点儿的声息也没 有,其实同大马路上的家家户户相仿佛,看上去似 平无人居住。于是大兵们使劲敲门,门开了,他们 一拥而入。不一会儿,人们看见牛铁管道口流出殷 红的、热气腾腾的鲜血。 "一名两眼暴突的上尉,对士兵们叫喊:'没 地方宿营呀!'于是一名营长吼道:'讲屋里去,

人家瞄准了他。他发出绝望的惨叫,他手执一根马 缰,一边晃动一边嚷:'我是上街买东西的 呀!'人家结果了他。三颗子弹洞穿他的胸膛。沿

见人就杀吧!" "听得见有的上士在发号施令: '揍这些贝都 因佬!对这些贝都因佬别留情!'一位见证人 说:'伯父在世时,大兵们管资产者叫'老百 姓"。现在我们倒成了"不开化的贝都因人"了! 大兵们屠杀居民时,就老是叫嚷:'对贝都因人别 **王**欽!' "在弗拉斯卡蒂俱乐部,正聚集着好几位常 客,其中也有一位老将军,他们听见了这铳枪和大 炮的轰鸣, 却不能相信动用了真枪实弹。他们哈哈 大笑着说: '是玩炸药呢。真会做戏! 这波拿巴是 个好戏子!'他们还以为是在看马戏团表演咧。突 然间,大兵们怒气冲冲地杀了进来,要枪毙所有在

然间,大兵们怒气冲冲地杀了进来,要枪毙所有在场者。人们没想到自己在冒多大风险。他们还在那里嘻嘻哈哈发笑。一位见证人对笔者说:'我们还以为这是恶作剧的一部分呢。'然而,由于大兵们还是那么咄咄逼人,他们终于明白过来。'咱们杀它个精光!'大兵们喊着。一位中尉认出了那老将军,连忙制止当兵的。但一个上士却说:'中尉,别打扰我们,这与您无关,是我们的活儿!'"大兵们是为屠杀而屠杀。一位见证人说:'在各户庭院里,他们连马、狗都要枪杀!'"黎希留街的街角是由弗拉斯卡蒂及相邻的一

想用火枪处死妇女和儿童:他们已挤成一堆站在行 刑队而前,这时来了一位上校;他推迟了这次屠 杀,让这些战战兢兢的弱者集中干'远景'夹道 中,然后关上夹道的铁门,救了他们的命。一名出 色的作家李娄先生,在逃脱头一批子弹的射杀后, 在整整两个钟头里被从一个哨所拖到另一个哨所, 人家准备将他枪杀,他后来得救,真可谓出了奇 迹。著名艺术家萨克斯正巧在勃兰杜斯乐器店里, 几乎就要被杀害,却叫一位将军认出来。在所有其 他地方,他们都在滥杀无辜。 "在这次惨案中头—名遇难者名叫台奥多尔·德· 拜克——历史也记载了圣 - 巴特莱米(2)第一名被屠 杀者的姓名——他住在小径街街角的那所房屋里, 而屠杀正是从那里开始的。 "屠杀结束之后——也就是说在漆黑的黑夜 中,因为屠杀开始是在大白天——并没有人将尸体 移走:他们进行得如此匆忙,以至在一家店铺,即 巴贝第安纳商店面前,就横卧着三十三县尸体。大 马路边每株树木下都留了一方块土地,不曾浇上柏 油;现在那些小方块全都变成血泊。一位目击者

说:'死者一个叠一个地堆成小山;不分男女老

所房屋共同构成:在那所房屋里,人们不急不忙地

也都无从分辨。 "另一位目击者这样描绘缠在一起的三名死 者: '有两名仰天倒在地上; 第三名夹在他们四条 腿当间,跌落在这两人身上。'孤零零的尸体很少 见到,一般比成堆尸体更引人注目。一个穿着考究 的年轻人倚墙而坐,两腿叉开、双臂半抱,右手还 拿着维尔迪埃的一支灯芯草,似乎在朝前凝视着, 他已是没有生命的人了。稍远处,子弹将一名少年 钉死在一家店铺门前,那少年穿棉丝绒长裤,手里 拿着印刷厂校样。死者紧攥手腕,牢牢抓住那几张 纸,夜风吹动着那几张洒满鲜血的校样。——位可怜 的老翁,头发已全白,横卧在马路中间,身旁扔下 的是—把雨伞。他的臂肘几乎可以触及旁边躺着的 —名青年:这青年脚蹬亮铮铮的皮靴,手戴鹅黄手 套,眼里还夹着独片眼镜。数步之外躺着的,是一 位平民女子,头靠在人行道上,脚则伸到石板路面 上,她是抱着孩子惊慌出逃的。母婴都被打死,但 母亲仍紧抱孩子不放。 "哦,波拿巴先生,您会对我说:这都是出于 万不得已, 您是引以为憾的, 这是一件不幸的事 情;在即将起事造反的巴黎面前,不得不拿出主意 来,您被迫干了这种非干不可的事情。至于政变那

少,工装和短大衣全都胡乱搅在一起,脑袋、四肢

副官们负有债务,连您的跟班仆人也是一屁股的 债;他妈的,总不能身为亲王,还不能在必要时多 吞下几百万法郎!也该玩一玩,享受一下生活乐趣 嘛!这都是议会的过错,意连这也没弄懂,意判定 您每年只能花区区二百万法郎!还要叫您在四年后 下台,按什么宪法办事!不管怎么说,总不能一离 开总统府就投奔克里希呀!您白白地略施小技,援 引了宪法四〇五条的规定;丑闻的爆发已经迫在眉 睫,煽惑民心的报界已在散播风言风语,"金砖事 件'立刻就要爆发,而您对拿破仑的名誉负有须加 维护的义务;于是,天晓得呀,您走投无路,终于 有了决断——宁做古来今往最大的杀人犯,莫当刑 法明定的平庸诈骗犯! "于是,这血海未曾将您玷污,反而洗刷得一 干二净。真棒。 "我要写下去。" ጸ "屠杀既毕,巴黎人纷纷来观看,人群蜂拥而 至这可畏之地。人家概不过问,这倒是杀人犯的本 意了,路易·波拿巴不是为了讳言而作的。 "大马路南侧,处处堆积着撕下的子弹带包装 纸:北侧,人行道已被石灰块全然淹没,那是子弹

件事嘛,您负有债务,您的部长们负有债务,您的

泛着惨惨的白色。大块大块的血泊,在这残垣断壁 的'雪原'中,像是近乎黑色的巨大斑痕。行人双 足刚刚避过一具尸身,就立刻会碰到玻璃、石灰或 石头残片:某些房屋被子弹连射和炮弹轰击得七零 八落,几乎随时都会倒下,尤其是我们已提到的萨 朗德鲁兹大楼,和蒙马特郊区街角的丧葬用品店。 一位目击者说: '比尔柯克之家迄今还靠一些结结 实实的大木块支撑,那正面将局部重建。地毯商店 有好几处被彻底穿透。'另一位目击者说:'所有 的房屋,从外国人俱乐部到渔妇街,都是名副其实 地弹痕累累、遍体鳞伤,大路右侧更是如此。小让 内特商店的一块大玻璃,仅以此为例,就肯定挨了 二百多颗子弹。没有一扇窗户不摊上一份儿的。空 气里荡漾着一股硝石气息。在牧女城区,堆积着三 十七县尸体: 行人可以诱讨铁栅栏——清点。—个 女人在黎希留街的街角停下脚步。她四处张望,突 然,发现自己双脚湿漉漉的。'哎呀,'她 道 , '雨下得好大 , 我的脚泡在水里啦。'另一位 路人对她说: '不, 夫人, 那不是水。' 实际上, 她双脚踏进了血泊。 "在谷仓-船妇街,可以看到街角有三具全裸的 尸体。

命中住房门面后落下的,远远看去好像刚落的雪,

下。圣 - 德尼门街垒守卫者(本书开头已提到过)的尸体被堆在儒万商店门前。但正如一位目击者所说:'这同大马路上堆成小山的尸体相比,简直算不得什么。'

"在大屠杀中,大马路的街垒曾被布尔恭旅攻

"在距杂剧剧院两步之遥的地方,人们走到一根树枝面前都吓得止步,那上面挂着一顶鸭舌帽,

里面全是脑浆和人血。
"一位见证人说:'在离空剧院稍远外 我碰

"一位见证人说:'在离杂剧院稍远处,我碰见一具尸体,脸贴着地面;我在几个人帮助下想将

它扶起;一些士兵把我们推开……再往前走是一男一女两具尸体,接着又有一具,是一名工

一女网具广体,接着女有一具,是一名工 人……'(笔者作了删节……)'从蒙马特街到小径 街,人们真可以说是在血泊中前进;这鲜血在人行

道的某些处所占据了好几行路线;可以不夸张、不 渲染地说,得小心翼翼往前走,才能找到插足之 地。我在那里数到一共三十三具尸体。这情景实在

是惨不忍睹;我感觉得到,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两腮 滚下。我请求穿过马路回家,人家"恩准"我这样 做。'

"一名目击者说:'大马路的情景是可怕的,我们一点儿也不假地是在血泊中前进。在二十五步路程中,我们清点出的尸体有十八具!'

"又一名目击者是小径街的葡萄酒贩子,他道:'我从寺院路一直走回自己家中,到家发现裤脚上的血污沾有一寸多!' "维尔西尼代表这样叙说:'我们从远处看到,直至圣-德尼门附近,都有军队燃起的熊熊篝火。在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场中,连同少数几盏小灯,便是足以用来辨识方向的唯一光明了。同这些尸体和这死寂氛围相比,白天的战斗竟算不得可怕。突然雷××同我被吓怔住了。有一位公民走过来,他听见我的一声哀叹,过来握着我的手说:'您大概是共和派;我是所谓秩序党人,也就是反动派了。但谁要是不怒斥这可怕的狂杀滥杀,

谁就一定是上帝所不齿的败类。法兰西蒙受多大的耻辱啊!'在同我们分手时,他已泣不成声。"一位允许我们指名道姓的见证人是正统派人士,可敬的德·舍尔维尔先生,他道:'……这天晚上,我想重新开始这令人伤心惨目的调查。我在皮货商街碰见了布戎和热尔维(来自

冈城)这两位先生;我们一起往前走了几步,我感到脚下打滑,于是紧紧挽着布戎先生,我瞧了瞧脚下,原来走进了很大一块血泊。这时布戎先生对我讲道,这天上午,他自己正站在窗口,看见附近药店(他向我指了指店面)的药剂师正忙着关门。这

间,一个士兵在距他十步远处瞄准了他,将一粒子 弹打进药剂师的脑袋。布戎先生怒不可遏,将自身 安危完全置之度外,对在场的行人大喊:你们大家 都要为刚发生的事作证啊!" "将近晚十一点, 当露营的篝火到处点燃后, 波拿巴先生允许大家娱乐一番。大马路上有若通宵 过节。大兵们嘻嘻哈哈放声歌唱,将街垒残片扔进 火里燃烧;接着,就如在斯特拉斯堡和布劳涅一 样,开始分发钱财。让我们听一听某见证人的证词 吧:'我在圣-德尼门看见—位参谋军官将二百法 郎交给一名率二十人的小队长,同时叮咛:这笔钱 是亲王让我交给你的,好分发给你那些勇敢善战的 士兵。亲王非常满意,还会有别的表示。——于 是,每个士兵分到十个法郎。 "在奥斯特利茨大捷的当晚,皇帝只是 说:'士兵们,我对你们感到满意!' "还有一位见证人补充:'士兵们嘴里叼着雪 茄,做出种种嘲讽行人的样子,并且故意将兜里的 硬币弄得叮当响。'另一位见证人又道:'军官们 则将金路易卷成圆棍状,像折断巧克力棒糖那样折 着玩儿。 "哨兵只让妇女诵过:假如出现一个男人,他

时他见一名女子倒在地上,便冲上前去扶她;刹那

桌:军官和士兵们一同开怀畅饮。炭火的火光,映 照在所有欢欢喜喜的面庞上。香槟洒瓶的瓶寒和盖 子漂在血流的'溪水'水面上。从一处露营地到另 一处露营地,大家相互呼应、叫嚷,开着淫荡的玩 笑。他们相互致敬礼:宪兵万岁!枪骑手万岁!然 后齐声呼喊:路易-拿破仑万岁!大家能听见杯盏 撞击声和洒瓶破碎声。零零散散地可以看到一些女 人,有的手提灯笼,有的径白秉烛,在尸体堆中游 荡,一个接一个端详死者惨白的容颜,有的在找儿 子,有的找父亲,有的寻找亲爱的夫君。 "让我们立即撇开这些骇人听闻的细节吧。 "第二天,12月5日,我们在蒙马特公墓看见一 件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情。 "一块开阔的空地,本来一直空着,被利用来 埋葬—部分被屠杀的死人。他们被埋时头颅留在外 面,便干家属识别;大多数双脚也露在外面,仅胸 部撒了点儿松土。人群潮涌而去,好奇者也川流不 息,大家在那'墓'上走来走去,有时顿觉下面松 软:竟踏了一具尸体的肚皮!有的人猛一回首,发 现泥土下伸出了皮靴、木屐或女人的高帮皮鞋; 在'墓'的另一端,则由于尸体被来来回回地踩

们就大声叫嚷,滚开!在宿营地里搭起临时的饭

压,头颅颤巍巍地摇晃着…… "一位很有名的见证人是杰出的雕塑家大卫, 如今遭到了流放,便在法兰西国门外游荡;他 说:'我在蒙马特公墓亲见四五十县尸体,着常规 服饰:人家将他们并肩排列在一起;几铲土将他们 头部以下的身躯草率掩埋; 但头颅却仍留在外面, 以备家属认领。泥土非常之薄,以至可以看到还露 在外面的双脚,大家便在这些尸体上来回走动,那 情形实在骇人。那里有一些年轻人高贵的头像,充 满了英武气概:在他们当间是一名可怜的女子,一 位面包商的女仆: 她是在送面包给主人出售时被打 死的:旁边是一位美貌的少女,是大马路上的卖花 女。来寻找失踪者的,不得不用脚踩着尸身,才能 仔细端详死者容貌。我听见一位平民百姓用令人毛 骨悚然的词汇形容:"大家好像是在一块软跳板上 行讲!" "人群继续拥向遇害者尸身存放的处所,特别 是牧女城区:以至于就在这一天,即12月5日,由 干人群不断扩大,变得招惹麻烦了,而且也需要赶 走那些看热闹的好奇者,可以在牧女城区入口处看

走那些看热闹的好奇者,可以在牧女城区入口处看到一块大牌匾,以全大写字母写着: '此处不再存有尸体。'
"谷仓-船妇街的三具裸尸一直到12月5日晚间

"我们清楚地看到,并且要强调指出:在开头 阶段,并且是为了从中获益,政变当局一点儿也不 想掩盖自己的罪行。它只是到后来才产生一点儿羞 耻感:第一天却恰恰相反,它要炫耀自己的罪行。 残酷是不够的, 还需要玩世不恭。 屠杀不过是手 段,恐吓才是目的。 10

"这个目的是否已经达到? "是达到了。

才被收走。

"从12月4日晚间起,公众的沸腾降温了。惊恐 使整个巴黎感到寒心。而对政变发出的怒吼,在屠

杀面前沉寂下去。这同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任何事情 都不相同。大家感到是在与一件陌生事物打交道。

"克拉苏粉碎古罗马斗士;希罗德斩杀了儿

童:查理九世消灭了干格诺分子:俄国的彼得大帝 清除了斯特雷利茨公国:穆罕默德-阿里镇压了马

穆鲁克骑兵:马赫姆德消灭了奥斯曼帝国地方长 官: 丹东屠杀了俘虏。 (3) 路易:波拿巴新发明了屠杀 又一种类:杀戮行人。

"这场虐杀使斗争告终。有这样的时刻:人民 本应为之激愤,却惊得呆若木鸡。巴黎居民痛感被

盗匪踩住了脖子。他们不再挣扎。当夜,马提厄·德

·拉·德洛姆到了抵抗委员会办事处,当着笔者的面 指出:'咱们已不是在共和制下,而是到了那不勒 斯,归彭巴国王统治! "从这时起,不论委员会、人民代表及其勇敢 的助手如何推动,仅剩下一点儿微弱的抵抗,那与 其说是战斗,还不如说是绝望中的最后挣扎;在少 数几个地点还有这种抵抗,如在'小方块'街垒 上,人民代表村苏的兄弟德尼·村苏便英勇献身。整 个说来,事情已告终结。 "翌日,即12月5日,得了手的军队在大马路上 阅兵。人们看见一名将军扬起那寒光逼人的马刀犴 叫:'共和国吗?它已在这刀下!' "这样,一次卑劣的残杀,对行人的残杀,便 成了12月2日'措施'当中登峰造极的'必要行 动'。为了着手这么干,就必须有一名叛贼;而为 了能得手,就必须成为杀人犯! "政变当局正是以这样的手段征服了法国,战 胜了巴黎。不错,就是巴黎啊,我们有必要向自己 重复这一点:发生此事的地点就是在巴黎啊! "天哪!巴斯基尔人高举着他们的长矛讲入过 巴黎,还一边高唱着他们野蛮人的歌曲,但莫斯科 曾被焚毁;普鲁士人打进了巴黎,而柏林曾被攻 克:奥地利人讲了巴黎,而维也纳曾遭炮轰;英国

多多民族的兵丁打进过我国疆界。他们击打胜利战 鼓,前卫吹奏着号角;他们扬大旗,举战刀;驱策 降降炮车,点燃炮弹引火线;他们痛饮烂醉,满怀 敌意,复仇心切;在巴黎的圆顶建筑前犴呼本国首 都之名——伦敦、柏林、维也纳、莫斯科!然而, 他们刚步入这城市的大门,他们的马蹄刚在石板路 上嘚嘚作响,这些奥地利人、英国人、普鲁士人、 俄罗斯人,总之是这一切外国人,他们一深入巴黎 市内,便会立刻在这些壁垣、建筑,以及居民身上 觉察到某种命里注定、值得敬重,以至庄严宏伟的 东西:他们都会感受到这座圣城凛凛的威严。他们 都会明白: 屹立于眼前的并非某某民族的城池, 而 **是整个人类的都会。他们全都垂下了高举的利剑。** 不错,放肆杀戮巴黎人,将巴黎城视为陷落的首 都,对其市区烧杀掳掠,破坏这永垂青史的二号圣 城,在文明圣殿扼杀文明,在这伟大臂抱中虐杀老 弱妇幼,败坏这世人瞻仰的心脏——惠灵顿明令禁 止麾下半裸之山民干这种事;施瓦曾伯格绝不许手 下的克罗地亚人如此;布吕切尔未敢放纵战时后备 军放肆:普拉托夫(4)又何曾妄许哥萨克造此罪孽! 你,你这该死的蟊贼啊,却嗾使法兰两军人留下了 这等纪录!"

人开讲巴黎城,但布劳涅兵营威胁讨伦敦。这许许

(1) 莫杜依上尉: 《十二月二日军事革命》, 217页。 (2) 指1572年8月24日,两千多名胡格诺教徒在巴黎橫遭屠杀

事件。

克"。马赫姆德,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苏丹。

普鲁士将军。普拉托夫,十八世纪哥萨克首领。

公元前一世纪犹太人之王,据《福音书》载,他杀人成性,滥杀许 多无辜。斯特雷利茨,日耳曼境内的大公国之一。穆罕默德-阿 里,十九世纪埃及统治者,一次杀害三百名土苏丹,即"马穆鲁

(3) 克拉苏,公元前二至前一世纪罗马将军兼皇帝。希罗德,

(4) 施瓦曾伯格,十八世纪奥地利元帅。布吕切尔,十八世纪

第四部分 还有其他罪行 **今人伤心的一些问题**

死者的总数是多少?

路易·波拿巴感觉到历史是要来找他的,他想 象:查理九世之流既然可以给圣 - 巴特莱米日大屠

杀减轻罪行,于是发表了一份"证明文件",即一 份叫做"死亡人员公报"的清单。在这张"按字母 顺序排列的名单"上10列出诸如下面这些人名地

址:阿德,书商,住渔妇大路17号,在其住所被打 死;布尔西埃,七岁半男童,在提克同街被杀;贝

尔瓦尔,细木匠,住月亮街10号,在其住所被杀; 柯卡尔-维尔(在卡尔瓦多斯省)之业主,在蒙马 特大路被杀;德拜克,批发商人,在小径街45号本 人住所被杀:德·古维尔赛尔,花店老板,在圣 - 德

尼街257号本人住所被杀;拉比尔特,珠宝商,在 圣 - 马丁大路63号本人住所被杀:蒙帕拉斯,售香 水之商人,在圣 - 马丁街181号本人住所被杀;格

莱莉哀小姐,女仆,住圣 - 马丁郊区209号,在蒙 马特大路被杀;基雅尔女士,柜台小姐,住圣-德 尼郊区77号,在圣-德尼大马路被杀;加尼埃女 士,贵妇贴身伴女,住"好消息"大路6号,在圣 - 德尼大路被杀;勒多斯特女士,女佣,住开罗夹

道76号,在陈尸所附近被杀;弗朗索瓦丝-诺埃

尔,缝背心女工,住蒙马特壕沟街20号,在慈善院 死亡:波宁斯基伯爵,年金领取者,住和平街32 号,在蒙马特大路被杀;拉布瓦松女士,女裁缝, 在国立保健之家死亡:维达尔女士,住寺院街97 号,在"天佑"收容院死亡;色甘女士,刺绣女 工, 住圣-马丁街240号, 在波容救护所死亡; 色 妮娅克小姐,女店员,住寺院街196号,在波容救 护所死亡:蒂里翁·德·蒙多邦,朗克里街之产业 主,在家门口被杀;如此等等,等等。 让我们长话短说。在这份文件里,路易·波拿巴 承认他讲行了一百九十一起谋杀。 这份"证明文件"只能按照其实有价值录此存 照罢了;而真正的死亡总数究竟是多少呢?受害者 实数又究竟是多少呢?十二月政变究竟是以多少具 尸体为代价呢?谁能说得出来?谁又知道这数目? 谁将会确实知悉?像我们在前文所见,一位目击者 的证词说,"我在那里清点出三十三具尸体";另 一位在大马路的另一处所说 , "我们在二十或二十 万步路程里数出的尸体有十八县";再一位目击者 正好在第三个地方,说, "在这儿,六十步路程之 中有六十多具尸体"。那位很长一段时间受死刑威 胁的作家对笔者本人说过: "我亲眼看见沿着整条 大马路有八百多名死者。"现在,就请各位自己发

的胸膛,以及随之流淌下的鲜血?请"实实在 在"地计算啊。请仿效那些女人、那些姐妹、那些 女儿, 仿效那些痛不欲生的母亲, 像她们一样举起 一柱火炬,在那样的黑夜走上街头,去触摸一寸寸 土地,触摸那石板路、那沿街墙壁,去收拾尸体, 去呼魂问鬼,并且(假如您还能做到)——清点 吧! 受害者的人数吗?我们不得不讲行猜测。这是 历史留待回答的一个问题。至于我们,我们保证要 审议、要探究这个问题,只是留待今后去做。 头一天,路易·波拿巴在炫耀他的大屠杀。我们 已揭示其中原委。因为这对他有好处。在这之后, 他已从这件事中获得一切预期价值,便转而竭力掩 盖。他下令爱丽舍宫的大小报刊噤若寒蝉,指示马 南略去此节,要求御用史官们佯作糊涂。他们选定 深夜时分去掩埋死者,免去蜡炉和送葬队伍,也省 却挽歌与神父,悄然行事,禁止家属放声啼哭。 还不只是发生过大马路上的惨剧,还有别的 事:有草率讲行的枪杀,有密而不官的处决。 我们询问过的见证人之一,曾诘问在大屠杀中 表现突出的一名营长:"那么,直截了当点儿!数

现、自己计算吧:要填满八分之一古法里的长度, 得有多少被连射子弹砸碎的脑袋,多少被子弹射穿 百吗?"他摇了摇头。"八百啰?""就算一千二 百人吧。"这军官回答。其实还不止于此。 目前,还没有人确切知道12月2日是怎么回事, 政变当局干了什么,它胆大妄为到什么程度;也不 知道它杀了什么人、掩埋了什么人、葬掉了什么 人。从犯罪当日的早晨开始,印刷厂即已被查封; 路易·波拿巴这沉默寡言、深夜行事的人物取消了言 论自由。12月2、3、4、5日,以及此后、迄今为 止的日子,每当真理欲开口说话时,它就被扼住咽 喉,被噎回去。真理甚至连一声呐喊也没有能发 出。他将笼罩在那陷阱上的黑影弄得益发浓重,而 日部分地得手。不论历史作如何重大的努力,12月 2日,或许还将相当长时间地浸沉干某种令人望而 生畏的半明半暗中。 这桩罪行是由大胆放肆与晦暗 不明搅拌而成的,它的一面寡廉鲜耻地展示于光天 化日之下;它的另一面却避人耳目,溶进浓浓雾色 之中。这转弯抹角而又乖张开恶的手法,在其外衣 下掩盖着不知什么样的无耻勾当! 人们隐约辨明的东西即已足够。12月2日的某个 方面,似乎全部是漆黑一团,但在这黑暗中也可辨 出坟墓的影子。 在这场大规模的谋杀下,可以约略看出还有无

目是多少?是四百人吗?"那家伙耸了耸肩。"六

数小规模的谋杀。这也是上帝的安排。上帝在叛逆 行为身上附着了许多必然随之而来的东西。喔,你 在发伪誓!喔,你在讳背自己的誓言!喔,你讳背 了法律和正义!好哇,去取一根绳索来!因为你必 定会去做绞杀的事体!去拿一把匕首来,因为你必 定会当刺客!去领一根棍棒来,因为你必定会从事 镇压!去借重黑夜的阴暗吧,因为你必定会躲躲藏 藏!一桩罪行必定引发另一桩罪行;坏事是严格遵 照逻辑发展的。人家不会半途而废,而且也不会在 途中打疙瘩。干吧!先干这件事,很好。然后再干 那件事,此外还有第三件;就干下去吧!这法则像 寺院里的纱幕:当它被揭开时,总是由上而下动手 的。 是的,让我们再说一遍:在所谓"十二月二日 行动"中,可以在所有层面上都找到犯罪行为。在 表面一层是发伪誓,在深层次是搞谋杀。还有在局 部地点的谋杀,有集体杀害,有在大白天用枪连 射,有在黑夜悄悄射击.....从政变的四面八方渗透 出的是血腥气息。 到公墓的无名尸冢中去寻找吧,到街道的石板 下、到马尔斯广场的斜坡下、到公园的树木下去寻 找吧,到塞纳河的河床里去寻找吧! 透露出来的真实情况很少。原因非常简单:波

拿巴以骇人听闻的伎俩,将官方阶层中许多无耻之 徒同他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形成一种无以名状的广 泛勾结。法官们加盖大印的公文、书记官们的笔墨 文具、大兵们的子弹盒、神父们的祈祷......全都是 他的共谋者。他将自己的罪恶像一面巨网似的撒在 自己四围,于是什么省长啦,市长啦,法官啦,士 兵和军官啦,都纷纷落入网内。勾结自将军而下直 至上士,又自上士而上直至总统。市政警察同部长 一样感到自己是分内人物。一名宪兵,他的手枪曾 抵住—位不幸者的耳根,他的制服上溅满人的脑 浆,于是他就同上校一样白觉有罪。在上面,是一 些残暴的人发出命令;在下面,由一些凶狠的人执 行命令。凶狠者为残暴者保守机密。因此,便有了 这其丑无比的沉默。 在这凶狠与残暴之间,甚至有过竞争与搏斗。 从一方面手里漏掉的东西,却被另一方面重新抓 住。未来不会相信这种罕见的争斗。一位工人从证 券交易所大桥上走过,几名机动宪兵逮捕了他。他 们嗅了嗅他的双手。"他手上有火药味儿。"一名 宪兵说。他们枪杀了这工人:有四粒子弹射穿他的 躯体。"把他扔到水里去!"一名上士叫喊。于是 宪兵们抓住他的脑袋和双脚,将他从桥上扔下去。 这被枪决和抛入水中的人便随波逐流而去。然而他

了他,将他救起,将他送进医院,得到治疗。他活 过来后便出了院。出院的次日人家又逮捕了他,并 把他送上军事法庭。死神拒绝接受他,而路易:波拿 巴却又把他抓回来。这名工人现时仍在朗贝沙。 马尔斯广场特别看到的东西,即令其惊吓和蒙 受耻辱的可怕场面,历史还不能说出所以然来。由 于有了路易:波拿巴,这个本来象征大联合的广场, 今后可以有一个特别的称号了。被12月2日暴君告 就成刽子手的不幸士兵之一, 惊怖失色并细声细语 地说: "就在一个夜晚,被枪杀的人数就有不下八 百之多! 路易·波拿巴匆匆挖掘了一个大墓穴,然后将他 的罪恶扔进这墓穴。几铁锨薄土,另加一名神父的 洒圣水器,就算完事大吉。现在,是帝国狂欢节在 那薄土上群魔乱舞! 这便是一切吗?难道这就算是了结吗?难道 F 帝章允许并接受这样的埋葬吗?各位可千万别信 啊。总会有这么一天,在波拿巴脚下,在爱丽舍宫 或推勒里宫大理石石板夹缝当间,这墓穴会突然重

并没有死;冰凉而清新的河水使他苏醒;他却没有力气作丝毫动弹;他的鲜血从那四个弹孔流向河水中,但他的工装却使他能在水面上漂浮一阵子,终于漂讲另一座桥的桥洞下。在那里,河港人员发现

的恶棍! 在这日子到来之前,从现在开始,历史已在讲 行对你路易:波拿巴的审判!历史拒绝你那份官方的 死者清单,拒绝你的"证明文件"!历史宣布:它 们全是谎言,你本人就是撒谎者! 你在法兰西两眼上蒙了眼罩,在她的嘴里堵上 了棉球。这是为什么? 是为了采取诚实行动吗?不是,是为了犯罪。 凡害怕光明的人,都干坏事。 你在夜间枪杀人,在马尔斯广场,在警察局, 在司法宫,在各街头广场,在河边,在所有地方都 这样做。 你说,这是没有的事。 我说确有其事。 对于你,我们有权假定,有权怀疑,有权控 诉。 当你矢口否认时,我们有权宁信其有:你的否 认即被认为是承认。

开,人们会看见:每具尸体都将带着自己的创伤,一个接一个地从墓地走出;有心脏中弹的青年,有头部被击中、摇曳着苍苍白发的老翁,有抱着幼婴而惨遭刀劈的母亲;他们一个个巍然挺立、脸色铁青、表情凛然,以流淌着鲜血的眼凝视着谋杀他们

夫所指。没有任何人在想到这日子时不悄然战栗。 你在这阴暗的影子下干着什么勾当? 你的白日异常丑恶,你的黑夜令人生疑。 哦,你这漆黑一团的人物哟! 让我们回头重提大马路上的屠杀,重提那句名

对公众良心来说,你制造的"12月2日"已是千

言: "让他们执行我的命令!" 重提12月4日这一

天吧! 这天晚上,路易:波拿巴大概将自己同查理十世

作了比较, 查理十世当年不愿烧毁巴黎; 又对比了 路易·菲利普,路易·菲利普当年不愿让人民流血;

他可以自诩为伟大的政治家,而感到心安理得。几

天后,梯××将军先生,这位路易·菲利普国王一个 儿子的前随员,来到爱丽舍宫。路易·波拿巴老远就 看见他,心里作着方才所说的比较,于是得意扬扬

地招呼将军:你好哇! 路易·波拿巴确实是那么一位人物——他曾对辖

下的一位前部长说:"假如我是查理十世,并且还 假定在那年七月的日子里抓住了拉斐特、本杰明·龚 士当和拉法叶特,我一定会像杀几只狗那样,叫人

家将他们处死!" 笔者正是从那位前部长处听到这

番妙语的。

拉下马、赶出门,法律就会赢得胜利。对他自己来说算是幸运吧,他并无此类优柔寡断。多几具或少几具尸体,这对他有何妨?干吧,杀呀!随便杀吧!用军刀砍呀,枪杀呀,炮轰呀,镇压呀,将他们碾成粉末!给我把这讨厌的巴黎城搞个魂飞魄散!政变颇有摇摇欲坠之势,这大谋杀犯挽救了它。路易·波拿巴差一点儿因其叛逆而完蛋,但却靠他的残暴而得救。假如他仅仅是法利埃罗,他早已完蛋;幸好他也是恺撒·鲍吉亚。他带着自己的罪行,跳进血的河流游泳。一个不那么有罪的人会在

那里溺死;他却游到了彼岸。这就是人家所谓的他的成功。如今他已踏上彼岸,试图擦拭一番。把身子弄干;但他身上浸满殷红的血,他却把这当做红

袍,要求建立他的帝国。

12月4日,假如路易·波拿巴是那种对实行大屠 杀犹豫不决的人物,那么他当晚就会被从爱丽舍宫

罪行续志

这罪行累累的恶棍便有如上所述。 哦,真理哟!你面对欧洲,面对世界,站在人

哦,真理哟!你面对欧洲,面对世界,站在人 民面前,正对上帝的容颜,凭着荣誉、誓言、信 念、宗教、人类神圣的生命、法律和一切高尚的灵

魂;为了妇女、姐妹和母亲们,让文明、自由、共和国、法兰西为你作证。也面对这恶概的仆从、他和是这种的图象会说。以其他的终究

和国、法兰西为你作证。也面对这恶棍的仆从、他 的上议院和他的国务会议,以及他的将军、神父和 警员们,你所代表的是人民——因为人民便是现 实:你所代表的是智慧——因为智慧便是光明;你

所代表的是人类——因为人类便意味着理智;你还

代表着被束缚了的人民,代表被禁锢着的智慧,代表被毁坏了的人性;你就站在这一群群不能或不敢开口说话的奴隶面前;假如你给这破坏秩序的匪徒一记响亮耳光,怕不会有人觉得怎样喜出望外。 哼!让别人去寻找温和词句吧。不错。我就是

哼!让别人去寻找温和词句吧。不错,我就是这样斩钉截铁、不留分毫情面;对这样一个毫不怜惜他人的家伙,我也绝无一丝怜惜,并且我还以此为荣。

让我们继续写下去。

在我们前面叙述的种种情节之外,还应加上其他形形色色罪行。以后我们还会有许多机会来谈论:如果上帝赐我以长寿,我还要详细讲述这类罪

行的始末。这当中包括以凶残方式,大肆逮捕和监 禁②, 致使监狱人满为患; 对十省份的流放者实行 财产管制(3),特别是在尼埃夫尔、拉利埃和下阿尔 卑斯省更为严格;没收奥尔良财产,有一部分赏予 教会, 而盗匪头子辛德汉当时还拿到乡村教士的那 个份额。除此之外,还应加上主管镇压的混合委员 会,以及名不副实、他们所谓的那个"宽大处 理"委员会(4): 军事法庭与负责调查的预审法官相 勾结,做出种种卑鄙龌龊的事情;大批大批流放; 将法国的组成部分驱逐到法国境外:仅在艾洛尔这 一省,就有三千二百人被放逐或流放;还有这可怕 的查禁,足与历史上最悲惨的浩劫相比拟。导致由 干政治倾向,由于见解,由于正当地与政府有歧 异,由于不过是在12月2日前以自由人身份发表的 只言片语,就都可以获罪被捕——将农民从正在耕 作的田野上夺走,将工人在织机上就地逮捕,把房 主从房产上驱除,今医生弃病人而身陷囹圄,叫公 证人离事务所而投入大牢,让省参议远离庶民,叫 法官走出法院,使夫君丢弃爱妻,让兄弟手足不能 团聚,迫慈父抛开子女,逼幼童与双亲散离......总 之是以阴森可怖的死亡十字架,加诸从最高贵者到 最卑微者的头颅,人人在劫难逃。一位衣衫褴褛、 蓄长胡须的男子,某日早晨走入我在布鲁塞尔的房

间,劈头便道:"我走到啦。我是顺公路步行而 来;我已整整两天没吃东西了!"我给他面包,他 吃了。我问:"您从哪里来?""从利摩日 来。""您为什么来这里?""不知道。人家把我 从家乡赶出来。""您从事什么职业?""制作木 鞋的工人。" 还有放逐到非洲,放逐到丰亚那;还要加上贝 特朗的暴行、甘罗贝尔的暴行、艾斯皮纳斯的暴 行、马丁普莱的暴行;居庸将军把一批批的妇女当 做货物运走:人民代表米约被从一个地堡拖到另一 个地堡;在热带炽烈阳光下,将一百五十名流放者 塞进一间棚屋,大家受着拥挤的煎熬,到处都是秽 污,遍地皆是害虫,与家人相距万里,染上热症, 饱尝贫困的滋味,担惊受怕,一筹莫展,绞扭着空 空的两手。所有这些无辜者,这些爱国人士,便是 在这等状况下一步步走向死亡。还有落到宪兵手里 的一切不幸者:他们被成双地绑在一起,抛进"马 日兰号"、"加拿大号"和"杜格克林号"底舱; 然后被丢弃在朗贝沙或开云,与苦役犯同等待遇, 日不知人家将怎样打发他们,也猜不诱白己有什么 过错。其中有一位,名叫阿尔丰斯·朗贝尔,来自英 德尔省,是已经病入膏肓而被从病床上拉起来的; 另一位叫帕杜罗·弗朗戈尔,是种葡萄的一名乡下

人,他遭到流放的厄运,竟是由于村里人要推他做 共和国总统:第三位是夏多鲁的木匠瓦莱特,他被 流放,是早在12月20日以前半年,在某个执行极 刑之日,他不肯去架起断头台! 还得加上在各地村庄对村民大肆追捕,例如在 吕尔山区搜捕维洛阿:在克拉姆西树林里以一千五 百人之众去搜捕裴里翁;在克莱斯特平定了"秩 序",代价是在起义的两千人当中,竟有三百人被 杀害!到处都是机动宪兵纵队;谁出头捍卫法律, 不被刀砍,也遭枪杀;马赛的夏尔·梭万喊一声"共 和国万岁",于是第五十四团的一名榴弹兵就向他 开火,子弹从腰间射入、腹部逸出;布尔日的万桑 是本村镇的副村长,作为官员表示反对政变,人家 便在本村追捕他,他逃出去,人家还一个劲儿追 赶,后来一名骑兵用马刀砍断他两个指头,另一名 骑兵把他的脑袋劈成两半,他当场倒毙;还有人把 他抬到伊夫里要塞想抢救。这万桑是一位七十六岁 的老人! 还要加上诸如此类的事件:在谢尔省,人民代 表维基埃被捕。是为了什么呢?正因为他是代表 , 他有豁免权;正因为人民的选票使他变得神圣不可 侵犯。人家把这维基埃送入监狱。某日,人家特许 他出狱—小时,以便处理急需他在场才能处理的

事。在临时出狱前,两名宪兵——一名叫皮埃尔·盖 莱,一名叫杜贝尔奈勒——牢牢抓住他;队长将他 的两只手交叉,手心贴手心,用一根链条将手腕紧 紧捆住,由于那链条有一端悬在半空中,于是队长 又强行在手腕上绕了好几圈,差点儿没将手腕骨头 弄碎。那"囚徒"的双手立刻发青发肿。 "你们这是给我上酷刑!" 维基埃不紧不慢地 说。"要是您感到羞辱,"那宪兵冷笑道,"就请 把双手藏起,不要叫人看见!""浑蛋!"维基埃 斥道,"你我二人,理应为这链条感到羞辱的,是 你不是我!"于是维基埃高举双手,在两名宪兵押 送下,堂堂正正穿越了他居住达三十年之久的布尔 日,好叫人人看到那根链条!维基埃代表时年已为 七十岁高龄。 还要加上在二十个省份进行的草率处决。国防 部长圣 - 阿尔诺老爷写道:"任何人如抵抗,均以 全社会自卫为由予以处决。(5)""六天时间用之干 镇压反叛,已是绰绰有余。" 瓦尔省戒严司令官勒 瓦扬将军宣称。"我抓人抓得很成功。"维洛瓦司 令官从圣亚田报告。并说:"我不间歇地接连枪毙 了八个家伙:我在树林里追捕他们的头目!"在波 尔多,布尔若里将军命令机动纵队长官:"设法立 即枪决被发现携有武器的各色人等。" 在伏尔卡基

埃,他们做得更绝,有关戒严的宣言就有这样的文 字: "伏尔卡基埃城已处于戒严状态。凡未参加白 天事件但拥有武器者,均被责令如数交出;否则一 律枪决。"佩兹纳机动纵队被调到塞尔维昂,有一 名男子试图从一所被围的屋子逃出,机动纵队的人 一颗枪弹便结果了他。在安特兰,一共抓获八十 人,其中一名泅水逃跑,于是朝他开枪,一粒子弹 击中他, 他在水里消失; 人家又枪杀了其他被捕 者。在这些可恨的事件之外,还应补充一些可耻行 为:在布里马德,一男一女因为替某个被放逐者代 耕田地而被投入监狱。在德洛姆省洛里奥尔,一位 护田小吏阿斯蒂埃,仅仅因为收留逃跑者而被判二 十年苦役。除此以外,还应提到——写到这里,连 我这支秃笔也在哆嗦——死刑又恢复了,政治性断 头铡刀又重新举起,有些判决令人发指。一些公民 被判绞刑,而判决他们的却是土耳其近卫兵式法官 组成的军事法庭。在克拉姆西,被判的有米叶罗、 儒阿宁、基叶莫、萨巴蒂埃和富尔;在里昂,有古 尔提、罗姆古、布莱西厄、伏里勒、干连、鲁斯坦 和克里乌斯克拉副市长伽莱:在蒙彼利埃,有十七 人由于贝达里厄事件被判绞刑, 麦卡基埃、代尔白 克、德尼、安德烈、巴尔太、特里亚都、皮埃尔·卡 里埃尔、伽尔齐、绰号"牛倌"的卡拉斯、伽尔

迪、雅克·帕日、米歇尔·赫尔古勒、马尔、维纳、 弗里埃、马拉台尔、波蒙、普拉达尔,后六名幸好 是缓期执行:就在这蒙彼利埃,另有四人被判上绞 刑架,舒马克、维达尔、卡德拉尔和帕热斯。这些 人犯了什么罪呢?他们的罪就是您的罪——假如您 是一位好公民的话:他们的罪,也就是正在写此书 的笔者的罪。一句话,就是照宪法第一百一十条办 事,就是对路易·波拿巴的叛逆进行武装抵抗。军事 法庭命令,对那后四名的死刑"应以常规形式,在 贝齐埃—外公共广场上执行",而另外那十七名 则"在贝达里厄—处公共广场上执行"。这是《箴 言报》的宣告。而这家报纸千真万确地同时宣布: 推勒里宫最近一次舞会由三百名礼仪官,严格按照 前帝国王室礼宾用装规定,有板有眼地主持操办。 除非举世同声谴责这令人发指的行为,以制止 这个家伙,否则所有这些人头都将落地。 下当笔者草草写下这些篇章时,在贝莱发生了 以下的事情: 贝莱附近布加兹地方—名男子,即—个名叫夏 尔莱的工人,在1848年12月10日曾热烈支持路易· 波拿巴竞选。他散发过传单,表示支持,进行宣 传,到处"兜售";这次选举对他来说可谓大获全 胜;他对路易-拿破仑寄以厚望,并月非常认真地

看待那位汉姆囚徒的"社会主义著作",及其人道 主义和富于共和思想的竞选纲领。12月10日的时 节,确实有讨许多这样老老实实,却已上当受骗的 平民百姓。他们正是如今最激愤的一群。路易·波拿 巴上台后,大家目睹他玩弄的勾当,幻想顿时烟消 云散。夏尔莱是聪明人:对共和国的忠诚激起了义 愤,他便是这群体中的一员。 随着路易 波拿巴在反 动泥潭里深陷,他便同这家伙拉开距离;干是,以 最深信不疑的支持,转到了最正直、最强烈的反 抗。其他许多高尚的心灵,也历尽此种过程。 到12月2日,夏尔莱已毫不迟疑。路易·波拿巴 的无耻行径包含种种背叛与阴谋, 面对着这一切 夏尔莱深感维护法律的思想溢满胸臆。他嘱咐着自 己:有一群信念被出卖得最为严重的人,自己身置 其间,所以理应表现得格外不留情面。他清楚地看 到:如今公民只有一项义务,这义务与权利已是水 乳交融——要保卫共和,保卫宪法!要用尽一切手 段,来抵抗那个家伙——他已经由左翼人士宣判, 被定为非法分子!应当说,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他 自己犯下的罪行,对他作出了此种宣判。留居瑞士 的流亡分子全副武装地越过边境,他们在角堡附近 偷渡罗纳河,进入艾因省境内。夏尔莱便同他们会 合了。

尔莱被捕。 政变当局将夏尔莱押送军事法庭。人家控告他 造成关员身广,而那终归不过是战斗中发生的事。 无论如何, 夏尔莱与此人丧牛是无关的; 那关员是 中弹倒下的,而夏尔莱唯一的武器却是一把锋利的 锉刀。夏尔莱不承认企图审判他的人是所谓法官。 他对这群人说:"你们不是什么法官;法律在哪 里?法律在我这方面。"此后便拒绝答问。 当他被讯问到海关关员之死的问题时,他本可 以用一句话澄清一切;但若委曲求全地作出解释, 等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法庭。 他不愿这样做 , 便坚持不开口。 那些人干是"按刑事犯常规形式"判处他死

在赛塞尔,这支小部队碰上了海关关员。这些海关关员乃是政变自觉或迷途的同谋者,因而反对他们讨关。干是发生了交火,一名关员被打死,夏

监狱里的各方人物都对他说: "您得救啦。" 6月29日黎明时分,贝莱城出现了一种阴森可怖的现象。夜间,断头架从地下冒出,耸立在公共广场中央。

一经宣判,他们就好像忘了这回事;一日复一

日,一周复一周,一月复一月流逝了。

刑。

居民们脸色铁青地互问: "您看见广场中央冒 出的东西吗?""看见啦。""处死谁啊?" 要处死夏尔莱。 死刑判决上呈至波拿巴先生,它在爱丽舍宫里 躺了很久,人家忙着别的事哩。但过了七个月,已 不再有人想起赛塞尔的交火,或想起那死鬼海关关 员,或想起夏尔莱,这时,波拿巴先生或许需要在 5月10日的节庆和8月15日的盛会间来点儿插曲, 便大笔—挥签署死刑执行令。 于是在6月29日那天,也就是几天前,夏尔莱被 从监狱里拉出来。人家告诉他死期已至。他依然镇 定自若。一个与正义同在的人是不怕死的,因为他 觉得身上有两件东西:一是他的肉体,是可杀可除 的;再就是正义事业,是无法捆双手、割脑袋的。

兵,"我步行去,我能走,我不害怕。" 沿途人群稠密。城里的人都认识他,都热爱 他;朋友们寻找他的目光。夏尔莱双手反剪,却左 顾右盼点头致意。"永别啦,雅克!"他频频招呼 着,脸上挂着微笑,"永别啦,皮埃尔!"这些人

他们想叫夏尔莱上大车。"不,"他回答宪

当人家把他的身子扣在断头台垫板上时,他正 视着上面的铡刀,喃喃道: "我竟然曾经是波拿巴 分子!"然后定睛凝视长空,高呼:"共和国万 岁!" 瞬息之后,他的头颅落地。 贝莱和艾因省的一切村庄都浸沉在哀悼 中。"他怎样就义的?"有人问道。"非常英

时,人群战栗不已。女人们惊呼,男人们攥紧拳

头。

勇。""感谢上帝!" 就这样,一个好汉不久前被杀害了。 面对这样骇人听闻的事,人们思想麻木了,完

全浸沉在可怖可厌的气氛中了。 这桩罪行连同其他种种罪行,就将他们揭露无

遗,并给他们烙上阴险毒辣的永恒印记。

这不仅是数量的增加,而且是罪恶的登峰造 极。 人们感到,波拿巴先生应当满足了。下令在深

夜杀人,在黑暗与孤独中,在马尔斯广场,在桥洞 中,在一堵无人问津的断墙后,胡乱地、随便地, 杀掉任何一个普通人、一些陌生人、一些"人影

儿",甚至连杀了多少也不知道,叫无名之辈去杀 无名之辈: 计所有这些人被投讲黑洞、投讲虚无、

投进被忘却的冥府......无论如何,这在追求自满自 得的意义上不够味儿。这颇有躲躲藏藏的嫌疑,而 且也确是在躲躲藏藏,委实有些平庸。思前虑后之 辈有权对他说:"你看,这是胆小嘛;你是不敢公 开干这类事的:你面对自己的行为也在畏缩不前 啊。"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批评者似乎言之有理。 在夜间枪杀人,倒是藐视天上地下的干法,但却不 够刺激。事后也毫无非凡得意之感。这事可以办得 出色些嘛。 大白天,广场上,用合法规定的断头架,运用 社会报复的正规器具,把无辜者交付这样的处理, 让他们这样送命,哈哈!这可大不相同啊。咱们就 说这回事吧!讲行谋杀的时间是正午,在小城的市 中心,运用被称为法庭或军事法庭的机构,还使用 另一种机器——由木匠精心制作、修正、配套、从 容上螺钉、涂油脂的机器;宣布将在某时某刻办 理;搬来两只篮子并明言,这只装身躯、另一只装 脑袋。行刑的钟点一到,便将受害者绑来刑场,再 配备一名神父,不慌不忙施行谋杀,命令一名书记 官作正式记录,派一批宪兵高举军刀包围谋杀现 场,使在场的平民颤抖不已,不知自己眼见的是怎 么回事,甚至怀疑这些穿制服的家伙是一队宪兵, 还是—伙强盗?他们在思索:这放下铡刀的人物是

不啻是对执行法律的模拟剧,无需顾及廉耻,而又 颇具诱惑力,值得一试;这可是对法律掴上一记响 亮的大耳光!正合朕意。 在那场斗争过后七个月干这件事,干得冷酷无 情,干得毫无必要,似乎是要弥补一桩疏漏,是在 完成一项任务,这太骇人听闻,把事情做绝啊!好 像他们把这当做一种必得的权利,弄得人们神魂颠 倒,使正直者为之震惊。 这是一种可怕的对比,足以概括整个局势:有 关的是两个人物,一个工人、一个亲王。亲王犯下 一桩罪行,却进入推勒里宫;工人尽了自己的义 务,则被推上断头台。又是谁给这工人架起断头台 的呢?正是那亲王。 事情就是如此。这个人物如果在十二月被击 败,那他就逃脱不了死罪——除非他以全权推动讲 步,除非他大大扩展人的牛命不可侵犯原则———但 正是这个人物,这路易·波拿巴,这将普尔曼和苏弗 拉尔的做法移植至政治领域的亲王,恰恰正是他恢 复了断头台!而他居然不知道该浑身发抖!不知道 脸色变得煞白!他竟感觉不到:这是一具在劫难逃 的木架;他本有主宰之权,不将它重新树立,然而 一日树立,是否能重新推翻,可就由不得他了。谁

行刑官呢,还是杀人犯?这可真是大胆坚定啦,这

为别人将它树立,谁就会发现那东两将被用来对付 自己。它能认得始作俑者,并会对他说:是你把我 立在这儿的,我正恭候着你也来尝尝滋味。 不,这个家伙不讲道理:他有自己的需要,他 有自己的兴致所至,他必须满足。那些,便是独裁 者的私欲。假如不配上这类酸甜苦辣的调料,独揽 在手的大权也会淡然无味。那好呀, 月把夏尔莱之 流的脑袋砍下。波拿巴先牛乃法兰西国的亲王衔大 总统!波拿巴先生的年收入是一千六百万法郎,日 均四万四千;有二十四名厨师专为他效劳,外加同 等数量的副官。他到处有狩猎权:在萨克莱和圣-昆丁湖塘,在莱涅和乌尔斯冈,以及卡尔勒蒙森 林,外加香槟省和巴尔波的树海中;他霸占着推勒 里宫、卢浮宫、爱丽舍宫、朗布依埃别墅、圣 - 克 鲁花园、凡尔赛宫和康皮埃涅;他在剧场都有帝王 式包厢, 天天有节庆、晚宴和音乐会; 两布尔先生 满脸赔笑,还有德·道格拉斯侯爵夫人伸出玉臂,为 他步入舞场助兴。可这种种都不够味儿,还必须有 这架断头台助威。在盛满香槟美酒的篮子当间,还 得有这么几只洒满殷红鲜血的篮子! 哼!让我们用双手来遮盖颜面吧!这个家伙 , 这法律和正义的丑恶扼杀者,肚皮上还罩着屠夫的 围裙,双手还在宪法冒着热气的脏腑里挖掘,两脚

还踏在斩杀所有法律后的血泊中;而就在此时,你 们这些法官,你们这些官员,你们这些法律界、法 治方面的人士,你们却......不过,我就此暂时打 住:我以后还要找到你们,连同你们黑色和红色的 法袍, 连同你们染上墨水颜色和鲜血颜色的法袍; 这一切我都要与之重逢;我已鞭笞了它们,我还要 痛加鞭笞的,包括你们的长官、你们支持设下陷阱 的法律界人士,这些出卖灵肉的家伙,那巴罗什, 那苏因,那罗依厄,那蒙吉斯,那鲁埃尔,那特洛 普隆——他们都背弃了法律,所有这些姓名无非是 表示对人类最大限度的蔑视! 诚然他还没有像克里斯蒂厄恩二世那样把人夹 在两块木板之间上锯刑:他还没有像"摩尔人"鲁 道维奇那样将人活埋:他还没有像帖木儿-贝格用 活人和石块来为自己的宫殿砌墙 (据民间传说,这 帖木儿一出娘胎就紧攥着沾满鲜血的双手);他还 没有像瓦朗丁诺瓦的公爵恺撒那样剖开孕妇的肚 皮; 60他也没有像托列多的斐迪南二世 77那样.对 妇女施行拴住乳房吊起的吊刑;他还没有把活人用 轮刑解肢,把他们活活烧死、煮死、剥皮、上十字 架、以尖柱刺死、大卸八块。对所有这些,可千万 别怪他做得不够,那不是他不周到,那是因为这时 代坚决不答应:只要是人力或非人力、人道或非人

过了他的同代人海诺、拉德茨基、费朗吉埃里、施瓦曾伯格和那不勒斯的斐迪南。 ⁽⁸⁾这是难能可贵的功绩。应当为他记功,尤其是因为他还克服了一大困难:事情是发生在法国。让我们替他说句公道话:在咱们这个时代,鲁道维奇·施伏查就是那瓦朗丁人,以及达尔伯公爵⁽⁹⁾、帖木儿和克里斯蒂厄恩二世,处在路易·波拿巴的地位也不会比他更过分。反之,如果路易·波拿巴生逢其时,也定会一如这些人之所为;而这些人若活在当代,在他们制造和树立绞刑架时,在搞作为刑具的大车轮时,在树立拷

问架、吊刑架、十字架和火刑柴堆时,他们也将如路易:波拿巴一样,不得不,或不自觉地住手,因为他们面对着道义环境悄然却不可战胜的反抗,面对着已取得的进步的无形力量,面对着整个十九世纪无比强大而又神秘莫测的抵制;这伟大的世纪不分南北东西,愤然站立起来,筑成对各路暴君的大包

闱圈,厉声警告这些家伙:"住手!"

道范围内所允许之事,他都已做过。十九世纪被绝 对主义者和教皇派称为温和的世纪、没落的世纪; 既然如此,路易·波拿巴在残暴方面不亚于,甚至超

1852年或许是怎样的

然而,假如没有这万恶的12月2日事件——这 事件先是被同谋者,接着又被卜当受骗者称为"必 要的!"——那么,法国会是怎样的情景呢?天 哪,大概会这样发展:

让我们倒退几步,简要回顾一下政变前的形

势。 怀念过去的那个政党,以秩序党为名,正在抵

制共和国,换句话说,在抵制着未来。

不管是否有人反对,也不管人家是否赞成,抛 开各种幻想不论, 共和国是所有国家迟早要实行 的、不可避免的未来。

共和国将如何建立?可以有两种建立方式:通 过斗争,或者依靠进步。民主派希望通过进步达 到: 而他们的对手, 那些属于过去的人物, 却似乎

要讲行较量。

像我们在本节开头提示的那样,属于过去的人 物在抵制,他们顽固不化。他们就如同对着树木猛 砍几斧,以为可以制止树体里的琼浆玉液冉冉升 华。他们虚掷着力量、怒火与幼稚可笑的行为。 我们不妨去嘲笑昔日的对手,他们与我们同 时、同一天栽了斛斗,其中有几位表现得不乏尊

严;我们只需指出,法国立法议会的多数派,是从

场斗争的。 这种抵制政策是一种可悲的政策。这种以人去 同上帝斗的办法,是完全徒劳无益的,作为成果它 毫无价值,但在制造灾难方面却非同小可。应当出 现的将会出现,应当流的血就得流,应当落地的脑 袋就得落地,应当降临于世的就得降临,应当生长 的就要让它生长。然而若要去阳挡这些自然发展的 规则,就会出现纷扰,混乱就会发生。可叹的是: 正是此种混乱,却在先前被唤作"秩序"。 不信您就缚住一根静脉血管吧, 您会立即得 病:去阻挡一条河流吧,您将得到的是洪水泛滥; 拦截未来必然出现的事情吧,那就会发生革命。 如果您非要在你们当中保存已经死亡的东西, 硬把它当做活物,那么您就是在制造不知什么样的 精神霍乱病:腐烂的气味就会散发开来,就会在空 气中传播,人们就会吸讲肺里。社会里整个整个的 阶层,例如公务员阶层,就会堕落为腐朽物。若将 尸体保留在你们的住所里,那就会爆发瘟疫。 这种政策必不可免地使实行者迷失方向。这些 自称为政治家的人,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其实是他 们自己、亲自动手、费尽心机、满头大汗地制造了 这类可怕的事件,现在却为此而悲叹;其实也是他

立法议会成立第一天,即1849年5月起,就投入这

灾难。假定有一位农民,对流经自己小屋门前的河 流,在两岸间筑起—道堤坝;而这条河已变成汹涌 澎湃的洪流,冲垮了他家的墙壁,冲走了小屋的屋 顶;这时,该农民却放声高喊、破口大骂: "你这 条该死的小河!"我们又能怎样评论这个人呢?过 了时的政治家们,这些在潮流当中修建堤坝的高 手,把时间都用来破口大骂: "该死的平民百 姓!" 如果除去波里那克(10)和七月法令,也就是拆除 那道堤坝, 查理十世就会死在推勒里宫中。如果在 1847年对选举法讲行改革,也就是拆掉堤坝,那 么路易·菲利普就会死在王位上。但这是不是等于说 共和国就不会到来呢?并非如此。我们要再说一 遍:共和国便代表着未来。共和国是要来临的,但 将会一步一步走来,是讲步的逐渐积累、胜利的最 终成果:像一条从容流淌的河流,而不是横冲直撞 的洪水;它会在该来的时候切合时宜地光临,即当 容纳它的种种条件均已就绪时光临;它来到时, 肯 定不会更柔顺,因为它早已是坚不可摧;但它会比, 较平静,没有人能逆向而动,也没有什么亲王之流 伺机暗算它,更没有足以在背后扼杀它的政变。 对人类之运动实行抵制的政策,我们还要强调

们自己,制造了正在稀里哗啦向他们压过去的这些

指出,是最易制造人为催化剂的。正因为如此,它 终令1852年变成一个具有潜在危险的年头,这正 是有赖于同一方法——设置堤坝的方法。譬如这里 有一条铁路,列车要在一个钟点之后开过,于是你 在路轨上扔了一根大木桩,列车一到,它便会被碾 碎,于是发生了法姆普事件;若有人在列车开来之 前搬走木桩,列车自身开过时,绝不会料及,或许 本来是要出事情的呢!这根大木桩嘛,便是5月31 日的法律了。 立法议会多数派首领将它扔在1852年的路上, 还大嚷:社会必定要在它上面碰得粉身碎骨!左翼 喝令:"搬走这木桩!""搬走这挡道的碍物,让 普选制、普遍投票制自由通过!"这便是5月31日 法律的全部始末。 孩童也明白这种事理。政治家们却弄糊涂了。 现在,让我们来回答自己刚才提的问题吧:假 如没有12月2日,1852年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计我们取消5月31日的法律,搬走阳挡人民的障 碍物,搬走波拿巴的工具、他的武器、他的借口, 让普选制安然无恙,也就是从铁轨上搬走大木桩, 那么你们本会在1852年看到什么呢? 很好嘛。 **会看到选举。**

者,但将始终是主人。 人家会询问:是的,选举!你说得很轻松。但 选出一个"赤色议会"来怎么办?

不是早就有人预告:1848年的立宪议会将成

那将会是某种平静的星期日,人民将会前来投 票。他们昨天是劳动者,今天是选民:明天是劳动

为"赤色议会"吗?赤色议会、赤色妖怪,所有这 些预言都白有其用处。那些人用一根棍棒挥舞着此 类虚幻的怪物,使普诵百姓惊恐失色;他们心里明

白自己在搞什么名堂,并且躲在自己舞动的那块破

布后面暗暗发笑。他们给那妖怪披上一件赤色长 袍,给妖怪起了个名字叫"1852年"

长袍遮盖下,人们瞥见政变的大皮靴正在咔嚓咔嚓

向前迈步。

扎克雷起义⁽¹¹⁾

然而在12月2日之后,在犯下罪行之后,就必须 变换手法来欺骗舆论了。政变当局叫嚷"要发生扎

克雷起义" 啦!就像杀人犯高喊"捉贼呀!"— 样。

让我们赘言一句:他们早已说过一次"要发生 扎克雷起义"的话。波拿巴先生总不能让自己发出

过的预言统统落空而毫不受损呀。如果不是"扎克 雷起义",那赤色鬼怪又能是什么呢?应当使人感

到这鬼怪多少是实实在在的: 总不能突然冲着老百 姓哈哈大笑,对他们宣布,"本来就没那么回 事"呀!总不能说"我一贯是叫你们自己害怕自

己"呀! 所以,是发生过"扎克雷起义"的。布告上的

预言是兑了现的。

"左膀右臂"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啦。他们又挖 掘出了用"鹅妈妈"吓人的故事。但许多孩子如果

读一读报纸,那乔装打扮成"社会主义分子"的, 竟是童话作家佩洛(12)笔下的吃人妖魔!他们是在假

设,是在发明!报刊既已被取缔,做起来就很方便 啦。既然事先已割掉了揭穿谎言者的舌头,撒起谎 来自然毫无困难了。

他们大叫大嚷:小心呀!市民们!没有我们,

你们就会完蛋咧。我们诚然扫射了你们,可那是为 了你们好呀。请看:像罗拉德派那样的激进分子(13) 已经来到各位的门口;再浸礼派在爬你们的墙头 咧;扬·胡斯派式的改革分子正在敲打你们的百叶 窗:骨瘦如柴的家伙们正在爬楼梯:腹中空空的饿 汉正在觊觎你们的晚餐。小心呀,他们不是也多多 少少强奸了你们亲爱的夫人吗? 他们让《祖国报》的一位主要编辑发起言来, 此人名叫弗洛瓦萨尔: "我实在不敢写下,也不敢叙述他们对女士们 干下的可怕而难以言传的事情。但在许多胡作非为 和恶劣行径中,有这样一件事:他们杀死—位骑 士,用一根烤肉铁扦将他串上,当着他妻子和孩子 的面将他旋转烧烤。在十来条汉子轮奸那位女士之 后,他们竟要所有这些人吃那烧烤的人肉;继而又 把这些人杀掉,或叫他们暴死。 "这些狠心肠的坏蛋搞的是抢光、烧光,不顾 一切地强奸妇女和女孩,简直像一群疯狗。 "这一类人物已在巴黎到诺瓦荣、巴黎到斯瓦 松,以及维尔芒多瓦的汉姆,和整个古两地区安营 扎寨。那些地方是大强奸犯和大歹徒出没之地;在 瓦洛亚伯爵领地,在拉翁、斯瓦松或诺瓦荣主教领 地,他们打劫一百多处古堡,或骑士及年轻贵族的

宅邸,并且见人就抢、就杀。但万幸的是上帝已做 了补救,我们真应当对上帝感恩不尽。 这里的"上帝"实指"亲王兼总统殿下"。代 用词而已。 现在,事过已经八个月,我们已明白这"扎克 雷起义"是怎么回事了:事实终于真相大白。在什 么地方,又是怎样弄清的呢?在波拿巴先生自己的 法庭上: "爱妻" 遭强奸的郡府大人们原来从未娶 过妻:被活活烤死,并且被贱民们剜心剐腹的教士 们写文章说自己平安无恙;有的宪兵"陈尸"林 中,贱民们围着这些尸体手舞足蹈,如今这些"尸 首"却亲临军事法庭作证:被洗劫一空的公款如今 分文不差地回到波拿巴先生的掌心里,或许是被 他"抢救"了出来?闻名一时的克拉姆西赤字五千

面包券。一家官方出版物在12月8日写道:"儒瓦尼的教士、市长和郡长,以及数名宪兵遭到卑鄙杀害。"对此,已有人用公开信作答:"在儒瓦尼,不曾有人流过一滴血;没有任何该地人士生命遭到威胁。"谁写了这封公开信?就是被"卑鄙杀害"的同一位儒瓦尼市市长。亨利·德·拉克娄代尔先生据说在其住所柯尔马丹古堡被一伙武装匪徒抢走两干法郎;他直到此时此刻还不胜惊诧——只是

法郎,一下子就削为二百法郎,并且是用作了发行

下面这篇东西是在尼埃夫尔军事法庭出示的。 法庭由前上校马丁普莱主持: 委员会命令 忠诚是共和派人士的品德. 凡盗贼或匪徒一律予以枪决。 凡持有武器者, 如在十二小时内不向村、市政府交 出,或不缴械者,将予逮捕,并拘留至另有新指示时为止。 凡公民醉酒者,一律解除其武装,并予以监禁。 1851年12月7日 发布干克拉姆西 社会共和国万岁! 社会革命委员会 我们读到的这篇东西是"贱民"们的宣言。处 死匪徒!处死盗贼!这变成了盗贼与匪徒们自己的 □号。 这些"贱民"中的一位名叫古斯塔夫·凡尔登-拉 伽德,来自洛特和加罗纳省;他在1852年5月1日 干流放中客死布鲁塞尔。他把遗产十万法郎赠给故

并非为破财,而是为这杜撰而啧啧称奇。德·拉马丁 先生呢,另有一伙匪徒想打劫他,或许还想哄骗 他,他在圣-普安的古堡被焚毁,以至他"写信 给'政府'要求驰援",云云。整个这一套,他本

人是从报上获悉的。

把一份产业给"共"掉啦。 因此,根本就未曾有过什么"扎克雷起义" 而政变当局那些秉性老实的作弊者,如今却是和蔼 可亲而又乐不可支地在私下承认这一点了。的确, 根本未曾有"扎克雷起义";但把戏已经玩过啦。 外省也发生了同巴黎一样的情况。出现了合法 抵抗,即按宪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公民有权进行的 抵抗,甚至高于宪法的自然权利也允许此种行为。 换句话说,出现了"合法性质的自卫"(这次是用 词恰当的),来反抗"救世主";亦即法律和法律 保证的权利,以手持武器斗争的方式,来反对当局 卑劣的叛乱。遭陷阱突然袭击的共和国,同政变当 局扭打在一起。就是这么一回事。 奋起斗争的有二十八个省: 艾因、奥德、谢 尔、罗纳河口省、金色海岸省、 L伽罗纳省、洛特 和伽罗纳省、洛瓦莱、马纳、谬特、北方省、下莱 茵省、罗纳、塞纳和马纳省、荣纳省,它们体面地 尽到了义务; 阿里埃、下阿尔卑斯省、阿维降、德 洛姆、伽尔、热尔、海洛尔、汝拉、尼埃夫尔、普 依-德-多姆、索纳和罗亚尔省、瓦尔和伏克吕兹等 省英勇不屈地履行了义务。它们都像巴黎一样失败

7.

乡城市,以创建一所农业学校。这位共产者倒真是

政变当局在那些地方像在巴黎一样,是很残暴的。我们刚刚大致回顾了这些罪行。 被政变当局称为"扎克雷起义"的,正是这种 合法的、护宪的、合乎道德的抵抗。在此种抵抗

中,表现英勇不屈的是公民方面;显示凶狠残暴的 却是当局方面。让我们再说一遍:制造点儿赤色鬼

怪是很有用的。 这所谓"扎克雷起义"有两方面目的,它以两种方式为爱丽舍宫的政策服务,它有双重好处:一方面让大家在"全民表决"中投赞成票;让大家在

军刀威逼下,面对赤色怪影投票,从而压制有头脑

的人,恫吓轻信者;像我们在前文说明的——对这些人是制造恐怖,对那些人是散布怯弱,这便是12月2日表决所以能够得手的原因,也是其全部秘诀所在。另一方面,也是为放逐制造借口。 1852年本身是不存在任何真实危险的。5月31日法律在道义上被判了死刑,它的死亡早在12月2

日法律任道义上被判了死刑,它的死亡早在12月2日前。将出现一个新议会,选出新总统,仅仅是为实施宪法而已,进行选举而已,别无其他。除去波拿巴先生,剩下的便是1852年。 然而波拿巴先生必须下台。困难就出在这里。灾难便由此产生。 和国、法律和法兰西的脖子;他从背后对光明的未 来刺了一刀: 他践踏着法律、常识、正义、理智、 白由: 他逮捕了不受侵犯的议员, 他软禁了清白无 辜的人士,他放逐了许多名流;他借抓人民代表, 实际上是扭人民的脖子;他对巴黎大马路进行了连 射式弹压: 他让骑兵在老人和妇女的血泊中蹒跚前 讲:他不预先警告就用火枪杀人:他不经审判就胡 乱处决;他弄得各地监狱人满为患,包括马扎斯、 巴黎裁判所监狱,圣-裴拉吉、万森各要塞、地 堡、苦牢,等等;各地的公墓也尸满为患。一个女 人给自己躲藏起来的丈夫送面包, 他就将这女人关 讲圣 - 拉扎尔:一名男子庇护一名逐客,他就判他 划船二十年的苦役;他撕毁所有法规,破坏一切合 法授权;他把成千上万的流放者抛进废船底舱,在 那可怕的条件下让病疫横行,听仟囚徒不得善终; 他把一百五十名十二至十五岁的童男童女流放到朗 贝沙和开云:他本是比福斯太夫还可笑的人物,却 使自己变得比理查三世更可怕。而所有这一切都是 为了什么?据他说,是因为"有一桩阴谋在反对政 府";是因为正在收尾的这个年份奸恶地同即将开 始的年度相勾结,好将他倾覆推翻;是因为宪法第 四十万条不顾信义,同日历串诵,逼他立即下台;

就是这样,这个人在某天早晨卡住了宪法、共

为他自己当年的誓词意胆敢"策划"他下野;是因 为他本人信誓日日的诺言, 蓄谋已久地对付他! 据说,他在大获全胜的次日有言道:万月的第 二个星期日已经死亡。说错啦!死亡的是诚实,是 信誉,是拿破仑皇帝的姓氏! 圣 - 热洛姆小教堂里的那人将会怎样战栗不止 啊!这是多么令人失望啊!现在,那伟大形象的周 围正升腾起一股丧失人心的势头,为这升腾提供阶 梯的正是那不争气的侄儿! 对具有伟大意义的往事 的记忆, 在磨灭; 而对坏事的追溯却再度兴起。人 们已不再敢提伊艾纳、马朗戈和瓦格拉姆大捷。人 们在谈论什么?在谈论昂根公爵(14),在谈论贾法 (15), 在谈论雾月十八日。人们忘记了那位英雄, 却 记住他暴君的一面。漫画式的模样开始损害恺撒的 侧影。而放在他身边的又是怎样一位人物啊!有人 已开始将侄儿同伯父混淆,为的是使爱丽舍宫开 心、使法兰西受辱!可笑的模拟者装出英雄的样 子。唉!这宏伟荣耀的图像之上,就缺一大块污点 啦!可不是吗?这污点比哈得逊·劳威⁽¹⁶⁾的作用更 恶劣!哈得逊·劳威不过是一名狱卒,哈得逊·劳威 不过是一个刽子手。真正谋杀拿破仑的, 是路易:波 拿巴:哈得逊·劳威杀害的只是他的肉体,路易·波

是因为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想要"废黜"他;是因

拿巴毁灭的却是他的光荣! 啊,这坏东西!他取走了一切,他使用一切。 污损一切、羞辱一切。他为他设置陷阱而选定的月 份、日子,正好是奥斯特利茨战役的那一天!他从 萨托里(17)返回,正如人家从阿布基尔(18)返回。他 从12月2日这个日期请出了不知什么夜里的不祥 鸟,将它置放在法兰西旗帜上面,然后宣布:士兵 们,这便是雄鹰!他从拿破仑那里借得帽子,又从 谬拉那里弄来羽饰。他有着皇室的标签,他的内 侍、副官和廷臣。在拿破仑皇帝之下,他们原都是 封王,此刻在他的统治下全都成了仆从。他有他自 己的政策: 他有自己的葡月十三日: 他有自己的雾 月十八日。他拿自己去作比较。在爱丽舍宫里,伟 大的拿破仑已销声匿迹;口头禅已是"拿破仑伯 父"。当年被命运选中的人物,现在已被提升为老 朽者。无所不能的,已不是前人,而是当今这一 位。显然,前人是为后人作铺垫的。路易:波拿巴巴 处在仆役和女人的包围中:为了吃喝和床筅的需 要,他重新安排了世俗和教会加冕礼。荣誉军团勋 章、布劳涅行营、旺多姆圆柱、洛底、阿尔柯尔、

圣 - 让·达克尔、艾洛、弗里德兰、香波贝尔......

哦,法国人民!请看,这只满身污泥的猪猡,是怎 样蜷缩在这块雄狮皮上的呀!

(1) 编纂这份名单的人物,我们是了解的。他是一位学识渊 博、办事精确的统计学家。他是以诚实态度编纂的 , 我们毫不怀疑 此点。他对人家出示和允许看的材料作了论证,但对向他讳言的材

料则一无所知。那整个方面仍费猜测。 (2) 《法令公报》于3月27日发表以下诵令: 有鉴于1838年5月10日的法律已将省辖监狱常规开支列为

各省预算内项目: 考虑到十二月事件后的逮捕所造成的各项支出不属以上性质; 考虑到造成此类逮捕的事端牵涉一桩危及国家安全的阴谋案

件,而对此一阴谋的镇压对全社会具重要意义;有鉴于此,国库理 应承担由于入监人数超常增长造成的额外支出;兹颁发通令如下: 在1851年财政年度资金范围内,拨予内政部一笔特别贷款,

数额为贰拾伍万法郎,应用于支付十二月事件后的逮捕造成的各项 费用。

(3) "1852年1月5日,颁发于第涅;在下阿尔卑斯省全权指挥 实施戒严令之上校司令官。 兹特决定:

在十日时限以内,在逃被告人员全部财产将被交付保管,并由 下阿尔卑斯省产业局局长具体实施管理:以上均得依据民事与军事 管制之各项法律予以执行,

等等,等等。 弗里利昂"

(4) 完全维持原判(大部分属于放逐或流放)的数字,截止报

告发表日核定如下:

由甘罗贝尔先生核定

由艾斯皮纳斯先生核定

3625 人

3876 人

由昆丁一波夏尔先生核定

总计核定 9135 人 (5) 据《箴言报》载,此一恶毒电报内容如下:"在巴黎的一

切叛乱均已遭有力镇压而告终。同样强有力的措施,将在所有地方产生同样效果。导致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罪行的匪徒已成非法分子。对他们不应谈判或警告,而应进攻并击溃。任何人如抵抗,均以全社会自卫为由予以处决。"

(6) 十六世纪丹麦国王,以残酷闻名。"摩尔人"鲁道维奇,即斯伏查,米兰大公。瓦朗丁诺瓦在今法国东南,其十六世纪公爵 恺撒·鲍吉亚特别残暴。其余不详。

<u>(7)</u> 斐迪南二世(1452—1516),卡斯提叶王国君主。

(8) 海诺,十八世纪奥地利将军。拉德茨基,十九世纪奥地利元帅。那不勒斯的斐迪南,十五世纪后半叶那不勒斯国王。

(9) 十六世纪西班牙将军兼政治家,曾对今荷兰、比利时人进行残酷统治。

(10) 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家。

(11) 十四世纪法国农民起义。此处泛指下层平民起来造反。

(12) 十七世纪法国童话作家,童话作品包括《鹅妈妈的故事》、《睡美人》、《灰姑娘》等。

(13) 这里提到的是几类宗教改革运动,都包括反对贫富悬殊的内容。罗拉德派起源于十四、十五世纪的英国,主张"回到贫穷",对后来的改革有过重大影响。

(14) 法国皇族,被拿破仑从流亡中绑架回国处死,曾引起强烈反响。
(15) 中东城市。1799年拿破仑包围之,因瘟疫流行而败退。
(16) 英国将军,1815年起任看守拿破仑的典狱官。

(16) 央国将军,1815年起任有守旱城它的典狱目。 (17) 位于凡尔赛以南的著名兵营。 (18) 下埃及村镇,拿破仑曾在此受挫。

第五部分 议会体制

六十三年前的某日,法国人民重新站立起来。 在此之前,他们整整八百年间被一个家族掌握,直 至路易十一之前是受男爵们的压迫,路易十一之后 又遭旧法院宰割。如果借用十八世纪一位知名权贵

的肺腑之言,这情形便是"先被狼咬,再遭虱 叮"。他们被分割于外省、领地、大法官裁区和司

法管区之间;他们遭到无情剥削、压榨,被抽税, 须付人头税,被拔毛、剃毛、刮净,遭到任意克扣

和诽谤;只要主子兴之所至,便可对他们无尽地课 以罚款:他们被统治,被引导,被管制,被过度差

遺,被强行拖走,被施加酷刑;因为一句粗话,他 们遭到荆条鞭笞,或被烙铁烙上印记;因为打死国 干领地上的一只兔子,便可被送上船罚苦役;由于

欠债五个苏,就可能被绞死;他们须将千百万法郎 献往凡尔赛宫,然后将于瘪的一把老骨头送到蒙伏 恭墓地; 他们必须奉守种种禁令、法令、干家证书

或文书,还有各种敕书、法律、法规和习俗;他们 被各种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包括盐税、间接 税、领主管业税、消费税、糖酒税、杂税、什一 税、买路钱,外加苦役和宣布破产;他们遭到一根

根子的鞭打,这根子又称王笏;他们流血流汗、气 喘吁吁、呻吟不已,但仍在向前行走;他们头顶戴 蓦然间他们决心做人,想起要清算王室,清算上苍,抛弃压迫了他们八百年的苦难!这是一次极其伟大的努力。

1

人们选择一间宽阔的会议厅,在四周设置了阶梯式的座位,然后又搬来一些木板,在大厅中央建造一种讲坛。讲坛修好后,这个时期被称为"国

冠,却须双膝着地。与其说这是国家,还不如说是 负重的牲口。但就在那一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

白羽毛、腰佩利剑的贵族,和身着黑便装的市民阶级便走来坐在阶梯式座位上。他们刚落坐,便看见一个面貌奇特的人物登上了讲坛,挺胸凸肚地站立在那里。"这是什么怪物呀?"有人发问。"这巨人是谁啊?"另一些人探询。这是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奇特、陌生,突然从阴暗处冒出,既叫人害怕,又富于魅力。一种古怪的疾病。使它长出一只

家"的人员:身穿红、紫色道袍的教会成员,头饰

八物,可将、阳里,关然从阳明处目山,战时八音 怕,又富于魅力。一种古怪的疾病,使它长出一只 老虎式的头颅;似乎各种各样的怪癖,把五花八门 的丑陋,全都栽在这副尊容上;他像市民一样身穿 黑色服装,也可以说是身着丧服。他那野兽般的眼 睛,向会场投出明亮的光芒;这目光既像饱含责 备,又如充满威胁。他举起手臂,于是全场立刻肃 静。 话语。这是新世界借旧世界之口在说话。这是 1789年站立起来,高声呼唤着、控诉着。他向上 帝,也向人类揭露王权的罪恶,历数它一个个无可 **谊恕的日子。这代表着过去**,是一个庄严的场面: 被枷锁弄得遍体鳞伤、肩部留下印记的过去,这年 迈的奴隶,这耄耋的罪人,这不幸的既往,在以洪 亮的嗓音呼唤,在呼唤着未来,呼唤解放者的未 来!那便是这位陌生者的身份,便是他在讲坛上所 做的事情。听见这洪亮的声音——它有时如同雷鸣 ——各种各样的偏见、幻觉、弊病、迷信、错误、

这时,人们听到,这丑陋的容貌发出了崇高的

缺少宽容、无知、可耻的捐税、野蛮的惩罚、过时 的权威、腐朽的官职和权位、衰败的法规、腐烂的 法律,总之是一切理应灭亡的事物,全都发抖了。 这类事物的崩溃也就开始。这了不起的显示在人类 记忆里留下了名字,人们后来称之为"大革命",

这个人物名叫米拉波(1)。

从这个人物路上讲坛之日起,这讲坛就改变了 面貌。法国议会论坛自此确立。

法国的论坛!得有一整本书来述其深义。法国

论坛六十年来,即是表达人类思想之喉舌。"人类 思想"无所不包:搅拌、综合、产生一切,有恶有

善,有真有假,含着正义与非正义、崇高与卑劣、 丑与美、梦想与现实、感情与理智、爱与恨、物质 与理想。归根到底,正是它那崇高永恒的工作—— 呈现的是黑夜,从中得到的却是白昼;显示的是混 沌,从中萌发出的却是生命;进行着革命,却由此 缔诰着共和。 在这论坛上发生过什么?它见到什么,做些什 么,何种暴风雨曾向之袭来,又产生过什么事件, 何许人物曾怒震其间,何许人物又以其放言令其陡 增圣光?所有这种种,又当从何评说?米拉波之 后,有过维尔尼奥²,有过卡米叶·德姆兰,有过圣 - 鞠斯特——那严厉的后生,有过伟大的演说家丹 东,有过罗伯斯庇尔——伟大的恐怖岁月之化 身。3)正是在这论坛,人们聆听了震撼人心的插言 ——国民大会的一位发言者厉声叫喊:"啊,竟会 如此,难道您今天要腰斩我的讲话?""正 是,"某一人声立即应答并说,"明天,还要斩断 你的咽喉!"在这里,还聆听过这样非凡的叱 责:"司法部长!"福瓦将军对一名偏私的掌玺大 官发话道,"我判处您:在走出会场之际,务必凝 视法院前的雕像!"如我们前已指出:在那里,一 切都堪得辩护——错误的勾当或正义的事业, 概在 此列;不过正义之事总是终以胜诉;在那里,面对

抵制、否定、阻遏;向往未来者一如留恋往昔者, 彼此都失却耐性;在那里,虽是真理,也会变得激 烈,谎言有时也会变得愤怒;在那里,曾涌现过各 种极端主张。在这论坛上,断头台曾有过辩护人, 那便是马拉:宗教法庭也曾有拥护者,那便是蒙达 朗贝尔。一种是以拯救全民为理由的恐怖主义;另 一种则是来自罗马教廷的恐怖主义;这两张嘴叶出 的是仇恨,在听众心头引发的是惶恐。当前者说话 时,人们感到铡刀在眼前闪烁;当后者发言时,人 们犹如耳闻火刑场上木柴燃烧的吱吱声。在那里, 政党进行过斗争,个个都很顽强,有些还颇光荣。 在那里,王室政权以其对马努埃尔的态度,侵犯了 人民的权利;而由于这件事,马努埃尔在历史上变 得崇高伟大。在那里,出现过两位忧郁的老人,都 蔑视他们曾经为之效劳的既往——一位是高傲而诚 实的罗瓦耶-高拉尔(4),一位是痛苦的天才夏多勃里 昂<mark>⑤</mark>。在那里,技巧高超的梯也尔,对强劲有力的 基佐讲行了斗争。在那里,人们相混杂、同交往, 也彼此争斗;人们像晃动利剑一样,论证着确凿的 事实。在那里,在多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年头 里,仇恨、愤怒、迷信、自私、无礼行为,统统都 在狂叫、呼啸、吠鸣、奋起、扭动,它们喊出了同 样的污蔑,伸出了同样的铁拳,从基督的高处吐出

围旋转——哦,你面容那样安详的真理哟! **3** 所有这一切无不生动、热烈、丰富,吵吵闹闹而又气度恢宏。而当一切经过辩护、争论、观察、挖掘、深化,经过表述、驳斥等之后,撞击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总是火花。从云雾中显露的又是什么呢?总还是光明。暴风雨能够做的,是使阳光激

同样的唾液。所有这一切都像一阵狂风暴雨在你周

荡,并将它化作闪电。在那里,在这个论坛上,人们提出、分析、澄清,并且几乎总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财政问题、信贷问题、劳工问题、交通问题、工资问题,以至于国务问题、领土问题、和平问题、战争问题。在那里,人们说出"人权"这个词语,它本身就包含着整整一个崭新的社会。在那里,有整整五十个年头,可以听到铁砧的当当声响,一些非同凡响的铁匠,在那上面锤炼着纯净的思想;而思想——便是人民的利剑、正义的矛锋、法律的甲胄。凡自己拥有赤诚之心的人,一到那里便会感受到可喜的气息,不论是勒德鲁-罗林和贝

便会感受到可喜的气息,不论是勒德鲁-罗林和贝里厄这样锐不可当的大律师,还是基佐这样杰出的历史学家,抑或是拉马丁这样的优秀诗人,便会立刻自然变为出色的演说家。 这个论坛是一处会聚力量和德行之所在。它生 存着,它激扬着——因为人们愿意相信,那些产物 全都发源于此:一切忠诚之心,一切坚韧不拔的意 志,一切旺盛的精力,一切大无畏的精神。至于我 们,我们尊重一切有胆有识之士,即使他们站在对 立的行列中。某日,这论坛仿佛处于黑影包围中; 似乎在它的四周裂开万丈深渊:在这黑影中人们仿 佛听到山呼海啸的巨响。突然,在这青灰色夜幕 下,在这曾由丹东强劲的手紧抓过的岩石边缘上, 人们瞥见露出了一杆标枪的尖锋,上面悬着一只割 下的头颅。波瓦西·当格拉⁶立即致敬。 那曾是一个险象环生的日子,但是人民并没有 推翻议会的论坛。论坛是属于他们的,人民心里明 白。试将一个论坛置放在世界中心吧,那么不用很 久,在地球的四面八方,都将有共和国出现。议会 论坛是为人民而大放光彩的,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一 点。的确也有时论坛会激怒人民,使人民如山呼海 啸;人民用自己的滔天大浪拍击着论坛,有时甚至 将它淹没,如在5月15日(1)。然后,人民也像海浪 一样庄重地很去,让论坛像灯塔—般巍然屹立。作 为人民,推翻议会论坛就是做蠢事了:唯有对暴君 来说,才会是件好事。 人民会奋起,会愤慨,会怒不可遏。某种高尚 的失误会攫住他们的心灵:某种幻想会令他们迷失

方向。他们对一件事、一个行动、一项措施、一则 法令可能判断错误;他们会发脾气,会摆脱那足以 养精蓄锐的宁静;他们会发出呜呜的咒骂,狂跳着 跑到广场: 那便会是骚乱。起义、内战, 甚至也许 会是一场革命。但议会论坛仍在。一种亲切的嗓音 会在此时此刻升起,并告诫人民:站住,瞧一瞧, 听—听,判断—下!"假如话巧他们看到的是—位 人物,他们立刻就安静下来。"(8)这在罗马。在巴 黎都是千真万确的,人民站住了,不再向前。哦, 论坛!你是强人立足的基石啊。正是从那里产生了 雄辩的技巧,产生了法律、权威、爱国精神、忠 诚,以及伟大的思想——这些是对人民的规范,是 置在雄狮嘴上的护套。 六十年间,各种思想,各种智慧,各种天才, 都在这人间最能发出强音的地方说过话。从第一次 立宪议会到最近一次立宪议会,从第一次立法议会 到最近一次立法议会,其中经过国民大会、理事会 和上下院,出现了多少人物,请数一数吧!这将是 一次荷马史诗式的清点。请顺序回顾吧。有那么多 对比鲜明的形象!从丹东到梯也尔!又有那么多彼 此相近的形象,从巴里叶尔到巴罗什,从拉法叶特 到卡芬那克!有些名字我们已在前文提到:米拉 波、维尔尼奥、丹东、圣-鞠斯特、罗伯斯庇尔、

卡米叶·德姆兰、马努埃尔、福瓦、罗瓦耶-高拉 尔、夏多勃里昂、梯也尔、基佐、勒德鲁-罗林、 贝里厄、拉马丁。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别的一些名 字,门类繁多,有时彼此敌对,有学者、艺术家、 政治家、军人、律师;有民主派、王权派、自由 派、社会主义者、共和派,都有名气,少数几位还 是鼎鼎大名的人物。每个人物都有各自神圣的光 环:巴尔纳夫、卡扎莱斯、莫里、布佐、布里梭、 **西叶埃斯、龚道寨、谢尼埃、卡尔诺、朗儒依奈、** 彭代古朗、甘巴塞烈斯、塔耶朗、冯塔纳、本杰明· 龚士当、卡西米尔·佩里埃、肖夫林、瓦叶厄·达让 松、拉斐特、杜邦(来白欧尔省)、卡米叶·若尔 丹、莱奈、费兹-杰姆斯、波纳尔、维莱尔、马提 那克、居维埃、维尔曼、拉梅特兄弟、大卫兄弟 (一位是93年的画家、一位是48年的雕塑家)、 拉马克、莫甘、奥迪龙·巴罗、阿拉戈、加尼埃-帕 热斯、路易·勃朗、马克·杜弗莱斯、拉麦奈、艾米 尔·德·吉拉尔丹、拉莫里西叶尔、杜富尔、克莱米 厄、米歇尔·德·布尔日、儒勒·法夫尔……这么多才华 横溢、各具专长的人士!这么多苦劳与功劳!各种 现实针对各种谬误讲行了怎样的搏斗!有这么多的 脑筋在开动!多么大的代价,为了讲步、为了知 识、为了哲理、为了激情;也是为了信念和经验,

为了同情和雄辩!撒下多少孕育着创造力的热情! 拖着多么漫长的光明之尾翼啊! 而我们并没有将他们逐一列举。请允许借用笔 者时而被引证的一句话: "此处从略,而被略去的 几年来左翼涌现的青年演说家, 他们有如群星灿 烂,像阿里埃日的阿尔诺、斑塞尔、肖富尔、帕斯 喀尔·杜帕拉、艾斯基洛斯、德·弗洛特、法尔柯 内. 维克多·艾纳甘、马迪埃·德·蒙若、莫尔莱、诺 埃尔·帕尔法、佩尔蒂埃、赛因、维尔西尼。 让我们强调:从米拉波开始,在世界上,在人 类社交活动中,在人类文明中,就出现一个顶点、 一个中心、一个热点、一处高峰。这高峰,便是法 国议会论坛:对于正向前迈进的几代人而言,它是 极好的标识:在和平时期,它是令人景仰的山巅; 在灾难来临的黑夜里,它是指路明灯。从具有智慧 的人间,各国人民自四面八方注视这闪耀人类光辉 的尖顶;若蓦然出现黑暗环绕,他们会听到那里发 出响亮的强音,送达在黑暗里的他们⁽¹⁰⁾。这声音, 在时机到来的日子, 会变成宣告黎明即至的鸡鸣、 召唤太阳的雄鹰啼叫;它像战斗号角一样吹响.也 若宣告开庭的圆号一般奏鸣,使所有衰亡的英雄民 族抖掉身上的尸布,在被埋葬处摸索利剑,又威武 不屈地爬起来。这当中就有波兰,有匈牙利,有意 大利。于是,在法兰西这呼声号召下,未来光芒四 射的天宇益发开阔,在尘世的黑暗中,古老的专利 主义目迷眼花,愕然低垂它们的额头。于是,人们 看见:各国人民的大安琪儿、自由之神脚踏开彩云 霞,在众星拱托中高高昂起头颅,手执火炬形的利 剑,拍击巨大的羽翼,终于出现在蓝蓝的天空里! 这论坛,便是所有专制制度的一切迷信思想的 克星, 也是人间一切被压迫者寄以希望的所在。任 何人只要涉足这高峰,便会清晰地感受到人类伟大 心脏的搏动。在那里,只要他还是一个怀着善良愿 望的人, 他的灵魂便会在身躯里变得伟大崇高, 便 会光华四射地照向外部世界。某种具有普世价值的 东西,便浸透他的身心,像和风鼓起风帆那样充实 着他的脑际。每当他站到这四块木板做成的台前, 他就会变得更强劲、更优秀;在那神圣的一分钟 里,他觉得自己是在同所有民族相结合,与之同呼 吸、共命运;适用于整个人类的千言万语,会顿时 涌向他心头:诱过聚集在他脚下、常是吵吵嚷嚷的 人群,他瞥见的是本国人民——他们聚精会神、庄 严肃穆,仿佛围坐在那里屏息聆听,手指放在嘴 边,示意不要喧哗;而在本国人民的外圈,则是整

个人类,也用成一圈,边听边思索。这便是那伟大 的论坛,一个人正是从它的峰巅向全世界放言。 从这不住颤动着的论坛上,永不休止地发出种 种声波, 掀起感情与思想的巨大波澜: 这波涛渐行 渐远,由一个民族传向另一民族,终至于达到人境 各个角落,激荡着千万重智慧的涟漪,激荡着人们 的灵魂。常有这样的事情: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 某个法律、某种拼凑起来的体制、某种既成局面, 在远方摇摇欲坠了,远在法国的境外,远在四海的 彼岸——比如阿尔卑斯山那—侧的教皇皇权、欧洲 边缘处沙皇的宝座、美洲的奴隶制度,以及世界各 地的死刑制度。原来这是因为法国议会论坛在震 动。在某些时候,这论坛上的小小颤动,即无异于 一次地震。法兰西的论坛开口说话啦,于是所有今 世在思考者,全陷入了穆然的遐想;说过的言语消 失于黑暗中,穿越空间,无拘束地传播,走向随便 什么地方——靠插科打诨度日的无聊之辈说:这不 过是一阵风、一阵呜呜的聒噪罢了——第二天,或 三个月,抑或一年后,某种东西落到地面,或者某 种东西自地底涌出。是什么造成这情形呢?正是那 消失了的声音,正是那吹拂过的轻风。这声音,这 轻风,便是那大写的"言论"。那是一种崇高神圣 的力量。从上帝言论中,出现了人类的创造;从人

类言论中,将诞生各国人民共有的社会。 **5**

不是普通人了;他便是那种神秘的劳作者——每到 傍晚,日暮时分,跨着大步行走在田垄里,以威武 的姿态,向着空中播撒种子和嫩芽,播撒未来的收获、明年夏天的财富,也可以说播撒着面包和生

谁要是登上了这座论坛,那么这个人物就再也

他来来去去地行走,一圈复一圈地周而复始。

他的手张开、撒掉,然后又抓一把、复再撒掉;苍苍的平野被打动,深沉的大自然敞开胸怀;那创造

仓的半野被打动,涂沉的大自然愈开胸怀;那创造 着生命的茫茫深渊开始工作。本来悬在半空的露水 落到地面。野燕麦的枝叶摇曳着,明白小麦的秆和

穗就要来取代它们了。已躲到地平线后的夕阳,很 赏识这汉子正在从事的劳作,懂得自己发出的光辉 并非白费。这是多么神圣美妙的事业啊!

论坛上的演说者,便也就是这播种人。他掬献出心里的直觉、情欲、信仰、痛苦、梦想和意念,将它们一把又一把地撒向人间。所有人的头脑都是可供耕耘的田垄。从论坛撒下的某句话,总会在某

可供耕耘的田垄。从论坛撒下的某句话,总会在某个地点生根、成长为有用的东西。您也许会说:这没有什么,不过是某个人说话而已;您还会耸耸肩。这可真是眼光短浅啊!其实呢,是光明的未来

6世界面对着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战争应当被根除,开拓应当继续。文明的这两种需要似乎是相

互排除的。怎样才能做到前一点而不贻误后一点呢?谁有能力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谁又正在从事这任务呢?是议会论坛。论坛既意味着和平,又意味着开拓。用利剑来开拓,谁愿意这样做呢?没有

在发芽,是新的世界在绽放蓓蕾!

人愿意。各国人民要守卫自己的国土。通过思想来开拓,谁愿意这样做呢?大家都愿意。各国人民集合起来便是全人类。而在各国间,主要有两种论坛:一种是只管处理事务的英国议会论坛,一种是创造思想的法国议会论坛。从1789年开始,法国论坛就拟定了所有成为政治标准的原则:从1848

年起它又开始制定作为社会标准的一切原则。只要 当某一原则被从植物叶瓣上取出,并陈放于阳光

下,这论坛就将它放进全副武装的世界,并驱使着它:"往前走吧!"这开拓性的原则便走上原野,在边界碰上海关人员,不顾守界的警犬阻挠而径自通过;在各处城门口又遇见岗哨,于是又不顾禁令撞入城门。它乘火车、上客轮,走遍五大洲,横渡四大洋;它同路上行人打招呼,它在住户壁炉前小坐,它不客气地置身各种人物间——朋友与朋友

间、兄弟与兄弟间、丈夫与爱妻间、主子与奴隶 间,以至平民与君主间。有人问:"你是谁?"它 当即回答:"我是真理。"还有人问:"你从哪里 来?"它答:"从法国来。"于是,曾质问它的人 向它伸出手。这超过兼并一块属地,这是将一种智 慧争取过来。从此以往,巴黎便成为宗主之地;这 遗世独外的孤僻人士,这森林草原尽头的荒城,这 在枷锁束缚下偷牛的人民,便同巴黎建立了思想感 情的联系。在这一股股潮流作用下,有些民族变得 弱小;更多的民族强大、振兴起来。野蛮者变得不 那么野蛮;土耳其人冲淡了土耳其色彩,俄罗斯人 不复是俄风十足: 匈牙利人却具有了更浓的匈牙利 气息, 意大利人更添意大利风采。慢慢地, 逐步 地, 法兰西的精神借助干普世的讲步, 渗透到各国 肌髓中去。上帝又创造了如此美妙的法兰西语言: 它妙在十分平衡,有足够的辅音使北国人民能够使 用,又有足够的元音教南方人民诵读自如:感谢这 种语言,它已成为文明和人道的力量。渐渐地,仅 仅靠这语言的发扬光大,这巴黎的中心论坛使南北 人民折服,形成如今的法国。法国有形的疆界只能 限在可能范围内;但道义的疆界却不存在什么 1815年条约(11)之类的限定。这道义的疆界不断推 讲,一天天扩大;用不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大 界"之说一样。 这便是论坛的内涵,以及它对法国的意义。它 是产生思想的奇妙机械,是宏伟的文明工具,它毫 不停顿地提高着全人类的智慧水准,并为人类带来 灿烂的光明。

,正如古代有"罗马世

家就会叫出"法兰两世界"

波拿巴先生扼杀的,却正是所有这些。 **7**

不错,路易·波拿巴先生掀翻的正是这座论坛。 我们伟大的革命之母所生育的这无穷威力,却被他

砸烂、碾碎、踏平,被他用刺刀尖捅掉,用马蹄践踏。他的伯父曾有一句名言:王位便是蒙上绒布的一块木板。侄儿也发表了他的名言:论坛便是蒙上平布的一块木板,上面写着"自由、平等、博爱"。他将木板与平布统统抛弃,连同自由、平等、博爱一起扔进军营的火篝。大兵们看着哈哈一笑。一缕青烟而已。事情不过如此。

等、博爱一起扔进车宫的火篝。大兵们有看哈哈一笑。一缕青烟而已。事情不过如此。 这是真的吗?难道会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经 历过来的吗?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吗?天哪,确实是 这样啊。甚至还挺简单。为了砍掉西赛隆的脑袋, 并将他双手钉在圆柱上,只需有一个拿着铡刀的莽 汉,和另一个拿着铁锤和钉子的鲁夫。 对法国来说,论坛具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对 外启导的手段,二是对内治理的办法,三是一种荣 誉。路易·波拿巴取消了启导作用。法国从前对各国 人民有所教益,并以爱心使他们心悦诚服。这有什 么用处?他也取消了治理的办法,自然是他那一套 办法最好。他向着荣誉吹一口气,将它吹灭了。某 些气息正有此种本领。 再说, 谋害议会论坛, 这是他们家族的罪行。 老波拿巴已犯过此罪。不过至少可以说,他为取代 这荣誉而作的贡献,也同样给法国以荣誉,而非耻 辱。 路易·波拿巴不满足干掀翻论坛。他还要取笑论 坛。这也算是一种努力呀,并不亚干人家那种努 力。这也是最起码的努力了,因为某公是不会连着 说两句整话的,因为某公训话总要把本本拿在手 里,因为某公说话结结巴巴,思维也结结巴巴,某 公还不怎么瞧得上米拉波呢!拉塔波依尔将军对弗 瓦将军训道:"住口,你这多嘴多舌的家伙!"路 易·波拿巴先生却大叫大喊: "论坛是个什么玩意 儿?这是'议会至上主义'嘛!"各位对议会至上 主义有何观感?这主义可是讨我喜欢的呢。这主义 是一颗珍珠啊。这词儿丰富了字典咧。这位在政变 方面堪称院士的人物,还颇能发明新词儿。倒也 是,假如不能时而播撒一点儿违反语法的蛮子用

上主义者"。先生们,那是议会至上主义:太太 们,这也是议会至上主义。这就解决—切问题了。 您想冒险提出一种不成熟的看法吗?"这也许会招 来麻烦吧——毁了这么多家庭,流放这么多人,放 逐这么多公民,塞满这么多担架,挖掘这么多墓 冢,洒下这么多鲜血……" 干是某公带着浓重的荷 兰口音驳斥道: "您这是留恋'议会至上主义'! 您应当清醒过来!""议会至上主义"这个词儿是 一项发明。学士院一日有空缺, 我保证投路易·波拿 巴先生一票。怎么不可以!本来就应该鼓励用新词 儿嘛!这家伙刚从堆骸所出来,刚离开停尸间,他 像屠夫那样手上还冒着热气,他搔搔耳,微露笑 容. 便像朱丽·丹热娜(12)—样生造起词汇来。他把 朗布依埃别墅的精神同蒙伏恭的臭味结合到一处。 真罕见哟。咱们俩都投他一票,不是吗?蒙汰朗贝 尔先生.

因此之故,"议会至上主义"已不复存在。这就包括:公民权的保障、议事自由、人身自由、税收监督、新闻自由、收入支出账目清楚、国库的安

语,还称不上"蛮子"呢。他也是一位播种者。播下的种子当会在白痴的脑子里发芽。伯父手下有一批"思想界人物";老侄面对的则是一伙"议会至

想自由、宗教自由、财产权的支配、对没收和掠夺 的申辩权、每人的个人安全、对专断的抵制、国家 尊严、法兰西的荣誉、各自由民族的良好习俗、公 众的首创精神、行动自由,以至生命权,统统在 内。全都一笔勾销,消灭了,失踪了,化为泡影 了。而此种"解放"使法国付出的代价不过是:由 十二至十五名"救世主"分享大约二千五百万法 郎、以及每个旅领到大约四万法郎的烧酒!这真不 **笪昂贵**:这帮政变老爷是压了价才动手干的。 如今,这已经做到,已是大功告成。完满如 意。波旁宫里正在长青草。在协和大桥与布艮第广 场间,正开始出现一片新长出的森林。我们在树丛 中看到一名哨兵的哨所。立法机构将票箱倒在芦苇 当间,它自己也在这岗哨旁—条静静的流水中漂 走。 如今事情已办完。伟大的工程业已竣工。这件 事的成果辉煌!您知道吗?某某先生、某某先生都 在市区和野外弄到了房产,野外房产都在巴黎四围 铁路线上。于你们的买卖吧,然后大吃大喝,把肚 皮吃得鼓鼓的吧;不必再充当伟大的人民、坚强的 民族、自由的国家、光明的发源地……法国头脑糊 涂了。这便是极大的成功。法国投路易-拿破仑的

全保证、纳税人有权弄清钱的去向、贷款信誉、思

易-拿破仑、赞美路易-拿破仑,并因此变得如痴如 愚。文明的目标也就达到了。 如今不再有吵吵闹闹,不再有大喊大叫,不再 有议论议会和那"议会至上主义"。 立法机构、上 议院、国务会议,全都成贴上膏药的嘴巴。某公用 不着害怕在清早醒来时读到一篇言辞美妙的演说。 这伟大民族的一切都完啦:思考的人、求索的人、 创造的人、讲话的人和光芒四射、神采飞扬的一 切,全都完蛋。法国人哟,你们应当骄傲!法国 人,抬起你们的头来!你们已一文不值,某公已代 表着一切。他将你们的智慧攫在手心,就像孩子抓 住小鸟一般。哪一天他一高兴,便可用手指捅掉法 国人的才干。到那时,又会减少一种吵吵闹闹的声 音。眼下呢,就让咱们异口同声欢呼:不再有"议 会至上主义",不再有论坛啦。有一些伟大的声 音,在为使世人受到教益而对话:这些声音分别代 表着思想、事实、法律、正义、光荣、信念、希 望、科学、天才,它们给人启示、令人着迷、使人 放心、给人慰藉、鼓舞斗志、赋以灵感;如今,代 替这些美妙声音,而在笼罩法兰西的黑夜中,人们 能听见什么呢?听见马蹄的嗒嗒声,听见军刀在石

板路上拖曳的嚓嚓声。

票、抬出路易-拿破仑、喂胖路易-拿破仑、观赏路

西布尔先生欢呼:"哈利路亚!"帕里西斯先 牛回应: "善哉呀!"

(1)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雄辩家。 (2) 法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政治家, 吉伦特派首领, 曾

任法国大革命中"国民大会"主席。 (3) 所列举者均为法国大革命中的领袖人物。卡米叶·德姆兰,

律师, "国民大会"山岳派领袖之一。圣-鞠斯特,最激进的革命 派领袖人物之一,有"恐怖的大天使"之称。

(4) 法国十八、十九世纪政治家,曾拥护王室,后为君主立宪

派。

法国十九世纪名作家 , "温和的保皇派" , 在 "复辟时 (5)期"参政。

(6)法国大革命重要人物,为"第三等级"出席三级会议代 表。 担任过"国民大会"主席。

(7) 指1848年5月15日的游行示威。

(8) 原文为拉丁文。 (9) 见雨果《艾那尼》第三幕第六场: "此处从略,而被略去

的属于最优秀者之列。 (10) 此处原文插入拉丁引语,大意说: "是振奋勇气之音,是 安慰贫贱之音,是缓解痛苦之音!"

(11) 指1815年6月维也纳重新划定欧洲国界的条约。

(12) 法国十七世纪著名贵妇人,曾有流行歌谣赞颂她。

第六部分 宽恕

宽恕的第一种形态:七百五十万张选票

1

人家对我们说:您想不到,被您称为"罪行"的这种种事情,现在已完全是"既成事实"啦,所以应当予以尊重;所有这一切已被接受、被采纳,一切均已合法,一切已被掩盖,一切已被宽恕。

"被接受,被采纳,合法了,掩盖了,获得宽

恕!何以见得?"

"借助于一次投票。'

"什么投票?"

"七百五十万张赞成票呀!"

"不错。有过一次全民公决,是投了票:七百 五十万票赞成。咱们就说说这件事。"

2

一个强盗,在森林角落里叫一辆公共马车停 住。

此乃一群大盗之首。

旅客在数量上超过强盗,但彼此分割、互不联系,安置于好几节车厢中;他们半醒半睡,半夜突遭袭击,被抓时手无寸铁。

强盗令他们下车,不得有任何呼叫,不许说

话,俯身卧倒。 其中少数几个略有反抗之意,那强盗当场杀了 他们。 剩下的便都唯命是从,趴在石板路上,一言不 发,毫不动弹,面色如土,混杂于死人丛中,确也

成了死人。 那盗匪嘛,正当同伙脚踩旅客腰部、枪指他们的太阳穴时,便动手搜起衣兜来,又强行打开箱笼,把金银财宝、值钱什物,统统来了个扫荡。 口袋既掏空,衣箱也抢了个底朝天,这就是

说,政变大功告成。他乃对旅客道: "现在,为使我全然符合法律,我已在一纸之 上写明:各位承认,取走之物皆属我,各位甘愿相

上写明:各位承认,取走之物皆属我,各位甘愿相让。吾意是:各位自己有此想法。人家会递笔上来,各位免开金口,免做举动,不必调整现有姿势……"

来,各位免开金口,免做争动,不必调整现有安势……" 肚皮贴着地面,脸庞埋于污水之中…… "请伸出右臂,统统在纸上签个字吧。若有人 轻举妄动,或擅开尊口,在下的手枪可就不吃素 了。再说,各位都在享受自由哩。" 旅客乃伸手签字。

事毕,那强盗昂然宣告: "咱家已有七百五十万票在手!" 路易·波拿巴先生成了这部公共马车的总统。 让我们重申几条原则。

一次政治性的投票若要有效,就必须符合三条 缺一不可的严格条件:第一,投票必须是自由的; 第二,表决必须是开明的;第三,公布的数字必须 是真实可靠的。这三条只要缺任何一条,整个表决

也就无效。

让我们来执行这些规则。

第一条,投票必须是自由的。12月20日的投票 是否自由,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到。我们用一件显而

易见的事例,作为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例证,已表现

过这"自由"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不必再作补充。每个参加投票的人,可以静默沉思:你是在怎样的精神和物质压力下,把那张选票投入票箱的? 试以荣纳省某村镇为例:五百名户主中竟有四百三

十名遭到逮捕;未被捕的户主一律投了赞成票。洛瓦莱省的某村镇,六百三十九名户主中有四百九十七位被捕或被逐,幸免于难的那一百四十二位投了赞成票。我们所说的荣纳省和洛瓦莱省的情况了也

七位被捅或被逐,辛免于难的那一白四十二位投了赞成票。我们所说的荣纳省和洛瓦莱省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各省。从12月2日起,每个城镇都是特务横行、间谍云集;每个镇、村、庄都有专职告密者。你投反对票吗?那就得进监狱、被流放,被送

一袋袋填好的赞成票"。村长在林田守护吏陪同 下,将票分发给农民。必须去投一下。在萨维尼, 即圣 - 莫尔附近的村落,过分热心的宪兵说漏了 嘴,宣布投反对票的人别想回家过夜。 宪兵队在瓦 朗西安拘留所拘留了小帕朗先生,他是布显乡的候 补治安法官,因为他号召阿维纳-勒-赛克的居民投 反对票。北方省人民代表奥布里的侄儿看见省长部 属在里尔市大广场上散发赞成票,便在第二天跑到 广场, 自己去散发反对票, 结果被抓走, 关进城 堡。 至于军队的投票,一部分是按本意投的,另一 部分则是跟着跑。 说到这次士兵投票是否自由的问题,不妨听一 听军队方面的说法。 第六战列团——伽德朗斯·德·布瓦斯仟团长—— 的一名士兵写道: "对普通士兵来说,投票就像列队点名。下级 军官、上士、鼓手和士兵,按相互监视的需要排成 一列,由司务长——点名,在场的有上校、中校、 营长和连以下军官。每个被点名的人只要一回 答'到!',中士便记下名字。难怪上校—边搓手

往朗贝沙。据一位目击者对笔者叙述:在某省的村 子里,人家运到村公所门口来的,"有可用驴驮的 一边说:'先生们,好哇,事情—帆风顺呀!'后 来,我们连的一名上士走近桌子,请原先的中士让 位并将手中的笔交给他,好让他亲自将名字写 在'反对'票登记册上,而这一册本应是完全空白 的。 "'怎么!'上校大叫,'你已被提名做司务 长,一有空缺就准备正式任命;你却敢公然反对主 管 卜校,并月还当着本连的面!要是你现在的反对 只是不服从领导倒也罢。你这倒霉鬼竟不知道:你 这样投票就等于要毁灭全军,要火烧你父亲的住 所,要消灭整个社会!你这是要同无赖们握手言 欢!怎么搞的, ××××呀, 我原想提拔你的, 你今 天却想对我明言这一切吗? "可以想见,那可怜的家伙便同大家一样投了 赞成票。 请将这位上校乘以六十万,您就可以算出整个 法国的全部官员,军事、政治、民政、行政、教 会、司法、海关、市政、学校、商务、领事等全体 官员,对士兵、市民和农民的压力。此外,还要加 上在前文提到过的"共产主义扎克雷起义"的谣言 和波拿巴恐怖主义的真货。政府以制造幻象来影响

弱者,又以专制独裁来对付造反者。它同时使用两 种吓人的办法。得专门写一厚册书,才能详尽叙 是所谓"12月20日投票"的签名大勒索。 12月20日摧毁了国家荣誉、首创精神、智慧和 整个精神生活。法国人到投票站去,就像牲口被赶 到屠宰场。 就说到这里为止吧。 第二条 , 表决必须是开明的。 有一点是最起码的:凡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 也就没有投票可言。新闻自由乃是普遍选举(或日 普遍投票、普遍表决)制不可缺少之条件。不存在 新闻自由条件下的任何投票,都完全无效。新闻自 由的伴生物便是集会自由、张贴自由、叫卖自由, 也就是从法律产生的各种自由。这些自由的前提便 是在投票前有权弄清情况。投票便是治理,投票便 是判断。难道我们能设想有一名盲眼领航员,由他

述、揭露并深入分析这种大规模的敲诈勒索,也就

来掌舵吗?难道我们能设想有一位法官闭目塞听,由他来判案吗?难道我们能设想有一位法官闭目塞听,由他来判案吗?所以要有自由,有通过各种手段,包括调查、新闻、言论、探讨来弄清情况的自由。这是普遍投票的必要保证及其存在的前提条件。要想使一件事做得有效,就应当清清楚楚地去做。没有火炬照明,也就没有行动。这是公理。离开这些公理,一切自由无效。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波拿巴先生在12月20日的

件,即新闻自由、集会自由、论坛自由、张贴自 由、叫卖自由、调查自由等去做了?答案是哄堂大 笑, 甚至包括在爱丽舍宫。 因此,某公自己也不能不同意:对"普遍选举 制"就是这么搞的! 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人 讲行了屠杀、斩杀、开枪连射、故意谋杀......我怎 么不知道?有人劫持他人,施加酷刑,驱逐、放 逐、流放公民,我怎么只模模糊糊看到一点儿!我 的村长和教士告诉我:被五花大绑弄走的,都是屡 教不改的再次犯罪者!我是乡下人,不过是在外省 一角种点儿地;你们取消报纸、扼杀透露的消息、 阳止真相送入我耳中,却还要让我投一票!什么? 在漆黑一团之中?什么?靠摸索前进?什么?你们 突然从暗处冒出,手持军刀,威逼着我,去投票 呀!你们竟把这称做"表决"! 当然!是"白由和白发"的投票——政变当局 的报童这么说。 为此次投票使尽了各种花招。有一位村长,相 当于野生的"艾斯柯瓦尔",竟对村民胡说什 么:"你们要是投赞成票,便是赞成共和国了;投 反对票呢,就是反共和国啦!"村民们投赞成票。

投票工作中有没有遵循这些公理?他是否按以上条

这卑鄙勾当被称做"12月20日全民表决";它 还有一个侧面要澄清。问题是怎么提法?选民有无 可能作自己的选择?这是一次极古怪的表决,要旨 是推翻一切成规:那么,政变者至少应敞开门户, 计各政党的原则均得容身之地?他曾否准许正统派 分子(1)面向流放中的那位亲王,面向由百合花象征 的他们昔日的峥嵘?他曾否准许奥尔良派(2)面向那 被放逐的家族:须知有两位军人,儒恩维尔先生(3) 和多马尔先生(4),以其英勇业绩正在为之增光,而 奥尔良公爵夫人以其伟大心灵正在发扬家风?他有 没有把货真价实的共和国掬献在人民而前——这人 民并不是一个政党,而就是人民,也就是全权的主 人——在这真正的共和国面前,所有的王朝都会像 黑夜在白昼面前一样消逝,这共和国显而易见是文 明世界不可抗拒的未来!这共和国将不复有独裁, 而是协和、科学、自由的共和国;普遍选举制的、 普遍和平与普遍福利的共和国; 启导各国人民、有 助于解放各民族的共和国。笔者还在别的场合预言 过:无论如何,也不管人家怎样破坏,这共和国明 日将"获得法国,后日将获得整个欧洲"! 人家有 没有这样提出问题?没有!波拿巴先牛却是这样提 出问题的:在这次"选举"中共有两名候选人,第 一名是波拿巴先生,第二名便是万丈深渊。在这件

事中,波拿巴先生的技巧和谦逊都颇堪称颂。他给 白己树立的对手是谁?德·香波尔先生吗?不是。德 ·儒恩维尔先生吗?不是。那么是共和国吗?更不 是。波拿巴先生模仿克里奥尔女郎,为衬托自己的 美貌,便找霍吞督(5)的丑八怪来做伴。他如法炮 制,在这次选举里以一具鬼影作竞争对手,它是一 种幻影、一种纽伦堡式的社会主义,长着暴突牙齿 和一副爪子,两眼射着火焰似的凶光,是"大拇 指"故事里的狼外婆,圣-马丁门6的吸血鬼,忒 拉梅纳的七头蛇,《立宪报》的大海蛇(那是众股 东割爱借与他的),混沌世界的毒龙,普罗旺斯传 说中的怪龙,吓唬小鸟的稻草人儿。这怪物本是硬 纸片做的,但波拿巴先牛却使它产牛了孟加拉红火 焰(7)的奇效。他对已吓得面如土色的选民喝— 声:"要么是这怪物,要么是我,没有别人!快快 选择!"他的意思是:快在美女与野兽间作选择。 野兽者,共产主义也:"美女" 自然是他的独裁专 制了。快快选择吧!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要么是整 个社会被打倒,您的住宅化为灰烬,您的粮仓被抢 劫,奶牛被牵走,土地被没收,老婆被强奸,儿女 横遭杀戮,葡萄美洒让人家喝,连您本人也会被您 眼见的血盆大口活活吞食!要么就是鄙人登基当皇 上!快选择呀!要么是我,要么就是凶神恶煞的大

妖怪! 市民们吓得灵魂出窍,便像小孩一般乖巧;乡 下人无知无识,便如儿童听摆布;他们都宁要波拿 巴,不要大妖怪。于是波拿巴一举成功。 顺便还要提一提:在一千万投票人中,似乎还 有五十万人宁要那大妖怪。 总而言之,波拿巴先生费尽力气,只得到七百 五十万票。 于是,如众人所见,如此这般"自由",也如 众人所见,如此这般"明白",被波拿巴先生惠 赐"普遍选举制"名称的那种投票讲行了。为什么 投赞成票呢? 为独裁,为专断,为奴役,为暴政式的"共和 国",为巴夏型图的法兰西,为人人手上拴一根铁 链,为所有的嘴巴贴上签条,为万马齐喑,为沉 沦,为恐惧,为所有这一切的灵魂——特务手段, 投下赞成票!大家授予一个人(便是您波拿巴先 牛!)以全能全智。大家将这一个人做成最高立宪 人、唯一的立法者、法律要旨、权力核心!大家明 令宣告:他是米诺斯,他是努马,他是梭伦,他是 里古尔格!大家以他为人民、民族、国家、法律之 化身,而且一"化"便是整整十年!什么?我这个 公民不但要投票赞成剥夺自己的权利、废黜我自

己、让自己逊位,而且要投票赞成剥夺未来十年子 子孙孙的普遍投票权——我对他们本来毫无支配 权,但您这位篡权者却逼我去篡他们的权(顺便说 一说:光这一点,便足以构成这次万恶投票之无效 力),如果各种各样宣布无效的理由不是已堆积如 山、盘根错节!什么?您意要我干这等事!您要我 投票赞成一切完蛋、一切荡然无存,赞成把人民变 成黑奴!什么?您对我说:正因为您是拥有全权之 士,所以您得赋予自己一个主子;正因为您代表着 法兰西, 所以您必须成为海地!多么恶毒的嘲弄! 这便是12月20日的投票——如德·莫尔尼先生所 说,是一种制裁:如波拿巴先生所说,是一种宽 赦! 确实,用不了很久,一年、一个月,也许是一 个星期后, 当我们现在眼见的一切消逝后, 我们会 感到某种耻辱,因为我们竟赏光给这件事,使它值 得我们讨论,哪怕只是赏给它一分钟的"光"!我 指的就是这假冒的投票,所谓七百五十万张赞成 票!然而,这毕竟是波拿巴先牛唯一的基础、唯一 的支撑、唯一的阵地!他靠这,才拥有如此奇迹般 的权力!这次投票是怯懦者的托词、受侮辱的良知 之盾牌。将军们、法官们、主教们,以及所有的重 罪、所有的渎职行为、所有的串通勾结,都把这次

话啦:人民的声音便是上帝的声音。按普选制已进 行了投票;一切都由一只票箱来遮盖。"这算是投 票!这算是表决!"人家朝那上面叶唾沫,然后便 远远离去. 第三条,公布的数字必须是真实可靠的。 我欣赏这数目字:七百五十万。它以三尺高的 金光灿灿的字母,写在巴黎圣母院正门上端,透过 那元旦特有的薄雾, 当会是颇奉奇效的。 我欣赏这数目字。您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 这数字很谦逊。为什么是七百五十万?这数字不大 啊。谁也不反对波拿巴先生讲究分寸。他干过12月 2日的事之后,有权利要求比这更好的东西。可不 是吗,谁会对他挑挑剔剔?谁会阻止他宣布八百 万、一千万,来个整数呢?至于我本人,是大失所 望了。我以为会宣布"全体一致"赞成呢。政变当 局啊,您实在谦虚之至啊。 什么?人家干了我们刚刚回顾或叙述的种种事 情:人家读过誓词又背弃了它:人家是一部宪法的 守护者却将这宪法撕毁:人家是共和国的公仆却将 它背叛:人家是主权议会的媒介却将议会砸烂:人 家将行伍的当日命令变做扼杀军人荣誉的一把匕 首:人家利用法兰西国旗来拭拂污泥和耻辱:人家

投票当做隐藏耻辱的所在。他们宣称:法国开口说

满为患:人家在体现法律的街垒上,以咫尺距离枪 杀戴着横绶的立法者,这横绶却是法律神圣可敬的 标志:人家给了本可在此点名的某某上校十万法 郎,叫他践踏职责,并为此而给每个士兵日酬十法 郎:人家在四个整日中,让每个旅消费价值四万法 郎的烧酒:人家在爱丽舍宫光溜溜的地毯上堆满银 行的黄金,并对朋辈说:"请随便取!"人家在许 多人家里杀了他们,有阿德,有贝尔瓦尔,有德拜 克,有拉比尔特,有古维尔赛尔,有蒙泊拉,有蒂 里昂·德·蒙多班诸先生;人家在大马路和别处进行 大规模屠杀:在随便什么地方枪杀随便什么人:犯 下许多谋杀罪,却很谦虚地只承认一百九十一起; 什么!人家把大马路上的植树坑变成注满鲜血的洼 地:人家把孩子同母亲的鲜血融成一片,又掺和了 宪兵喝剩的香槟酒。人家干这么多事情,人家费这 么大力气,在询问全国"你们满意不满意"时,竟 然只得七百五十万张赞成票!说实在的,这很不够 本川. 你全力以赴"拯救社会"去吧!瞧,这些国家

的人民多么忘恩负义!

给在非洲立功的将军上拇指铐;人家叫人民代表以 囚车代步;人家把享有豁免权的议员关进马扎斯、 万森、瓦莱里安山和圣 - 裴拉吉,搞得那里牢房人

实际情况是,有三百万张嘴巴回答"反对"! 谁瞎说南太平洋野人称法国人为"只知唯唯诺 诺"者呢?

喂,算是——时发作"坦率病"吧,您得承认: 你们都有点儿希腊人的毛病,全都在弄虚作假。在 12月2日的小结里,你们算多了总票数———却不把

死人的数字报足。 七百五十万!这算什么数字?这是从哪儿冒出

的、怎么产生的?您要我们拿这数字干什么? 七百万,八百万,一千万,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都同意给您,又对您的一切都表示怀疑。

七百万您是拿到了,外加五十万零头。"整数 加零头!"您,亲王殿下,斩钉截铁地说。您断 言,您发誓,可谁又能证明?

由谁计算票数来着?巴罗什。由谁观察投票? 鲁埃尔。由谁监票?皮埃特里。由谁计算总票数? 莫帕斯。由谁复核?特洛普隆。由谁宣布?自然是

您本人。 换句话说, 计票的是卑劣, 观察的是庸碌, 监 票的是狡诈,总计者是伪人,复核的是贪财,宣布

的是谎言。

很好。 宣布既毕,波拿巴先生便登上卡皮多利山,命 4 我们因而要宣布,我们将明朗干脆地宣布: 1851年12月20日,即12月2日之后十八天,波拿 巴先生将手伸进每个人的良知之中,从每个人那里 窃取选票。别人会缝制手绢,他会制造一个帝国。 每天,作为此类恶作剧,都会有一位市区警员扭住

令西布尔先生向那里神殿供奉的朱庇特天神致谢, 让上议院披上蓝金二色的号服,让立法机构穿上蓝 色银色服装,叫他的马车夫着绿金二色工作服;他 自己将一只手抚住胸口,宣布自己乃是"普选 制"的产物,他的"合法性"是来自全民表决的票

箱。这票箱原来竟是一只魔术杯。

某人的衣领,把他送往警察哨所。

让我们把话说明白。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硬要说,没有一个人实 实在在地投波拿巴先生赞成票?没有一个人自觉自 愿地表示赞成?没有任何人自由而明白地接受这个 人物?

远非如此。 波拿巴先生的支持者有那一大群公务员,附着

里的老老小小;有腐败分子、被卷入者、玩弄花招者,以及跟在这几种人屁股后面的白痴——是不可

小看的一大群。 他的支持者还有红衣主教先生们, 主教先生 们,司铎先生们,教士先生们,堂区助理司铎先生 们, 主教代理先生们, 六品权机主教及其助理先生 们,受俸教士先生们,本堂区财产总管先生们,圣 器室管理员先生们,教区执事先生们,教区侍卫先 生们,以及人们所谓的"宗教人士"。不错,我们 承认这一切是毫无困难的。波拿巴先生的支持者包 括所有这些主教——他们画十字是体现在维厄约和 蒙达朗贝尔画十字的时候:还有这全部"宗教人 士"——他们是很古老、很宝贵的一个种族;不过 白从1848年"有产者恐怖"之后,他们被广为招 募,且人数大增。他们的祈祷用语是: "哦,上帝 呀,请让里昂的股票上涨吧!亲爱的耶稣哟!让我 在那不勒斯 - 罗兹却尔证券交易中赚它个两成半 吧!圣徒呀!让我的葡萄酒畅销吧!幸福的殉难先 驱哟,让我的房租涨价—倍吧!圣母马利亚,您洁 白无瑕的神明呀,海洋的星辰、紧锁的花园哟,请 多多关照我的小店吧!它就开在蒂尔夏普同甘康普 瓦这两条街相交的街角上。象牙塔啊,愿对面的小 店生意清淡!" 实实在在而毫无疑问投票赞成波拿巴先生的。 第一类是公务员,第二类是白痴,第三类是信奉宗

教的、伏尔泰式的有产者兼工业家。 我们要明白指出:人类智慧,尤其是资产阶级

到证券经纪人,法国有许多工商界人士。也就是说,许多人明白要信任可靠者,要把库房交给忠实的看守者,要把钥匙交到牢靠的人手上;许多这类人士在12月2日之后是投波拿巴先生赞成票的。投票完成后,您可能碰见某个这种商人,就算是随便

的智能,存在一些古怪的谜。我们知道,并且绝无 隐讳之意的是:从小店主到大银行家,从小小行商

"您投票选了路易·波拿巴做共和国总统?" "是呀。" "可您会不会聘他做看钱柜的家奴?"

哪一位吧——您也许会同他有这么一场对话:

"不会,肯定不会!"

5 这便是所谓表决投票?我们要重申,要强调,

要无休无止地讲(以赛亚有道:我将一百次大声重复同样的事情,为的是叫人家听见哪怕一次)——

这便是表决投票,便是全民公决,便是某种选举,便是"普选制"(或"普遍投票制")所发出的全权号令。在它的掩护下,隐藏着那些如今控制法国的人物,他们以此次投票作为获得权威的资格,作为从政的文凭,便发号施令起来,从事起管理、判

的聚宝盆,金子齐讨他们的臂肘,两脚则踩在血泊 里,血深直至他们的膝盖! 现在, 也作为一个结束, 倒是应当向波拿巴先 生作一点儿让步。不必再抬扛子啦。他那个12月2 日的投票是自由的,也是开明的;所有报纸都印了 自己愿意讲的话;谁又说不是呢?只有诬蔑者才那 样说。人家开放了竞选集会:墙壁上贴满传单海 报:巴黎街上的行人在大马路和各条街道上,一脚 便可踢起一堆又一堆雪片似的白色、蓝色、黄色和 红色传单。谁想说话就说了话,谁想写什么就写点 儿什么。公布的数字是真实的: 计票人不是巴罗 什,而是巴雷姆; 监票人是路易·勃朗、基纳尔、斐 利克斯·皮亚特、拉斯帕叶、柯西基埃尔、托莱、勒 德鲁 - 罗林、艾提安·阿拉戈、阿尔贝特、巴尔贝 斯、勃朗基和根特。宣布有七百五十万张赞成票的 正是他们这些人。很好。我们对这一切概无异议。 后来呢?政变当局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它的结论吗?它搓了搓手,并无更高要求。他 觉得这就很够了呢。他的结论是这就很好啦。一切 都结束,一切都收场了。人家不能再挑剔他什么, 他已"被宽恕"了。 付□!

断起是非来;他们在讲行统治时,双手伸讲装金子

面;还有精神方面。竟然还有一个精神方面吗?倒 真是,亲干呀。那正是12月2日问题真正的、主要 的方面哩。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方面吧。

白由投票,数字真实,这不过是问题的物质方

波拿巴先生,您首先得知道点儿人类良知是怎 么回事。

告诉您—件新鲜事儿吧: 当今世界有两样东

西,一是善,另一便是恶。得向您透露透露:撒谎

不是善, 叛卖便是恶, 暗杀是更大的恶。虽然这东

两很有用,却是被禁止的。您会问我:由谁禁止 呢?我们将在后文里再详加说明,现在先继续前面

的话。还要告诉您,人有一个特点:他是会思考的

动物,在此生是自由的,到冥府也还要承担责任。

还有一件难免会令您觉得出乎意料的怪事:人生来 不仅是为了享乐,为了满足自己的种种奇思异想,

为了按胃口的临时需要而采取行动,为了踏碎自己 道路上的任何东西——管它是小草还是誓言,为了 在肚皮饿时吞噬一切出现在眼前的东西;生活并不

是人们可以随意摆布的猎获物。举例来说,为了将 军收入从零提高到一百二十万法郎,是不允许立下

并不打算兑现的誓言的;而为了从一百二十万再讲 一步提高到一千二百万,尽管您觉得颇值一试,也

冲入一个全权议会会场,不允许以子弹连射来对付 巴黎,不允许为此而流放一万人,并将四万人逐出 国境。我继续请您领略一下这奇特的秘密。不错, 能让仆人穿上白色丝袜是一件快事;但为了取得这 样伟大的成果,却不允许消灭—国人民的荣誉和思 想,不允许推翻当今文明世界的中心论坛,不允许 阳挠人类的前进步伐,不允许搞得尸横全城。血流 成河。这些做法都是被禁止的。"谁禁止的 呢?"您会再一次问我,因为您看不出在您面前有 任何人禁止您做任何事。请耐心点儿。您过一会儿 就知道啦。 什么?——说到这里您已感到怒不可遏,对此 我很能理解——现在是,一方面人家有他的利害得 失,有他的雄心壮志、他的万贯家产、他的诸般乐 趣,以及在圣 - 奥诺雷有一处值得保存的漂亮宫 殿:另一方面却有人在哼哼呀呀或哇哩哇啦——那 是因为妻子被夺走了夫君,母亲失去了爱子,整个 家庭没有了父亲,幼童不复有充饥的面包,人民被 剥夺了自由,社会被抽走了它的支撑即法律。什 么?当着一方面是诸如此类的呼喊叫嚷,另一面是 某公的一己私利,这时却不允许无视这些叫嚷、不 允许让所有这些人等"吵吵闹闹"而不予置理、不

不允许破坏本国的宪法和法律,不允许以陷阱方式

允许踏倒障碍并合平自然地走向其财产与乐趣之所 在,以及走向圣 - 奥诺雷郊区的那座华丽宫殿!这 可实在太过分啦。什么!居然还要我来思前虑 后"不要忘记三四年前,不知何月、何日,在某个 气候寒冷、阴雨绵绵的十二月天里,某人觉得需要 离开-家小客栈的陋室,以便住得考究点儿,于是 便跑讲—间若明若暗的大厅,在八九百名白痴面 前,就已不知是什么问题,说了"我谨审誓"这么 几个字!什么?当您在策划一项"伟大行动"时, 居然还要花时间来考虑:您打定的主意会产生什么 结果!居然还要去操心:某人是否在地堡里被蛆虫 咬了,某人是否在苦役船的底舱发了霉,另外某位 人士又是否会在开云送掉性命,还有一位将被刺刀 一刀又一刀戳死,再一位被马路上的石板块砸死. 又有一位相当笨拙而弄到被人枪杀的地步。又居然 要去思索:这一批人行将破产,那一批人会被流 放;并日还要认定,这些破产、流放、枪杀、屠戮 的家伙,在舱底发霉和在非洲毙命的家伙,统统都 是恪尽己责的正派人物!要在这样一些鸡毛蒜皮的 细节上花费力气!怎么啦!咱有需要,咱缺钱花, 咱是亲王,偶然的因素又将权力放到了咱掌心里; 于是便用起这权来,下令发行彩票,下令在儒弗洛 瓦夹道展出金条:大家的衣兜全都敞开了口,各取

好奇心要掺和讲来,那该死的新闻自由要刺探机 密,司法当局也以为这同他们相关;那时简直要搬 出爱丽舍宫了,要下台咧,甚至要在两名宪兵押解 下, 愚蠢地坐上第六审判庭的被告席! 咱们走着瞧 吧,坐上皇帝的宝座不是简单多了吗?粉碎新闻白 由不是来得格外干脆利落嘛!干脆让那些法官做朕 的阶下闪,不是省事多了嘛!何况他们也求之不得 咧!他们已准备妥帖!说什么不允许这样做!说什 么禁止此种行为! 不错,大老爷呀,这确是被禁止的。 谁反对呢?谁不允许呢?谁禁止呢? 波拿巴先生可是说一不二的主子, 他的罪过已 得到八百万张赞成票的支持,另有一千二百万法郎 满足何足道哉的小乐趣。宫里有上议员和两布尔先 牛鼎力相助,手里又有军队,有火炮,有堡垒,有 特洛普降之类的人物匍匐跪拜,有巴罗什式的人物 俯首称臣、五体投地;某公当上了暴君,某公已是 力大无边。居然有个从漆黑处所冒出的路人,一个 无名之辈站到您面前,对您说:"此路不诵!" 这某某人,这在暗地里说话,这可闻而不可见 的唇舌,这路人,这陌牛者,这冒失鬼,便是人类

所需嘛,送点儿给朋友,送点儿给忠心耿耿的伙伴 (本来就欠他们的情呀)。谁知有一阵子,公众的 这便是人类良知的内涵。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肉眼看不见的人物,但他比整整一支军队还要强大,比七百五十万张选票数量要大,比上议院要高,比大主教的宗教气息更浓,比特洛普隆先生更懂法学,比巴罗什先生更善于抢在任何司法机构之前动手,而且他还敢以"你"的称呼来对待陛下。

的良知了。

人区分开来的,正是善与恶的概念。也就是我方才告诉您的那个善与那个恶。

万丈深渊也正好就在此处。 动物是一种面面俱到的生物。而造成人类之伟 大的,正在于他的不全面,正在于自己感到在许多

又有一些东西却在自身之内;无论外在内在,便都是神秘地带了。这便是(如果借用人类无力的表达方式,而此类表达方式总是纵向连接的,包此仅是

方面是未成品,在干察觉有些东西超平白身之外,

万式,III此关表达万式总定纳问注接的,因此依能表示事物的一个方面)精神世界了。这精神世界也是人类全力投入的,胜过对物质世界的投入。他活在自己感到的事物中,胜过他活在亲眼见到的事物

中。创造的欲念白白萦绕着他,需要白白向他发动 攻势,享乐白白地诱惑他,他身上的兽性白白地折 磨他;某种对另一范畴的永恒渴望不可抗拒地将他 抛出创造、抛出需要、抛出享乐、抛出兽性。他自 始至终,无所不在,时时刻刻隐约看见更高一级的 境界。他使自己的心灵中充满此种幻觉,并以此来 规范行动。他不认为自己在尘世活了一场便算尽善 尽美。可以说,他在自己身上携带着前世和来世某 种神秘的模型,那是一个尽善尽美世界的模型,他 不断地,可以说是身不由己地拿这尽善尽美的世界 来与自己,与不完善的现世,与它的种种缺陷、种 种贪婪、种种情欲和种种行为作比较。当他发现自 己正在接近这理想世界时,他感到兴高采烈;当他 发现自己正在疏远这世界时,他便不禁忧郁起来。 他深深懂得:现世的一切事物并没有无用和偶然的 东西, 事事皆有出处, 事事也都会有结果。正义与 非正义、善与恶、善举与恶行,全都会落讲渊薮 但并不会因此而化为乌有,它们走向无边无际的大 千世界,而或变成作恶者的负荷,或将为行善者招 得好报应。人死后,又与这些行为重逢。于是还原 为"总数"。自我消失,自我隐遁,自我除却,停 止存在。这对于精神原子犹如对物质原子—样,是 根本不可能的。于是,在人类身上便存在这双重而

崇高的感情: 既意识到自由, 又承受着责任。他可 以自由选择做恶棍还是当善者。他可能会犯罪,但 令人印象至深并且需要强调的是:这正是人类伟大 之所在。对于野兽来说,就没有任何类似情况:它 就只懂得本能,口渴了便喝水,肚子饿了便进食, 季节到了便繁殖后代,日落便入睡,日出便起身; 如果是夜间活动的野兽,便只需将黑夜白昼作个颠 倒。兽类的心目中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自我,此外 便没有仟何道德的微光足以使它心明眼亮。我重复 一遍:它的全部规律,便是自身的本能。本能,这 就是某种轨迹,不可抗拒的大自然正是将它拖进这 轨道的。没有自由,也就没有责任;因而不存在什 么"来世"。野兽是无所谓行善或作恶的;它对此 一无所知。老虎是清白无辜的。 或许殿下您也像老虎一样清白无辜呢? 某些时刻,我们倾向干认为:您既然跟老虎— 样,毫无内在的白策白警,那么您也不应当比老虎 承扣更大的责任。 说心里话,有的时候我对您颇为怜悯。谁知道 呢?也许您仅仅是一股不幸的盲目力量。 路易·波拿巴先生,您没有善与恶的概念。您也 许是全人类中不具有此种概念的唯一人物。确实, 您是令人生畏的。据说这便造就了您的天才:我同

意说,无论如何,目下形成您的威力的,便是这一 点了。 可是, 您知道这种威力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吗? 会产牛事实,那是不错的;至于产生法律,那

罪行想向历史掩却自己的真名实姓。它跑过来 宣称:"我的名字叫胜利!""不对,你的名字叫

绝不会。

罪恶!"

您戴上王冠,也戴上了面具。打倒面具!打倒 干冠! 哼!您白费了辛苦,您白费了向人民多次发表

的呼吁书,白费了您的全民表决、全国投票、发下

的选票、计票的草稿纸,白费了您为宣布总票数而 建立的执行委员会,以及到处拉开的红红绿绿的大

条幅,上面写着"七百五十万票"的大金字!您从 一整套编排中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在有些事情上, 人们不可能蒙蔽普世感觉。作为一个整体,人类是 非常正直的。

甚至于就在您的四围,人们也在对您进行判 断。在您的仆役中,不论是戴肩童还是号衣上绣花 的,也不论是马车夫还是上议院听差的,个个都在 细声细气地说着我大声疾呼的那些话。我公开宣布 的东西,他们也在悄悄传播罢了;区别就这么一

点。您是全权在握嘛,大家向您鞠躬行礼,如此而已。大家向您致敬,同时感到面酣耳赤就是了。 大家觉得自己很卑微,但谁都知道您却是丧尽廉耻。 这样吧:既然您正在追捕您听谓的"十二月叛乱分子",既然您是向这些人放出您那群猎犬,既然您建立了莫帕斯体制,并且专为此成立了警察部:那么,我就向您告发这"叛利公子"。这道

部;那么,我就向您告发这"叛乱分子"、这逆党、这造反者——那便是每个人的良知。 您散发金钱。但接过金钱的是一只手,而不是良知。良知啊!趁您还在台上,赶快把它列入流放

良知。良知啊!趁您还在台上,赶快把它列入流放 的名单吧。这可是一名很顽固的反对派。它很倔 犟、很强硬、不屈不挠,而且处处捣乱呢。给我把 它驱逐出法国国境!然后您就太平啦。

您想知道这"良知"是怎样看待您,即使是在 朋辈中怎样看待您吗?您想知道吗?有一位可敬的 圣-路易骑士勋章得主,高龄已八十,是"蛊惑人 心的政客"之死敌,也就是您的支持者;他在12月

记的政备,2%战,6%是3的支持者,16年12月 2日投了您一票。可您还想知道他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您吗?他道:"那是一个浑蛋,但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浑蛋。"

可少的浑蛋。" 不!没有什么"必不可少"的浑蛋!不!罪恶 永远不会是有益之物。罪恶绝不可能是好的。说社 会因叛卖行为而获救,这是亵渎圣明!这些事情应 当由大主教们来评判。任何好事是不会以恶为基础 的。公正的上帝不会将"必不可少的浑蛋"强加给 人类。在这世界上,唯有正义和真理才是必不可少 的。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位老者面向生活少一些、面 向坟茔多一些, 他本会看清楚此点。老者的这句话 令人印象至深,因为上帝以一线智慧的光芒,来照 耀接近坟墓的灵魂,向他们指明什么是真理。 法律和罪行永远不可能合流。 假如有一天这两 者勾结在一起,人类语言的词汇就得改变含意,任 何确凿的事物都将化为乌有, 社会便必然变得一团 漆黑。如果出于偶然——历史上也曾有过类似现象 ——罪恶横行于一时,竟代替法律,那就意味着整 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石在摇动。卢卡尼亚(9)曾大声 疾呼:"居然以罪恶来定是非!"这一行诗是作为 惊惶无已的呼叫而贯穿历史的。 所以,就按照您的选民所招认的那样,您准是 浑蛋无疑了。我删去形容词"必不可少的"。对您 汶种境遇,请自行定夺吧。 "那么,就算如此好啦。"您也许会说。可这 也正是现实生活啊: 您不是借助普遍投票的办法 而"获得宽恕"了嘛! 这办不到。

怎么?办不到? 是的,办不到。我就让您有点儿切身的感受吧。

8

路易·波拿巴先生,您在伯尔尼时是一位炮兵上尉。您必定是同代数学和几何学沾点儿边的。下面这几条定理您也许多多少少曾经有所风闻吧:

2+2=4。

两点之间最短距离为直线。

任何部分均小于整体。

现在,您不妨叫七百五十万人宣布:二加二等于五;直线乃是两点间的最长距离;整体小于每个部分。您就是让八百万人、一千万人、一亿人作同样宣布,也绝不会前进一步。

是啊,再往下说您就觉得出乎意料啦。在忠诚、正直、正义等品质上也有一些定理,正如几何学有定理一样。道德方面的真理犹如代数学上的真理一样,绝不会由于一次投票就可以随意变更。

善恶的概念不是靠一次全民投票来解决的。一次投票不能把假变成真、把非正义变成正义。我们

不能将人类的良知付诸表决。

您现在明白了吗? 请看一看这盏灯吧。看一看这被遗忘在一个角 放射着光芒。您可以让七百五十万张嘴同时向它吹 气,却依然不能将它吹灭,您甚至不可能使那火苗 儿稍有摇晃。您不妨呼唤飓风来吹一吹。那火苗儿 依然会向高空升腾,依然那样笔直、那样纯净。 这盏灯,便是良知。 这火苗儿,正是它在流放的黑夜里照亮着我面 前的这张纸,而我此刻正是在这张纸上奋笔疾书。 如此说来,不论您的数字如何,是伪造或不是 伪造 , 是强制形成或自然得来 , 是真实或虚假 , 这 都没太大关系。凡是眼睁睁盯着法律过活的人都 说,并月还将继续说:罪行就是罪行,伪誓就是伪 誓,叛卖就是叛卖,谋杀就是谋杀,鲜血就是鲜 血,污泥就是污泥,罪大恶极者就是罪大恶极者; 白以为是小拿破仑便可抄袭前辈者,其实是放大了 的拉斯奈尔;不管您的数字如何,人们仍将这样 说,并且还要一再重复地这样说。这是因为,在正 直者的良知面前,七百五十万张选票是一点儿分量 也没有的;这是因为,一千万人、一亿人,或者甚 至全人类一起,大家前呼后拥地去投票,在那一粒 原子,在上帝的一小块肌体,即正直者的心灵面

落、消失在黑暗中的微弱之光吧。请仔细瞧一瞧 , 请赞美它吧!它几乎是难以分辨的:它孤单地兀白

前,仍然是不值分文;这还因为,普遍投票制虽然 在政治问题上拥有全权定夺,在道义问题上却并不 享有管辖权。 像我在前文已说过的,目前我暂日将您的投票 办法撇开不谈,因为您是蒙上选民的两眼,用棉花 塞住他们的嘴巴,在广场上架设大炮、高举马刀、 到处布置密探,以三缄其口和威逼吓人的手法将选 民押到票箱跟前,就像把作奸犯科的坏蛋押到警察 哨所一样。这样的事我是要撇开的。我重申一遍: 假定这普遍投票是真实、自由、纯粹、实实在在 的,并且像应有的那样,是真正自己主宰自己的普 遍投票——所有选民的手里都有报纸可读,有关的 人和事都被询及并获得深入了解, 墙壁上贴满各种 各样的海报和公告, 处处有言论自由, 处处有智慧 的光辉!那么很好,对于像这样的普遍投票,可以 将各种问题交付它表决:和与战的问题、军队员额 问题、信贷、预算、官方援助、死刑问题、法官终 身制、婚姻的不可解除问题、离婚问题、妇女的婚 姻地位与政治地位、教育免费问题、建立村镇问 题、劳工权利问题、教会人员的工资、自由贸易、 铁路修建、交通问题、殖民地问题、税制问题、总 之,是所有不至于导致它自身被废除的各种问题。 普遍投票制什么都可以做,唯一的例外便是废除它

白身。请将这些问题统统提交给它,它能够予以解 决, 当然也有可能犯错误, 但它已包含人类主宰权 的全部信心;它将以十足的权威来解决它们。现 在, 您可以试着让它回答: 若望或皮埃尔在一块和 佃的土地上偷了一只苹果,这到底做得对,还是做 错了?碰到这样的问题,它就停步不前了。它就宣 告破产。为什么?是否因为这问题比较低级呢?不 是。恰恰是因为它更高一筹。凡是涉及如何组织这 个社会的问题,不论您将它认作领土、村镇、国家 或祖国问题,亦即一切政治、财政、社会事项,全 都取决于普遍投票,并目服从投票结果;任何道德 问题,哪怕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成分,也都会令它束 手无策。 轮船是受到海洋摆布的,然而天上的星星却不 受其支配。 有人说:勒维里埃先生同您波拿巴先生,是相 信自己本命星仅有的二位人士。您确实相信您的本 命星: 您抬起头来在头顶上寻找。可是呀, 这颗您 在身外寻找的星辰,别人却在自己身上找到。它在 这些人脑盖骨下放射着光芒,它照亮他们,指引他 们,让他们看到生命的真实轮廓。在人类命运的黑 暗中向他们指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正义 与非正义,什么是真实与虚假,什么是卑鄙无耻和

行与罪恶。若没有这颗星星,人的心灵便会漆黑一片;这颗星星代表着道德方面的真理。 因为您没有这样一颗星辰,便把事情办错。您 12月20日的投票,对于有头脑的人来说,只是一种古怪的儿戏。您将所谓"普遍选举制"运用于一个不包含普遍选举意义的问题上。您不是一位政治家,您是一名罪犯。对您如何处置,并不涉及普遍投票这种制度。 不错,是儿戏。我要强调这一点。阿布鲁兹(10)大盗双手还没有完全洗净,指甲上还留着斑斑血痕,便去要求祭司给予宽恕。您呢,是要求投票来将您宽恕。然而却忘记了进行忏悔。您对投票者

什么是光彩体面,什么是正直与奸恶,又什么是德

穴。 哦,该死的挣扎者啊,您说的那种"宽恕"是 在平民权力之外的,也是在人类权力范围之外的。 请听我讲:

说:宽恕我吧!与此同时您却将手枪对准他的太阳

尼禄当年发明了"12月10日"那个社团,他像您一样利用它来为自己的喜剧,甚至也像您一样为自己的悲剧捧场喝彩;尼禄在用屠刀一下又一下捅

破生身之母的肚皮后,也满可以像您一样,举办他 自己的"普遍投票"表决:他的这场表决也很可以 与您的表决相仿佛,因为也同样没有新闻界的放肆 来碍手碍脚:尼禄身兼教皇与皇帝二仟,周围全是 向他匍匐跪拜的法官与祭司,他满可以将一只手放 在母后尚存微温的尸体上,将另一只手指天为誓, 要整个奥林匹斯山的诸神做证人,说他未曾造成这 样的流血,并且硬要他的全民表决向天神与凡人一 同宣告:他尼禄可不曾杀害这个女人。他的普遍投 票也以与您相似的方法运作,也同样的光明正大月 充满自由, 也满可以用七百五十万张赞成票宣布: 兼有教皇与皇上二仟十一身的真命天子尼禄,分毫 也不曾伤害讨这死去的女人。要知道,波拿巴先 生,尼禄是不会因此"被宽恕"的。在人世间只要 有一个声音,最卑微而最微不足道的声音,从罗马 帝国深沉的黑夜拔地而起,并在无边的晦暗中发出 石破天惊的呼喊:"尼禄犯了弑母大罪!"那么, 这声音的回响,亦即人类良知不可磨灭的回响,就 会永无休止地重复: "尼禄杀害了牛身之母!" 这 声音将会从一个民族传向另一个民族,从一个世纪 传到下一个世纪,不停地传播下去。 不错!这在黑暗中发出抗议的声音,便是笔者 的抗议声。今日的抗议人是笔者自己,但您大可不 必怀疑,人类的普遍良知将群起响应,同鄙人一齐 呐喊:"路易·波拿巴蓄意谋杀法兰两!路易·波拿

巴杀害了他的亲娘!"

- (1) 法国大革命中对波旁王族拥护最年长子孙及最后一名嗣继 人者的称呼,他们以百合花为标志。
 - (2) 法国保皇派的一个分支,拥戴波旁王族年幼的后裔。
 - (3) 法国海军中将,曾负责将拿破仑遗骸运回法国。 (4) 十九世纪后期法国将军,国民议会议员。
 - (5) 南部非洲一种族,在今纳米比亚一带。
 - (6) 在巴黎东部。

 - (7) 指一种表示信号的焰火。
- (8) 巴夏,本意在土耳其语中为"首脑",泛指最高领袖、独 断独行者,等等。

 - (9) 卢卡尼亚(39-65),拉丁诗人,著有长篇史诗《法尔
- 萨利亚》。
 - (10)意大利亚平宁山脉中段的一个地区, 经常有盗匪出没。

第七部分 宽恕

宽恕的第二种形态:宣誓

宣誓自有宣誓续

路易·波拿巴何许人也?路易·波拿巴就是活灵活 现的伪誓者,是思维萎缩的活化身,是有血有肉的 真奸贼,是把假誓词戴上将军帽,并且让人称它 为"殿下"

那么,这本身就是同一窟陷阱的人物,他要法 兰两做什么呢,要她宣誓!

当然,在1848年12月20日这一天,以及1851

年12月2日这一天之后,在手持武器解散议会之 后,在有豁免权的代表被捕和被追诉之后,在共和 国整个儿被"没收"之后,总之是在政变后,人们

本应期待这罪犯对宣誓嗤之以鼻,像斯勃里伽尼那 样对法兰西说:"嘿,真的,当年我许下过诺言, 真奇怪。别再提这种蠢事啦!

并非如此,他反而要别人宣誓呢。 于是,市长村长、宪兵法官、特务密探、省长

将军、市政警察、森林农田守护吏、警官警长、律 师公证人、官员议员、国务参议、立法代表、职员 听差、各色人等,因为某公有此要求,因为他灵机

一动萌发此念,所以一定要照办——这可是他兴之 所至啊:统统来吧,快点儿来吧。有的请到书记

室,有的请到法院来,有的请受主管您的警宪队长 亲自监视,有的请到部长办公室;上院议员请到推 生的前厅等候;请坐马车、步行或骑马前来,穿上 袍子戴上横绶,或者穿常服军服,衣服打上褶,烫 上金,饰上闪光片,绣上花朵儿,插上彩色羽毛, 腰间别忘了佩剑,头上记住戴顶无边帽儿,脖子里 系上领巾,肚皮上勒——条宽腰带儿;你们统统都来 吧,有的请到半身石膏像前,有的便当着其人之 面;很好很好,全都到场啦,一个也不缺,就请将 某公仔细端详,然后静穆肃立,扪心自问一番,自 我检讨是否忠诚,是否失节,是否合乎教规教礼; 最后请脱去手套,举起右臂,向已发过的伪誓宣 誓,向他的背叛宣布忠诚不贰。 已经行礼如仪了吗?是的。哼!真是一场卑鄙 闹剧啊! 可见,路易:波拿巴是将宣誓当真的。不错,他 相信我的话,你的话,你们的话,我们的话,他们 的话;他相信人人说过的话,唯独不相信他自己许 过的愿。他要求身边的人一律起誓,命令他们一律 要忠诚老实。梅萨琳娜(1)最喜欢的,是在左右一律 安排童贞幼女。妙不可言呀! 他要求事情办得体面:圣 - 阿尔诺,您准会十 分体面的; 莫帕斯, 您手心里已经牢牢握有荣誉。

勒里宫,进元帅客厅;你们这些密探,统统到警察 局;你们,法庭首席庭长和检察长,请到波拿巴先 誓。其中一种,是自由、庄重地举行,宣誓人获得 六百万公民的信任票之余,应面对上帝,面对人 民,当着国民议会的全会,对本国宪法,对法律, 对法治,对民族,对人民,对法兰西正式宣誓;这 却不算数,没有约束力,可以不当它—回事,甚至 一笑置之。也可以在某日清晨,用皮靴的后跟将那 —纸誓词踩个稀烂。然而,也还有另一种宣誓,在 枪炮、马刀等直逼之下举行,由警察监视办理,是 为了保住活命的饭碗,保住已成为一己之产业的官 阶官衔,为了救自己和子女的面包,而对骗子、叛 逆、犯法分子,一名谋杀共和的杀人犯,一个违反 所有法律的重新犯罪者,一个自己食言而肥的伪誓 者。啊,是对这样一个人物宣誓效忠!这样的誓词 倒是神圣的!真会开玩笑哪! 雾月十八日的贤侄,在12月2日宣读—通誓词, 这篇誓词倒是至圣至贤、不可冒犯! 在这件事里,我欣赏的是它的愚蠢至极。把官 场平民阶层的所有这些誓词咒语当做现款现钞;甚 至也不想一下,您自己已破除了所有戒律,已不可 能有一句货真价实的话!人家身兼亲王与奸贼之二 任。身为一国元首,开创了一个先例,却认为绝不 会上行下效!播撒了铅块,却自以为会收获金条!

不过咱们照旧要穷根究底, 有形形色色的盲

在此事中,竟然丝毫觉察不出:所有的脑筋都跟着上峰亦步亦趋,于是亲王本人的伪誓也就使所有其

他誓词变得形同虚设!

市价自有高低 而且,究竟是要求什么人宣誓呢?要求这位省

长吗?他已经背叛国家。要求这位将军吗?他已经 背叛国旗。要求这位法官吗?他已经背叛法律。要 求所有这些官员吗?他们全都背叛了共和国啊。真

是一件古怪的、今哲人深思的事情:有这么一大堆 叛贼,又从他们身上产生那么一大堆誓词咒文! 因此,我们要强调12月2日之妙不可言:路易· 波拿巴先生竟相信人们的誓词!他相信人家对他路 易·波拿巴的赌咒宣誓!鲁埃尔先生脱下手套说:我 谨宣誓……苏安先生脱下手套说:我谨宣誓……特洛 普隆先生把手放在上院议员制服第三颗纽扣上,也 就是人们心房所在的地方,并说:我谨宣誓......在 这时刻,波拿巴先牛感到泪如泉涌,一边听着,一 边万分激动地把这一颗颗赤诚的心加在一起计算一 番,无限温情地观赏着这一个个忠臣!他信以为 真,他心悦诚服,哦,真是憨厚到了底啊!确实, 无赖之辈的天真烂漫有时会使正派人头晕目眩哩。 不过有一件事, 却不免令善意的观众啧啧称 奇,有时甚至颇为气恼:对各种誓词的报偿出入颇

大并随意而定;波拿巴先生为此种商品定价很不均衡。举例来说,维托克先生假如还是安全头目,每年可得六千法郎工钱。巴罗什先生则有八万法郎。

可见,维托克先生的誓词每天只能给他弄来十六法 郎六十六牛丁的收入;而巴罗什先牛的誓词却可以 为他赢得每天二百二十二法郎二十二牛丁的报偿。 这显而易见是不公正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别? 宣誓就是宣誓:一份誓词包括脱下手套后念的"我 谨宣誓"这么几个字。巴罗什先生的誓词又比维托 克先生的誓词多出点儿什么呢? 您会对我说:这是由于职务是多种多样的;说 巴罗什先生主持国务会议,而维托克先生仅仅是安 全部门头目。我要回答:这只不过是一些偶然因 素:巴罗什先生很可能也颇善于领导安全部门,而 维托克先生也很可充任国务会议议长。这是不能成 其为理由的。 是不是誓词也有许多种质量呢?是不是也像弥 撒一样,有价值四十苏,也有价值十个苏的呢?这 后一种,若按教士之说,实属"不值分文的次 货"呢?是不是要论誓词来定发多少钱呢?是不是 在誓词这商品里,还有特精、很精、精细和半精半 **知之分?是不是有的比另一些成色更好呢?是不是** 更耐用些,掺废麻、烂棉花少一些,染色漂亮点儿 呢?有没有一种是未启用过、崭新的誓词,另一种 是膝盖磨破、缝缝补补、光了腚的誓词呢?是不是 还有不同花色的誓词呢?要有,就请明讲。这是值

得为之的,因为是咱们大伙儿都付款啊。为纳税者利益计,笔者奉献一点儿私见,还请维托克先生原谅擅借其尊姓大名。我承认自己本无资格借用。真是的,我这么一说,维托克先生没准儿还会拒绝宣誓呢。

文人和学者的宣誓

有一个细节可谓弥足珍贵:波拿巴先生要阿拉 戈也宣誓。请明白这一点,就是说天文学也得宣 誓。在一个管理得有条不紊的国家里,例如在法国 或中国,一切都属于"公务"范围,连科学也不例

外。学士院的大官儿隶属于警察局的大官儿。大倍

数立式视差望远镜应向波拿巴先生致忠君式敬礼。 一名天文学家,也就相当于空中的市政警察。天文 台跟普通警哨也差不太多。对天上的那老好人也得 监视,因为他好像并不完全服从1月14日的宪法。 空中到处都是令人不愉快的影射暗示,需要妥为整 顿。发现太阳上有一块新黑斑,这显然是新闻检查

的某种例证。预测有新浪潮,那是出现叛乱的标志。宣布将有月蚀或许是一种叛逆行为。咱们的爱丽舍宫也可以说就是月宫嘛。自由天文学就像自由的新闻报刊一样充满危险。谁知道阿拉戈在夜深人静时同朱庇特(木星)密商些什么?假如是勒夫里埃先生,那倒也罢了。但他是临时政府的一位成员啊!德·莫帕斯先生,您可得提防着点儿!经纬局必

啊!德·莫帕斯先生,您可得提防着点儿!经纬局必须宣誓:不与星辰合伙谋叛!尤其不得勾结那些专在天上搞颠覆的小疯子——所谓彗星者也! 再有一点,咱们已提到过:当人家是波拿巴时,人家相信宿命论咧。大拿破仑有过一颗本命

星,那么小拿破仑便该有一片星云;天文学家肯定 也多少是星象学家。所以,诸位专家先生,请宣 誓。 阿拉戈当然拒绝了。

向路易·波拿巴宣誓的一大特色便是:根据当事 人是否拒绝,这篇誓词便能定夺您有才或无才、有 功或无功、有能耐或没能耐。您是一位希腊语或拉

丁语教授吗?请宣誓!否则就把您从教授席位赶下 去,您就不懂拉丁语,也不懂希腊语啦。您是一位 修辞学教授吗? 赶快宣誓! 否则您讲授的忒拉梅纳

故事和阿塔莉之梦,就不许您再接触:您的后半辈 子便只能围着这些名篇团团转,永远也休想重得其

门而入!所以您还须千万小心才是。您是哲学教授 吗?请向波拿巴先牛宣誓:否则您会变得不能理解

人类良知的秘密,也就无从向青年人讲解。您是医 学教授吗? 也得宣誓: 如若不然, 您就不再会给发 高烧的病人号脉搏喽。然而,假如优秀的教授们全

学方面,都会变得很严重。病人该怎么办呢?您说 什么,病人吗?就是说病人呀!要紧的是医学得向 波拿巴先生宣誓。不然的话,要么是那七百五十万

截除您的大腿,也万万不可让不听话的杜普依吞(2)

张赞成票毫无意义;要么呢,宁可要官了誓的蠢驴

都拂袖而去,因而也就不再有好学生了!尤其在医

哦,你们把这些都当笑话,其实都是令人伤心 的事啊。您是像戴夏奈尔这样年轻聪明思想高尚的 人吗?是像戴普瓦这样坚定正直的智者吗?是像雅 克汶样严肃有力的理性哲人吗?是像米歇莱这样杰

来做手术,这道理真是明明白白。

出的作家兼受人欢迎的史家吗?就请你们都——盲

他们拒绝宣誓。他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以沉 默和韬晦来自善其身;他们后来的处境也就可想而

知了。

此事的种种奇异之处

这样一种宣誓是不承认任何道德伦理的,它可 以咽下所有的耻辱,它也可以没有丝毫羞惭之色。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叫您不看见前所未有的怪事, 您果然也就见到了。像在埃夫娄这样的城市, 竟有 这等事例:宣了誓的法官审判起拒绝宣誓的法官 来: 坐在审判席上的卑劣化身, 居然把体现荣誉的 人物拖上被告席;被出卖了的良知"谴责"正义的 良知;妓女鞭笞着圣洁的处女。 有了这一次宣誓,您便会由惊奇走向惊奇。耍 木偶的尼柯莱跟波拿巴先生相比,实属平庸顽劣之 辈。当波拿巴先牛将跟班、同伙、受害者巡视一遭 后,顺手将誓词塞入自己的衣袋,这时惊叫一 声:"妈的,我倒忘了一件事哩!"说着嘻嘻哈哈 地转身朝英勇的非洲将军们,对这几位人物作了大 致如下的训话:"可不是,我让手下的人在深夜, 从床上把各位抓起来。我的密探是高举着利剑闯进 各位家室的。因为他们这一番战绩辉煌,我还给他 们颁发勋章。那一天,假如各位要大喊大叫,我曾 密令他们往各位嘴里塞破布棉花团儿。我会叫警察

扭住你们的颈脖:我叫他们将各位投入马扎斯关偷 儿扒手的囚室;在汉姆嘛,就请暂居敝人小住过的 牢房:各位手腕儿,上难免还有我捆绑的绳索印记;

佑护之下,所以就请你们向鄙人宣誓效忠不 贰。"尚加涅埃狠狠地盯着他,"不,回答道:你 这叛贼!"贝多驳斥他:"不,你这伪币制造 犯!"拉莫里西叶尔顶撞他:"不,你这伪誓 者!"勒·弗洛回敬他:"不,你这狗强盗!"夏拉 斯干脆掴了他一记耳光。 此时此刻,波拿巴先生已是面红耳赤——并非 廉耻所致,实乃掌嘴致效而已。 还有另外一个种类的誓词:在地堡里,在巴士 底式监牢里,在专装囚徒的旧船里,在非洲流放 地,有成千上万失去自由者。这是些什么人?我们 已说过,是共和派人士、爱国者、维护法律的战 士、无辜者和牺牲品。他们受过的苦难,已有崇高 的呐喊予以揭露。我们大致可以想见;笔者本人也 在关于12月2日的专著中揭开了黑幕。那么,人们 是否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有时候,这些囚徒受尽苦难折磨,弄得精疲力 竭,在无穷灾难打击下直不起腰来。无蔽体之衣, 无裹足之屣,连贴身衬衫也被夺走,更无足以果腹 的面包,常常发着高烧,被虫豸蛀咬;他们是被从 作坊拉来的可怜的工人,是从扶着的犁头上抓走的 农民:他们为妻子、母亲、儿女而哭泣,他们因家

现在嘛,诸位将军先生,上帝已将你们置于圣洁的

庭失去丈夫而无异于寡居,失去父亲而类乎孤儿。 没有存粮,甚至上无片瓦;在高压之下,又兼身患 重病,奄奄一息,濒临绝境。这些不幸者中有少数 抵挡不住,一时软弱,竟至表示愿意"求得宽 恕"。于是人家便让他们签署一封格式书信,是 致"亲王-总统殿下"的。现谨根据昆丁-波沙尔 先生所承认,原文照录如下: "签字人谨以本人名誉宣告:愿以感激心情接 受路易 - 拿破仑亲王对我的宽恕,并保证不再参与 秘密结社,保证遵守法律,保证忠于国家经1851 年12月20日和21日选举产牛之政府。 请别弄错这一严重事实的含意。这并不是给予 宽大处理,而是乞求宽恕。这种做法,即"向我请 求宽恕吧"。其含意也就是"请将宽大处理施舍给 我们"。杀人凶手还举着屠刀,弯身干被害者的身 体之上,却大声喊道:"我逮捕了你,揪住你不 放,把你打翻在地,搜了你的身,抢了你的东西, 戳得你遍体刀伤,你现已躺在我脚下;你的鲜血正 在从二十处伤口流出;你得对我说,你'深感愧 悔',我就可以不要你的命。"罪犯却要清白无辜 者表示这种所谓"愧悔",实在是他自己于心有愧 的外在表现。他自以为这样便可对犯下的罪行有了 个交代。这政变分子虽用种种手段在白欺欺人,他 他需要得到合法的洗刷,推卸掉责任,撤销这段公案,把收据拿到。他向阶下囚来索要这张收据,必要时对他们严加拷打,好把收据弄到手。路易·波拿巴感到:在每个囚徒、每个被流放者、每个被放逐者的良知中,都有一个法庭,正在对他路易·波拿巴进行起诉;他全身哆嗦着,刽子手在其内心深处害怕被他折磨的人;于是,表面上是他将宽恕施舍给受害者,其实他是要这位法官签署对他自己的"无罪开释"令。他希望以这种办法来欺骗法国,因为整个法兰西也是活生生的良知;他期待在判决之日到来时,

法兰西看到:既然受害者都饶恕他,那么整个法国 也会赦免他的。他错了。他是从墙壁的另一侧钻了

一个洞,但却不可能从这洞里逃之夭夭。

虽常在耳边摇响七百五十万张"公民表决"赞成票 的铃铛,但不时也得思索一番;他还是模糊辨出依

稀的明天,企图抗拒这不可避免的未来。

1852年4月5日

1852年4月5日,人们看见推勒里宫出现下面的 情景。约在晚八时,宫殿的前大厅里站满了身穿赤 色长袍的人物。他们表情严肃而庄重,正在喁喁私 语着, 手里端着直筒无边高帽, 帽子多为黑丝绒质 地,帽边饰有金穗儿:他们大多数已是白发苍苍的 老人。他们都是最高法庭的庭长和顾问、上诉法庭 的首席庭长和总检察官。总之,是全法国的资深法 官。这些人物都待在这前厅里。一名副官把他们带 入室内, 然后就不管了。一刻钟过去了, 接着又过 去半小时,一小时;他们来来回回踱着步,相互交 谈着,从怀里掏出表来看着,等待传唤的铃铛响 起。一小时后,他们发现竟没有可供入座的软椅。 他们当中的一位——特洛普降先生走讲另一间前厅 表示抱怨,那里待着的是几名仆役。人家这才给他 搬来一张凳子。后来,一处分成两扇的中门终于打 开,他们这才乱哄哄地走讲客厅。那里有一位穿燕 尾服的男子,倚着壁炉而立。这些穿红袍的人物跑 来找这穿黑礼服的人物做什么呢?是来向他宣誓

开,他们这才乱哄哄地走进客厅。那里有一位穿燕尾服的男子,倚着壁炉而立。这些穿红袍的人物跑来找这穿黑礼服的人物做什么呢?是来向他宣誓的。穿黑礼服的就是波拿巴先生。他向他们点点头,他们则按规矩行九十度鞠躬礼。在他前方几步开外,站着掌玺官,也就是政变当局的司法部长阿巴杜齐,此人过去担任过自由派的部长。宣誓仪式

开始,阿巴杜齐先生致词,波拿巴先生训话。亲王 眼睛盯着脚下的地毯,拿腔拿调地说了几句目空一 切的训词,主旨是说他本人的"合法地位"。此 后,法官们便开始宣誓。每人轮流举起右臂。正当 他们宣誓时,波拿巴先牛侧着半个身子,同站在身 后的副官们聊天。宣誓完毕后,他就完全转过身 子:他们则低着脑袋走开:那神情既表现羞惭,又 充满屈辱,倒不是因为干了一件卑劣的事,而主要 是因为前厅里没有椅子可坐。 他们出门时,有人听见他们这样对话:"这是 不得不做的一次宣誓啊!"他们当中有一位说 道。"也是必须兑现的宣誓,"第二位应道,"他 就像一家之主。 这一切都很卑鄙,且按下不表。在向路易:波拿 巴宣誓效忠的首席庭长中,有不少前法兰西贵族院 议员,他们作为贵族院成员,曾参与判决路易:波拿 巴终身监禁。然而,为什么要追溯得这么谣远呢? 也可以不必再提。在这些法官中,有七位有名有姓 的人物:哈杜安、莫罗、帕塔叶、柯希、德拉帕尔 姆、葛朗台、盖诺。这七人在12月2日前便是高等 法院组成人员。其中第一位哈杜安为院长:最后两 位是候补法官;其余四位便是正式法官。这几个人 物根据1848年宪法被授予,并实际上接受以下权

力: "第六十八条 共和国总统如采取任何措施以 解散国民议会、延长其仟期或阳挠其行使职权,则 此类措施均属叛国罪行。 "高等法院法官应立即为审判重罪而举行会 议;他们应召集判审官至指定地点,对共和国总统 及其同谋犯讲行审判:他们将自行任命负责行使检 察官职能的法官若干名。 12月2日,面对赃证俱在的叛国罪行,他们开始 审判,并任命雷努阿先牛为检察长;雷努阿先牛接 受,对路易:波拿巴叛国罪行的事实予以追究。我们 应当把雷努阿这个名字同其他七人的名字写在— 起。4月5日,他们八人全都来到路易·波拿巴的会

在这里很难不多说几句。 有些可悲的念头,必须有魄力才敢多谈及;有 些耻辱的泥潭,必须有勇气才愿探测其深浅。

客室前厅。他们在那里做些什么,我们方才已看得

很明白。

请看看这人物吧:他是由于偶然,出于不幸, 而诞生于一间破屋,一爿陋室,一处洞穴,不知究

问诞生了一问破屋,一分陋室,一处洞穴,不知究竟在何处,也不知究竟是谁的后裔。他从灰尘里出来,又钻进泥潭。他的父母除做了生育他的那件事外,便徒有虑名了。此后,一切都从他的身畔撤除

了。他只得尽其所能地匍匐爬行。他赤足光头,衣 衫褴褛地逐渐长大,不知道为什么而生。他不识 字。他也不知道头顶上还有法律在主宰。头顶还有 一片苍天,他也是若明若晦。他没有温暖的家,没 有居室,没有亲人,没有信仰,没有书可读。这是 一颗盲目的灵魂。他的智慧一直未曾启开。因为智 慧只有光明照耀才能启开, 犹之平花朵唯有在日光 下才能绽放。然而他却是在黑夜摸索。但他又得吃 饭呀。社会把他铸成一只粗野的动物,饥饿更使他 变成一头凶猛的野兽。他在一处树林的阴暗角落窥 伺行人, 然后一把夺过他们的钱袋。人家将他拿 获,然后送往苦牢。 现在请看另外这一位:他已不是穿着红绸上 衣,而是披了法官的红袍。他信仰上帝,读尼柯 尔(3)的书:他是冉森派教徒,非常虔诚,经常任 悔,吃圣水蘸过的面包。他像人家说的那样出身很 好。他如今什么也不缺,过去也不曾缺什么;他的 家庭为他的童年献上一切应有的东西:各种照料、 各门课程、诸类建议、希腊拉丁语言,以及亲手把 教的老师。这是一个严肃细心的人物。所以人家让 他当上法官。社会看到这个人物日复一日沉浸在对 重要文件的思考,包括对所有宗教和世俗要件的思 考:看到他在钻研法律,在实践宗教,在观照正义 大权交予他来管理,使他当上法官和对叛逆的惩罚 者,并且叮嘱他: "可能会有这样一天,这样的时 刻,物质力量的头目竟践踏法律和法治;到那个当 儿,你作为正义主持者,就应当挺身而出,用手里 的法杖去鞭笞当权者。"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为 准备这危险而崇高的日子来临,社会赐予他许多财 富,让他穿上红袍,佩戴名贵兽皮做成的装饰。这 一天果然到来:这独一无二、严峻、肃穆的时刻, 这恪尽己贵的伟大时刻。但这位穿红袍的人物却在 该说法律语言时结结巴巴吞吞叶叶起来。突然间他 看明白了:占上风的并不是正义事业,而是叛卖勾 当。这时他却变卦了。过去,他曾以毕生的精力去 弄诵那光辉纯洁和崇高神圣的法学;若不能蔑视那 不义的胜利,这个人物本来会是一文不值;这个文 质彬彬、谨小慎微、不胜虔诚的人物;这个被委以 重任,以管理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管理人类 良知——为职责的人物,竟倏然转向那正白鸣得意 的伪誓之徒。假如那叛贼被击败,他本应以他的唇 舌、以他的声音宣告:"你这歹徒,我判处你做海 船上的苦役!"现在,他却以同一副唇舌、同一个 声音求告: "殿下,我谨向您宣誓效忠!" 请拿一具天平来,在盘子一端放上这位法官,

与不义;于是便将最庄严、最可敬的东西,即法律

在另一端放上那苦役犯;然后请告诉我,天平向着

哪一边倾斜?

到处都大搞宣誓 以上便是在向波拿巴先生宣誓时,在法国看到

的种种情形。他们在这里、那里,在各地各处都大 搞宣誓活动。在巴黎、在外省,在东方、在西方,

在北方、在南方。总之,在整整一个月期间,在法 国是一幅又一幅高举右臂、伸开五指的图像,终之 以大合唱般的最后段落: "我等谨此宣誓……" 云

云,云云。部长在总统亲自主持的宣誓仪式上宣 誓;省长则由部长监誓;乌合之众全归省长主管。 波拿巴先生弄来这么多誓词又有何用呢? 他专门收

藏这玩意儿吗?收来以后又放在什么地方呢?人们 注意到:基本上没有什么官员拒绝宣誓,仅有少数 不领薪俸的官员例外,比如地方参议之类。说穿

了,他们是向预算拨款宣誓效忠。 3月29日,听说某 上议院议员抱怨,在宣誓人名 单里竟漏掉他的大名。这实在是巧合造成的一 种"免遭污辱"。巴黎大主教两布尔先牛(4)官了

誓:在布劳涅事件中曾仟元老法庭庭长的弗朗克·卡

莱先生5宣了誓;12月2日那一天还是国民议会议 长的村宾先生(6)也官过了誓...... "啊,天哪!简直是双手沾满耻辱,绞也绞不

干净!宣誓嘛,这毕竟是一种神圣的事情啊!"

宣讨誓的人就不再是普诵人,他把自己变做一

座"祭坛";上帝要下凡到这坛上落坐。人是微不 足道的,是一个虚幻的影子,是一粒原子、一颗砂 子、一滴水;是从命运之神眼眶落下的一点泪;人 是那么渺小,那么脆弱,那么心神不定,那么无知 无识,那么惶惶惑惑:人走向迷惘,走向怀疑,对 于往昔他知之不多,对于未来他一无所知;对于前 面的路, 他只能瞥见置足的咫尺之地, 剩下的便是 一片漆黑:他朝前看不免战战兢兢,朝后看则凄凄 惨惨;人被包围在这广阔而黑暗的寰宇中,周围是 无垠的时间、空间和牛物,并在这当中迷失方向; 他在白己身上有着一个茫茫深渊,便是灵魂;在白 己身外又有一个无边无际的深渊,便是天宇;人在 某些时刻,在大自然种种势力压迫下,只得带着神 圣的敬畏心情俯首就范。包括海浪的啸声,树叶的 飒飒声,山峦的怪影,繁星的眨眼;人在白昼一抬 头便被光明照耀得头晕目眩 , 在黑夜一举目便在无 垠世界面前白惭形秽:他什么也不懂,什么都看不 见,什么全听不着;他或者在明天,或者在今日, 或者就在眼前,有可能被卷走——被奔腾的浪涛, 被呼啸的狂风,被飞来的石块,被敲响的钟声。 人,在某个特定的日子,这颤巍巍的牛物,这摇摇 晃晃、可怜巴巴的东西,这命运的玩物,这瞬间的 缀饰,突然在所谓"人生"的千古之谜面前拍案而

住他、包围他的巨大秘密大声叫嚷:"你要把我怎 样便怎样吧!但我将做什么什么事情,而绝不做什 么什么事情!"于是他自豪地、宁静地、从容地 以一句话而在充满天际的黑暗、在飘摇不定的空气

里,立下一杆稳定的坐标,犹如水手在海洋里抛下 一只铁锚:这就是说,他向着未来,掷出他的誓 言! 哦,宣誓!那是正义者对自身的无限信心哟!

起:他突然悟到还有比深渊更伟大的东西,那便是 荣誉:还有比天命更强有力的因素,那就是品德: 还有比未知世界更深邃的事体,那便是信念。于 是,他孤零零地,弱不禁风地,赤手空拳地,对攫

那是上帝给予人们咬定一种说法的特许啊!现在全 完啦。发自心灵的又一片灿烂光辉就此告终。

⁽¹⁾ 公元一世纪罗马皇后, 极度浮逸。 (2) 十八、十九世纪法国王室外科医生。

⁽³⁾ 皮埃尔·尼柯尔 (1625—1695), 冉森教派伦理学家。 (4) 以上议院议员的身份。

⁽⁵⁾ 作为卢昂 上诉法庭的首席庭长。

⁽⁶⁾ 作为其所在城市的市政委员会委员。

第八部分 政变之中包含着某些进步 在我们这些民主斗士当中,12月2日的事件曾使

许多心地真垫的人愕然不知所措。它使一些人感到 迷惘,另一些人觉得泄气,还使少数人大惊失色。 我看见有几位人士口中念念有词:"波兰啊,你这 一下可完啦!"至于我本人,(有时我得 用"我"这个字,就好像自己是历史的一名见证

者),我要宣布:我看到这一事件是一点儿惶惑感 也没有的。我甚至还要言重一些:在某些时刻,面 对12月2日,我要说我不禁觉得满意。

当我设法使自己超脱眼前的现实, 当我一时得 以侧目不看所有这些罪行,所有这些洒下的鲜血。 所有这些受害者,所有这些被放逐者;不看朗贝沙

和开云可怕的苦牢——人们正在那里快速地死去; 不看那流放的所在——人们正在那里缓慢地毙命;

不看这次投票,不看此种宣誓,不看这强加给法兰

西并且不断蔓延的耻辱之污迹;当我能以须臾的瞬 间忘却那些我诵常魂牵梦萦的痛苦思绪时;每当这 样的时刻,我就能保住政治家的清醒冷峻,做到不

再看事情本身,而要看事情的结果。于是,在那些

无疑存在的大量灾难性后果当间,我也瞥见一些实

际的、重要的,甚至是巨大的进步。在这样的时

但我已不站在因此而悲戚无已者当中了。 我以两眼注视着未来的某些方面,终于得以告 诉我自己:这行为是卑劣的,但形成的事实却并不 坏。 有人曾以一百种方式,去解释那无法解释的政 变之得手,在各种可能讲行抵抗的力量间达成了平 衡,它们业已相互抵消;人民当时害怕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也害怕人民:巴黎郊区对多数派可能卷土 重来感到无所话从,他们担心(其实毫无根据) 自己如果获得胜利,将会导致极其不得人心的右翼 重新掌权:小商店的店主们由于可能出现赤色共和 国,便望而却步;平民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中产 阶级则踌躇不前。有些人说,我们会把什么人送进 立法宫呢?另一些人则说,我们会看到谁主宰市政 府呢?还有,1848年6月的残酷镇压,被一发又一 发炮弹镇压下去的起义,采石场的苦役,地堡,流 放,这些可怕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除这些以外, 也有这样的说法:"得召集得起队伍来啊!""要

刻,虽然我仍属于被十二月二日事件激怒的人士,

放,这三寸百百百年,依然仍然在百。然这三次不, 也有这样的说法:"得召集得起队伍来啊!""要 是有哪怕一个军团上街就好啦!""要是西布尔先 生跟阿弗尔^①先生一样,要是他迎着御林军的枪林 弹雨而上,那才好呢!""要是高等法院没让自己 被一名上士赶走,那该有多棒!""假如法官们也 像人民代表那样采取行动,假如穿红袍的人也像戴 横绶的人那样走上街垒,那不就妥了嘛!""只要 有一次逮捕落空,事情也不至于如此啊!""假如 有一个团的人不肯听命……" "假如大马路的屠城 没有发生,或者转而对路易·波拿巴不利......"所有 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但不得不出现的,却正是已 出现的那一种局面。让我们再说一遍:在这丑怪无 比的胜利下,并且借助它的荫庇,一种重大而不可 逆转的进步业已完成。12月2日得手了。我要重复 一遍:从不止一个角度来看,也许它的得手是一件 不坏的事。所有的解释都言之成理,但所有的解释 又都是徒劳无益的。有一只无形的手参与了所有这 些事情。路易·波拿巴犯下的是罪行,完成这一重大 事件的却是上帝。 的确,"秩序"是必须完成其自身逻辑的。人 们必须知道,并且必须永记:在既往人物口中, 这"秩序"一词的含意便是,伪誓、虚假誓词、贪 污公款、内战、军事法庭、没收、幽禁、流放、放 逐、禁止回国、枪杀、警察、新闻检查、军队不要 荣誉、对人民否定、法兰西被贬低、上议院噤若寒 蝉、议会论坛被打翻在地、报刊被取消、政治性断 头台、扼杀自由、灭绝法治、强奸法律、军刀决定 一切、杀戮、叛逆、陷阱。人们历历所见的情景是

一种有用的场面。12月2日以来人们在法国看到种 种情形,便是"秩序"的狂欢。 是的,上帝插手了这一事件。还要请想想这样 一点: 万十年来, 法兰西共和国与法兰西帝国同时 萦绕于人们脑际,前者是以其恐怖的回光,后者则 靠它光荣的余辉。对于共和,人们看到的仅仅是 1793年,也就是革命中不得已而为之、令人毛骨 悚然的事件,就是那火热的炼狱;对于帝国,人们 只记住奥斯特利茨。由是产生一种对法兰西共和国 的成见,以及法兰西帝国的崇高威望。然而,法兰 两的未来何在?在于帝国吗?不。在于共和国。 应当扭转此种局面。应当消除那死而不能复生 之物的威望:同时涤荡那理应出现的东西被加诸的 成见。上帝做了这件事。他摧毁这两具幻影。二月 事件来到,它消除了对共和的恐怖印象;路易·波拿 巴来到, 他毁掉了帝国的余威。从今以后, 1848 年所象征的博爱,便架叠在1793年所代表的恐怖 上。渺小的拿破仑架叠干伟大的拿破仑之上。这两 者当中伟大的那一面(其中的共和令人胆战心惊, 而伟大的拿破仑却令人目眩神迷),都退居次要地 位。人们自此看1793年是通过它的合理内涵,看 **拿破仑则是透过他拙劣的模仿者了。对断头台的疯** 狂恐惧渐渐烟消云散,而法兰西帝国的虚荣也不复

畏;因为出了路易;波拿巴,法兰西帝国不再令人心 向往之。未来变得可以实现。这便是上帝的奥妙所 在. 何况,"共和国"的虚词已不足以应付;现在

见踪影。由于有1848年,共和国不再使人望而生

需要的是共和国的"实物"。很好!我们将在获得 虑词的同时得到实物。让我们展开谈一谈这个方 面。

当将来实现欧洲联合和整个欧洲的民主联邦 后,会出现奇妙的简化,但那是许多年后的事了。 在此之前,法国社会结构的形态怎样呢?思想家诱

过如今黑暗的专制独裁,已能影影绰绰地窥见一些 端倪. 这形态大约是:

村镇享有主权,由民选的村(镇)长管理;到

外实行普选制度,仅在一般行动方面,从属于国家 统一:这是行政体制。工会和仲裁员负责调解各社 团和实业界争端;陪审员是主管弄清事实的法官,

负责澄清情况,从而协助主管司法的主审法官;法 官诵讨选举产生;这是司法体制。神父不插手仟何 事情, 仅教会事务除外, 他的两眼只盯着圣经那本

书和上茶所在的天国,他与公共预算无关,国家不

必请教神父:认识神父的唯有他的教民,他不再享 有权威,但却拥有自由;这是宗教事务。战争应仅 限于保卫国土;整个民族应保持全国统一,分为三 个地带,必要时可以像一个人那样,万众一心地奋 起御敌;这是国家的实力问题。法律至上,法治至 上,选举至上;"军刀"一律靠边站。 然而,妨碍这未来,妨碍使这种民主理想转化 为光辉现实的,有哪些主要障碍呢? 有四项有形障碍,即: 常规军: 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 官僚体制的教职制度; 终身制的法官。 这四项障碍是怎么回事,它们过去的表现(包 括在二月共和时期以及在1848年宪法规定之下) 如何,它们产生哪些危害,阻挠哪些好事,如何使 过时的东西—成不变,如何延缓了良好社会秩序的 建立——凡此种种,政论家心中有数,哲学家明明 白白:全国人民却一无所知。 这四方面的体制庞大无比。历史悠久月十分坚 固,它们互为支撑,盘根错节,像几株参天古树 又如森林一般——在我们脚下它们的树根相连,在 窒息、压住新法兰西星星点点的嫩芽幼苗。凡可能 有生命、运动、结社、局部自由、村镇自发行动的 地方,就会出现行政方面的专制主义;凡可能出现 爱国者和公民头脑清醒的警觉,甚至必要时是武装 警觉的处所,就会有士兵的"消极服从";凡强烈 的基督教信念可能冒头的地方,天主教神父必定光 临:凡可能实施正义之时,法官就要亮相。而未来 已出现,在受苦受难的几代人脚下出现,只是尚未 破土,尚在待机露出苗头。 人民当中是否知道这些情况?他们想到了这一 层吗?他们是否猜到几分? 没有。 远远没有。在大多数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心目 中,这四项障碍不啻是四根支柱呢。法官、军队、 行政、教会,这是"秩序"的四大优势,是古老法 国结构的四根支柱啊。 您要是有此胆量,就来攻它们吧! 我毫不犹豫地指出:既然最有头脑的人仍处于 盲目状态,又按照常规讲度有板有眼地往前讲,有 了我们这样的历届议会 (人家决不会怀疑我说它们 的坏话),而它们又那么正派并且小心翼翼,结果 便让中间人士,也就是平庸之辈操纵;再加上各种

我们头顶它们的枝叶互抱:不论在何处,它们都能

倡议委员会,各种延误和投票;那么,假如不是12 月2日来给大家震聋发聩,假如上帝不曾参与其 事, 法国就会没完没了地命定实行终身法官任命 制、实行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实行常备军制以及 官僚化的教职人员制度。 当然,还有议会论坛的威力同报刊威力相结 合,这是现代文明的两股强大力量;决不会轮到我 来否定或贬低它们。不过还是请各位看明白:得作 出各种各样、来白各方、表现为各种形式的重大努 力,得通过论坛、通过报刊、通过书籍、通过言论 努力奋斗,才能仅仅撼动一下那种普遍存在的偏见 ——这偏见恰恰是维护那四种要命体制的。还要作 多大努力才能彻底推翻它们呢?才能让所有人士都 明察秋毫地辨出其中显而易见的道理,才能克服白 私的、情感式的,或不理智的种种抵触呢?才能完 全唤醒舆论, 动员良知和官方权力, 使得这四方面 的改革首先深入人心,然后再充分体现为法律呢? 请数一数已发表多少演说、多少文章、多少报刊评 论:已经有多少法律草案、反建议,对草案的修正 案、对修正案的修正案,制定了多少报告、反报 告:发生了多少事件、事故、争论、讨论:出现了 多少肯定、否定、急风暴雨、向前迈进、向后倒 退;过去了多少天、多少周、多少月、多少年,以

4 我可以想象:在议会席位当间,挺身站立起最

至耗光四分之一世纪, 虚度整整五十个年头!

大胆的思想家、在这去席位当问,延岁站立起取 大胆的思想家、最富于智慧的人物,他是属于这样 一群——当他们站到进坛上时,便立刻成为进坛的

一群——当他们站到讲坛上时,便立刻成为讲坛的 支柱,立刻形象高大起来,终至变成巨人,并显然 超过那些粉饰现实的巨障一头。因而能越过现实黑

洞洞的高墙,清晰地辨明什么是未来。这巨人,这 雄辩家,这心明眼亮的智者,他想要警告自己的国 家;这位预言者想使政治家们豁然开窍;他知道什

么地方有暗礁;他明白社会正是要在四个虚假支点上垮台,这四个支点便是行政上中央集权、常备军队、终身制法官、领取俸禄的神父。他明白这一点,也想让所有的人都明白这点。他登上讲坛,开

点,也想让所有的人都明白这点。他登上讲坛,开口便道: "我要向各位揭露四大公害。你们的政治秩序

本身孕育着自我毁灭的因素。必须从头到脚根本改造行政体制,改造军队、教会和法官体制;有的地方要取消,有的地方要截除,整个儿得从头做起;否则就会灭亡在这四个机制上面——你们以为那是

持恒的因素,其实却正是瓦解的毒剂。"
下面议论纷纷。他放声大喊道:

下面以论纷纷。他放声大喊道: "你们的中央集权机构,在由伪誓者掌握的执 会变成一次遍及法国全境的大规模叛卖,所有公务 人员都将一无例外地卷入。 又重新出现唧唧喳喳的议论,月愈演愈烈。有 人大喊一声:"住口!"但那发言者还继续往下 讲:"你们知道,有朝一日你们的常备军会变成什 么样子吗?会变成犯罪工具。所谓'消极服从' 实在是永远逼在法律胸口的一把刺刀。是的,就是 在这里,这启导着世界的法兰两,这片以论坛和报 刊而驰名的土地上,这人类思想发源的处所,有可 能出现这样的时刻——到那时军刀将指挥一切;而 你们,你们这些立法者,本来是享有不可侵犯权 的,却会被上士们扭着颈脖;我们光荣的师团将服 务于某一个独夫民贼的私利,从而使全国人民含羞 蒙垢,把自己变成贪图享乐的匪徒和御林军式的队 伍;到那时,捍卫法兰西的利剑,将变成某种刺客 手中的利剑,从背后刺向法兰西;到那时,这世界 首屈一指的大都会将惨遭不测,它的鲜血将溅满你 们那些将军金光灿灿的肩章!" 唧唧喳喳的议论变成一片嘈杂之声,有人高 呼:"住口!"呼声来白四面八方。有人警告发言 者: "您前面的话是对行政当局的污辱;现在您又 对军队讲行谩骂!"议长也要求发言者遵守议事规

行权力面前会变成什么模样,你们可曾虑及?那就

则。

那位雄辩家照旧往下讲: "假如有这么一天,某一位个人居然一手操纵

五十万公务员的队伍和四十万军队的大兵, 假如这

独夫将宪法撕成碎片、置所有法律干不顾、违背一 切既有誓言, 假如这民贼将所有法权都视若粪土, 并斗胆犯下无恶不作的种种罪孽,你们那些终身制 的法官,号称是法治的保障者、一切法律的执掌

人,你们知道在那时刻他们将会如何动作?他们将 会三缄其口、一言不发!"

会场里的叫嚷使发言者难以把话讲完。嘈杂声 变成暴风雨: "这个家伙什么也不尊重!他不仅丑 化政府和军队,现在还要给所有法官抹黑!禁止他

发言,禁止他!"于是将可能予以禁止记录在案。 议长宣布:如果他还照此讲下去,就将征求全体与

会者的意见,并且正式收回他的发言权。 发言人却照讲不误:

"还有你们那些领取俸禄的教会人员!你们那 些当了官的主教!将会有这么一天,某个野心家已

经把政府、法官和军队用于谋反活动,所有这些机 制都将流淌着那叛贼洒下,并且是为其私利而洒下 的鲜血;那么,一面是已犯下罪行的凡人,另一面 是坚决要求对罪人予以革教的上帝,而实在这两者

的,可惜将是在那凡人面前,而不是在上帝面前!"
你能想象得出吗?迎接这番言论的,是多么疯狂的一片嘘叫声,是箭镞般纷扬的咒骂啊!你能想象得出吗?有多少声喊叫、多少声疾呼、多少句恐吓的言辞,以至整个大会场全体起立,有人攀登上讲坛,执达吏几乎不加保护!发言人先后亵渎了所有神圣支柱,终于触及圣中之圣的教会。而且,他在这方面都假设了些什么啊!真是一大堆不可能出

当间的那些主教又当如何呢?他们是会虔诚低头

议事规则,会被查禁、被罚款,会像皮埃尔·勒鲁和艾米尔·德·吉拉尔丹一样,被逐出议会三日之久;而且有谁知道,也许甚至会像马努埃尔一样被永远驱逐。 到第二天,资产者会怒不可遏地叫嚷:"干得

现,而又俗不可耐的卑劣设想!你们在那儿听见巴 罗什和杜宾之流咆哮吗?那发言人还会被要求遵守

好!"秩序党的报纸会从四面八方向"诽谤者"伸出老拳。而在这发言人自己的党派里,他自己在国民议会的坐席上,连他最好的朋友也会抛弃他,并且说:"这是他自己的过失;他言过其实;他假设一些荒诞不稽的可能性,说了一大堆谬误之至的言辞!"

在这一次英勇而高尚的努力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被攻击的四大支柱反而比任何时候都格外受顶礼膜拜,同时也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尽善尽美。于是整个存在的问题不但毫无进展,而且大大后退。

5 但上帝呢,他的做法可大不相同了。他堂堂正

正把事情展现在你眼前,并对你说:请看个明白! 某日早晨来了个人。是怎样一个人物!是头一名,也许恰是最后一个来到的;既无光荣的过去,亦无可观的前途;既无天才,又无盛名,更无声望;会不会是一位冒险家呢?也许是一位亲王?反正他双手抓满金钱、钞票、铁路股票,及职位、勋章和持名差事;这个人物弯身向官员们附耳私语

道: "大小官儿听着,叛变吧!" 于是大小官儿们叛变了。 全部在内,无一例外吗?

不错,全部在内。 那个人物转身向着将军们,对他们说:

"将军们,屠杀吧!"

于是将军们动手屠杀。

他又转身向着终身制的法官们,对他们说:

"法官们,我突破了宪法。我起过伪誓,我解

没收财产,我顺手牵羊,我招摇撞骗,我随意劫 掠,我看谁不顺眼便放逐了之,我随意流放人,我 未经警告便扫射路人,我不加审判便格杀勿论,我 犯下了一致公认的种种罪行,我破坏了尽人皆知的 法律,请看那些法律条文,它们都被我踩在了脚 "我们假装都没有看见。" 法官们说。 "你们太玩世不恭了吧。"那体现上帝旨意的 人物说 , "把眼睛转向一边 , 这本身便是对我的大 不敬。我是要你们助我一臂之力啊。法官们,你们 今天应当向我——力量和罪恶的化身,来表示祝贺 呀。明日,凡是抗拒我的人,凡是代表荣誉、法 治、法律的人,你们统统予以审判,并且要处以刑 罚!" 终身职的法官们吻着他的皮靴,开始调查"动 刮事件"。 不仅如此,他们还向他宣誓效忠。 这时,他瞥见待在一角的有那些财大气粗、穿 金戴银、手持权杖、着无袖长袍、戴主教高帽的教 职人员, 便冲着他们招呼: "哦, 大主教呀, 你在 那儿!过来吧。就请你为我祝福这一切吧!"

散了至高无上的全权议会,我逮捕了根据豁免权不 受侵犯的人民代表,我掠夺公款,我幽禁无辜,我 于是,大主教唱起圣母赞歌。

哦!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事件,又留下多么深刻的教训!鲍抒哀满可以说:"各位是咎由自取!"部长们自以为是解散了议会;其实他们解散的是政府。

士兵们等于向军队开了枪,置军队于死地。 法官们自以为审判和处罚了无辜平民;其实被

他们审判并宣布死刑的正是终身任期的法官制度。 神父们自以为给路易·波拿巴唱了赞美歌;其实 却正是给教职人员唱了哀悼经。

7

当上帝想摧毁一件事物时,他让这件事物自己来执行。这个世界所有的不良体制最终都会自寻绝路。当它们压榨人民已够长久时,上帝就像土耳其、苏丹对宰相那样,派一名哑巴给他们送去绞索;于是它们就自律自身流流。

路易·波拿巴便是上帝派来的哑巴。

⁽¹⁾ 阿弗尔 (Affre, 1793—1848) , 法国神父 , 1848年6月 巴黎人民起义时死在街垒上。

第一部分 主子小器 , 局面恶俗

各位请放心,历史已将他拿获。

顺便说一说,假如波拿巴先生因为讲入史册而 颇感自负,假如他对自己作为政治大罪人的价值心 存一丝幻想(我们真这样想呢),那么他应当赶快

丢掉这幻想. 他不应当因为自己干下了那么多令人发指的事

情,便自以为属于历史的大盗之列,便把自己擢升 为此种大盗。笔者在本书某些零星段落里曾将他比 拟为此类人物,这或许是不恰当的。不,他虽然犯

下大罪, 却仍旧是卑劣的小人。他将永远只是在深 夜扼杀自由的恶棍:他将永远只是那个灌醉士兵

(不是像老拿破仑那样,以辉煌的战功使他们自我 陶醉,而是以葡萄酒将他们灌醉)的坏蛋;他将永 远只是一个奴役伟大法国人民的侏儒式暴君。这小

人的"种属"是同伟大气魄无法相容的,即使在干 卑鄙无耻勾当时也是如此。作为独裁者,他不过是 扮着开角儿:他若以皇帝白称,则更加滑稽可笑。 那会使他达到登峰诰极境界的。让整个人类耸肩耻

笑,这便是他的天命。他会不会因此而免遭严惩 呢?绝不会。蔑视丝毫也不会减轻愤慨:他将属于 开类, 但仍然是那种令人发噱的开类。整个说来便

是如此。历史既嘲笑,也鞭笞。 即使最愤怒的人也不能使他摆脱出来。伟大的 思想家乐于惩罚伟大的暴君;有时,为了使这些暴 君配得上他们的义愤,便有意将暴君们的形象拔高

点儿: 但历史学家又能将眼前这个人物塑造成什么 样子呢? 历史学家只能揪着他的耳朵,把他带到子孙万

代面前。 一日将此人获得成功的外衣剥去,再卸掉他脚

下的雕像底座, 掸去积下的灰尘, 除却种种浮华装 饰和佩在身上的大马刀,那可怜的一小具骷骨便展 现原形, 颤颤巍巍地站在你的面前。 人们难道能想

象出有比这更羸弱、更可悲的形象吗?

历史自有其威武的猛虎。历史学家乃是凶猛野 兽永恒的看守者,他们向各民族展示这座帝国动物

园。这位伟大的猛兽驯养人独自默默无言,他擒获 并在具有其独特风格的铁笼子里收养着八至十只这 样的猛虎。请看一看它们的雄姿吧:既令人望而牛 畏,又具有非凡的壮美啊。它们身上的斑纹,也正

是其壮美的组成部分。这一位,便是猎捕人类的猎 手奈姆罗德;这一位是埃及暴君布两里斯(1):这一 位是法拉里斯,他叫人在青铜牛的肚皮里水煮活 人,好让那铜牛也发出哞哞叫声;这一位是阿叙埃 鲁斯,他剥去了那犹太七兄弟马卡贝的头皮,并叫 人把这七兄弟活活烤死;这位是放火烧毁罗马的尼 禄,他在基督徒身上涂以白蜡和沥青,把他们当做 活火炬来燃烧;这一位是卡普莱出的人物蒂贝尔; 这位是多米提安(2);这位是卡拉卡拉(3);这一位是 赫里奥伽巴尔:这旁边的一位是柯莫德,他在恶行 之外的一大优势,便是,他是马克·奥里留斯之子; 这几位就都是俄国沙皇了;这边是奥斯曼帝国的苏 丹;这几位都是当过教皇的——请注意他们当中的 猛虎鲍吉亚;这是所谓的"好人"菲利普,正像复 仇三女神被谑称为幽梅尼德一样:这里是阴险而畸 形的理查三世;这边的一位而孔扁阔、大腹便便, 乃是亨利八世, 他娶了五个妻子, 杀掉其中三个 有一个由他亲自剖腹;这里是克里士提恩二世,人 称"北方的尼禄";这里则是菲利普二世,又 名"南方的魔鬼"。他们而目狰狞,令人毛骨悚 然;请听他们咆哮吧,同时请大家一个挨一个地仔 细看看他们吧。历史学家会把他们带到各位面前, 会把这些狂怒而吓人的猛兽拉出囚笼,向你们展示 那血盆大口、那从不饶人的虎牙、那咄咄逼人的利 爪。你们可以对其中每一个给予评价:这是一只只 虎王啊。的确,它们是被从各国的王座上捕捉来 的。历史让它们穿越世纪的长廊,在其间漫步;历

历史不会把豺狼同虎豹混淆在一起。 它将污秽的畜类置放并看守在另外的地方。波 拿巴先生同克劳德、同西班牙的裴迪南七世、同那 不勒斯的斐迪南二世一起,将被关进鬣狗的铁 笼。(4) 他有一点儿像剪径的盗匪,但更多地是像一名

史不让它们一命呜呼,而悉心照料着它们。这是说

猛虎们。

恶棍。人们从他身上总是感到那股气息,如他当年 在英国靠雕虫小技混饭吃,充当穷困潦倒的亲王时 一样:他眼下的得意、他的大获全胜、他的偌大帝

国和他的囊橐充实都对此毫无影响。这件大红色的

披肩,是拖曳在磨坏了鞋跟的皮靴上。"小拿破仑",这真是恰到好处,不多也不少。本书的书名非常之好。 他各种毛病之卑劣损害着其罪行的气魄。这又

有什么办法呢?残暴的彼得屠杀人民,但却不偷鸡 摸狗;亨利八世干暗杀勾当,但却不坑蒙拐骗;帖 木儿用马蹄踩死许多幼童,同波拿巴先生在大马路 上残杀妇女老人大体相同,但他却不会满纸谎言。

且听阿拉伯历史学家怎样叙述吧: "帖木儿-贝格乃当今和全世界的主宰,诸星 座共同的主宰,他在1336年生于凯什。他斩杀了 他心软,给他派去——千名幼童,每人头上顶着——部 可兰经,对他大声呼喊'阿拉!阿拉!'的圣名。 他命令左右恭恭敬敬地取下那神圣的经书, 却放马 当场踩死那千名幼童。他又用了七万颗人头,另加 水泥、石子、砖瓦等, 在赫拉、塞勃兹瓦尔、台克 里特、阿勒颇和巴格达修筑高塔。他最恨撒谎:一 当他许下诺言,人们便可以笃信不疑。 波拿巴先牛绝对够不上这样的尺寸。东方西方 的大暴君都将尊严同残暴融为一体;而他正缺少这 尊严。他们那种恺撒式的气度正是他所不具备的。 为了能在这些鼎鼎大名的刽子手中泰然白若、表情 自在(这些人物四千年来一直折磨着人类),就不 能叫别人在少将与香榭丽舍的大鼓鼓手间犹疑不 定:就不能曾在伦敦充当过一阵子警察:就不能曾 经低垂着眼帘,在贵族法庭的大堂上遭受过马南先 生傲慢无比的蔑视:就不应当被英国报纸称做 过"扒儿手";就不应当在克里希受到威逼。总而 言之,在那个当事人身上就不能有卑贱的气质。 路易 - 拿破仑先生,您雄心勃勃、眼界甚高; 然而,对您必须说实话呀。是吗,您叫我们有什么 办法呢?您在掀翻法国议会论坛时,便以自己的方 式实现了伽利古拉(5)的心愿:"我愿意整个人类只

十万战俘;当他包围席瓦斯时,城里的居民为了使

样设置冷宫;您徒然像鲁道维奇·斯伏查那样起过伪誓;您徒然像查理九世那样进行了屠杀和暗杀。总之,您做了所有这一切都是白费力气。当人们想到您的大名时,您又让大家想起这些人物,可这也是徒劳无益啊。您只是一个怪物。不是愿意当巨怪的人都能当得上的呀!

1

从人类所有的聚居点,从所有的城区、所有的国家,都必然会迸发出一种集体力量。
试将这种集体力量用来为自由服务,试以普遍选举制来制约此种自由,城市就会变成公社,国家

这种集体力量就其性质来说是不能自控的。它 既然属于所有的人,也就等于不属任何人所有;可

总会有这么一天,将实行真正的社会公 式:"尽可能少以政府进行治理";到那时,此种

就将成为共和国。

以说,它是在人民以外游荡。

有一个脑袋,好一刀便将它砍杀。"但这是徒然的;您又徒然放逐了成千上万的共和派人士,就像菲利普三世⁶⁰驱逐摩尔人,以及托克马达⁷⁰驱逐犹太人;您徒然像彼得那个残暴者一样拥有地堡、像哈里亚丹一样有装囚徒的旧船、像勒泰尔梯叶一样搞龙骑兵对新教徒式的迫害,以及像艾兹林三世一

察,负责为公路填上石板块儿。点燃路上的照明灯 光,并防止歹徒作案行劫。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 这支集体力量由于受到各种偶然因素和诸多野心的 支配,就必须由某些十分警觉。清醒明智和充分武 装的机构来看守和保护。 它有可能被传统驯服:它有可能遭到阴谋诡计 的意外打击。 某个人物有可能跳到这支力量的脊背上,将它 控制,遮挡它的眼睛,完全制服它,唆使它朝普通 公民身上踏过去! 暴君是这样一个人,他可以像俄罗斯的尼古拉 那样从传统里脱颖而出;也可以像路易·波拿巴那样 借阴谋诡计而青云直上,同时为谋私利而占有一国 人民的集体力量,并目随心所欲地支配这力量。 这样一个人物,如果像尼古拉那样是基于他的 出身,则必定是社会公敌;如果他干了路易:波拿巴 所干的事情,则不啻为窃国大盗。 尼古拉同常规的、法律的司法程序,同刑法条 款毫无关系。在他的背后自有人在窥视他、跟踪 他,心里怀着仇恨,手中执有复仇之剑——在他的 宫中是奥尔洛夫,在平民百姓当中则是姆拉维也 夫: (8) 他有可能被自己军中某人刺杀,或被自己家

集体力量可以削减为仅仅是管理街道和小径的警

族中某人毒死;他可能冒的风险有兵营谋反、师团 起义、军内秘密结社、家族阴谋、突然患病或病因 不明、恶性事变或大灾大难。路易·波拿巴则应干脆 送往波瓦西. 尼古拉拥有一切必需的东西,可以身着红袍而 驾崩,像历届王朝和一出出悲剧那样备极哀荣、不 辱皇家气度地终了。路易·波拿巴却应当留在人间, 让他被囚禁在四壁中央,让老百姓隔着铁栅看见他 被示众:他将被罚打扫庭院、做鬃毛刷子和布边便 鞋、倒污水桶,头上戴着绿色小帽,脚底蹬一双木 头鞋, 鞋里寒满稻草。 嗨,老式政党的头目们,主张绝对王权的人物 们,在法国境内,你们一股脑儿混在那七百五十万 人当中投了赞成票:在法国境外,你们鼓掌欢呼: 你们把这位卡图什(9)当做了维持"秩序"的英雄。 他的残暴是足以担当此任的,这一点我很同意;但 请看清楚他的身材。可别亏待了你们真正的巨人 啊!你们过早地罢免了你们的海诺和拉德茨基(10)。 请仔细想一想,会很自然映入人们脑际的这种比较 吧。这种小人国的曼德林(11)同尼古拉相比又算得什 么啊!尼古拉既是沙皇又是恺撒:既是皇帝又是教 皇:既代表神权又代表鞭笞之权:能把人打入地狱 或判处刑罚,指挥着八十万大军和二十万神父的演

利亚的路条,将六千万平民视为一己私产。 灵魂归 他掌管,似乎他便是上帝,肉体也归他差遣,似乎 他兼做死神! 假如不能很快有倏然出现的庄严而辉煌的结 局,假如法兰两民族的现状久久拖延而毫无变迁, 那么主要的骇人听闻的损失,将是道德方面的损 失。 巴黎的马路、巴黎的街道、法国二十省份的田 野和城市,在12月2日都横陈被杀公民的尸体;在 一些人家门前,可以看见被斩杀的父亲和母亲、被 马刀劈倒的男女儿童、披头散发躺在血泊中或者被 连射穿透肚皮的女人:在一些人家室内,可以看见 虽已乞饶却仍遭屠杀的无辜者,有些成堆地被枪杀 于地窖里,有些是被刺刀连戳惨死在床底下,有些 则被一粒子弹击中翻倒在壁炉前石板上。各种各样 染着鲜血的人手印迹直到现在还处处可见:在一堵 墙上、一扇门上,或者某个床穴里;路易:波拿巴得 手后,巴黎人有整整三日是在殷红泥浆中行走;在 意大利马路上,有一株树木挂着一顶装满人脑浆的 鸭舌帽。写这几行字的作者本人,在12月4日夜 间,莫康寒叶街垒附近,曾看见一位老人躺在石板

习,右手拿着天堂之门的钥匙,左手执有流放两伯

衣衫——据说他是在提克同街被杀害的,当我们为他解开衣裳时,他的脑袋从一个肩膀向着另一面肩膀摇晃,那未曾合拢的两眼直勾勾地朝前盯着,我们微微探身向着他那半开半张的嘴巴时,似乎还能隐约听见他以微弱的声音呼叫"妈妈,妈妈"!可是啊!尤胜于此的事还有——比这横遭惨杀的儿童更惨痛、比这在扫射下倒毙的老者更可怜、比这沾满脑浆的破布更骇人、比这染透殷红血斑的石板更可怖、比这些失去的男男女女更不能弥补、比这遭到明杀暗刺的父母更不可替代,那便是一个伟大民族荣誉的杳然飘逝。

路上,胸部被铳枪弹穿透,锁骨被打碎,他尸身下 的水沟,带着汩汩流淌的鲜血而去;我亲眼看见、 亲手摸着一名七岁男孩的尸体,并且帮着解开他的

倒在公墓里,堆积有如金字塔,这些张着大口的万人家,人们在黎明曙光照耀前的片刻匆匆将它填平,这一切都极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你会想到在当前这时刻,各国人民已是满腹狐疑,因为对他们来说,象征着伟大道德光辉的法兰西已不复存在!

诚然,从马尔斯广场来的运尸车将死者遗体倾

在! 惨不忍睹的现象,诚然是被大刀劈成两半的头 盖骨,诚然是被炮弹洞穿的胸膛;奇灾大难诚然是 住宅被不由分说地强占,诚然是当街肆意杀戮,诚 然是大街小巷血流成河:但更令人伤心触目的是, 你会想到现在举世各民族都在窃窃私语:你们可知 道,这各国之榜首与俊杰,这7月14日的人民、8 月10日的人民,这经历过1830、1848年的民族, 这砸碎过巴士底狱的巨人之子,这以自己的容颜映 照他人的种属,这产生过英雄和足以与英雄并提的 思想家的人类天府,这发动一切革命的源头,这孕 育过孕育者的始祖,就是这伟大的法兰西——她的 名字便意味着自由——这在欧洲放射着光芒的人类 之魂,这支火炬啊!不是吗!竟被人踏倒、被人熄 灭了!法兰西已不复存在,俱往矣。请看:到外都 是一片黑暗,举世都在胡乱摸索。 哦,曾经是那么伟大!这峥嵘的岁月,虽然间 杂着风风雨雨,却依然是光辉璀璨的岁月,如今又 安在?须知那便是生命,那便是自由,那便是光 荣,并且这一切都无往而不在哟!在这样的岁月 中,法国人民先于所有民族之觉醒而觉醒,它屹立 在黑暗中,但额头上已映照着一丝为它而初露的晨 曦;别国人民这时还昏昏沉睡,四肢麻木,在睡梦 中依稀触动着锁住他们的链条;然而法兰西人民却 豪迈地向他们宣告:请不要担心!我为大家做了苦 活儿,我为大家耕耘了土地,我便是上帝的仆役!

了如今的浑浑噩噩!过去的豪迈白信变做了如今的 白惭形秽!过去昂首阔步的伟大人民,如今却是这 样垂头丧气! 遗憾哪!路易·波拿巴不仅是杀了人, 他还使灵 魂变得渺小:他还使公民的心灵沉沦。当前,横着 的是一条自暴自弃而又须恪尽天职的艰苦之路;在 这样的时刻, 唯有不屈不挠、百战百胜的民族方能 扣此重仟并坚持不懈。不知何名物质的猖獗病毒, 或有可能令公众的正气泯灭。哦,善良的工人啊! 此时被流放、牺牲生命、荡尽家产,反倒是多么幸 运!自尊的农民啊,被赶出法国、上无片瓦、下无 鞋履, 岂不是因祸得福! 吃着粗糙的黑面包、 睡着 随便扔在地上的床垫儿。 衣服的肘部磨成破洞,对 这一切全都视若等闲。人家问:"您是法国人 吗?"答曰:"是流落异国的逐客!"这一切竟也 成为苦中求乐!

这是怎样的巨创深痛啊!过去的雄劲有力变成

那种唯利是图、贪赃枉法的快乐,却又是何等卑劣低下!一帮子在12月2日食槽里争食的畜生!哼哼!及时行乐呀,做咱们的买卖呀,在锌矿股票和铁路股票里舞弊作假呀,把钱先赚到手再说!这很下流,但正合吾意。少一分廉耻,多一枚金路

易!只要这样的价码,灵魂便彻底拍卖。他们四处

含垢在所不惜;只要能在法国谋到一片租让的路 权,或在非洲弄得一块荒土野田,就会有人开口索 取权位。一大群忠诚不二的勇士猛将把那爱丽舍宫 包围得水泄不涌,以那伟人为核心聚集到了一起。 老波拿巴近侧有一位朱诺, 当年勇对炮弹溅起的污 泥:小波拿巴身边却有如此一群,今日不畏耻辱泼 ——只要也能分到些许他的家财!他们争着把廉耻 荡尽,好将卖身的交易赶紧拍定!他们当中固然有 眼风尚属明净、仪态也还大方的初出茅庐之辈,却 也不乏昏庸老朽的衰翁, 唯恐爵位识来一步, 未及 毁掉一己声誉便讲了阴曹地府!有人卖身换取一座 省府衙门,有人则想谋得税收官的肥缺,还有人想 把驻外领事充当:有人要讲烟草局,还有人欲取大 使馆。反正都是要把金钱搞到手,有的开价高,有 的要价低,心中有的只是俸禄,一点儿不曾想到责 仟。人人都伸手,个个在标价。总有这么一天,会 设置一名按金钱数目定良心成色的鉴定官! 什么?他们竟落到这等地步!什么?就是那支 持政变的同一伙人,就是他们在1852年对赤 色"鬼怪"和"扎克雷暴动"的谣言惊恐不已;就 是他们认为这罪行是一桩好事,认为那个人物从大

奔走,他们蜂拥而至,他们鹄候干前厅,他们蒙着

灾大难中救出他们的年金、他们的账簿、他们的钱 柜、他们的官位.......然而他们竟不明白:如果只有 实利未曾沉没,那么在道德大沉沦、大没顶当中, 充其量也只是漂浮在海面的一片沉舟残骸,一片可 悲的残骸!那将会形成一种骇人听闻的可怕局面, 因为人们将会这样说:"一切都已得救,只有荣誉 不在此列!" 独立、解放、进步、人民的自豪、民族的骄 傲、法兰西的伟大,这些字眼在法国已不准提及。 肃静!这些字眼扰人清眠;咱们踮着脚走路吧,切 勿大声喧哗。咱们这是到了一间病房啊。 "这位先生是谁?" "是首脑,是主子,谁都 得听他的。""哦,那么大家都尊敬他 喽?""不,大家都蔑视他。"唉,形势使然啊! 那么军人荣誉到哪儿去了呢?如果您同意,咱 们现在就不提军队在十二月干了些什么事情;咱们 只说说它现在的遭遇,说说它首脑部门有什么人, 压在它脑袋上的又有些什么。您想到过吗?军队想 到过吗?啊, 共和国的军队呀! 这支军队过去的统 帅是一些每天只领取四法郎的将军,他们是:象征 艰苦的卡尔诺、象征无私的马尔梭、象征荣誉的贺 什、象征忠诚的克莱伯、象征笃实的儒贝尔、象征 德行的德寨、象征天才的老波拿巴!唉, 法兰两的

样子呢?要把它引向何方?要让它干些什么事情? 我们将注定看到、听见什么样的模拟滑稽剧呢?哎 呀!指挥我国师团,统治我们的都是些什么人物 啊!主子嘛,我们已经认得他了。另外——位曾当过 部长,后来在12月3日又"受命"。正是为了这, 他才制造了"12月2日"。还有一位是向银行贷款 两千五百万法郎的"借款人"。另一位是金砖持有 人。这一位呢,在当上部长前,一位"友人"曾对 他说:"嘿嘿!您在当前这桩事里,可是骗了咱们 啊!这真叫我厌烦。既然要搞诈骗,就得有咱一份 儿呀!"还有这位戴肩章的,刚被判定犯了几乎是 重卖之罪。这另一位也是戴肩章的,12月2日 14年 收到一笔高达十万法郎的"应急费"。他不过是一 名上校。假如他是将军,他得到的钱一定更多。这 另外一位倒真是将军,当过路易十八的卫士,在做 弥撒时总是在国王宝座后面站岗;他从那座位上割 下一串金穗放进自己的衣袋,为此被赶出卫队。当 然,也可以用收取的钱,为这些人物立一根圆柱, 以青铜质地铸制。又有一位是少将阶衔,在夏拉斯 上校知情下,"挪用"五万二千法郎于圣 - 安德烈 村和马斯喀拉附近圣 - 希波里特村的修建工程。这

军队啊!不幸可怜而英勇不屈的军队啊!现在这些 人物把它引入了歧途!他们要把这支军队变成什么 ——位是担任司令的将军,在冈城颇有名气,绰号 叫"万百法郎将军"。最后这一位便是国防部长 了,他只是靠鲁里哀尔将军的宽赦,才没有被解送 军事法庭。 这便是人物概况。反正都一样,向前开步走! 鼓手们,击鼓呀!号手们,吹起号来!军旗呀,飘 起来吧!士兵们,在尸体堆成的金字塔上,四十大 让我们继续这凄惨的话题,且对这话题来个面 面观吧。 只要看看居于—国之首的波拿巴先牛的私人财 产,也就足够让平民百姓垂头丧气了。 由于社会体制(它本来首先应当用来启导人 民,使人民更加文明)的缺陷,在像法国这样人口 众多的国度,总有这么一个阶级是无知无识、受苦 受难的,它觊觎他人的财富,它奋力挣扎着,既受 兽性式争夺的本能驱使,又受推动它劳动的道德法 则制约,左右为难。它目前仍处于不胜痛苦、重压 当头的状态中,为保持自身正直善良,它需要来自 福音书的全部纯洁神圣的启示。它既需要耶稣精 神,也需要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向它说出同样威武 雄壮的语句,并经常向它指明人类的视野应见到的 独特光明,即人类命运神秘而崇高的规则,例如坚

忍不拔、忠诚不渝、自我牺牲、通过劳动获得物质 幸福、借重诚实达到内心祥和。即使有着这天上人 间的经常教导,这极其值得同情、应当赋予友爱的 阶级也不免时常失足。苦难与诱惑比德行更能奉 效。说到这里,您应当明白:波拿巴先生的成功, 无异于给这个阶级出了什么下流的主意啊! —名穷闲潦倒、衣衫褴褛,既无财源,又无活 干的男子,待在街道一角的黑暗处所,正坐在一块 路边界石上;他正在谋划盘算着干一件坏事,但同 时又在拼命驱赶这种念头;他有时踉踉跄跄,有时 又勉强站直;他腹中空空,饥饿难忍,他想做贼; 为了做贼,就得做一把假钥匙,就得翻过一堵墙 头;然后,做好假钥匙,翻越了墙头后,他就来到 保险柜跟前:万一有人被惊醒,万一有人抵抗,那 他就得杀人;他的头发耸立起来,他的眼神变得迷 惘,他的良知代表着上帝的召唤,此刻正在他的内 心反抗着,并对自己大喝一声,住手!这可是干坏 事呀!这是犯罪!但就在这当儿,国家元首仿佛从 他面前走过;这汉子看见波拿巴先牛身着将军制 服,佩戴红色横绶带,后面跟着一群仆人,一律着 带金肩童的号服,乘着四匹骏马牵引的马车,向他 的官邸奔去。这倒霉的人儿本来对要不要犯罪正拿 不定主意,这会儿却贪婪地盯住这光彩夺目的幻

觉。波拿巴先生泰然自若,那金光闪闪的肩章,那 条红色的横绶带,那号服,那宫殿,还有那四匹马 的马车,都在对他叫喊:动手干呀,你会成功的! 他沉湎于这幻觉的图像,盯着它,目不转睛地 跟到了爱丽舍宫:一大群穿金戴银的人物跟着亲 王,朝爱丽舍宫蜂拥而去。各色各样的车辆从那扇 门下涌过,他隐约看见一些兴高采烈、喜气洋洋的 人物。其中—位便是当大使的:大使瞧了瞧他,对 他说,你会成功哩! 这样,从宪兵手中逃脱,便成为今后的全部道 德法则了。偷盗、抢劫、刺杀、暗害,唯有蠢到被 拿获才算是坏事。凡是盘算着犯罪的人,都有一部 须加违背的宪法,都有誓言要背弃,都有障碍要摧 毁,总之,您一定要措置得当。您得能干点儿。要 把事情办成功。只有失败的举止才构成犯罪行为。 晚上,夜幕落下的时分,您在一个荒凉处所把 手伸讲—个路人的衣袋:他促住了您:于是您松开 手;他抓住您,把您扭送到警察岗亭,您犯了罪。 送到船上去罚做苦役。但假如您并不松手,您身上 带着一把刀子,您把这刀子插进那人的喉咙;他当 即倒地,他一命归了天;现在,您取走他的钱袋, 撒腿就跑。那可棒极啦!这件事办得很高明。您封 住了受害者的嘴巴,也就是除掉了能开口的唯一见

证人。于是您变得无懈可击。 假如您仅仅抢了那人的东西,那您就干了错事;假如您干脆杀了他,您就在理啦。 把事情办成功,全盘之计均系于此。 哎呀!这可不得了呀。

假如有朝一日,人类的良知手足无措了,假如有朝一日,事情的成功在良知面前变做了"得可",那么一切也就完了。最后一缕道德微光将折

回天国。在人类的内心中将笼罩着黑夜。凶猛的野兽,你们就只能相互残杀、彼此吞食啦! 道德堕落将带来政治堕落。波拿巴先生对法国

人的态度就像对待藩属。他抹掉了共和国标志;他 砍伐自由之树,将树枝变成柴薪。原来在布艮第广

场有一尊共和国女神像,他相向挥镐劈去。过去的钱币上也有共和国形象,头上戴着麦穗做的冠冕。 波拿巴先生用波拿巴先生本人的侧面肖像取而代之。他在市场上为自己竖了半身像,让人为之加冕

叫瑞士人向他的帽子鞠躬敬礼。郊区调皮鬼们晚间下班的时候,惯于齐声唱着歌儿回家。他们唱的都是共和派最有名的歌,什么《马赛曲》、《出征歌》,等等;一纸命令下来,要求保持肃静,唯有猥亵小调和醉鬼哼唱激获宽赦。他们觉得大获全

并日对之喃喃有词以示敬意,犹如当年奥地利总督

夜间枪杀人;这既是可怖行径,又是羞羞答答的表 现:这也算对人民残存的一点儿尊重。他们似乎假 定:人民还存在着,如果眼见这等事情,是要起来 造反的。如今他们亮相了,他们什么也不再害怕, 他们大白天把人送上断头台。他们杀谁的头?谁的 头?杀管执行法律的人。而法律就在那里。还杀谁 的头?杀平民百姓。而平民就在那里。事情并非到 此为止。欧洲现在有一个使欧洲惊骇无已的人物: 就是这个人物把偌大的伦巴底劫掠一空,就是他在 匈牙利支起了绞刑架,就是他叫人在大庭广众下抽 打妇女;他把这称做"执行笞刑",而且在他心目 中已属宽宏大度。在某次执行此种刑法之后,那女 人的丈夫寻了短见。人们还记得那个女人,即马代 尔斯巴赫夫人的那封触目惊心的书信,她在信里叙 述了这件事,并且哀叹:我的心已如铁石—般坚 硬。去年,这个家伙灵机一动,以旅游者的身份造 访伦敦,到了那里,他又忽发奇想走进一家啤酒 店。你道是何店?竟然就是巴克莱和帕金斯啤酒 店。人家在那里认出了他是何许人。一个声音大 喊:"那是海诺<mark>(12)</mark>!""是海诺!"工人们应声呼 叫。这叫声真可怕:人群朝这浑蛋冲上去,一把抓 住他的苍苍白发,对着他的颜面连叶唾沫,把他拽

胜,一点儿也不难为情。昨天人家还躲躲藏藏,在

脸上还留着英国人民赏他那记大耳光的印迹!有人 诵报:"法国亲王总统殿下邀请他访问法国。"说 得对。伦敦对他进行了侮辱, 巴黎便会对他欢呼。 这是一种补偿,很好。我们将会看到这经过。海诺 在帕金斯啤酒店得到的是咒骂和嘘声;他就将到 圣-安东啤酒店去寻找花束。圣-安东郊区将奉命保 持规规矩矩。于是这圣-安东郊区就沉默无言,毫 不动弹,不苟言笑,看见两个人得意扬扬地、像好 朋友那样嘻嘻哈哈,穿过古老的革命街道:一个身 着法国军装,一个穿上奥地利戎服;大马路上的屠 杀者、刽子手路易:波拿巴,伸出胳臂挽住鞭打妇女 的海诺……行呀,继续干吧,耻辱接着耻辱,来丑 化这已经仰身跌倒在石板路上的法兰西吧!把它搞 个面目全非吧!用鞋后跟踩烂平民的面容吧! 啊!请为我启示、为我寻找、为我提供、为我 发明仟何一种方法(除去匕首,我不想要那东 两),找到处置这个家伙的布鲁图斯!哼哼,他不 配有一个鲁威尔!请为我找到仟何一种方法,来打 倒这个人物、解放我的祖国!——定要打倒这个家 伙!这是一个狡猾的人、撒谎的人、得了手的人、 象征厄运的人! 一种办法,可以随手拈来的办法,一支笔、一

出了大门。是呀,这佩戴肩章的老强盗、这海诺,

把剑、石板、骚乱,由平民来干,或者由士兵出 面。是的,不论任何方法,只要是诚实的、光明正 大的,我就采用它,我们被放逐者就齐心协力地采 用,如果能借以恢复自由、解放共和、洗刷国家的 耻辱,使这家伙原形毕露、重返他本来就陷入的污 浊与平庸,还其真相:这帝制的掮客、扒手式 的"亲干"、这干者中的流浪汉、这叛贼、这主 子、这法兰柯尼(13)的马厩夫!这得意扬扬、颇有主 见、白满白得的大权在握者, 戴着那体现白身罪恶 的桂冠,在战栗不止的巴黎时讲时出、不断往返, 他已操纵一切——可谓无所不包:证券交易、小商 店、法制系统、各种势力、各种担保、各种祈求用 语,从大兵口中的"老天爷"到神父口里喃喃不已 的感恩赞美篇! 说真的,如果目光过于长久地盯着这情景的某 些方面,即使头脑极健全的人也会有神情恍惚之 感。 那么,这波拿巴能否如实看待自己呢?至少他 对白身的卑劣有无一丝一毫、一点一滴、若隐若现 的自知之明呢?实际上,人们不得不抱怀疑态度。 确实,有的时候,听到他放出的高谈阔论,眼 见他向子孙后代发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呼吁——那 是将为他而感到无比愤慨和惊骇的子孙后代——再

- 非! 他自以为得到无产者的拥护,他相信各国王室 对他怀有善意,他相信雄鹰之节,他相信国务会议 的慷慨陈词,他相信主教的祝福,他相信他让人家 念的誓词,他相信那七百五十万张赞成票! 他现在觉得自己同奥古斯都的脾气一样顺当, 正在谈论要对被放逐者发慈悲。篡位者宽赦法律维 护者!叛逆宽赦荣誉!怯懦宽赦勇敢!罪行宽赦道 德!他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觉得这是很当然的 事. 真是自我陶醉的古怪效果!他眼中1月14日的那 个玩意儿,那部沾满鲜血和污泥的宪法,简直是金 光灿灿、光辉夺目、美不胜收的好东西!但它的四 周却系上锁链,在欧洲一片嘘声中被拉出台来;拖 拉着它的牲口便是新上马蹄的警察局、上议院、立 法机构和国务会议!他把共和国血淋淋的尸体架在 柳条编成的破车上,自己形象极丑陋地站在上面, 手执马鞭驱车前进:他把这错当成凯旋的战车,竟

想驾着它八面威风地通过星座广场的凯旋门!

亲闻他煞有介事地自称有"合法性"和"使命感",人们不禁觉得:此人真可谓自命不凡,头脑 发昏到不知天高地厚。不知自己的斤两和作为的地

第二部分 哀伤与信念

上帝通过普世存在的生命,也仅仅靠了这点, 就将人物、事端和各种变故逐渐引向成熟。为使一 个旧世界渐渐销声度迹。便只需让文明成武庄严地

就符入物、争编和各种受政逐渐引问成款。为使一个旧世界渐渐销声匿迹,便只需让文明威武庄严地 上升到"夏至"点,痛痛快快地照耀那陈旧的体 制、那过时的偏见、那衰朽的法律和那古老的习

俗。这种照耀燃烧着过去,并且将它吞噬。文明可以启示人们,这是明显的事实;同时也在毁坏着什么,这却是神秘的事情。在它的影响下,逐渐地、

无震荡地,应当没落的正在没落,应当衰老的正在衰老;皱纹爬到了注定要灭亡的东西身上,爬向等级、爬向法规、爬向各种机构、爬向宗教。这个衰朽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动进行的。那又是一种能够繁衍的衰朽,因为新生命正是在这过程中孕育

的。慢慢地,那毁灭正在酝酿;肉眼看不见的裂缝

在黑暗中伸展,将那千百年不变的庞然大物内里腐蚀成粉末,外表却依旧巍然屹立;然后突然有这么一天,构成那没落社会的腐烂分子变形了;大厦在瓦解、在离析、在倾圮。于是,一切事物都不再能依附任何物件。这时,只要出现一位革命特有的那

瓦解、在离析、在倾圮。于是,一切事物都不再能依附任何物件。这时,只要出现一位革命特有的那种巨人,并且这巨人高高举起手臂,那么一切便明朗了。历史上就有这样特定的时刻,只要丹东挥动

一下臂肘,整个欧洲便会土崩瓦解。 1848年便是一个这样的时刻。那古老而封建的、君主和教皇的欧洲,曾在1815年为法国作了如此命定的修补之欧洲,出现了摇摇欲坠的形势。但缺少的是丹东。

但缺少的是丹东。 坍塌便没有出现。 在类似情况常用的平庸废话中,许多人都喋喋 不休地说:1848年开辟了一处万丈深渊。不对。

不休地说:1848年开辟了一处万丈深渊。不对。 往昔的尸体还躺在欧洲身上;即是眼下,它也仍旧 待在原地。1848年确实开辟了一方墓穴,好扔进

这具尸体。有人把这块墓穴错当成万丈深渊。 在1848年,所有属于往昔的一切,所有以这具 尸体为生计的一切,都在咫尺之距目睹了这墓穴。 不仅是宝座上的帝王、红衣主教帽下的主教、躲在

断头台阴影下的法官、骑着战马的将帅,无一不感到胆战心惊。此外还有这样一些人:在将要消失的事物中有着某种利益的人;为私利而经营皮包公司、租入租出舞弊事业的人;惯于说谎、死抱偏见或执著干迷信的人;剥削他人、放高利贷、巧取豪

夺、欺骗成性的人;缺斤短两,从玩弄磅秤到伪造 圣经,从奸商到作恶的神父,从耍数字游戏到 以"奇迹"骗钱的各色人等;从自感有些天主教气 息的犹太银行家到因故变得有些犹太气味的某某主 不已。 这墓穴张着大口,所有骗人的虚拟买卖,它们 的金银财宝,千百年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这些东 两,全都差一点儿落入这大坑;于是他们决心将它

填平铺实。他们决心将它封闭得密不诱风,将石

教。凡此种种,所有这些人,只要是属于既往的过 时人物,就都摇头晃脑、交头接耳,从头到脚战栗

4、岩石统统堆入,然后在这石堆上树起绞架,并 且孤零零地、血淋淋地吊起那罪大恶极的要犯—— 真理。 他们决心一劳永逸地铲除自由解放的思想,永

远推回并压制人类的上升力量。 这勾当做起来很艰巨。这勾当究竟是怎么回 事,我们在本书和别处已多所揭露。

消除二十代人的劳动成果;扭住十九世纪的脖

子,在将它扼杀时,一并扼杀前面三个世纪,即十 六、十七、十八世纪,亦即根除路德、笛卡儿和伏

尔泰的影响;讲行宗教审查、哲学审查和包罗万象 的审查:在整个欧洲铲除到处生长、欣欣向荣的白 由思想的草木,在这里也许是砍伐一株大橡树,在 那方也许是拔掉一根小青草: 鞭刑与圣水器结合使

用;在法国南方增加西班牙色彩,在北方运用俄罗 斯的手段:竭尽全力恢复宗教法庭的办法,玩弄花

睹思想的自我焚毁;推倒议会论坛,取缔书报、张 贴白由、言论白由,不许呼吁吶喊,禁止呻吟喘 气;务须保持肃静;追查思想,一直要查到印刷厂 的字盘、手盘、铅字字母、印板、石印、照片当 中,查到剧场、舞台、演员的嘴里,查到小学教员 的本册、行贩包扎成捆的一切文字中;让人人都以 物质利益为信念、为法律、为目标、为上帝;向各 国人民宣布,你们只管吃饭,不必思考;取消人类 的头脑,将它改装入肚皮中;灭绝个人的首创精 神,压制地方生活、民族激情,以及可能将人们引 导到法律观念的任何内在本能;清除民族之林 的"白我"即祖国的观念:将各国人民分割、肢 解,摧毁"民族"之说,废除立宪国家的宪法,取 消法国土地上的共和国,取缔任何地方的自由,处 外将人类的努力踩在脚下。 总之,是要将那象征突飞猛进的深渊幽谷重新 弥合. 这便是那项广泛而宏大的计划,倒也没有任何 人将它设计出来——因为旧世界并无一人具有此种 天才,但他们却一律照此计划行事。至于这计划本 身,这普遍施压的"大主意",又来自何处?谁能

招窒息人类智慧的一切表现;对青年实行愚民政 策,换句话说,把未来弄成愚鲁迟钝;让全世界目 说得出呢?我们在空气里隐约可辨。它来自既往的 历史。它照亮某些人的心灵 , 它指出某些道路。如 同从马基雅维利墓里放出的一丝光芒。 在人类历史的某些时刻,在密谋某些事、在于 某些事的时候,人类若干老朽的鬼怪:路易十一、 菲利普二世、卡特琳·德·梅迪契、达耳伯公爵、托 克马达等, (14)正待在某处、在某角落的一张圆桌旁 围坐,举行什么会议呢。 于是大家定睛细看,大家仔细寻找:寻到的倒 并非什么巨人, 却是流产的侏儒。 大家原以为是达 耳伯公爵,却竟然是施瓦曾伯格;人们本以为是托 克马达,却竟是魏约。古老的欧洲专制主义与这些 侏儒同在,并且在继续前进,眼下也还在行进;这 专制主义就像在旅途中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这彼 得大帝(15)曾写道:"我们碰上什么牲口接力,就用 什么牲口。在找不到鞑靼良种马时,我们就用驴子 拉车。" 为达到这个目标,就是说压制一切和一切人, 就得走上—条黑暗、曲折、艰苦和困难的道路;他 们走上了这条路。这样做的少数几个人知道自己正

在干什么。 政党靠说空话过日子;这些人物,这些既被 1848年吓坏了,又被它拉过来的头面人物,他们 找到了所需要的字眼——宗教、家庭、财产。他们 利用所谓社会主义的某些晦涩方面,在向心怀恐惧 的人说话时,只需有那种低级庸俗的技巧便足够。 是要"拯救宗教、财产和家庭"呀!"跟着大旗走 吧!"他们宣布。被吓坏了的、各种私利纠集在一 起的乌合之众便奔了过去。 他们拉帮结派,形成阵线,形成团体。他们在 周围招来一伙人。这一伙人由不同成分组成。房东 参加讲来了,因为他收的房租下降了;农民讲来 了,因为他付了那四十五生丁。本来并不信上帝的 人,却觉得有必要来拯救宗教,因为他在此前已被 泊卖掉自己的马匹。他们从这一伙人当中汲取了力 量,并且巧加利用。人家用各种各样手段讲行压 制,用法律、用专断的办法,用议会、用论坛、用 陪审团、用律师和法官、用警察,在伦巴底是使用 马刀,在那不勒斯是罚讲苦牢,在匈牙利是送上绞 刑架。为了重新封住智慧的口,为了重新锁住思 想,锁住逃走了的奴隶,为了阻止往昔的消失。阻 止未来的诞生,为了继续当帝王、继续有钱有势、 继续享受特权、继续享清福,一切都变得可行、正 当和合法。为了斗争的现实需要,人家制造了"陷 阱道德"来对付自由,并且在世上广泛传播这道 德: 斐迪南便在帕莱莫予以实施,安东奈尼在罗马

照此办理,施瓦曾伯格在米兰和佩斯亦步亦趋;稍晚,那些十二月分子,也就是发动政变的野狼们,也如法炮制。 在各国人民当中,在这被压迫者的大家庭中.

某个民族扮演一种兄长的角色,它也是人类这 大"部落"的先知。这民族是一切人类运动的发起 者。他向前迈开一步,号召:跟我来吧!于是众人

便追随其后。福音书提倡人与人的博爱;作为其补充,这个民族又提倡国家、民族间的博爱。 它借重本国的作家、诗人、哲学家、演说家, 众口一词地大声疾呼,呼声飘向世界各方,像火焰之舌,把各国人民的额头照得亮堂堂。它主持着智

者的"最后晚餐"。它将生命而包变成不可穷竭,

分发给在荒漠中游荡的人群。

某日,它的四围风暴突起。于是,它向着深渊行进,反问胆战心惊的各民族与人民:何惧之有?它掀动了革命浪潮;这浪潮在它脚下渐渐平息。这股浪潮不仅未能吞没它,而且为之增光增色。患着痼疾的、受苦受难的,和肢体受伤的各民族纷纷聚拢到它四周:某个民族跛足而行,因为宗教法庭三

拢到它四周:某个民族跛足而行,因为宗教法庭三百年来钉在它双脚上的锁链使它罹致残疾;那兄长的民族指点着他,向前迈步呀!他果然迈开步伐。 另一个民族视而不见,因为罗马那古老的教皇专制

点,睁眼向前看呀!盲视的民族便怒目圆睁。果然 豁然开朗。他不厌其详地号召:"丢掉你们的拐 杖,也就是种种偏见吧!丢掉你们的眼罩,亦即形 形色色的迷信呀!站直你们的身子、抬起你们的头 颅、凝视天宇、端详天宇里的上帝呀!未来是属于 你们的。哦,各国人民哟!你们得了一种易蔓延的 顽症, 那便是无知: 你们罹上一种瘟疫, 那便是盲 目迷信:你们无一例外地染上并依然患有 '暴君 症'这种骇人听闻的疾病:去吧,向前行进吧,粉 碎那万恶之锁链,我就能解放你们、就能治愈你 们!"于是,这一番勉励使各国人民变得健康、强 壮,世间响彻了他们充满感激之情的欢呼。某一 天,这兄长般的民族挨近了奄奄一息的波兰,举起 食指大呼一声:"起来啊,波兰!"于是奄奄一息 的波兰霍然站立起来。 这领先的民族为那些属于昔日的人物所惧怕、 所仇恨,因为它宣告了他们即将灭亡。他们用尽阴 谋诡计,既有迂回曲折的耐心,又敢逞性妄为,终 干把它捉住了,并且律之以枷锁。 三年多以来,举世目睹的是—场涉及而很广的 酷刑、是一种令人发指的景象。三年多以来,属于 昔日的那些人物——老式书记官们、法利赛人式的

在它的眼前布下浓浓的雾幢和夜幕:那兄长便又指

界各国人民的基督——法国人民钉上十字架。有的 人献上了十字架,有的人送来了铁钉,有的人取过 了铁锤。法鲁在他的额头上戴了荆棘花环。蒙达朗 贝尔用酸醋和苦胆做成的海绵塞住了他的嘴巴。路 易·波拿巴便是那卑鄙的士兵,他在法兰两的腰部以 长枪猛刺,痛得他发出最后的呼叫:"上帝啊上 帝,您为什么将我这样抛弃?" 现在一切都已告完结。法兰两人民停止了呼 吸。巨大的墓穴将被凿开。 敞开整整三天。 我们要保持信念。 不,我们不能让自己被打倒。绝望便等于临阵 脱洮。 让我们展望未来。 让我们重申:未来,那便是所有人的共和国 的暴风雨:但我们已瞥见那虽然遥远却充满光明的 彼岸——我们还要补充一句:未来,那便是同所有 的人和睦相处。 我们不要落入那偏激的俗套,便是咒骂和污辱

伪君子们、老式税收官们、神父豢养的众亲王,他 们正当着整个人类的面,在把整个人类的基督、世

自己所处的那个世纪。艾拉斯姆将十六世纪称 为"时代的粪渣"。鲍抒哀管十七世纪叫做"恶劣 和渺小的时代"。卢梭痛责十八世纪是"我们身在 其中的烂污货"。后世对这几位杰出思想家的高论 不敢苟同。他们回答艾拉斯姆:十六世纪是伟大 的。他们告诉鲍抒哀:十七世纪真了不起。他们让 卢梭知道:十八世纪很辉煌。 即使这几个世纪的恶俗千真万确,这几位强人 也绝无抱怨的道理。思想家应当朴素无华地接受上 帝给他安排的环境,并且保持镇定。与时代的反差 也正如与时代的谐协一样,可以爆发出智慧的光芒 和天才的火花。坚毅而深邃的人士,不会因为外界 的卑污而丝毫减色。维吉尔、彼特拉克、拉辛披着 红袍是很伟大的;约伯蹲在粪堆上却更伟大。 然而,我们这些十九世纪的人物,现在就可以 说:十九世纪绝不是一堆大粪。不论眼下有怎样的 奇耻大辱,不论世事的沧桑给我们怎样灾难深重的 打击,不论思想界表面上如何寂寞或暂时显得麻木 不仁,我们这些民主派人士中没有任何人会否定自 己所处的光辉时代——人类的壮年时代。 计我们大声宣布, 计我们在衰退和失败中宣 布:这是诸世纪中最伟大的一个世纪。您知道这是 为什么吗?因为它是最美妙的一个世纪。它直接派 生自法国大革命,是大革命的头胎产儿,它解放了 美洲的奴隶,它提升了亚洲的贱民,它熄灭了印度 寡妇殉夫自焚的火焰,它碾碎了欧洲宗教法庭施火 刑的炭火余烬,它使土耳其趋于文明,使福音书的 思想甚至糅入可兰经,赋予妇女以尊严,使强权也 得服从正义,消灭了海盗,减轻了刑罚,清洁了苦 牢,将酷刑用的烙铁扔进了阴沟,批判了死刑,卸 去了苦役犯脚镣式的铁球,废除了肉体折磨式的死 刑,抑制并谴责了战争,顿挫了达耳伯公爵和查理 九世式人物的锐气,拔掉了暴君们的利爪。 这个世纪宣告了公民享有主权,宣告了生命是 不可侵犯的;它为人民加了冕,承认人是最神圣 的。 在艺术方面,它拥有各式各样的天才:有作 家、演说家、诗人、历史学家、政论家,也有哲学 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它具有庄严、优美、 强劲、壮实、光明、深邃等特质,又多姿多彩、讲 究形态、风格多样;它既重温了现实,又复兴着理 想,在它的掌中握有两种雷电,即真与美。在科学 领域,它实现了各种各样的奇迹:它使棉花变做一 种硝石,使蒸汽化为一种马力,让伏特电池变成干 活的工人,令电流发挥传送信息的作用,使太阳绘 出美丽的图画:它已经能用地下水洗濯自己,还要

利用它来集中供暖:它向着两个"无穷"开凿了两 扇窗户——向"无穷大"开辟了望远镜,向"无穷 小"开辟了显微镜。在前一种无穷中,它发现若干 星球:在后一种无穷中,它找到微生虫,证明了上 帝的威力。它消灭时间的差异,它缩小空间的距 离。它从巴黎向伦敦发出一封信件,十分钟便获得 回音:它截割—名病者的大腿,那人却依然歌唱欢 笑。它因而消灭了痛楚。 它已经相当接近,并且终将实现一项讲步。这 项讲步同它已经完成的其他奇迹相比, 简直可以说 微不足道:它只需将一个更轻巧的气球送入一大堆 气体中:它已经有了这气球,还牢牢抓住它不放; 它只需找到推进力,只需在气球前头制造一片空 白,比如说,只需燃烧气球前头的气体,如同烟氲 点着自身前头的东西;它只需以某种方式解决这问 题,而它一定会解决的。您知道,那时便会发生什 么情况?刹那间,国界就将消失,壁垒不复存在, 包围着思想、贸易、工业、民族、进步的形形色 色"长城"都将崩塌;虽然还有新闻检查,还有禁 令,但书籍报刊将像雪片一般飞舞;伏尔泰、狄德 罗、卢梭的著作将纷纷扬扬落向罗马、那不勒斯、 维也纳和彼得堡:人类自己的"圣言"将成为天赐 食物,农奴将在田野里拾得;狂热的盲信将消失,

压迫将成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人过去是在地面上 爬行,现在他飞逸出去;文明化做一群群飞鸟,飞 走了,盘旋一阵,兴高采烈地同时降落在人间各个 角落:瞧呀,它正在头顶飞过,老朽的专制主义 呀,用你们的炮筒瞄准吧,它可是把你们视若等闲 啊;你们不过是炮弹,它却是闪电;不再有仇恨, 不再有尔虞我诈的私利,不再有战争;一种新式牛 活,充满谐协和光明,将遍及全球,并目赐予它安 宁;各国人民兄弟般的情谊将飞越五洲四海,在永 恒的蓝天里融为一体,人与人将相互拥抱于天际。 在这最新的讲步来到前,让我们看一看这个世 纪已将文明带到怎样的境界。 在昔日世界里,人们迈着缓慢的步伐,弯腰驼 背,低头垂额向前行进;那是德·古封伯爵叫让-雅 克·卢梭在餐桌为他效劳的世界;那时德·罗安骑士 可以棒打伏尔泰:人家可以把丹尼尔·笛福⁽¹⁶⁾绑在 示众柱上予以羞辱;那时像狄戎这样—座城市同像 巴黎这样—座城市相距谣远, 踏上旅途前得立下遗 嘱,途中的树林里处处有绿林大盗,马车要走十天 半月:那时一本书被认为是卑污肮脏的东西,行刑 官要在大理院的石阶上把它焚毁:那时迷信与残暴 携手合作;教皇对皇帝常说,"让我们携手,将利

剑并立高举";人们每走一步就会碰到十字架,上

而悬挂着护身符,还会碰到绞刑架, 上面悬挂着被 吊死的人;那时有异教徒、犹太人和麻风病人被处 死:那时的房屋都筑有雉堞炮眼;街道要用铁链锁 上,河流要用铁链锁上,甚至连兵营也是这样—— 如在托洛沙战役时——城市要用城墙围上,王国要 用禁令和刑罚守住;那时除了相互紧密勾结的权威 和武力,一切都被圈住、被划分、被切割、被分 化、被裁截、被仇恨或恨别人、零碎分散并且毫无 生气;人的价值有如尘土,权力却坚如磐石。如今 的世界里,一切是活跃的、统一的、相互结合的、 成双成对的、混为一体的;在这个世界里占统治地 位的是思想、商业和工业;政治越来越有定规,趋 于同科学融合;在这个世界里,最后几架断头台和 最后一批大炮,正在匆匆切下最后几颗头颅,或者 吐出最后几发炮弹;在这个世界里,白昼正在不断 延长:距离已经消失——君士坦丁堡较百年前的里 昂,还更贴近巴黎,美、欧两洲已在相同的心律下 跳动;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在流通,一切都含有 爱,法国便是它的头脑,铁路成了它的动脉,电线 也就是它的纤维。 难道您不曾感到:仅仅陈述这样的形势,就无 异于说明一切、证明一切和解决所有问题?难道您 不曾感到:旧世界必具有一个旧灵魂,便是专制暴

政;而在新世界土地上,必不可免地、不可抗拒 地、天意使然地,将会降临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灵 魂,那便是白由! 这就是十九世纪出色的杰作——在人类当间基 本完成,并仍在继续进行的杰作。但有人将这一世 纪称为徒劳无益、倒退没落、导向颓废的世纪。持 有此论的,是一伙腐儒、白痴、夸夸其谈者,还有 一伙龌龊的败类、伪君子、骗子和诡计多端之辈; 他们愚不可及,竟诋毁着我们的荣耀,硬说帕斯卡 尔是疯子、伏尔泰是狂徒、卢梭是莽汉。这帮恶棍 以为给人类戴上蠢驴的帽子,反倒会使他们自己无 比光彩! 您提到什么"下帝国"?您这话是否当真?难 道"下帝国"历史上出现过扬·胡斯、路德、塞万提 斯、莎士比亚、帕斯卡尔、莫里哀、伏尔泰、孟德 斯鸠、卢梭和米拉波?难道"下帝国"历史上发生 过攻克巴士底狱、联合和解这样的事件, 出现过丹 东、罗伯斯庇尔和国民会议?难道"下帝国"踏上 过美洲?难道"下帝国"实行过普选制或普遍投票 制?难道"下帝国"曾有过祖国与人类这两种概念 ——祖国,是把心灵铸造得伟大的概念;人类,是 将视野拓展得开阔的思想!您知道吗?在"下帝 国"的统治下,君士坦丁堡曾被化为一堆废墟。人

手,你们就把自己称为"下帝国"了?这话说起来 轻巧,想得却无异于懦夫。但如果你们还有头脑, 就不妨思考一下!难道在"下帝国"的时代,就有 了指南针、电池、印刷厂、报纸、火车头、电报? 这些都是使人类腾飞起来的翅膀,是"下帝国"闻 所未闻的事物啊!"下帝国"匍匐爬行的所在,却 正是十九世纪展翅飞翔的天宇!您想到过这一层 吗?什么!我们竟会与佐哀皇后、罗曼·阿尔奇尔、 尼塞伏尔·洛戈太特、米歇尔·卡拉法特再度解诟? 别胡来啦!难道您竟以为:上帝会单调地重复自己 的作为?难道您竟以为上帝会唠唠叨叨地说自己曾 说过的老话? 我们应当抱有信念!我们应当肯定!对自己的 嘲讽是卑劣的开始。人们是在肯定自己时变得善 良,是在肯定自己时变得伟大。是的,解放智慧, 接着解放各国人民,这正是十九世纪与法国合作而 完成的任务:因为上帝让时间与人讲行了双重工 作,有引向成熟,也有采取行动这两方面的工作; 两者交融干共同事业之中; 伟大的史诗正是以伟大 的国家为土壤的。 哦,祖国呀,正是在目前,你浑身沾满血迹。

口锐减到三万人以下!难道此刻的巴黎已落到这样 的地步?难道因为你们目睹御林军的一次阴谋得 你失去知觉,你低垂头颅,紧闭双目,虽然张着 口,却不再做声,肩头还留着鞭子抽打的印记,刽 **子手铁蹄的斑痕在你周身历历可辨**:你全身赤裸 沾满污秽,像一件失去生命的什物,遭到仇恨,被 人讥笑, 多么恼人啊! 可祖国啊! 正是在此时, 被 放逐者的心灵溢流着对你的爱和对你的无限敬意! 你现在一动也不动。专制和压迫者在欢笑,在 品尝那自以为得计的幻想,似乎不再对你有所顾 忌。他们高兴得太早啦。处于黑暗中的各国人民忘 却了过去,只看见当前,竟对你投以鄙夷的目光。 请原谅他们吧;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卑视 你呀,我的天,卑视法兰两!而他们又是些什么 人?他们说着什么语言?他们手里拿着什么书本? 他们记在心上的有些什么人物的名字?他们剧场门 口贴着什么样的海报?他们的艺术、法律、风俗、 服装、娱乐、时尚发展到怎样的形态?对他们(正 如同对我们也是如此)来说,伟大的日期是哪一 年?是1789年啊!如果他们从自己的心头除去法 兰西,那还剩下什么呢?哦,人民呀!即使希腊没 落,并且是永远没落下去,难道会有人卑视希腊 吗?难道会有人卑视意大利?难道能卑视法兰西? 请看一看这乳房,这是你们的乳母啊!请看一看这 肚腹,这是你们的牛身之母啊!

持肃静,并且请脱帽致敬!如果她已死去,那么就 请跪倒在地! 被流放者是零散的;命运有它的气息,会将人 们像尘埃那样吹到四面八方。他们有一些是在比利 时、在皮埃蒙、在瑞士,在这些地方不能享有白 由:还有一些是在伦敦,在那里却没有地方可供居 住。这一位是农民,被从他的故园故土驱赶出来; 这一位是士兵, 手里只拿着半截佩剑, 因为人家已 将它折成两半;这一位是工人,他不懂得所在国家 的语言,现已是衣不蔽体、足无鞋履,明天的面包 还一无着落:这一位则抛弃了妻子儿女,那是他垫 爱的一群,是他辛劳之目的和生存的乐趣;这一位 有着白发苍苍的老母,此刻正在为他而哭泣;这另

如果她已入睡,如果她沉睡不醒,那么就请保

藉;还有这一位,他正在爱恋,却抛下了可心的人儿,对方将把他忘记。他们昂起头颅,他们彼此伸出友爱的手,脸上露出微微的笑意!各国人民在他们走过之际,无不满怀敬意地列队相迎,无不深受感动地目送他们而去,把这当做命运赐予人们最壮丽的一个场景:因为他们都是无愧无悔的良知,都是悲痛欲绝的心扉!

他们忍受着痛苦,他们已是默默无语;在他们

一位的老父在临终之际,将得不到再见他一面的慰

身上,公民牺牲了凡人;他们正视着厄运,在厄运 无情的鞭鞑下,他们甚至不再呻吟,"我是罗马公 民!"但当夜幕渐垂时分,当人们沉思遐想的时分 ——那是异国城市里一切都罩上忧郁气氛时,因为 白日看上去冷漠的一切,到黄昏就变得阴惨悲戚 ——以及夜深人静、无法成眠时,即使最英勇的心 灵, 也会向着哀伤和沉抑敞开门扉。 稚弱的儿女而 今安在?谁给他们把每天必须的面包弄来?谁给他 们以父亲的亲吻?妻子如今安在?母亲正在何方? 兄弟流落到哪里?他们都向着何处而去?那在晚间 曾听到的乡音依依的歌声,现在到哪里寻觅?那小 树林子,那树木,那蹊径,那筑满鸟巢的屋顶,那 钟楼和钟楼四围的坟茔, 都要到哪里寻觅?哪里有 那条小街、那近城的郊外、那在门前点燃的路灯、 那些朋辈与故旧、那作坊、那织机、那习以为常的 活计?还有那些被大声叫卖的家具,拍卖的声息直 袭你的故里旧居?唉,有这许多永远永远的别离! 那被称做温暖之家的精神皈依,何尝仅仅是茶余酒 后的欢叙、仅仅是温情与吻抱欢聚?须知那也是钟 点与时计,是日月的积习,是朋辈的探访;是这个 人的欢笑,那个人的寒暄;是从某扇窗户瞥见的一 个瞬息,是某件家具曾经安放之地;是老祖宗坐过 的大软椅,是新牛儿在地毯上的嬉戏!俱往矣,您

的生命曾留下印迹的这些物体!归去兮,这往事可 触可即的形影!在悲痛中,就有这样那样亲密隐秘 的方面,连最骄傲的勇士也唯有向之曲屈!那位罗 马的演说家而不改色地将颈脖伸向百人队队长列那 斯的屠刀,但当他想到被克劳迪乌斯摧毁的居室, 便不禁潸然泪下。 被放逐者已是默默无言:或者,他们也仅仅是 在同伴间相互倾诉。因为他们彼此相识,现在更因 为有着同一个祖国,又遭到同一种放逐,便相互诉 说着苦难。有钱的跟不名分文的分享着金钱;坚定 的将坚定分一些给缺少坚定的。他们交流着回忆, 交流着向往,交流着对未来的期望。他们在黑暗中 将双臂伸向前方, 转身朝着自己留在后面的种种怀 念。哦, 愿那边不再思念我们的人幸福。每个人都 在忍受痛苦,有时也深感愤怒。每个人都深深记下 所有刽子手的模样。每个人都有各白诅咒的东西: 有的是马扎斯,有的是囚禁犯人的废船,有的是地 堡,有的是出卖友人的告密者,有的是窥测动向的 暗探,有的是逮捕自己的宪兵,有的是朋友所在的 朗贝沙,有的是兄弟的流放地开云;但他们共同祝 福的只有一个对象,便是你法兰西! 哦, 法兰西, 对你发出一声抱怨吗, 对你说一 句不敬之言吗?不,不!人们唯有在放逐中被紧紧

脑和无比的坚毅, 去尽自己全部的义务。不能与祖 国重逢,这诚然是他们的悲哀;而将祖国牢记心 间,这却正是他们的欢乐所在! 啊,这是何等的悲哀!在历时八个月以后,人 们徒然白语:现实便是这样:人们徒然环扫四围, 唯见圣-米歇尔的尖顶而不见国葬墓,唯见圣-古村 尔却不见巴黎圣母院!人们不愿相信真是这样啊。 如此说来,这便是现实,我们不能否认,我们 必须同意、必须承认,即使会因屈辱和失望而气 绝!历历在目的现实、确有其事的实体,便是十九 世纪,便是法兰西! 什么?是波拿巴造成的这场毁灭!什么?竟发 生在举世最伟大民族的中心!什么?居然在有史以 来最伟大的世纪当间,这个家伙冒出头来,并且旗 开得胜!把法兰西变成自己的猎获物。天哪!雄狮 欲为而未敢为之的事情,居然由猢狲做成!雄鹰不 敢置于爪中的,鹦鹉居然放在脚下!什么?路易十 一如果想干亦将失败的事情,黎希留会碰得头破血 流、拿破仑皇帝不足以做成的事业,在一夜之间, 从傍晚到次日凌晨,居然被"荒诞"做到了!凡属 定理之物, 却变成幻觉。凡属谎言之一切, 却变做 活事实。什么?最光辉杰出的一群人物!什么?最

攫住,才格外把祖国牢记心间!他们将以冷静的头

么?提坦未能遏制、赫拉克勒斯未能搬走的东西, 正在前进中的人类巨流,正在滚动着的法兰西之 潮,文明、进步、智慧、革命、自由,等等,他在 某个早晨便抑制住这所有一切,干脆而又利落! 竟是他啊,这徒具人形的假面,这侏儒,这不 足月的暴君尼禄,这分文不值的贱货! 是上帝在行进中,在向着他走来。 路易:波拿巴头戴羽饰,在道路当间横身而立, 对上帝喝令:不得往前! 上帝止住了脚步。 于是您便以为这是既成事实!于是您便想象: 这全民表决确实存在,这不知于一月几日颁布的宪 法也煞有介事,这上议院是真的,这国务会议和立 法机构也是真的!您便想象有一名仆人名叫鲁埃 尔,有一位跟班大号特洛普隆,有某某太监人称巴 罗什;还有一位苏丹、一位巴夏、一个丰子,乃是 那名叫路易:波拿巴者!您竟看不出,所有这种种全 是幻象!竟看不出,12月2日是一场巨大的幻想! 是一次间歇、一处停顿,是某种舞台用的工作幕 布。上帝,他是一位妙不可言的舞台工人,正隔着 幕布, 酝酿并构筑那最后一幕, 那法国大革命彻底 胜利的最崇高一幕!您愚不可及地呆看那大幕,那

伟大的思想运动!什么?最可怕事变的继续!什

一个大杂烩。您把这些都充作现实!却听不见,在 遥远之处,在黑暗当中,正发出隆隆的闷响!却不 闻辨, 那后头正有一个人来回忙碌着! 您更看不 见,在幕后事物发出气息的吹动下,那巨大的帷幕 在战栗! (1) 公元前六世纪意大利两两里岛上的暴君。 (2) 公元一世纪罗马皇帝。 (3) 公元三世纪罗马皇帝。 (4) 克劳德,公元一世纪罗马皇帝。裴迪南七世,十九世纪西 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十五世纪那不勒斯国王。 (5) 公元一世纪罗马皇帝。 (6) 十三世纪法国国王。 (7) 十五世纪西班牙宗教法庭总裁判长。 (8) 前者为叶卡特琳娜二世情夫之弟,策划阴谋,使彼得三世 丧命。后者参加了"十二月党人"的密谋。 (9) 十七世纪法国强盗头目。 (10) 十九世纪奥地利元帅,长期担任驻伦巴底占领军司令。 (11) 十八世纪法国大盗,专门袭击税吏,因而在贫民中获得好 感。后被轮刑处死。 (12) 十八世纪奥地利将军, 凶狠残暴, 是私生子。 (13) 古代小国,在今德国莱茵河西岸。

粗糙画稿上的涂鸦之笔,看见这人的鼻子、那人的 肩章、第三人的大刀,以及您所谓将军、实际上的 香水贩子,您称之为法官的不倒翁们,您封作上议 员的好好先生。总之,是丑类和鬼影之一群,构成 —1483)。菲利普二世,法国国王(1180—1223在位)。卡特琳德·梅迪契(1519—1589),法国摄政王,对其当代曾发挥巨大影响。达耳伯公爵(1508—1582),西班牙将军,曾镇压葡萄牙起义。
(15)俄国十八世纪皇帝。所引名言可能出自1700—1721年与瑞典交战时,彼得在颠沛流离中语。
(16)英国十七至十八世纪作家,《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曾

因政治原因被判示众羞辱。

(14) 路易十一(1423—1483), 法国国王(在位时间1461

一桩罪行的始末 ——亲历者的证词

丁世忠 涂丽芳 译

本书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有其迫切性。

维·雨

1877年10月1日于巴黎

特此发表。

说明

本书写于二十六年前,即在布鲁塞尔流放的最初岁月 中。动笔是在1851年12月14日,即作者抵达比利时的次 日;完卷则正值1852年5月5日,似乎巧合有意安排老波拿 巴的浙世与小波拿巴的受谴发生于同一日。同样也是由于巧

合,由于工作繁忙、各种思虑和丧事相继而来,此一历史经 过的实录一直延至奇特的1877年方得以发表。抚今追昔,两 相对比, 巧合是否在其间赋予某种含意?但愿并非如此。

正如前文所述,关于那次政变的纪实,是由一只刚刚 参加了反政变斗争的手,紧接着提笔书就的。被流放者立即 使自己变成了历史学家。他在愤怒的记忆中镌刻下这桩罪行 的史实,将它带向远方;他不愿有任何遗漏。于是便有了这

本书. 1851年的丰稿未经重大修改。它依然是当初的样子, 含有丰富的细节,因其现实性而栩栩如生,甚至可以说:流

淌着当时实况的鲜血。 作者自任为预审法官。他的战友们和流放的伙伴都来

到他面前作证。他用自己的见证补充了他们的见证。现在, 案件已经提交给历史。历史将作出判决。

第一天:陷阱 安全

1851年12月1日,夏拉斯耸耸肩膀,卸下了手枪里的子弹。实际上,相信有可能发生政变,这已变得令人屈辱。关于路易波拿巴先生可能非法使用

暴力的假设,一经严肃审核,便渐渐自动消失。当前的大事显然是德温克选举;政府显然正专注于此事。至于谋害共和国和谋害人民的罪行,难道会有人蓄谋干这样的事情吗?哪里有做这等梦想的人物

呢?要上演一出悲剧,就得有一名演员;显然,这 里缺少这样的演员。违反法律、取消议会、废除宪 法、扼杀共和、镇压全国、玷污国旗、屈辱军队、 对神职和司法人员施暴、政变得逞、大获全胜、实

对神职和司法人员施暴、政变得逞、大获全胜、实行统治、予以治理、流放一批人、驱逐一些人、放逐、抄家、暗杀、当皇帝,加上另一些共谋性质的事行,最终使法律变成类学数女床等那帮持人。

什么呀!竟会干出所有这样一些荒唐的事情!由一位巨人来干吗?不!是一个侏儒!这会令人忍俊不禁。人们不再说:可怕的罪行!而会说:简直是一场闹剧!因为,人们终于思考起来。干坏事也得有气度。某些罪行的规格大高。凡未俗子的双手没答

场闹剧:因为,人们终于思考起来。十坏争也得有气度。某些罪行的规格太高,凡夫俗子的双手没资格去干。要想干雾月十八日那样的事,过去就得有阿尔柯拉⁽¹⁾,未来就应有奥斯特利茨大捷!当江湖

大盗,并非随便哪个人都能干到的。人们在相互议 论:"这霍尔滕斯之子是个什么东西?他历史上只 有斯特拉斯堡的蠢举,而无阿尔柯拉的成功;只有 布劳涅而无奥斯特利茨;他是法国血统,生下却是 荷兰人,后来又入瑞士籍:他是个混杂着维胡埃尔 的波拿巴:他之出名,仅在于他非常稚拙地摆出一 副皇帝的架势。谁想从雄鹰身上拔一根羽毛,就有 可能在手里拿着一根鹅毛。这波拿巴在军队里没有 市场;他是一枚伪造的金币,与其说是金做的,不 如说是铅制成。可以断言,法国士兵们对于付给他 们的这枚假拿破仑金币,若要回报,决不会是用叛 刮、暴行、屠杀、暗害和出卖。假如他试图干坏 事,那是会流产的,没有一个团会挪动半步。何况 他干吗要作这种尝试呢?他确实有一些不清不白的 方面: 但为什么要假定他是个罪恶滔天的家伙呢? 这样极端的谋反是超越其人格的: 他在实际上不可 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又为什么要假定他在精神上能 做到呢?他不是受到信誉的约束吗?他自己不是曾 经说过: "欧洲没有任何人怀疑我的诺言吗?咱们 不必担心。"对这番话可以这样回答:"犯罪的方 式可以伟大也可以渺小;伟大者有如恺撒,渺小者 不过曼德林。恺撒跨越鲁比恭河去同庞贝作战,曼 德林跳过的却是小小阴沟。"这时贤哲们插嘴

道:"咱们不要作污辱人的猜测,并因而做错事。 这个人物被流放过,经历颇坎坷;流放可以明目, 坎坷足以纠偏。 至于路易:波拿巴,他却提出了强烈抗议。大量 事实足以为他开脱。他为什么不说实话呢?他曾许 下伟大的诺言。约在1848年10月底,他成为总统 候选人之后,他跑到奥维涅圆塔街37号去见某人, 并对他说: "我要向您澄清事实。有人污蔑我。难 道我给您的印象是个疯子?有人假定我想重新扮演 **拿破仑的角色!有两位人物是有雄心壮志者可以追** 随的楷模: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华盛顿。一位是 天才人物,一位是有德之人。说自己将成为天才人 物是荒谬的,说自己将成为有德之人则是正派的。 有什么东西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依靠自己的意志 能够做到什么?做天才人物?不可能。做诚实的 人?那是可以的。具有天才并不是可以实现的目 标,做诚实的人却可以实现。我又能再现拿破仑的 什么呢?只有一点:就是犯下一桩罪行。这种雄心 可就太美妙喽!为什么要把我设想成疯子呢?既然 有共和国, 那我就不是伟人, 就不会抄袭拿破仑; 但我是一个正派人,将会仿效华盛顿。我的名 字'波拿巴'将在法国历史上占有两页的位置:第

一页上记载罪行和光荣,第二页上写着诚实和信

誉。第二页可能与第一页不相上下。为什么?因为 拿破仑更为伟大,而华盛顿却更为善良。在有罪的 英雄或守法的公民这两者之间, 我选择当守法的公 民。这就是我的雄心壮志。' 从1848年到1851年,过去了整整三年。人们 曾对路易:波拿巴长期抱怀疑态度: 但久而久之, 怀 疑扰乱了智慧,并且由于徒然拖延而日益磨损。路 易·波拿巴有一些双重人格的部长,像马涅和鲁埃 尔: 但他也有一些性格单纯的部长, 如莱昂:伏舍和 奥油降·巴罗:后面这两位断言路易·波拿巴是诚实 和恳切的。有人在汉姆门前看见他捶胸顿足:他同 母的妹妹霍尔滕斯·高尔努夫人写信给米埃罗斯拉夫 斯基说 ,"我是个货真价实的共和派 ,我可以为他 **担保"**:他在汉姆结交的朋友波热是个诚实的人, 他说过, "路易·波拿巴是不可能出卖别人的"。路 易·波拿巴不是写过那本论贫困的书吗?在爱丽舍宫 亲近人物的圈子里,波托基伯爵是共和派,道尔赛 伯爵则是自由派。路易·波拿巴对波托基说 , "我是 一个主张民主的人士";对道尔赛则说,"我是一 名拥护自由的党徒"。杜·哈莱侯爵是反政变的:侯 爵夫人却支持政变。路易·波拿巴对侯爵说:"别担 心。"(的确,他对侯爵夫人也说过:"您可以放 心。")国民议会曾经此一时彼一时地流露不安,

靠"的纽迈耶将军,他会从驻地里昂向巴黎讲军。 尚加涅埃大声喊道:"人民代表们,请心平气和地 进行讨论!"路易·波拿巴本人说过这样有名的 话:"谁要是想以武力改变法律所建立起来的东 西,我就视之为国家的敌人。"而且所谓武力,便 是指军队;军队有其领袖,受到爱戴并日屡屡获胜 的领袖,拉莫里西叶尔、尚加涅埃、卡芬那克、勒· 弗洛、贝多、夏拉斯。难道能够想象非洲驻军逮捕 非洲将军们?1851年11月28日那个星期开,路易· 波拿巴曾对路易·德·布尔日说:"即使我想干坏事 也干不了呀。昨天是星期四,我请了巴黎驻军的五 位上校共进晚餐,我灵机一动,便单独向他们每一 位盘问了一番。五个人众口一词地告诉我:军队决 不会帮助搞政变,决不会破坏国民议会的不可侵犯 性。您可以把这话转告您的朋友们。" 米歇尔·德· 布尔日很放心地说:"他微微一笑,我也笑 了。"在此之后,米歇尔·德·布尔日便在讲坛上宣 布:"他是我的人。"在这同一个十一月份里,一 家讽刺性报纸被控诬蔑共和国总统,因而判处罚款 和监禁,所刊载的画面是路易·波拿巴以宪法为靶子 进行射击。内政部长托里尼在内阁会议 上曾当着总 统的面盲布: 任何被授予权力者都不得违背法律,

但却缓过劲儿来,恢复了平静。那时有"完全可

说。所有这些言论和所有这些事实都是众所周知的。政变在物质和道义上都是不可能的,这已是有目共睹。危害国民议会!逮捕各位议员!这岂不是发疯!我们从前文已经看到:夏拉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保持警惕的,现在却放弃了一切戒备。安全感是全面而上下一致的。在国民议会里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才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有时摇摇头而已:但我们被人看做白痴。

否则就会成为……"一个坏人。"总统接着他的话

巴黎在沉睡:门铃响了

1851年12月2日,上索恩省代表维尔西尼——

他住在巴黎莱昂尼街4号——正在睡觉。他睡得很 深沉。他夜间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工作。维尔西尼是

一个三十二岁的年轻人。相貌温文尔雅,肤色略呈 金黄,思想很开阔,倾向于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他

把头半夜的时间用来研究巴斯蒂亚的一部著作,作 了许多批注;然后,他将书打开在桌子上,自己却

是在床上坐起身来。时间已是晨光微喜的光景。不 久便快到早晨七时了。 他猜不诱—大早来访的缘由,便假定是有人弄

入睡了。蓦然间,他被一阵突发的门铃声惊醒,于

错门牌号码。于是他又躺下,正要重温旧梦,却又 听得第二声铃响,比第一声还更加意味深长,这回 将他彻底唤醒。他穿着衬衫站起身来,跑过去开了

米歇尔·德·布尔日和特奥多尔·巴克走讲门来。米 歇尔·德·布尔日是维尔西尼的邻居,住在米兰街16 믁. 特奥多尔·巴克和米歇尔面色苍白,看上去非常

激动。 "维尔西尼,"米歇尔说道,"赶快穿好衣

服。人家刚刚逮捕了波纳。

"嘿!"维尔西尼大声嚷着,"是不是摩甘事件再度触发?" "比这更严重,"米歇尔又道,"半小时前,

波纳的妻子和女儿上我家里来啦。她们让人家把我

叫醒了。波纳是清晨六时在床上被捕的。 "这意味着什么啊?"维尔西尼问。

门铃又响了。 维尔西尼去开了门。这回是皮埃尔·勒弗朗代

表。他确实带来了谜底。 "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问。 "知道,"米歇尔回答,"波纳入狱啦。"

"知道,"米歇尔回答,"波纳入狱啦。" "是整个共和国被关进了囚笼,"皮埃尔·勒弗

朗说,"你们看到了海报吗?"

"没有。"

皮埃尔·勒弗朗向他们解释说,现在墙上贴满了海报,好奇的人群纷纷挤上前去看个究竟。他本人挤到了街角一份海报的近处,明白政变已经发生。

介到了街角一切海板的近处,明白或变已经发生。 "政变?"米歇尔叫喊道,"应该说是罪 三」"

, 皮埃尔·勒弗朗补充道:"一共有三张海报,一 张是法令,另外两张是通告:所有三张都写在白细

张是法令,另外两张是通告;所有三张都写在白纸 上,并排张贴在墙上。"

法令的字体非常之大。

应当举行会议,应当立即通知并召集所有尚未被捕的共和派代表。维尔西尼说:"我去找维克多·雨果。"

不能浪费一分钟了。

议会秘书,家住在德·布尔校街。

那是上午八时,我已经醒来,正在床上工作。 我的仆人走进来,以某种惊怖的神色对我说: "有一位人民代表要跟先生说话。"

前立宪议员莱萨克像米歇尔·德·布尔日一样就住在附近(加亚尔城区4号),也突然光临。他带来了同样的消息,还说夜间另有一些人也被捕了。

他们赶紧去通知伊凡,他是由左翼任命的国民

"谁呀?" "维尔西尼先生。"

"请他进来。" 维尔西尼走进屋里,把那件事告诉了我。我从

据外国尼定匠屋里,尤那件事告诉了我。我然 床上跳了下来。 他告诉我:聚会的地点在前立宪议员莱萨克家

里。

"赶快去通知其他代表。"我对他说。 他同我分了手。

夜间所发生的事情 在1848年6月那些重大的日子之前,荣誉军人

院前面的广场分成了八块开阔的滚球游戏草坪,这些草坪又用木栏杆围住,草坪外是两列浓密的树丛,中间被一条通向幸誉军人院大门的街道公开

丛,中间被一条通向荣誉军人院大门的街道分开。 那里又有宽广的草地,孩子们常到那儿嬉戏。八块 滚球草坪的正当中是一个雕像座,在帝国时期置放

着从威尼斯取来的圣 - 马克狮子像 , 复辟时期则供

奉路易十八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在路易·菲利普时期则尊崇拉斐特的石膏半身像。1848年6月22日,一个纵队的起义者几乎抵达立宪议会的宫殿,而周围又缺少兵营,于是卡芬那克将军便让人在立法宫的三百步外,也就是在荣誉军人院的球坪当间,修建

了好几排长长的棚房,那下面的草坪也便荡然无存。这些棚房可以安顿三千至四千名士兵,专门接待保卫国民议会的卫队。 1851年12月1日,在这广场上驻扎的军队是第六和第四十二战列团。第六团团长是加尔德朗斯·德

1831年12月1日,在这人场上驻760年队走第 六和第四十二战列团。第六团团长是加尔德朗斯·德 ·波依斯上校,该团在12月2日之前即声名远播;第 四十二团团长是艾斯皮纳斯上校,该团在此日之后 臭名远扬。 议会宫殿夜间的常规卫队包括一营步兵和三十 名炮兵,由一名上尉指挥。国防部还另派了数名骑 兵,担任传令兵。两门榴弹炮和六门大炮,外加它 们的弹药车,排列在一处正方形的小院落里,位置 在礼仪院的右侧,干脆被称为"大炮院"。营长即 议会宫的军事长官,直接归议会事务主任领导。夜 幕一降落,便有人闩上大铁门和各处的门户,放好 岗哨,传达了口令,于是这宫殿便像要塞一样与世 隔绝。口今同巴黎要塞的口令一致。 由总务主任拟定的特令禁止任何武装力量入 内,仅值班部队除外。 在12月1日至2日夜间,立法机构的宫殿由第四 十二团的一个营守卫。 12月1日的会议开得很平静,内容是审议一项市 政法,散会很晚,最后一项议程是上台投票。这 时,总务主任之一的巴兹先生登上主席台准备往票 箱里放票,一位属于所谓"爱丽舍宫"圈内的代表 挨近了他,对他说: "今夜有人要把您抓走。" 可 以说天天都听到这类警告,结果是,如前面所说, 谁也不再把这当回事。但在这次会议散会之后,几 位总务主任将议会的专职警长叫了来。村宾议长也 在场。被询问的议长说,他手下警察们的报告 是"一切平安无事";这当然是他的用语,但那天 夜里肯定是没什么需要担心的。当总务主任们还要 追问时,村宾议长说了声"得啦",拔脚便走。

在同一个12月1日的白天,将近下午三时光景, 正当勒弗洛的岳父在托尔多尼前面穿越大马路时, 某人加快了步伐从他身旁擦过,对着他的耳朵喊了 这样几个意味深长的字眼: "夜里十一点到午 夜!"总务处里对此类消息已差不多是无动于衷 了,其至有少数几个人哈哈大笑,这已是老生常谈 了嘛。然而,勒弗洛将军不愿在被提示的时间之前 上床, 便在总务处的办公室一直待到清晨一点。 国民议会的读记处外聘了四位信差,他们从属 于《导报》,任务是将速记员的手稿送往印刷厂, 再将校样带回国民议会宫,由希波里特·普莱服先生 审阅修改。希波里特·普莱服先生是读记处处长,并 以此资格而在立法机构的宫殿里拥有住宅。他同时 还担任《导报》音乐专栏副刊的编辑。12月1日 . 他到喜歌剧院去看了一场新戏的首演, 直到午夜之 后才回家。《导报》的第四位信差正在等候他,手 甲拿着一份会议最新的长条校样: 普莱服先牛阅改 了校样, 那信使便被打发走了。那时是夜里一点钟 稍过,四围是万籁俱寂;除警卫之外,宫殿里的各 色人等都已沉入梦乡。就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却 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件。国民议会卫队的上尉 兼少校副官跑来找少校,并报告:"上校派人叫我 去。"接着按照军阶的规定请示:"您准许我走一

趟吗?"卫队司令官感到惊讶。"去吧,"他颇有 些刻薄地回答 , "但上校打扰—位正在值班的军官 是没有道理的。"值班警卫的一名士兵没听见他们 在说什么,仅听到司令官来回踱步,并且反复喃喃 自语着: "鬼才知道上校要干什么。" 半小时后,少校的副手回来了。"好哇,"司 令官开口问道, "上校要你干什么?" "没什 么,"那副手说,"他想向我面交明天值班的命 令。"这时夜色变得更加深沉了。将近凌晨四点钟 时,少校的副手再次来找少校,并道:"少校,上 校叫我去。""又叫你去!"少校感叹道,"这可 真有点儿怪:不过还是去吧。 少校副手的职责之一便是向卫兵们下达指令, 因此也就有权力撤回这些指令。 少校副手一走开,少校便有些忐忑不安,琢磨 着白己有责任同国民议会宫的军事长官联络。他上 楼走讲了长官——尼奥尔中校的房间。此时尼奥尔 中校已经上床,工作人员也退回到各自在近处的房 屋里。少校在这所宫殿里是初来乍到的新人,便只 得在各条走廊里摸索前进;他对各处房间的情况知 之其少,便在自己觉得是军事长官住宅的门上按了 门铃。没有人答理,门也没打开,于是少校只好回 到楼下,竟不曾能够同任何人搭上一句腔。

少校副手则返回到国民议会宫,但少校却没有 再见到他。少校副手停留在布艮第广场格栅门的附 近:他紧裹在军大衣里,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似乎 在等候什么人。 当圆顶上的大钟敲响五点钟时, 在荣誉军人院 前棚屋兵营里的士兵们突然被叫醒了。小屋里低声 传说着命令,叫大家不声不响地拿起武器。不久之 后,有两团士兵背上背着军用背包,朝着国民议会 宫进发;那就是第六团和第四十二团。 就在这五点钟敲响的同一时刻,巴黎各地区的 步兵,同时跑出兵营,静悄悄地列队,由上校们率 队准备出发。路易·波拿巴的副官和传令官们,早已 被分派到所有的兵营,此刻正监督着拿起武器的进

做分派到所有的兵官,此刻正监管有量起武器的进展情况。骑兵的启动比步兵晚了整整三刻钟,因为害怕踏在石子路上的嘚嘚马蹄声过早地惊醒酣睡中的巴黎。 德·帕尔西尼先生负责从爱丽舍宫将拿起武器的命令传达到了荣誉军人院的兵营,此刻正同艾斯皮

纳斯上校肩并肩地走在第四十二团的最前头。军中流传着一个故事,因为在那一天,人民听说不光彩的事件已听腻了,所以还以某种悲观的语调转述着这类情节:那故事传说,正当要随同自己的团队一起出发时,一位应予隐姓埋名的上校犹豫不决了;

于是,从爱丽舍宫来的那位使者打衣袋里掏出一只 密封的信封,对团长说:"上校,我承认咱们正在 冒很大的风险。我奉命将此信封而交给您, 里面装 着十万法郎纸币,供招募新兵之用。"团长接受了 信封,团队出发了。12月2日晚上,团长对一位夫 人说: "今天上午我赚了十万法郎,还弄到了将军 **启**章!"那夫人请他吃了闭门羹。 克沙维埃-杜里厄就是对咱们讲这故事的人:出 干好奇, 他后来去拜访了那位夫人。夫人确认了曾 经有过这故事。不错,当然如此!她把这坏蛋拒之 干大门外; 他是一名出卖了军旗国旗的士兵、一名 奸贼, 竟敢来走访她! 要她接待这么一个家伙? 不!她不能这么干。据克沙维埃:村里厄说,她还补 充了一句:"虽然,我不存在有损名誉的问题!" 另一件神秘的事正在警察局展开。 老城区有一些惯于夜生活的居民,可能在夜间 很晚时分才回家:他们也许注意到,有许多街头的 出租马车三五成群、零零散散地在耶路撒冷街周围 不同的地点走走停停。 从晚上十一时起,以热那亚和伦敦的难民到达 巴黎为借口,保安大队的人员和八百名市区警察被 留在了局内。凌晨三点钟,向巴黎和近郊区的四十 八名警长以及治安官,下达了局长召见令。一小时

之后,他们全部奉命来到。他们被推入一处单独的 房间,并尽可能相互隔离开来。凌晨五点钟,局长 办公室的一个铃铛鸣响了。局长莫帕斯将警长们一 个挨着一个地叫讲他的办公室, 将计划透露给他 们,并向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分配了他应完成的那一 份罪行。其中没有一人拒绝,许多人则连声称谢。 要干的差事是在七十八位民主人士的家中—— 逮捕他们,因为他们在本区具有影响力,而且爱丽 舍宫害怕他们成为街垒里的头目。作为一种更加阳 大妄为的侮辱, 他们认为有必要在十六位人民代表 各白的家中分别逮捕他们。最后这项任务被分配给 了警长之中最有可能成为恶棍的那几个家伙。在他 们之间对人民代表——作了发落。每个警长都有白 己的对象。古尔提叶先生分到了夏拉斯: 戴格朗吉 先生分到了纳陀:老胡波先生分到了梯也尔先生: 小胡波先生分到了贝多将军:尚加涅埃将军交给了 勒拉:卡芬那克将军由柯林负责。杜尔朗斯先生得 到了瓦朗丁代表:贝诺瓦先牛得到米约特代表:阿 拉尔先生分配到肖拉代表:巴尔莱特先生得到(北 方省的)罗杰:拉莫里西叶尔将军落到勃朗舍警长 手中:格隆费叶警长负责格列波代表:布德罗警长 主管拉格朗吉代表。总务主任们也被作了与此相似 的分配,即巴兹先生归普里莫林先生,勒弗洛将军

归贝尔多里奥先牛。 标明人民代表姓名的传票,在警察局长私人办 公室里草拟停当。只有警长姓名一栏空着。这一栏 要在出发时才临时填写。 除已指定军队派人协助他们之外,还决定每位 警长都由两队人马护送,一队是由市区警察组成, 另一队则一律为便衣侦探。如同莫帕斯局长答应波 拿巴先生的那样, 共和国卫队上尉波迪奈将协同勒 拉警长,前往逮捕尚加涅埃将军。 将近五点半钟时,待命的出租马车被叫住,然 后全部带着各自的指令出发。 与此同时,在巴黎的另一个角落——老寺院 街,即在原先的苏比兹公馆,如今已早改作王家印 刷厂的地方(现在的名称是"国家印刷厂"),罪 行的另一部分正在被组织中。 约在凌晨一点钟,一位过路人从老俄德里叶特 街走到了老寺院街,发现在这两条街的交界处,有 好几扇高高的长窗子被灯火照得诵明透亮。那就是 国家印刷厂车间的窗户。他向右边走去,进入老寺

国家印刷,车间的窗户。他问石边走去,进入老寺院街。稍过一会儿,他在印刷厂新月形的正门前停步。大门已关闭,两名卫兵正守卫着旁门。透过这扇半开着的小门,他觑了一眼印刷厂的院落,发现那里面塞满大兵。大兵们默默无言,听不见一点儿

厂的工人也被以需要加夜班为由留下来。正当希波 里特·普莱服先生返回立法机构宫殿时,国家印刷厂 的经理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也是刚从喜歌剧院 回来的。新剧本的作者是他的兄弟德·圣 - 乔治先 生,他必须要去看看这出戏。这位经理刚一回来, 便看到爱丽舍宫白天下达的命令, 于是便抄起两把 袖珍手枪,下楼走入了衣帽间。那衣帽间隔着几步 阶梯与庭院相通。在通向街道的大门敞开之后,— 辆马车驶入院内,一个拿着大文件包的男子下了 车。经理走过去迎接他,对他说: "您是德·贝维尔 先生吗?" "不错。"那人回答道。 马车停稳, 拉车的马被牵进了马厩, 马车夫被 关讲了一间休息室。在那里,人家给他端来饮料, 并日将一只钱袋塞入他手中。那是用葡萄酒和金路 易来做此类政策的支柱。马车夫喝了酒,然后便呼

印刷厂庭院的大门刚关上,立刻又打开,放进来一些军人,他们闷声不响地往里走。接着大门又

呼入睡。休息室的门被闩上了。

声息,但却可以瞥见他们的刺刀闪烁着耀眼的寒 光。过路人颇觉吃惊,便凑近去看。卫兵中的一名

就像警察局的城区警察被留下一样, 国家印刷

将他用力推开,同时大喊一声: "滚开!"

四连,由一位名叫拉罗什:德瓦西的上尉指挥。像后 来人们可能注意到的那样,为执行所有微妙的任 务, 政变当局都有意只使用机动宪兵队和共和国卫 队。这两支队伍几乎完全由原先的市政卫队队员组 成,他们心中积蓄着二月里的怨愤。 拉罗什·德瓦西上尉带来一封国防部长的信件, 信里说:"他本人和他的队伍交由国家印刷厂经理 调遣。"军人们一言不发地将子弹上了膛,在车间 里安排了站岗放哨的人,同时在走廊里、各处门口 和窗前,在所有的地方全都布了哨。在通向大街的 门口也放了两个岗。上尉问,对他手下的大兵们应 当下达什么指令,干是那乘坐马车来的男子回答 道: "最简单明了啦:凡是试图出厂或欲穿行者, 一律枪决!" 此人实际上是波拿巴先生的传令官德·贝维尔先 生。他同经理一起退到二楼大办公室,那是俯视花 园的--外单独的房间:他在那里向经理通报了他带 来的东西——解散国民议会的法令、向军队的呼吁 书、向人民的呼吁书、关于召集选举人的法令,另 加莫帕斯局长的通告,以及他致警长的函件。前四 件完全是总统手书。可以看出零零散散涂改的痕

洂.

重新关上。这是机动宪兵队的一个连,即第一营第

护,决心不说一句话:然后在车间里散发了需印刷 的文件。这些文件被分割成一张张小纸条,好使任 何一名工人都无法阅读一个完整的句子。厂长宣布 给他们一个钟头时间以印好全部文件。然后各个片 新都送到贝维尔 L校那里,由他拼凑在一起并修改 校样。印刷的过程也同样谨慎小心, 每台印刷机由 两名士兵看守。无论怎样勤快,这项工作还是讲行 了两个小时。其间宪兵们监视着工人,贝维尔则监 视着圣 - 乔治。 这些事情结束之后,又做了一件可疑的事,它 很像是叛卖中的叛卖。叛徒自有叛徒卖。这种类型 的罪行是会出这类事故的。贝维尔和圣 - 乔治这两 个心腹人物,手中掌握着政变的机密,也就是总统 的脑袋:这个机密无论如何不应提前泄露,否则就 会使一切都化为泡影。他俩灵机一动,要把这机密 立即告诉二百个人,"以便观察反应"——此系后 来升了官的贝维尔"前上校"的原话,此话当然有 些天真。他们将刚刚印出、墨迹未干的文件读给排 列在院子里的宪兵们听。这些前市政卫队的队员报 之以掌声。万一他们饷之以嘘声, 天晓得这两位政 变的"试验者"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来。也许波拿巴

先牛此时正在万森从美梦中初醒。

工人们在等待。他们二位每人由两名宪兵保

人们放出了马车夫,给马车套上马匹;凌晨四 时,那位传令官同印刷厂经理——从此已经是两名 罪人——带着一捆捆法令来到警察局。自此,他们 被打上耻辱的烙印。莫帕斯抓住了他俩的手。 这正是国民议会宫被包围的时刻。在大学街, 有一扇门是波旁宫的原有入口处,向着一条大道敞 开,这条大道直通国民议会议长的宅邸。这扇门人 称"议长门",通常由一名卫兵守卫。一段时间 里,少校副手,即夜间被艾斯皮纳斯上校两次召见 的那位军官,站在那卫兵附近不声不响。一动也不 动。五分钟之后,战列第四十二团走出荣誉军人院 的兵营,其后稍有间距跟随行进的是第六团,该团 从布艮第街走过,又从大学街涌现。一位见证人 说:"该团行讲有如人家在病房里蹑足而行。"它 暗暗地来到"议长门"前面。此种埋伏是为了对法 律搞突然袭击。 卫兵见大兵们光临,便停住脚步;但正当他要 大喊一声"什么人?"以示警告时,少校副手却缴 了他的械:作为被授权撤回原有—切成命的军官, 他命令卫兵让第四十二团自由通过,同时命令不胜 惊奇的看门人打开大门。门枢转动了, 士兵们在大 马路上散开。佩尔西尼走了进去,并喃喃道: "事 已办成!"

国民议会遭到了入侵。 司令官麦尼埃听到脚步声跑了过来。艾斯皮纳 斯上校对他大喊一声:"司令官,我是来为贵营换 防的!"司令官一时脸色变得惨白,两眼直勾勾地

盯着地面。接着,他突然将双手放在上校肩上,猛然扯下他的肩章,拔出他的佩剑,用膝盖折成两半,扔到了石板路上。他怒不可遏地颤抖着,用庄严的声音宣告:"上校!您污辱了贵团的番号!"

"得啦,得啦!" 艾斯皮纳斯道。

这时宫内的所有人员还在睡梦中。

旧紧闭。所有的卫兵都被接替,所有的岗哨全换了人。值了夜班的全营人员都被打发回了荣誉军人院的兵营中,士兵们将手中的武器架在马路上和礼仪院内。第四十二团杳无声息地占下里里外外所有门

户,占领了庭院、会客厅、长廊、通道、小径,而

不久之后,来了两辆小型轻便马车,人称"四

"议长门"依然洞开着,但所有其他入口都照

十苏小车",还有两辆出租马车,由两队共和国卫队和万森的轻装兵护送,另有几小队警察相随。贝尔多里奥警长和普里莫林警长从轻便马车上走了下来。

当这些车马向前行驶时,有人看见一个秃了顶 但却还年轻的人物,出现在布艮第宫的门口。这人 来:实际上他确实是从那儿来。在这之前还去过赌 场。他来白爱丽舍宫,名叫德·莫尔尼。他一度观望 着士兵们将武器堆在一起,然后向"议长门"走 去。他在那里同德·佩尔西尼先生交谈了几句。一刻 钟之后, 他在万森的二百五十名轻装兵陪同下, 一 举拿下内政部,从床上把德:托里尼先生惊醒,颇为 唐突地将波拿巴先生的一封感谢信交到他手中。就 在几天之前,正直的德·托里尼先生(我们已引证过 他那些充满智慧的见解)对一批人发表谈话,而德· 莫尔尼先生正从他们近侧走过:德·托里尼先生 说:"山岳派的党徒们在诽谤总统!谁要是背叛自 己的誓言、谁要是搞什么政变,那么谁就必定是个 恶棍!"现在这位很有德行的人突然在半夜里被弄 醒,其部长的职务被撤换,就像国民议会的卫兵被 换防一样;他为之大吃一惊,一边揉着惺忪的睡 眼,一边念念有词地自语:"哎呀!那么总统果真 是一个....." "说对喽!"莫尔尼接话道,同时仰天大笑。 本书的作者认识莫尔尼。莫尔尼和瓦列夫斯基 在那跟王室差不多的家族里,一个相当于王家私生 子,另一个则无异于皇族的骨血。莫尔尼者何许人 也?答曰:"颇有智术,工于心计,绝非苦行僧,

看上去很像古城区来的,似乎刚从歌剧院看了戏回

罗米厄之友,基佐的支持者,风流倜傥,赌场常 客,自鸣得意而聪敏机变,既有某些自由派思想 又不拒绝于己有益的罪恶: 笑容可掬但牙口不洁: 放荡不羁、挥金如土而又不失蕴藉;其貌不扬但和 蔼可亲;热情奔放日衣着考究;大胆放肆,白愿让 一个兄弟陷入囹圄,又准备为另一名当皇帝的兄弟 肝脑涂地:与路易·波拿巴系同母所生,也像路易· 波拿巴一样有牛身之父或别有所出,因而可以自称 为波哈尔内,或白称为弗拉霍,实际上却仍取名为 莫尔尼: 既从事文学又涉猎轻歌剧, 既讨问政治又 串演悲剧:轻浮之至而不惜搞暗杀,既可充当马黎 服笔下角色, 又要成为塔西陀纵论之风云人物; 不 顾廉耻而高雅飘逸:声名狼藉而友善待人:必要时 得以权充十足的公爵。以上即为此一坏蛋之写 照。 这时还不到清晨六时。部队开始在协和广场集 结。勒罗阿-圣 - 阿尔诺要在那里骑马阅兵。 贝尔多里奥和普里莫林在总务处大楼梯的拱顶 之下部署了两连人,但自己却不从那里诵过。他们 的随从中有对波旁宫了如指掌的警察,于是从某些 走廊诵讨. 勒弗洛将军住在德·波旁公爵时期德·斐谢尔先生 住过的小楼里。这天夜里住在勒弗洛将军家里的还 起突然冲讲了躺着一个女人的这间屋子。将军的姐 夫从床上跳下,呼叫住在邻屋的总务主任:阿道尔 夫,有人强行开门咧,宫里到处都是大兵,快起来 哟!将军睁开两眼,看见贝尔多里奥警长站在他的 床前。 他一骨碌坐起了身子。 "将军,"那警长说, "我是来尽一项责任 的。 "我明白,"勒弗洛将军应道,"您已成了叛 徒! 警长嘀咕着"讳反国家安全"之类的托词,拿 出一张拘捕证来。将军不屑答理,用手背冲着这卑 劣的证件劈打过去。 然后他穿好衣服,穿上了他那君士坦丁和梅台 阿时期的正式戎装,怀着正统军人的一种幻想,以 为他所过之处见到的士兵还有非洲时期的将军在统 率。哪知道只剩下了专搞害人陷阱的将军哟。他的 妻子同他吻别:儿子才七岁,一边哭叫一边对警长 求告,饶命呀,波拿巴先生! 将军紧紧将妻子搂在怀抱里,对着她的耳朵悄

有他的姐姐和姐夫,他们是到巴黎来看望他的,所 住宿的房间可以俯瞰宫里的一条走廊。贝尔多里奥 警长敲了这扇门,设法让它打开,同手下的警察— 悄道:"院子里有炮弹,想办法叫人放—炮!" 警长和警察将他带走。他蔑视这些家伙,根本 不理他们:然而当他走讲院子,看见那些大兵,当

他认出艾斯皮纳斯上校时,他那颗军人的心、那颗 布列塔尼人的心愤怒了。 "艾斯皮纳斯上校 ," 他道 ,"你是个龌龊的

家伙!我希望能长寿到看见扯下你军服纽扣的那一 天!"

原先的上校艾斯皮纳斯垂下脑袋,结结巴巴地 说: "我不认识您呀。"

一名营长晃动着佩剑叫喊道:"我们看够了那

些律师味儿十足的将军!"

有少数几个士兵对这位已被解除武装的"囚

徒"交叉起刺刀来;三名市区警察将他推入一辆出 和马车:一名少尉挨近了马车,直视着这个人物

——作为公民,那可是他的代表;作为士兵,那也 是他的将军啊。然而这少尉却对他发出这样不堪入

耳的话语:"臭流氓!" 与此同时,普里莫林警长却绕了一个弯儿,以 便更有把握地突袭另一位总务主任巴兹先生。

巴兹先生的住宅有一扇门朝诵向国民议会的— 条走廊开着。普里莫林先生伸手去敲的便是这扇 门。"是谁呀?"一名女仆一边穿衣服一边

问。"是警长。"普里莫林答道。女仆以为是国民 议会的警长,便去开了门。 就在这时,巴兹先生听到嘈杂声而醒了过来, 正在穿上晨衣,同时大喊: "别开门!" 话音未落,一个着市民服装的人和三名着制服 的市区警察冲进了房间。那领头的掀开上衣,露出 有红蓝白三色标志的腰带,问巴兹先生:"您认识 这个吗?""你是个浑蛋!"总务主任回敬道。 警察们一把抓住了巴兹先生。"你们不许把我 带走!"巴兹先生喊道,"您是警长,是司法官 员,了解自己的身份。你们正在侵犯国民代表权, 正在侵犯法律,你们是罪犯!"于是出现一场格 斗,一场四比一的肉搏战。巴兹夫人和他们两个年 幼的女儿大声叫嚷。那女仆被市区警察饱以老拳击 退回去。"你们是一伙强盗!"巴兹先生喊道。他 们抓住胳臂将他腾空抬起,他却拼命挣扎,光着身 子, 晨衣撕成了碎片, 身上到处是肿块, 手腕被抓 破,鲜血流淌。 楼梯上,一楼楼道,庭院里,到处都是大兵, 刺刀上了膛,持枪立正。总务主任对着他们 喊:"抓的是你们的代表!你们得到武器可不是为 了犯法呀!"有一位上士佩戴着新授予的十字章,

他向这上士喊:"给你十字童难道是为了干这种事

吗?"上士竟回答:"我们只知道一个主子!"巴 兹先生接着说: "我记住了你们团的番号。这个团 从此蒙上了耻辱!"大兵们不胜忧郁地听着这些训 斥,似乎还浸沉在睡梦中。 普里莫林警长命令他 们:"不要听他的!这同你们无关!"他们将总务 主仟架过几道庭院,送到了黑门的看守队。 这"黑门"是人家给在拱顶下专辟的小门洞起 的名字。门洞在议会财务处对面,门外正对着里尔 街,出门便是布艮第街。 在看守队的门前布置了好几名哨兵,都站在通 向此门的小台阶上。人家把巴兹先生交给三名市区 警察看管。几名穿军便服、不携带武器的士兵来回 走动着。总务主任凭着军人的荣誉招呼他们,但市 区警察却对他们说: "不要理他!" 巴兹先生的两个幼女怀着巨大的惊恐目送父亲 远去:当她们看不见父亲的踪影时便号啕大哭起 来。"妹妹呀,"那只有七岁的姐姐说,"咱们祈 祷吧!"干是两个孩子合拢双手,扑诵跪倒在地 ۲ 普里莫林警长率领一大帮警察冲讲了总务主任 办公室,他没收了一切。他首先看到桌面上放着几 份文件,便立即拿过来,那是如果议会通过总务主 任的建议便要颁发的法令草案。所有的抽屉都被打

而讲行的翻箱倒柜式的查抄,警长称之为"家 访",前后持续一个多小时。 人家给巴兹先生送来了衣服。当"家访"结束

开,并讲行了搜查。这种为了掌握巴兹先生的文件

之后,便让他从看守队走出。院子里早已停好一辆 出租马车,巴兹先生上了车,那三名市区警察自然 相伴。马车为了驶向"议长门",先是经过礼仪

院,然后经过炮队院,这时天已大白,巴兹先生打 量着那第二进院落,看看大炮是否还在原地。他看 见弹药车排列得井然有序,车轭却高高架起;那六 门大炮和几尊榴弹炮的位置却空空如也,什么也没

有了. 在议长大马路上,那出租马车暂停了片刻。两 列士兵,个个用右臂撑着刺刀的小弯柄儿,沿大马

路的人行道而立。在一株树下围立着三条汉子:一

是巴兹先生认识的艾斯皮纳斯上校,他一眼便将他 认出:一是样子像中校的某个人物,脖子上系着一 根橘黑二色的带子:再就是一名枪骑兵队长了。三 人都手提大刀,相互默契地站立着。 马车的车窗是

关闭着的,巴兹先生想将它们打开以便招呼这几个 人;但这时市区警察—把抓住他的胳膊。这时普里

莫林警长突然出现;他就要登上来时所用的二座小

型马车了。"巴兹先生,"他很礼貌地招呼着——

这礼貌是狱卒式的,政变的爪牙很愿意用它来掺和 他们的罪行——"您受累啦,那三个家伙在马车里 挤着您啦,过来同我坐—辆车吧!"不料那俘虏却 回敬:"别管我吧!我同这三个家伙在一起只是受 累;若同您在一起,我可就变龌龊啦!" 出租马车两侧排列着押送的步兵行列。艾斯皮 纳斯对马车夫叫喊道:"沿着道寨河滨大道走,用 慢步, 直至遇见骑兵押送人员; 等骑兵负责陪送之 后,步兵就退回了。"干是便出发。 当出租马车在道寨滨河大道上转悠时,第十七 枪骑兵队的—个小分队全速来到;这便是押送队 了。骑兵围住马车,于是开始小跑前进。 路上未发生任何事故。只是不时有人听见马蹄 嘚嘚的慢跑声,便打开窗户,有的人伸出脑袋;那 俘虏也终于拉下一扇车窗,听见有人不胜惊骇地 问:"发牛了什么事呀?" 出租马车站住了。"咱们到哪里啦?"巴兹先 生问。"已经到了马扎斯。"一名市区警察回答。 那总务主任被带到法院的书记室。他正往里走 时,却赶上人家将波纳和纳陀带了出来。室内中央 放着一张桌子, 普里莫林警长乘坐小型马车尾随出 租马车业已抵达,此时便来到桌旁坐下。正当警长 忙于书写什么时,巴兹先生发现桌面上有一张纸,

莫里西叶尔、夏拉斯、卡芬那克、尚加涅埃、勒弗 洛、梯也尔、贝多、罗杰(北方省的)、香波尔。 也许这就是人民代表被押送到监狱的顺序。 当普里莫林先生手头的东西写完之后, 巴兹先 牛对他说:"现在你得接受我的抗议,并将它列入 你的正式记录。"警长却不同意:"这不是什么正 式记录,这只是一份遣送令。"巴兹先生驳斥 道:"我要求立即书面记录我的抗议。""您关进 狱室之后有的是时间。"一个站在桌子附近的男人 微笑着说。巴兹先牛转过身来问:"您是什么 人?"那人应道:"我是本监狱的典狱长。"巴兹 先生又说:"若是这样,我就很可怜您啦。因为您 深知自己正在犯什么罪!"那人的面色变得惨白, 支支吾吾说了几句含混不清的话。警长站起身来: 巴兹先生毫不客气地坐到他的软椅上,挨近了桌 子,对那位普里莫林先生说: "您是公务人员,我 要求您将我的抗议列入正式记录!"那警长便 道:"那么,好吧!"于是巴兹先生写下一则抗 议,全文是: 后文署名者为人民代表兼国民议会总务主任,全名为 让-迪基埃·巴兹。本人被从在国民议会的住所强制绑架,旋

被武力解送此牢狱。本人无法抵抗上述武力,兹以国民议会

那显然是囚犯名单,依次写着以下各人的姓名:拉

和我本人之名义,对我的同事及本人之国民代表权的侵犯提 出严正抗议。

> 巴兹 1851年12月2日清晨8时于马扎斯

正当马扎斯经历此等情节之时,大兵们却在国 民议会的院落里狂笑和畅饮。他们在饭锅里煮起咖

啡来。在这之前,他们在院子里燃起一堆堆大火; 在风力吹动下,火焰有时一直烧到会议厅的墙壁 上。总务处的一位高级职员兼国民卫队军官拉蒙·德

上。总务处的一位局级职员兼国民卫队车官拉蒙·德·拉克罗瓦泽特冒险提出忠告:"你们要放火烧着国民议会宫咧!"一个大兵当胸给了他一拳。

从炮队院子里推出来的大炮中有四门架好了对准着国民议会;有两门放在布艮第广场对准了铁栅

在有国民议会,有两门旅往市民第户场对准了铁栅门;还有两门置于协和桥上,对准的是大石阶。 在这意味深长的故事的边缘,让我们提一件事

情:这第四十二战列团就是在布劳涅曾经逮捕过路易·波拿巴的那个团队。1840年,这个团曾经助法律一臂之力去反对谋叛者;1851年,它却助谋叛者一臂之力去反对法律。"消极服从"这东西可谓妙不可言!

其他夜间行动 这天夜里,在巴黎各个地点都发生了强盗行

径;一些陌生人率领着武装部队,而他们自己也带着各种各样的武器,有斧头、有铁锤、有钳子、有铁杠、有棍棒、有藏在衣服下的利剑、有从衣褶里可以窥出枪托的手枪;他们闷声不响地来到一家住房周围,包围了那条街道,切断四沿,撬开入口

可以窥出枪托的手枪;他们闷声不响地来到一家住房周围,包围了那条街道,切断四沿,撬开入口处,将看门人捆绑起来,侵入屋内的楼梯,不惜破门而入,冲向正在熟睡的某个人物。当那被惊醒的人物质问这些罪徒:你们是什么人啊?为首的头目

便回答:我是警长。这样的事发生在拉莫里两叶尔

家,他被勃朗舍揪住了衣领。勃朗舍还威胁要塞住他的嘴巴;发生在格列波家中,他被格隆费叶殴打、掀翻在地,还有六个人充当帮凶,他们打着经过掩护的灯笼,手持一把板斧;发生在卡芬那克家中,他被柯林一把抓住,这柯林是一名善于甜言蜜语的大盗,对于听见卡芬那克"起誓赌咒"表示大

为惊奇;发生在梯也尔先生家中,他被老胡波一把扭住,这老胡波还妄称目睹梯也尔"浑身颤抖、泪如雨下",真是以弥天大谎充作滔天大罪的伙伴;发生在瓦朗丁家中,他在眠床上遭到杜尔朗斯的袭击,被从两肩到双脚整个儿抬进一部警车,那车还从外面上了挂锁;发生在米约家中,他遭到了非洲

地堡里才会发生的酷刑:发生在北方省的罗杰家 中,此公有勇有谋、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竟向强 盗们敬献上一杯色列斯上等葡萄酒;夏拉斯和尚加 涅埃橫遭突然袭击,他俩都住在圣-奥诺雷郊区, 几乎是门对门的近邻:尚加涅埃住在3号,夏拉斯 住14号。白9月9日以来,尚加涅埃辞退了那全副 武装的十五个人,他们本来是被雇来守夜的,而在 12月1日,正如我们在前文已提到的,夏拉斯从枪 膛里退下了子弹。当人家 L门搞突然袭击时,这些 枪膛里空空如也的手枪还放在桌面上。警长纵身向 这几把手枪扑了过去。"白痴!" 夏拉斯对他喊 道:"假如子弹在膛上,那你早就毙命啦!"咱们 在这里提一个细节:这几把手枪是在攻克马斯喀拉 时, 由雷诺将军亲赠予夏拉斯的; 而当政变当局逮 捕夏拉斯的当儿,这位雷诺将军正骑着马在街上为 政变效劳。万一这几把枪里依然上着子弹,而恰巧 雷诺将军又奉命来逮捕夏拉斯,那么就会出现这等 奇事:雷诺的手枪要了雷诺自己的命!在那样的情 况下, 夏拉斯当然不会有片刻犹豫。我们已经—— 列举这批浑蛋警长的名字,但再提一遍也并非毫无 必要:逮捕夏拉斯的是那个名叫古尔提叶的家伙; 来抓尚加涅埃的是叫做勒拉的坏蛋; 戴格朗吉带走 了纳陀。这样被在家中逮捕的人物都是人民代表,

外,还要加上另一个枉法之举——破坏宪法。 这违法行为中包含了种种无耻行径。 警察们兴 高采烈。有几个古怪的家伙还对别人冷嘲热讽。在 马扎斯,警察团团围住梯也尔冷笑不止。纳陀毫不 留情地斥责他们。小胡波先生叫醒了贝多将 军。"将军,您被捕了。""我是不可侵犯 的。""彰明昭著的犯罪除外。""那么,"贝多 驳道 , "是犯了睡觉的大罪!" 人家一把抓住他的 衣领就把他拖上马车。 在马扎斯彼此相遇时, 纳陀同格列波握手, 拉 格朗吉也同拉莫里西叶尔握手。这竟会令警察们失 笑。一个名叫梯里昂的上校,脖子上挂着指挥官的 十字架章,观看了将军们和人民代表的入狱。"请 直视着我,我就是说您呢!"夏拉斯对他说。梯里 昂悄然离去。 这样,不算后来被捕的人士,在12月2日夜里共 有十六名人民代表和七十八个一般公民被投入监 狱。这桩罪行的两名代理人将上述情况向路易·波拿 巴作了报告。"实施监禁。"莫尔尼写道。"叫他 们坐班房!"莫帕斯这样写。前者用的是沙龙熟 语;后者说着监狱黑话。这只不过是用语上的细 别。

他们是不可侵犯的。因此,在侵犯人身这个罪行之

罪行之晦暗

维尔西尼刚刚离我而去。

在我匆匆穿上衣服的当儿,突然来了一个我百分之百信任的人物。这是一位可怜的高级细木工, 人极善良,眼下无活可干;我在住处给他一间房屋让他居住,他在木器上精雕细刻,绝非文盲之辈。

他刚从街上回家,浑身气得发抖。 "那么,"我张口便问,"一般民众怎么

,。. 吉拉尔回答道:

说?"

"很混乱咧。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大家都无 法理解。工人们读着海报,一句话也不说,然后便

去上工。一百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开口说话。但也只 是说:得啦!事情在他们眼中是这样的:5月31日

的法律已被废除。 '也好。' '普遍投票制业已恢复。' '那很好嘛。' '反动的多数派被赶走啦。' '好极啦。' '梯也尔被抓起来了。' '太棒啦。' '尚加涅埃入了狱。' '真是顶呱

棒啦。' '尚加涅埃入了狱。' '真是顶呱呱!'在每张海报前都有拍手叫好的。拉达普瓦尔向老好人雅克解释这次政变。老好人雅克自愿上当。总之,我认为人民在参与呢。"

"是啊!"我说。

"可是,"吉拉尔问我,"您将怎么办呢,维

克多·雨果先牛?" 我从衣箱里取出了人民代表的横绶带,拿给吉 拉尔看。

他立刻明白了。 我们俩握了握手。

正当他走开时,卡里尼进来了。

卡里尼上校是个有胆略的人。在两两里起义 中,他曾在米叶罗斯拉夫斯基手下指挥过骑兵。他

曾写过几篇激动的、热情的笔记,叙述这次光荣的 起义。卡里尼是热爱法国的意大利人士之一,就像

咱们法国人也爱意大利一样。所有心灵高尚的当代 人都有两个故土:一是昔日的罗马,一是如今的巴 黎。

"谢天谢地呀,"卡里尼对我说,"您还是白

由人呢。

他补充道:

"这政变的搞法真可怕哟。国民议会被包围 了,我是从那里来的。革命广场、各条河滨大道、 推勒里宫、大马路都充塞着部队。士兵们背上背着

包。炮兵阵地上架了炮。若要打起来,那是很可怕 的.

我回答他: "会打起来的。"

我笑着又道:"您曾经证实上校能像诗人们那

样写作,那么现在该轮到诗人像上校们那样战斗了!" 我走进妻子的房间;她还一无所知,正躺在床上静悄悄地读着报纸。

一只靴子,里面装了九百法郎,也就是我的全部积蓄。然后,我对她说了正在发生的事。 她脸色变了,问我:"你去干什么呀?"

排。我就要用完餐时,女儿进来了。看我同她那拥

我随身带了五百金法郎,又在妻子的床上放了

"去尽我的责任。"

她同我吻别,只说了两个字:

"尽吧!" 我的午餐已端上来,我三口两口吞下一份牛

抱的方式,她也激动起来,问我: "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母亲会向你解释的。"我对她说。

于是我走啦。 奥维涅圆塔街平静而荒寂,跟平常一样。不

奥维涅圆塔街半静而荒寂,跟半常一样。不过,在我的家门口有四个工人在交谈,他们跟我打了招呼。

我对他们大喊道: "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知道。"四人一齐答。

"好呀!要明白这是叛卖!路易·波拿巴扼杀了 共和国。人民受到了攻击,人民应当自卫。 "人民会自卫的。 "请你们答应这样做啊!"

他们大声说:"我们答应!" 其中有一个还说: "我们向您起誓!" 他们是说话算话的。在我居住的这条街上筑起

了街垒(就是说,在奥维涅圆塔街上);筑街垒的 还有烈士街、罗迪埃城区、柯克纳尔街以及洛雷特

圣母街。

海报

同这些勇士分手之后,我在奥维涅圆塔街同烈士街相交的街口上,读到了夜间在全巴黎墙上到处张贴的那三份卑鄙的海报。全文如下:

共和国总统通告

致人民的呼吁书

法国人民!

现在的局面已不能继续维持。每过一天,国家的危险就加剧一天。国民议会本应是秩序最坚实的支柱,却变成了阴谋的温床。三百名议会成员的爱国主义并未能制止这种可悲的趋势。国民议会不是从全局利益出发未制定法律,而是在制造武器准备打内战。它在侵犯我直接得自人民的权力;它在鼓励所有恶劣的欲望;它在损坏法兰西的宁静;我已解散国民议会,让人民在议会同我之间作出裁决。

你们都清楚:宪法的规定,事先即以削弱你们将赋予

因此,我诚实地向全国呼吁,并通告你们:如果你们愿意继续这种令人不安的状态——它正在使你们失去尊严并损害我们的未来——就请你们选择别人来取代我,因为我不想再要这种无力行善的权力,它正在让我对自己不能阻止的行动承担责任:它继续将我捆缚在船舱上,而我正目睹这大

船急驶而去,行将落入深渊。 如果适与此相反,你们仍然信任我,那么就请你们给

我以手段,来完成我受你们嘱托应当完成的伟大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要终结一再发生革命的这个时期,同时

满足人民的合法需要、保护他们以反对颠覆性的狂热。这个 使命尤其是要建立比人更为稳定的体制、奠定若干基础,以 便在此基础 上确立某种恒久的东西。

我确信:政权的不稳定性、仅有国民议会拥有至高无 上地位, 乃是混乱与不和的经常性的原因。因此, 我请你们 赞同以下的宪法主要基本内容,此一宪法可在以后由各级议

1. 应有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元首,任期为十年;

会予以发展:

2. 应有仅仅从属于执行机构的若干部长;

4.成立审议并通过各项法律之立法机构,该立法机构

- 3.由最杰出的人物组成国务会议,该会议责任起草各 项法案,并提交立法机构予以审议;
- 应经普选产生,而不得来白伪造选举结果的"按名单选 举" 5.由全国所有贤达人士组成第二议会,构成平衡权
- 力,保障根本大法以及公众自由。 这一体制是由首席执政在本世纪初缔造的,它业已给

法国带来安宁与繁荣:它还将能为法国保障安宁与繁荣。

以上就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如果你们同意,就请通 讨选票充分表明。如果恰恰相反,你们更愿意要一个软弱的 政府——不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而这种体制是抄袭自 我不知其出处的历史,或抄袭自虚幻的未来,那么就请你们

作否定的回答。 由此可知,你们将自1804年以来首次在心明眼亮的情

况下投票,也就是说:你们将完全明白是为了赞成谁、赞成

什么东西而投票。

如果我不能得到你们的多数选票,那么我就将促成举 行新一届国民议会的会议,并将会把得自于你们的授权交还 给它。

然而,假如你们认为:以我的姓氏为象征的事业,也就是1789年大革命所复兴的法兰西、由拿破仑皇帝组织妥善的法兰西,仍然是你们的事业,就请你们大声宣布这一点,办法是批准我要求你们赐予我的权力。

那么, 法国和欧洲就能从无政府状态中获得拯救,障碍就会被夷平,相互间的敌对就会消失,因为所有的人都将按照伟大人民的裁定,而对上帝的旨意谨奉不讳。

路易一拿破仑: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 签署于爱丽舍宫

共和国总统向军队发布的通告

士兵们!

你们应当为自己的使命而感到自豪;你们将拯救祖 国,因为我指望着你们,不是为了违背法律,而是为了使国家的第一大法——国家主权——得到尊重,我正是这一主权的合法代表。

很久以来,你们同我一样遭遇到障碍:这些障碍既阻挠我想从事的善举,又妨害你们表达对我的支持。这些障碍现已被打破。

国民议会企图损害整个国家授予我的权威,它现已不复存在。

我向人民、向军队发出诚实的呼吁,并且向他们通告:或者请给予我手段以保证你们的繁荣,或者就另请高明,取我而代之。

1830年和1848年,人家都把你们当做战败者。人家先 是挫伤了你们英勇无私的精神,接着便对你们不屑一顾,无 视你们的同情和意志,而你们却正是民族的精华。今天,当 此庄严时刻,我切望军队发出响亮的声音。

那么作为公民,就请你们自由地投下一票;但是作为 士兵,请牢牢记住,对当政首脑的命令绝对地服从是军队

——从将军到士兵,都必须严格遵守的责任。

我对人民、对未来的千秋万代,就自己的行动负责; 鉴此,我理应采取我觉得为公共利益所必须之各项措施。

至于你们,请你们继续坚定不移地恪守纪律、维护荣 誉。请以你们严正的态度,来帮助举国上下在平静和思考中 表示自己的意志。

请作好一切准备,在出现任何妨碍人民自由行使主权

的尝试时严惩不贷。 士兵们,我不必向你们提及我的姓氏引起的往事回 顾。它们镌刻在各位的心坎上。我们是以难解难分的纽带联

结在一起的。你们的历史同我的历史不可分割。你们同我在 历史上是荣辱与共、甘苦同当的。

至于在未来,我们将会有共同的感情与决心,以维护 法兰西的安宁与雄伟。

> 路—拿:波拿巴 (答字)

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共和国总统指令:

第一条

国民议会得予以解散。

第二条

普选制⁽²⁾得予恢复。5月31日的法律得予废除之。

自本年12月14日至12月21日,法国人民被召集举行公 民会议。 第四条

>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1851年12月2日于爱丽舍宫

在第一军区管辖范围内实施戒严。 第五条

国务会议应予解散。

第三条

第六条

内政部长负责执行本法令。

内政部长 德·莫尔尼 (副署)

布朗西街70号

盖雅尔城区是很难发现的。这个新区有一条小巷,将烈士街和布朗西街划分开来。我还是找到了这条街。我先来到4号门牌,伊凡便从走马车的旁边出来。并且对我说:"我是在这里

门出来,并且对我说:"我是在这儿先告诉您一声的;警察已在监视这所房屋;米歇尔在布朗西街70号等候您,离这儿只有几步路。"

5等候念,离区70只有70岁路。 我认识布朗西街70号。那里住着马宁,即那位 今人难忘的或足斯共和国总统。何识,大家也并不

令人难忘的威尼斯共和国总统。何况,大家也并不 是要在他的家里聚会。 70号的女看门人让我上了二楼。门打开了,一

位四十来岁的女人,还挺漂亮,头发已有一些花白,把我带进一间客厅;她就是柯本斯男爵夫人,我已认出了她,因为在社交活动以及我自己家中都曾有过一面之缘。

在那儿的已有米歇尔·德·布尔日和亚历山大·雷伊;后者是前立宪议员、雄辩的作家和一个好人。 亚历山大·雷伊当时负责编辑《国民报》。

大家互相握手寒暗。

大家互怕遊子; 米歇尔问我:

"雨果,您想怎么办?"

我回答:

"作一切努力。"

"我也是这个意见。"他道。 好几位人民代表都来了,特别要提到的有皮埃 尔·勒弗朗、拉布鲁斯、特奥多尔·巴克、诺埃尔·巴

尔法、阿尔诺·德·拉里埃奇、德摩斯泰纳·奥里维埃 (他也是前立宪议员)和夏拉莫尔。愤怒是深沉 的、难以表述的,但大家没有说无益的话。

大家都怀着一腔悲壮的愤慨,而伟大的决心往 往来白此种愤慨。 人们在交谈。人们在介绍形势。每个人都分头

带来最新消息。 特奥多尔·巴克来自利昂·伏舍家,伏舍就住在布

朗西街。是巴克叫醒了伏舍,把政变的消息告诉了 他。利昂·伏舍的第一句回答便是:"多么卑劣的行 为!

夏拉莫尔从最初时刻起,便表现出大勇,而在 整整四天的斗争中,此种勇气时时刻刻都很充沛。

夏拉莫尔身材高大、表情坚毅、言辞恳切:他同左 翼投一样的票,但坐席却在右翼席上。在议会中他 的邻座是蒙达朗贝尔和里扬寨。他有时同他们发生 激烈争论,我们远远看到,觉得挺有趣儿。

夏拉莫尔前来参加70号的聚会,穿着某种军用 厚呢上衣,是蓝色的呢料,身上带着武器,像后来 我们发现的那样。

报纸—律被取缔,所有印刷厂都处于军事占领下。 在波拿巴--边有--支八万人的军队, 随时可以扩大 兵员一倍:在我们这一边却一无所有。人民上当受 骗,而且被解除了武装。电报局听命于对方。所有 的墙壁都张贴着他们的海报,而我们连一个排字字 盘、一张纸也没有。没有任何提出抗议的手段,没 有任何开始战斗的办法。政变方面是穿甲戴盔,而 共和国方面却是赤手空拳; 政变方面拥有扩音喇 叭, 共和国方面却被塞住了嘴巴。 怎么办? 反对共和国、反对宪法、反对议会、反对法 律、反对法治、反对讲步、反对文明的这场浩劫, 是由非洲将军们指挥的。这些勇士们刚刚证明了他 们原来竟是一些懦夫。他们仔仔细细地采取了提防 措施。只有恐惧才能使他们变得如此奸诈。他们逮 捕了国民议会中的全部军人,以及左翼一切实干的 人物:波纳、夏尔·拉格朗吉、米约、瓦朗丁、纳 陀、肖拉等等。还要指出:街垒战—切可能的领袖 人物都已锒铛入狱。陷阱的设计者故意忘掉了儒勒· 法夫尔、米歇尔·德·布尔日和我,认为我们主要是 演说家而非实干家, 想给左翼留下可以讲行抵抗却

形势很严重:十六位人民代表、议会中所有的 将军都被捕了,包括比将军更出色的夏拉斯。所有 论。另一些人民代表分分秒秒都在到达开会地点, 其中有埃加·基内、杜特尔、佩尔蒂埃、卡萨尔、布 鲁克纳、波丹、肖富尔。客厅里挤满了人,有的坐 着,大部分站着,并无次序,但毫不喧闹。 我第一个发言。 我宣布:应当立即开始斗争。以牙还牙。 在我看来一百五十名左翼代表应当戴上议员的 横绶标记,应当以游行方式走到街道上、马路上, 一直抵达马德兰大教堂,并高呼"共和国万 岁!""宪法万岁!"面对军队,只有议员们自己 平静地、不带武器地,喝令部队服从法治。如果部 队让步,则到议会去,搞掉路易:波拿巴:如果士兵 们扫射立法者,则立即分散到巴黎各处,号召拿起 武器,并奔向街垒。开始按照宪法规定的方式进行 抵抗;如果此种抵抗失败,则应继续革命式的抵 我还指出:一桩滔天大罪必须当场拿获。在当 前这个时刻,让人们接受此种谋害行径便是大错而 特错。正在过去的每一分钟都是犯同谋罪,都是对

无力赢得胜利的人物;这样,如果我们不进行战 斗,便可以叫我们丢尽脸面,而如果进行战斗,枪

何况没有仟何一个人表现出动摇。开始讲行讨

声—响便可将我们斩尽杀绝。

罪行的赞同。要力戒出现那种被称为"既成事实"的态势。拿起武器来! 有好几位议员强烈支持上述意见,特别是埃加·基内、佩尔蒂埃和杜特尔。 米歇尔·德·布尔日有重大的异议。我的本能要求立即开始行动。他的意见却是要等待,静观其变。 照他的见解,催促结局的到来是极其危险的。 政变是很有组织的,而人民却没有组织。我们是被 突然袭击的。不应该抱有幻想,群众还没有动起 来。郊区是一片平静。感到惊奇——确实如此;义 愤填膺——并非如此。巴黎的人民是十分聪明的,

间中。当年的一日一十一八床侍氏从发戴,间现在的议会并非如此。一个遭到侮辱并被解散的议会,但却得到人民支持,那就一定会胜利。因此,人民在1830年奋起斗争。今天的人民是死水一潭。他们正在上当受骗,接着便会成为牺牲品。"米歇尔德·布尔日的结论是:得给人民留下理解、愤怒和奋起的时间。至于我们这些代表,如果匆忙行事、加剧形势,就未免是胆大妄为。立即直接同部队对

峙,这便是送上门去挨枪子儿,纯属白白牺牲。也 等于事先把争取法治的人民起义的天然领袖,即人 民代表剥夺掉此一机会。这就是剪除人民军队的领 袖。而等待时机却是良策。要防止过多地进行操 练,应当保存实力;暴露自己就等于未战先败。比 如,就不应去参加右翼提出的、中午举行的大会, 凡是参加的人都会被抓走。应当保持自由的地位 应当岿然不动、保持平静,同时也有所行动,等待 人民投向我们。只要四天的鼓动,而并不讲行战 斗,即可使军队疲惫不堪。米歇尔也主张毕竟要动 起来,但仅限于张贴宪法第六十八条。不过,到哪 里去找印刷厂呢? 米歇尔·德·布尔日言谈之中具有对革命方法的经 验,而这正是我所欠缺的。他多年以来与群众有交 往。他的意见富于智慧。还应补充一点:我们得到 的所有情报都对他有利,并且似乎结论都是与我相 悖的。巴黎很沉寂。政变当局的军队非常平静地侵 入城内,甚至没有人扯下海报。几乎所有在场的人 民代表,包括最勇敢的人士,无不赞同米歇尔的见 解:等一等,瞧瞧看。有人说:明天夜间将会开始 有骚动。人们作出了同米歇尔·德·布尔日相同的结 论:应当给人民以理解的时间。行动过早就会冒孤 立无援的风险。在这事发的初期,我们是动员不了

人共同的感觉。我本人听了他们的议论,也觉得白 己发生了动摇。也许他们说得有道理。白白地发出 战斗的信号将会是犯下错误。如果不打雷,光制造 闪电又有什么用处呢? 提高嗓门儿、发出呐喊、找到—家印刷厂,这 是首要的问题。但是否还存在着自由的新闻呢? 勇敢的老兵、原第六军团团长弗莱斯蒂尔上校 走了讲来。他把米歇尔·德·布尔日和我叫到一边。 "请听我说,"他向我们请求,"我是找你们 来的,我被免了职,不再指挥我那个军团,但我请 你们以左翼的名义,任命我为第六军团的上校。请 为我签发一道命令,我便立即到任,叫人击鼓集 合。只要过一个钟头,第六军团便可待命出发。 "上校,"我立即应道,"比签署—道命令更 好的事,我也愿意做:我将陪同您赴任!" 我便转身向夏拉莫尔, 他在楼下备有车马。 "跟我们一起走吧。"我对他说。 弗莱斯蒂尔掌握两位可靠的营长。我们一致同 意立即驱车到这两人的家中:米歇尔和其他各位代 表将在彭瓦莱家里等候我们, 地址是寺院大道土耳 其咖啡馆附近。在那里,大伙儿再作斟酌。

人民的。应当让愤怒的情绪逐渐激发他们的心灵。 如果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表示就会流产。这是所有 我们干是出发了。 我们穿越过巴黎,那里已经出现一些具有威胁

铺正在把大门关上。

性的动荡。大道上挤满忧虑的人群。人们熙熙攘 攘,彼此交谈而并不相识,这便是群众性惶恐的重 大标志。三三两两的人,在街角处大声叫喊着。店

"干起来吧!"夏拉莫尔叫道。

从一大早起,他就在城里游荡,非常担忧地注 意到群众无动于衷。

我们在弗莱斯蒂尔上校认为可指望的两位营长 家中找到了其人。接待我们的是两位穿细麻衣服的 富商,举止态度有些尴尬。商店的店员们聚集在玻

璃橱窗前,目送我们路过。 那只不过是一种好奇心罢了。

不过两位营长当中的一位,取消了他当天要作 的旅行,并答应给我们协助。"但请不要有幻 想,"他又道,"人们估计会受到侧面攻击。不会

有很多人参加游行。 弗莱斯蒂尔对我们说:"瓦特兰,第六军团的 现职上校对政变之类并无兴趣;他也许会友好地将

指挥权转交给我。我将单独一个人去拜访他,以免 过分惊动人家。然后我到彭瓦莱家跟你们会合。

在圣 - 马丁门斜坡 上 ,我们下了车。 夏拉莫尔

同我沿着大道步行,以便就近看到人群,更好地观 察群众的表情。 公路工程最近平了地,使圣 - 马丁门大道变成 一道深沟,两侧是峭壁。峭壁高处是有护栏的人行 道。车马在深沟里行驶,而行人则在便道上走路。 正当我们抵达大道的时分,一队步兵纵列拉长 队伍,正在通过这道深沟,队伍前头是击鼓手们。 明晃晃的刺刀波浪式地起伏,显得很浓密,挤满了 圣 - 马丁方形广场,直到远处的好消息大道深处才 无影无踪。 密集众多的人群挤满圣 - 马丁大道, 其中有许 多身着工装的工人,倚着人行道的栏杆伫立。 当纵队的队首在圣 - 马丁门剧场前面讲入这 条"深沟"时,众口一词讲发出一声高呼:"共和 国万岁!"士兵们继续不声不响地向前行进,但可 以说他们的步伐正在放慢:有几名士兵以犹豫不决 的眼光看着人群。这"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到底

在这一时刻,我的感觉是共和国抬起了额头、 政变当局垂下了脑袋。 同时夏拉莫尔对我说:"人家认出您来啦!" 的确,到水塔的水平线上时,人群将我团团围 住了。几名年轻人喊道:"维克多·雨果万岁!"其

是什么意思?是欢呼呢,还是喝倒彩?

中一个问我: "公民维克多·雨果,该怎么办呢?" 我回答: "撕掉叛徒的海报,那是政变者的宣传;高呼'宪法万岁'!" "要是人家朝您开枪呢?"一位年轻工人问我。 "你们就去拿起武器!"

"好呀!"人群大声喝彩。

波拿巴冲去!"

我又道:"路易·波拿巴是个叛逆。他如今已负 上了千种万种罪名。我们人民代表宣布他是不法分

子;但仅仅由于他叛卖的这一事实,就不需要我们来宣布,他即已是一名不法分子。公民们,你们有双手;请一只手高举法律,另一只手拿起枪,朝着

一位正在关店门的市民提醒我:"请声音小点要是他们听见您有这等言论,准会杀了您!"

儿。要是他们听见您有这等言论,准会杀了您!" "好呀!"我又道,"那就请你们抬着我的尸 体游行!假如从我的死能产生出青天正义,那这辆

牲便是一件好事!" 所有的人都高呼:"维克多·雨果万岁!"我回

答道:"请呼喊:'宪法万岁!'" 于是从所有胸臆都迸发出震天动地的呼

叫:"宪法万岁!共和国万岁!"

夏拉莫尔示意我克制。他对我耳语道: "您将造成不必要的机枪扫射。大家全都没有 武器。步兵近在咫尺。后面还有炮兵呢。 我转过头来瞧瞧。确实,有好几尊大炮,由炮 车拉着,颇为迅疾地由水塔后的邦迪街冒了出来。

众立即开始战斗!

热情、愤怒、气愤熔成——道道电光,闪耀在所 有人目光中。当时我认为,现在仍然认为:这也许 是崇高的一秒一分。我受到诱惑,真想率领这批群

夏拉莫尔关于我不要鲁莽的劝告,给我以深刻

印象。这种规劝来自这样—位人物、这样—位勇 士, 自无可疑之处。而且, 我感到还受着约束, 因 为方才布朗西街会议是作了决定的。

我对自己承担的责任感到望而却步。抓住这样 一个时机,或许会是胜利,或许竟是一场屠杀。我 那时说得对吗?我是否弄错了? 人群在我们四周聚集起来,所以很难再往前

走。但我们还是想赴彭瓦莱的约会。 突然有人推了推我的胳臂,原来是《国民报》 的利奥波尔·杜拉斯。

"别再往前走啦。彭瓦莱餐馆已被包围。米歇 尔·德·布尔日试图对人民发表讲话,但部队已经开 了过来。他只是很勉强地从那里走了出来。人家逮 朗西街原先约会的地方。我找您就是为了通知此事。" 一辆轻型马车驶过;夏拉莫尔向车夫做了个手势。于是我们跳上了车,尾随在后的人群高呼:"共和国万岁!""维克多·雨果万岁!" 似乎就在此时来了一支市区警察小分队,以便

将我抓走。车夫策马飞奔。一刻钟之后,我们到达

布朗西街。

捕了好几位来找他的代表。往回撤吧。咱们回到布

侵犯会场

清晨七时,协和大桥上还没有行人;国民议会的大铁栅门仍然关闭着;透过铁格子可以看见一级级的石阶。1848年5月4日,这个石阶上挤满了士兵,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那时,在高高圆柱后面的平台上,可以看见一束束枪支。而在立宪议会时

期,即在5月15日和6月24日之后,遮掩着山区用 的小口径榴弹炮,里面填充了炮弹并月指向前方。 一位戴着红假领的看门人,穿着国民议会的号 服,站在大铁门下通过步行者的小旁门。不时有一 些代表来到。看门人问: "这些先生是代表 吗?"接着便将门打开。有时他问问他们的姓名。 大家顺利地来到了村宾先生的住所。在大走 廊、餐厅、议长礼仪厅等处所,可以看到穿号服的 仆役,正在像平常那样悄悄打开各处的大门。 天亮之前,在巴兹和勒弗洛这两位总务主任被 捕后,就剩下了德·帕纳先生这唯一的总务主任了, 他因为是正统派而得到宽容,或者遭到蔑视;就是 这位德·帕纳先生跑来叫醒了村宾先生,并请他立即 召集留在家中的各位代表。村宾先生竟作了一个闻 所未闻的荒唐回答: "我看不出有什么迫切性。 几乎与德·帕纳先生同时, 吉罗姆·波拿巴代表跑 了过来。他以命令的口气要求杜宾先生主持国民议

会。杜宾先生却回答说: "我办不到。我出不了 门。"吉罗姆·波拿巴哈哈大笑起来。的确,人家甚 至不屑于在村宾先生的家门前安排一个岗哨。大家 都知道,他是因为牛性低劣而出不了门。 只是到更晚一些时候,大约在正午时分,人家 才怜悯他。人家也感到过于蔑视他了,于是同意给 他派两名卫兵。 七点半钟时,十五至二十名议员,特别是欧仁. 苏、约雷、德·雷塞基埃和德·塔尔胡埃,已经聚集 在杜宾先生的客厅里。他们也徒劳无益地对杜宾先 生作了努力。在靠近一扇窗户的地方,多数派的一 位风雅的议员,有点儿耳聋的德姆梭·德·吉夫雷先 生, 怒不可遏地同他的一位右翼伙伴几乎争吵起 来:他误以为此人是赞成政变的。 村宾先生一人远离一群群代表,穿着黑色衣 服,双手放在背后,低垂着脑袋,在房间前面来回 踱着步。屋内已点燃旺盛的炉火。人家大声地、在 他家里并且当着他的面议论他,他却似乎什么也没 听见。 两位左翼议员来了。一位是罗纳省的贝诺瓦先 生,一位是克莱斯丹先生。克莱斯丹先生走进客 厅,径直走向杜宾先生,对他说:"议长先生,您 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吗?国民议会为什么还没有召

开呢?" 杜宾先生停住脚步,用他习惯的拱一拱脊背的 动作来回答:

"没有办法啊!" 然后他又重新散起步来。

"这就够啦。"德·雷赛基埃先生说。

"这太多啦!"欧仁·苏说。

所有的代表都走了出去。

然而协和大桥上已到处是部队。瓦斯特—维麦

将军干瘦、苍老、矮小,剪得平平的白头发紧贴着

两鬓,身着正式的戎装,头戴翻沿军帽,扛着他那

两块大肩章,在大庭广众下展示着他的绶带:那不

是人民代表的绶带,而是现役将军的绶带,那绶带 因过长而拖在地上;将军则徒步在桥上奔走,为了

帝国和政变的需要而向士兵们发出得意扬扬但却口 齿不清的命令。在1814年时,我们已经领教过这 种形象。不过,他们那时佩戴的不是三色标志,而

是一种巨大的白色标志。在最远处,也是同样的现 象。一些老者高呼:"过去的日子万岁!"几乎就 在同时, 德·拉罗什雅克兰先生穿越过协和广场, 他

身边环绕着一百多名穿工装的男人,那些人带着好 奇的表情,不声不响地跟随他向前走。好几个团的 骑兵,依次排列在开阔的香榭丽舍大街上。

八点钟时,大批兵士包围了立法机构的宫殿。 所有的通道都部署了警戒,宫殿的所有大门一律关闭。不过还是有几位代表设法钻入了国民议会宫, 不是像有人误传的那样,似乎是诵过荣誉军人院广

场一侧议长公馆的小道,而是通过布艮第街的小门,即所谓"黑门"。这扇门,不知是出于什么疏忽,还是什么诡计,一直敞开到12月2日中午时

分。但布艮第街上已到处是部队。东零西散也有一些小队分布在大学街上,他们让稀稀落落的行人照常通过。 从布艮第街那扇门溜进来的代表们,一直深入到会议厅里,在那里遇见从村宾先生家里走出来的

不久,在这大厅里已渐渐集中了国民议会各派别的人物,其中有欧仁苏、里夏代、法约尔、约雷、马克·杜弗莱斯、罗纳省的贝诺瓦、卡内、甘朋、达代尔斯瓦德、克莱比、雷佩兰、台雅尔—拉

雷、马兄·杜弗来斯、罗纳省的贝诺瓦、卡内、日朋、达代尔斯瓦德、克莱比、雷佩兰、台雅尔—拉台里斯、朗蒂昂等各位先生;有莱代将军;有波林·杜里厄、夏内依、布里利埃、吉隆特省的柯拉、莫奈、加尔农、法夫罗以及阿尔贝·德·雷赛基埃等各位先生。

每个新来者都去询问德·帕纳先生。 "副议长们到哪里去啦?"

同事们。

"进监狱啦。" "另外那两位总务主任呢?" "也进监狱啦。我请你们相信,各位先 生,"德·帕纳先生补充道,"人家不逮捕我是对我

的一种侮辱;但我本人对这种状态并未起过作用。" 惯慨已经达到顶峰;在蔑视和生气的感情里,

交融着各种各样千差万别的喜怒哀乐。德·雷赛基埃 先生坚决的程度并不亚于欧仁·苏先生。国民议会似 乎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的同心同德,如此的声气相

投。每个人都在说出他自己对爱丽舍宫那位人物的

看法;而且人们发现,很久以来,路易放拿巴自己已在国民议会创造了一种一致,即一致蔑视这个家伙;但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状况。 古降特省的柯拉先生做出种种手势,并且滔滔

不绝地讲述。他来自内政部,见过德·莫尔尼先生。 他同这位先生谈过话。他,柯拉先生,对波拿巴先 生的罪行义愤填膺。但自此以后,这罪行却把他变 成了国务会议议员。 德·帕纳先生在各个小组间来回穿梭,向代表们

宣布他将于下午一时召集会议。但不可能等到那个时候。时间越来越紧迫。在波旁官就像在布朗西街一样,大家普遍感觉到:正在消逝的每个小时都在

头。铁的包围圈正在紧缩,士兵的潮流不断涌来, 并日悄悄地侵入这座宫殿:每一分秒间都可以发 现,片刻之前还能够通行的一扇门前又加了一名卫 兵。不过在会议厅集中的这一群代表还受到尊重。 必须行动起来,必须大声疾呼,必须立即开会展开 斗争,不能再浪费—分钟。 甘朋说:"再试试找杜宾吧;他是咱们的正式 负责人呀:我们需要他咧。"干是有人去找他。但 是却找不着。他人已不在这里;他失踪啦,不见 了, 躲起来了, 藏到了洞里, 蜷缩起来, 埋入土 中,消失了,埋葬了。藏到哪里去了呢?谁也不知 道。怯弱也有"三窟","窟"洞何在?无人知 晓. 突然有一人走进会议厅,是一名穿军装、与议 会毫不相干的男子。他肩佩高级军官的肩章,腰挂 一把宝刀。这是第四十二团的一位营长,前来勒令 代表们走出自己的工作地点。所有的人,不论是保 皇派还是共和派都向他拥去(这是一位愤怒的目击 者所用的说法)。莱代将军对他说了一番不是送入 他的耳膜,而是掷向他脸颊的话语。 "我干我的活儿,我执行上级的命令。"那位

成全着政变;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沉默或无所行动 的分量,正像一种悔恨、懊恼,沉甸甸地压在心 是在犯下一桩罪行,那您就是一个浑蛋!您听见我 的话了吗?您要是有胆量,就当场发火呀!" 那军官不肯"当场发火",只是重申道: "那么,先生们,你们不愿退出啦?"

"如果您认为您是在干您的活计,那么您就是 白痴!"莱代对他大喊大叫起来,"而如果您明知

"请便。" 他退出去了:实际上是向内政部寻求指示去

代表们等待着,那气氛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不

安;可以把这种气氛称为"法律在暴力面前的窒

息"。

不久,刚才退出的他们当中之一人,又匆匆忙 忙走进会场,并警告代表们说:有两连机动宪兵手 持步枪来到了国民议会宫。

马克·杜弗莱斯大声喊叫着:

"我就去寻找武力啦。

军官支支吾吾地说。

"让这次谋叛于得完全、彻底!让政变到我们 的议席上来寻找我们!"

他还进一步点明:

"既然我们都在这儿,就演一场实实在在、活

灵活现的雾月十八日的活报剧吧!" 他们一起走讲了会议室。诵道是畅行无阻的。 卡西米尔—佩里埃会议厅还没有被开入的部队占

领。 他们总计是六十人左右。有好几位佩上了人民 代表的横绶带,他们带着某种默哀的神色走进会议

厅。 在那里, 德·雷赛基埃先生出于好意, 为了形成

一个更密集的人群,坚持要求大家都坐到右侧去。 "不行,"马克·杜弗莱斯说,"每人坐在自己

的席位上。" 于是大家分散到会议厅的各处,都在自己平常

的席位上落座。 莫奈先生坐在中左派的低排席位上, 手里拿着

一本宪法。

过去了好几分钟,没有一个人发言。这是那种 等待式的沉默,预示着决定性的行动和最终的危机 将要来临;在这类沉默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好像在 听取自己良心的最后指示。

突然,机动宪兵队的士兵们由一位提着明晃晃 的马刀的上尉,出现在门槛上。会议厅遭到侵犯,

代表们从所有坐席上同时起立,高呼: "共和国万 岁!"然后他们又重新坐下。

莫奈代表一人仍然站立着,以宏亮而愤慨的声 音命令士兵们在原地止步。那声音如号角一般在开 阔的会议厅里吹响。 士兵们停止了前进,带着怔怔的表情,注视着

代表们。

士兵们只是阻塞了左面的走廊,并未横穿主席 台。

这时莫奈代表大声诵读了宪法第三十六、三十 七条和第六十八条。 第三十六和三十七条规定代表们是不可侵犯

的。第六十八条规定在议长背叛祖国时可予撤职。 这一时刻是庄严的。士兵们默默无声地聆听

读完这些条文后, 达代尔斯瓦德代表——他坐 在左翼低排议席的第一个位置,离士兵们最近——

转身向士兵们,并对他们说: "士兵们,你们已看到:共和国总统是一个叛

贼,并且也要把你们变成叛贼。你们侵犯了国民代 表神圣的会场。我们以宪法的名义、法律的名义,

命令你们立即退出会场。 正当达代尔斯瓦德代表讲话时,指挥机动宪兵 们的营长走了进来,宣布道: "先牛们,我奉命请你们退场,如不退场将把

"奉命将我们驱逐!" 达代尔斯瓦德喊道;接 着所有的代表都跟着喊:"谁的命令?让我们看看 那份命令!谁签署的命令?" 司令官取出一张纸,将它展开。他刚一展开, 紧接着就做了个动作将它重新放进衣袋;但莱代将 军已向他扑过去,抓住了他的胳臂。好几位代表弯 身向前,于是有人念了关于议会的驱逐令。签署人 海军部部长富尔图尔。 马克·杜弗莱斯转向机动宪兵,对他们大喊道: "士兵们!你们待在这个地方本身就是犯了重 罪。快退出去!" 士兵们似乎犹豫不决。但突然又有第二个纵队 自右侧门出现。在司令官的一个手势下,上尉嚷

你们驱逐出去。"

道:
"向前齐步走!把他妈的……这些家伙统统赶出去!"
去!"
这时开始了不知当如何言状的、宪兵同立法者

间的搏斗。士兵们手持步枪,侵入上议员的坐席当中。雷佩兰、夏内依、兰提安被粗暴地从坐席上拉走。两名宪兵冲向马克·杜弗莱斯,两名冲向甘朋。

他们长时间地在右翼的第一个坐席上挣扎着,那也就是奥迪龙·巴罗和阿巴杜契等先生平常坐的位置。

他们一把抓住达代尔斯瓦德的脖子,把他扔出了会 议厅。里夏代身患残疾, 也被打翻并受到虐待。有 几个人已被刺刀尖刺到一点儿皮肉; 几乎所有人的 衣服都已被扯破。 司今官对着士兵们叫喊:"扫荡!" 就这样,六十位人民代表被政变当局扭住脖 子,并被赶出了坐席。打砸抢的行动使叛卖达到了 顶峰。物质的行动与精神的举止旗鼓相当。 最后出会议厅的三位是法约尔、台雅尔—拉台 里斯和波林·村里厄。 人家让他们从国民议会宫的大门出去,到达布 艮第广场。 布艮第广场已经被加德朗斯上校指挥的第四十 二战列团占领。 在国民议会宫和占据广场中心的共和国女神像 之间,有一尊大炮直指国民议会的正门。 在那尊大炮的旁边,万森的轻装兵正在给他们 的武器填充弹药,拉开了子弹带。 加德朗斯上校在一组士兵附近骑着马,而这批 士兵引起了台雅尔—拉台里斯、法约尔和波林·杜里 厄等代表的注意。

波林·杜里厄以武力抵抗暴力;得三条汉子才能把他 从座位上拉开。莫奈被按倒在警长的马车长凳上。

在这群士兵当间,三个被捕者奋力挣扎着,高 呼:"宪法万岁!共和国万岁!" 法约尔、波林·杜里厄和台雅尔—拉台里斯挨近

了一看,这三名被捕者原来是多数派的三名成员: 杜佩—代—维涅、拉杜—拉弗斯和阿尔拜。

值得在此留下一笔的:

阿尔拜代表大声呼叫着。当他提高嗓门儿时, 加德朗斯上校以这样的用词打断他,而这几个词是

"闭上你的臭嘴!再多说一句,老子要你好

左翼的三位代表怒不可遏,喝令上校释放他们 的同事。 "上校,"法约尔道,"您这是三倍地违法!"

"我还要六倍地违法呢!"上校回话道。说 着,便叫人逮捕了法约尔、波林·杜里厄和台雅尔—

拉台里斯。 士兵们奉命把他们带到正在兴建中的外交部宫

里的哨所。 这六名"囚徒"在两行刺刀押解下一边前进,

一边遇见了三名同事,即欧仁·苏、夏尔内和罗纳省

的贝诺瓦等代表。 欧仁·苏挡住了军官的去路,那军官便是小分队 "我勒令你释放我们的同事!" "我办不到。"那军官回答。 "要是这样,你就犯罪犯到底吧!" 欧仁·苏

说 , "我们勒令你也逮捕我们!"

军官逮捕了他们。

的指挥官。欧仁·苏对他说:

人家把他们带到了外交部大楼工地的哨所。后 来又从那里带到了道寨滨河路的兵营。其实是到夜 里才由两个战列连来接应,把他们带到了这最后的 归宿。

那负责指挥的军官一方面叫士兵们来押解他 们,一方面行九十度鞠躬礼,很客气地对他们

说:"先生们,我手下士兵的武器可是子弹上了膛 的!

像我们前面说的,撤出大厅是在一片吵闹声中 进行的,士兵们推着人民代表,通过各条通道撤 退。 有些代表(包括我们提到的那几位)是从布艮

第街出去的;有的是经过漫步厅,被拖向协和桥对

漫步厅的外厅是一个通道厅,那里有通往高讲 坛的楼梯,还有大走廊里的玻璃大门,直接通到议 长的宅邸。

顷刻间,在那里形成一群人,卡内和法夫罗两位代表发表了讲话。一个喊声突然出现:去找杜宾!有必要的话,让咱们把他拖到这里来!有人打开玻璃门,冲进大走廊。这一回,杜宾先生在家里。杜宾先生听说宪兵们已叫人从大厅撤

出,于是便从躲藏的地方走了出来。议会既已被压

到达通道厅之后,只见旁边是一个小小圆亭, 那里是国民议会厅一个出口的旁门:士兵们就在那

里让代表们自由活动。

倒,杜宾先生却站立起来。法律被囚禁,这个人物却觉得自己解放了。 卡内和法夫罗先生率领的人群发现杜宾正待在办公室里。

在那里开始了一场对话。代表们坚决要求议长带领他们回到会议厅里,因为他是议会的体现,而他们却是全国人民的体现。 村宾先生坚决予以拒绝,坚决顶住,毫不动

摇,英雄般的紧紧抓住他的虚无态度不放。 "你们究竟要我干什么?"他问,将许多法学 上的格言和拉丁引言掺和在他的抗议中,就像那些 智智则则的小鸟。当它们害怕时便拿出整套整套的

絮絮叨叨的小鸟,当它们害怕时便拿出整套整套的 废话来应付局面。"你们究竟要我干什么呢?我算 什么呢?我又能干什么呢?我什么也不是呀。谁也 来到。凡在有武力的地方,人民就丧失权利。那里 就建立一种新秩序。请你们自己拿定主意。至于 我,我不得不逆来顺受。'法律无情,但须依 法。'咱们应当取得共识:法律是根据必要,法律 不是根据权利。可怎么办呢?请别再烦我吧。我不 能做什么;我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并不缺少良 好的愿望。如果我手下有四个兵加一名上士,我就 命令他们去杀人。 "这个家伙只认武力,"代表们说,"既然如 此,就让咱们使用武力吧。 干是大家便迫使他就范,将一条横绶带像一根 绳子似的套在他的脖子上。就像事先说过的那样, 把他拖进了会议厅。而他却挣扎着,呼吁还他"白 由",哼唧着,抵抗着——我要说:像马尥蹶子似 的反抗着,当然这个用词实在是不雅。 在撤出大厅之后几分钟,这同一个漫步大厅, 方才出现过代表们被宪兵扭走的场面,现在却轮到 村宾先牛被代表们抓获! 大家没能走多远。士兵们挡住了左右两扇绿色 大门。艾斯皮纳斯上校跑了过来, 宪兵指挥官跑了 过来。大家看见:在司令官的衣袋里,掠过了两支 丰枪的圆形枪柄。

不再是什么要人了。到处是虚无,虚无。武力已经

杜宾先生有几分钟时间显得惊愕、呆痴和闷声不响。 甘朋代表对着他大喝一声: "杜宾先生,说话呀!左翼并没有打断您呀!" 于是,这倒霉的家伙心灵在代表们言辞的冲击

下,胸膛又在士兵们的刺刀直逼下,开口说起话来。此时此刻从他口里说出的话语,在这庄严的一分钟里,这位法兰西的全权议会议长在宪兵们面前

吞吞吐吐说的话,是不能予以记载的。

面。(4)

上校的脸色苍白,司令官的脸色苍白,杜宾先生的脸色铁青。双方都很害怕。杜宾先生害怕上校;上校呢,当然并不害怕杜宾先生。但在这张可笑复可怜的面孔后面,他却眼见出现了峥峥怪物:就是自己正在犯的罪行!于是他颤抖了。在荷马的名著中,就有复仇女神在忒尔赛特身后出现的场

忙着要净一净自己的耳朵。他似乎磕磕巴巴地说了这样的意思: "你们代表武力,你们手里端着刺刀;我引证的是法律,我悄然离去。我谨荣幸地向你们致敬。"

听见这懦夫在垂死时作噎作呕之声的人们,都

于是他果然离去。 人家让他离去。在出门的当儿,他转过身来, 吐出了几句话。我们不收集这种言论。历史是不准

备废纸篓的。

比死更坏的结局

我们想到此为止,永远不再提到这拥有"法兰 西国民议会议长"伟大称号达三年之久的家伙。实 际上,他只会充当多数派的仆从。他在一生最后的

时期,居然还想出了办法,使自己堕落到更低贱的 境地, 这境地是人们难以设想的, 即使放在他身上 也是如此。他在议会的生涯是仆从的生涯,他的结

村宾先生在宪兵面前闻所未闻的那种态度,特 别是伪装抗议的样子,令人不得不怀疑。甘朋大声 说:

局则是走狗的结局。

"他那抵抗的样子倒像一名同谋犯。他早就全 部知情。"

我们认为此类怀疑是不公正的。杜宾先生一无 所知。在政变操纵者之中,有谁愿找这个麻烦来确 保他支持呢? 收买村宾先生! 这怎么可能呢?而 日,这又有何用呢?给他一笔钱?干吗要这样做

呢?既然恐惧已经够用的了,那岂不是白白浪费金 钱吗?有某些勾结本来就是现成的。阳怯乃是奸诈 的老伙计。法律流淌的鲜血很快就被拂拭了。在手 持利剑的刺客之后,便来了送上海绵的阳小鬼。 杜宾逃到了他的办公室里。人家尾随他而来。

"天哪,"他叫喊起来,"你们竟不明白,我

的确,从上午以来,人家无异在给他上酷刑, 想从他身上榨出点儿勇气来,但实际上却根本不可 能。

想独白一人安静点儿!"

"你们对我的虐待比宪兵还有过之而无不 及!"他抱怨道。 代表们在他的办公室坐定,坐在他的桌旁。只

见他坐在软椅里呻吟不已,一边叽里咕噜地低声抱 怨。他们动笔起草一项关于不久前发生之事的记

录, 想在档案中留下叛逆行为的正式痕迹。

记录写成后, 卡内代表予以宣读, 计议长听

清 , 并递给他一支笔。

"你们要我拿这干什么呢?"他问。

"你是议长啊,"卡内回答道,"这是咱们的

最后一场会议了。你的责任便是签署这份记录。 这个家伙竟然拒绝了。

黑门

杜宾先生其人便是莫大的耻辱。 不久之后,他领起薪俸来了。他好像担任了上

诉法庭的什么检察长之类。 杜宾先生给路易·波拿巴帮了忙,做了在他的位

置上最卑劣的人。

让我们继续讲这个凄惨的故事。 右翼代表们在对政变惊魂未定之际,大批拥入

了达鲁先生的寓所。达鲁先生是国民议会的副议 长,同时也是"金字塔"派会议的召集人之一。这 一会议一贯支持爱丽舍宫的政策,却并不相信政变

是预谋的。达鲁先生住在里尔街75号。 将近上午十点钟时,约有一百余名代表聚集在

大型工工工具的 , 约有 日东石门及家桌在 达鲁先生家中。他们决心试图溜进国民议会的会议 厅。

里尔街直达布艮第街,差不多正对着通往波旁宫的小门:我们在前文已说过,这小门被人称做"黑门"。在达鲁先生率领下,他们朝这扇门前进。他们手挽着手,三人一组、三人一组地行进着。有几位戴上了横绶带。后来他们又解下来。

"黑门"像往常一样半开半闭,现在也只有两名岗哨守卫着它。

最愤怒的几位,特别是德·凯尔德雷尔先生,冲

关上,于是在代表们与赶来的市区警察间发生了某 种格斗,其间一位代表的手腕被扭伤。 同时,一队在布艮第广场排列整齐的战列营开 始移动,以跑步速度向着这一群代表前讲。 达鲁先生非常高雅,但也非常坚定,向司令官 示意停步:那一营人停止前讲:干是达鲁先生以宪 法的名义,并且以他国民议会副议长的资格,勒令 士兵们放下武器,让代表人民主权的议员们通过。 那个营的指挥官以下达命令的方式来回应,要 他手下的人立即清理这条街,并且声称国民议会已 经不复存在。他说,至于他本人,他不知道何谓人 民代表;如果在他面前的这些人不自愿撤退,他将 动用武力把他们驱逐。 "不是在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我们决不让 步!"达鲁先生说。 "你们正在犯下重罪!"凯尔德雷尔先生说。 那军官下今冲锋。 各连队以密集队形前讲。 一时出现了混乱。几乎是迎头相撞。被以猛力 推回的代表们退向里尔街。有几位跌倒在地上,还 有几位右翼议员被大兵们在烂泥中拖走。他们当中 的一位,即艾蒂安先生,肩膀上挨了一枪托。让我

向这小门,企图跨入门内。但这时门却被猛力重新

得政变是件好事,大概他挨的那一枪托也其好! 于是大家回到达鲁先生家中;一路上,被驱散 的这一群重新聚在一起,甚至还新加进来好几个 "先牛们," 达鲁先牛说道,"咱们缺少——位 议长,会议厅也被关闭了。我是副议长,我的家也 就是国民议会宫啦!" 他打开了一大间客厅,右翼的代表们在那里安 顿下来。在那里,先是吵吵闹闹地争论了一番,后 来达鲁先生指出,时间极其宝贵,于是恢复了安 静。 需要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废除共和国总统,即 实施宪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有几位代表由我取 名,因而被称做右翼"指挥官"的,在一张圆桌旁 坐下,着手起草废黜文告。 正当他们即将宣读文告稿时,一名从外面走进 来的代表出现在客厅门口,告诉聚会的人们:里尔 街上已到处都是军人,随时将会包围这座公馆。 不能再浪费一分钟了。 贝诺瓦:达齐先生说: "先生们,咱们到第十区区政府去,可以在那

们直截了当地补充一句:八天后,同一位艾蒂安先 生变成了"咨询委员会"这个劳什子的委员。他觉

达鲁先生公馆后园有一条小路,在花园深处有 一扇小门。许多代表从那里逃了出去。 达鲁先生准备紧跟他们而去。当门打开时,客 厅里仅仅剩下了他本人,以及奥迪龙·巴罗和另外两 三个人。—名上尉走了讲来,并对达鲁先生说:

里讲行讨论,有第十军团可以保护咱们:劳里斯顿

将军这位老同事是那个军团的上校啊。

"伯爵先生,您已是我的俘虏。 "我应当跟您上哪儿去?" 达鲁先生问。

"我奉命把您软禁在您自己家中。 确实。他的公馆已处于军事占领之下; 就是这

那军官让奥迪龙·巴罗先生走了出去。

样, 达鲁先生被阻止出席在第十区区政府举行的会

高等法院 正当这些事情在左岸发生的时候,人们注意到

在正午时分,司法宫漫步大厅里有一个人正在踱着 方步。这个人身着短大衣, 纽扣扣得整整齐齐。远 处似乎有几个支持者暗中陪伴着他。某些警察行动 有一些配角儿,他们那种两面派的面孔令过路人惴 惴不安,以至人们自问:这是些执法人员呢,还是 一伙盗贼?那扣紧短大衣纽扣的家伙从一扇门走向 另一扇门,从一处走廊来到另一处走廊,同那些紧 跟着他的打手交换着暗号,然后又回到大厅。半路 上他常常拦住碰见的律师、诉讼代理人、守门人、 书记员、大厅服务员,向所有的人低声提出同样的 问题(为的是不让行人听见),对这个问题有作肯 定答复,也有作否定答复的。于是那人又重新在司 法宫里踱步,那外貌活像一个搜寻什么东西的密

那人便是军械库的警长。 他在寻找什么呢? 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在干什么呢? 它躲藏了起来。 为什么要躲起来?为了进行审判吗?

既是,也不是。

探。

查明它的踪迹。这位警长将高等法院同国务会议混 为一谈, 起先到了道赛河滨大道。他在那里一无所 得, 甚至也没有找到国务会议, 便两手空空地回 来,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情去找司法院。既然他是要 找管司法的, 也许在那里可以找到。 因为不曾找到,所以他便离去。 但高等法院毕竟举行了会议。 在哪里举行,又怎样举行的呢?让咱们看一看 吧: 我们所写这段历史所处的时刻,也就是在当前 的修复巴黎古老建筑的工程之前, 当人们绕过哈尔 莱庭院讲入司法院时,有一条不甚雄伟的阶梯曲曲 折折地把您带向一处叫做麦尔西埃尔长廊的通道。 在这条诵道的中途,可以看见两扇门:一扇在右, 诵向上诉法庭:一扇在左,通向最高法院。左边的 门有两扇,开向一条古老的长廊,即圣 - 路易长 廊。那长廊是不久前修复的,如今给最高法院的律 师们充作漫步厅。一尊圣 - 路易的木质雕像正对着 入口的正门。这尊雕像右侧横切的一堵墙上开了一 个出口,通向一处旋转的通道;通道尽端是某种死 胡同,由两扇双重的门掩饰着。右边的门上写

上午,军械库的警长接到莫帕斯局长发来的命令,叫他在高等法院自认为必须开会的任何地点,

明"首席院长办公室";左边的门上写着"审判 庭"。在这两扇门当间,为了让律师们可以走向民 事庭的大厅(那是过去议会的主要会议厅),人家 开辟了一条又狭又黑的羊肠小道。 按照某位律师的 说法,在那里可以无法无天地犯下任何可怕的罪 行. 如果抛开首席院长办公室不管,同时打开写 着"审判庭"字样的那扇门,便可穿越一大间屋 子,中间有一张很大的马蹄形的桌子,四周安放着 许多绿色的椅子。这间屋子在1793年做过陪审法 官的议事厅,是革命法庭的一部分;在屋子深处, 木板隔墙上挖出一个门框,通往一个讨道,那里又 有两扇门,右面是刑事庭庭长办公室,左面则是酒 吧间的门。"判处死刑!咱们这就去吃晚饭!"这 两件事几百年来都是联结在一起的。还有第三扇 门,在这条讨道的终端。这扇门可以说是司法宫的 最后一扇门,是最偏远、最鲜为人知、最无人问津 的一扇门,它开向所谓最高法院的图书馆,那是丁 字尺形状的一间大厅,有两扇窗户向着裁判所监狱 的大院。这间大厅陈列着几张皮椅子、一张铺着绿 毯的大桌子,以及从天花板直落地面的书架,上面 放满了法学方面的书籍。 可以看出:这间大厅是司法宫里最偏远、最隐

秘的一间屋子。 正是在这间屋子里,12月2日上午约十一时,进 来了几位穿黑色服装、未着法官大袍的人物,没有 标识,惊恐万状,不知所措,连连摇头,窃窃私语 着。这些战战兢兢的人物,也就是所谓高等法院 根据宪法,高等法院由七位法官组成:一位院 长、四位审判官和两位候补审判官,他们由最高法 院在其成员中遴选,每年改选一次。 在1851年12月, 这七位最高法官的姓名是:哈 村因、帕塔叶、莫罗、达拉帕尔姆、柯齐、格朗台 和盖诺:最后这两位是候补审判官。 这些人几乎是默默无闻的,其此前的经历也颇 值商榷。柯齐先生几年前是巴黎王家法院的庭长, 是一个性情温和而很容易惊慌失措的人。他是那位 学士院院士兼数学家的兄弟,那位数学家发现了声 波计算法:他的另一位兄弟是贵族院的前书记官兼 档案官。 达拉帕尔姆先生当过总起诉律师 , 同复辟 时期的新闻官司颇多牵连:帕塔叶先生在七月王朝 时充当过中间派议员;塞纳省的莫罗先生的特色是 人家干脆称他为"塞纳人",以区别干谬尔特省的 莫罗先生;谬尔特省的莫罗先生的特色是人家干脆

称他为"谬尔特人",以区别于塞纳省的莫罗先

牛。第一候补审判官格朗台先生曾经担任巴黎的庭 长。我读到过对他的这样的赞语:"他既没有魄 力,也没有任何见解。" 第二候补审判官盖诺先生 是自由派、议员、官员、总起诉律师、保守分子, 学识渊博,听官方的话,一步登天就当上了最高法 院刑事庭庭长,并在刑事庭表现为最严厉的人物之 一。1848年冲击了他关于法学的观念:他在2月24 日之后辞去了职务;但在12月2日之后却不肯辞 职。 哈村因先生是高等法院院长,从前当过刑事法 庭庭长,他是个宗教人物,是严格的詹森派,在同 事之间被称为"细心的法官",居住在波尔·罗亚 尔,经常阅读尼柯尔的著作,属于巴黎马莱区老式 议员那种类型,到司法院来上班是骑着骡子;骡子 当然已经过时,但去过哈杜因家中的人,在他头脑 里发现的犟脾气比在骡厩里还更多。 12月2日 | 午九时,有两个人走 | 了孔戴街10 号,并在他的门前相遇。一位是帕塔叶先生;另一 位是最高法院律师团最受尊敬的一员,来自斯特拉 斯堡的前立宪议员马丁。帕塔叶先生前来听候哈杜 因先牛调遣。 斯特拉斯堡的马丁在读了政变的海报之后,一 心想到的便是高等法院。哈杜因先生让帕塔叶先生

高等法院将"恪尽己责",但首先他必须"与同事 们会商";最后宣称"不是今天,便是明天,会办 到的"。"今天、明天!"斯特拉斯堡的马丁大声 叫嚷, "院长先生,能不能拯救共和国、能不能拯 救我们的国家,或许将取决于高等法院行动或不行 动。您的责任实属重大,请牢记毋忘。您既然是高 等法院的人,就不是今天或明天尽责任的问题,而 是立刻行动,马上就干,不浪费一分钟,不犹豫一 瞬间. 斯特拉斯堡的马丁说得对,正义总是应当立即 实施。 斯特拉斯堡的马丁补充道:"如果您需要一个 人来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愿意主动献身。 哈杜因先生婉拒了这个提议,确认他不会浪费 一分一秒,但请斯特拉斯堡的马丁让他哈杜因与同 事帕塔叶先生"会商"一下。 的确,他决定在十一点钟召集高等法院聚会。 大家同意在图书馆大厅碰头。 法官总是很守时的。十一点一刻,他们全部到 齐。帕塔叶先生最后一个到会。

来到他办公室隔壁的一间屋子里,把他当做心腹, 在没有见证人的情况下予以接待。马丁坚决要求召 集高等法院会议,请大家让他"自行其便";宣布 他们在大绿桌旁开起会来。图书馆里只有他们这几个人。 不拘礼仪。哈杜因院长劈头便道:"先生们, 高不需要审议当前形势,准都知道议题是什么。"

毫不需要审议当前形势。谁都知道议题是什么。" 宪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是毫不含糊的。高等法 院必须开会,否则就是犯下重罪。于是大家抓紧时

间,成立了法庭,任命最高法院首席书记官贝尔纳

先生为高等法院书记,同时立即派人去寻找他。在 等待他来到时,请图书馆馆长丹尼佛先生暂时执 笔。大家约定了当晚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人家也谈 到了立宪议员、斯特拉斯堡的马丁的行为,感到很

生气,认为这是政治对司法的干预。大家谈到了社会主义、山岳派以及赤色共和国,也谈到准备宣布的决定。大家在谈论,在叙述,在谴责,在猜测,在拖延。大家在谈论,然后,在不是,以及

在拖延。大家还等待什么呢? 我们已经讲过,警长那方面在干些什么。 就这点来说,当政变的某些同谋者想到:人民

可能侵入司法宫,以勒令高等法院恪尽己责,而他们决不会到现在高等法院开会之地来找他们;这样便会觉得这间会议厅选择极为得当。但是,当人们想到:警察也会来驱赶高等法院,却无法将它找

想到:警察也会来驱赶高等法院,却无法将它找 到;这时每个人便悄悄地对会议厅的选择深感遗憾 了。大家本想将高等法院隐藏起来,但却隐藏得太 和武装力量来到时,事情已讲展过头,高等法院卷 入便太深了。 大家产生了书记官,现在需要产生检察官。这 第二步较第一步更为严重。

到家了。也许想起这一点是令人忧伤的:等到警察

法官们拖延着,希望偶然的机会将决断倾向于 这一边或那一边:要么有利于国民议会,要么有利

于总统;要么反对政变,要么支持政变。还希望出 现一个输家,于是高等法院便可以放心地去扭住某

一个人。 他们用很长的时间谈是否要立即任命原告一方 的检察长,或者仅仅发布一纸新闻通告。后来采纳 了第二种方案。

干是他们着手起草诵告。这不是左翼代表张贴 和发表的那种文件,正直、粗鲁,使用格调不高的

措词,诸如"罪行"、"叛逆"之类;这种文件是 交战的武器,从来只是作为炮弹才存在。当你做法

官的时候,明智有时正在干发表一项不负责任的文

件,一切都用有条件的语气,既不怪罪任何人,也 不加任何褒贬。这是某种形式的中间判决, 使你可 以等着瞧:如果你是郑重的人,那么在微妙的形势

下,就不应当把司法这种唐突的东西,同可能的事 变混杂在一起。高等法院明白这一点:它起草了一 项谨慎的决定;这项决定不为人们所知晓;它首次 在本书范围内发表。请看下文。这是转弯抹角文笔 之杰作。

高等法院汇编节录

高等法院

依据宪法第六十八条,

由于出现了印好的传单,其文字冠以共和国总统......并在结束时载有路易一拿破仑:波拿巴,以及内政部长德·莫尔尼的签字;就在今天,上述传单张贴于巴黎各处墙壁。同时由于上述传单涉及的一项措施是解散国民议会;而由总统解散国民议会一事可能造成宪法第六十八条构成的局面,并导致根据上述宪法条款势必召集高等法院开庭;

1851年12月2日在本院主庭审议并书就,出席者有哈杜因院长先生,帕塔叶、莫罗、达拉帕尔姆和柯齐等审判官先生。

两位候补审判官格朗台和盖诺先生也表示愿在 上述决定上签字;但院长认为常规做法是仅由正式 审判官签字,因为当法院成员全部出庭时,候补审 判官是没有参与资格的。 议会的部分议员通过了废黜总统的法令;有一位审 判官中途曾经出去,现在将这一传闻报告给了同事 们。正巧在这时,出现了一股劲头。院长指出:任 命一位总检察官也许是话当的。 到这里产生了困难。任命谁呢?在此前的各次 诉讼中,始终是选择巴黎上诉法院的总检察官为高 等法院总检察官。为什么要搞新花样呢?可以满足 干那个人选嘛,还是由上诉法院的那位总检察长来 扫仟吧。这位总检察长眼下是德·罗耶先生,当过波 拿巴的掌玺官。这是新发生的困难,又得长时间讨 论。 德·罗耶先生会不会接受呢?哈杜因先生负责前 往向他提出建议。现在只需要穿过麦尔西埃尔长 廊. 德·罗耶先牛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个建议令 他十分为难。他由于这冲击而手足无措:接受吧, 实在是事关重大: 拒绝吧, 可也是非同小可啊。 重罪是必犯无疑的了。12月2日下午一时,政变 还是一桩罪行。德·罗耶先牛还不知道这叛国罪行是 否会成功,私下便冒着风险给予好评,但对这种讳 法行为也以高贵的惭怍低垂下眼帘。后来,在三个 月之后,许多红袍法官,也包括他本人,都对之官

这时已是下午一点钟:在司法官内也已盛传,

誓效忠。不过他的愤慨未到谴责的程度。谴责是要 大声疾呼的;德·罗耶先生还只有喃喃自语的程度。 他感到困惑。 哈村因先生懂得这是个良心问题。坚持己见就

会逼人太甚。他告辞了。 他回到了同事们等候他的大厅。

但军械库的警长又折回了。

"问高等法院在哪儿。 "您是干什么的?"

他终于"挖掘"(这是他的原词儿)出了高等 法院。他一直走进民事法庭的议事厅;但在这时还 只有上午的那几名人员。一个男孩走过,警长便问

代高等法院在哪里。"高等法院?这是什么东西?"孩子问。他又不惴冒昧地问起图书馆馆长来,那馆长正往这边去,县纳维尔先生同整长衣谈

来,那馆长正往这边走。丹纳维尔先生同警长交谈了几句: "您询问什么呢?"

"我问高等法院在哪儿。" "它正在开会。" "在哪里开?"

"在这里。"图书馆馆长指了指那扇门。

"很好。"警长道。 他没有多说一句话,又回到麦尔西埃尔长廊。

高等法院的确在举行会议。院长向审判官们报 告他对检察长的访问。突然间,人们听见从主庭到 正在开会的房间的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门突

我们刚刚说过,他在这时仅有几名警察陪伴。

然敞开,出现了一些刺刀;在刺刀阵中,是一个短 大衣扣得很紧的人物,短大衣之上,结着一条三色 腰带。

法官们大惊失色地瞧着他。

"先生们,"那人开口道,"请立即散会!" 哈村因院长站了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您是什么人?您知道自己是 在对谁说话?"

"我知道。你们是高等法院,我是警长!" "那又怎样?"

"请你们走开!"

率领, 鼓手们打头。

那里有三十五名市政卫队的警卫,由一名中尉

"可是……"院长沉吟道。

警长一字不差地用下面的语言打断他:

"院长先生,我不是来同您展开舌战的。我奉 有明令,现在向你们转告而已。请服从。

"服从谁?"

"服从警察局长。"

院长提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其中暗含接受命令 **之意:**

"您有逮捕证吗?"

警长回答: "有的。"

他把一份文件递给院长看。 审判官们而色铁青。

院长展开了那张纸;柯齐先生将头伸到院长的

肩膀上方。院长念道:

然后院长转身向众审判官,又念道:

"命令驱散高等法院会议;如遇抵抗,则逮捕 贝朗瑞、罗歇、德·布瓦西厄、帕塔叶和赫洛。

"答字:莫帕斯。

话。这是杀人凶手办的糊涂事。

接着,他又对警长说: "这里有误。这些名字不是我们这些人的名

字。贝朗瑞、罗歇和德·布瓦西厄、帕塔叶和赫洛都 已卸任,不再是高等法院审判官:尤其是赫洛先

生,他已去世。

高等法院的组成确实是具有临时性 , 并且是必 须更新的: 政变破坏了宪法, 但却不懂得宪法的各 种规定。莫帕斯签署的逮捕令适用于上一届高等法 院。政变当局弄到一张过时的名单,所以闹了笑

"警长先生,"那院长又继续道,"您看得明白:这些名字不是我们这些人的名字!"

"那我不在乎,"警长驳道,"不管这逮捕证 适用还是不适用于你们,都必须散会,不然我就将

你们一律逮捕!"

他补充道:

"立即逮捕。" 法官们无言以对。他们当中的一位从桌上拿走

一张单页纸张,那是他们草拟的判决。他把这张纸 塞在了衣袋里。于是他们走出去。

警长向他们指指屋门,那里有卫兵横持刺刀。 他命令:

"打这里走!"

他们在左右两列士兵押送下,从过道里走出。 共和国警卫队的小分队一直押送他们到圣-路易长

共和国警卫队的小分队一直押送他们到圣 - 路易长廊。 廊。

在那里,人家让他们自由,但他们都低垂着脑袋。

那是大约下午三时。

正当这些事情在图书馆里发生时,就在邻屋, 在前议会大厅里,最高法庭正在开庭,像平常那样 进行审判,一点儿也没感觉到近处发生了什么事

性10年57, 点心也次感见到此处及至了 情。应当认为:警察身上是不带气味的。

关于这高等法院,让我们赶快写完吧。 当晚七点半钟,这七位法官在其中一位的家中 相聚。这一位便是带走判决书的那人。他们作了正 式记录,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同时,他们了解有必 要将判决书中空白的那一行填上。他们根据盖诺先 生的建议,任命他们在最高法庭的同事雷努阿先生 为检察长。雷努阿先牛立即接到通知,接受了仟 合. 他们干翌日,即12月3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 议。那是前述判决书规定的牛效时间前一小时。会 议地点仍在最高法庭的图书馆。雷努阿先生也到了 会。向他颁发了他接受任命的证书,和他要求了解 的情况。判决书由盖诺先生转交书记官,并且立即 转录于最高法庭内部议事记载册中:这是因为高等 法院并无专门的记录汇编,因而从一开头就决定使 用最高法庭的记载册。在上述判决书之后还附录两 个文件:1.一项正式记录,反映在讨论上述判决 书时警察的干预;2.发给雷努阿先生关于接受检 察官一职任命的证书。此外,上述文件还有七份抄 件,由审判官本人抄录,并白行签字,被存放到可 靠地点:还另有一个笔记本,据说上面记载了五项 有关政变的秘密决定。 如今最高法庭记载册中的这一部分是否仍然存

在呢?是不是真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莫帕斯局长叫 人把记载册拿来,撕去有判决书的那一页?我们未 能弄清这一点:现在那记载册未向仟何人涌报,而 书记官手下的职员对此讳莫如深。 事实就是如此,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假如这个所谓的高等法院没有不尽自己职责的 意图,那么一旦聚集在一起,组成机构只是几分钟 的事情;它本可以坚决而迅速地采取行动,可以任 命最高法庭检察官中的强有力人物(例如弗莱隆) 来任职,也可以在律师团中找像马丁这样的人(他 来自斯特拉斯堡)。它可以执行宪法第六十八条而 不必等待国民议会行动, 也可以发布宣告这一罪行 的判决书,对总统及其同谋者发出拘留令,强行将 路易·波拿巴其人投入某种看守所。至于检察长方 面,他本可以发出逮捕证。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十 一点半钟结束,而在此时尚未作任何尝试来驱散高 等法院。在完成这些初步行动之后,高等法院可以 从与漫步大厅相通的一扇钉死的门走出, 当街向人 民宣布它作出的判决。在这个时间,它本不会碰到 任何障碍。还有一点,无论如何,在开庭时他们应 着正式服装,在法院的会场工作,并佩戴法官的全 部服饰。当士兵和警察出现时,应当勒令士兵(他 们有可能遵命)去逮捕警察。假如士兵们不服从命

事实却并非如此,而高等法院又干了些什么

令,则以大义凛然的姿态,让他们把自己拖入监 狱,以便让人民亲眼看见:政变污秽的蹄爪,如何

践踏代表正义的法衣。

呢?

人们想象中马提厄·莫莱同维托克的对话也不是这样的。 (6)

这样的。^四 文明是一种构筑。而所有的大厦都需要支柱; 于是社会给自己树立了三条支柱,立法者、法官和

神父。这三种人物代表三种思想。他们不再是一些 人物,而是三项信条。立法者代表法律;法官代表 良知;神父代表上帝。他们具有绝对信念的非人格

性。 共和国对波拿巴是存有戒心的,而宪法强调了 此种戒备。叛逆的罪行是早就被估计到了的。因此

建立了高等法院。 为了使法律能够借助于司法机构,人们将高等 法院这最高一级的法庭作为后盾赋予国民议会这个 全权的立法组织。

人民以立法者为支柱;立法者则以法官为支

这个支柱怎么样呢? 也如神父一样,理想的法官并不一定总是现实 的法官。

柱。

些教训。

1848年,在讨论宪法时,当立法者想武装共和 国使之能应付潜在的背叛时, 当国民议会建立高等

法院时,是有人持异议的。高等法院会有效用吗?

它会具有人们所期待的坚定性吗?有几位代表流露 了怀疑,特别是本书的作者尤为怀疑。他在国民议 会主席团(他是其中一员)会议上大声疾呼:

比比皆是的,不外平赶紧屈膝投降。

"请读一读各国议会史吧。你们在那里发现了 什么呢?发现很少有实实在在的抵抗。古往今来,

高级司法官员并不总是说话算数的。历史有某

在第十区区政府

人民代表们从达鲁先生家里出来之后,又在街道上相遇,并聚在一起。在那里,他们一群群进行着简单扼要的讨论。由于形势紧迫,大家可以在不到一小时之内,通过挨家挨户的传达,迅速召集各

位代表,仅在塞纳河左岸就可以召来三百多名成员。可他们在什么地方开会呢?在勒马尔德莱家中吗?黎希留街已经被看守住了。到马特尔大厅去吗?路可就远了点儿。大家寄希望于第十军团,它的军团长是劳里斯顿将军;大家准备将就着要第十

大家组成了纵列,开始前进。 笔者前面已经提到:达鲁先生住在里尔街,靠 思民议会很近,他的寓所同波幸宫之间的全部街

区的区政府,而且路途很短,并且不需要过桥。

国民议会很近。他的寓所同波旁宫之间的全部街道,都已经被步兵占领。最末尾的小分队挡住了他的家门;但却只挡住右面一半,并未波及左侧。从 达鲁先生家里走出的各位代表朝着圣父街的方向行

进,把大兵们抛在了后面。这时部队得到的指令仅限于阻止他们在议会宫里开会;他们却可以平安无事地在街上列成纵队,然后出发。如果他们走右侧而不走左侧,人家本会阻止他们的。但那时还没有下达命令,所以他们是钻了命令的空子才通过的。一小时后,这件事使圣-阿尔诺勃然大怒。

一边前进,一边又加进一些新到来的人,纵队 干是在扩大。右翼的成员大多数住在圣 - 日耳曼郊 区,所以这个纵列几乎全部由多数派人士组成。 在道寨宫的街角上,他们遇见了一群左翼的议 员,他们从议会宫出来后便在此相会,此刻正在讨 论。这些人就是艾斯基洛斯、马克:杜弗莱斯、维克 多·赫纳甘、柯尔法弗鲁和夏米约等代表。 纵列的排头几位离开了队列,走向那一群人, 并且对他们说: "同我们一起走吧。 "你们上哪儿去呢?"马克:杜弗莱斯说。 "上第十区的区政府去。 "去干什么呢?" "在那里发出废除路易·波拿巴的法令。" "然后呢?" "然后我们结队去国民议会宫。我们将克服阻 挠达到目的,然后在石阶上头向士兵们宣读废黜 令。 "这很好,我们赞成。"马克·杜弗莱斯说。 左翼的五名成员保持着一定距离,跟在纵队的 后面。他们有好几位朋友,也加入进来,与他们同 往。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但并不夸大它的 意义——议会的这两个派别虽在这临时召集的会议 中各有代表, 但在向第十区区政府行讲时却并不相

互混同,而是各走街道的一侧。事有凑巧的是:右 翼多数派的人士走在街道右侧,少数派则在左侧。 没有一个人戴着横绶带。没有任何外在的标志 足以表明他们的身份。行人惊奇地注视着他们,似 平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批悄然无声的人士组成 的游行队伍,又是行走在圣 - 日耳曼郊区偏僻的街 道上。这是因为, 巴黎还有一部分居民根本不知政 变其事. 从战略上来说,作为防御据点,第十区区政府 是选择失当的。它位于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在格列 奈尔—圣 - 日耳曼街的一个短小的段落上,而那条 街又处在圣父街和坟墓街之间,邻近红十字的交会 口, 部队可以从各个据点开到那里。这第十区区政 府受到来自各方的挤压,四面都是制高点,并且受 到封锁:对于受到攻击的国民议会议员来说,它将 成为一个薄弱的堡垒。确实,人们现在不能自行选 择堡垒,正如此后不能自行选择将军一样。 来到区政府或许看上去是个好兆头。走马车的 大门诵向一方庭院,平常是关着的。此时这扇门启 开了。国民警卫队的岗哨由二十多名士兵组成,举 起了武器并向国民议会行军礼。代表们走了进去; 一位副区长毕恭毕敬地接待他们,站在区政府的入 口外。

"议会宫被军队关闭了,"代表们解释 道, "所以我们到这里来讨论。

副区长把他们带到二楼,打开了区政府的大礼 堂。国民警卫队高呼:"国民议会万岁!"某些与

议会无关的人士也跟代表们同时讲了区政府。人们 担心会阻塞;于是便在一处旁门边布置了两名卫 兵,让旁门敞开,同时下令让可能来此的议员顺利

通过。霍文:特朗歇尔先生站在门口,负责识别。 当他们到达区政府时,代表的数目不到三百 人。后来他们超过了这个数目。这时大约是 F午十 一时。不是所有的人都立即进入要开会的那间大

厅。有好几位,特别是属于左翼的议员,仍然留在 庭院内,同国民警卫队队员以及普诵公民混杂在一 起。 人们谈论将如何行动。

已出现第一个小事件。 这次会议的最年长与会者是德·凯拉特里先生。 是否由他来主持会议呢? 聚集在大厅里的代表们推举他。

留在院子里的代表们却下不了决心。

马克·杜弗莱斯接触了仍然留在左翼代表群中的

两位先生:儒尔·德·拉斯台里和利昂·德·马尔维尔, 并对他们说: "那些人在楼上想些什么啊?叫凯拉 特里去主持会议!凯拉特里的名字会使人民生气, 就像我的名字会使资产阶级牛气一样!" 一位右翼的成员德·克朗弗莱克先生突然插嘴, 以为是在支持反对意见:"何况请想一想凯拉特里 这么一大把年纪!这简直是发疯。让一个八十岁的 老头儿来应付这干钧一发的时刻!" 但艾斯基洛斯反驳道: "这条理由站不住脚。八十岁是一种力量。" "不错,假如还不显老的话,"柯尔法弗鲁接 讨话头道,"凯拉特里却很显老。 "只有伟大的八十岁老翁,才是最伟大的人 物!"艾斯基洛斯又道。 "由涅斯托尔"来领导我们,那才棒呢!"夏 米约添油加醋地说。 "但不能是吉隆特⁸!"维克多·赫纳甘说。 这句话结束了这场争论。凯拉特里被排除了。 利昂·德·马尔维尔和儒尔·德·拉斯台里这两位受到各 党派尊重的人物,负责让右翼代表们恢复理智。于 是决定由主席团来主持会议。当时在场的有五位主 席团成员:两位副议长,贝诺瓦——达齐和维台特先 牛;和三位秘书,格里草、夏波和姆兰先牛。另外

两位副议长,其一的贝多将军在马扎斯;另一位达 鲁先生被软禁在自己家中。还有三位秘书:帕斑和 布朗西街,时间几乎相重。 这时,一位执达吏出现在区政府的台阶上, 在国民议会最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一样招呼着:"代 表先生们,开会啦!" 这位执达吏是国民议员的人,一直跟着议员 们,整整一天同他们共患难,包括在道赛滨河路一 起被拘留。 在此人的招呼下,庭院里的所有代表,其中包 括一位副议长维台特先生,都上楼进了会议厅,于 是会议开始。 这次会议是国民议会在正规条件下举行的最后 一次会议了。我们已经看到:左翼方面勇敢地自动 承担起立法责任,并且辅之以历史条件要求做的事 情,即尽到革命的责任。总之,左翼既无主席团, 又无执达吏, 更无秘书兼文件起草人, 却举行了多 场会议,所欠缺的是谏记员冷漠而忠实的记载;然 而,这些会议将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并且永志于 史册。 议会的两位读记员格罗斯兰和拉加什先生,列 席了在第十区区政府举行的会议。他们终于如实记 载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政变当局得逞之余,通过新

拉卡兹先生,是爱丽舍宫的人,现在缺席;另一位 伊凡先生是左翼成员,正在参加左翼的会议,即在

闻检查,对全文记录讲行了阉割,并由他们的御用 史官发表了经阉割的文本,以冒充真本。这不过是 多一次谎言,是不会算数的。而速记记录却是十二 月二日事件真实档案的组成部分;未来将会审理这 个案件,这速记记录正是整个案件的一份重要证 据。本书的附录9中有该文件的全文。加了引号的 段落,是波拿巴先生的新闻检查删节的部分。此种 删节恰恰反映了那些段落的特殊意义及其重要价 值。 读记可以复制一切,但不能复制现实生活。读 记员是耳朵,能听却不能看。所以有必要在这里补 足速记记录中难免存在的疏漏。 为了对第十区区政府的这场会议有一个全面的 概念,必须知道区政府大厅的模样:那是一间长方 形的屋子,右边有四五扇窗户正对着庭院;左边沿 墙匆匆搬来了几张长凳,让偶然在此聚集的三百名 代表挤做一堆,没有一个人坐下。前几排的人站立 着,后几排的人则爬到长凳上。零零散散地放着几 张小桌子。在正当中,有人来来去去地走动着。在 顶里头,正对大门的尽端,可以看见一张长桌,四 周都安放了长凳,正好同整个墙面一样宽,主席团 便在那里就座。所谓"就座"不过是习惯说法而 已。主席团也未坐下,它像其他与会人员一样,站

随着法令的通过,人们就在这里予以记载;有几位代表临时充任秘书,以帮助正式任职的三位秘书。 这间大厅与楼梯转角持平并直接相通。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大厅是在二层;人们到这里是通过一道很狭窄的楼梯。 请记住:出席会议的议员几乎全部都是右翼成员。 开头是富于悲剧性的一刻。贝利埃尔扮演得很

成功。这位贝利埃尔像一切没有独特风格而即席发言的人一样,将仅仅剩下一个名字,一个很有争议的名字,因为他主要是起辩护律师,而非诚笃演说

立着。三位秘书夏波、姆兰和格里莫是站着写字的。某些时候,两位副议长也站到长凳上,好让大家从大厅的各个角度看得更清楚。桌面上铺了一块旧呢料做的绿毯子,毯子上还残留着斑斑的墨水痕迹。有人拿来三四套文具,桌上散放着一叠纸张。

家的作用。这一天,贝利埃尔说得简短,合乎逻辑,态度严肃。开头第一句话是问: "搞个什么东西?" "发表一项声明。"德·法鲁先生说。 "提出一份抗议。"德·弗拉维尼先生说。 "发表一项法令!"贝利埃尔说。 确实,声明不过是一阵风;抗议也就是一番喧 "什么法令?" "废黜!"贝利埃尔回答。 废黜,这是右翼显示力量的极限。在废黜之 上,还有宣布非法;废黜对右翼来说是可行的;而 宣布非法却唯有左翼才能够做到。的确,是左翼宣 布了路易·波拿巴非法。它从在布朗西街的第一次会 议就这样做了。我们在后文里还会提到的。宣布废 黜意味着合法性的终结;宣布非法意味着革命的开 始。革命一再重新开始是政变合乎逻辑的继续。废 默经表决通过之后,后来也成为叛贼的昆丁一波夏

哗;法令才是一种行动。有人大声问:

安东尼·杜莱走进来并且签了字。突然间,皮斯卡托 里先生宣布:区长不让新来的代表们进入会 场。"让咱们用法令要求他必须允许进入会 场!"贝利埃尔先生说。于是法令经表决通过了。 由于这项法令,法弗罗和莫奈先生得以进入。他们

尔呼吁:"让我们大家都在上面签字吧!"于是所 有的人都签了字。奥迪龙·巴罗走进来并日签了字。

是从立法宫过来的;他们讲述了杜宾是如何的怯懦。达希莱尔先生是右翼操纵者之一,连他也不胜愤慨地说:"我们挨了刺刀戳啊!"于是有人喊叫起来:"让我们动用第十军团。赶快击鼓集合。但劳里斯顿却很犹豫。咱们命令他保卫国民议

会!""以法令的形式下达这一命令。"贝利埃尔 说。于是发布了这项法令,但劳里斯顿仍然予以拒 绝。另有一项法令,也是由贝利埃尔提议的,宣布 凡是破坏议员不可侵犯权利的人均为重罪罪犯,并 下令将所有被罪恶监禁之人员立即予以释放。所有 这些都是未经讨论立即通过的,是一种大规模混乱 中的一致,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会场上充满 愤怒情绪。贝利埃尔不时要求大家保持安静。但不 久愤怒的喧嚣又重新开始。"政变不敢搞到这儿 来!我们在这里仍然是主人。我们是在自己家中。 到这里来攻击我们是不可能的。这帮浑蛋不敢这样 做!"如果嘈杂的声音不是那么厉害,代表们也许 可以透过敞开的窗户,听见就在他们附近,士兵们 正在将子弹上膛的声音。 那是一营万森的轻装兵,他们刚刚不声不响地 潜入区政府的花园,一边等候命令,一边给子弹上 了瞪. 会议由开头的混乱逐渐显得比较上轨道了。喧 闹变成一种嗡嗡之声。执达吏请大家安静的声音 , 终于压住了低沉的杂音。随时都有新的代表来到, 并急忙到主席台在废黜法令上签字。由于在主席团 四围签字的人挤做一团,便在大厅和相邻的另两间 屋里散发了十几份传单,代表们也可以在那上面签

在废黜法令上首先签字的是杜弗尔先生,最后 签字的则是朗开斯特尔的贝丁先生。在两位副议长 中,贝诺瓦——达齐先生向议会发表了讲话:维台特 先生面色苍白,但却安静而坚定地散发着指示和命 令。贝诺瓦——达齐先生的举止恰到好处;但语言上 有些踌躇,暴露出内心的不平静。在这危急的时 刻,即使在右翼当中分歧也并未消失。只听见在议 论到两位副议长中的一人时,一位正统派成员低声 说:"这了不起的维台特倒像一个伪君子哩!"原 来维台特是个奥尔良派。 由于所涉及的是一名冒险家,即这位可能无恶 不作的路易·波拿巴,而且时辰和人物都已是日薄西 山,有几位正统派里的天真汉,真正感到恐惧,但 表现得又很滑稽。右翼的一位无事忙先牛德·××× 侯爵,来回走动着,喋喋不休议论着,大叫大嚷地 朗诵着,要求着什么,宣布着什么,还不时颤抖 着。另一位阿·纳先生满头大汗、脸涨得通红、上气

字。

着。另一位阿·纳先生满头大汗、脸涨得通红、上气不接下气地拼命忙碌着,大声问:"哨所在哪里?共有多少人?谁在指挥?军官呢?快给我把军官派来!共和国万岁!国民警卫队,你们要坚决顶住啊!""共和国万岁!"整个右派都高呼这口号。"你们是想叫共和国灭亡啊!"艾斯基洛斯对

斯卡尔公爵的亲戚,他大惊失色,无时无刻不想往 院子里的一个角落钻。院子里挤得满满的人群当 中,有一位出生在雅典的巴黎顽童,后来成为大 阳、可爱的诗人,他的名字叫阿尔伯特·格拉提尼。 阿尔伯特·格拉提尼对这位情绪不安的子爵说:"哎 呀呀!您是不是以为,人们熄灭政变就像格列弗⁽¹⁰⁾ 灭火一样呢?" 哦,笑声呀,当你同悲剧结合在一起时,你是 多么愁惨啊! 奥尔良派比较平静,态度也比较正常。这是因 为他们冒着更多的真实的危险。 帕斯卡尔·杜勃拉在法令的开头处加上了"法兰 两共和国"字样,那是原先人们忽略了的。 不时有一些人,由于说话已不切合时宜,居然 还使用"杜宾议长"这样奇怪的用语,于是引起一 片嘘声和哈哈大笑的声音。"请别再提到这懦夫的 名字!"安东尼·杜莱大声嚷道。 各种各样的动议相互交叉:现在是一片不停的 喧闹声,不时间歇着深沉和肃穆的宁静。告急的言 论,在一群群人士当间不时流传:"咱们陷入了绝 境。咱们跑到这儿,就像落进老鼠洞。" 当有人提

他们说。有几位情绪消沉。布尔布松保持沉默,有如一位失败了的政治家。另一位德·×××子爵是代

出每项动议时,都出现喊声:"对呀!完全正确! 咱们同意!"大家约定:"如果被从这里的区政府 赶走, 会合的地点(说到这里变成悄悄的耳语)是 安丁大路19号。毕西奥先生带走了废黜法令,好让 人印刷。艾斯基洛斯、马克·杜弗莱斯、帕斯卡尔· 杜勃拉、里加尔、莱尔贝特、夏米约、拉特拉德、 柯尔法弗鲁、安东尼:杜莱不时提出有力的建议。杜 弗尔先生坚决而不胜愤慨地提出抗议,语调十分权 威。奥迪龙:巴罗先生静静地待在一个角落里,表情 天真而惊恐,却一言不发。 帕西和德·托克维尔先生在人群中回顾着:他们 作为部长,始终担心会发生政变,但却清清楚楚地 看出在路易·波拿巴的脑子里存在这凝固了的念头, 成为一种定见。德·托克维尔先生补充道:"我每天 上床时都在白忖: '我睡着时还是部长, 醒来时会 不会成为阶下之囚啊?'" 有几位被称为"秩序派人物"的议员嘟囔着, 同时却在签署废黜法令: "当心别搞成赤色共和国 啊!"他们似乎既担心垮台,又害怕成功。德·瓦提 梅尼尔先生握握左翼人士的手,感谢他们的光 临:"你们使我们深得人心哩!"安东尼·杜莱回答 道:"如今我不知道什么右翼或左翼,我心目中只 有议会。

了言的代表们,请他们立即过目,并对他们 说:"我们没有时间再读——遍了。"还有几位代表 来到街上,把丰席团成员已经签了字的废黜法令给 人民看。人群中的一位拿过一张纸来高喊:"公民 们!油印的墨迹还未干哩!共和国万岁!" 副区长站在大厅门口,楼道里挤满了国民警卫 队队员和与国民议会无关的助手或旁观者。有几位 一直深入到会场里面,其中包括前立宪议员贝斯 莱,那是一位勇敢非凡的人物。人家原来是想把他 们赶出去,但他们却抗拒着,并且大声说: "这可 是咱们的事情,你们是议会,但我们是人民 啊!""他们说得有道理。"贝利埃尔先生说。 德·法鲁先生由德·凯朗弗莱克先生陪伴,接触了 立宪议员贝斯莱,在一旁的炉具上倚着身子。对他 道:"您好,我的同事!"然后他向贝斯莱提起: 他俩都曾是全国作坊委员会成员,并曾一道参观过 蒙梭公园的工厂,看望那里的工人;这么一说便觉 得很亲切。对共和派似乎也很有好感了。共和国意 味着光明的明天。 每个人都在说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这一位站到 一张长凳上,那一位站到一张椅子上,有的干脆爬 到桌子上。所有的矛盾都同时爆发了。在一个角落

读记员中较年轻的一位,将写好的纸片交给发

胜而感到惊恐;在另一个角落里,右翼人士围绕着 左翼人士,对他们说: "是不是郊区的群众要起来 闹事?" 叙事者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叙述。他什么都 说,既说坏事,也说好事。但无论如何,尽管有一 些我们不能不讲的细节,以及除去前面已指出的种 种局限,构成与会者大多数的右翼人士,在许多方 面采取了体面光彩而又富于尊严的态度。甚至有几 位(像我们前已指出的)炫耀着自己的决心和精 力,似乎要同左翼的成员比一比高低。 让我们在这里就指出——因为在后文里我们将 会多次看到少数右派成员的目光转向人民——我们 不应当弄错,这些主张王权的人物虽然谈论人民起 义,并且提到了郊区,却是多数派里的少数派,是 难以辨明的一个少数派。安东尼·杜莱建议在这里充 当领袖的人物,集体地去访问居民区,手里拿着废 黜法令。他们被将了一军,竟一口回绝了。他们宣 称:只愿以有组织的武装,而绝不愿以发动人民来 进行抵抗。说起来是件怪事,但却应当看到:以他 们政治上短视的习惯看来,即使以法律的名义发动 人民进行武装抵抗,也还是一种叛乱。他们能容忍 的革命外表,不过是一支国民卫队的军团,并月以

里,过去一些秩序派的头目为"赤色分子"可能取

穿上了工装便不再是法律;以长矛武装起来的真理 便不再是真理:破坏了街道的法律会使他们觉得像 在搞复仇行动。何况,说实在的,如果按本来而目 来对待,按他们作为政治家的真义来看,这些右翼 分子是言之成理的。他们要人民会有什么用处呢? 人民要他们又会有什么用处呢?他们该怎么做才能 鼓动人民起来反抗呢?难道能够想象法鲁变成一位 演说家,跑到圣-安东郊区去呼风唤雨? 可惜呀!在这堆积如山的晦暗状态中,在这些 不可避免的复杂态势(政变如此恶劣、伪善地予以 利用)中,在整个形势构成的极大误会中,即使丹 东这样的人物也不足以到人民之中点燃革命的火 星! 政变无耻地走讲了这个会场,头上还戴着那苦 役犯的帽子。他得到了卑劣的保证;而且在这里也 正如在别处一样。在这个区政府里共有三百名人民 代表。路易·波拿巴派了一名上士来驱散他们。议会 对上十讲行了抵抗,他就改派一名军官,即万森轻 装兵第六营的代理营长。这位军官年轻英俊,发色 金黄,一脸含讥带讽的样子;他半带笑容、半带胁 迫的样子,用手指着刺刀林立的楼梯道,并且连连 嘲弄着国民议会。"这黄发小子是个什么人?"一

击鼓手开道。一见到街垒他们便要退避三舍;法律

位右翼成员问。旁边的—位国民警卫队队员 道:"把他从窗子里扔出去!""照着他的屁股踢 上一脚!"人民中的一员嚷道,他在十二月二日事 件面前找到了极端而真切的用词,就像坎布罗纳(11) 在滑铁卢前面所做的那样。 这个议会无论对大革命的原则犯下多么严重的 错误(而且这些错误也只有民主才有权利予以谴 责),我要说,它毕竟是国民议会;也就是说,它 是共和国的化身,是活生生的普选制,是巍然屹立 的、可感可触的国家尊严。路易·波拿巴暗杀了这个 议会,而且还对它进行侮辱。掌嘴比刺杀还更加恶 畫。 附近的花园已被部队占领,那里到处都是碎玻 璃瓶。人家让士兵们痛饮了一番。他们纯粹是奉戴 肩章的军官之命办事:照一位目睹者所说,看上去 这些士兵"表情呆痴"。人民代表招呼他们,并且 给以忠告: "可这是在犯罪啊!" 他们的应答 是: "我们不知是怎么回事。 有人听见一名士兵对另一名士兵说:"你拿今 天早晨发的十法郎做什么用啦?" 上士们簇拥着军官们。除去可能将获得十字奖 章的司令官之外,军官们是文雅有礼的,而上士们 却态度粗暴。

一位中尉似乎有些软弱,但某某 b士却当而叫 喊着:"您不是独自一人在此指挥哩。得向前进 呀!"

德·瓦提梅尼尔先生问一名士兵:"你们敢逮捕 我们这些人民代表吗?""去你妈的!"那士兵这 样回答。

有几名士兵听见代表们说,从上午以来还没吃 过东西, 于是便拿出当日的口粮来。有几位代表接 受了。德·托克维尔先生有病,大家看见他脸色苍

白,靠在窗子角落里;他从一名士兵手里接过一片 面包, 然后与香波尔先生分享。

两位警长"着装"上场,就是说,穿上了黑色 制服,系上了横绶带兼腰带,头上戴着带黑绦子的

警帽。——位年长,——位年轻。前——位名叫勒木阿纳 —塔什拉(而不是巴什雷尔,像印刷品上误印的那

样):后—位名叫巴尔莱。应当记住这两人的名 字。我们将会看到这巴尔莱是如何胆大包天。他样

样齐备:无耻的言论,挑衅的手势,冷嘲热讽的口 气。巴尔莱以一种难以形容的放肆态度,强令会议

立即散会,并目补充道: "有理没理都得散!" 议 会坐席上的人们嘀咕着: "没教养的孩子!" 另外 那名警长与这一位相比,倒显得温和而被动。艾米 尔·佩安大声说:"老的是公事公办,小的是趁机想

在这位塔什拉和巴尔莱进入会场之前,在听见 枪托在楼梯石板上击响之前, 议会已经想到要抵 抗。什么样的抵抗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多数 派只能接受一种抵抗:正规的、军队式的、穿着军 装和佩戴肩章的。以法令推行抵抗是很简单的事; 组织抵抗就困难了。多数派诵常指望的将军们已经 被捕,现在只剩下两位可能与他们一致的将军:乌 迪诺和劳里斯顿。德·劳里斯顿侯爵将军曾经是法兰 两贵族院议员,既是第十军团的现职上校,又是人 民代表,他是严格区分代表职责与上校职责的。他 的几位右翼朋友强烈要求他击鼓示意,召集第十军 团;对此,他的答复是: "作为人民代表,我应当 谴责执行机构当局;但作为上校,我得服从 它。"看来他顽固地把自己囚禁在这古怪的理论 中,不可能把他说服,令其从中自拔。 "他多蠢!"皮斯卡托里说。 "他多精!" 法鲁说。 第一位身着制服露面的国民警卫队的军官似乎 被右翼的两位议员认了出来,他们嚷道:"那不是 德·佩里戈尔先牛吗?"其实他们弄错了,那是基博

先生,第十军团第三营的营长。他宣布:只要他的 军团长劳里斯顿将军一声令下,他准备立即出兵。

往上爬!"

递了辞呈。何况, 劳里斯顿的大名是士兵们完全不 熟悉的。乌迪诺在军中更有名气。可又如何呢?" 当说出乌迪诺的名字时,在这几乎完全由右派 构成的会场里,出现了一种震颤。确实,当此关键 时刻,一听见这不祥的乌油诺之名,所有人头脑里 便思绪万千起来。 政变是怎么回事呢? 这便是"在罗马城内征讨罗马";它是针对什 么的?针对曾对外部讲行征讨的罗马人。法兰两的 国民议会是被用暴力解散的;而在这最关键的时 刻,它为保卫自己只能找到一位将军。他是谁?恰 恰是那位用法兰西国民议会的名义以暴力解散了罗 马国民议会的人物。若要拯救一个共和国,这扼杀 了另一个共和国的乌油诺又能有什么号召力呢?他 丰下的士兵会非常简捷地回答他: "您能怎么样 呢?咱们在罗马干过的事,在巴黎又干上一 遍!""这部叛卖史是怎样一部历史啊!法国立法 机构的第一章是以罗马立宪议会的鲜血写成的;上 帝正在用法国立法机构的鲜血,书写它的第二章, 执笔人便是路易·波拿巴。 1849年,路易·波拿巴通过对罗马人民代表,扼

劳里斯顿将军下楼来到了庭院里,不久便又上了 楼,并目说:"大家误以为我有什么权威。我刚刚 议会同时启负着两桩罪行的重责:在前一罪行中它 是帮凶,在后一罪行中它是牺牲品。多数派的所有 这些人物都感觉到这一点,都予以认可。或者也可 以说,这是同一桩罪行,是1849年7月2日之罪, 仍然在我们眼前,仍然没有消失;它只不过换了一 个名称,现在改名叫12月2日。它是这同一议会所 制造,现在反转来要将它刺杀。几乎所有的罪行也 都是弑杀之罪。到了某一既定的日子,这些罪行都 会反转来指向犯罪者,将它们消灭。 在这思潮澎湃的瞬间, 德·法鲁先生大概以目光 寻找着德·蒙达朗贝先生。德·蒙达朗贝先生正在爱 丽舍宫里。 达米西埃站起身来,道出了这可怕的一句 话:"罗马事件重演!"这时, 德·丹皮埃尔先生惊 慌失措地对他大喊一声:"住口,您这是要我们的 命呀!" "要他们命"的并不是达米西埃,而是乌迪 诺。 而德·丹皮埃尔先生并未意识到, 他是在向历史 大喊一声: "住口!"

杀了人民的主权;1851年,他仍然在扼杀人民的 主权,这回是通过扼杀法国的人民代表。这是合乎 逻辑的,虽然这很卑劣,但不失其"道理"。立法

而日,即使不提这段悲惨的往事(它在这样的 时刻,会使最有军事天才的统帅也垂头丧气),乌 油诺将军——顺便提一提,他是一位出色的军官; 他的父亲英勇无比,他作为后代亦无愧色——却没 有任何崇高的禀赋,足以在革命的危难时刻去激励 士兵、动员人民。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为了使十 万人马的大军倒戈相向,为了使炮弹得以装填入炮 筒,为了使法兰西战士的军魂归去复来(这军魂已 被葡萄美洒浇灌得气息奄奄、沉溺不悟),为了从 政变方面夺回三色大旗,将它复交予法统,为了使 国民议会接受雷劈电殛之悲壮洗礼,现在需要的是 早已离开人间的那类巨人中的一位!需要有德寨(12) 强劲的手腕、冷静的言谈、淡漠的目光、深沉的洞 察,他便是法国的福西翁(13)啊!需要有克莱拜 尔(14) 宽阔的双肩、高大的身材、宏亮的声音,和嬉 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辩才,他便是军中的米拉波呀! 要么是德寨, 那是正义化身的人物形象; 要么是克 莱拜尔, 他具有雄狮的容颜!而乌迪诺将军身材矮 小,举止笨拙,目光迟疑呆板,颧骨赤红,额头短 狭,头发灰白低平;他的声调温文尔雅,微笑里含 着谦卑,话不多,手势更少,并非大气磅礴;他在 敌人面前英勇善战,在随便哪个登门拜访者面前却 羞涩胆怯;他当然具有士兵的仪容,但也不乏神父

的外貌:他使别人的思想在佩剑与烛光之间难干定 夺;他的目光似乎是在诉说: "但愿事情如此!" 他具有世上最良好的愿望;但出路何在呢?他 孤单一人,没有威望,没有实在的荣誉,没有个人 的权威,何况还背着罗马事件的包袱!他自己感觉 得到所有这一切,并且似乎因此而陷于瘫痪。当人 家提到他的名字时,他站到一张椅子上,并向国民 议会深致谢意:他的心情无疑是诚恳的,但语言却 **動三倒四。** 当那黄毛小子的军官敢于正视着他,并日当而 与之交锋时,他,这位主权议会的将军,这位操着 人民赋予之佩剑的人物,只能吞吞叶叶说出这样— 类倒霉话来:"我到这里来向你们宣布:对于禁止 我们继续集会的命令,我们只能违心地。被迫予以 服从。"他说的竟是什么服从不服从之类,而他本 来却应当是指挥别人的。人家将他的横绶带交给了 他,他却显得为难。他不是把头转向这人、便是转 向那人的肩上,手里拿着帽子和权杖,表情充满善 意。——位正统派的议员低声对自己的邻座说:"真 像古代大法官在婚礼上讲话!"那位邻座也是正统 派,答道:"他使我想起安古莱姆公爵(15)先生!" 同达米西埃多么不一样啊!达米西埃纯粹。严 肃、有信念,他不过是一名普通的炮兵军官,看上

上帝将达米西埃的灵魂赋予乌油诺,或者将乌油诺 的肩章赋予达米西埃,天知道事情会是怎样发展 的! 在这次十二月的血腥冒险中,我们这方面缺少 一套受之无愧的将军服。在各国的命运中, 绕带花 饰的作用是足供写整整一厚册书的。 在会议厅受到进犯前的瞬息,达米西埃被任命 为参谋长,他听命于国民议会。他屹立在一张桌子 上。他以激动人心而又极为恳切的语调讲话。看到 这样谦虚、诚实、忠心的态度,最手足无措的人也 放心了。突然他挺起身来,正视着整个这一群王权 主义者,大声宣布: "不错,我接受你们给我的任 务!我接受保卫共和国的任务!只是保卫共和国, 你们听明白了吗?" 这时,万众一心地爆发出了"共和国万 岁!"的欢呼,作为对他的回应。 "好哇,"贝斯莱说,"像在5月4日那一天⁽¹⁶⁾ 一样,你们又发出了呼声!""共和国万 岁!""只是保卫共和国!"右翼的人士竞相复述 着这句话。乌迪诺重复呼喊的声音比谁都更加响

去却俨然是一位将军。达米西埃相貌既沉毅又温 和,极富智慧,富于胆识,是哲人式的士兵。假如 他更为知名,是可以作出至关紧要之贡献的。假如 拒的改造者!在危急之秋,无神论者也祈求起上帝 来,而保皇党也欢呼起共和国来啦!大家都紧紧抓 住自己曾经否认过的东西。 关于这次政变的官方史家硬说:从这场会议一 开头,有两位代表即被国民议会派往内政部"讲行 谈判"。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位代表并未经过任何 授权。他们出面并不代表国民议会,而只代表他们 自己。他们自愿充当中间人,以和平结束已开始的 这场灾难。他们以某种天真的诚实,勒令莫尔尼白 首、回到法治之下;同时向他宣布,如不照办,议 会将尽自己的职责,号召人民起来捍卫宪法、捍卫 共和国。莫尔尼以淡淡——笑作为回应, 伴之以这样 简单的语句:"如果你们号召拿起武器,而且如果 我在街垒上发现有议员,我就叫人把他们枪毙,直 至最后一名!" 第十区的会议向武力作了让步。维台特议员要 求人家来抓他。揪着他的警察脸色铁青、浑身颤 抖。在某些情况下,动手抓一个人等于动手侵犯法 律,敢干这样做的人会产牛触犯法律的那种颤抖。 撤出区政府变得漫长而困难。过去了将近半个 小时,而士兵们却仍然站成两列;至于警长,似乎

亮。所有的臂膀都向着达米西埃伸去,所有的手都 紧握达米西埃的手。哦,危难啊,你是一位难以抗

只顾着将行人赶回街道,实际上是到内政部去接受 指示。就在这当儿,少数几位代表坐在大厅一张桌 子周围,动手给家属、妻子或友人写起信来。大家 抢着仅剩的几页白纸,笔也不够用了。德·鲁依纳先 牛用铅笔给妻子写了张便条。没有粘信封的面块儿 了,于是不得不敞着信封就往外发。有几名士兵白 愿把信送到邮局。香波尔先生的儿子本来一直陪着 他的父亲,此时自动承担把信送到德.鲁依纳夫人、 德·拉斯台里夫人和杜维尔吉埃·德·贺拉纳夫人手 中。 弗将军,就是那拒绝将一个营的兵力交给立宪 议会议长乌拉斯特的同一人物,并且因此而由上校 晋升到将军,据说刚从爱丽舍宫进完午餐不久,此 时满面红光、半醉半醒地站在区政府庭院正中,指 挥着这一侵权罪行。有一位议员,我们很遗憾不知 道他的名字,将他的靴子在小溪里浸了一浸,然后 在弗将军军服裤子的金流苏条子上擦了擦污泥。列 尔贝特代表走向弗将军,并对他说:"将军,您是 个懦夫。"然后他转身向同事们嚷道:"听见了 吗?我当面称这位将军为懦夫!"弗将军却一动也 不动。他把污泥留在了自己的军服上,把"懦 夫"的称号留在了自己的脸面上。 这次会议没有号召人民拿起武器。我们在前文

的做法业已终结。现在的问题是别让人家把咱们抓 走。咱们应当分散到街头,高呼: '拿起武器 来!'"贝利埃尔先生就此与贝诺瓦·达齐副议长磋 商,他拒绝了。 副区长将国民议会议员们送到区政府门口,并 向他们脱帽致敬。他们来到院子里准备跨出大门 时,此处岗哨的国民警卫队的士兵排成两列队伍, 举起武器高呼: "国民议会万岁!人民代表万 岁!"有人立即、几乎是用强迫的方式,解除了国 民警卫队的武装,代之以万森的轻装兵。 区政府对面有一家酒店。当区政府的两扇大门 完全敞开时,议员们由骑着骏马的弗将军率领,前 列中有被揪住了领带的副议长维台特,聚集在酒店 窗口,穿白色工装的几个男人拍着巴掌高呼:"这 太棒啦!打倒二十万法郎!" 队伍上了路。 万森的轻装兵在左右两侧押解着囚徒们,向他 们投以恨恨不已的目光。乌迪诺将军低声说:"这 支小小的步兵真了不起。在包围罗马时,他们以疯 犴的劲头发动讲攻。这帮孩子简直是魔鬼!"军官

已解释过,这次会议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然后, 在最后一刻,左翼的一名成员拉特拉德再作了一次 努力,将贝利埃尔先生叫到一旁并对他说:"抵抗 牛走到一位军官近侧大喊一声:"这是军服的耻 辱!"那军官以不胜愤慨的语言作了回答,还向柯 瓦林先生挑衅。几分钟之后,仍然在行进过程中, 他凑近柯瓦林先生并对他说:"喏,先生,我又想 了一想,是我错啦!" 徒的队伍遇见了史加莱先生。代表们招呼他:"来 呀!"他没有答理,却以双手和两肩做了一个富于 表情的姿势,那意思是说:"啊,天哪!幸好人家 并没有抓我!……"然后装作继续往前走的样子。 他感到羞愧,又折了回来。他抓住枪托,硬走进了 那队列。后来点名时有他。 在穿行的某一条街道上,打开了一扇窗户。突 然,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出现在窗口;孩子在囚徒中 认出了父亲,向他伸出双臂并且喊爸爸:母亲则在 孩子后面淌着眼泪。 人家先是想把议员的大队伍直接拉到马扎斯, 但内政部却下了相反的命令。人家不放心,因为这 是大白天,又要穿过人口稠密的贫民区,很容易惹 事儿。就近便有道寨兵营嘛。人家选择这兵营做临 时监牢。

一位指挥官放肆地将被捕的代表们指给路人

们回避代表的目光。在走出区政府时,德·柯瓦林先

看,一边挥舞着佩剑说:"这些代表都是白党,我 们奉命宽待他们。可后头是赤色代表先生们了。得 提防着点儿!" 这队列所到之处,不论是人行道、门前、窗 下,居民们无不高呼:"国民议会万岁!"有人认 出混杂在行列里的少数左翼议员时,则连续高 呼:"共和国万岁!宪法万岁!法治万岁!"各处 的商店并未关门,行人依旧熙熙攘攘。有的行人议 论着:"咱们等到晚上瞧,事情还没有了结呢。 ——位骑马的参谋军官,身着戎装,遇上了这队 列, 瞥见德·瓦提梅尼尔先生, 向他敬礼。走到波纳 街,挂着"和平民主"牌子的房屋前时,有一群人 高喊:"打倒爱丽舍宫的叛贼! 在道寒滨河路上,喊声愈演愈烈。行人变做了 人群。在堤岸两侧,都各有排成双行的战列兵,他 们手臂连着手臂,挡着拥挤的观众。马路当间空开 的处所,议会的成员们缓缓行讲着,左右两侧都各 有两行士兵护驾:一行站立不动是对付人民的;另 一行也在悄悄挪动,是用来对付人民代表的。 面对本书要描述的滔天大罪的种种细节 , 严肃 的思索不绝如缕。任何正直的人,一旦面对路易·波 拿巴的政变,在良心上便只能听到一种义愤填膺的 不平之音。任何将读完此书的人士,都绝对不会误

认作者会对这狰狞的现实加以粉饰。不过,历史学 家总是应当强调事实的深刻逻辑;因此,应当在此 重申,并且不避赘言地指出,除去作者已指名提到 的少数左翼议员之外,当下在人群眼前走过的三百 名代表是国民议会中的多数派,即老保皇派、老反 动派。他们有种种过错和失误,而月笔者也要强 调,他们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无论如何,遭到 如此对待的人物是第一个文明国家的代表,是拥有 主权的立法者,是人民的高级议员,是伟大的民主 法治不可侵犯的神圣受命者;而且,正如同人类每 一成员身上都承受着上帝精神的某些成分,这普选 制的每一位当选人也载荷着法兰西之魂的若干因 素。如果有可能将上述这一切忘却一瞬间,那么这 个场面就会由悲惨变得颇为可笑,由可叹而毫无疑 问地变得富于哲理色彩。且看:在这十二月的早 晨,这帮秩序党人,在通过那么多施行压迫的法律 之后,在采取了那么多非常性措施之后,在诵过那 么多新闻检查和戒严令之后,在那么多次拒绝大赦 之后,在一而再、再而三地侵犯平等、正义、人类 良知、公众信念和法律之后 , 在对警察不断纵容之 后,在对专断行为一再媚笑之后,他们终于全部、 集体地被抓获,而且由市区警察带往哨所! 有这么一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这么一夜,

上面还看得出一处雕刻的徽记,仍有在1830年抹 去的三朵百合花的痕迹。营门打开了,"嘿!居然 是这儿!"布罗依先生说。 这时可以在大门一旁的兵营墙上,见到一大幅 大字招贴画,上面写着:修改宪法! 这是在政变前两到三天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的海 报,没有作者姓名,要求建立帝国,并说这是共和 国总统的意思。 代表们进了兵营,大门在他们身后关上。呼喊 声停下了;人群有时抱着自己的梦幻,这一回则在 这滨河大堤上停留了—些时候。他们默不做声、毫 无动静,轮番地盯着已关闭的兵营大门,和仅仅在 二百步外、一半隐没在十二月晨雾中国民议会宫静 悄悄的门楣。

两位警长向德·莫尔尼先生汇报了他们的"成就"。德·莫尔尼先生说:"这斗争刚刚开始。很好

呀。这是要囚禁的最后一批代表了。'

拯救社会的时刻来到了,于是政变当局突然扭住了 蛊惑人心的政客们。结果,被他们扭住领口的都是

人们来到了兵营,即从前的警卫卫士兵营。那

什么人呢?是保皇派!

从侧面看路易·波拿巴

让我们强调一下:所有这些人士都思绪万千, 但这思绪却各异其趣。

应该说,极端正统派代表三色国旗中的白颜色,它对政变不是那么怒火中烧的。在他们之中许多人的面容上,可以看出德法鲁先生形诸唇舌的那

句话:"我非常满意;但我必须显得是逆来顺受,对此我有切肤之痛。"心地纯洁者低垂眼帘,这表

情与纯洁性颇相切合;胆大妄为者则昂首阔步。他们有一种不偏不倚的愤慨,由是便可以多少来点儿赞叹。这些将军被拉扯进去,做得是多么巧妙啊!

资以。这些将车板拉拉进去,做得走多么巧妙啊: 祖国被暗害了,这是可怖可厌的;但在弑父罪之中 交织着巧夺天工的技艺,妙哉妙哉!这一派的主要 人物之一以羡慕和惋惜的口气感叹道:"咱们可没

是秩序呀。"还补上一句道:"可惜就是如此啊!"另一位惊呼:"这是一桩可怕的罪行,但干得漂亮!"有少数几个人在两边犹豫着,一方面被国民议会所象征的法治吸引;另一方面又向往干波

有如此有才干的人啊!"有一位嘀咕地说:"这就

拿巴的卑劣行径。他们那"正直"的心灵在职责与 无耻之间求得了"平衡"。有一位先生名叫托米纳· 德马朱尔,他一直来到区政府大厅的门口,站住 了,一会儿瞧瞧里面,一会儿瞧瞧外面,却并不入 犴热而由衷地追求正义。 无论如何,总体来讲,正统派并不厌恶这次政 变。它没有什么可怕的。实在说:保皇派意害怕路 易·波拿巴?那有什么道理? 人们不会害怕冷漠的。路易·波拿巴就是一个冷 漠的人。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达到目的。碾平道 路以达目的,那是极简单的事;其他一切由他去。

这便是他的全部政策。粉碎共和分子, 蔑视保皇

派。

内。但也应当公正地看到:在纯粹的保皇派当中, 有某些人,特别是德·瓦提梅尼尔先生,语调诚恳,

路易·波拿巴没有任何炽热的激情。笔者某日同 威士特法利国王谈到了波拿巴。笔者说:"在他的 身上,荷兰人的血统平抑着科两嘉人的血 统。""假如他果真有科西嘉气息。"热罗姆如是 回答. 路易·波拿巴历来不过是一个窥测偶然机遇之

人,是一个竭力想蒙骗上帝的密探。他像一个玩弄 花招的赌徒一样,既有幻想又颇惶恐。作弊是允许 大胆的, 但却排斥愤怒。当他被禁于汉姆监狱时, 他只读《君主》这一本书。他没有家庭,而可以在 波拿巴与威尔胡尔家族之间摇摆;他没有祖国,可 以在法兰西与荷兰之间犹豫。

记一切因为他算计好了一切。他的伯父对他有何重 要?他不是效劳干伯父,而是利用这位伯父。他以 蠃弱之躯向往奥斯特利茨,他为雄鹰填寒稻草。 怨恨是一种毫无收益的支出。路易·波拿巴只容 得下有用处的回忆。哈得逊·劳伍并不妨碍他冲着英 国人微笑。德·蒙切努侯爵也不妨碍他向保皇派卖 好。 这是一位严肃的政治家,社交中的好伙伴,常 沉浸于谋划设计之中而寡言少语,一点儿也不冲 动,不做任何超出已定范围之事,不唐突,不说粗 话,不引人注目,行为端正,学识渊博,温文尔雅 地谈论着必须进行的屠杀,也是一名大屠杀的刽子 丰,原因是有此必要。 我们再说一遍: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既无激情, 又无愤怒中发生。 路易·波拿巴是受马基雅维利影响而变得阴沉冷 峻的那种人。 正是以这种人的身份,他湮没了拿破仑的英 名,以十二月覆盖了雾月。

这位拿破仑却把圣赫勒拿岛硬当成好地方。他 赞赏英国。怨恨?那有什么用处?在他看来世上唯 有利益而已。他原谅别人因为他利用了别人,他忘

道赛兵营

此时是三点半钟。

已是囚徒的人民代表们走进了兵营的庭院,那是一方相当开阔的平行四边形的院落,完全封闭,四围耸立着高高的墙壁。这几堵墙壁上开着三排窗

走讲庭院要通过大门的门洞。那是—个拱形的

四围耸立着高高的墙壁。这几堵墙壁上开着三排窗 子,具有兵营、修道院和监狱才有的那种寂寞的外 貌。

门洞,占去建筑物主体的全部厚度。在这拱顶下面修建了警卫建筑,正对马路那边还有一扇由两个门面构成的正门,而在向着庭院的这边则是一排铁栅门。对这些代表,正门和铁栅栏都已紧闭。在严丝密缝的关闭和看守下,代表们在院子里"被给予自

由"。 "让他们游荡吧!"一位军官说。

"让他们游荡吧!"一位军官说。

空气寒冷,天空灰暗。几名士兵穿着警察上装,戴着警服的圆帽,正在干苦活儿:他们围着囚徒们来回走动。

徒们米凹走动。 起先由格里莫先生,接着由杜莱·安东尼先生点 名 大家以供你为古本思考了图图 莱尔思特大概

名。大家以他们为中心围成了圆圈。莱尔贝特打趣说:"这倒与兵营相得益彰。咱们很像那些回营报到的中士。"他们将七百五十位人民代表的姓名逐

一点过来。每点到一个名字便回答"未

喊:"在克里希!"点到佩尔西尼时,同一个人高 喊:"在波瓦西!"临时诌出这两个押韵地名(而 且是贫韵)的人物,后来与十二月二日派同流合污 了。他不过是在自己的怯懦上加了一点儿文辞上的 修饰。 点名的结果是:共有二百二十名代表来到此 th:(17)。 在速记记录稿中,列在这一长串名单之后的是 这样两段话: "点名结束后,乌迪诺将军请分散在院子各处 的代表们都集中到他的身边来,并向他们作如下通 报: "扫仟少校副手的上尉留在此处指挥兵营事 务,刚刚接到命令,让人准备好房间。我们将必须 在那里居留,因为我们被认为是处于囚禁之中。 (很好!)你们要不要我把少校副手请来?(不, 不用啦!没有必要了。)我将告诉他:他得执行命 令。(对啦,是这样!) 人民代表们在长达两小时的时间里, 便给关在 这院子当中,并在那里"游荡"。他们手挽着手在 那里踱步。他们走得挺快,为了暖暖身子。右翼人

到"或"到",然后由秘书注明(用铅笔记下)哪 些人到了。在点到莫尔尼的名字时,有人高 议的赞成票,那该有多好!"这是他们的说 法。"好呀!那位'无形的卫士'(18)如今安 在?"他们失笑了。马克·杜弗莱斯答道:"人民的 代表们,请心平气和地讨论!"这一回轮到左翼哈 哈大笑了。再说,没有含着任何怨愤。真可以说是 风雨同舟、患难之交呢。 有人问到了路易·波拿巴的前部长们。大家问案 两尔海军上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海军上 将以这样的意思作了回答:"小事—桩啊。"维赞 先生补充道: "他想叫历史称他为'陛 下'。""多么可怜的陛下啊!"加谬·德·拉·基布 尔热尔说。奥迪龙·巴罗先生大声感叹道:"咱们不 得不利用这个家伙,真是可悲啊!" 说完了这些, 达到某种"高度", 政治哲理也 就算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于是大家便无话可说了。 在右侧朝门的那一边,有一处食堂,比庭院的 石板高出几步台阶。"让我们把这食堂升格为小吃 部吧!"前仟驻中国大使德·拉格列内先生说。于是 大伙儿不请自入,有些人挨近火炉,还有些人要一 碗汤喝。法夫罗、皮斯卡托里、拉拉比和瓦提梅尼

尔躲到食堂的一角。在对面那个角落里,喝醉了酒 的大兵正在同兵营的女招待们闲聊。德凯拉特里先

士对左翼人士说:"啊,要是你们投了总务主任建

张虫蛀过的椅子上;椅子摇摇晃晃,老人巍巍颤颤。 约四点钟,一营万森轻装兵带着行军锅碗之类来到了庭院里,一边进餐,一边嘻嘻哈哈、连哼带唱地乐了起来。德·布罗依瞧着他们对皮斯卡托里先

牛以八十岁的高龄而弯腰驼背,现在坐在火炉旁一

生说:"这土耳其近卫军的行军锅,早在君士坦丁堡绝迹,如今却在巴黎重见天日:天下一怪事也!"

也: 几乎就在同时,一位参谋军官跑过来通知各位 代表(他是以弗莱将军的名义):"为他们准备的 卧室也已安排停当。"因此请大家跟着他走。人家

代表(他是以弗莱将车的名义):"为他们准备的 卧室也已安排停当。"因此请大家跟着他走。人家 请代表们进东楼,那是国务会议宫同兵营间相隔最 远的部分,太家请他们登上四楼,他们本来期望有

请代表们进乐楼,那是国务会议宫问共宫间相隔最远的部分。人家请他们登上四楼。他们本来期望有房间、有床位。其实那是一些长长的大屋,地面铺着卵石,墙壁龌里龌龊,家具是一些木头桌子和木

制长凳。这就是所谓"卧室"了。这些一间连着一间的陋室全部都通向走廊;那走廊却是一条细肠,横贯着整个主体建筑。在这些大屋当中的一间,可以是四个地址

以看见一些小鼓、一只大鼓和其他军乐乐器被扔在 一个角落里。代表们胡乱地分散到了各个房间里。 德·托克维尔先生有宾,此时将他的大龙扔在一宫察

一个用洛里。代表们胡乱地分散到了各个房间里。 德·托克维尔先生有病,此时将他的大衣扔在一扇窗 户的窗洞上,在那里躺下就睡。他便是这样就地平

卧了好几个小时。 这些屋子倒是有供暖,但温度很低;用的是像 蜂房一般的铸铁炉子。一位代表想把火拨旺点儿, 却打翻一个炉子,几乎把地板烧着。 这些大屋的最后一间正对着滨河马路。杜莱·安 东尼打开其中一扇窗户,然后倚窗远眺。有几位代 表也走了过来。在窗下扎营的士兵们瞥见他们,便 喊叫起来:"哦,都在那儿呢,这帮子只给二十五 法郎的黑心贼,竟想克扣咱们的军饷!"确实的, 就在昨天,警探们故意在兵营放了风,说有人提了 提案要削减军队士兵的饷金;人家甚至指名道姓, 散布说谁谁提了这个提案,云云。杜莱·安东尼试图 向士兵们说明真相。——位军官对他嚷道:"是你们 那一派之中的一位提的提案,这人便是拉麦奈。 将近一点半钟时,人家把瓦莱特、毕克肖和维 克多·勒弗朗这几位先生带讲了大屋,他们与同事们 再度聚首, 白愿当了囚徒。 夜幕已经降临。大家肚子饿了。许多人从清晨 起就没有进食。霍文·德·特朗舍尔先生是一位既优 雅又忠诚的人物,在区政府当了看门人,又自愿做 了兵营的事务长。他向每位代表收了五法郎,人家

派他到一家咖啡店——位置在道赛滨河路与巴克街 之间的角落上——去为二百二十名代表订晚餐。大 饭店的羊肉,有劣质葡萄酒,还有奶酪之类。面包 是没有的。 讲餐的方式也是能怎样就怎样:有的是 站立着,有的是坐在一张椅子上,有的是就着一张 桌子,有的骑在一张长木凳上。食碟就放在自己面 前,"就像在兼有晚宴的舞会上一样"。一位右翼 的风稚之士笑嘻嘻地说,他就是弑王者村里奥之子 村里奥·德·拉·罗齐埃尔。德·莱谬沙先牛用双手捧着 脑袋。艾米尔·佩昂对他说:"咱们会挨过去 的。"古斯塔夫·德·波蒙朝着共和派人士大声 说: "您的左翼朋友们呢?他们要不要保全面子? 是不是至少应当有一次起义?"大家相互传递着餐 旦和盘碟,右翼对左翼显得关怀备至。"现在该两 家合并啦!"一位年轻的正统主义者说。士兵和食 堂管理员负责 上菜。 每张桌子 上有两三支羊脂质的 蜡烛在燃烧,并且冒着烟。杯子的数量很少。右翼 同左翼在同一只杯子里饮酒。"平等,博爱!"右 翼的索维尔-巴尔特勒米侯爵说。维克多·赫纳干紧 接着说: "但却失去了自由!" 弗莱上校是布若元帅的女婿,他负责指挥整个 兵营:他叫人表示,可将他自己的客厅让给德·布罗 依先生和奥迪龙·巴罗先生,他们表示接受。人家打 开兵营大门,放出了凯拉特里先生,那是因为他年

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质量很差的晚餐。有低级小

欧仁·苏、罗纳省的贝诺瓦、法约尔、夏奈、杜佩· 代·维尼、拉杜·德·拉弗斯、阿尔拜和泰亚尔-拉特里 斯等先生,他们在此之前一直被扣押在外交部的新 楼里。 至晚间近八时,用餐即毕,禁令略为放松了一 些。于是,在兵营正门与铁栅之间的空地里,渐渐 堆满了睡袋和梳洗用具之类,那都是家属及时送来 的。 人们——点了人民代表的名字。每个人都轮流 走到门口,回来时带着自己那份厚呢上衣、呢斗篷 和暖脚套,一切都讲行得很轻松。少数几位妻子— 直走到丈夫跟前。香波尔先生隔着铁栅栏握了握儿 子的手。 突然冒出一个声音: "哎呀!咱们要在这儿过 夜!"有人送来了床垫。有人将床垫扔在桌上、地 上,能往哪儿扔便往哪儿扔。 有五六十位代表睡到床垫上,大多数代表仍留 在长凳上。马克·杜弗莱斯设法在一张小凳子上过 夜,身子倚着一张桌子。能得到一张椅子的就很幸

运。

纪太大;还放了迪富尔先生,因为他的妻子正在生 孩子;另外还有艾蒂安先生,因为他上午在布艮第 街受了伤。同时被送来与二百二十名代表会合的有 给城堡指挥官们!"一位属于右翼的可敬老人说 道。于是一名年轻的代表站起身来,将自己的床垫 计给他。大家相互谦让着大衣、风雨衣和被子。 "咱们和解啦。"夏米约说着,将他的半个床 垫让给了德·鲁依纳公爵。这位公爵存有二百万法郎 的年金,微笑着回答夏米约:"您是圣·马丁,而我 是穷光蛋!" 大律师巴叶属于第三党,他形容道: "我是这 样过夜的:草褥是波拿巴派的,呢斗篷是山岳派 的,两只脚裹着民主和社会派的羊皮,头上则戴着 正统派的棉织帽子!" 这些代表在兵营方圆之内乃系囚徒,但只要不 出门,还是相当自由的。人家让他们下楼到庭院里 去。卡尔瓦多斯省的戈尔基埃先牛回到楼上后 说:"我同士兵们讲行了谈话。他们还不知道将军 们也被捕了。他们显得惊奇和不满。"大家对此津 津乐道,把这当成某种希望。 米歇尔·雷诺代表来自下比利牛斯省。他在占据 庭院的万森轻装兵中找到好几位巴斯克地方的同 乡。有好几位是投了他一票的,并且提醒他这一 点。他们补充道:"啊!我们还会选赤色名单上的 人物。"其中一位是个极其年轻的小伙子。他把米

何况,诚挚和开心的气氛久久不消。"位置让

我这里有四十个苏。 晚上近十点钟时,庭院里响起了一片吵闹声。 大门和铁栅门的门枢转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刺耳响 声。什么东西被推进了庭院, 轰隆轰隆如雷鸣一样 响亮。大家爬到窗口,瞥见在楼梯口有一件类似长 方形大箱子的东西,漆成了黑、黄、红、绿相间的 颜色,下面有四个轮子,用驿马拉着,四周是些穿 长礼服的人,脸上一副凶相,手里拿着火炬。因为 是在黑暗中,所以要靠想象力帮忙,这车子里面看 上去是漆黑一团,车身上开着一扇门,却没有其他 的洞眼,倒像是一具滚动的大棺材。"这是什么玩 意儿?是灵柩车吗?""不是的,是囚车 呢。""这些人呢,是收尸工人吗?""不是,是 狱卒啊。""他们是为谁而来啊?" "就是为你们各位啊!"一个声音大喊道。 那是一位军官的声音。而刚刚驶入大门的,倒 的确是一部闪车。 同时可以听见这样的呼唤:"第一骑兵队,上 马!"五分钟之后,负责押车的枪骑兵在院子里排 成作战队列。 这时,在兵营里响起了愤怒的嗡嗡声。代表们 在楼梯里时上时下,想到近处去看一看这部闪车。

歇尔·雷诺拉到一旁对他说:"先生,您需要钱吗?

有几位代表用手摸了摸它,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眼 睛。皮斯卡托里先牛与香波尔先牛迎面相遇,对他 大声说: "我得坐这个家伙走!" 贝利埃尔先生碰 见了欧仁·苏,相互说了这样的话: "您上哪儿去 哟?""上瓦莱里安山。您呢?""我也不知道 呵_" 十点半钟又开始点名,以准备出发。一些"保 镖"在一间低矮房屋的桌旁坐下,桌上点了两支蜡 烛,那地点就在楼梯口。人家对代表们是两人一 组、两人一组地点了名。代表们原先商定相互不叫 姓名,并在听到每一点名时都回答: "他不在这 儿。"但"城堡指挥官"当中接受弗莱上校邀请去 了客厅的人,表示不屑于搞这种小动作,对指名道 姓的点名作了回应。这就引发了其他人的应答。终 于大家都作了应答。在正统派人士中,出现了若干 半悲剧、半喜剧的场面。其实他们是独有不受威胁 者, 却恰恰非要自认处境危急。他们不愿放走他们 的—位发言人:他们紧紧拥抱着他,几乎是流着泪 想把他留下,大声呼号着:"别走呀!您知道人家 把您带到哪里去呢?想想看:那万森的死人冢是多 么可怕!" 代表们被成双成对地点名之后(正像我们在前 文已提到的那样),走进那矮屋,在"保镖"们面

前——亮相,然后人家把他们押解上关盗贼的囚 车。"装车"表面上是随随便便、混乱无序的;但 后来发现,各个代表在监狱里受到的待遇并不相 同,由此可见,这"混乱无序"也许是有点儿安排 的。第一辆车装满之后,就开讲来第二辆,装备是 完全一样的。"保镖"们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和一个 记事本,记下了每部车上装了什么人。这些家伙是 认识代表们的相貌的。当马克·杜弗莱斯被点到名字 时,他走进那间矮屋;陪同他的则是罗纳省的贝诺 瓦。"哦!这一位便是马克·杜弗莱斯先生。" 拿着 铅笔的那位保镖说。在问到贝诺瓦叫什么名字时, 贝诺瓦自然回答"贝诺瓦"。"是罗纳省的。"那 位警察补充道。他甚至还进一步解释:"因为还有 阿齐的贝诺瓦,以及贝诺瓦-香皮。" 每部闪车的装车时间大约为半小时。 前前后后 新加入的人,使被囚代表总数达到二百三十二名。 他们的登车,或者用德·瓦提梅尼尔先生的说 法,"他们的寒入"是从晚上十时之后不久即开始 的,一直到清晨七时才告结束。当闪车不敷应用 时,他们便叫来了公共马车。 这类车辆被分成三个车队,三队均由枪骑兵押 送。第一列车队大约在凌晨一时出发,驶向瓦莱里 安山:第二列约在五时出发,目标是马扎斯:第三

这件事拖延的时间很长,未被点到名的人便利 用床垫,并竭力睡一会儿。在一次沉寂的空当间, 毕克肖先生突然欠起身来,提高嗓门儿大声质 问:"先生们,你们对消极服从有何见解呢?"回 答他的是哄堂大笑。在另一次安静的片刻里,有一 个声音大叫道: "罗米厄要当上议员了咧!" 艾米尔·佩昂发问: "赤色怪影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他会充当神父,"杜莱·安东尼答道,"并且 变成黑色怪影的。 12月2日历史的官方史官还散布了一些其他言 论。但并没有人说过那些话。例如,马克杜弗莱斯 并没有说过: "假如总统不叫人枪毙咱们当中所有 抵抗的人,那他就是个大外行!"此话是路易:波拿 巴下面的人编造出来,借以掩饰其罪行的。 对于政变当局,这是为了行事方便;但对历史 来说,却是伪诰。 在登车时,囚车里面是有光的。人家没有"堵 掉"每一囚笼的通气孔。这样,通过气窗,马克·杜 弗莱斯可以看见德·莱谬沙先生,他被关在自己对面 的囚笼里。德·莱谬沙先生同贺拉纳的杜维尔吉埃一

列是在六时半 , 方向为万森。

"天哪,马克·杜弗莱斯先生," 当他们两人在 囚车过道里相遇时,贺拉纳的杜维尔吉埃喊 道,"天哪,假如过去有人对我预言过,您将坐着 囚车到马扎斯去,我就会说,这不大可能。但假如 有人还要补充一句,您同马克·杜弗莱斯一起坐囚车 去,我一定会反驳,这绝对不可能!" 当一部闪车装满之后,便有五六名警察上车,

起被押上了囚车。

将踏脚板收起,干是车子便开动了。 当囚车全部装满之后,还剩下一些代表。笔者 在前面已经提到:人家调来了一些公共马车。人家 粗暴地、胡乱地将这些代表推讲车去,而不顾其人 的高龄或名望。弗莱上校骑着马主持并指挥其事。 德·蒙特贝罗公爵在登上踏脚板之前对上校大声

说:"今天是奥斯特里茨战役纪念日。布若元帅的 女婿竟会将拉纳斯元帅的儿子押上苦役犯的囚

站立在车上的过道里。有人把囚车的门关上,有人

车!" 等用上最后一部公共马车时,里面只有十七个 座位,但剩下的却还有十八名代表。动作最敏捷 的"捷足先登"。至于杜莱·安东尼,他单独一人抵

挡过整个右翼,因为他具有梯也尔的大智,也具有 谬拉的大勇;这位杜莱·安东尼可是腰圆背阔、行动 迟缓,他是最后一名来到车前的。当他以其臃肿肥胖的身子踩上踏脚板时,立刻有人惊呼:"把他往哪儿放才行啊?" 杜莱·安东尼发现马车顶里头坐着贝利埃尔,便和气地朝他走去,一屁股坐在他的膝盖上,然后不动声色地对他说:"您不是要压力吗?贝利埃尔先

生,这回真叫有压力啦。

马扎斯 囚车被枪骑兵一直押解到了马扎斯。到那地方

后,有另外一队枪骑兵接替,负责后继事项。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下车。指挥枪骑兵的军官站在门口,以不胜惊异的目光和几分好奇的心理注视着他们走过。

到上足过。 马扎斯代替了如今已经拆除的拉·弗斯,那是一座庞大的淡红色建筑物,耸立在里昂铁路火车站的

一旁,也就是说,建筑于圣-安东近郊区的开阔地上。远看人家以为那是砖砌的,近看却明白是卵石搅拌着水泥盖成的。它包含六个主体建筑,每个建

搅拌着水泥盖成的。它包含六个主体建筑,每个建筑都是四层楼;每个支脉的起点相接,形成一个圆坛,即共有的中心点,六个支脉呈辐射形。每个支

上耸立起一座回教塔式的建筑,就是"点名楼"了。底层是一间圆形大厅,是书记们工作的处所。二楼是祈祷坛,只有一位神父,他给所有的人唱弥撒。那里还设了瞭望哨,那里只需有一名监管,便可监视所有长廊的一切门户。每座建筑主体

被称为"分部"。庭院之间隔着高墙,院内又分成

在那里人家记下他的姓名,然后给他一个号码,取 代他的姓名。管你是盗贼还是立法者,这所监狱的 做法便是如此。政变已达到此种水准。一当代表被 捕并登记编号之后,人家就让他"流转"。人家对 他说: 上楼!或者说:去吧!于是向他应当去的那 条通道尽头通报,大叫一声: "某某号犯 人!""收下吧!"被指定的该诵道的狱卒答 道:"派过来吧!"那囚徒独自上楼,径直往前走 去。到地方后,他会发现狱卒站在一扇敞开的狱室 门口。那狱卒便道:"先生,就在这儿!"那狱卒 计囚徒走入,然后将门关上,于是接着处理下一 个。 政变当局对当了囚徒的代表们使用的方法很不 相同。手下留情的对象,如右翼人士,人家安排他 们去万森:被深恶痛绝的那些人,即左翼分子,人

每位代表下车后即被送到中央圆坛的书记室。

无数长方形的放风小道。

小屋走到另一间。在马扎斯,一位书记将他们逐个 登记,上下打量着他们,掂量着他们的斤两,然后 便像对苦役犯一般无二地将他们监禁起来。过了书 记这一关之后,人家带他们通过一处吊台兼通道, 在黑暗中走过长长的阴暗的拱形走廊,一直抵达一 扇窄门,那窄门突然打开。到了这地方,那专窥小 窗的狱吏便不客气地推搡着代表的肩膀,然后窄门 复又关ト。 这样被禁闭的代表待在一间小屋里,屋子又长 又狭,并且很阴暗。这就是如今十分谨慎的语言在 法律上称之为"囚室"的地方。即使是十二月的正 午,也只能透过黄昏般的灰暗光芒。 囚室一端是带 小窗子的室门,另一端在近天花板处,离地约有十 至十二尺,有一个带条状玻璃的小窗子。这种玻璃 窗能使视觉模糊,使人看不出天空是蓝色还是灰 色,也分不清云雾或是阳光,并能使冬日阴惨的光 线外加一种莫名其妙的朦胧气氛。这比微弱的光线 还更差,这是一种混浊的光线。此种有槽玻璃的发 明人使得天空也变得晦暗了。 过了几分钟之后,囚徒才开始模模糊糊地看到 各种物体。他看出的东西有:生石灰刷白的墙壁, 但东一处西一处被各种排放物重成了绿色:某个角

一辆囚车将他们置放于监狱墙内。他们从一间

在另一个角落里,一块木板在一只铰链上转动,像 过去公共车上的加座:还有一张草椅子,可充作桌 子,却不能当床用。脚下是砖砌的方块地。第一个 印象是黑暗,第二个印象是寒冷。 囚徒便发现自己在这里既孤独,又寒冷,处于 半阴暗的状态中,有权在这八尺见方之地来回踱 步,像一只关在笼里的狼;或者他也可以坐在一张 椅子上,像比赛特尔的白痴。 在此种情况下,一位前共和派,现在变成多数 派成员, 甚至在这种关头变得有点儿波拿巴派: 他 便是艾米尔·勒鲁先生。其实他被抛弃在马扎斯是由 于差错,大约是被当成了别的什么勒鲁,现在竟哭 成了个泪人儿,同时还激愤不已。就这样过去了三 个、四个、五个小时。然而,自从这天早晨以来, 大家还没吃过东西:有的人在因政变而激动不已的 心情下,腹中早已空空。人人饿火如雷。会不会把 咱们忘掉呢?不会的。监狱的大钟敲响,囚室门上 的小窗口打开了:一条胳臂给囚犯递进一只锡制碟 子和一块面包。 囚徒贪婪地接过来。 面包发黑,并且发黏;碟子里是一种什么浓 汁,倒是热的,颜色赭红。这"汤"的味道无从形

落里有一个挡着铁条的圆筒,放出一股污秽之气;

容。至于面包,则散发出浓浓的霉气。 不管肚皮怎么饿,开头大多数囚徒都把面包扔 在地上,把碟子里的东西倒入有铁条挡着的洞眼儿 里. 然而无奈饥肠辘辘,时间一分钟一分钟消逝, 人们只好捡起面包,终于吞了下去。——位囚徒甚至 取回碟子,用面包刮了刮盘底儿,然后吃下面包。 后来这位囚徒被释放,改判流放国外。他亲口对我 讲了这顿饭,并道:"饿了的肚皮不分香臭!" 剩下的便是绝对的孤独、深沉的静寂。但几个 钟头之后,艾米尔·勒鲁先生——这是他自己对维尔 两尼先生说的——听到在他右侧的墙壁上发出一种 奇特的敲打声,断断续续,间隔不匀,却不时传入 耳际。他凝神细听:几乎在同一时刻,从左侧墙壁 传来同样的敲打声,似乎是一种回应。艾米尔·勒鲁 先生高兴极了——听到一点儿什么声音是多愉快 啊!——想到跟白己—样身陷囹圄的同事们,并且 拉大嗓门儿叫了起来:"啊,啊!你们也在那儿, 你们呀!"他的话音未落,他那间囚室的户枢和门 闩便咯吱咯吱响开了,一个男人——那便是狱卒 ——怒气冲冲地出现,对他叫喊道:

"住口!" 人民代表颇有些惊恐,希望对方作些解释。

"住口!"那狱卒重复道,"否则我……打…… 打发你去黑牢!" 这狱卒对囚徒说话的态度,犹如政变当局对全

国的态度。

艾米尔·勒鲁先牛在"议会圈子"里混事已久, 积习颇深,所以还想多说几句:

"怎么啦,"他道,"我就不能回答一下两位 同事给我发来的信号吗?"

"你的两位同事?"那狱卒又道,"那是两个 盗贼!"他哈哈大笑着关上了门。

那倒的确是两个贼。艾米尔·勒鲁先生在他们当

间并未被钉上十字架,却被闩在了囚室中。

马扎斯大牢设计甚为精巧,从一间牢房到另一

间牢房,可以听到最轻微的说话声音。因此,虽然 分割为一间又一间,却一点儿也不是什么隔离。所

以,按照规章制度的那种尽善尽美而又甚为苛严的 逻辑,便要求这样严格的寂静。那么盗贼之流又搞 了什么名堂呢?他们设计出了一整套电报式的敲击 法,使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艾米尔·勒鲁不过是干扰

了一次刚刚开场的对话罢了。 "让我们用我们的切口吧!"他的邻居大呼—

声道。由于这呼喊,他竟被打入黑牢。

这便是代表们在马扎斯的生活。何况,由于处

凡是识字的,给他们发一些书报;凡是会写字的, 也给一套书写用具及纸张;另外,所有的人都放一 小时风, 那是卫牛的要求、制度的规定。 代表们呢, 却什么也没有。孤独、幽禁、沉 默、黑暗、寒冷:"令人发疯的全部可厌之 事"——有如林盖对巴士底狱的描绘。 整天整天交叉着两腿和双臂,坐在一张椅子 上! 竟是这样一种遭遇! 有床吗? 可以睡觉吗? 没有。 床是没有的。 晚上八点钟,狱卒走进囚室,摸一摸并且挪动 挪动靠近天花板的什么东西。这"东西"便是吊 床。 吊床固定、吊稳、拉平之后, 狱卒便向囚徒道

于监禁下,就不给一本书、一页纸、一支笔,甚至

不让他们到监狱院子里去放一小时的风。 由此可见,盗贼也是发配到马扎斯的。 不过,凡是有手艺的人,是准许他们劳动的:

寸厚的垫子。囚徒裹着这薄毯试图入睡,结果却只能冷得打哆嗦。 可第二天呢?他至少可以全天躺在吊床上吧?

吊床上有一块羊毛毯子,有时还发给一块约两

一声晚安。

不行。 清晨七时,狱卒便再次光临,向人民代表道早 安,叫他起床,将他的吊床卷入天花板下的套子 里.

那么,在此种境遇中,该夺过吊床、将它展 开、重新拉平、再躺上去吗?

好嘛: 请入黑牢! 就是这么安排的:夜里用吊床,白天坐椅子。

不过也要说点儿公道话。有少数几位代表荣获 木板床: 值得一提的有梯也尔先生和北方省的罗杰

先生。格莱维先生却无此殊荣。 马扎斯已是先进的模范监狱,可以断言,它比

威尼斯的铁牢和夏特莱的水牢要好一些。马扎斯大

牢是本着正宗博爱精神建造的。然而,咱们已经看 明白,马扎斯尚欠理想。说句老实话,从某种角度

来说,将制定法律的诸君关一段禁闭不无好处。这 政变当中似乎颇有一些天命的成分。天命降旨让立 法者在马扎斯蹲大牢,这叫做教育者也得受教育。 老老实实进您那份大餐吧,创始监狱的诸君尝尝甜 头也很好嘛。

圣 - 马丁大路事件

当夏拉莫尔同我来到布朗西街70号时,走过了这条高低不平而又荒凉偏僻的街道,我们看见一个穿海军士官制服模样的男人,正在那一家的门前来

回踱步。看门人认出了我们两人,叫我们留神那个家伙。"哼!"夏拉莫尔说,"如此散步,但却是这般打扮,肯定不是密探哟!""亲爱的同事,"我回答他,"贝多已注意到,警方是很愚蠢的!" 我们上了楼。客厅其实是一间不大的前厅,前后两处部挤满了代表,许多议会外的人物也混杂其间。有几位前制宪议会的议员也来了,特别要提到的是巴斯蒂德,另外还有几位民主派记者。《国民报》的代表是亚历山大雷伊和利奥波德·杜拉斯;《革命报》的代表是克沙维埃·杜里厄。瓦斯本脱和

瓦特里朋;《人民奋起报》的代表是赫·柯斯特,因为《人民奋起报》的几乎所有其他编辑都入了狱。 左翼约有六十名成员在场,其中有:埃加·基内、苏尔彻、马迪埃·德·蒙若、卡尔诺、诺埃尔·帕尔法、 皮埃尔·勒弗朗、班塞尔、德·弗洛特、布鲁克纳、 谢克思、卡萨尔、艾斯基洛斯、杜朗-萨瓦亚、伊 凡、卡洛斯·弗雷尔、埃切戈延、拉布鲁斯、巴尔泰 勒米(欧尔和罗亚尔省)、于格宁、奥布里(北方

省)、马拉迪埃、维克多·肖富尔、贝林、雷诺、巴 克、维尔西尼、赛因、儒瓦纽、布里夫、基尔戈、 佩尔蒂埃、杜特尔、金德利埃、阿尔诺(阿里埃日 省)、雷蒙(伊塞尔省)、布里利埃、梅涅、萨尔 丁、利昂·维达尔、拉丰、拉马克、布尔扎、雷依将 军. 所有的人都站立着。大家乱哄哄地谈论着。利 奥波德·杜拉斯刚刚叙述了彭瓦莱咖啡馆怎样被围。 儒勒·法夫尔和波丹坐在两个十字当间的一张小桌 旁,正在奋笔疾书。波丹有一本宪法摊开在眼前, 他正在抄录宪法第六十八条。 我们讲屋时,大家安静下来。有人问我 们: "那么,有没有新情况?" 夏拉莫尔讲了讲刚刚在寺院路发生的情况,以 及他认为必须向我提出的建议。大家都表示赞同。 干是人们从四面八方提出问题。"有什么办法 没有?"我发了言: "咱们直截了当地谈事实、谈目的 , " 我这样 说 , "路易·波拿巴正在得分 , 咱们在失分。或者更 正确地说:他已拥有一切,而我们还什么也没有。 夏拉莫尔同我不得不与弗莱斯蒂埃尔上校分手。我 怀疑他能成功。路易:波拿巴尽其所能,要使我们不 起任何作用。必须从阴影中走出来。要让人家感到

当去干。 有人打断了我的发言:"对,是的,发表一项 宣言!" "请□授,请□授!" "请口授呀,"波丹对我说,"我来记录。" 干是我口授道: "致全国人民,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一名叛贼。 他讳背了宪法。 他犯了伪誓罪。 他是一名讳法分子……" 大家从四面八方对我大声说: "对呀!宣布为非法分子!请继续口授。 我重新开始口授,波丹又在笔录:

"共和派的人民代表们向人民并向军队重申宪

我们的存在。我们在寺院路已经看到了火星,应当煽动这大火的火苗儿。应当发表一项宣言,不管由谁来印刷,也不论如何去张贴,都必须这样做!而且要立即去做!要简短,及时,有力。不要说空话。十行字足够。号召拿起武器!我们代表法律,有的时候法律是应当发出斗争呼唤的。法律宣布叛贼为非法分子,这是伟大而了不起的事情。咱们应

"不必啦,"我说,"这段文字太长啦。需要写一段可供印在卡片上的文字,用面糊张贴,并且用一分钟的时间可以读完。我将引用第一百一十条,这一条较短,包含了拿起武器的呼吁。"我又

有人打断了我: "请全文引证。"

法第六十八条……"

条,这一条较短,包含了拿起武器的呼吁。"我义继续说: "共和派的人民代表向人民、向军队重申宪法 第六十八条,以及第一百一十条。后一条的全文

是:'立宪议会将本宪法,以及本宪法所批准的权利,赋予全体法国人,深信他们将信守不渝,并以 爱国精神维护之。'

'人民从此并永远拥有普遍选举权,他们不需要任何君主,以将此种普选权退还给他;他们懂得如何惩办叛贼。'

如何悉少敖贼。 '让人民尽自己的责任。共和派的人民代表走 在他们前列。'

'共和国万岁!拿起武器来!'" 大家热烈鼓掌。

"让咱们大家都在上面签名吧!"佩尔蒂埃说。

"咱们应设法马上找到一家印刷厂,"苏尔彻说,"好把这宣言张贴出去!"

"应当在入夜之前,现在白昼太短!"儒瓦纽 说。

"立刻张贴,立刻张贴,多多张贴几份!"人 们高喊着。

波丹是个不事声张却很麻利的人, 当即已经抄 写好了第二份宣言。

一位年轻人,是担任外省共和派报纸编辑的, 此时从人群中走出,宣称如果立即给他——份宣言, 那么在两小时之内,便可在巴黎街头的每个角落里

我问他:

读到它。

"您叫什么名字?"

他答道:

"米里叶尔。"

米里叶尔。在我国历史上的黑暗时刻,这名字 便是这样脱颖而出的。我的眼前似乎还能看见这脸 色苍白的年轻人,这既锐利,又有些迷茫的眼神, 和那既很温婉,又有些深沉的脸影。那次刺杀事件 和有关地点的伟人祠正在等待他。此人过于卑微, 所以进不了伟人祠;但他又功不可没,所以牺牲在 伟人祠的大门口。

波丹将自己刚刚抄写的那一份出示给他看。 米里叶尔凑近过来。

"您不认识我,"他道,"我名叫米里叶尔, 可我认识您,您是波丹。 波丹向他伸出手去。

我亲眼看见这两位"鬼怪"相互握手。

《革命报》的编辑克沙维埃·杜里厄同米里叶尔

提出的建议相同。

十来个人民代表拿起笔来, 坐在桌子跟前, 或

者将纸铺在膝盖上。有人对我说:"请再口授一遍

官言的文字。" 我原先向波丹口授的是: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是一名叛贼。"儒勒·法夫尔要求删去"拿破仑"字

样,因为那是一个必然对人民和军队具有强大吸引

力的光荣的名字。儒勒·法夫尔的意思是只写:"路

易·波拿巴是一名叛贼。"我回答:"您说得对! 紧接着进行了讨论。有少数人建议删掉"君

主"一词。但议员们着急了。"快点儿!快点 儿!"有人叫喊。"现在是十二月份啊,白昼很短 促哩。"儒瓦纽又说了一遍。

十二份宣言只用几分钟时间,就抄写好了。苏 尔彻、雷依、克沙维埃·杜里厄、米里叶尔各取一份 去找印刷厂了。

他们刚刚走出,有几位代表上前迎来一个人。

我不认识此人。他走讲来便道:这座房子已被识

别。部队正往这儿开过来,"公民们,好将你们包 **围。你们不能浪费—分钟啦!** 好几个人叫喊起来: "好啊,叫他们来抓咱们!" "这又能把咱们怎么样?" "让他们犯罪犯到顶点吧!" "同事们,"我大声疾呼道,"不能让人家把 咱们抓起来呀。在进行斗争之后,上帝愿意怎么办 就怎么办;但尚未战斗的时候,那可不行!人民等 待我们去推动。我们一被抓起来,一切就都完蛋。 我们的责任就在于发起战斗;我们的权利正在于同 政变当局兵戎相见。必须叫他们没法抓到我们,让 他们到处寻找却找不到。要搅得向我们伸来的手臂 辨不清方向,要躲过波拿巴,骚扰他,使他厌倦, 使他措手不及,使他精疲力竭;咱们应当神出鬼 没、乐此不疲,不惜'狡兔三窟'、战斗不息,事

地。咱们人数不多,但应当补之以大仁大勇!" 大家表示赞同。"说得对,"他们说,"可咱们上哪儿去呢?" 拉布鲁斯说: "咱们在立宪议会的老同事贝斯莱愿提供他的 住所。"

事要先他一着, 却万万不可俯首就擒。决不放弃阵

"他住在哪里?"

"马莱区的樱桃园路33号。"

"好吧,"我又道,"咱们现在就分手。两小时后在贝斯莱家见面,地址是樱桃园路33号。"

大家都走开了,但分成一批一批,并且选择了不同的方向。我请夏拉莫尔到我家里去等着。我自己则同诺埃尔·帕尔法和拉丰一起步行离开。

我们来到了一个尚无人居住的街区,整个街区是沿着巡逻墙修建的。当我们来到皮加尔街街角时,发现在百步开外、横切这条大街的巷子里,有些士兵正沿着房屋潜行,朝着布朗西街的方向进发。

三点钟时,左翼的成员们在樱桃园路重聚。但居民们已被惊醒,这些偏僻街道的住户纷纷倚着窗栏,目睹代表们走过;会议的地点设在一处后院狭窄的底部。如果遭到包围,便会暴露出这一选择极为不妥。这些缺陷立即被察觉了,会议只进行了几分钟。会议由若利主持,《革命报》的编辑克沙维埃杜里厄和儒勒·古阿什到了会;与会的还有几位意大利流亡者,特别是卡里尼上校和托斯坎纳大公的前大臣蒙塔奈里。我很喜欢这蒙塔奈里,他心灵温和而无畏。

·马迪埃·德·蒙若带来了郊区的消息。弗莱斯蒂埃

尔卜校既未失望,也不令人失望,叙述他遇到了— 些障碍,难以将第六军团集合在一起。他敦促我同 米歇尔(来自布尔日)共同签署仟命他为 L校的委 仟状: 但布尔日的米歇尔没有来: 而月不论布尔日 的米歇尔或者是我本人,此时都还没有得到左翼的 委任。然而(在表示了上述保留之后),我仍然答 署了对他的任命。为难之处越来越多。宣言还没有 印好,但夜色已经降临。苏尔彻说明了有哪些闲 难:所有的印刷厂均已关闭并由军警看守;公告已 经张贴出来,写明任何人如印刷号召拿起武器的呼 吁书,将被就地枪决;工人都已被吓坏了;而月又 没有钱。有人托着一顶帽子,每人都捐了身上带的 零钱。就靠这办法筹集了数百法郎。 克沙维埃·杜里厄既热情又勇敢,时时表现出此 种品质。他再次宣布:由他来负责印刷,并且保证 在晚八时印好四万份宣言。真是分秒必争。大家分 了手,并指定夏降纳街的细木匠工会为集合地点, 集合时间定在晚八时,好让局势渐趋明朗。当我们 出门并穿过波特莱依街时,我看见皮埃尔:勒鲁迎面 朝我走来。他并没有参加我们的这几次会议。他对 我说: "我认为这样去斗争是白费力气。虽然我的 观点跟您并不相同,我仍然是您的朋友。请善自珍 重。悬崖勒马,时犹未晚。您已经走讲了墓穴。墓

"也意味着生命呢。"我对他说。 反正都一样,我开心地想到:我的两个儿子正

在坐班房;进行巷战的这阴森可怖的责任唯我必须 承担而已。

穴嘛, 也就意味着死亡!"

离约会的时间还有五个小时。我想回家一趟, 再亲吻一下我的妻子和女儿,然后再全力投入这黑

暗无底的未知数。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落入这深渊 后,便休想再回头。

阿尔诺(来自阿里埃日)伸出胳臂来挽着我; 两位意大利流亡者卡里尼和蒙塔奈里陪伴着我一道

回家。 蒙塔奈里抓着我的双手对我说:"法理必胜。

您必将获胜。啊!愿这次法国不会像1848年那样 自私,希望她能解放意大利。"我回答他道:"她 将解放整个欧洲!"

这是我们在那时候的幻想;这并不妨碍它直至 如今仍是我们的希望。信念就是这样形成的;黑暗 向信念反证著光明必至

如今仍是我们的布望。信念就是这样形成的;黑暗 向信念反证着光明必至。 在圣 - 保罗门前有一处马车场。我们走到那车

场。圣 - 安东街上流言四起、人群骚动,这是那种预防革命行动的奇特的思想战。我本来以为:在这伟大的民众区看到了一线光明。遗憾的是,这一线

烟。马车夫们预感到可能会有街垒战,于是纷纷溜 シ大吉. 从这儿到我同阿尔诺的家约有一古法里。在巴 黎的闹市区步行走过这段距离是绝无可能的;何况 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人认出我们的身份。两位偶然相 遇的路人解了我们的围。其中有一位对另一位 说:"大马路上的公共马车还在运营呢。 我们采纳了这个主意,去搭巴士底广场的公共 马车。我们四个人都上了车。 我在内心深处对于上午错过良机深感惋惜—— 我要再说一遍:是否正确暂且不论。我暗自想:在 决定性的日子里,这种瞬间是可遇不可求的。关于 革命,有两种理论:一种是发动群众,另一种是等 待群众起来。我是主张第一种理论的, 但出于遵守 纪律,我服从了第二种理论。我在良心上受到谴

光明不久即告熄灭。圣 - 保罗门前马车场已荒无人

遇。所以现在我们该有所作为:不是挺身而出,而是要更进一步——要献出自己的一切。 然而,公共马车已经开动。车里挤满了人。我在顶里头的左侧就了座。来自阿里埃日的阿尔诺坐在我一旁。卡里尼坐在我对面。蒙塔奈里坐在阿尔诺旁边。人们过一会儿就会发现,提到这类细节并

责。我在想:人民群众送上门来,我们却没抓住机

不是多余的。我同阿尔诺并不交谈。我们只是在无 言中相互紧握对方的手,这也就是一种神交了。 随着公共马车朝着巴黎市中心行驶,大马路上 的人群更加熙熙攘攘了。当公共马车驶入圣 - 马丁 门的深沟时,一团重骑兵的人马正从相反方向开过 来。几秒钟后,这个团队就从我们身边擦过。这是 一队胸甲骑兵。他们踏着快步小跑的步子,马刀出 鞱。群众从突起的便道上看着他们驰过。没有人呼 喊。一面是沉寂的人民,一面是趾高气扬的大兵, 所有这一切都令我激动不已。 突然, 团队站住了。在这人挤人的深沟大路 上,诵道并不宽敞,不知是什么障碍,一时妨碍着 部队前进。他们一站住,也就堵住了公共马车的去 路。大兵们已在那里。我们眼睁睁地看见:就在白 己前头咫尺之地,他们的骏马挤压着我们的瘦马; 这些法国人竟被变成了古埃及苏丹的骑兵卫士,这 些伟大的共和国的公民兼战士竟成了次等帝国的帮 凶!从我所在的座位上,我几乎可以触及他们。我 实在无法忍受了。 我打开公共马车的车窗。我把头伸出去,一边 注视着直面而来的密密麻麻的战列骑兵,一面高呼 道:"打倒路易·波拿巴!为叛贼服务也就是叛

贼!

醉半痴的神态瞧着我;其他人并不动弹,依然手持 武器,低压着帽沿,两眼盯住坐骑的耳朵。 在伟大的事物中,有着铜雕的静气;在卑劣的

离得最近的大兵将面孔向我转过来,以一种半

事物中,有着傀儡的呆木。

在犯罪行为中的消极服从,便是将士兵变做了

傀儡。

听到我呼口号的声音之后, 阿尔诺突然转过头

去。他也已经打开公共马车的车窗,半只身子探出 了车外,手臂向大兵们挥去,大喝一声: "打倒叛

贼们!" 看他这副模样:姿势是那么大胆无畏,容貌俊

美、沉静而白皙,目光是如此热烈,蓄着胡须,头 发泛着栗色——你简直还以为看见耶稣基督义愤填

噟,表情如雷鸣电殛,神采似怒火迸发! 这榜样富于感染力,并且吸引着众人。

"打倒叛贼!"卡里尼和蒙塔奈里说。

"打倒独裁者!打倒叛贼!" 一位坐在卡里尼

身旁,而且心性高尚的年轻人跟着喊。我们不知道 他是谁。

除去这位年轻人之外,整个公共马车似乎不胜 惊恐。

"别做声!"这些吓坏了的可怜家伙大声

小的乘客竟打开车窗,对大兵们呼喊:"拿破仑王 万岁!皇帝万岁!" 我们这边一共五个人, 便以执著的呼号来压过 他们的喊声:"打倒路易·波拿巴!打倒叛贼!" 士兵们在阴沉的寂静中聆听着。一名旅长摆出 一副凶神恶煞的架势,转身朝着我们,并且挥动着 大刀。人群惊恐地凝视着。 这时刻我在想些什么呢?我不能说出来。我感 到天旋地转。我既觉得机会难得,于是计上心来; 又觉得对方太疯狂,因而怒不可遏。一个女人从便 道上对我们喊:"您会被砍伤的!"我模模糊糊觉 得就要发生什么事情了。要么从人群、要么从军队 中,将会冒出火花来。我以为士兵的大刀会劈过 来,或者人民会发出怒吼。总之,我是听任本能而 不是思想的摆布。 但什么也没有出现。既没有大刀,又没有怒 吼。部队原地不动,群众保持沉默。是时机业已错 过,还是时机尚未到来? 爱丽舍宫里的那个阴险的家伙没想到对他的大 号如此这般的侮辱,并且是直截了当地对士兵发 出。士兵们尚未接到命令。他们是当天晚上才奉命 行动的。大家在次日便会明白。

说,"你们会造成咱们统统被屠杀啊!"一个最阳

这一段时间里, 阿里埃日的阿尔诺继续不断地对着 他们的耳朵喊口号——因为,正如我刚刚说的,他 们的马都触及我们的车身了: "打倒独裁者!打倒 众叛贼!" 我们在拉斐德街下了车。卡里尼、蒙塔奈里和 阿尔诺同我分了手,我独白一人向着奥维涅圆塔街 攀登。夜幕已降临。当我转过一个街口时,有一个 人从我身旁走过。在路灯灯光下,我认出附近一家 皮染厂的一位工人,他低声对我匆匆道:"别回您 的家啦。警方正在包围您的住宅。 我的住宅后面,就在我的窗下,有两条业已规 划、尚未修好的小街,形成一个Y形;我便从那里 迂回而下。重新走上大马路。我已不能再吻一吻妻 女,便想着剩下的光景该怎么办。突然脑海里浮现

出一段往事。

片刻之后,骑兵团以小跑速度前进,于是公共 马车重新上路。在胸甲骑兵从我们身旁驰过的整整

6月24日对12月2日的影响

在1848年6月26日这个星期天,已持续四日的战斗,那场规模巨大,双方都很惨烈、很英勇的战斗,还依然在进行之中。但起义已经被镇压,最后

日,在依然在近日之子。但是人口主候保证,最后已仅仅局限于圣 - 安东郊区。有四条表现得最为英勇无畏的汉子:他们奋力保卫过白莱桥街、圣 - 克洛德街和圣 - 路易街(都在马莱区),在街垒失陷

之后便逃了出来,隐藏在圣-安纳斯塔兹街12号的屋子里。人家把他们藏在顶楼。国民卫队和机动卫队正在搜寻他们,以予就地正法。我已听到这个消息。我是被立宪议会派往纷飞战火中的六十名代表

念。我是被立光设会派任幼 (战人中的八十百代农 之一,任务是抢在攻击纵队之前,哪怕是以生命作 代价,也要将和平的呼吁带入街垒,要制止流血, 要制止内战。我到了圣 - 安纳斯塔兹街,救出了那

安制止内战。我到了至 - 安纳斯培兹街,救击了那四条大汉。 ——在这四人之中,有一位夏隆纳街的穷工人。他 的妻子正在这时临产。他在流泪。听着他的哭诉,

的要于正住这的临户。他往流泪。听着他的关诉, 看着他浑身褴褛,便可以理解,他是如何一个箭步 便跨越了三个阶段:贫困、绝望、造反。他们的头 头是一个年轻人,面色苍白,头发金黄,颧骨突 出,额头显示出聪慧,目光严肃而坚定。当我放他

出,额头显示出聪慧,目光严肃而坚定。当我放他 走时,向他通报了我的姓名,他也流下了热泪。他 对我说:"我想起,就在一个钟头之前,我已知道 你们在火线的那一面;可我那时希望我的枪筒长了 眼睛,好看准你们,将你们打死!"接着他又 道:"可在这样的日子里,真不知会出什么事。如 果您需要我为您办任何事情,请尽管来好啦。 他 的名字叫奥古斯特,是拉·罗盖特街的酒贩子。 自那以后,我只见到过他一次。那是1850年8 月26日,那天,我手持巴尔扎克遗体上毛毯的一 角,送葬的队伍向着拉雪兹神父公墓进发。奥古斯 特的小店正好在路途上。队伍途经的所有街道上人 山人海。奥古斯特同他的妻子,还有两三名职工正 站在小店的门槛上。当我打那里走过时,他向我招 王致意. 当我沿着我家屋后小街往下走时,浮现于我脑 际的正是这段往事。我面对这十二月二日事件,不 由得想到了他。我想,他也许能告诉我一些关于圣 - 安东郊区的近况,并且帮助我们发动起义。这年 轻人使我感到是一块当兵和当指挥官的料,便想起 当初他对我的许诺,觉得有必要登门造访。我先到 圣 - 安纳斯塔兹街找了那勇敢的女人,正是她给了 奥古斯特及其三位伙伴以藏身之地,后来又多次援 救过他们。我请她陪我走一趟。她同意了。 走在路上,我吃了夏拉莫尔送我的一块巧克力 糖,权充晚餐。

路的情景给我很深的印象。商店像平日一样,照常 开门营业。军队约略有一些部署。在富户区,有很 大的动荡,人群也聚在一起;但随着你朝平民区前 讲,便愈发感到孤寂空荡。在土耳其咖啡馆门前, 有一个团已讲入作战状态。一队穿工装的年轻人在 此团队前头走过,一边高唱《马寨曲》。我为了呼 应,高喊:"拿起武器来!"那一团人却无动于 束。光线照着邻近一堵墙上剧院的海报:剧院照常 开门;我顺便溜了一眼那些海报。意大利剧院正在 上演《爱尔那尼》,主演是一位男高音新手,名叫 瓜斯科. 巴士底广场如往常一样,有世上最平静的来往 行人穿行。偶然可以看到有三五成群的工人,在七 月圆柱下低声交谈。在一家酒吧间的玻璃窗前,有 两个男人正为是否赞成政变而争吵不休,大家注视 着他们如何争吵。赞成的那位穿的是工装,反对的 却穿的是两服。离他们数步之外,一名魔术师架好 了他的折叠小桌,在四角插上了蜡烛,玩起他的魔 术杯来。围观的人群显然脑子里只有这位魔术师。 此时如果你把目光转向马扎斯滨河区朦胧悠远的夜 色中,便可透过黑暗隐隐约约瞥见几处炮台上已经 架好大炮。东一处两一处点起几根火炬,突现着炮

从意大利路而下,朝马莱区行走,那几条大马

便是黑黝黝一片。末了,透过一处玻璃大橱窗,我 辨出一丝火光,照耀着一方涂锡的柜台。柜台之 后,透过一堵也是玻璃质的,并且装上帘帏的内 墙,依稀可以辨出另一丝光芒,和两三个围桌而坐 的人影儿。便是那儿了。 我推门而入。也怪,门一启开,便有铃声。这

我好不容易才在拉·罗盖特街认出了奥古斯特家的大门。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已关门大吉,所以街道

筒长长的黑影。

了,奥古斯特破门而至。 他立刻认出是我,便迎上前来。 "啊,先生!"他寒暄道,"是您光临呀!" "你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我开口便问。 "知道,先生。"

时,将店堂和后店一分为二的玻璃墙上的门打开

这"知道,先生"回答得很安详,甚至有些勉强,就使我明白了一切。我本来期待一声怒吼,得

到的却是这安详的回答。我觉得与我交谈的便是那圣·安东郊区。我明白,这个方面算是完蛋啦,不必对之抱任何希望。人民,这伟大的人民,却已自

暴自弃。但我还要作一番努力。 "路易·波拿巴出卖了共和国。"我道,竟未发现自己正在提高嗓门儿。 他握了握我的臂膊,并用手指了指后店玻璃隔墙上晃动的人影儿:"先生,小心啊,别这么大声说话呀。"

"怎么!"我气得直喊,"你竟落到这样的地步!你不敢说话,你不敢大声提到这波拿巴的名。

字,你只细声细气咕哝了几句!而这是什么地方? 是圣-安东街,是圣-安东郊区!在这里,所有的

门和窗、所有的石板、所有的石头,都应迸发出同一声巨响: '拿起武器来!'" 奥古斯特告诉我的,是我已清清楚楚瞥见的情

况,也是这天上午吉拉尔已让我预感到的,即圣-安东郊区的心理状态:"人民被搞糊涂了。他们都以为已经恢复了普遍选举制,都以为取消5月31日法令是一件好事。"

他讲到这里,我便插话道: "可这5月31日法令正是路易·波拿巴想要的,

正是鲁埃尔制定的,正是巴罗什建议的,也是波拿 巴分子们投票通过的。一个强盗抢了你的钱袋,然 后又还给了你,你就忘乎所以,昏头昏脑起来!"

"我没有昏,"奥古斯特说,"那是别人。" 他接着说:"总而言之,对于宪法,大家并不

他接着说: 总而言之,对于先法,入家开个 看重。大家热爱共和国,但认为共和国已'被保住 了'。在这千头万绪当中,只有一点是人家看得清 人,比如我自己,带头去打仗;但糟糕的是,自己 也不知为何而战。"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这番 话:"郊区的高处不行;下郊区也许好点儿。咱们 所在的这地方会打的。拉·罗盖特街是好的,夏隆纳 街是好的;但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那一边,人们 说, '这会给我带来什么甜头?' 他们只认每天四 十个苏。他们不会去游行的,别指望那些墓碑石 匠。在这一边,我们形容'冷酷'时不说'像大理 石一样冷酷',而说'像凿大理石的人一样冷 酷'。"末了,他又说:"至于我自己,我今天还 活着,那是多亏了您呀。我听您调遣,我肝脑涂地 在所不惜。您叫干啥我就干啥。 在他说话的当儿,我看见他身后玻璃隔墙上的 白帝子掀开一角。他那位年轻的妻子不胜忧虑地凝 视着我们。 "哎呀,我的天哪!"我对他说,"我们所需 要的,并不是一个人的生命,而是所有的人齐心协 他不吭气了,我继续道:

清楚楚的,那就是大炮正准备开炮。谁都还记得 1848年6月,那时可有些穷人受了大罪啊。卡芬那 克做了许许多多坏事。那时女人们都拖住男人们的 工装,不让他们上街垒。在此之后,仍然有些男 对他们自己投讨的一票!而到了1851年12月,为 了法治、为了法律、为了人民、为了自由、为了共 和国,他们竟无动于衷,竟毫无作为!你说形势混 乱,大家搞不清楚;可事实正好相反啊,正是那年 六月,一切都是糊里糊涂哟;如今呢,什么都是明 明白白呀!" 当我说最后这几句话时,后店的门缓缓打开, 有一个人走了讲来。那是一位同奥古斯特一样头发 金黄的年轻人,穿着一件短大衣,头戴一顶鸭舌 帽。我警觉地动了一动。奥古斯特转过身来 说: "您可以信仟这人。 这年轻人脱了鸭舌帽,走到离我极近处,并且 留意将背对着玻璃隔墙,低声对我说:"我对您很

熟悉。我今天到寺院路去啦。我们在那里请教您该 怎么办:您说,应当拿起武器。好嘛,这里就是武

他将两手插讲短大衣的衣袋,从衣袋里掏出两

"那么请你听我说,你这位机智勇敢的奥古斯特:这么说的话,巴黎的郊区,即使在犯错误时也英勇无比的巴黎郊区,曾在1848年6月挺身而出,那是出于一种误会,是因为没弄明白的一个工资问题,是由于有关社会主义的错误定义而起事;那时是反对他们自己选出的国民议会,反对普选制,反

支手枪。 几乎与此同时,临街大门的门铃响了。他敏捷

啦。就会喝、会吃、会睡,一点儿不动脑子!他们 全都这样!" 另外那一位却急忙打断他:"一个人不能代表

当大门复又关上之后,奥古斯特说: "您看见

地将手枪重新塞入大衣衣袋。一个穿工装的男人走 讲来,是一名年约五十余岁的工人。这人目不旁 顾、一言不发,就在柜台上扔出一枚钱币奥古斯特 取出一个小酒杯,往里倒了满满一杯烧酒。那人一 饮而尽,将洒杯朝柜台上一放,便径白离去。

全体人民啊!"

然后转身对我说: "公民维克多·雨果,我们要游行。即使不是所

有人都参加,至少是有人参加的。说实在的,也许 不应当从这儿出发,而是从河的对岸。 又突然打住,再道:

"讲明此事后,您也不一定要知道我的名

字。 但他还是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公文包,从那里

抽出一张纸,用铅笔写上姓名后交给我。 遗憾的

是,我竟忘了这名字。他是一位机械工人。为了不 牵连他,在星期六上午我即将被捕时,我烧掉了这

"先生,"奥古斯特说,"的确,不要冤枉郊区;像我那位朋友说的,郊区也许不会首先起事,但只要别人一发动,它也会跟上的!"

我忍不住嚷起来:"如果圣-安东郊区躺倒不干,你又能指望谁拍案而起?如果人民死气沉沉,

干,你又能指望谁拍案而起?如果人民死气沉沉,那么谁还会生龙活虎?" 机械工人走向临街大门,弄清确实已紧紧关

闭,然后折回道: "有许多怀着善意的人。缺少的是领袖人物。 听着:公民维克多·雨果,我可以对您一人说,"下

可有:公民建党多·商来,我可以对总一人说,一个面的话是压低嗓门儿讲的:"我预计今夜会有行动。"

"在圣 - 马尔梭郊区。 "几点钟?" "凌晨一时。" "你怎么知道的?"

"在哪里?"

张纸,以及其他许多纸片。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要去参加。"

他又道:"现在,我要问公民维克多·雨果,如

果今夜在圣 - 马尔梭郊区有所行动,您是否愿意充当领导?您同意吗?"、

"同意。"

"您带着横绶了吗?"

我从衣袋里抽出了横绶的一半。他的眼神里闪耀着欢乐。

"太好啦,"他道,"公民自有手枪,代表自有横绶。人人都装备齐全啦。"

我询问道:"你能肯定今夜有行动吗?"

他回答我:"我们做了准备,我们抱着期望。"

室。 "要是这样,"我道,"只要头一个街垒筑 成,我就要进去战斗。你就尽管来找我!"

"到哪里找?"

"到我所在的一切地方。"

他对我说:如果夜间要有行动,他在当晚十时 半就会知道;我至迟在十一时以前就会接到通知。 我们双方同意,在这时间之前,不管我人在什么地 方,我都会把消息告诉奥古斯特家里,然后由家里

力,我都去允许。 人负责向他诵报。

年轻的妻子仍在张望。说话仍在继续,可能会使后店的人觉得奇怪。"我该走啦。"我对奥古斯特说。

我把门刚一打开,他就握住我的手,像女人一样紧紧抓着它,并以深沉的语调说:"您走啦!还回不回来?"

"是呀,"他又道,"谁也不知道将会发牛什 么事情。可不是!您也许会像我当年—样,被追 捕、被查找。也许轮到您可能被枪毙,轮到我来救

"我不知道。

您一命。您知道,人有时可能用得着小人物。维克 多·雨果先生,如果您需要—处藏身之地,那么这个 家便是属于您的。上这儿来吧。您在这儿可以找到

一张眠床, 还可以找到一个愿为您送命的硬汉 子!"

我以紧握他的手来表示感激,然后便离去。时 钟敲响了八点。我匆匆朝夏隆纳街走去。

被追捕的代表们

在圣 - 安东郊区街的街角,在佩平杂货铺的门前,1848年6月曾经耸立过有三层楼高的街垒。就在那个地方,张贴着上午的法令。有几个人在那里

在那个地万,张贴看上午的法令。有儿个人在那里 围着,虽然天色已经漆黑,也根本无法看清楚。一 位年迈的女人说:"二十五法郎给打倒啦。总是件

好事嘛。

几步之外,我听见有人提到我的名字。我转过 头来,只见原来是儒勒·法夫尔、布尔扎、拉丰、马 迪埃·德·蒙若和米歇尔·德·布尔日打这里走过。我向

陪伴我的那位忠诚的勇士道了别。正好有一辆马车

驶过,我请他上了车,自己便同那五位代表会合。 他们来自夏隆纳街。在那里,他们发现细木匠工会 的会址已是门窗紧闭。"那里没有一个人,"马迪 埃·德·蒙若对我说,"这些好人已积蓄了一点点资

"咱们上哪儿去?"儒勒·法夫尔问。 拉丰就住在附近的杰马帕滨河路2号。他向我们表示愿提供自己的住所,我们接受了。我们采取了必要措施,设法通知左翼议员:我们是在这个地 址。

几分钟之后,我们在拉丰家里安顿下来。那是一座高高的老式房屋,我们来到五楼。这座房屋目击过巴士底狱的攻陷。 我们从屋子的独扇大门走了进去。那门是朝杰

马帕滨河路开的,内侧是一方狭小的院落,比滨河路略低几级台阶。布尔扎就站在门口替我们望风,以防有什么情况;同时也是为了给临时来到的代表

们指路。
不一会儿,我们就聚集了为数颇多的一批人。

大体是上午的人差不多全到了,另加几位新人。拉 主将他的客厅提供给我们,那客厅的几扇窗户是向

丰将他的客厅提供给我们,那客厅的几扇窗户是向着后院的。我们成立了某种会议的主席团。儒勒法

夫尔、卡尔诺、米歇尔和我在一张大桌前坐下,桌上点了两支蜡烛,桌子安放在壁炉前头。代表和助手们围桌而坐,有的坐硬席,有的占软椅。还有一

群站立者挡住了门口。 米歇尔·德·布尔日进门便嚷道:"我们到圣-安 东郊区来是为了寻找人民群众。我们已到了这里, 就应该留下来!"

大家为这番话鼓掌。

人们摆了摆形势:郊区的麻木不仁,细木工行 会杏无一人,处处碰到的是闭门羹。我讲述了在德· 到诵知,我便立即前往。 何况,大家对白天已发生的事情还毫无所知。 人们宣布:国民警卫军第五军团的中校哈文先生已 向其军团的军官发出了集合命令。 又临时来了几位民主派的作家,包括亚历山大· 雷伊和克沙维埃·杜里厄:还有《革命报》的凯斯 勒、维里叶和阿马布尔·勒迈特尔;还有一位便是米 里叶尔。 米里叶尔的眉毛上方有一道长长的伤痕,还正 流着血。就在当天上午,我们分手的时候,他身上 带着我口授的宣言;于是便有一条汉子冲着他扑来 要抢那宣言。显然,警察已得到情报,知道有此宣 言,并月密切跟踪:米里叶尔同那密探扭打在— 起,把他打了个人仰马翻,却不免留下这伤痕。更 有甚者,这宣言并未印出。已是晚九时,却并未送 来任何成品。克沙维埃·杜里厄断言:至少还得再过 一小时,才能得到那已允诺的四万份宣言。大家指 望能趁着黑夜,将它贴满在巴黎墙上。每位与会者 都要亲自去张贴。 由于最初时刻的紧急形势,我们当中有不少大

拉·罗盖特街的所见所闻,酒店店主奥古斯特对人民 麻木的看法,那位机械工人怀抱的希望,夜间在圣 - 马尔梭郊区可能采取行动。大家同意:只要一接 份或十二份"拿起武器"的呼吁书。他请我亲笔在 上面签字,以便(按照他的说法)将我的签字亮给 人民看。"……或者是拿给警察局看。"波丹微笑 着,低声对我说。我们当时还用不着有那种防范。 这陌生人要我签多少名,我都如数照办了。 儒勒·法夫尔发言了。重要的是将左翼的行动组 织起来, 要给正在酝酿的行动以统一的推动力, 要 建立一个核心,给起义以骨干,给左翼以领导力 量,使人民有所倚仗。他建议立即成立一个委员 会,使之能代表整个左翼,包括左翼的各个派系, 并由该委员会负责起义的组织和领导。 所有的代表都欢迎这位勇敢的雄辩家的建议。 大家提名七人组成该委员会。于是立刻做了任命。 这几人是:卡尔诺、德·弗洛特、儒勒·法夫尔、马 迪埃·德·蒙若、米歇尔·德·布尔日和我。于是鼓掌通 过了这"暴动"委员会的组成:在我的建议下,委 员会称做"抵抗委员会"。因为搞"暴动"的,恰 恰是路易·波拿巴。至于我们,我们代表共和国。大 家迫切希望委员会里要有一名工人代表。人们指定 来白罗纳省的富尔。但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富尔上 午已经被捕。所以实际上委员会是由六名委员组成 的。

家并不认识的人,这是难免的。其中一人拿来了十

部又设置了常委,常委的职责是代表整个左翼发布 紧急法令,集中各种新闻、指导意见、指示、资料 和命令。这常务委员会有四名委员:卡尔诺、米歇 尔·德·布尔日、儒勒·法夫尔和我。德·弗洛特和马迪 埃·德·蒙若仟特别代表。德·弗洛特负责塞纳河左岸 和学校区,马迪埃负责大马路和郊区。 这些初步安排告一段落后, 拉丰把米歇尔·德·布 尔日和我拉到一边,对我们说,前立宪议会议员蒲 鲁东要求见到我们两人中的一个,他现在正在下方 离此约一刻钟的路上。他先走了,在巴士底广场等 着我们。 蒲鲁东当时正在圣 - 佩拉奇服三年徒刑 , 罪名 是侮辱路易·波拿巴。但他不时可以获准出来走走。 **凑巧的是,有一次获准外出的时间恰好是12月2** Ħ۵ 我们不禁要指出的一点是,12月2日,蒲鲁东按 判决而处于正式监禁之中;而就在人家非法地将具 有不可侵犯权的人民代表投入监狱之际, 却让蒲鲁 东出来——本来是可以依法看守住他的。 蒲鲁东利 用这自由来找到了我们。 我认识蒲鲁东是在巴黎裁判所监狱,我的两个 儿子就关在那里。那里被囚禁的还有我的两位著名

委员会当场就作了组织上的安排。在委员会内

东分了手,他是想见您。他在下面等您,离这儿挺近,就在广场的入口处。您可以看见他倚着运河岸上的栏杆站立着。"
"我这就去。"我答应道。
于是我下了楼。
我的确在人家说的那地方找到了蒲鲁东:他正在沉思遐想,两只臂肘撑着栏杆。他头上戴着那顶宽边帽子,我经常看见他独自一人戴着这帽子在裁判所监狱的院子里来回踱着大步。
我朝着他走去。
"您是要对我说什么话吗?"我问他。

这时克沙维埃·杜里厄对我耳语道:"我同蒲鲁

的朋友奥古斯特·瓦克里和保罗·麦里斯,以及无畏 的作家路易·儒尔丹、艾尔丹、苏舍;我又不禁想 到,当然,在这一天,人家不会放出这些人物中的

仟何—位,

"是呀。" 他同我握了握手。 我们所在的角落是无人问津之地。我们的左侧 是深沉阴暗的巴士底广场,看不到广场上的任何东 西,但可以感觉到有一群人。有一些团队在那里做 临战准备,他们并没有扎营,而是准备行军,大家 可以听见呼吸的咝咝声。广场上处处是泛着白光的 蒲鲁东又道: "是这样的:我作为朋友来跟您打个招呼。您存在着幻想。人民已被欺骗,他们不会行动的。波拿巴会胜利。这愚蠢的做法,即恢复普选制,骗过了一些傻瓜。波拿巴被当成社会主义者。他宣布:我将成为贱民的皇帝。这是一种狂言。但狂言若有

星星点点。那是刺刀在黑夜里的反光。在这漆黑一 片的深渊上方,耸立着笔直而黝黑的七月圆柱。

蒲鲁东用手向我指了指刺刀的寒光。他继续说:
"波拿巴有他的目的。共和国造就了人民,他想再造就一批贱民。他会成功,你们会失败。他那方面拥有武力、炮火、人民的错误和议会所做的蠢事。左翼包括您在内的少数几个人是不能战胜政变

这样一批人为之效劳,便有成功的机会。

方面拥有武力、炮火、人民的错误和议会所做的蠢事。左翼包括您在内的少数几个人是不能战胜政变的。你们都是正派人,可他比你们有一个优点,就是他是个流氓。你们有种种顾忌,他之优于你们之处,就在于他毫无顾忌。别再作抵抗,请相信我的劝告。形势是无可挽回的。必须等待。假如现在进行斗争,那将是无情的。您期待什么呢?""一无期待。"我回答他。

"您将做什么呢?" "作种种努力。" 他听话听音儿,明白再坚持也无用了。 "别了!"他对我说。

我们就此分了手。他钻进了黑暗中,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我重新上楼,回到拉丰的屋里。

然而,"拿起武器"的呼吁书一直没印好。代表们惶惶不安,下楼复又上楼。少数几位跑到杰马

帕滨河路去等待或打听。客厅里是一片乱哄哄的交谈声。委员会的成员马迪埃·德·蒙若、儒勒·法夫尔和卡尔诺,通过夏拉莫尔告诉我,他们这就告退,到摩拉东10号前立座议员即德兰家。即第五军团战

和卡尔诺,通过复拉莫尔告诉我,他们这就告退, 到磨坊街10号前立宪议员朗德兰家,即第五军团的 辖区内,以便从从容容地进行讨论,并请我同他们 会合。但我认为应当留在这里。我已准备听从调

遺,参与圣 - 马尔梭郊区可能采取的行动。我正等候奥古斯特有关此事的通知,所以特别不宜于远走。何况,如果我走开,左翼代表们一发现委员会的委员们全都不在场,便有可能不作任何决议就分

手,我觉得这颇不相宜。 时坐在这班、宣言还没送来。第二天

时光在流逝,宣言还没送来。第二天我们才知道:原来海报的包裹被警察局没收了。在场的共和派前海军军官古尔奈即席发言。这位古尔奈的为人,以及其性格之顽强、坚定,看了后文便知分晓。他向我们指出:我们在此地已近两个小时,警

定要站在人民群众的前列。他们的处境决定了他们 必须经常变换地点。末了,他表示欢迎我们到他家 里、他的作坊去继续讨论,地址是波平古尔街82 号,在一条死胡同里口,毕竟离圣 - 安东郊区很 䜣. 大家同意了。我派人告知奥古斯特有此番转 移,并将古尔奈的地址通知他。拉丰留在杰马帕滨 河路,任务是一收到宣言的印刷件就给我们送来, 我们立即出发。 夏拉莫尔负责派人到磨坊街,以便通知其他委 员:我们在波平古尔街82号等他们。 像上午一样,我们仍然分成一小组、一小组地 走开。杰马帕滨河路与圣 - 马丁运河的左岸相平 行,我们逆向往上游走。我们在那里只遇见三三两 两的工人。当我们从一旁走过时,他们转过头来瞧 瞧,然后不胜惊诧地在我们身后站住。 夜色浓得伸 手不见五指。这时还淅沥淅沥飘下了几滴雨点。 穿过绿色小道街之后不远,我们转向右首,便 走讲了波平古尔街。那里一片荒凉,灯火尽灭,门 户紧闭,万籁无声,同圣 - 安东郊区一模一样。这 条街很长,我们颇走了一些时候,并且超越了兵 营。古尔奈不再与我们同行,他落在后面好提前通

察肯定会有所闻。左翼的成员最紧迫的任务便是—

知他的几位朋友,据说是为了采取一些保卫措施, 防止他的房屋遭到袭击。我们寻找着那82号。夜色 如此深沉,我们简直无法分辨门牌号码。 终于,在这条街的尽头,靠右侧,我们发现一 线灯光。那是一家小杂货铺,是整条街上唯一开门 的店家。我们之中的一位走进店里,请那位坐在柜 台前的老板指指路,示知古尔奈先生住在哪 里。"就在对面。"那老板回答,一边指着街对面 依稀可辨的一扇低矮的马车门,门已破旧,倒几乎 与这小店正对着面。 我们敲了敲门。门打开了。波丹第一个进去, 叩了叩门房的玻璃窗,问:"是古尔奈先生家 吗?"一位老妇人答道:"就是这里。 看门女人已躺下睡觉。这户人家全都已入睡。 我们径直走了讲去。

中心点;一切安静得像修道院一样,窗户上没透出一丝光亮;在一间敞棚附近,有一处狭窄楼梯的低矮入口,那楼梯又阴暗、又曲折。"咱们弄错了吧,不可能是在这里!"夏拉莫尔说。

入内之后,那扇小小的马车门便在我们身后关 上。我们走进一方小院,它成为一户三层楼陋居的

心,不可能是在这里: 复拉莫尔呢。 这时,那位女看门人听得这么多人走进马车门 的脚步声,便完全醒过来。她点亮了守夜灯。于是 立在她的院子里。 艾斯基洛斯开口问她: "这里究竟是不是古尔奈的家?" "高尔奈先牛?"那好女人回答,"大概是 吧。

我们瞥见她待在那间小屋里,脸贴着玻璃,不胜惊 怖地瞅着这六十个黑黝黝的鬼影,一动也不动地呆

真相大白。我们问的是"古尔奈",杂货店老 板却听成了"高尔奈"。凑巧的是,高尔奈先生正 好住在此地。

后面会看到:这巧合帮了我们天大的忙! 我们只好退出,使那可怜的女看门人大大松了

一口气。于是重新寻访。克沙维埃·杜里厄居然辨出 了方向,使我们摆脱这场尴尬。

几分钟后,我们转向左侧,钻进了颇为漫长的 ——条死胡同。那胡同上方悬着——盏老式的巴黎路

灯,还是点油的。然后继续往左,我们通过一条窄

道,进入一方大院。院里堆满支架和建筑材料之 类。这一回,我们是到了古尔奈的住所。

一只脚在坟墓里 古尔奈正在等候我们。他在底楼一间低矮的客

厅里接待了我们,那里生了火,有一张桌子和几把 椅子:但这客厅非常狭小,以至于我们当中四分之 一的人就将它挤得满满的,其他人只好待在院子

里。"不可能在这里进行讨论。"班塞尔说。"我 在二楼有一间更大的客厅,"古尔奈道,"但这是

一座尚在修建的房屋,还没有置办家具,而且没有生火。""那有什么关系!"人家对他说,"咱们上二楼去!"

我们经过一处笔直而狭窄的木制楼梯,占下两间顶棚很低的客厅,其中有一间相当宽敞。墙壁刷了石灰,全部家具只是几张稻草凳子。

有人对我大声说:"请主持会议!"

我坐在一张凳子上,在第一间客厅的角落里。 我的右侧是壁炉,左侧是朝楼道开的客厅门。波丹

对我说:"我这里有铅笔和纸。我来充当您的秘书。"他在我身旁的一张凳子上坐下。 代表和其他与会者——其中有好几位着丁装的

代表和其他与会者——其中有好几位着工装的——全都站立着,倚着我与波丹对面的墙壁,在我们面前形成某种直角。这一群人一直站到楼梯上。在壁炉上点燃了一支蜡烛。

主》,工术派引 文明法。 一种同仇敌忾的心情激荡于会场。面容都是苍 心。在所有的人影儿身上,都燃烧着同样的火焰。 往往有好几个人同时抢着发言。我请他们向波丹报 名,波丹记录在案,将发言名单递给了我。 第一个说话的是一名工人。他一开头便对自己 混入代表群中表示歉意,因为他是议会外的人员。 代表们立刻打断他的发言:"不对,不对!人民与 代表是一家人。请往下讲!"他宣布,他之所以发 言,是为了洗去他的弟兄们、巴黎工人名誉上的尘 埃。他听见几位代表在发言中对他们表示怀疑,他 断言这是不公正的。工人们了解波拿巴先生的全部 罪行,以及人民的全部责任。他们对共和派代表的 呼吁不会充耳不闻,大家一定会看到这一点的。他 说这番话时非常淳朴,带着一种既白豪又为难、既 正直又粗鲁的表情。他说话算数。第二天,我在朗 布多的街垒上,亲眼看到他正在战斗。 当这位工人结束讲话时,马提厄·德·拉·德洛姆走 讲来。"我带了最新消息来!"他大声说。周围一 片静寂。 如我已说过的那样,从上午起我们就大致了 解:右翼可能已经举行过集会,我们的某些朋友有 可能参加过那个会。我们也就知道这些。马提厄·德 ·拉·德洛姆把白天的事情——告诉我们:在有关人

白的,但所有人的眼睛里都显示出异常坚定的决

同虚设;第十区区政府里不胜凄凉的那次会议;乌迪诺作用的流产;废黜总统令;以及二百二十名代表被扭送至道赛滨河路。他以铿锵有力的号召结束了讲话。左翼的责任正在与日与时俱增。明天可能是决定性的一天。他恳请会议予以考虑。一位工人补充了一个事实。今天上午,在国民议会议员被捕而予押解的途中,他正好经过德·格列奈尔街。那时,正好有万森轻骑兵的一名指挥官在说:"现在该轮到赤色代表先生们啦!活该他们倒

《革命报》的编辑之一艾奈特·德·凯斯勒——他 后来成为一名大无畏的流亡者——补充了马提厄·德

霊!

士家里肆行逮捕;在布艮第街达鲁家举行的会议遭 到粗暴破坏;代表们被逐出国民议会大厅;杜宾议 长的碌碌无为;高等法院的无所事事;国务会议形

拉·德洛姆所提供的情况。他讲了国民议会的两位议员对所谓内政部部长莫尔尼采取的行动,以及该部长的回答:"如果我发现街垒上有议员,我要让人将他们统统枪毙!"那怪物谈及被带到道赛滨河路的议员,他又说:"这是以逮捕作处置的最后一批代表了。"他告诉我们:有一张告示正在国家印刷厂付印,那告示说:"凡窃窃私语者就地枪决!"果然,第二天上午这一告示张贴出来。

波丹站起身来。"政变当局更加疯狂了,"他 大声说 , "公民们 , 咱们要更加努力啊 ! " 突然,一个穿工装的男人走进来。他喘着粗 气,他奔了过来。他告诉我们,他刚刚看见,并且 强调是亲眼看见,在波平古尔街,有一营人正静悄 悄行讲,开向82号死胡同。我们现在已被包围,并 将受到攻击。他请求我们立即散会。 "代表公民们,"古尔奈大声说,"我在胡同 里安排了望风的人,假如那个营开入胡同,他们便 会后撤,向我们报信。这大门很窄,立刻便可筑成 街垒。咱们这儿连各位在内是五十条汉子,都配备 着武器,并且十分坚决。只要枪声一响,咱们就会 变成二百条汉子。我们贮备了弹药。你们可以安安 静静地讨论。 在结束讲话时,他举起右臂,从袖口露出一把 很宽的匕首,他一直将这匕首藏在袖口里。他又用 另一只手敲响藏在衣兜里的两只手枪的枪柄。"好 哟!"我道,"继续讨论吧。 三位左翼最有辩才也最年轻的发言人,即班寒 尔、阿尔诺(来自阿里埃日)和维克多·肖富尔先后 发表意见。这三位都感到烦恼:我们关于拿起武器 的呼吁书还没有张贴,寺院路和彭瓦莱咖啡馆的各 种插曲尚未产生效果,在波拿巴施加压力下我们的

始在巴黎流传开来。看来右翼已抢在左翼之前采取 抵抗行动。拯救祖国的高尚使命激励他们相互竞 争。听说有一个准备好攻击的营开了过来,离此只 有数步之谣。也许再过几分钟他们便将流血,这简 直令人不胜兴奋。 而日,情况源源不断而来。与情况同来的是捉 摸不定的因素。还有人抱着若干幻想。在我身旁有 ——位倚着壁炉的工人低声对——位伙伴说:不该指望 一般人民,假如打了起来,"那简直是发疯" 当天的事件和情况,使我对在此种局面下应怎 么办改变了一些主意。方才当阿尔诺(来白阿里埃 日)和我痛骂军队时,人群竟沉默不语,这就打消 了我原先的印象——几小时之前,寺院路的人民是 很有热情的。奥古斯特的犹豫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细木匠行会似乎是故意躲避;圣 - 安东郊区的麻木 不仁是显而易见的; 圣 - 马尔梭郊区的死气沉沉亦 不难察辨:我本应于当晚十一时前得到那机械工人 的涌知,现已过了这个时辰:希望都逐一破灭了。 按照我的看法,这就更有理由以触目惊心的行动使 巴黎振聋发聩:这行动应当来自左翼代表,应当大 胆果断,表现出左翼的生命力和集体的力量,应当 勇敢地体现出对垂危的共和国的无限忠诚。

任何行动均未能实施,第十区区政府的事件又已开

后文中读者将会看到,由于怎样极其偶然的情 况,我的想法竟未能按照我的理解予以实现。代表 们倒是恪尽己责,但上帝也许没有完全尽到自己的 责任。我发言指出:无论如何,假定我们不会在立 即讲行的什么夜战中倒下,假定在我说话的这一时 刻之后,咱们还会见到明天,我感到有必要使所有 人的目光都集注于次日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上。 我开始揭开当前局势的全部纱幕。我以简短的 几句话概括形势:宪法被抛进了臭水沟;议员们被 枪托打入了监牢;国务会议宣告解散;高等法院被 一名警察**怀子**赶走;路易·波拿巴显然已旗开得胜; 巴黎大兵压城,如坠入鱼网;到处都是惊恐;一切 权威都被践踏:一切法规都化为乌有:现在仍然存 在的只有两个事实——政变当局和我们。 我们!我们又是谁?我们嘛——我指出——我 们代表真理和正义!我们就是最高主权,我们是人 民的化身,是法治! 我接着说: 路易·波拿巴每过去一分钟都朝着犯罪更向前迈 进一步。对他来说,没有不可侵犯的东西,没有神 圣的东西:今天上午他侵犯了国民代表的宫殿,几 小时以后又逮捕了代表本人,明天,其或是马上, 他就会让他们流血。不是吗?他正在向我们讲军:

的增强而增强! 会场上出现了表示赞同的动向。我接着说: 本人兹重由并强调—— 不要饶恕这卑鄙的波拿巴罪行的每一项劣迹。 既然他把酒——我要说是血——倾倒了出来,他就 得喝下去!我们不代表自己个人,我们代表着国 家。我们每一个人都肩负着人民的主权在前进。他 不可能在打击我们个人的同时,不毁灭这国家。让 我们迫使他的机枪穿透我们的横绶、穿透我们的胸 膛!这个家伙走上了这样的道路:事理已将他攫 住,并引导他去犯弑父之罪!他此刻屠杀的便是我 们的祖国啊!请看:执行当局的子弹穿透立法者的 横绶,这不是明目张阳的弑父大罪嘛!我们必须看 清这一点呀! "咱们已经做了充分准备!"他们高喊,"您 对应采取的措施有何见解?" "没有什么半心半意的措施!"我立即答道。 "明天——假如我们今夜从这里活着走出 计大家全都到圣 - 安东郊区集合..... 有人打断我问: "为什么到圣-安东郊区?" "正是,"我又道,"正是圣-安东郊区!我

不能相信:那里人民的心会停止跳动!让咱们大家

我们也向他进军嘛!危难在增强;让我们也随危难

明天全都到圣 - 安东郊区集合。在勒诺瓦市场对面 有一个大厅,它在1848年曾供某一俱乐部使 人家大声告诉我:就是罗伊辛大厅。

"不错,"我说,"就是罗伊辛大厅。我们这

些未被捕的代表总共是一百二十名。 计我们在这间 大厅集合。让我们在立法权的全权和庄严气氛中就

座。我们今后便是议会,是整个议会了!让我们佩 戴横绶,在人民当中,召集议会的会议,进行议会 的辩论!让我们促讲圣 - 安东郊区,使之成为人民

主权的栖身地、人民代表的立足点! 让人民自己来 保护人民!让我们呼吁人民进行自卫!如果有必 要,就命令人民自己保卫自己!"

一个声音打断了我: "不能对人民发号施令

"不,可以的,"我大声疾呼,"如果是要拯 救祖国、拯救普世,如果关系到欧洲各民族的前 途,如果问题在干保卫共和国、保卫自由、保卫文

明和革命,我们就有这种权利。我们是整个国家的 代表,因而就有权利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向巴黎人

民发出命令!让我们明天在这间罗伊辛大厅聚会。

开着门,人们要川流不息,居民要上街行走,街上

几点钟呢?不要在一大清早。要在大白天。商店得

要有熙攘人群,大家要见得着咱们、要知道是我们 这些人,要使我们伟大的榜样产生触目惊心的广泛 效果。让我们在上午九至十时之间都到现场。如果 罗伊辛大厅出现任何障碍,咱们就随便找一个教 堂、一处驯马场、一个敞棚;或仟何一种可讲行讨 论的室内场所。必要的话,就像米歇尔·德·布尔日 所说,我们找一个十字路口,在四个街垒当中展开 辩论。但眼下暂定为罗伊辛大厅。别忘了:在这样 重大的危机中,在全国面前不应出现真空。真空会 使举国惊慌。在某个地方应当有某种政府,而且要 让人知晓。爱丽舍宫出现叛乱,圣-安东郊区即应 建立政府。左翼是政府,圣-安东郊区是堡垒:就 是要以这样的思想打动巴黎的人心!到罗伊辛大厅 去!从那里,在这巴黎伟大街区无畏的工人群众之 中,在那郊区筑起长城,有如一道坚固的堡垒!我 们兼立法者与武将之二仟十一身,以变化多端之新 旧战术,讲可攻、退可守;一面散发我们的宣言, 一面掘开马路的石板; 男武女文, 请她们书写传 单;与此同时,我们做颁布法令的工作!对那个路 易:波拿巴,我们要宣判他和他的同谋,我们要判决 军队的头目犯下了重罪,我们要一个不留、劈头盖 **面地宣布整个罪行和全部罪犯为非法:我们将号召** 公民们拿起武器:我们将命令军队重新履行自己的

职责:我们将在路易·波拿巴的眼前崛起,在我们白 己身上体现共和国,生龙活虎又兼铁面无私!我们 一只手以法律威力同路易:波拿巴作战,另一只手以 人民的武装予以痛击,以雷鸣电殛之势消灭这卑鄙 的叛贼!我们在他的头颅之上崛起:是伟大的正统 权力,也是伟大的革命权力!" 我一边演说,一边沉醉于自己出色的思想中 了。我的如火般的热情传染到整个会场。与会者报 以掌声与欢呼。我已发现:我在对未来的希望方面 有些说过了头;我自己一发而不可收,也把听众引 向狂热:我把整个形势说成胜利在望,其至唾手可 得;而在此时此刻,最要紧的是谁也莫抱幻想!实 际情况是暗淡无光的,我有义务说明真情。于是, 我等待大家恢复平静,做了个手势,表示还有点儿 话要讲。接着,我压低嗓门儿继续说: "请听我讲:要弄清你们在干什么。一方面是 拥有十万兵力、十七座架好了大炮的炮阵,要寒里 有六千门火器、有仓库、有兵工厂、有弹药,足以 供应一场进军俄罗斯的战役之需。另一方面,则是 一百二十名人民代表,一千或一千二百名爱国者, 六百条枪,每人两条子弹带;没有一面军鼓可供集 合队伍之用,没有铜钟足以向牺牲者致哀,没有一 家印刷所可以印一份宣言:只是偶尔有一台石印

份传单:谁挖掘街上的石板,谁就会被判处死刑, 谁有聚众之举就判处死刑,谁被发现正在窃窃私语 就判处死刑,谁张贴拿起武器的号召也要判处死 刑。如果你在战斗过程中被俘,就立即处死;如果 你在战斗之后被捉,便是流放或驱逐。——而是——支 军队、一桩罪行;另一而是为数不多的人马,但堂 握法律。这便是斗争的阵容。你们愿意接受吗?" 回答我的是众口一词的喊声:"愿意!愿 意!" 这喊声不是发白唇舌,而是源于心灵!波丹— 直坐在我身旁,此时便默默地紧握我的手。 大家立刻取得一致:明日上午九至十时在罗伊 辛大厅再次相聚。大家同意可以个人单独来,也可 以小股小股同来,同时互相转告此次约会,特别要 告知今天未来者。在此之后,剩下的应是相互道别 了。时间大约已是午夜。 古尔奈的岗哨人员之一跑了讲来。 "代表公民们,"他道,"那个营已经不在此 了。这条街已无障碍。 那一营人很可能是从波平古尔兵营出发的,地 方离此很近,占据这死胡同对面的街道达半小时以 上, 然后返回了兵营。他们是否觉得在这条狭窄的

机,,一处地窖可敷于匆忙中以徒手刷板方式印出一

古尔街区实在可怕,1848年6月的起义,在这个区 居然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士 兵们造访了邻近几家住户。根据后来得到的消息, 我们从杰马帕滨河路2号出来后,就被一名警方密 探盯梢:这个家伙大约看见我们走讲那位名叫高尔 奈先生的家中,并且立即到警察局向他的头目们告 密,说我们正在某某处所。那被遣来捉拿我们的营 便包围了那住户,从地窖到房顶讲行了一番搜查。 因为一无所获,便快快而去。 这"高尔奈"与"古尔奈"几乎同音使政变当 局的密探们误入歧途。大家可以看出:巧合参与了 我们这桩事情,并且很有用处。 我在门口附近同波丹交谈,交流了最后若干要 点。这时,一位在我演讲时已被我注意到的年轻人 朝我走来。他蓄着栗色胡须,穿戴得像出入社交场 所的人物,也有社交人士的种种风度。他问我: "维克多·雨果先生,您到哪里去宿夜呢?" 直到此时为止,我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回到我自己家里是不谨慎的。 "天哪,"我答道,"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呢。 "您愿意上我家里来吗?"

死胡同里讲行夜战是不适合或危险的?再说这波平

"很愿意。" 他把名字告诉了我。他叫德·拉·罗×××朱生, 他认识我弟弟阿贝尔的联姻家,认识甘巴赛烈斯的 亲戚蒙费里埃家,自己则住在柯马丁街。他在临时 政府当政时做讨省长。他有一部车停在这儿。我们 上了车。由于波丹告诉我,他就在古尔奈家过夜, 我便把德·拉·罗××××先生的地址告诉了他,以便 他派人去找我,如果圣 - 马尔梭郊区或别的什么地 方有什么行动的话。不过我并不指望夜里还会有什 么消息,而月我估计对了。 在代表们分手,我们离开波平古尔街约半小时 后,我们派人到磨坊街去通知而后来的儒勒·法夫 尔、马迪埃·德·蒙若、德·弗洛特和卡尔诺都到达 了。他们在苏尔彻、夏拉莫尔、多布里(来自北方 省)和巴斯蒂德陪同下,一起进了古尔奈家的大

尔、马迪埃·德蒙若、德弗洛特和卡尔诺都到达了。他们在苏尔彻、夏拉莫尔、多布里(来自北方省)和巴斯蒂德陪同下,一起进了古尔奈家的大门。还有少数几位代表仍留在古尔奈处。有几位像波丹一样,将在这里过夜。人们向这几位同事通报了按照我的建议取得的一致,以及在罗伊辛大厅的约会;不过,似乎对约定的钟点吃不大准,尤其是

约会; 不过,似乎对约定的种点吃不大准,儿具是 波丹记不得准确的说法了,同事们把上午九时的约 会当成八时。这是由于记忆误差造成的钟点变更, 怪不得任何人,却妨碍了实现我拟定的计划,即在 郊区举行议会的会议,并讨伐路易·波拿巴。但有所

补偿的是,圣-马格丽特街垒的英雄壮举得以发

生。

一个伟大的纪念日被埋葬 这便是头一天的情况。让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

一天。它值得我们这样做。这是奥斯特利茨战役的

纪念日;侄子纪念了他的伯父。奥斯特利茨是有史以来最光辉的战役。侄子为自己定下了一项任务:要做一件与这光辉相当的黑暗事件。他成功了。这头一天固然有以后的日子追随,但它本身已完备无缺。它已包罗万象。这是前所未见的大倒退之举。还从未见过文明如此崩陷。过去的建筑,统统变成废墟;地面上布满瓦砾。一夜之间,法律的

誉,全都化为泡影。出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替代:过去是宣誓,现在是伪誓;过去是国旗,现在是破布;过去是军队,现在是匪帮;过去是正义,现在是重罪;过去是法规,现在是大刀;过去有政府,现在有欺骗;过去有法兰西,现在有盗匪窝。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得到拯救"!

不可侵犯性、公民的权利、法官的尊严、士兵的荣

定用间的 社会特别拯救 : 这是强盗对旅客的拯救。 法兰西是行路人,波拿巴拦住了她。 犯罪之前的虚伪,同犯罪之后的无耻不相上 下,都同样极其丑陋。国家是有信心的,态度很平 静。这是一次突发的寡廉鲜耻的震动。历史从未经 历过像12月2日这样的事件。在这件事里,毫无光 鄙. 没有比这更明快的了。这一天之完满几乎是无 从解释的,它证明了政治有其肮脏的一面。叛卖突 然掀开了它不洁的裙子,它宣称:好呀,来吧!干 是大家看见不洁灵魂的光赤躯体。路易·波拿巴不戴 而县出了场,这就让人看见了卑劣:他取下面纱, 这就让人看到了污浊。 昨日还是共和国总统,今日成了持刀杀人犯。 他发过誓,他还在发誓。但口气已经变了。誓词已 变成了詈骂。昨天人家还说自己是处女,今天人家 讲了窑子,并且耻笑别人是傻瓜。你可以把自己想 象成贞德,这贞德却承认自己成了梅萨琳娜。这便 是12月2日。 有一些女人参与了这重罪。这是一起混合着脂 粉气和牢狱味儿的谋叛。从血腥的臭味当中,隐隐 冒出一股香精的气味。这桩抢劫案的同伙,如罗米 厄、莫尔尼,是一些和蔼可亲的人;放债就会走向 犯罪。 欧洲惊奇得目瞪口呆。这是一名骗子制造的雷 鸣电殛。应当承认,雷公也可能被坏人操纵啊。帕 默斯顿(19), 这叛贼, 他拍手称快; 老朽的梅特涅, 一面在他莱茵街的别墅里做着美梦,一面点头赞

荣可言,有的只是卑劣。没有任何假象或虚饰。过 去,人家说自己是正直的;现在,人家说自己很卑 特(20),他干了他必须干的事。在这桩罪行的当日, 他一命呜呼哀哉!奥斯特利茨亦复如是矣! (1) 意大利城市, 1796年老拿破仑在此大胜奥地利人。 (2) 视前后文, 也可以是"普遍(或全民)投票制"。 这扇门于12月2日关闭后,直至第二年3月12日才为路易· 波拿巴视察立法机构会议厅工程而重新打开。 (4) "荷马的名著"指《伊利亚特》。忒尔赛特是叛乱首领, 是开恶与怯懦的人物形象。 (5) 此处有一行空白。在此后,才以最高法院参事雷努阿先生 的名字填补干此处。 (6) 维托克是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半警半匪的人物;马提厄·莫 莱大约是管着他的上级或法官。 (7) 古希腊传奇式老干。荷马《奥德修记》中的人物。 (8) 古典喜剧中可笑老人的角色。 (9) 本译文所依据的《名人雨果书店》版本并无此附录。 (10) 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小说中"小人国"里的人物。 (11) 法国十九世纪名将,在滑铁卢战役中守卫到最后一分钟。 (12) 十八世纪法国将军,追随拿破仑出征埃及。 (13) 公元前万世纪雅典将领。 (14) 十八世纪法国名将,追随拿破仑出征埃及,后被当地人刺 杀而死于开罗。 (15) 法国国王查理十世的长子,也是法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法定 干位继承人。 (16) 1848年5月4日。那天是人民代表们在立宪议会举行首次 会议的日子。议员们情绪高昂、热情奔放,一共欢呼"共和国万

许。至于在拿破仑之后因奥斯特利茨出了名的苏尔

岁!"达十七次之多。 (17) 下略这二百二十名代表的名单。 (18) 有人曾这样称呼路易·波拿巴,认为他是共和国的卫士, 可借以反对各类保皇派。 (19) 十九世纪英国外交大臣。 (20) 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将领,在奥斯特利茨战役(1805) 中有突出表现。

第二天:斗争 人家来逮捕我

为了从波平古尔街到柯马丁街,得穿越整个巴黎。我们到处见到的,是表面上异常平静。我们到 社体,现先生家的时候。只是凌星一时,只有信

达德·拉·罗先生家的时候,已是凌晨一时。马车停在一扇铁栅门前,德·拉·罗先生用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这大门。在右侧的拱顶下,有一部楼梯直通二

楼,那是一处孤零零的建筑主体,是德·拉·罗先生的住所,他把我带到了那里。 我们走讲一间陈设相当华丽的小客厅。那里燃

着一盏守夜灯,客厅与卧室相隔,有一扇门,门上 有壁毯挂着,那门现在虚掩着。德·拉·罗先生进了

卧室。几分钟后,又从那里走出来,陪着他的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皮肤白皙,发色金黄,她身着睡衣,头发乱蓬蓬的,更显其娇媚、年轻。她不胜惊奇,但是我是一个一个

惊奇,但仍不失其温婉。她以一种惶然不知所谓的 目光打量着我。这目光在一位妙龄女子身上又变成 一种额外的雅致。德·拉·罗夫人刚刚被她的丈夫叫 醒。她站立在自己卧室的门口,面带笑容,睡眼惺 忪,非常吃惊,有点儿害怕,两眼不停地轮番扫视

她的丈夫和我。也许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内战是怎么 回事,却突然看到这内战在深夜中闯入她的宅邸, 而且是采取这么一种令人惶悚的方式:一位从未谋

我向德·拉·罗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致歉,她以 无限的温良接受这歉意。这位可爱的少妇便利用这 深夜的插曲去抚爱一个漂亮的小姑娘。那小姑娘才 两岁,睡在客厅最里头的一只摇篮里。这个她去亲 吻的小孩,倒使她原宥了我这夜间来干扰的亡命之 徒。 德·拉·罗先生一面交谈,一面在壁炉里点起暖人 的一把火。他的妻子拿过一个枕头和几个软垫,他 的一件厚呢大衣和她的一件皮袄,在壁炉前面的一 张长沙发上给我临时搭了一张床。这床稍短了一 些,我们又用一把软椅将它延长了点儿。 在波平古尔街讨论时,我是主持会议的。那当 儿波丹曾递给我一支铅笔,以便记下几个人的名

面的不谏之客前来求宿!

字。我身上还带着这支铅笔。我便利用这支笔给妻子写了一张便条。德拉·罗夫人负责在次日亲自将它转交给维克多·雨果夫人。我在搜索衣兜时,发现还有一张意大利剧场的入场券,便送给了德·拉·罗夫人。

我凝视了一下这摇篮,这一对幸福的年轻人; 再看了看自己,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皮鞋上沾满 污垢,脑子里装着阴沉的思绪,不禁感到自己多少像一头猫头鹰,此刻却钻进了夜莺窝里。 房间里了。那虚掩的中门便完全关上,我也和衣在 那长沙发上躺下。这温馨的夜莺窝受到我的一番干 扰,此刻恢复了那种雍容优雅的宁静。 两军激战的前夕,人们是有可能安然入睡的; 平民相互之间激战的前夜,却难以成寐啊。附近有 一座教堂,每个钟头都敲响钟声,我就按时数计 着。整整一夜之中,我躺卧的这间客厅窗下的街 道,不停地有车马逃出巴黎市区,它们接二连三, 迅疾而仓促。你简直可以说是一场舞会散了场。因 为睡不着,我干脆起了身。我稍稍掀开一扇窗户的 轻纱窗帘, 想极力窥探外面的情景。外头竟是一团 漆黑。天上没有一颗星星,云朵则像在冬夜那样七 零八落地速速飘过。刮过的风,也是阴森可怖的。 这发端于云霭的风, 却像是雷雨中的恶风。 我凝视着熟睡中的孩子。 我等待着东方发白。晨曦终于初露。德·拉·罗先 生应我的请求,曾告诉我怎样可以走出客厅而不打 扰任何人。我亲了亲孩子的额头,便离开了客厅。 我关上了门下楼,关门声音力求轻微,以免惊醒德. 拉·罗夫人。铁栅门打开了,我来到街上。街上空无 一人,商店还关着门。只有一位卖牛奶的女人,旁 边立着她的毛驴,她本人则在便道上不慌不忙地排

几分钟之后,德·拉·罗先生和夫人消失在自己的

列着她那些奶瓶。 我没有再见到讨德·拉·罗先生。后来,在流放中 我听说他给我写过信,但他的信被拦截了。我想,

他是离开了法国。愿这动情的篇章能向他转达我的 怀念.

柯马丁街与圣 - 拉扎尔街相交叉。于是我朝这 个方向走去。天已大亮。时时刻刻有公共马车赶上 来,超越我,车上装满大包小包,朝着哈佛港的方 向匆匆驶去。行人开始在路上出现。火车的若干装 备与我同时沿着圣 - 拉扎尔路往上方行进。在马尔 丝小姐的旧居42号门牌对面,可以看到墙 上有一份 新贴的布告,我走近了,看出国立印刷厂的字体, 便读出声来:

新内阁成员名单

内政部长:德·莫尔尼先牛 国防部长:德·圣-阿尔诺少将先生

外交部长: 德. 村尔果先生

司法部长:鲁埃尔先牛 财政部长: 富尔德先生 海军部长:杜柯斯先牛 公共工程部长:马涅先生

国民教育部长:赫伏尔图尔先生

商务部长: 勤费布夫尔-杜鲁弗莱先生

我扯下这张布告,将它扔进了阴沟。负责押运 铁路货车的大兵们瞧着我的动作,却照样走他们的 路。

四。 在圣 - 乔治街上,离一处独扇门很近的所在, 还有一张海报。那是《告人民书》。有几个人在阅

读。我不顾那看门人的抵制,将它撕了下来。那看 门人似乎是负责看管这海报的。

当我经过布列达广场时,少数几辆公共马车业

已抵达。我雇了其中一辆。 我离自己家很近了。诱惑是很大的。我回了

家。看门人见我穿过庭院,顿时大为惊异。我按了 铃。我的仆人伊西多尔过来开了门,并且大喊一 声:"噢,是您呀,先生!今夜人家来过,要把您 抓走呢。"我走进了我妻子的房间,她躺下了,却

抓走呢。"我走进了我妻子的房间,她躺下了,却睡不着,便向我说了事情经过。 她是十一时躺下的。到十二时半光景,透过那

同失眠颇相似的半睡半醒状态,她听见了男人们的声音。她觉得好像是伊西多尔在前厅同什么人说话。她先没当它一回事,还试图入睡。但那嘈杂的人声还在继续。她探身坐起来,按了叫仆人的电铃。伊西多尔来了。她问他:

"是不是有什么人?"

"不错,夫人。

"是谁呀?"

"这人想同先生说话。"

"先生出门啦。

"我正是这样说的,夫人。"

"那么好啦!这位先生还不走吗?"

"他没走,夫人。他说,他必须跟维克多·雨果 先生谈一谈,他等雨果先生回来。

伊西多尔停在卧室门口。在他说话的当儿,一 条肥胖的汉子,脸刮得很光净,穿着一件短大衣,

大衣下面是黑色制服,也在门口出现,他站在伊西 多尔的身后。

维克多·雨果夫人瞥见了这人,他不声不响地聆 听别人谈话。

"是您想找维克多·雨果先生吗?"

"是的,夫人。

"他出门啦。"

"我能在这里等候他,真荣幸哩,夫人。

"他不会回来了。

"但我必须跟他谈谈。"

"先生,如果是他需要知道的什么事情,您尽 可完全放心地告诉我,我会忠实转告的。

"夫人,我得同他本人谈谈。

"谈什么问题呢?是政治上的事情吗?" 那汉子澼不作答。

"要是这样,"我的妻子又道,"那是发生了

什么事情吧?" "夫人,我想:一切都已告结束。"

"从什么角度讲?"

"从总统的角度讲。" 我的妻子两眼盯着这条汉子说:"先生,您是

来逮捕我丈夫的。

"的确,夫人。"那汉子掀开点儿他的短大

衣,让人看见警长的腰带。 在沉默片刻之后,他补充道: "我是一名警

长,我持有逮捕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逮捕证,我得要 进行搜查,查遍这所房屋。'

"您叫什么名字,先生?"维克多·雨果夫人 问。

"我名叫伊维尔。"

"您懂不懂宪法?"

"我懂,夫人。"

"您知道人民代表是不可侵犯的吗?"

"知道,夫人。

"这很好,先生。"她冷冷地说,"您知道

吗,您在犯罪啊。像今天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的。

地说,试图作一些辩解。他吞吞叶叶地提到什 么"良心",又支支吾吾地妄谈什么"荣誉"。维 克多·雨果夫人本来一直是平静的,却忍不住有点儿 粗暴地打断了他。 "先生,干您的那份活儿吧,但别讲什么大道 理。您知道:任何公务人员,如果碰一碰人民代 表,就是犯了重罪。您知道:在代表面前,总统也 不过是一位跟别人一样的普通公务人员,是负责执 行人民代表命令的首席公务员。您竟胆敢到一位代 表家里,把他当做罪犯而加以逮捕!这里倒真有一 个应予逮捕的罪犯,那就是您自己! 伊维尔先生垂下了头, 走出了房间。透过半开 着的门,我的妻子看见在这位饮食讲究。服装入流 和完全秃顶的警长身后,有七八名骨瘦如柴的可怜 中,他们身穿肮脏的礼服,下摆直拖到地面,头上 戴着不堪入目的旧帽子,压低到遮住了眼睛。他们 是跟在猎犬后面的狼。他们搜查了这整套房屋,随 意打开了几个衣箱,然后走开了——样子很不得 意,伊西多尔后来这样告诉我。 伊维尔警长尤其耷拉着脑袋 , 不过 , 在某个时 候他还是抬起了头。伊西多尔对这些家伙如此来搜

这位伊维尔先生试图作几句解释,或者更正确

好,那就请便吧。"

你留神点儿!"谁是"小仆人"?他自己哟! 这些人走后,发现我的某些文字稿不见了。某 几件手稿的片段被窃,特别是1848年7月针对卡芬 那克军事独裁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字里有几句 诗,是专写新闻检查、军事法庭、查禁报刊,特别 是写到对名记者艾米尔·德·吉拉尔丹的逮捕:

寻他的主人,甚至找遍了每个角落,感到愤愤不平,便斗胆嘲讽起他们来。他打开一只抽屉,喊道:"仔细瞧瞧呀,没准儿他躲在这儿呢!"警长的目光里掠过惊恨的闪电,他叫嚷道:"小仆人,

……哦可耻哟,一名雇佣兵 笨拙地,模仿他的祖先恺撒大帝, 从他的哨所里,想一统世人思绪!

这部分手稿失踪了。 警察随时都可能再现:的确,它在我离去后几

分钟又来了。我及时吻别了我的妻子,我不想叫醒我那方始入睡的女儿,便径自下了楼。几位吓坏了的邻居在院子里等着我,我带着笑容大声对他们

的邻居在院子里等着我,我带着笑容大声对他们说:"还没被逮着呢!"

一刻钟之后,我来到了磨坊街10号。这时还不到上午八时。我估计,我那些起义委员会的同事大约是在这里过夜的,我觉得有必要去接他们,以便

一道前往罗伊辛大厅。 但我在磨坊街却只找到了朗德兰夫人。人们认 定此处已被告密并被监视:我那些同事便转移到了 维勒多街7号,那是前立宪议员、工人行业协会专 仟律师勒布降的家。儒勒·法夫尔在这里过了夜。朗 德兰夫人正在吃早点,她让我在她身旁坐下。但由 于时间紧迫,我拿了一片面包便走。 在维勒多街7号,替我开门的女仆把我带进一间 办公室,那里聚集着卡尔诺、米歇尔(德·布尔 日)、儒勒·法夫尔和这一家的主人兼我们的老同事 ——前立宪议会议员勒布降。 "我在下面有一辆车子。"我对他们说, "约 会是定在九时,在圣-安东郊区的罗伊辛大厅。咱 们出发吧!" 但他们不同意我的主张。按照他们的看法,头 一天在圣 - 安东郊区作的尝试已经澄清了这一方面 的局势,这也已经足够了,无须平再坚持。显然, 平民区是不会起来的。现在应当转向商业区,放弃 煽动城郊, 改为做市中心的工作。我们是抵抗委员 会,是起义的灵魂,跑到重兵包围下的圣 - 安东郊 区,无异于白投路易:波拿巴的罗网。他们提醒我本 人昨天在布朗西街就此发表的那番言论,应当立即 组织反对政变的起义,并且在有可能做到的街区组

等处讲行;应当起草宣言、准备法令、创造某种宣 传方式:大家正在期待工人协会和秘密社团的重要 诵报。我本想诵过在罗伊辛大厅的庄严集会给对方 以重大打击,这必然会流产;他们认为应当继续待 在这个地方,而且委员会人数不多,要做的工作很 多,他们请我不要离开。 对我说这番话的人是极勇敢、极高尚的人物, 他们显然是有道理的,但我绝不可能不赴我自己定 下的约会。他们向我提出的种种理由都能成立,我 本也可提出一些怀疑,但讨论起来要费工夫,现在 时间已经不早。我并未提出异议,而是找一个借口 离开了办公室。我的帽子还留在前厅,我的马车在 下面等着我,我便走上前往圣-安东郊区之路。 巴黎市中心似乎保持了它日常的面貌。人们来 来去去,有买有卖,还像平常那样谈笑风牛、兴高 采烈。在蒙多尔戈叶街,我听到演奏街头管风琴。 只是在挨近圣 - 安东郊区时, 昨天我注意到的现象 才更加明显:这里非常冷清,同时有某种阴森森的 宁静气氛。 我们来到了巴士底广场。 我的车夫将车停了下来。

"往前走吧!"我对他说。

织,即在盘根错节的老街区圣 - 德尼和圣 - 马丁街

从巴士底广场到柯特街

巴士底广场既是荒凉的,又是熙熙攘攘的。那 里有三个进入作战状态的团队,却连一个行人也没

四块架好大炮的炮兵阵地已在圆柱下摆开。三 五成群的军官,一脸阴沉的表情,零零散散地窃窃

私语着。 这群人当中的主要一批,引起了我的注意。这 批军官并不说话,保持着安静。他们是几个骑着马

的人物,其中—位站得比别人靠前,身着将军服, 戴卷边饰黑羽毛将军帽;这个人物身后是两位上

校,再后便是一组骑马的侍卫副官和参谋军官。这

一组多姿多彩的人物站着不动,似乎是圆柱与郊区 入口处之间的一个中继站。在离这一群人相当距离

的所在,正在按战列队形部署已准备好搏斗的闭

队,和已架在阵地上的火炮,并占据整个广场。 我的马车夫又停了车。

"请继续往前走,"我对他说,"把车开讲郊

区去!"

"可是,先生,人家会阻拦咱们的呀!"

"咱们走着瞧吧。 实际情况是,根本没有人阻拦我们。

那马车夫又重新上了路,但态度很迟疑,并且

放慢了速度。一辆出租马车在广场出现引起某种惊 奇,居民们开始走出自己的住所。有几位挨近了我 的车子。 我们从戴着大肩章的那组人面前驶过。这些人 物(后来才知道这原来是一种策略)甚至没有流露 出看到了我们的样子。 昨天我见到胸甲骑兵时的那种激动心情又油然 而牛。 面对面瞧着这些扼杀祖国的刽子手,而月相 距咫尺,只见他们威武挺立,带着旗开得胜的骄横 之态,这实在是我无法忍受的。我克制不住自己 了,我一把扯下我的横绶带,紧紧攥在手里,将车 窗打开,头和胳膊都伸了出去,一边晃动着横绶 带,一边大声说: "士兵们,瞧瞧这绶带!这是法律的象征,这 是肉眼能清楚看见的'国民议会'啊!凡是有这横 绶带的地方,也就有法治。那么好,这里便是法律 给你们下达的命令:人家在欺骗你们,赶快回头尽 你们的义务!现在对你们讲话的是一位人民代表, 谁代表人民,也就代表着军队!士兵们!在当兵之 前,你们曾经是农民,你们曾经是工人,你们过去 和现在都是公民!公民们!当我对你们讲话时,请 听我说!只有法律才有权力指挥你们!可是,今天

法律却遭到了破坏。被谁破坏?被你们。路易·波拿

在谋杀共和国。请保卫它!路易·波拿巴是一名强 盗, 他所有的同谋犯将跟随他一起讲苦牢。他们已 是苦役犯。该坐苦牢的一定会坐上苦牢。该戴锁链 的,便将它戴上。请瞧瞧这位率领你们,并敢干指 挥你们的人物吧。你们把他当成了将军,其实他是 一名苦役犯!" 士兵们似乎惊奇得呆若木鸡。 在场的一位路人(感谢这高尚且忠诚的灵 魂!)紧紧抓住我的手臂,凑近了我的耳朵对我 说:"您会弄得人家把您枪毙了呢!" 可我却没有听见,也不愿听别人的话。 我仍然挥动着横绶带,继续道: "那位穿戴得像一名将军的人,先生,我正是 要对您说话!您知道我是谁,我是一名人民代表。 我也知道您是什么人,我也对您说过:您是个坏 蛋。现在您想知道我的姓名吗?我这就奉告!" 于是,我对他大声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巴把你们引向犯罪。士兵们,你们象征着荣誉,请 听我说!因为我象征着义务。士兵们,路易·波拿巴

然后我补充道: "现在您呢,请告诉我您的姓名!" 他避不作答。 我又道:

"好嘛,我并不需要知道您作为将军的尊姓大 名, 但我一定会知道您作为苦役犯的编号。 那个穿将军制服的家伙垂下了脑袋。别的人也 不做声了。但我明白所有这些目光的含义,虽然他 们并不举目。我看见他们低垂目光,感到它们含着 愠怒。我心中充满卑视,便继续向前走去。 那将军叫什么名字?我那时不知道,现在仍然 不知道。

在英国发表了好几部关于政变的辩护词,叙述 了这段插曲,称之为"疯狂而有罪的挑衅";声称 在此情况下军队头目表现的"克制"乃是"×××将 军的光荣……"是否就是该文提到的将军,以及此 种捧场是否有当,其文责自有辩护词的作者担负。

我走上了圣 - 安东郊区街。 马车夫现在已经知道我的名字。现在他已不再 犹豫,便坚决策马前讲。巴黎的这一帮马车夫,是 一种既大胆又伶俐的好汉子。

当我从这条大街之前的头几家商店走过时,圣 - 保罗教堂的大钟敲响了九点钟。 "太好啦!"我心里想 ,"我来得正是时

候。 这郊区的面貌真是非同寻常。有两连步兵看守

着,而不是阴挡着郊区的入口。另外两个连一程又

一程路地部署开了兵力,占据了街道,却仍然让人 通行。郊区入口处的商店都开着门,但在百步之 外,即已是半开半关了。我注意到这里居民当中有 许多穿工装的工人,他们都站在商店门口交谈,并 日不停地张望着。我每一步路都能看到, 政变当局 张贴的布告完整无缺。 在夏降纳街街角的喷泉以远,商店的大门紧紧 关闭。两行士兵在人行道路边,郊区街的两侧展开 了队伍:士兵们每人之间的间距不过五步,他们高 举着枪, 收着胸部, 右手扣住了扳机, 随时准备瞄 准射击:他们一律沉默无言,保持窥测的姿势。从 此地以后,在与大街相交错的每条小街的街口,都 高高架起了某一类的火炮炮筒。有时竟是榴弹炮。 为了对这种军事上的布局有一个确切的概念,只需 想象在圣 - 安东郊区的两侧有两串念珠, 士兵们构 成那链条,大炮便是当间的纽结。 这时我的马车夫有些不知所措了。他转身看看 我,对我说:"先生,看上去咱们在这一带非碰上 街垒不可呢!该不该掉头啊?" "继续往前吧!"我对他说。 他继续向前。 突然,路走不下去了。有一连步兵排成了三 列,占下了两侧便道之间的全部马路。此时右首有

一条小街。我对那马车夫说: "请走这边。 他先向右转,然后向左转。我们钻进了纵横交 错的十字路口。 突然,我听到一响剧烈的爆炸声。 马车夫转身问我: "先生,应当打哪边走?" "走你听见枪声响起的那一边!" 我们走进一条狭窄的胡同,我看见左侧一扇门 上刻着这样的字迹——"大拉瓦尔":右侧有一处 方形广场,中心是一座大楼,看上去是什么商场之 类。这广场和街道都荒无一人,于是我便问那马车 夫: "咱们走讲了哪条街?" "这儿是柯特街。 "罗伊辛咖啡馆在哪里?" "就在我们的正前方。 "往那儿去吧。 他又策马继续前进,但采用了慢步。又有一阵

新的爆炸声,这一回离我们极近,街道的尽头弥漫着烟雾。这时我们走过了22号门前。这户人家有独扇大门,门楣上刻着"小拉瓦尔"的字样。 突然有一个声音对马车夫嚷道:

"快停车!" 马车夫停下了。这时,车窗已打开,一只手朝 着我伸过来。原来是亚历山大·雷伊。

这位大无畏的勇士而色铁青。 "别往前走了。"他对我说 , "已经完蛋

"什么,完蛋了?" "是呀,他们被迫提前行动,街垒被攻下了,

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街垒离这里只有几步路,在 我们前头。

他补充道: "波丹被打死了。"

街道尽头的硝烟渐渐散去。

"请看!"亚历山大·雷伊对我道。

我瞥见,就在我们百步之遥的前头,在柯特街 与圣 - 马格丽特街会合点上,有一处非常矮小的街

垒,正由士兵们一点一点地拆除。他们抬走了一具

尸体。

那便是波丹。

圣 - 安东街垒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就在那天夜里,从凌晨四时起,德·弗洛特即已 在圣 - 安东郊区。他希望:假如在天明之前这里有

点儿什么行动,能有一位人民代表在场,他自己便 是这类人物中的一名:如果爆发象征法治的崇高起 义,他愿意为第一个街垒挖掘街上的石板。

但却没有仟何动静。德·弗洛特独白一人待在荒 凉沉睡的郊区里,整整一夜从一条街游荡到另一条 街。

十二月份的白日开始得很晚。在晨曦初露之

前,德·弗洛特来到了市场对面的约会地点。 这个地方看守得非常不严。附近除了勒诺瓦本

身的市场哨所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部队了。另外 还有一个哨所在一段距离之外, 由郊区角落与蒙特 娄叶街间的守备队负责。那地方离1793年桑台尔 亲手种植的古老自由之树相距颇近。这两处哨所没 有一个有军官负责指挥。

德·弗洛特认清方位,在人行道上来回踱了一会 儿方步, 然后, 由于看不见有任何人到来, 同时也 是为了避免引人注目,他便远远地离开了,转到郊 区的支线小街上。

至于奥布里(来自北方省), 他是清晨五时起

还有人跑到对面,即这同一条拉辛街12号的干格宁 家,要将他逮捕。正是因为如此,奥布里才下决心 在天明之前出门。 他步行来到了圣 - 安东郊区。当他到达约会地 点时,他碰见了古尔奈和波平古尔街的其他人物。 几乎同时,马拉迪埃也与他们会合。 天色已蒙蒙亮。郊区很荒凉。他们若有所思地 行走着,同时低声交谈着。突然,一群暴烈而奇特 的人物从他们身旁擦过。 他们转过头来瞧了一瞧。原来是一个小分队的 枪骑兵,他们环绕着一件什么东西,在灰暗的晨光 中,他们以为是一部闪车。这玩意儿在碎石路上不 声不响地滑动着。 他们思忖着这倒底是什么意思。就在这时,与 第一批人相似的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人相继出 现。十部囚车就这样开了过去,相距非常近,几乎 连成了一条线。 "可装的就是咱们的同事啊!" 奥布里(来自 北方省)不禁叫喊道。 正是这样,道寨滨河路的最后—队被风的人民

床的。他从波平古尔街折回,在半夜回到了自己家 中,只休息了三个小时。他家的门房跟他打招呼 说,2日晚上曾有形迹可疑的人来此,要求见他: 代表,计划送往万森的代表们,正穿过郊区而去。 时间大约是清晨七时。有几家商店开了门,里面通 明透亮。少数行人正从自己家中走出。 这些囚车—部接着—部驶过, 囚车的门关闭得 很严实,并有人守卫着,气氛愁惨,寂寂无声。从 囚车里没传出任何声音,没有叫喊,没有呼哧呼哧 的喘气声。在刀剑林立的军人押解下,这一列囚车 以旋风的讯疾和势头,运走了某种默不做声的东 西。而这被运走的、保持着不祥的沉默之物,乃是 被砸碎了的议会讲坛,乃是上下两院的主权,乃是 产生一切文明的最高倡议,乃是涵盖着人类未来的 声音 , 乃是法兰西的喉舌啊 ! 最后一部闪车也开过来,我不知道是什么偶然 的事情耽搁了它。这部车子离主车队约有三四百 米,仅仅只有三名枪骑兵押送。它并不是一般囚 车,而是一部公共马车,是车队里独一无二的特

车,而是一部公共马车,是车队里独一无二的特例。驾车人是一名警察,在他身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车内挤成一堆的人民代表。看来很容易将他们解救出来。 古尔奈直接向行路人呼吁:"公民们!"他喊

道,"被押走的是你们的代表啊!你们刚刚看见了:他们竟被装在运犯人的车子里送走!波拿巴违背所有的法律逮捕了他们。咱们去救他们!拿起武

有一群路人由穿工装的汉子和正在去上工的工 人们组成。从这群人中传出了口号声:"共和国万 岁!"有几个人朝车子冲过去。那马车和枪骑兵策

马小跑。 "拿起武器来!"古尔奈重复道。

"拿起武器来!"群众中有人接过来说。

器来!"

顷刻间出现了一股热情。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 况呢?假如针对政变的第一个街垒是由这辆公共马

车筑成, 假如这辆公共马车先效命于罪过, 复又服 务于惩罚,那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可是,正 当人民拥向那马车时,却有几位被捕的代表用双手 做出"切勿孟浪"的手势。"哎哟,一位工人惊叫

起来,""人家还不愿意呢! 第二位工人接过话来说:"人家不愿意恢复自

由呢!"

还有一位讥评道:"从前他们是不愿我们有白 由:现在倒是自己不愿有自由了呢!"

什么难听的话也说了,终于还是放走了那公共

马车。一分钟后,这支队伍的后卫突然出现,转为 快跑步,于是环绕奥布里(来自北方省)、马拉迪 埃和古尔奈的那群人散了开来。

罗伊辛咖啡馆刚刚开门。人们还记得:这家咖

啡店的主店堂,在1848年曾用作某一重要俱乐部的会场。人们也记得,这"大厅"也就是今天的约会地点。 人们走讲罗伊辛咖啡馆时,须经过一条与主街

相交的小道,然后穿过约数米长的一处衣帽间,最后便发现一间相当宽敞的大厅。大厅的窗子很高,墙上嵌了大镜子,中间有几张台球桌,有带大理石台面的桌子,若干丝绒椅子和丝绒软座。这间大厅如果用来进行议会辩论,其实布局并不理想,但它毕竟是当年的罗伊辛俱乐部的大厅。古尔奈、奥布里和马拉迪埃在那里就座。他们走进门时并不隐讳自己的身份,店里很欢迎他们,同时把花园里的后

德·弗洛特刚刚同他们会合。

门指给他们看,以备急需。

当代表们开始抵达时,正好是上午八点钟。 布鲁克纳、梅涅和布里利埃先到,然后依先后 顺序抵达的有夏拉莫尔、卡萨尔、杜拉克、布尔 扎、马迪埃德·蒙若和波丹。布尔扎按照自己的习 惯,为防止污泥而穿了木屐。谁要把布尔扎当农 民,那他就弄错了。他是一名苦苦钻研学问的修 士。布尔扎具有南方人的想象力,思想敏捷活跃, 细心、文雅、注意修辞,脑子里装着整套百科全 书,脚上却穿着土产的木屐。为什么不可以呢?他 迪埃·德·蒙若同时到达。波丹充满激情地同所有人 握手,但却沉默无言。他陷入了沉思。"您怎么 啦,波丹?"来白北方省的奥布里问道,"您是不 是心情不好?""我吗?"波丹抬起头来说,"我 从来不曾比现在更高兴讨呀!" 他是否感觉到自己业已被死神看中?当你离死 神近在咫尺,而它得意扬扬地在阴暗的地方向着你 展现笑容时,或许你也瞥见了它的身影。 一群议会外的人物,其决心也不亚于代表们, 此时正陪伴着他们,环绕着他们。 古尔奈是这群人物的领袖。他们之中有工人, 却没有着工装的。为了不惊扰资产阶级,人们建议 工人,特别是德洛纳和卡叶这两家公司的工人,一 律着西服前来。 波丹身上带有一份昨天我向他口授的宣言抄 件。古尔奈将它展开,并予以宣读。"咱们赶快叫 人把它在郊区张贴出去。"他道,"人民应当知道 路易·波拿巴已被宣布为非法!"一位在场的石印工 人,自动表示愿意立即去印刷。所有已到达的代表 们都在那抄件上签了字,并加上我的姓名。来自北 方省的奥布里在抬头处标上"国民议会"的字样。 那位石印工人带走了那份宣言,并且说到做到。几

体现着思想加人民。前立宪议会议员巴斯蒂德与马

了这位石印工人,只见他手提糨糊桶,在各个街道 的角落里都张贴那份宣言,甚至干脆张贴在那份吓 人的告示旁边——那告示由莫帕斯签署。宣称谁要 是被发现在张贴"拿起武器"的号召,谁就会被就 地处决。人群同时阅读这两份文告。还应当提到— 个细节:一位穿制服的"战列"上士,肩上打着步 枪,下身着茜红呢长裤,一直陪同这位印刷工人, 切实地保护着他。这无疑是刚退役不久的一名士 兵。 昨天为大聚会约定的时间是 上午九至十时之 间。选择这个时间,是为了能有充分的余地以通知 所有的左翼议员。应当等待代表们到齐,以便使这 一部分人的聚会更像是一次全会, 使这种活动对郊 区发挥更大的权威性影响。 好几位已经莅临的代表却没有戴横绶。于是大 家找了一间邻舍,在那里用红、白、蓝三色在平布 条上临时制造了几幅横绶,然后交给那几位代表。 波丹和德·弗洛特也是佩戴着临时绶带的。 但时间还不到九时,代表们周围的群众已显示 出不耐烦的情绪。 这是一种高尚的紧迫感,有好几位代表也有同

个小时之后,来自北方省的奥布里,以及后来古尔 奈的一位朋友(名叫盖依),又在寺院街郊区碰到 样的流露。 波丹是想再等一等的。 "别超前呀。"他说 , "给我们的同事一点儿

时间,让他们能赶得到呀!

但波丹四周的人们嘀咕着:

"不,得干起来!赶快发出行动的信号,咱们 上街去!郊区盼望着看见你们的横绶带,一见到就 会起义的!你们人数不多,但大家知道:你们的朋

友会来同你们会合的。这就够啦。干起来吧!"

后来的事实证明,此种匆忙只能导致流产。然 而,他们认定:代表们应当为人民做出的第一个榜

样,就是表现出个人的勇气。不要让任何星星之火 熄灭,而是冲锋在前、不断挺进,这便是义不容辞 的责任。如果显得动摇,那么其后果就会比任何莽

撞更加有害。

苏尔彻具有英雄的天性,他具有敢冒一切风险 的崇高品德,因而急不可待。

"干吧!"他大喊道,"朋友们一定会来同我 们会合的!杀出去!"

可他们没有仟何武器。

"咱们去解除那个哨所的武装。" 苏尔彻说。 他们秩序井然地、两人一组两人一组地挽着胳

臂离开罗伊辛大厅。 人民群众中约有十五至二十人

有三五个儿童也前呼后拥,嚷道: "共和国万 岁!""山岳派万岁!" 关了门的商店,将店门打开了一半。有几个男 人在门槛上出现,有几个女人出现在窗口。去上工 的一群群工人看着他们走过。人们高呼:"我们的 代表万岁!""共和国万岁!" 到处都有同情的表现,但任何地方也都没有起 义。这队伍在途中没有什么扩大。 一个牵着带马鞍马匹的男人同他们会合。人们 并不知道此人是谁,也不知道这匹马是从哪儿来 的。看上去好像是主动提供给想逃跑的什么人。杜 拉克代表命令这人走开。 这样,他们便来到蒙特娄叶街的守卫队。当他 们走近时,卫兵发出警戒的喊声,士兵们便从乱哄 哄的哨所里跑出来。 苏尔彻非常冷静,一点儿也不动声色,戴着假 袖,系白色领带,像平素一样穿黑色西服,外加一 件紧身礼服,扣子一直扣到颈脖。他以一般公谊会 教徒那种大胆、友爱的态度, 径直向他们走去。 "同志们!"他对士兵说,"我们是人民的代 表。我们是以人民的名义,来此要你们的武器,以

护送着他们。这些人走在代表前头,高呼:"共和

国万岁!拿起武器来!"

那哨所竟让他们给解除了武装。只有上士一人 装着抵抗的样子,但人家对他说:"你是孤孤单单 一人啊!"于是他不再抵抗。人民代表分配了缴获 的武器和子弹,武装了追随他们的坚定分子。 有几名士兵表示不满:"为什么要缴了我们的 步枪呢?我们会跟你们—起战斗,会站在你们这— 边啊!" 代表们考虑了一下应不应该接受这个要求。苏 尔彻倾向于接受。但有一位代表提出:有几个流动 警卫对六月起义者作过同样的表示,后来却拿着起 义者发给他们的枪,掉转枪头打起义者。 干是决定留下武器。 缴械结束后,大家数了数步枪:共有十五支。 "我们共有一百五十人。"古尔奈说,"我们 没有足够的枪支啊!" "那么,"苏尔彻问,"哪里还有哨所呢?" "在勒诺瓦市场那边。 "咱们去解除那个哨所的武装!" 由苏尔彻领头,在发给武器的十五个人保护 下,代表们去了勒诺瓦市场。那地方的哨所比蒙特 娄叶街的哨所更加自愿地让人给缴了械。士兵们转 过身来, 让人家从他们的子弹袋里取走子弹。

保卫宪法和法律!"

大家立即装上子弹。 "现在,"德·弗洛特大声说,"我们共有三十条枪。让咱们找一个街角,筑它一座街垒!"

这时大约一共有二百名战士。 他们沿着蒙特娄叶街上行。走了五十余步之 后,苏尔彻说:

"咱们上哪儿去哟?现在咱们的走向恰恰与巴士底方向背道而驰呢。咱们是逆战斗需要而行 呀!"

他们高喊:"拿起武器来!"有人回应他们:"咱们的代表万岁!"但跟随他们走的却只有

少数几个青年人。显然,起义的风还没有刮起来。 "不要紧!"德·弗洛特说,"咱们立即行动! 咱们将得到最先捐躯的荣誉!"

他们来到了圣 - 马格丽特街和柯特街的交叉 点,那是这两条街横切郊区的所在。这时正好遇见 一辆农民满载肥料的大车进入圣 - 马格丽特街。

"往这儿走。"德·弗洛特嚷道。 他们拦住肥料大车,将一车肥料倾倒在圣-安 宝郊区街的正中。

东郊区街的正中。 又来了一位送牛奶的女人。

他们将牛奶大车整个翻倒。

生的事情,想趁势溜走,便策马快跑。有两三名顽皮的男孩(那是特有的巴黎儿童,他们像狮子一样勇猛,像猫儿一样机灵)紧追那面包商,超越他的奔马,将马制服,并且将那面包车拉回初步已形成

一个面包商人钻讲他的面包车。他已看见所发

的街垒上。 大家又将面包车掀倒。

一辆公共马车从巴士底那边开了过来。 "好呀!"那驾车人说,"我明白是怎么回事

了!" 他心甘情愿地下了车,也让旅客们下车。然

后,这位马车夫卸下马来,掸掸自己的大衣,自动 走开了。

人们推翻了这辆公共马车。

郊区的街道在此地颇为宽敞。四辆大车连在一起也未能将它封死。筑街垒的人一面将车排整齐, 一面相互嘱咐:

"别过于损坏人家的车子啊!"

别过于烦坏人家的牛士啊!

这样筑成的街垒相当蹩脚,相当低矮,长度不够,而且两边的便道依然畅行无阻。

这时正好有一位参谋军官走过,他后面紧跟着 一名传令兵。他远远瞥见这街垒,便策马飞奔,溜

一名传令兵。他远远瞥见这街垒,便策马飞奔,沿 之大吉了。

苏尔彻不慌不忙地视察翻倒的车辆。他走到那 农民的大车前,发现这堆东西比别的更高一些,便 道:"只有这部车才是货真价实哩。 这街垒在进展之中。人们把几只空篮子扔在上 面,使整个街垒扩大了,却并不更坚固。 他们还在干活儿,这时跑来一个孩子。孩子大

喊一声:"军队来啦!" 确实,有两个连从巴士底方向开过来,以跑步 速度穿过郊区。他们按一定距离分成小队,并行的 队伍横挡住了整个马路。 家家户户的门窗都匆匆关上了。

就在这时候,巴斯蒂德在街垒的一角,正不动 声色又一本正经地对马迪埃·德·蒙若讲一则故 事:"马迪埃,"他娓娓叙道,"那是近两百年前 的事啦。德·孔戴亲王准备在我们刻下待的圣 - 安东 郊区作战。他问一位随从军官: '你有没有看见过

打败仗?' '没见过,殿下。' '好哟,你将见到 一次呢。'马迪埃呀,我巴斯蒂德今天可要对您 讲:'您过一会儿就会看见:一座街垒是怎样被攻

下的!' 但就在这时,分到了武器的人已在街垒后面各 就各位,准备战斗。 那个时刻就要到来。

"公民们,"苏尔彻大声说,"不要放一枪。 当军队与郊区人交火时,流血的双方都是人民啊。 请让我们先对士兵们喊话。"

他登上了将街垒增高的一只篓子上。其他的代表挨近公共马车,在他的一边站好。马拉迪埃和杜拉克就在他的右侧。

ホー

杜拉克对他说: "公民苏尔彻,您还几乎不认识我呢。可我很

喜欢您。请您分配给我一个任务:时刻与您相伴。 我在议会里是后座议员,但在战斗中我要站在最前 列。"

就在这时,几个着工装的人,是属于12月10日 被拉过去的,出现在圣 - 马格丽特街角,离这街垒 很近。他们大声嚷着:"打倒二十五法郎!"

波丹此时已选定他的战斗岗位,正站立在街垒之上,他眼盯着这些人并对他们说:_______

"你们将看到:我们怎样为二十五法郎而捐 躯!" 街上响起一阵嘈杂声。最后几扇虎掩着的大门

街上响起一阵嘈杂声。最后几扇虚掩着的大门 关上了。两列攻击纵队刚刚到达,正面对着那街 垒。稍远处,另有许多行刺刀隐约可见。那就是曾

苏尔彻威严地举起右臂,向指挥第一小分队的

日, 也就包含在这两个手势之中了。法律下令 道:"停止前讲!"大刀却回应:"绝不停止!" 那两个连继续向前讲, 但步伐缓慢, 并目保持 着队伍的间距。 苏尔彻从街垒上走下,来到了街面上。德:弗洛 特、杜拉克、马拉迪埃、布里利埃、梅涅、布鲁克 纳跟随着他。 于是,人们看到了一个精彩的场面。 七位人民代表,除了他们的横绶带之外,即没 有任何其他武器,换句话说,他们庄严地佩戴着法 律和法治的象征,跑到街垒之外的大街上,赤手空

上尉却以佩剑做了一个否定的表示。整个12月2

上尉示意止步。

准,专等他们走近。

奈身材高大,突现在所有人之上。波丹仍然站立在 翻倒的公共马车上面,超出街垒竟有半人之高。 士兵和军官们眼见这七位人民代表步步挨近 , 稍稍愣住了顷刻。然而那上尉却做手势叫代表们止

拳地、面对面地朝士兵们走去。这些士兵正举枪瞄

待在街垒里的其他人民代表,做了抵抗的最后 准备。战士们有一种大无畏的气概。海军中尉古尔

他们倒真的停下了脚步。苏尔彻以低沉的声音

说:

件工具。 "您是懂得宪法的!" 苏尔彻说。 "我只懂当日得到的命令。

"先生们,"他道,"我是奉命而来的。我来 自人民,我同你们一样是共和派,但我只不过是一

苏尔彻把话讲完。

"士兵们,我们是享有主权的人民的代表!我 们也是你们的代表,是普选的当选人啊。我们以宪 法的名义,以普选制的名义,以共和国的名义说 话:我们是国民议会,是法律,我们命令你们同我 们站在一起,责令你们必须服从我们。你们的首长 便是我们。军队属于人民,人民的代表也就是军队 的指挥官。士兵们,路易:波拿巴违背了宪法,我们 已经宣布他为非法分子。听从我们的命令吧!

负责指挥的军官是名叫彼蒂的上尉,他没有让

"有一项高于一切命令的命令。" 苏尔彻 说 , "这命令既管平民 , 又管士兵 , 那就是法 律。 他又重新转身向士兵,好对他们继续训话,但

上尉却对他怒吼:

"不许再说一句!不要再往下讲!您要是再多 啰唆—句,我就下今开火!"

"我们有什么在乎的!"苏尔彻说。 正在此时,一名骑马的军官来到。这便是营长 了。他对上尉窃窃私语了一阵子。 "代表先生们,"上尉挥舞着佩剑又开口

"你就开火吧!"德·弗洛特高喊。

代表们——这真是对丰特诺依⁽²⁾奇特而勇敢的模仿——脱下了帽子,正视着高举的步枪。

苏尔彻是唯一仍戴着帽子的,他抱着双臂在等 候。

"刺刀上膛!"上尉发令道。然后他转身向各小分队,命令:"刺刀交叉!"

"共和国万岁!"代表们高呼。

道, "请退回去,否则我就开火了!"

"共和国万多!"代表们高呼。 刺刀下垂了,两连人迈开步子,士兵们以小跑

速度向岿然屹立的代表们冲过来。

这是雄伟而惊天动地的一刻。

七位人民代表目睹刺刀向着自己的胸膛刺过来:他们一言不发,也不采取任何举动,更不后退一步。他们的灵魂中没有"动摇"二字,士兵的心

坎儿上却是有的。 士兵们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们将面临对军人 身份的双重玷污——谋害人民代表,这等于背叛;

身份的双重玷污——谋害人民代表,这等于背叛 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无异于堕落为懦夫。而

当刺刀贴近代表们的胸口 , 已经几乎立刻就要 触及时,它们竟自动转了向,士兵们动作——致地从 代表们当间穿过,一点儿也不伤害他们。只有苏尔 彻的礼服有两处被戳破,但他本人确信:那是笨拙 而不是蓄意造成的。——名正对着他的士兵想使他同 上尉拉开距离,结果却用刺刀碰到了他。刺刀尖顶 住了苏尔彻藏在衣袋里的人民代表地址录,实际上 也只捅破了衣服而已。 有一名士兵对德·弗洛特明言:"公民,我们并 不想伤害您。

,有时某位

月,背叛和懦夫这两副沉重的"启童"

将军差堪佩戴,士兵却从来不要的。

他瞄准。

"好哇!"布鲁克纳不含糊地说 ,"你就开枪 嘛!" 那士兵受到了感动,放低了武器,紧握布鲁克

也还是有一个士兵挨近了布鲁克纳,并且对着

纳的丰。

令人不胜惊奇的是,虽然长官发了命令,那两 个连先后来到代表面前,将刺刀交叉了一下便转向

别处。命令在指挥士兵,本能却决定其行为;命令 可能导向犯罪,但本能却代表着荣誉啊。营长比某

某后来白白道:"人家说我们的对象是一些匪徒,

然而,街垒里面的人却发愁了。看见他们被包 围,并且为了支援他们,有人放了一枪。这不合时 官的一枪打死了德·弗洛特与苏尔彻之间的一名士 兵。

但我们接触到的却是了不起的英雄!"

当那名可怜的士兵倒下时,第二讲击小分队的 指挥官正从苏尔彻身旁走过。苏尔彻把躺在地上的 那人指给军官看。"中尉,"他道,"请看呀!"

那军官以毫无办法的手势来作为回答。 "您要我们怎么办呢?"

那两个连以发出一阵排枪来作为对那一发步枪 子弹的反击。他们向街垒发起冲锋, 抛下那七位人

民代表,这七人对自己保住了性命感到不胜惊讶。 街垒也发射子弹作为回击,但它无法坚持住。 街垒被攻了下来。

波丹被杀害了。 他依然站立在公共马车他的战斗岗位上,共有 三发子弹击中了他。一粒子弹自下而上击中他的右

眼,并且钻入了大脑。他当即倒下,从此再也没有 苏醒过来。半小时后他死了。人家把他的尸体抬到 了圣 - 马格丽特医院。

布尔扎是同来自北方省的奥布里一起,站在波 丹身边的,他的大衣也被一粒子弹打穿。

垒里没有抓一个俘虏。保卫这街垒的人们在郊区的 各条街道里散开,或者在毗邻的房屋里得到庇护。 梅涅代表被几位吓坏了的女人推到小径上一座门的 背后,同一位刚刚攻下街垒的士兵被禁闭于一处。 不久之后,这位代表同那名大兵—起走了出去。代 表们终于能够自由走出这初试锋芒的战场。 在这场斗争甫告展开的庄严时刻, 还闪耀着一 线正义和法律的光芒,军人的诚实品德在节节后 退,带着寂寞的忧伤在后退——它遇见把它拉扯讲 去的叛逆行径。在善的这方面,有如醉如痴的热 情;在恶的方面,也有烂醉如泥的胡作非为。这种 醉汉的心态后来湮没了军人的良知。 法兰西军队牛来就不是为了犯罪的。当斗争延 续下去,不得不执行当天那些兽性的命令时,士兵 们被弄糊涂了。他们是怀着一腔怒火而服从命令 的,而假如他们是冷漠地听命,那倒是骇人听闻 了。历史将会注意到他们的怒火而谅解他们。对于 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来说,在这怒火的底下是一种绝 望情绪。 那倒下的士兵仍躺在石板上。是苏尔彻把他略 略抬起的。几个流着泪的勇敢的女人从一所房子里 出来。两三名士兵也走了过来。大家将那士兵抬

还应当提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士兵们在这个街

他是一名新兵。子弹击中他的肋骨。他的斗篷 纽扣一直扣到脖子下面,斗篷上的枪眼赫然可见, 而且沾满血迹。他的脑袋低垂在肩膀上;他那苍白 的面容,下方系着军帽的兜带儿,目光已全然无

起,苏尔彻抬着头部,他们先走进一家水果店,然 后进了圣 - 马格丽特医院。人们方才已将波丹抬进

过家医院.

神;血从嘴里流淌出来。他看上去还不到十八岁。他还是个孩子,但已是一名士兵。他死了。 这可怜的士兵是政变的第一个牺牲品。波丹是第一个牺牲品。

第二个牺牲品。 波丹在当选为代表之前曾经做过小学教员。^③ 他出身于这样一个优秀而聪慧的教师家庭,但教师 却始终受到迫害,由基佐法案堕入法鲁法案,复又

落入杜班鲁法案之下。学校教师的罪过就在于教一本打开了的书;这就够啦,指挥他的还有教会呢。 现在,法国的每个村庄都有一支点燃的火炬,那就是小学教师;还有一张吹灭它的嘴,那就是乡村教士。那些宁可饿死也要坚持直理坚持科学的教师

士。那些宁可饿死也要坚持真理坚持科学的教师们,是无愧于有一个自己的同行来为自由捐躯的。 我第一次见到波丹是1850年1月13日。我想发言表示反对教育法案。我当时尚未报名;波丹报名发言的次序是第二名。 他把他发言的资格主动让给我。我接受了,于是能在第三天即1月15日发言。 波丹在摇铃发出警告和给予当众侮辱方面,一

族分件推設及山雪市和结于当从博等方面,一直是那位社宾议长的对象之一。他同米约和瓦朗丁这两位代表一起,分享着此种荣誉。

波丹有好几次登上了讲坛。他的言论在形式方面有些吞吞吐吐,但在内容方面是刚健有力的。他

的坐席是在山岳派的顶尖儿上。他的思维坚强,举 止却有些腼腆。由此,他整个为人都有某种说不出 来的局促,与坚决果断相交融。他的身材属于中

来的局促,与坚决果断相交融。他的身材属于中 等,他的脸庞色泽红润而又甚为丰满,胸部很开 阔,两肩也很宽,显示出这是一条壮汉子,一位农

民兼乡村教师,一位来自农村的思想家。他在这方面与布尔扎惟妙惟肖。波丹的脑袋总是在肩膀之上微侧,机灵地聆听着他人,又以温和低沉的声音说

出自己的见解。他好像命中注定要牺牲,那目光总是忧忧郁郁,那微笑总是苦苦涩涩的。 12月2日晚上,我曾问过他: "您今年多大岁数

12月2日晚上,我曾问过他:"您今年多大岁数啦?"他随即应道:"还不到三十二岁呢。" "您呢?"他问我。

"四十九啦。" 他接着又道:________

"今天,我们都是同龄人呀!"

确实,他想到的是正等着我们的明天。在这"明天"之下,包含着那伟大的"可能性",即"人人平等"。

最初的枪声已经打响,一位代表已经倒下,但 人民还没有起来。有什么眼罩还遮住了他们的眼睛 呢?他们的心坎儿上还压着什么沉重的铅块?令人

遗憾啊!路易·波拿巴为他们的罪行罩上的夜幕不但没有消散,而且变得更浓更黑。六十年来头一回, 天赐的革命时代业已开创,而巴黎这智慧之城,却 似乎一点儿也没表明白

天赐的革命时代业已开创,而巴黎这智慧之城,却似乎一点儿也没弄明白。 离开圣 - 马格丽特街的街垒之后,德·弗洛特去 圣 - 马尔特河 - 马迪姆·莱克尔,夏

拉莫尔和梅涅前往大马路。苏尔彻、杜拉克、马拉迪埃和布里利埃沿圣 - 安东郊区上行,选择部队尚未占领的边缘街道。他们一路高喊"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他们反问站在门口观望的平民:"难道你们愿意要一个帝国?"——苏尔彻问。他们甚至高唱起《马寨曲》来。在他们途经之

处,有人脱帽致敬,有人高呼:"代表们万岁!"但也就是如此而已。 岁!"但也就是如此而已。 他们唇干舌焦,并且开始感到疲劳。在娄伊 街,一个男子手持酒瓶走出大门,要请他们喝上一杯。

员会。但那里杳无一人。但任何事情都未能挫伤他 们的勇气。 当他们到达巴士底广场时,杜拉克对苏尔彻 说:"我向您请假,请允许我暂时离开您一至两个 小时,原因是这样的:我单独一人在巴黎,带着一 个七岁的小女儿。她得了猩红热,已经有八天了。 昨天政变发生时,她已经奄奄一息。我在世上只有 这么一个孩子。我今天早晨离开了她到这儿来,她

半路上,萨丁参加讲来。在夏降纳街,他们走 入了细木匠协会的会址,希望能找到协会的常设委

两小时之后,这小女孩还活着。这时,我们四 人——儒勒·法夫尔、卡尔诺、米歇尔·德·布尔日和

问我:'爸爸,您上哪儿去呀?' 既然我还没有被

打死,我就要去看看她是否还活着!

我——正在黎希留街15号举行常委会会议,却看见 村拉克讲来,并对我们说:"我现在到这里来,是 为了听从各位的调遣!"

各工人协会要求我们下达战斗令

全工人的安安不我们了还成一个 至一安东的街垒由代表们如此英勇不屈地建造 起来,却遭到平民们如此凄惨的冷落!面对这一事 实,最后一点儿幻想,亦即我本人的幻想,自应烟 消云散。波丹被打死,郊区态度冷淡,这都已是不 言而喻的了。这是最突出、最明显、绝对无误的一 个标志,反映了我所无法忍受的一个事实:人民的

麻木不仁。如果他们心里明白,这就是一种可悲的麻木不仁;如果他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便是一种自我背叛。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其后果不堪设想

的中立,是一种灾难。但我们要重申:这灾难的责任不在平民,而在1848年6月的那一帮人——他们答应人民要大赦,事后却拒绝实施。他们搞乱了巴黎人民伟大的心灵,使他们无所措手足,这便是食

言而肥的后果。立宪议会撒下的种子,立法议会在 收获。我们对此一过失毫无责任,却深受其影响。 我们一度曾瞥见在群众行列里有星星之火在飞 舞:米歇尔·德·布尔日里在未除路上现窗和这样征火

舞:米歇尔·德·布尔日是从彭瓦莱的阳台上俯望到此情此景;而我则是在寺院路上观察到这等征兆。 现在这星星之火似乎已告熄灭。先是梅涅,接着是 东田却始,再接着是东鲁克纳:郑后一此是夏拉克

现在这星星之火似乎已告熄灭。先是梅涅,接着是布里利埃,再接着是布鲁克纳;稍后一些是夏拉莫尔、马迪埃·德·蒙若、巴斯蒂德和杜拉克,纷纷来向我们报告圣-安东街垒上发生的事情,解释了为

什么代表们到达后未等到约定时间,以及波丹怎样 英勇牺牲。我自己也报告了所见所闻,卡沙尔和亚 历山大:雷伊补充了最新情况 , 这就把形势完全看准 了。常委已不能再犹豫。我本人也放弃了原先的希 望:诸如举行大规模游行,对政变给予强有力的回 击,以及共和国的守卫者对爱丽舍宫的匪徒讲行某 种搏斗,等等。郊区无所作为:我们有发动的力 量、有法律,但可供发动的群众,即平民,却不在 我们手里。已经别无指望——正如米歇尔·德·布尔 日和儒勒·法夫尔这两位杰出的雄辩家,以他们深邃 的政治眼光打一开头便指出的那样——唯一可供期 待的,是作持久缓慢的斗争,要力避决战,要变更 街区,使巴黎有长远打算,让每个人都说:事情没 有了结!要让外省的抵抗有足够的时间酝酿出势头 来,并使政府的军队顾此失彼、不胜紧张。巴黎的 人民不会嗅到火药味儿而长期不予回击; 在这种形 式的斗争中,他们也许最终会燃起能能烈火。到外 筑起街垒,不必死守,事过便再筑,又躲避又四面 开花,这便是当前形势所要求采取的策略。常委通 过了这样的方针,并本此精神向各方发布了指令。 我们此时是在黎希留街15号开会,这是我们同事格 莱维的住所,他已干昨日在第十区的区政府被捕, 此刻被关押干马扎斯。他的兄弟把这所房屋交给我

们,以便在此开会讨论。代表们,以及我们天然的 信使们,纷纷拥到我们身边,然后分散到巴黎各 地, 传达我们的指示, 即在各个据点都要组织抵 抗。他们便是抵抗的臂膊,而常委则是抵抗之灵 魂。某些前立宪议员也是久经考验的人士,从昨天 起就同人民代表一起行动,其中有:加尼埃-帕热 斯. 玛理、马丁·德·斯特拉斯堡 , 前立宪议会议长 赛纳尔特、巴斯蒂德、莱沙克、朗德兰等。于是在 可能做到的街区纷纷设立了与我们相应的常设委员 会,我们则成为中央委员会;那些常委均由人民代 表或忠实的公民组成。我们的暗号定为"波丹"。 接近中午时,巴黎市中心开始活跃起来。 大家看到了我们关于"拿起武器"的呼吁书, 首先是在证券交易所广场和蒙马特街。人群挤来挤 去争相阅读,并同警察格斗——警察自然是想撕掉 这些张贴。还有一些石印的传单,以两行的地位, 并排宣示着右翼在第十区区政府表决通过的废黜总 统法令,和左翼通过的宣布总统为非法分子的法 令。有人在散发高等法院的判决书,是用废损活字 印在灰色纸张上的:该判决书宣布路易:波拿巴为被 告犯, 控其犯有叛国罪, 签署人为高等法院院长哈 杜因、法官德拉帕尔姆、莫罗(来自塞纳省)、高 其、巴大叶。最后一位法官的姓名拼写有错误,应

这时,读者,也包括我们,都还相信这份判决,其实,就像我们看到的,这算不上是什么判决

。 同时,在各平民街区,人们在所有的街角都张 贴两份宣言。第一份上面写着:

告人民书

第六十八条 本宪法交由法国公民维护,并以其爱国 精神实施之。

> 路易-拿破仑被宣布为非法。 戒严被取消。

普遍选举制被恢复。

共和国万岁!

拿起武器来!

当读作"帕塔叶"。

L)

以山岳派会议的名义: 代表 维克多·雨果

第二份的文字如下:

致巴黎居民们

国民警卫队和各省人民正在向巴黎进军,以协助你们捉拿卖国贼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以全体人民代表的名义:

主席 维克多·雨果 秘书 苏尔彻

据一位关于此次政变的官方史学家说,这后一 张传单是用小方块纸印制的,一共散发达数干份之 多。

至于那些罪犯,他们住在政府的公馆里,纷纷以威胁来作为应答。大开张的白色传单,亦即官方传单,在到处散发。其中有一份上面写着:

本警察局局长,特作以下之通令:

第一条:

严禁举行任何集会。凡有集会均得立即以武力驱散。 第二条:

現一余 にほど

任何叛乱性喧嚣,任何在大庭广众中之诵读,任何政治文字的张贴,如非出自正规建制之当局,亦予严禁。

第三条:

政府武装人员将监督本命令之执行。

1851年12月3日 于本警局 警察局局长德·莫帕斯

.....

审批者内政部部长德·莫尔尼

另一份传单上写的是:

本国防部长,按照戒严法规定,通令:

凡被抓获正在建筑或防守某一街垒,或手持武器者, 应予枪决。

我们严格按照原样在此引用这些文告,其中连 标点符号也——律照抄。在由德·圣 - 阿尔诺签署的那 份文告中,"应予枪决"是用的全部大写字母。 马路上挤满了激动的人群。动荡不安在市中心

不断增长,正在向第六、第九、第十二这三个市区 蔓延。学校区已是吵吵闹闹。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大 学生们,在国葬墓广场向德·弗洛特热烈欢呼。马迪

埃·德·蒙若热情奔放而又口若悬河,他跑遍贝尔维 尔,并将这一地区发动起来。部队每时每刻都在扩 充,现已占领巴黎的一切战略要点。 一点钟时,各工人协会的总律师,前立宪议员

勒布隆把一个年轻人带到我们面前。今天上午委员 会就曾在这勒布隆的家里开过会。那时,卡尔诺、 儒勒·法夫尔、米歇尔(来自布尔日)和我在负责常 务。这年轻人说起话来音调低沉,但目光却很机

敏,他的名字叫"金"。他由各工人协会的委员会 派遣,作为该委员会的代表来见我们。他对我们 说:各工人协会听命于由左翼任命的合法起义委员

会。这些协会可以投入斗争的约有五至六千名坚定 分子。他们能自制火药;至于步枪,则可以夺取。

各工人协会要求得到由我们签发的战斗令。儒勒·法 **夫尔立刻拿起笔来写道:**

"后文签署之人民代表授权公民金及其友人拿 起武器,亲身捍卫普遍选举制,捍卫共和国及各项 法律。 儒勒·法夫尔标明日期,我们四个人都签上了白

己的名字。

"这就够啦。"那位代表对我们说,"你们会

听到人家谈起我们的!"

两小时之后,人家来告诉我们:战斗已经打

响。在奥梅尔街 上发生了交锋。

波丹的遗体

在圣·安东郊区这方面,我提到过:我们已差不多完全失望;但政变当局并不是一点儿也不担忧。自从这天上午作过尝试,并且出现过街垒之后,对这一带实行严格的监视,谁接近郊区,就会

后,对这一带实行严格的监视。谁接近郊区,就会被检查、盯梢。而且只要稍有一点儿嫌疑,就会被捕。但监视有时也出现漏洞。近两点钟时,一个身

材矮小的男人,表情严肃而细心,正在穿越郊区。 一名市区警察和一名便衣警察拦住了他的去 路:"您是什么人?""你们看得出嘛:过路人

呀。""上哪儿去呢?""那边,不远的地方,去见制糖厂的工头巴托洛美。"人家搜了他的身。他自动打开了公文包,警察们翻开了他背心上的衣袋。并解开他贴身衬衫的扣子:最后。那市区警察

目动打开了公文包,警察们翻开了他育心上的衣袋,并解开他贴身衬衫的扣子;最后,那市区警察嘟囔着说:"您给我的印象是今天上午已经来过此地,快滚开吧!"他便是人民代表任德里埃。假如他们不是光注意背心上的衣袋,假如他们也搜查了短大衣,便会发现他的横绶带。那么,任德里埃就

会被枪毙。 不要被人挡住,为了斗争而保持自由,这便是 左翼成员的口号;因此,我们都随身带着横绶带, 但又不露痕迹。

任德里埃—天没有进食;他想回到自己家里,

家就在那里。在加莱街上(这是从布朗西街到克里 希街之间的一条冷僻的街道),正好有一辆出租马 车经过。任德里埃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转过身 来,看见车里坐了两个人,都是波丹的亲戚;还有 一名陌生男子。波丹的女亲戚之一, 拉××夫人对 他嚷道:"波丹受伤啦!"又自己补充道:"人家 把他抬到了圣 - 安东救护院。我们去接他。跟我们 一起去吧。"干是仟德里埃也上了马车。 然而那陌牛男人却是圣 - 马格丽特、圣 - 安东 警长家的打铃人。他奉警长之令,要到克里希街88 号波丹家里, 通知他的家属。因为只见到几个女 人,便只对她们说:波丹受了伤。他主动表示愿陪 伴她们,因此也上了马车。人家在他面前提到了任 德里埃的名字。这可能是不够谨慎的表现。于是大 家跟他讨论了一番:他宣称他不会出卖任德里埃。 然后大家又商定:在警长面前,任德里埃也算是波 丹家的亲戚,姑且也管他叫"波丹"。 那两位可怜的女人还抱着希望。也许伤势相当 严重: 但波丹还年轻, 体质也好。"能救活他 的。"她们互慰着。任德里埃却一言不发。到了警 长那里, 纱幕就会撕破了。"他还行吗?"拉×× 夫人一讲门就问。"可是,"那警长应道,"他已

回到新街区,即诵哈佛港铁路线附近的街区,他的

这时刻真是令人断肠。这两个女人如此突然地在心灵上受到重创,绝望迸发成了号啕大哭。"啊!你这卑鄙的波拿巴!"拉××夫人大声喊叫着。"你杀了波丹!好哇,我也要杀了你!你若是马拉,我便是刺客夏洛特·高尔代!"

经死啦!""什么!死了?""是啊,当场就被打

死了。"

家属,但条件是:必须允诺立即埋葬,不得有任何 声张,不得将遗体展示给平民百姓看。"你们当了解,"警长唯恐不曾点明地说,"看见有一名代表 被杀,并且血迹斑斑,这会煽动整个巴黎的!"政

仟德里埃要求得到波丹的遗体。警长同意交给

变制造了许多尸体,却不许别人借重这些尸体! 按照这些条件,警长给任德里埃配备了两名汉子,还发给他一张通行证,好去陈放波丹遗体的收容所。 正在此时,波丹的弟弟来了,他是一个二十四

岁的小伙子,医学院的学生。后来这年轻人遭到逮捕和监禁。他的罪名便是有这么一位兄长。让我们继续往下讲。大家便去了收容所。看到那张通行证后,所长就把任德里埃和小波丹带进一间低矮的房屋。那里有三张陋床,覆盖着白被单。进来的人可以辨出,白被单下面有三具尸体,形状僵硬不动。

的一位老太太,是政变当局的差役们后来才收归到 这里来的: 稍早些时候, 人家发现她的一部分财产 不翼而飞。 这三具尸体在惠尸布下都没有穿衣服。 人家只给波丹留下贴身衬衫和法兰绒的背心。 在他身上找到七个法郎、他的怀表和金质表链、他 担任人民代表的徽章和一个金铅笔盒, 他在波平古 尔街时曾经用过它:他还有一支铅笔给了我,我一 直保存着。任德里埃和小波丹不戴帽子走近中间那 张陋床。他们掀开尸布,看见了波丹的遗容。他显 得很安详,似乎在熟睡。脸上的脉纹没有一丝是紧 张的。两腮已开始有点儿发青。 人家作了记录。这是惯例。把人杀了还不够 , 还要建立记录存档。小波丹在警长要求下不得不签 字,然后"才把他哥哥的尸体验交乃弟"。在答字 的当儿,任德里埃在看守所院子里竭力安慰,至少 可以说是设法安抚那两个绝望的女人。 突然间,有一个男子闯进这院落,他已把仟德 里埃仔细端详了一些时候,此时他突如其来地对任 德里埃说话了:

三具之中放在当间的,便是波丹了。他的右侧便是曾站在苏尔彻身边,比波丹自己早一分钟被打死的那名士兵:他的左侧则是在柯特街被一枚流弹击中

"您在这儿干什么?" "这与您有什么关系?" 仟德里埃说。

"您是来收波丹遗体的吗?"

"是的。

"这马车是您的?"

"不错。

"请上车,放下帘子。

"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是人民代表任德里埃。我认识您。您今天 上午在街垒上哩。如果有别人认出您来,您就完蛋

仟德里埃听从劝告 ,卜了马车。在登车的当

儿,他问那人: "您是警察局的吗?"

那人并不回答。任德里埃在马车车门之后藏好

不久,他却走过来,挨着那门口说:

"对啦,我吃警察局的饭,但不干警察局的

啦!"

警长派来当下手的那两个人,从木床上抬起波 丹,并把他的遗体送上了车。他们将遗体放在马车 顶里头,先遮住面部,再用尸布从头到脚盖住。在

场的一位工人将自己的大衣借出,他们将大衣盖在

遗体之上,以免引起过路人的注意。拉××夫人坐

里埃近处。另有一辆马车跟在后面,里面坐的是波 丹另外那位女亲戚和一名叫德特克的医学院学生。 车子开动了。一路上,在车身摆动下,死者的 头部从肩膀的一边晃到另一边; 伤口的血又重新流 出。透过那白被单,再显出红殷殷的大块大块斑 迹。任德里埃伸出胳臂,将手放在死者胸前,防止 整个遗体前滑:拉××夫人则从侧面托着尸身。 人们叮嘱过车夫,要他缓慢行进,路上花了一 个多小时。 当人们到达克里希街88号时,卸下遗体的过程 把一些好奇的人引到了门口。邻居们跑了过来。波 丹的弟弟,在仟德里埃和德特克帮助下,将遗体抬 到波丹家居住的五楼。这是一座新房屋,他生前在 这里刚住了几个月. 他们将他抬进死者的卧室,那里秩序井然,— 如他12月2日清早离开时那样。那天夜里他未曾就 寝,所以被子没有掀开。他牛前读的一本书仍放在 桌上,打开在他中断阅读的那一页上。他们打开 布,仟德里埃用剪刀剪开衬衫和法兰绒背心。他们 擦洗了遗体。子弹是从右眼眼眶射入,从后脑勺出 来的。眼部的伤口并未流血,那里形成某种肿块; 头颅上的洞口大量出血。人们给他换上白衣裤,做

在遗体旁边,任德里埃坐到对面,小波丹坐在任德

了枕头,面容不加遮饰。女人们在旁边的房间里哭 泣着。 任德里埃已为前立宪议员杰姆斯·德蒙特里做过 同样的事。1850年,杰姆斯·德蒙特里干流放中死

了一张洁白的床,将遗体安放在上面,头部下面垫

在科隆。任德里埃亲往科隆,找到了公墓,将遗体 从原葬地掘出。他让人取出心脏,做了防腐处理, 装在银罐中带回巴黎。山岳派会议委派他同肖莱、 儒瓦纽将这心脏护送到德蒙特里的故乡狄戎, 并举

行庄严的葬礼。但由于当时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

有令,葬礼受到阻挠。勇敢忠诚者的追思使路易:波 拿巴不快,但他们的丧牛却令他高兴。 当波丹的遗体安放在床上后,女人们又回到屋 里,全家都围着遗体痛哭不已。任德里埃还有别的

仟务,便同德特克—起下楼。门口已聚集起—批 人。 一个穿工装的男人,头上戴着帽子,站在一块 界石上正在发表滔滔不绝的讲话,对政变赞扬备

至,欢呼恢复了普选制,取消了5月31日的法律, 废除了"二十五法郎",声称路易·波拿巴干得好, 云云、云云。仟德里埃站在门槛上,提高嗓门儿喊

道:"公民们,上面是人民代表波丹,他为了保卫 人民而横遭杀害!你们听着:是波丹,你们所有人 的代表啊!你们现在是在他的住所前面,而他的遗体还在床上鲜血横流!这里居然有这么个家伙敢为杀害他的刽子手鼓掌喝彩!公民们,你们要我说出这个家伙的名字吗?他的名字就叫'警察'!这些叛逆和懦夫是多么可耻多么卑鄙!请尊重那为各位

任德里埃在人群当间辟开一条路,扭住方才胡 说八道的那家伙的衣领,翻过手来一巴掌把他的帽

献身者的尸骨啊!"

子打落在地,大喊一声: "脱帽!"

尚未被捕的代表们的法令 大家以为高等法院作出一项判决;这项判决书

是由高等法院律师、前立宪议会议员、来自斯特拉 斯堡的马丁给我们送来的。同时我们获知了在奥梅 尔街发生的事情。战斗已经打响,现在重要的是支

持下去,并且给以后援。同时,也要在开展武装抵 抗的同时讲行合法抵抗。前天在第十区区政府聚会 的议员发布了废黜路易·波拿巴的法令:但那次集会 的参与者几乎都是多数派里不孚众望的成员,由他 们颁布的法令或许对群众是毫无作用的;有必要由 左翼接过手来,变做自己的文件,赋之以更加强有 力、更有革命气息的基调 , 并且占有高等法院那份 被认为确实存在的判决书,加以充实,使之变为应 予执行的判决。 在我们关于"拿起武器"的呼吁书中,我们宣 布了路易·波拿巴为非法。那份废黜法令被我们接手 并由我们副签之后,将会是对这宣布非法的措施之 有益补充。这将是以合法行动来补充革命行动。

抵抗委员会召集了共和派的人民代表。 我们集会过的格莱维先生寓邸实在有些狭小, 于是我们便指定磨坊街10号为举行会议的地点,虽 然我们已得到警告,说警方业已光顾过此地。但我 们别无选择。于革命嘛,谨小慎微是行不诵的,何 心,永远有信心,这是一切伟大行动的规律,而这 些伟大行动有时决定着伟大事件。要不断地临时想 出手段、方法、应付办法、种种计谋,永远不能按 部就班,一切都是突发式的,永远不可能先经过试 验,好也罢,坏也罢,各种机缘都得承受,同时要 冒方方面面的风险——包括时间、地点、场合,失 掉朋友、丢弃家属、剥夺自由、损失家产、舍身送 命——这就叫革命斗争。 将近三点钟,约六十名代表在磨坊街10号大厅 里集会;大厅旁有一小间办公室,作为抵抗委员会 的会议室。 这是十二月里非常阴暗的一个日子,夜幕似乎 已经快要降临。编辑赫哲尔,也可以称之为诗人赫 哲尔,思想高尚,作风大胆,人人皆知他在巴斯蒂 德当外长时担任过外交部秘书长,并在任内表现过 罕见的政治素质。他主动走过来表示听候调遣,正 如这天上午杰出的爱国者欣格雷已做过的那样。赫 哲尔知道,我们最欠缺的是—家印刷厂。我们的声 音传播不出去,路易·波拿巴在那里一家独白。赫哲 尔去找了一家印刷商,那印刷商对他说:"您就强 迫我嘛,可用手枪指着我的喉咙;于是我就有求必 应,您叫印什么就印什么!"现在要做的就是邀集

况我们很快就发现:此类提防也毫无用处。要有信

垒以作防御,如果必要宣布厂内戒严,以便印刷我 们的宣言和法令。赫哲尔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机 会。他走讲我们会场时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他 走近马车门时,在这十二月凄凄惨惨的黄昏中,他 隐隐约约看见远处有一个人站着不动,似乎是在那 里窥探。赫哲尔朝这人走去,认出原来竟是国民议 会的警长荣先生。 "你在这儿干什么?"赫哲尔蓦然质问 道,"你是来抓我们的吗?要是这样,我可有家伙 足以对付你!"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两支手枪。 荣先牛微笑着应答: "我确实是在站岗监视:不是对付你们,而是 保护你们。我在为你们站岗呀!" 荣先生获悉我们在朗德兰家开会,由于担心我 们被捕,便自发地为我们站岗放哨。 赫哲尔已经向拉布鲁斯代表敞开了他的计划。 拉布鲁斯代表将陪同他,在这次冒风险的征讨中给 他以道义上的支持。他们本在红衣主教咖啡馆定下 了第一次约会,结果未能谋面;于是拉布鲁斯给赫 哲尔留了个便条,交给咖啡馆老板。条子上写 着:"伊丽莎白夫人在磨坊街10号恭候赫哲尔先 生。"赫哲尔是看了这便条就上这儿来的。

几位友人,以武力占领这家印刷厂,在那里筑起街

时分,现在担任抵抗委员会秘书的维尔西尼代表, 会送来我们的宣言、我们的法令、我们得到的消 息,以及我们认为理应发表的任何东西。大家还商 定:赫哲尔将在黎希留街尽头的人行道上等待维尔 西尼,而黎希留街正是与红衣主教咖啡馆相并行的 一条街。 与此同时,儒勒·法夫尔、米歇尔·德·布尔日和我 三人起草了—份最后法令,综合了右翼投票赞成的 废黜令,以及我们表决赞成的宣布非法令。我们回 到客厅将这份最后法令读给参加集会的人民代表 听,并请他们——签名。 此时客厅的门忽然打开,艾米尔·德·吉拉尔丹来 了。从前天以来,我们还没有见到讨他。 在党派纠葛中,总有一层模模糊糊的假象笼罩 着一切战士,谣谣看去这假象会改变或冲淡人物的 原貌:剔除此种外表之后,吉拉尔丹便显现为一位 不可多得的思想家、一位文字精确的作家,文风有 力、严密、巧妙、遒劲;他是这样一名记者,就像 在所有伟大的记者身上一样,人们能嗅出国务活动

家的气质。艾米尔·德·吉拉尔丹难能可贵的贡献,是低价的报刊,这是一项进步。他正是具有这样出色的天赋,具有头脑清醒的顽强作风。艾米尔·德·

我们接受了赫哲尔的好意。大家约定:在入夜

吉拉尔丹是公众的哨兵:他的报纸便是他的哨位。 他等待,他观察,他窥视,他侦察,他探测,他大 声疾呼以示警告;只要发生任何情况,他便以笔为 枪立即开火:他时刻准备采取仟何方式来讲行战 斗。他今天可以是普通哨兵,明天却是运筹帷幄的 将帅。如同一切严肃的人士一样,他理解,他明 白,他认可;甚至可以说,他在摸着脉搏,以弄清 楚三个词语伟大而光辉的内涵,这三个词语便是革 命、进步、自由。他要革命,但主要是通过进步; 他要讲步,但仅仅是依靠白由来取得讲步;我们有 时可能同他有歧见,而且我们觉得自己有道理。这 些歧见涉及走什么样的道路、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持 什么样的立场。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他的勇气,因 为他已用各种形式证明了此种勇气:谁也不能否定 他的宗旨,那就是在精神和物质上改善所有人的命 运。艾米尔·德·吉拉尔丹更多地是民主派而非共和 派,更多地是社会主义者而非一般民主人士。有朝 一日这三种观念——民主、共和、社会主义——亦 即原则、形式和应用,在他的头脑里达成平衡,那 么他目前还表现出来的某些动摇就一定会消失。他 已经拥有力量,他还将拥有坚定。 人们将会看到:在此次会议中,我并不总是与 艾米尔·德·吉拉尔丹意见一致。正因为如此,我更

他以最高的水平,将战士的灵活性同思想家的清醒 明快结合到了一处。 我迎上前去,并月问道: "您在新闻报社是否还留下几个工人?" 他回答我:"我们的印刷机已被查封,由机动 宪兵看守;不讨我手下有五六个白愿帮忙的工人, 可以用手刷的办法,印几份传单。" "那好哇!"我又道,"就请您印刷我们的官 言和法令吧。"他立刻答称:"除号召拿起武器的 呼吁书之外,我都可以印。" 他转过身来对着我,又补充道:"我知道你们 的宣言。那是好战的呐喊,我不能印这东西。 双方大声争论。这时他向我们宣布:他将白行 发表宣言,方向与我们有所不同。他认为:不是要 用武器, 而是要应用"空白"来同路易·波拿巴斗 争。用武器他将是获胜者,用空白他就会战败。他 要求我们帮助他:要孤立那被他雄辩地称为"十二 月二日已被废黜"的人物。我们要使他的周围空无 一人!艾米尔·德·吉拉尔丹大声说。让我们宣布总 罢工!商人罢卖,消费者罢买,工人罢工,屠户罢

应在此确认,我是多么赏识他那清醒无畏的思想。 不管每个人可能,或愿意对他作多大的保留,艾米尔·德·吉拉尔丹是为当代新闻界增光的人物之一:

屠,面包店罢烤;让一切都停顿,包括国立印刷 厂;让路易:波拿巴找不到一个排字工人来为他排印 《箴言报》,找不到一个印刷工人来为他开印,找 不到一个张贴者为他张贴!普遍性的大罢工!在这 个人物的周围制造孤立、寂寞、空白!让整个国家 都对他退避三舍!国家避开的一切权力都将像一株 树那样倒下,它的根部必将分离!路易:波拿巴在犯 罪之中将被所有人抛弃,并因而消失。只需在他的 周围抱起双臂,就会使他垮台的。而相反的做法: 对着他放上几枪,你就会巩固他的地位。军队已烂 醉如泥,人民不知所措,不愿介入任何事端,资产 阶级对总统不胜敬畏,他们怕人民、怕你们、什么 都怕!那是不可能胜利的!你们作为大无畏者,将 会勇往直前,你们将甘冒杀身之祸,这是了不起 的:你们将带动两至三千勇士,他们的鲜血将同你 们的血流往一处,而且已经在流淌。这是极其英勇 的,没问题。但这不策略。至于我,我不印拿起武 器的号召书,我也拒绝参加战斗。让我们组织大罢 工啊! 这种观点很高超,很出类拔萃;但很遗憾,我 觉得它不可行。实事的两个方面通常吸引着吉拉尔 丹,就是要合乎道理,也要讲求实际。我觉得:在 这里,是缺少讲求实际的一面。

坚定的辩证法和生动的说理,触及了我们认为刻不 容缓的那个问题,即路易:波拿巴犯下的罪行,和有 必要在这罪行面前毅然挺立起来。与其说这是一次 争论,倒不如说是进行了讨论。不过米歇尔(来自 布尔日) , 后来还有儒勒·法夫尔在其后发言, 他们 却上升到了最高一级的雄辩水平。儒勒·法夫尔是有 资格理解吉拉尔丹强劲思想的, 他本来很愿意接受 这大罢工的思想,这在那个家伙周围制造空白的思 想——假如他觉得这是切实可行的。儒勒·法夫尔认 为这思想很伟大,但却不可能实现。整整一个国家 是不会突然停摆的。即使它的心脏受到打击,它也 还会运转。社会的运动,这乃是各种不同社会的动 物性运动,会比政治运动有更长久的生命力。不论 艾米尔·德·吉拉尔丹抱着什么样的希望, 总还会有 一个屠户照"屠"不误,总还会有一家面包店照烤 它的面包!总得吃饭啊!让整个社会的劳动者全都 抱起臂膀而不干活,这是幻想!——儒勒·法夫尔如 是说。这是做梦!人民将战斗三天、四天、八天, 但整个社会不能无限制地等待。至于形势嘛,无疑 是十分严峻的,无疑是十分悲惨的,而且鲜血正在 流淌;但这种形势,它又是谁造成的呢?是路易·波 拿巴。我们只是如实地予以接受罢了,如此而已。

米歇尔(来自布尔日)讲行了答辩。米歇尔以

艾米尔·德·吉拉尔丹对自己的想法态度坚决,合 平逻辑,决不让步,他固执己见。有少数几个人会 因此而动摇。他的论据,在这强有力的、不可穷竭 的头脑里源源不断袭来。至于我自己,我看见的是 自己面前的责任,有如一柄火炬在引路。 我打断了艾米尔·德·吉拉尔丹,大声叫喊: "争 论要做什么事情,现在为时已晚。不是要做什么, 而是业已做成。政变当局已扔出手套作为挑战,左 翼拾起了手套表示应战。事情就这么简单。12月2 日的行动是一项卑劣的、狂妄的、旷古未闻的向民 主的挑战, 也是向文明、自由, 向人民、向法兰两 的挑战。我要再说一遍:我们已接过了挑战的信 号。我们代表法律,是活生生的法律,它在必要时 可以拿起武器并且投入战斗。我们手握一杆枪,这 就是抗议。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胜利,但我们必须 提出抗议。首先是要在议会里抗议:议会被关闭, 就上街去抗议;街道被封锁,就到流放中去抗议; 流放完结了,就在坟墓里抗议!这就是我们这些人 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任务。人民代 表的授权是具有伸缩性的;人民给予此种授权,事 变却扩大了此种授权。 正当我们讲行争论时,我们的同事、前威士特 法利国王的儿子拿破仑·波拿巴不期而至。 他先是倾

听着,然后他发言了。他讲得铿锵有力,以诚恳而 高尚的愤怒心情,鞭笞他那位表兄的罪行。但他宣 布,照他想来,一份书面的抗议也就足够:这将是 代表的抗议、国务会议的抗议, 也是法官的抗议。 报界的抗议。此种抗议将是上下一致的,将使整个 法兰西心明眼亮:而采取任何其他的抵抗形式都不 能取得一致。至于他,他始终觉得宪法是不好的; 在立宪会议时期,他从一开头就反对这部宪法:现 在到了末日,他自不会捍卫它;他绝不会为这部宪 法流一滴血。宪法已经死亡,共和国却依然长存; 现在需要拯救的并非已成僵尸的宪法,而是作为原 则的共和国! 爆发出了一片抗议声。班塞尔年轻、热情、善 干雄辩、有些莽撞,对自己的信念坚定执著。他大 声指出: 应当盯住的,并不是宪法的缺陷,而是所 犯罪行的恶劣性质,是明目张胆的叛卖和对自身誓 词的违背。他宣称:也可以在投票时反对过现行宪 法,但如今面对篡权者,完全可以起来捍卫这宪 法,这是合乎逻辑的,我们之中有好些人便是这样 做的。他并日举我做例子:"要证明吗?请看维克 多·雨果!"他是这样说的。他结束时说:"您参加 建造—艘轮船,又觉得这船造得不好。您提了—些 意见,人家却未予接受。然而您不得不登上这艘

船。这时来了一名海盗,他一只手拿着斧子,要劈 开这船身,另一只手举着火把,要将它付之一炬。 船上员工想自卫,便跑过去拿起武器。这时您难道 会对船上人员说:我嘛,我觉得这船修建得不好, 愿让它被人摧毁!' "在这种情况下,"埃加·基内说,"他就不属 于船上人员这一派,而属于海盗那一伙了!" 各方都迸出了喊声:法令!赶快宣读法令呀! 我背倚壁炉而立。拿破仑·波拿巴朝我走来,挨 近了我的耳朵私语起来。 "您是在发起,"他声音极低地对我说,"…… 发起一场必败无疑的战斗!" 我回答说:"我不要看的是胜利,我要看的是 尽到责任!" 他驳斥道:"您是一位政治家,因此,您应当 关心事情的成败。我要对您再说一遍:在你们继续 讲行下去之前,这场战斗事先即已告失败。 我又道:"假如我们发动斗争,战斗是会失败 的,像您所说的那样。对此我是相信的;但假如我 们不发动斗争,失去的将是荣誉。我更愿打败仗, 而不要失去荣誉!" 他沉默了瞬息,然后抓住我的手。

船;您的孩子和兄弟都上了船,您的母亲也登了

"好啦,"他又道,"但请听我说:您个人在 冒很大的危险。在议会的所有议员中,您是总统最 深恶痛绝的一个。您从那崇高的讲坛上, 送了一 个'渺小的拿破仑'的雅号给他。您知道,这种事 情是终生难忘的呀!何况,是您口授了号召拿起武 器的呼吁书,大家全都知道的。您如果被抓住,就 会完蛋。您会被就地枪决,或至少流放远方。您有 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供今晚过夜?" "我还没有想到这。天哪,还没有哩。"我对 他说。 他接着说:"那么,就上我家来吧。您在巴黎 可能只有一个住宅是安全的,那就是我的家嘛。不 会有人到这儿来找您的。您可以白天来、夜间来, 随便哪个时间愿来就来好啦:我在家恭候,并亲白 为您开门。我住在阿尔及尔街5号。 我向他表示了谢意。这建议是高尚、真诚的, 我为之感动。我从未加以利用,但也没有忘记。

随便哪个时间愿来就来好啦;我在家恭候,并亲自为您开门。我住在阿尔及尔街5号。" 我向他表示了谢意。这建议是高尚、真诚的, 我为之感动。我从未加以利用,但也没有忘记。 又有人叫喊:"宣读法令呀!请坐,都坐下来!"在壁炉前面有一张圆桌:人们送来了一盏灯、几支笔、文具盒和纸张;委员会的委员们坐在这张桌子旁;代表们在四围就座,有坐长沙发、有坐软椅的,还有坐从邻屋找到的任何椅子上的。有几位用目光寻找拿破仑·波拿巴。他已经告退。

一位议员要求:首先这次集会应宣布自己是国 民议会会议, 立即任命一名议长和主席团, 以完成 其建制。我指出:我们用不着宣布自己是国民议 会;我们从法律、从事实讲,本来就是国民议会; 我们那些缺席的同事是受到武力阻挠。国民议会即 使遭到政变的摧残,仍应保持其完整性;在此之后 或以前均应保持同一建制。如果任命另一名议长和 另一个主席团,那便会授路易:波拿巴以柄,差不多 等于是接受了解散议会令:我们不应做任何这一类 的事:我们的法令应当公布,但不是以任何议长签 字为志,而是要有所有未被捕的左翼议员签署。这 样,他们便会对人民享有全部权威,便会有充分的 影响。大家已放弃指定一个议长的想法:诺埃尔·帕 尔法主张,我们的法令和法案发表时不采用"国民 议会发布以下法令"的格式,而改为"仍享有自由 的人民代表发布以下法令……"等等。这样,我们 就保存了人民代表资格所包含的全部权威,而又并 不要求已被捕的代表支持我们的行动。这种提法还 有一个好处就是与右翼划清界限。人民知道, 仍享 有自由的代表只有左翼的成员。大家接受了诺埃尔· 帕尔法的意见。 我宣读了废黜法令。其措词如下:

宣言

仍享有自由的人民代表,兹依据宪法第六十八条,其 文字如下:

第六十八 条任何由共和国总统采取的解散议会、将议会延期或阴止其行使其职权的措施,均为叛国罪行。

仅由于这一项事实,总统即已被从其职务上废黜;公 民们均应拒绝对其服从;执行权力已全权转移至国民议会; 高等法院之法官应立即举行会议,否则即属犯有重罪;他们 应在自行指定的地点召集所有陪审法官,以便对总统及其同 谋犯讲行审判。

兹发布以下法令:

第一条 路易波拿巴在共和国总统职务上已被废黜。第二条 所有的公民与公务员都必须拒绝服从此人

第二余 所有的公民与公务负都必须担绝服从此人, 否则即属同谋。

第三条 高等法院于12月2日发布判决,已宣布路易·波拿巴为叛国罪之被告;该判决书将予发表并执行。因此,各军政机关均被要求协助执行该判决书,否则即为重罪。

1851年12月3日常规会议上决定,书就于巴黎。

这一法令宣读后,即以热烈鼓掌而获通过。我们签了字,各人民代表亦纷纷挤到桌子四周,把他们的名字同我们的名字签到一处。赛因指出:这签名挺费时间,而且我们也只有约六十个人,许多左翼成员正在已起义的街上执行任务。他问:委员会既享有左翼的全权,是否反对在法令后面毫无例外地签上所有共和派代表的名字,而不论他们是否在

在法令后面。 这份名单上艾米尔·德·吉拉尔丹的名字引起了我 的注意。名单上始终有他。 "您在法令上签字吗?"我问他。 "毫不犹豫。 "要是这样,您同意印刷这法令吗?" "马上付印。 他又说: "我已对您说过:我现在没有印刷机了,所以 只能以手刷的方式,印制成传单。这很费时间,但 到今晚八时,你们将拿到五百份。 "那么,"我旧话重提道,"您是坚持不肯 印'拿起武器'的呼吁书喽?" "我坚持这个态度。" 我们将这份法令复制一份,由艾米尔·德·吉拉尔 丹带走。

讨论又重新开始。随时都有代表来到,并带来一些消息: "阿米安举行起义。" "莱姆斯和卢昂

场。我们答称:确实,由全体代表签名的法令更符合我们的宗旨。而且这也正是我首先提出过的看法。班塞尔的衣兜里正好有一份旧的《响导者报》,其中有分组得票一览。我们剪下了左翼议员名单,划掉了已被逮捕者的名字,便将这份名单附

发生动荡,正向巴黎进发。""甘罗贝尔将军抵抗 政变,卡斯代兰纳将军还在动摇。""美国公使要 求发还护照。"我们不太相信这些传闻,后来的事 实证明我们做得对。

这时,儒勒·法夫尔起草了以下法令,提交会 议,并立即获得诵讨:

法令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在本法令上签名的各人民代表均仍享有人身自由,兹 特举行常规性议会会议:

由于他们大多数同事已遭逮捕,同时由于形势紧迫; 考虑到路易:波拿巴正在把他的罪行推向极点,并为此 不惜用种种最骇人听闻的手段侵犯巴黎公民之生命与财产,

以至践踏所有法律,废除了文明国家的一切保障; 考虑到此类疯狂罪行正招致一切良知之愈益强烈的反

对,并在加速全国性复仇时刻的到来,然而最为紧要之事乃 在干宣布法律。

兹特发布以下法令: 第一条.在所有实行戒严之省份,一律废除此项戒

严:普诵法律继续生效。 第二条. 立即解除赋予所有军事长官之特别权力; 如 上述长官拒不执行,则一律以重罪论处。

第三条,政府武装力量之官员和人员负责执行本法

令,否则亦以重罪论处。 1851年12月3日常规性会议通过。

马迪埃·德·蒙若和德·弗洛特走了进来。他们是从外面进来的,曾去过所有已展开斗争的地方;他们曾目睹部分居民读到下列文字时的踌躇态度:"5月31日的法律已废除,普遍选举制度已恢复。"路易·波拿巴的告示显然起着破坏作用。应当以牙还牙;凡是能帮助人民认清形势的事情,决不应忽视。我口授了以下的宣言:

宣言

广大人民群众:人家在欺骗你们。

路易:波拿巴说他在恢复你们的权利,将普遍选举制还给了你们。

路易·波拿巴在撒谎。

请读一读他的告示吧:事情是多么卑鄙复可笑啊!他给予你们的权利竟是——授予他<u>一个人</u>以立宪权,亦即本来是属于你们的最高权力!他授予你们这样的权力:任用他做为期十年的独裁者!换句话说,他给你们的权力是自己退位,同时为他加冕!哦,广大的人民群众呀,你们其实也并无此种权力;须知这一代人是不能处置下一代人的主权的啊!

是的,你们本是主权拥有者,但他却给你们为自己设立一个主子的权力,这主子便是他自己!

这是伪善加背叛!

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揭露伪善;该由你们来惩罚背 叛者!

抵抗委员会委员:

儒勒法夫尔、德弗洛特、卡尔诺、马迪埃德蒙若、马 提厄德拉德洛姆、米歇尔德布尔日、维克多雨果

波丹已经英勇牺牲。应当让人民知道他牺牲的 经过,并且沉痛悼念他。根据米歇尔·德·布尔日的 建议,通过了以下的法令:

法令

仍然享有人身自由的人民代表们,考虑到人民代表波 丹为了共和国、为了法律,英勇牺牲在圣-安东郊区的街垒 上;并考虑到他为祖国完成的重要业绩。

兹特发布以下法令: 授予人民代表波丹以安葬于国葬墓之殊荣 1851年12月3日常规性会议通过

在沉痛悼念死者和解决斗争的急需之后,按照我的意见,便应立即果断地采取几项重大的群众性的改善措施。我建议取消饮料入市税和消费税。马上有人反对:"不要讨好老百姓!""胜利之后,咱们看情况再说。目前是要让平民投入战斗!如果

由!"班塞尔指出:"取消饮料入市税和消费税并 不是讨好老百姓,而是援救贫困,是一项重大的补 偿性经济措施,是满足公众的呼吁;而此种呼吁是 右翼一贯不予置理的: 左翼熟知此事的来历, 应当 赶快付诸实施。"后来,大家表决通过将两项法令 合二为一,仅有的保留是在胜利后再一并发表。 法今 仍享有人身自由的人民代表 发布以下法令: 在共和国全境范围内,一律废除饮料入市税。 1851年12月3日常规件会议诵讨 维尔西尼带着宣言和法令的一份复制件,前往 寻找赫哲尔。拉布鲁斯方面也去寻找。大家约好: 晚八时在前临时政府成员玛理家中即小田新街寓所 相见。 正当委员会委员和人民代表各自退场时,有人 进来对我说:某某要对我说点儿什么。我走进与客 厅相通的一间小屋,见那里有个穿工装的男人,容

他们不投入战斗,他们不起来斗争,他们不明白这都是为了他们好,我们这些代表现在是为了他们的 权利而赴汤蹈火,置生死于度外,如果他们让我们 单独去同政变当局拼搏,这就说明他们不配得到自 貌和善又机灵。这男人手里拿着一卷纸张。 "公民维克多·雨果,"他对我说,"你们没有 印刷厂,这儿有一种办法,可以让你们用不着依靠 印刷厂。

他在壁炉上平放并展开手头的纸卷,这是一种 蓝色纸张的簿册,纸很薄,略微带点儿油性。每两 页蓝纸间又有一页白纸。他从衣兜里取出一把有些 磨钝了的锥子,同时对我说:随便拿到什么东西都

可以用得上。像钉子、火柴棍儿之类,接着,他用 那锥子在簿册第一页上书写"共和国"字样,又翻 转了簿册后面各页,对我说:您看嘛!

"共和国"一词在这本簿册的十五或二十页纸 上全部显现。 他补充道:"通常,人家用这种纸来拓印工厂

的设计图纸之类。我早就想到,这在某个时候也许

能派上用场,现在就是这种时候了。我家里存着一 百多页这种纸张,我可以把您想复印的仟何文字印 出一百份来,诸如什么宣言之类的,花费的时间跟 抄写四至五份一样。请给我写点儿什么东西,您认 为目下有用就行。明天早晨就会在全巴黎张贴出五 百份来!"

我身上可没有任何一份我们方才起草的文件。 维尔西尼带着所有的抄件走了。于是我取了一页 纸,在壁炉的一角写就以下宣言:

致军队

士兵们!

有一个人物刚刚破坏了宪法。他撕毁他对人民立下的 誓言,废除了法律。窒息了法治,血洗巴黎,捆绑法兰西, 出卖了共和国!

士兵们,这个人物想把你们拉入他的犯罪行为。

有两个东西是神圣的:一是国旗,它代表着军人的荣誉;一是法律,这象征着国家的法治。士兵们,最大的谋叛,便是举起国旗来反对法律。别再追随那使你们迷失方向的恶棍了!在这样一种犯罪中,法国士兵应当是复仇者,他们不应当是同谋犯!

这个人物自称名叫波拿巴。他在撒谎,因为"波拿巴"这个名词意味着光荣。这个人物自称名叫拿破仑。他在撒谎,因为"拿破仑"这个称呼意味着天才。他呢,他既无名又渺小!你们要将这恶棍捉拿法办啊!士兵们,这是个假拿破仑啊!一个真正的拿破仑将让你们再立马朗戈(4)的战功;他呢,他却会叫你们重陷特朗斯诺南(5)!

切;他呢,他却会叫你们里陷待朗斯诸南兰! 请把你们的目光转向法兰西军队的真正职能:保卫祖 国,传播革命,解放人民,支持各民族,拯救本大陆,砸烂

各处的锁链,维护普世的法制,这就是你们在欧洲军队行列 中的作用!你们无愧于过去那些伟大的战役!

士兵们!法国军队是人类的先锋。

请反躬自省吧,请多多思考吧!认清自己的面貌,重整自己的雄风吧!请想一想你们那些遭到逮捕的将军们吧: 他们竟被一些警棍扭着衣领,手上被铐了手铐,投进监禁盗 贼的牢狱!躲在爱丽舍宫的那个罪大恶极分子,竟把法国军队当成下等帝国的一群乌合之众;他竟以为,发够了饷、灌足了酒,军队就会唯命是从!他让你们干的是一件龌龊的勾当!在这十九世纪的盛世,而且就是在巴黎,他要你们扼杀自由、进步与文明!你们是法兰西的子孙,他却要你们一举毁灭法兰西在三百年的开明时代,以及六十年的革命中光荣和艰苦的全部建树!士兵们,假如你们体现着伟大的军队,就请你们尊重该传大的国家。

我们是公民、是人民的代表,也是你们士兵的代表;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弟兄,也是法律和法治的体现。我们站在你们面前,向你们伸出臂膀;你们却盲目地以利剑给我们以猛击!须知:令我们痛心疾首的,并不是目睹我们自己的鲜血横流,而是眼见你们的荣誉化为乌有!士兵们!你们若在谋叛中再跨前一步,若与路易波拿巴再多一日同流合污,你们就将在举世的良知前落得个永劫不复!指挥你们的那伙人已被宣布为非法。他们不是将军,他们是恶棍。苦牢的牢房在等待他们;你们现在即可从他们的肩章上瞥见这末途。士兵们,亡羊补牢,犹为未晚!立即悬崖勒马!回头便是岸,祖国,共和国正伸开臂膀!如若一锅时,且看历史将你们如何发落!历史将会昭示:这些士兵以他们的马蹄、以他们的炮车车轮,作践了祖国的一切完足以他们的马蹄、以他们的为法兰西的士兵,却玷污了奥斯特利茨的周年纪念日!由于他们的讨失,由于他们的

西增添无尚的荣光! 法兰西的士兵们!切勿再助奸为虐,莫再助长邪恶! 我那些委员会的同事们都早已告退,我无法征得他们 同意了。时间又那么紧迫,于是我毅然署名:

氏带给法兰两无尽的耻辱,犹之平这同一姓氏过去曾为法兰

以仍拥有人身自由的各人民代表之名义,

天上午您将能重新读到它。"他果然言而有信。第二天,我在朗布陀街、军人街街角和圣-德尼小教堂,都看到这份宣言张贴在墙上。对于不知道这办法之类。

那穿工装的男子带走了宣言,并对我说: "明

法之奥妙的人来说,则好像是蘸着蓝墨水手写而成的文件。 我想回自己家里去了。当我来到奥维涅圆塔街

我想回自己家里去了。当我来到奥维涅圆塔街时,我一举走到大门前,那门不知出于何种偶然原因,正巧是半关半开。我将它完全推开,走了进去。我穿过院子,上了楼梯,不曾碰到任何人。

去。我穿过院子,上了倭梯,个曾碰到任何人。 我的妻子和女儿正同保罗·麦里斯夫人一起,待 在客厅有火炉的角落里。我是悄悄走进来的。她们 正在细声密语地交谈。她们正说到那位民歌小曲作

家皮埃尔·杜邦,他曾来到我们家里要求给他一些武器。伊西多尔过去当过兵,有几支手枪,便借给皮埃尔·杜邦去进行战斗。

李殊问,这几位女士转过头来,发现我已在她

埃尔·杜邦去进行战斗。 突然间,这几位女士转过头来,发现我已在她们跟前。我的女儿欢呼起来。可我的妻子一边过来

们跟削。我的女儿欢呼起来。可我的妻子一边过来 搂着我的脖子,一边告诫我:"快走!你再待一分 钟便完蛋!你会在这儿被抓走的!"保罗·麦里斯夫 人补充道:"人家正在搜捕您。一刻钟之前警察还 是由陌生人签署的。几分钟后,我看出她们越来越害怕了,便真走啦。我的妻子对我慰勉尤加:"你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正义事业。去吧,继续干下去!"我吻别了妻女。到我命笔书写这段经历的此时此刻,恰恰已过去了五个月的时光。正当我被流放而去的时候,她们仍留在我那正遭监禁的儿子

维克多的近处。从这分手之日以来,我还不曾再见

我出门时一如进门时的样子,在门房小屋里只 有两三个年幼的小孩。他们围灯而坐,瞧着一本书

到过她们。

里的木刻图画朗朗而笑。

来过这里!"我没法使她们放心。她们交给我一沓来信,表示愿为我提供安全宿夜处,其中还有几封

大主教

在这阴暗悲惨的一天里,有一位平民男子起了某种念头。

这是一名工人,属于正直而不起眼的天主教民主人士的少数派。他的思想既受到革命方面的鼓舞。又具有独秘主义的影响。 结果体他在平民中稍

舞,又具有神秘主义的影响,结果使他在平民中稍显形迹可疑,即对同志和友人也不免如此。他是相 当虔诚的,所以被社会主义者称为耶稣派;又是相

当拥护共和的,所以被反动派称为赤色分子;他在郊区车间里真是一种例外的人物。然而,在紧要关头,为了掌握和治理群众,就必须有天分上的例外人物,但却不需要见解方面的独具一格者。不存在革命的奇才怪杰。为了有所作为,在复兴的时代和在社会斗争的岁月里,就必须全力投入政党这种强大而划一的阶层中去。人物的大潮流是跟随思想的

物向着思想的方向推进。 其实福音书是跟革命一致的;天主教跟革命却不一致。究其原因,实在是因为教皇陛下不赞成福音书。人们非常理解信仰基督教的共和派;人们不能理解信仰天主教的民主派。这是两个对立面的一个组合体。这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否定阻挠着向肯定的过渡。总之,是一位中立者。

大潮流而来的;真正的革命领袖,应当最善于把人

然而,在革命时代,凡中立者莫不软弱无力。 可是,从抵抗政变的最早时刻开始,那位工人 兼天主教徒、兼民主人士(笔者在这里正是讲述他 所作的高尚贡献)就坚定不移地投身维护正义和坚 持真理的事业,以至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将怀疑 转变成为信任,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呼。他在奥梅 尔街建筑街垒时表现得英勇顽强,大家众口一词地 推举他为领袖。在被攻击时,他仍像在构筑街垒时

的战场,他的大部分战友在那里牺牲,而他只是靠了奇迹才得以脱身。 他终于回到自己家里,他惴惴不安地想:全都完蛋啦! 他认为显而易见:最基本的人民群众是不会起事的了。以革命来制服政变,今后看来是不可能的

一样,以满腔热情来保卫它。这是一处光荣而惨烈

了。只能以合法手段来对政变进行斗争。开始时曾是一种机遇的东西,又重新变成结局时的期望,因为他认为结局是必然会来到,并且已相当临近。按照他的想法,在得不到平民百姓时,便应当动员资产阶级。只要有一个军团携带武器站出来,爱丽舍宫便一筹莫展了。为了这个目的,要采取决定性的步骤,要摸到中产阶级的心脏所在,要以惊世骇俗的大胆之举令资产者热血沸腾,但此种举动又不可

令人望而生畏。

于是,这位工人便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给巴黎大主教写一封信!

这工人便拿起了笔,从他那寒微的阁楼里,给 巴黎大主教先生写了一封严肃而热情的信。他作为 平民一分子和普通信徒,向他的主教写了大致内容 如下的一份信函:

现在我们面临着庄严的时刻。内战使军民对立,导致流血。凡出现流血事件时,主教总是挺身而出的。西布尔先生应当继承阿夫尔^[6]先生的工作。榜样是伟大的,机会更加伟大。

让巴黎大主教率领他下属的全体教职人员,高举教皇御赐的十字架,头戴主教专用的帽子,以宗教游行的方式和第二条

让他出面召唤国民议会和高等法院,召唤议员们戴上横绶带、法官穿上大红袍;让他出面向平民、向士兵发出呼吁;让他直截了当地向着爱丽舍宫前进。让他在爱丽舍宫高高举起手臂,以正义的名义谴责违法分子,以耶稣的名义制止流血的肇事者。只要这只手臂一伸出,主教就必定能粉碎政变。

这样,他便能使自己的雕像与阿夫尔先生的雕

像并肩而立。人们将会传诵:巴黎的两位大主教, 两次将内战踩在脚下,制止了内战的爆发。 教会是神圣的,祖国却是至高无上的。在眼下 这种场合,教会应当声援祖国。 这封信写完之后,他便签上了他这个普通工人 的名字。 但现在却冒出了一个难题:怎样才能将这封信 送达大主教呢? 亲白呈递吗? 但人家会让他走到大主教跟前吗?他只是一名 着工装的普诵手工业工人呀! 何况,为了到达大主教宫,就恰恰必须穿过起 义的街区,那些地方的抵抗或许仍旧持续不断。要 越过拥挤着部队的那些街道,他必会被逮捕、被搜 身。他的双手都有火药的气味,他会被枪毙,信件 不可能送达。 怎么办呢? 正在一筹莫展之时,他的脑子里忽然想到了阿 里埃日的阿尔诺这个名字。 阿尔诺是一位按照自己内心的感情行事的人民 代表。他的品格是非常高尚的。他就像这位工人一 样,也是民主人士兼天主教徒。他在国民议会中高 高举起,但也只有他一人举起那面大旗,力主将民

河,热情澎湃,既和蔼可亲,又坚定不移,将演说 家的天赋与骑士的信念熔于一炉。他那坦诚的天 性,使他在不脱离古罗马传统的前提下,酷爱那宛 若珍宝的白由。他有两重的信条,但却从未有过两 副面孔。总起来说,在他身上民主的倾向占着上 风。他有一天曾对我说:"我把手伸向维克多·雨 果,却不伸向蒙达朗贝尔。 前面提到的工人认识这位阿尔诺。他常常给阿 尔诺写信,也见过他几面。 阿尔诺(来自阿里埃日)居住在一个大体还能 自由通行的街区里。 工人立即前往。 像我们大家一样,他见到了阿尔诺。这位来自 阿里埃日的代表已经投入战斗。如同大多数左翼代 表一样,他从12月2日上午起就不曾回到过自己家 里。然而到第二天,他思念自己年轻的妻子——当 他将她抛下时,还不知道何日能重见;也思念还在 吃奶的六个月的婴儿,他已经有许许多多个钟点没 有亲吻讨这孩子了。总之, 他思念着这温暖的家 庭,那是在某些时刻非要见到不可的家啊!他实在 是情不白禁了:逮捕、送往马扎斯监牢、囚室、吊

主与教会结合在一起;但这面大旗的追随者却寥若 晨星。阿尔诺(来自阿里埃日)年轻英俊,口若悬 起浮桥、执行枪决的行刑队......一切都消失了,危 险的观念不复存在。他回到了自己家中。 那位工人恰巧在这个时刻到达。 阿尔诺(来白阿里埃日)接待了他,读了他写 的信,同意他的看法。

阿尔诺 (来自阿里埃日)本人就认识巴黎大主

教。

两布尔先生是一位共和派神父,是卡芬那克将

军仟命的巴黎大主教。他是阿尔诺(来自阿里埃

日)那种自由派天主教徒心目中真正的教会领袖。

对于大主教来说,阿尔诺(来自阿里埃日)则在国 民议会中代表着天主教,德·蒙达朗贝尔先生却歪曲 了天主教。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派的代表同共和派

的主教举行过多次会见,马雷神父则在这两人之间 穿针引线。这位马雷是聪明的神父,是人民之友、

进步之友,担任过巴黎的代理主教,后来任苏拉地 方"非教徒区"①的主教。就在几天以前,阿尔诺 还见到过大主教,听取了他对教职人员党派侵犯主

教区权力的抱怨:他甚至准备就这一问题对有关部 门质询,并将这一问题提到议会讲坛上。

阿尔诺在那工人的信件后面附了他亲笔签署的

一封介绍信,并将这两封信封入同一个信套内。

但这里仍存在相同的问题。

怎样才能将这一密件送到呢? 阿尔诺出于比那工人更为严重的原因,不能够 白己亲往呈递。

而时间又是如此紧迫! 他的妻子看出他的为难之处,便很淳朴地对他

说

"我承担这件事。"

阿尔诺夫人年轻漂亮,结婚还不到两年,是前 立宪议员、共和派人士吉夏尔的女儿;她是这样一 位父亲当之无愧的女儿, 也是这样一位丈夫当之无

巴黎正处于战乱之中,必须面对街头的种种险 情,冒着生命危险,出入于枪林弹雨中。

阿尔诺先牛很费踌躇。

愧的妻子。

"你想干什么呢?"他问她。

"我递送这封信。

"你亲白送?"

"我亲白送。

"但这是很危险的。" 她睁大眼睛对他说:

"前天你同我离别的时候,我难道表示讨这种

异议吗?"

他流着眼泪亲吻了她,并对她说:

"去吧!"

但政变当局的警探总是疑神疑鬼的,许多女人 在穿街过巷时也被搜了身。他们或许会在阿尔诺夫 人身上发现这封信件。该把这信藏在什么地方呢?

"我带着孩子一起走。"阿尔诺夫人说。 她解开了那小姑娘的襁褓,把信藏在里面,然

后又系好襁褓的带子。 ——做完这一切之后,父亲吻了吻婴儿的额斗,母

做完这一切之后,父亲吻了吻婴儿的额头,母亲笑嘻嘻地脱口说道:

"嗨,红小鬼!才满六个月,却参加谋反!" 阿尔诺夫人不无困难地来到大主教宫。送她去

的车子不得不绕许许多多的弯子。她毕竟到达了。 她求见大主教。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这不会有什么了不起,于是人家就放她进去。

但她却在众多庭院和楼梯间迷失了方向。她相 当迷惘地寻找着道路,却在此时碰见了马雷神父。 她认识这位神父,便上前跟他说话。她说明了自己 的来意。马雷神父读了那工人的信件,情绪颇为昂

扬。"这样可以挽救整个局面。"他道。 他又补充了一句:"夫人,请跟我来,我介绍 你见去去救。"

间屋里。马雷神父让阿尔诺夫人先进入大主教的办

熟虑的样子。
"我应当怎样回答我的丈夫呢?"阿尔诺夫人问。
"夫人,"大主教回答,"现在已为时太晚啦。应当在战斗开始前做这件事。现在可能会冒更

公室,自己去向大主教通报一声。过了一会儿,大 主教走讲来。除马雷神父之外,与他同在一起的还

阿尔诺夫人将丈夫和那位工人的两封信一起交 给了西布尔先生。大主教读了这两封信,显出深思

有马德兰大教堂的教士德盖里神父。

大风险,造成较当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更多流血。" 德盖里神父保持着沉默。马雷神父十分恭敬地想把主教的思想引向那位工人建议的重大举动。他

想把主教的思想引问那位工人建议的重大举动。他说了几句很能令人信服的话。他强调一点:大主教的露面可能使国民警卫队有所作为,而国民警卫队的作为将会使爱丽舍宫往后退缩。

"不,"大主教说,"您是在指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事已至此,爱丽舍宫是不会向后退缩的。你们以为我可能制止流血,不会的,我反而会造成流血,并且是血流不止。周足擎卫队已来失威信

流血,并且是血流不止。国民警卫队已丧失威信。 如果军团亮相,爱丽舍宫就会用军队的师团来镇压 军团。而且,在政变的那个人物面前,一个大主教 不会的!别抱幻想了!这个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他通过打击人民代表打击法律;他也会通过打击我来打击上帝。" 他以一个不堪重荷者的目光,送走了阿尔诺夫人。 让我们尽到史学家的责任。六个星期后,在巴

又算得什么呢?如今就职的誓词安在?赌咒发誓保证的信念安在?对法律的尊重安在?在这样的罪恶中向前迈出三步之后,就绝不会掉转方向的。不,

黎圣母院的教堂里,有某个人物为十二月的叛逆唱了安魂曲,这就将上帝的半个身躯拉进了这桩罪行。

这人便是西布尔大主教。

在瓦莱里安山上

道赛滨河路兵营里关押的有二百三十名代表, 其中五十三名被送上瓦莱里安山。这批人塞满整整四部囚车,还剩下少数几个被装入一辆公共马车。 贝诺瓦·达齐、法鲁、皮斯卡托里、瓦提梅尼尔都被

关入这些滚动的牢房,其他人如欧仁·苏和艾斯基洛斯诸先生亦在此列。可尊敬的古斯塔夫·德·波蒙先生,曾经极力主张多囚禁人,现在他自己也登上囚车。笔者已指出过:立法者尝尝法律的滋味也不无

瓦莱里安山的司令官在这座要塞的拱顶下作了 自我介绍,以便接待变做了囚徒的人民代表。

自我介绍,以便接待受做了凶症的人民心表。 他开头还妄想给他们都戴上手铐。然而他曾在 乌迪诺将军麾下服役,将军此时严厉训斥道:

"你不认得我了吗?"

好外。

"岂敢,将军。"

"那么好,你要知足才好。不要过分嘛!"

"不对,"这条地位为第一个"您应为"

于此。他们应当向我们敬礼。我们大于军队,我们 体现着法兰西。"

司令官明白了。从此以后,他见到将军们便脱帽,见到代表便低下脑袋。

入一间大寝室,并且抬进一些士兵们刚刚腾空的新 床。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头一个夜晚。床与床几乎相 连,被褥污秽不堪。 第二天上午,根据听到在外面说过的只言片 语,代表们间有传闻说:将对这五十三人讲行甄 别,共和分子将被剔出。不一会儿,传闻被证实。 德·鲁依纳夫人设法挨近了她的丈夫,并目带来一些 消息。有人斩钉截铁地说,政变当局的"堂玺大 臣"即司法部长,自我称呼为"欧仁·鲁埃尔"的那 个人物,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通知下面释放右翼 人士, 而要把左翼分子关进监牢。 如果那些贱民蠢 蠢欲动,就让左翼分子负全部责任。作为郊区俯首 听命的担保,我们得掌握着赤色分子的脑袋!" 我们不相信鲁埃尔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因为这 太放肆。在这个时候, 鲁埃尔先生还没有这等阳 量。他是12月2日被任命的,他拖延着,隐隐约约 表现为审慎,不敢到旺多姆广场的司法部去就任。 正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很正确呢?在某些人心灵中, 对能否成功的怀疑变成良心上的内疚。破坏所有的 法律、发假誓、扼杀法治、谋害祖国,这难道都是 正当的? 当既成事实尚未造成时, 人们在后退; 当 有所得手时,人们便往前冲杀。凡是得手时,便似

平无犯罪之说:只有得手最能洗刷那个未知数,即

开头的惧怕,正好说明了他后来的热心。 实际情况是,那些恫吓性的言论不是鲁埃尔说 的,而出自帕尔西尼之口。 德·鲁依纳先生来向同事们通报正在酝酿的事

罪恶,并使它变得可以被接受。后来,这个人成了 路易·波拿巴最激讲的谋士之一。这是很明白的。他

情,告诉他们:人家就要来问清每个人的姓名,以 便将纯洁的羔羊同赤色的山羊分开。于是扬起一片 听上去非常一致的嗡嗡声。右翼代表们有非常高尚 的表现。

"不,不行!咱们不报任何人的姓名!不让他 们对咱们进行甄别!"古斯塔夫·德·波蒙先生大声 喊道。

德·瓦提梅尼尔先生补充说:"我们是全体一起

走讲来的:我们也理应一个不少地从这里走出 去!" 但过了一会儿就有人诵知杜莱·安东尼:有人正

拟定—份秘密名单,保皇派的代表们被邀请在那上 面签名。有人把这不光彩的决定归之于可尊敬的德·

法鲁先生。这大概是没有根据的。 杜莱·安东尼情绪激昂地在发言,他周围是一群

群在宿舍里唧唧喳喳的人群。 "先牛们,有人正在搞—份名单。这简直是耻 "不,不!""不能再分什么右翼左翼。大家都代表国民议会嘛!所有人同命运、共呼吸!"那刚开始草拟的名单被没收并且烧毁。"这是按议会决议进行的处置。"德·瓦提梅尼尔先生微笑着说。—位正统派代表补充道:"不能说是'议会'呀!是咱们下榻的'议舍'!"

请代表们人人通报一下自己的姓名,以便指定所有 人的最终去向。那客气的话语间透着下达命令的口

"没有人这么干,谁也不报姓名!"那是乌迪

辱。昨天,在第十区的区政府,你们对我们说:没有什么左翼或右翼了,我们是完整的国民议会。你们当时是相信人民会胜利,便以我们这些共和人士做屏障。今天,你们相信政变当局已经得手,于是再度摇身一变,重新当起保皇派来,好把我们这些

民主分子出卖给人家!真妙呀, 干吧!"

众人响起—片叫喊:

回答他的是一腔怒火:

古斯塔夫·德·波蒙补充道:

诺的声音。

"我们大家都只有一个名字:人民代表!"

警长行礼,,礼毕乃告退出。 两小时后,他又来了。这回带来国民议会执达

吏的头目,名字叫什么杜邦梭的:那是一个脸膛发 紫而又极犴妄的家伙,已经满头白发。在议会举行

盛大活动的日子里,他神气活现地坐在讲坛脚下, 脖子里戴着银闪闪的假领,大肚皮上耷拉着一条链 子,两腿间拖着一把长剑。

警长对杜邦梭说:

"尽你的责仟呀!"

警长所指,和杜邦梭所理解的"责任",是叫 这执达吏告发这批议员。这大体相当于叫仆从出卖 主人。

干是如法炮制。

这名叫杜邦梭的家伙,竟胆敢正视—位又—位 人民代表,然后——报出他们的姓名,由一名警棍

确时记下。 村邦梭先牛讲行此番"柃阅"时,遭到了非常

刻薄的待遇。

"杜邦梭先生,"德·瓦提梅尼尔先生对他 说 , "我原来虽然把您当做笨蛋 , 但总还以为您是 正派人咧。

最不给面子的话是杜莱·安东尼说的。他直视那

"您真够资格充当村宾议长哩。" 说得妙:这执达吏满可以冒充议长;可那窝囊 的议长呢,就配当执达吏。

村邦梭,酸溜溜地说:

全体点过了名,分类也已经进行,滤出了十三 名好斗的"公羊",其中十名是左翼代表:欧仁·

苏. 艾斯基洛斯、杜莱·安东尼、帕斯卡·杜勃拉、

夏奈、法约尔、保林·杜里厄、贝诺瓦、达米西埃、 台亚尔—拉特里斯,以及三名右翼代表,他们从昨

天起,在政变当局心目中突然变成赤色分子,他们 是乌迪诺、皮斯卡托里和杜里奥·德·拉·罗齐埃尔。

人家把这些人单独关起来,同时分批释放不在

此列的那四十人。

人民当中出现了闪电

这天晚上形势逼人。

大马路上聚起三三五五人群。入夜时分,人群 扩大为聚众,不久又彼此汇合而成人山人海。这人

山人海还在不断扩展,随时有小街小巷涌出的支流 增加讲来,相互挤撞着,波涛汹涌一般,骇浪滔天 似的,并且传出面临大事的那种嗡嗡不绝的声响。

这嘈杂的声音浓缩成一个字、一个名词,它从万众 之口同时爆出,并且概括了整个的局势:"苏鲁

克8)!"在从马德兰大教堂到巴士底广场漫长的一 线上,几乎在所有地点,除去在圣 - 德尼门和圣 -马丁门,大马路都已被军队占领,包括处于临战戒 备的步兵和骑兵,以及架好了的炮车;在两侧便道

上,在这静止不动、黑魆魆的大方块的两边,挤满 怒不可遏的人流:他们目睹大方块的中间高高耸立 着炮筒、大刀和亮晶晶的刺刀。到处都充满公众的 愤慨,这是大马路上的景象。在巴士底广场,倒是 一片寂静。

在圣 - 马丁门,拥挤而不安的人群低声交谈 着。一伙一伙的工人也压低了嗓门儿说着话。 二月十日协会"在这儿讲行某种活动。一些穿白色 工装的男人,其实是警察局为这几天制作的特殊制

服,也在那里嚷嚷:"由他们去吧!让二十五法郎

况。 还有一些人在讲述: 奥梅尔街上的几处街垒重 又构筑起来,那儿已有许多人被打死;开枪的人事 前连个警告也不发:士兵们先被灌足了酒:在这街 区的好几处地方,已经停着救护车,里面寒满伤员 和死者。所有这些话都说得一本正经,声音不响 亮,不做任何手势,有如知心人在交谈。不时人群 暂时沉默下来,大家凝神屏息倾听着。远处响起一 **咗咗**+枪连射击。 人群里传说: "现在是开始撕破而纱啦。" 我们正在小田十字街玛理的住所举行常规性会 议。各方面都有人跑来声援。前一天未能同我们会 合的许多同事来同我们相聚:特别值得一提的有艾 玛虞尔·阿拉戈,他是一位杰出父亲所生的勇敢儿 子:有法尔科内和鲁塞尔(来白荣纳);还有几位 巴黎名流,其中有戴马雷先生,他是《人民掌权 报》年纪轻轻却已颇有名气的捍卫者。

两位能言善辩的人士,儒勒·法夫尔和亚历山大· 雷伊坐在靠办公室的窗子很近的一张大桌前,正在

的事安排好!他们在1848年6月抛开了我们;让他们今天自己去解决难题!这跟我们无关!"另一些穿工装的,但穿的是蓝色工装,"我却反驳道:们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事情这才开了个头嘛。得看情

起草一份致国民警卫队的文告。在客厅里,寨因坐 在一张软椅里,两脚跷在壁炉柴架上,烤着大火, 弄干他那双湿透了的靴子。他仍然带着那在议会讲 坛上常常露出的平静而充满勇气的微笑,议论着: "这对我们不好,但对共和国很好。戒严法已 宣布,他们会残暴地予以执行,特别是用来整我 们。我们被侦察、跟踪、追逐,不太可能溜之大 吉。要么是今天、明天,要么也许就在十分钟后, 会有对人民代表的一次'小手术',我们将会在这 里或别处被捕,被就地处决或用刺刀胡乱捅死。有 人会抬着咱们的尸体游行;可以希望,这终将唤起 民众,搞垮那个波拿巴!咱们光荣牺牲,而波拿巴 却是彻底完蛋! 如艾米尔·德·吉拉尔丹所许诺的那样,我们收到 来自新闻报社印刷厂的五百份文件,即针对高等法 院判决书起草的废黜法令和宣布非法令,上面有我 们全体的签名。那是有两块巴掌大的传单,用校样 的纸张印出。诺埃尔·帕尔法把这五百份墨迹未干的 传单藏在背心和衬衫当间带到这儿来。三十名代表 分头领取若干份,我们派遣这三十人到大马路上将 传单分发给平民。 这份法令从天而降落入稠密人群之中,那效果 真是非同小可啊!有几家咖啡馆还零零散散地开着

你推我搡,有的在路灯柱下挤做一团;有的则干脆 登上界石或桌子,大声宣读我们的法令。"这就对 啦,太好啦!"平民百姓纷纷欢呼。"有签名,有 答名!"另一些人喊。于是大家倾听朗读者一念出 姓名,念到每个众望所归者的大名时,群众便报以 堂声。夏拉莫尔又高兴又气愤,这时正分发传单, 在人群中来回穿行。他身材高大,声如洪钟,出言 惊人,加上他将一捆捆传单高举于头上、不断摇晃 着,引得所有的手臂纷纷朝着他伸过去。"请高 呼:'打倒苏鲁克!'你们就会得到传单!"他这 么说。这些话都是当着士兵们的面讲的。一名战列 上士远远瞥见夏拉莫尔, 也伸出手来要夏拉莫尔散 发的材料。于是夏拉莫尔也要求他:"上士,请喊 一声: '打倒苏鲁克!' "上士迟疑了片刻,然后 说:"不!""那么好,"夏拉莫尔说,"你就 喊'苏鲁克万岁'吧!"这回那上士毫不犹豫,高 举马刀喊了一声"苏鲁克万岁!"招来的却是一阵 哄笑和喝倒彩。 宣读法令在愤怒之外又增添一层灰暗的热忱。 大家动手,从各个方面把政变当局的告示撕了个精 光。从"杂剧咖啡馆"门前,一个年轻人对几名军 官喊道:"你们都被灌醉啦!"好消息,大马路上

门,大家争相竞读我们的传单:有的在商店橱窗前

的一些工人向士兵们挥舞老拳,并喊叫:"开枪 呀,懦夫们!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呀!假如我们 手里有步枪,你们倒是可以把枪托向上举咧!"在 红衣主教咖啡馆前头,骑兵们已开始向前冲锋。 由于在圣 - 马丁路和寺院路没有部队,所以这 两个地方的人群格外稠密。路上所有的店铺都关了 门:唯有路灯才放出暗淡的光芒:在没有灯光照亮 的窗口,人们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向外张望的脑袋。 黑暗会产生静穆:如我们已指出的,这集拢的人群 默不做声了:稍微尚能听辨的,无非是含混的窃窃 私语击. 突然,在圣-马丁街出口处,闪起一道亮光, 发出了一个响声,或者说是一种嘈杂声。所有目光 转向这边:人群一阵大规模的波浪形骚动:大家相 互推搡, 朝着降起的便道栏杆彼此挤压着, 那便道 中央是沟壑式的大道,便道的部位正好是圣-马丁 门剧场和晦冥剧场。人们看见一件庞然大物在移 动,一道强光在迫近。有些人发出了歌声。大家听 出了这威力无穷的复唱部歌词:"武装起来同胞 们!快结成队伍!"原来是火炬游行的人群来了; 同时送来的是《马寨曲》,那是另一柄伟大的火 炉:那正在能能燃烧的革命火炬、战斗火炬! 人群眼前高举火炬、放声高唱的队伍经过,他

们便自动排列整齐。游行者抵达圣 - 马丁深沟,便 走讲去。此时才能辨明这是怎样一次悲哀的讲军! 这队伍是由显然不同的两股人组成的。第一股人肩 上打着一块铺板,上面平躺着一位胡须全白的老 人,躯体已僵硬,嘴巴张得大大的,眼睛已不复转 动,额头上有一个小洞。行进造成的晃动使那具尸 体摇摆着,那僵死的头颅上下摆动,怪吓人的,也 实在值得怜悯。抬着这老人的一名男子,面色已是 苍白,胸口上有伤,自己用手抚着伤口,依偎着老 人的双脚,有时似乎自己也快要倒下了。另一股人 抬着另一张行军床,上面躺的是一位青年,脸色煞 白,双目紧闭,他的衬衫已是血迹斑斑,胸前纽扣 敞开,让人们可以见到那创伤。这两股人抬着担 架,同时唱着歌。他们高唱的是《马赛曲》。每到 复唱的地方,他们就暂停一下,举起火炬高呼:武 装起来!有几个年轻人挥舞闪着寒光的马刀。火炬 在尸体苍白的额头上、在人群铁青的面容上照出血 红色的光。人民当中有一种颤颤巍巍的感觉。大家 似乎在眼前又浮现出二月事件的幻觉。 这支送葬的队伍来自奥梅尔街。八点钟时,三 十多名在菜市场附近召集起来的工人, 也就是第二 天将构筑盖兰—布瓦梭街街垒的同一批人都来到了 奥梅尔街: 他们分头来自小狮子街、神父镇新街和

的青年——躺在街角里、街道石板上,面部毫无遮 盖,躯体四周是一摊血泊,脑袋枕在他们倒地处的 人行道上。两人都身着短大衣,似乎属于资产阶 级。老人的帽子跌落在身旁,他的形象十分可敬, 胡子白了,头发也全白,表情安详。一颗子弹打穿 了他的头颅。 那青年的胸部被好几颗大粒霰弹所洞穿。这两 人是一父一子。儿子眼见亲生爸爸倒下,不禁喊 道:"我跟着您去!"这两人在相距咫尺的地方横 卧着. 在技艺学院的铁门前有一栋正在建筑中的房 屋,有人到那里去找了两块木板,将尸体安放在木 板上,人群将尸体打在肩上,另一些人找来几支火 炬,于是便出发了。在圣-德尼街,一名穿白工装 的男子挡住他们的去路。"你们上哪儿去?"他问 大家 ,"你们这是自找倒霉啊!你们在给二十五法 郎那一派人帮忙哩!""打倒警察!打倒穿白工装 的!"群众高呼着。于是那男子便逃之夭夭。 人群—路行进—路扩大,队伍是开放的,大家 齐声高唱《马赛曲》。但在队伍里,除了几柄刀子

圣 - 马丁广场。他们是来战斗的,但在这个地点战 斗已告结束。在拆除街垒之后,步兵已经撤退。两 身尸体——一具是七十岁的老人,一具是二十五岁 动。女人合掌表示怜悯。有些工人大声说:"要知 道,我们手无寸铁啊!" 游行队伍沿着大马路前进一段之后,又转入普 诵街道,后面跟着一大群备受感动和义愤填膺的 人。他们就这样走讲碎石街。在那里,一支二十人 的市警小分队突然从一条狭窄街道冒了出来。他们 高举利剑向抬着木板的人冲过去,将尸体打翻在污 泥里。一营轻装兵飞跑过来,以横舞刺刀结束这场 交锋。一百零二位平民被抓进了警察局。在混战 中,那两具尸体也被戳好几剑,因而再一次遭到杀 戕。指挥市警小分队的莱维亚尔为这次的"战 功"而荣膺十字勋章。 在玛理家中,我们即将被包围。我们当机立 断,撤出了小田新街。 在爱丽舍宫,人家开始颤抖啦。总统的副官之 一,前司令官弗娄里被召到波拿巴先生的办公室, 波拿巴先生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天。波拿巴同弗娄里 单独谈话片刻,于是那副官便走出办公室,骑上 马,向着马扎斯方向小跑而去。 然后,那一伙政变分子在波拿巴先生的办公室 正式开会。他们显然感到大势不妙,这场战斗很可 能终将酿成大祸。在此之前,人家是眼巴巴地盼望

在大马路上,路人群情激

以外,没有人携带武器。

打,现在却没有把握说不怕打。他们推动打,他们 又不放心。抵抗方面态度坚定,已有种种危险的信 号;几乎同样严重的是,政变支持者胆小怕事。这 天上午刚刚任命的新部长,没有一个到部里上任; 这帮家伙通常都是迫不及待、见利忘义的,现在如 此扭扭捏捏,个中自有奥妙。尤其是鲁埃尔先生, 已不知钻到什么鬼地方去了。风暴将至,必有前 兆。撇开路易·波拿巴, 政变继续一味仰仗三个人的 大名: 一是莫尔尼, 一是圣-阿尔诺, 再加上一个 莫帕斯。圣 - 阿尔诺为马南打包票:但莫尔尼却暗 自好笑,有语道: "可马南能替圣-阿尔诺担保 吗?"这几个人物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们调来若干 新的师团。要求卫戍部队向巴黎开拔的命令,既发 到了舍堡, 也同样发至莫伯日。这帮罪犯其实心里 头直打鼓,此刻正设法自欺欺人、相互蒙骗;他们 装作若无其事;没有一个不声称胜利在望;但人人 都悄悄为自己准备后路,只是不露声色,暗中行事 罢了,免得打草惊蛇,令同伙觉察,同时在万一失 利时,给一般平民留下几块充饥肥肉。对于这帮模 仿马基雅维利的猢狲,学得的一点儿雕虫小技便在 干:要想金蝉脱壳,何妨卖友求荣?既欲逃之夭 夭, 丢弃朋党自然是"题中之义"了。

弗娄里到马扎斯干什么

围被两营人包抄,它们不声不响地到了位:一个营 是万森的轻装兵,还有一个营是机动宪兵。市警的 几支小分队也进驻了货站。车站站长奉命备好一部

同一天夜里,凌晨约四点钟光景,北方铁路周

专列,并烧热—部机车。站长留下数名锅炉工和机 械工,以备夜班之需。此外便未对任何人另作解 释,一切都绝对保密。将近六点钟时,军队里有一

点儿动作,一些市警也跑步赶到。几分钟后,一队 枪骑兵从北方街的街口跑步亮相。在骑兵队的中腰 部位,在两列骑兵押解下,出现两部大囚车,由驿 站的壮马拖行。每部囚车后面又跟着一辆敞篷轻马 车,里面站着单独一名男子。在枪骑兵最前头,率

队疾行的乃是弗娄里副官。

这队列开进院落,然后又进了火车站。大铁门 和站门都随即关闭。 站在两部轻马车里的男子向火车站的特别警长 亮明身份,那弗娄里副官正式同这位警长讲行了个

无所知。他们能说出来的,无非是两部囚车有八个

别谈话。这支特殊而神秘的车队使铁路员工感到好 牛奇怪,值班人员纷纷向警方打听,但众警员也—

座,每部当中有四个囚徒,一人占一间囚室;剩下 四间囚室由四个市警把守,绝对禁止囚室与囚室间 沟通。 爱丽舍宫的副官与莫帕斯局长多次谈判后,便 将两部囚车置放在平板大车上,每部囚车后面则仍 然安排一部轻型敞篷马车,就像一座流动岗哨,由 一名警察站在里面放哨。机车已准备停当,工人将 平板车挂上了煤水车,于是整个列车启动。外面仍

列车长时间在万籁俱寂中行进。但是外面已经结冰。在第二部囚车中,那几名市警又冷又僵,便打开自己所在的囚室,为了取暖,也为了伸展伸展四肢,便在囚车内贯通车身的狭长过道里踱起步来。天色已亮。四名市警呼吸到室外的空气,通过

这走廊顶上的那扇小窗欣赏了田野景色。突然,从依旧关闭的一个囚室里传出响亮的声音:"天哪,

是漆黑的夜色。

真冷死人咧!难道就不许点燃雪茄吗?" 另一间囚室立刻冒出另一个人的声音,说 道:"噢,是您啊!您好呀,拉莫里西叶尔!" "您好,卡芬那克。"那头一个声音说。 卡芬那克将军与拉莫里西叶尔将军相互认出了

对方。 第三间囚室里发出了第三个人的声音: "哦,先生们,是你们二位!你们好哇,一路 顺风啊!" 最后说话的这位是尚加涅埃将军。 "将军先生们,"第四个声音喊道,"我是同你们站在一起的!"

三位将军听出了巴兹先生的声音。于是从这四 间囚室同时迸发出欢快的笑声。

9囚室同时迸发出欢快的笑声。 这部囚车确实装载着总务处主任巴兹,以及拉

莫里西叶尔、卡芬那克和尚加涅埃将军,并把他们 送出巴黎。在那另一部,也是首先放上平板车的囚 车里,有夏拉斯上校、贝多和勒弗洛将军,以及来

自北方省的罗杰伯爵。 记得在午夜时分,这八位议员兼囚犯都各自在 马扎斯冈室里睡着了,突然有人敲打他们的小窗

子,一个声音对他们说:"快穿好衣服;有人来找你们咧。""是拉我们出去枪毙吗?"夏拉斯隔着门大声问。没有人理睬。

值得提出的是:这个念头同时从他们的脑中闪过。确实,根据如今那些同谋犯相互争吵透露的情况判断,假如我们试图对马扎斯有所动作,以便搭

况判断,假如我们试图对马扎斯有所动作,以便搭救他们,那么就会毫不客气地进行集体枪杀。就此,圣-阿尔诺已接到上峰的书面指令,签署人是:路易;波拿巴。

囚徒们赶紧起床。前一天晚上,已经有人向他 们发过类似通知,他们只得傻等到凌晨六时,狱卒 才告诉他们:现在可以上床睡觉了。这一回,时光 也在消逝,他们终于以为也会同前一个夜晚一样。 后来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听见牢内钟声敲了五响,正 准备重新上床,这时囚室的门却突然打开。人家让 他们八人依次一个又一个地下楼到书记官的圆楼 里,然后便解上囚车,但却不让他们相互碰到,或 在旅途中彼此瞥见。某个穿黑衣服的什么人,一脸 神气活现的样子,坐在一张桌前,手里拿着一支 笔,半道儿上将他们拦住,逐一问清姓名。"我已 经不想再说我自己的名字,而很想知道您叫什么名 字!"拉莫里西叶尔将军回答,然后便大步走过。 弗娄里副官将制服藏在厚呢上衣下面,此刻正 站在书记室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任务是负 责将这些人"装车",然后将装车情况报告爱丽舍 宫。弗娄里副官的全部履历差不多都是在非洲完成 的,是在拉莫里西叶尔将军的那个师服役。这位将 军1848年担任国防部长时,任命他当了骑兵队队 长。拉莫里西叶尔将军穿过书记室时,把他上下端 详了一番。 将军们登上囚车时,嘴里还叼着雪茄。 人家把 他们的雪茄拿走了。但拉莫里西叶尔将军却暗白留 下来。一个人从外面大喊了三遍:"别让他抽 烟!"站在囚车门口的一位市警犹豫片刻,最后还 拉莫里西叶尔将军。囚车装载完毕后,便出发了。 他们既不知道同车的是什么人, 也不知道去向 何方。每个人都暗白在观察街道的拐角,并竭力猜 测。有人以为是送他们坐去北方省的火车,有人则 以为是去哈佛港那边。他们听得见押解骑队的马蹄 嘚嘚声。在铁路线上,囚车里的不舒适愈来愈厉 害。拉莫里两叶尔将军的屋里又放着一包东两和一 件大衣,这就比别的屋子更加狭小。他简直一点儿

也动弹不得。他受了凉,终于迸发出一句话来,并

听见囚徒的名字后,一直很粗暴的看守人突然

因此才有后来的感慨,并使卡芬那克将军认出

是对将军说:"扔掉您手里的雪茄吧!"

因而使四人得以沟诵。

变得毕恭毕敬。"啊呀呀!"尚加涅埃将军 说,"给我们打开囚室的门,让我们跟你们一样在 过道里走走吧!""我的将军,"一位市区警察应 道 , "不许我们这么干呢。警长就在后边的轻便马 车里,紧跟咱们这部车。这里的事,他看得一清二 楚啊。"但片刻之后,看守人以天气太冷为由,放 下了警长这边的毛玻璃窗。在"封锁警方"(他们

当中有一个竟这样说)之后,他们打开了囚徒房间 的门。

四位人民代表彼此重逢并相互握手,实在不胜

欣喜。三位将军在这感情奔放之际,仍旧保持各自 的性格气质:拉莫里西叶尔易冲动、有风趣,这时 以军人的全部激情向"波拿巴"卡芬那克冲过去, 后者安详而冷峻:尚加涅埃则默默无语,径自从小 窗里眺望田野。市警们不揣冒昧时而插上—两句 话。其中一位向囚徒们透露:前局长卡列埃12月I 日至2日夜间是在警察局度过的。"至于我自 己,"他说,"我是午夜离开局里的,但直到那 时,我看见他还在那儿。所以我敢肯定,半夜时分 他还没有走。" 车行至克莱叶,然后又到了诺瓦荣。在诺瓦 荣,人家让他们不下车而讲午餐,匆匆吃了一片面 包、喝了一杯葡萄酒。警长不同他们说话。然后, 人家又关上车门。他们感觉得到被从平板车上拉 下,又置放于四轮车之上。驿马适时而至,囚车启 动,但这回是慢走。这次负责押送的是一连机动宪 兵 , 步行相随。 他们在囚车里已经禁闭十个小时,这才从诺瓦 荣重新出发。这时, 步兵要稍息一下。他们便要求 下车透透气。"我们可以同意,"警长之一表 示 , "但只许停留一分钟 , 而且你们要作出诺言 : 不要逃跑。""我们会守信的。"囚徒们答 道。"先生们,"那警长又说,"我们只需要一分

贯而行。他们终于能在公路边上,大口大口地呼吸 一阵田野里的自由空气了。 然后车队又重新出发。 太阳正在西落,他们透过小窗瞥见一处环绕高 墙的大方块,一尊厚实的圆塔稍稍高于四围墙壁。 不一会儿,囚车便钻到一处低矮的拱顶下,然后在 一方长长的院落当间停下。这院落在凹处,四周是 厚墙;从院落里看,两座建筑物虎视眈眈地降起, 一座像兵营,另一座窗上均装有铁栏,故而颇似监 狱。囚车的车门豁然打开。一位戴上尉肩章的军官 站在囚车踏板旁边。尚加涅埃将军首先下车。"我 们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他问。 那军官答: "您到了汉姆。" 这位军官便是要塞司令了。他是由卡芬那克将 军仟命担负此职的。 从诺瓦荣到汉姆的路程走了三个半小时。他们 在车上共十三小时,其中在滚动的囚车里竟达十小 时之久。 人家把他们分别解往监狱,每个人送进了预留

"不,"拉莫里西叶尔将军说,"足够的时间来喝另一种饮料。"接着又道:"为路易·波拿巴长命干杯呀!"总之,人家让他们下了车,依然是鱼

钟的诺言,够喝一杯水的工夫。"

给他的斗室。但由于拉莫里西叶尔将军被错带进了 卡芬那克屋里,两位将军又有机会相互握手。拉莫 里西叶尔将军想给妻子写封信,但警长们同意代转 的"信件"仅限于一张只有一句话的字条:"我很 健康。 汉姆监狱的主体建筑共有两层楼。一层楼横贯 着一道阴暗低矮的拱顶,这拱形从主院一直延展到 后院:一楼有三间屋,中间有过道:二楼则有五间 屋。一楼的三间屋之一,其实是一间狭小的陋室, 几乎无法居住。他们把那位巴兹先生发落到那儿。 人家安顿在下面的是拉莫里西叶尔和尚加涅埃这两 位将军。其他万名囚徒被分配到二楼的万间囚室 里. 派给拉莫里西叶尔将军的那间屋子, 在囚禁查 理十世诸大臣时,是归海军大臣多寨兹先生的。那 是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长期无人居住,充当过小 教堂,与两个院落当间的黑拱顶相邻,地面是黏糊 糊、湿淋淋的粗木板,脚踏上去便难以拔起;糊墙 纸原是灰色,后来却变成绿色,而且一片一片剥落 了:从地面到天花板都潮湿得起硝,朝着庭院有两 扇带铁栅栏的窗户透光,从早到晚得将它们打开, 因为壁炉不断冒烟。屋子的顶底是一张床,窗户之 间是——张桌子和两把草椅。 恶水从墙上渗出。 当拉 病;多赛兹先生出狱时已因此病而变成瘫子。 八名囚徒一走进屋里,人家就冲着他们把门关 上。他们听见外面闩上了门闩,而且人家明确告诉 他们:"您已被锁在里面!" 卡芬那克将军在二楼占着从前路易·波拿巴占用 的屋子,也是全监牢里最上乘的一间。吸引将军视 线的第一件事,是墙上刻着一行字,标明路易·波拿 巴进入这要塞的日期,以及出狱日期。大家都知 道,他是扛着一块木板,冒充泥瓦匠才混出去的。

莫里西叶尔将军离别这间囚室时,他已染上风湿

而且,此一住所的选定,体现了路易·波拿巴先生的"关怀备至":他在1848年夺得了卡芬那克将军掌权的地位,于是便想在1851年让卡芬那克将军占据他在监狱里的那个地位。 "二位是跳交叉移位的双人舞哩!"莫尔尼笑嘻嘻地说过。 囚徒们由驻扎在汉姆的第四十八战列团看守。

这些古老的巴士底式监狱是满不在乎的。它们服从那些搞历次政变的人物,直至把他们也纳入自己怀抱的那一天。什么公平啊,真理啊,良知啊,这些字眼儿又与它们何干?而且在有些地方,这类词汇一点儿也不能打动人心,犹之乎不能打动顽石一般。它们是正义者与非正义者冷漠而可怕的仆人。

会是无辜者?都妙不可言嘛。此人乃系陷阱之操纵者。下狱!此人却是陷阱之受害者。上手铐!关进同一间牢房!凡是失败者,全送进苦牢! 这些丑恶的巴士底式监狱,就像人类古老的司法制度——它同这些监狱也一样毫无良知:它判决过苏格拉底和耶稣;它也既收容又放纵,既抓人又

放人,既赦免又处死,既释放又监禁,既开门又关 门......一切听那从外面闩上门闩的任何一只手之

便。

它们接受人家发配给它们的任何人。它们觉得怎么 着都行。派来的有没有罪啊?都行嘛。派来的会不

第二天怎样终结

当我们从玛理家中走出时,正好赶上时候。负责追踪并捉拿我们的营队已经迫近。我们在黑暗中听见士兵们有节奏的步伐。街上是黑魆魆的。我们迅速分散开来。这里就不提人家拒绝提供给我们的

某个藏身处所了。 我们离去后还不到十分钟,玛理先生的房子就被包围了。林立的步枪和刺刀冲了进来,并占据从

地窖到阁楼的整座建筑。"全面搜查,全面搜查 查!"长官们大声叫嚷着。士兵们搜寻我们这些人 是有点儿劲头的。他们省却了弯腰的麻烦,直接用 刺刀挑开被褥,看床上有没有人。有时,因用力过 猛,刺刀插入墙壁,便不易拔出。这股劲头没有用 对地方,我们早已人去楼空。

这股劲头是上峰鼓起来的。可怜的大兵们只知服从命令。当日的指令是除掉代表们。正是在这时,莫尔尼给莫帕斯发来这样的电报:"如果您抓住维克多·雨果,您尽可随便处置。"这还是客气的说法。后来政变当局在放逐法令中称我们为"那些家伙"。这种用词使苏尔彻说出了这样凛然的话

家伙"。这种用词使苏尔彻说出了这样凛然的话语:"这帮子人甚至不懂得有礼貌地判处放逐!" 莫尔尼致莫帕斯电是维隆医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发表的。维降还补充写道:"德·莫帕斯先生 家中去搜查维克多·雨果。伏舍先生是最高法庭顾问。他们没有找到他'。" 一位老朋友,重感情而有才干的亨利·代××先生在一所小公寓里给我提供一处藏身地。这所公寓在黎希留街的法兰西剧院旁边。我的住所在二楼,那房子像格莱维先生的房子一样,有一个出口是通向

让人到'维克多·雨果先生的连襟维克多·伏舍先生

莫里哀喷泉街的。 我上那儿去了。亨利·代××先生不在家。他的看门人在等我,把钥匙交给了我。

门人任等我,把钥匙交给了我。 一支蜡烛照亮我进入的房间。壁炉附近有一张 桌子,桌上有一套书写用具和一些纸张。时间是午

夜已过,我稍许有些疲倦;但在就寝前,我想到, 假如此次历险之余我尚能苟活,是一定要写下这段 历史的。所以,在这第二天,政变的次日行将结束 之时,我想就巴黎局势立刻在细节方面作一些实

录。于是我写下后面几段文字,它们非常接近真实情况,是眼前瞬间的照相纪实:
 路易波拿巴发明了一种花招,他称之为咨询委员会。

员会,责成它起草犯罪后的续篇。 利昂,伏舍拒绝参加,蒙达朗贝尔踌躇不决,巴罗什满口答应。

罗什两口合应。 法鲁蔑视杜宾。

档案库爆发了最早的枪声。在菜市场一带、朗 布多街、波布尔街,我听到了爆炸声。 弗娄里副官冒险从蒙马特街走过。一粒步枪子 弹射穿了他的军帽。他便赶快驱马飞奔。在一点钟 时,他们让各团表示支持政变。各团全部支持。法

学院和医学院的大学生在法学院举行集会以示抗

议。市政警卫队将他们驱散,逮捕了许多人。今 晚,到外布置了巡逻。某些时候一支巡逻队便是整 整—团人。 戴斯佩尔代表身高达六尺,在马扎斯未找到如

许之长的闪室,只好住在门房的屋里,算是软禁待 遇。

奥迪龙·巴罗夫人和托克维尔夫人不知她们的丈 夫何在。她们从马扎斯跑到瓦莱里安山。狱卒们守

口如瓶。攻击街垒并打死波丹的是第十九轻装兵 团。五十名机动宪兵队的士兵跑步拿下了奥拉托利

修会的街垒,那是在圣-奥诺雷街上。而日,战斗

已初步成形。在勃莱亚小教堂,已敲响丧葬的钟 声。推翻一个街垒,便耸立起二十座街垒!有学校 路街垒、圣 - 安德烈多种技艺路的街垒、寺院路上 的街垒,还有斐利波十字路口的街垒——二十名青 年誓死捍卫它,全部壮烈牺牲在战斗岗位上!别人 又接着重建了它。此外还有布列塔尼街的街垒,刻

垒、殉教者栅栏附近的街垒、圣 - 德尼小教堂的街 垒。军事法庭日夜开庭,处决所有俘虏。第三十战 列团竟处决一个女人。这不啻是火上加油。 第四十九战列团的上校辞职。路易·波拿巴仟命 内格里埃中校取代。议会的警官勃伦先生同几位总 务主任同时被捕。 听说多数派的五十名议员在奥迪龙·巴罗家中签 署了一份抗议书。 今晚爱丽舍宫的惶恐情绪有增无已。他们担心 那里会着火。在平素的救火队之外,又加了两营工 兵救火人员。莫帕斯下令保存好煤气储存罐。 他们将巴黎置于这样的军事利爪下:在所有战 略要点都安营扎寨。在新桥和百花滨河路部署市政 擎卫队;在巴士底广场架设十二尊大炮。 三尊榴弹 炮,引火线常备不懈;在郊区犄角处,七层高的楼 房均由部队自上而下地予以占领:马鲁拉兹旅被派 往市政府:梭布尔旅去国葬墓:古尔提吉斯旅讲驻 圣 - 安东郊区:雷诺师开入圣 - 马尔梭郊区。派往 国民议会宫的是万森轻装兵和第十万轻装团的一个 营。在香榭丽舍大街,是步兵与骑兵兼而有之。在 马里尼大路有炮兵。在杂技场场内,驻有整整一个 团。这个团诵夜都守着营房。——队市政警卫在多飞

下正由古尔提吉斯以炮火猛轰。有荣誉军人院的街

有两名上校丧生,一名是第七团的鲁波,一名是基 里约。到外都有护士走过,到外都抬着担架。到外 都开过救护车:例如在工业市场(在渔妇大路); 在市政府的圣 - 计大厅附近: 在小方块街上。在这 场阴惨的战斗中,共投入九个旅,每个旅都拥有一 个炮兵阵地:一个骑兵队维系着各旅间的涌讯联 络;四万人参战,另有六万人作预备队;总计十万 士兵瞄准巴黎。这便是罪犯大军。雷拜尔旅,加上 枪骑兵——二两团,守卫着爱丽舍宫。所有的部长都 在内政部讨夜,守在莫尔尼身边。莫尔尼值班守 夜,马南督战指挥。明天将是惊心动魄的一天。 写完这几段话,我便上床,接着入睡。

内广场安营。在国务会议、推勒里宫的庭院里都有 营房。此外还应加上圣 - 日耳曼和古柏瓦的驻军。

(1) "关于约定的时间,也是有误解的。有几个人弄错了,以 为是九时。最早抵达的人急切地等待着未到的同事们。至八时半, 共到了约十二至十万名代表。其中有一位刚进门便喊:'时间在白 白地过去,让我们佩上横绶带,让人民看到人民的代表,并且由代

表与人民共同来堆筑街垒!我们也许能挽救祖国,至少肯定能挽回

左翼的荣誉!行动吧,让咱们一同来构筑街垒!"大家立刻一致同

意此种看法,唯一的例外是波丹公民,他重申了那非常有分量的反 对意见:'咱们不足法定人数,不能作出这样一种决定!'但他依 然热情饱满地跟大伙儿一致行动。在宣布原则上的保留意见之后,

(2) 比利时一村镇,法军曾在此大胜英、荷。 (3) 此说有误。这是因为这几章是在二十六年前命笔书就的。 艾斯基洛斯认识波丹,在我询问下,艾斯基洛斯告诉我说:波丹做 过小学教员。艾斯基洛斯弄错了。波丹曾经当过医生。 (4) 在意大利。1800年,拿破仑在此胜奥地利人。 (5) 在巴黎市内,政府军在此受挫(见前文)。 (6) 阿夫尔(Affre,1793—1848),主张和平之大主教。 1848年6月在巴黎街垒受伤而死。 (7) 拉丁文。 (8) 十九世纪中叶海地独裁者。

他良心无愧,便不迟疑地戴上横绶:他绝非采取此一行动的最后一名!"引自苏尔彻:《十二月二日罪恶史》第130、131页。

第三天:大屠杀 沉睡的人们与彻夜的不眠者

在从12月3日至4日的这个夜里,正当我们这些人疲惫不堪、处于灾难边缘而老老实实睡大觉时, 爱丽舍宫里的人却通夜不曾合眼。卑劣的失眠症侵入了那地方。凌晨两点钟左右,除莫尔尼之外,爱

丽舍宫的最大亲信罗盖伯爵走出了路易·波拿巴的办公室。此公乃是前法兰西贵族院议员,领衔为中将。陪同罗盖的是圣-阿尔诺。圣-阿尔诺呢,读者当还记得,则是当时的国防部长。

两位上校在侍从室的小客厅里恭候着。 圣 - 阿尔诺这位将军在"昂必居"喜剧^①中不 过是个配角儿。他在郊区开头的表现是可笑的。后

来呢,却是可悲的。他的相貌特征如下:身材高大,干瘦,细长,颧骨高,灰胡须,头发扁平,脸相低俗。他样子像个强盗,教养极差。他把"主权的人民"念成"主犬的人民"。莫尔尼就讥讽他,

的人民"念成"主犬的人民"。莫尔尼就讥讽他,说他"对这个词儿的理解同他的发音不相上下"。 爱丽舍宫是自恃风雅的,所以接受圣·阿尔诺是很有几分勉强的。圣·阿尔诺嗜血如命的一面,抵消了他俗不可耐的一面。圣·阿尔诺勇敢、激烈,却

了他俗不可耐的一面。圣 - 阿尔诺勇敢、激烈,却也很腼腆。他具有戴着肩章的醉鬼式的大胆,又有当初那个可怜虫所特具的笨拙。我们曾有一次看到

色。他那副马脸,又长又多骨,下颚令人望而生 畏。他在剧场里的艺名是"弗洛里瓦尔"。他从一 名蹩脚的演员,摇身—变而成粗鲁的大兵。他丧命 之前居然成了法兰西元帅。好——个阴险狠毒的家 伙. 在侍从客厅里恭候阿尔诺的两位上校,是两名 远征归来的人物。他们都是精锐师团的长官,在关 键时刻能带动其他部队。根据当日下达的命令,有 时是带讲了光荣的史册,如在奥斯特利茨;有时却 引入了罪恶的渊薮,如在雾月十八日。有一类军官 债台高筑,却耽于声色,莫尔尼戏称这两位乃"此 类上校中的精英"。恕笔者不在此点名了:其中一 位如今已经作古,还有一位目下依然健在。 健在的 那位白当对号入座。何况,在本书开篇的童节里, 他们业已初露锋芒。 两位上校中的—位现年三十八岁,思路怪诞, 敢作敢为, 生性忘恩负义。有了这三大素质, 自然 便登龙有术了。多马尔公爵曾在北非的奥雷斯山区 救讨他—命。那时他还是—名年轻上尉。——颗子弹 射中他的身躯,他翻倒在灌木从中。这时,卡比利 亚人跑过来要割他的脑袋,并将它带走。在这千钧 一发之际, 多马尔公爵率两名军官匆匆赶到, 随行

他登上讲坛:他脸色惨白,口齿含混,却面无惧

过去,救下年轻的上尉。多马尔公爵既救活了他, 自然便喜欢他。两人中一个是感恩不尽,因为那是 再牛父母:一个是暗自庆幸,没有他哪能立下这等 功绩。于是任命他当上小分队队长。1849年,这 队长晋升为中校,在罗马围城之役中指挥一支攻城 纵队:接着,他又重返非洲。在那里,弗娄里将他 与圣 - 阿尔诺同时招募。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7月 让他当了上校,并对之寄以厚望。十一月份,这位 路易·波拿巴的上校,竟在给多马尔公爵的私信中写 道:"对这混账的冒险家,实在不可有仟何指 望。"十二月份,他指挥了一个以杀伤为己仟的团 队。后来在巴尔干的多布鲁查,一匹受到虐待的劣 马狂怒起来,一口咬掉了他的一只腮帮子,因而从 此要掴他的耳光,便只剩下半边场地了。 另一位上校头发已灰白,现年四十八岁。他也 是一个惯于寻欢作乐和嗜杀成性的人物。作为公 民,他卑劣;作为军人,他勇敢。在君士坦丁突围 战中,他是冲在最前头的勇士之一。大胆有余,卑 鄙过人。没有任何骑士风度,却颇善于玩弄智术。 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8月封他为上校。他的债务有 两回是由王公贵族代为偿还的,一次是奥尔良公 爵,另一次是纳姆尔公爵。

还有一名士兵和一位号手,他们向卡比利亚人猛冲

上校们的形象便如上述。 圣 - 阿尔诺同他们窃窃私语了一阵子。

委员会内的工作

从清晨起,我们就在被囚禁的同事格莱维先生家中开会。人家把我们安顿在他的办公室里。米歇尔·德·布尔日同我两人坐在壁炉旁边;儒勒·法夫尔和加尔诺在写字,一位是坐在靠近窗户的桌前,一位则站在立式书写架前。左翼授予我们以相机处置权。举行正式的会议变得时时刻刻都更加不可能。我们以左翼名义发布一项法令,那是由儒勒·法夫尔匆匆起草的,然后交给了辛格雷,好让他立即送去付印。法令全文如下: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后文签名的各人民代表依然享有人身自由,聚于一堂,举行了常规性特别大会。有鉴于大部分同事已遭逮捕,同时有鉴于形势紧迫:

考虑到路易一拿破仑波拿巴以暴力废除了公共权力的作用,从而使国家得以恢复直接行使主权;并考虑到凡目前

阻挠行使此种主权的因素均应加以清除; 考虑到无论以何种借口开始进行的政治罪或政治轻罪的起诉均因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失败。

兹发布以下法令:

第一条 宣布废除所有业已开始的政治罪或政治轻罪 之起诉,以及所有已作出的此类宣判,其相应刑事或民事后 果亦应同时废除。 第二条 鉴此,特指令各监禁或拘留所之主管立即释放以上述罪名而遭扣押之一切人士。

放以上还非名而遭扣押之一切人士。 第三条 同样,特指令各检察或司法警察官员,废除 以同样罪名而开始之起诉,否则即构成犯有重罪。

第四条 政府武装力量之官员与士兵负责执行本法令。

。 1851年12月4日,在巴黎举行之常规性 大会上通过。

儒勒·法夫尔一边将法令交给我签字,一边微笑

着对我说:"咱们来释放您的儿子同好友吧!"我当即回答:"说得对,街垒上又多四个战士啦!"几小时之后,杜普兹代表收到了法令的副本,他的任务便是亲自将这副本送到巴黎裁判所监狱。而且是一当我们预谋的对警察局和市政府突袭行动成功后便这样做。遗憾的是,这一行动失败

这时朗德兰不期而至。他在1848年曾在巴黎市担任过职务,这使他一度得以接触政治警察和市政警察方面的人员。他向我们打招呼说:他见到一些可疑的面孔在附近游荡。我们的所在地是黎希留街,几乎就在法兰西剧院的正对面,这是行人最多,因而也最受严密监视的地点。代表们来来去去,同委员会进行联系,反复出入于这一户人家,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注意,并且导致警察登门造

了。

心情。朗德兰注意到,并日断言:我们正在冒极大 的风险,因而警告我们:"你们将会被逮捕,并且 被处决!" 他恳求我们换个地方。我们也向格莱维先生的 弟弟了解有关情况,他明确告诉我们:他可不敢担 保家甲人人可靠。 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两天来我们处处受盯 梢,几乎所有善意相助的表示,都已被我们——利 用。昨天人家拒绝过一次给我们以藏身之地,此时 此刻并没有人向我们提供任何房舍。从前天起,我 们移址竟达十七次之多,有时是从市区的—端跑到 另一端。我们开始感到有些厌倦。而且,像我已说 过的:我们所在的住宅有一个难得的优点,就是后 门有一条直通莫里哀喷泉街的出口。于是我们决定 仍留在此地。不过我们认为应当采取防范措施。 我们周围左翼行列里显示出种种极其忠诚的表 现。国民议会一位出色的议员,极富智慧而又极为 勇敢的人士村朗--萨瓦亚从昨天起,就为我们放 哨,应当说同时还兼任执达吏和看门人,他扮演此 角直至最后一天。他自己把一只铃铛放在我们桌 上,并对我们说:"如果需要我,摇铃就是了。本 人随叫随到!"我们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他待

访。看门人和邻居已流露出不胜惊奇和惶惶不安的

在客厅的外间,神态安详,不动声色,默不做声, 表情既严肃又高贵,礼服的纽扣扣得整整齐齐,头 上戴着阔边礼帽,活像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他亲 白去开门,识别诰访者,对找麻烦的和不相干的人 下逐客令。他还始终情绪高昂,无时无刻都想 说:"一切顺利嘛。"我们都快完蛋啦,他竟还挂 着一丝笑意。这叫做"黄泉路上的乐天派"。 我们把他请了讲来。朗德兰向他诉了诉苦。我 们请村朗—萨瓦亚从此不要再让任何人在这所房子 里久留,甚至包括人民代表们,请他记下各种消息 和情况反映,只让必不可少的人接近我们。总而言 之,是尽可能把各色人等统统赶走,以停止这川流 不息的人流。杜朗--萨瓦亚摇摇头,回到他那间前 厅,一边喃喃道:"好嘛!"他只说这两句口头 禅。对我们只说:"很顺利。"关于他自己,只 说:"好嘛!"好嘛,这是表示恪尽己责的高尚用 语啊。 朗德兰同杜朗—萨瓦亚出去之后,米歇尔·德·布 尔日发言。 米歇尔·德·布尔日说:路易·波拿巴的狡猾之处 (在这方面也像在各个方面一样 , 他对其伯父之所 为照抄不误),就在于先抛出一份向人民的呼吁 书,做出要选举、要全民表决的样子。总之,就是

正当他推翻一个政府时,却假装要建立一个徒有其 名的政府。在重大的危机时刻,一切现存的结构都 已倾圮,似乎即将土崩瓦解,这时人民需要有所倚 仗。在找不到别的支撑点时,他们便会接受路易放 拿巴的主权。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应当把人民的 主权还给人民,使之为他们所倚仗。米歇尔·德·布 尔日继续道:议会实际上已经消亡。议会是招人怨 恨的, 但左翼作为议会平民方面的体现, 可以应付 几天局面。如此而已。它应当重新投入国民主权的 怀抱里去。所以,我们也应当呼吁进行普遍选举, 以选票拉选票,使人民在篡位的君主面前巍然屹 立,并立即召集新的国民议会。鉴此,米歇尔·德· 布尔日建议发布一项法令。 米歇尔·德·布尔日说得对。在路易·波拿巴得手的 背后,可以看出某种可鄙可恨而又似曾相识的东 两:那便是帝国。在左翼如若取胜的背后,却只有 晦暗,应当使我们的背后阳光普照。使人们的想象 力不胜闲惑的,是未知数的专政。尽早召集新的国 民议会, 立即将法兰两交到法兰两的手里, 这有利 干在斗争中安定人心,在斗争后团结大众。这才是 真正的政治。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方面聆听米歇尔·德·布尔 日和附议他的儒勒·法夫尔发言,一方面似乎听到旁

边房间的嗡嗡声,好像是有人在说话。儒勒·法夫尔 大声问讨好几次: "那边是不是有什么人?" "不 会吧,"人家回答他,"我已经叮嘱杜朗—萨瓦 亚:不得让任何人停留。" 于是辩论继续进行。然 而那人声不知不觉愈来愈响亮,而且终于变得颇为 清晰,所以必须去问个究竟。卡尔诺把门掀开一点 儿。与我们开会的办公室相邻的客厅和前厅里都已 挤满人民代表。他们正在那里自由交谈。 我们颇觉意外,便把杜朗—萨瓦亚叫了过来。 "您没有明白我们的意思吗?" 米歇尔·德·布尔 日对他道。 "当然是明白的。"杜朗—萨瓦亚应答道。 "这所房屋可能已被察觉,"卡尔诺又补充 说,"我们有被捕的危险!" "被当场处决的危险!"儒勒·法夫尔讲一步 道,脸上挂着平静的笑容。 "是这样的,"杜朗——萨瓦亚说,而他的目光 恰恰比儒勒·法夫尔的微笑还更加从容不迫,"你们 那间办公室的门是在黑暗处,而月没有显著痕迹。 我留下了所有到这里来的人民代表,我把他们安置 在客厅和前厅里随便什么地方。这样便有了几乎一 大群人。假如警察和部队光临,我就会说:我们便 是代表。他们会把我们抓走。他们看不出办公室的

那道门,不会跑到你们里面去的。我们为你们作出 牺牲。假如他们要杀什么人,就只能杀到我们为 ıŀ.

杜朗-萨瓦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刚刚所说,乃

是英雄式的豪言壮语。说完他便回到那间前厅去 我们又重新议论法令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

有必要立即召集新的议会。但哪一天召开呢?路易· 波拿巴将他的全民投票定在12月20日,于是我们 就选中21日。现在要考虑,如何给这个议会定名? 米歇尔·德·布尔日坚持定为"国民大会";儒勒·法 夫尔主张"立宪议会":卡尔诺则建议为"主权议

会",认为这同过去的此类组织一点儿也不重名, 可以让人们自由地怀抱种种希望。于是"主权议 会"的名称得到采纳。 卡尔诺愿意在我口授之下记录此一法令的各段

内容,干是便草拟成章。此件印刷成篇,并在各处 张贴。

法令

路易·波拿巴的罪行迫使仍享人身自由之人民代表承担 重大责任。

粗暴的武力妄图阻挠恪尽上述责任。

共和派代表遭到追捕,不得不从一个处所逃向另一处 所。虽然政变当局动用卑鄙的警察,他们仍在辩论,并且有 所行动。

路易一拿破仑的罪行废除了一切权力;它留下巍然屹立的便只有一个权威,即最高权威,人民的权威:普遍选举.

主权的人民理应掌握并重建如今四处分散的各种社会力量。

有鉴于此,人民代表们特发布以下法令: 第一条 召请全国人民于1851年12月21日选举主权议

会。 第二条 洗举以普洗方式进行,其形式得按1848年3

月5日临时政府颁布之法令实施之。

1851年12月4日常规性大会通过,巴黎。

我刚刚签署完这份法令,杜朗—萨瓦亚便走进来,悄悄对我说,有一位女子求见,并且已经在前厅等候。我立即前去,原来是夏拉山夫人。她的丈夫失踪了。人民代表夏拉山是一位经济学家、农学家,学识渊博,同时富于大胆献身的精神。我们前

家,学识渊博,同时富于大胆献身的精神。我们前一天看见他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他会不会被抓起来呢?夏拉山夫人来问我,知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我真不知道啊。她曾到马扎斯去打听。一位既属于军方又充当警察的上校接待了她,并对她说:"我只能在一个条件下让您见到您的丈夫。""什么条件?""您什么也别对他说。""哪有这样的事?

道:"您怎么要我许诺,而自己却不作承诺?"后 来,我在流放中遇见过夏拉山。 夏拉山夫人刚走,特奥多尔·巴克就来了。他携 带着国务会议的抗议书。

"好吧。""请向我许下诺言。"她当即驳

什么也不许说?""不许通消息,不许谈政

全文如下:

国务会议抗议书

下列签名者为立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共同选举产生之国 务会议议员。他们不顾12月2日法令而聚集于国务会议会 址。但他们发现,军队业已包围该地,并禁止彼等入内。兹 特对宣布解散国务会议之法案提出抗议,并声明:该会议职 能之终止,仅仅系武力阻挠所致。

> 1851年12月3日干巴黎。 答字者: 贝特蒙、维威安、普齐办事处、斯图姆、爱

德华·夏尔东、居维埃、德·汉纳维尔、贺拉斯·赛义、布拉提 尼埃、戈蒂埃·德·鲁米依、德·儒肝赛尔、杜诺瓦埃、卡尔特 莱、德·弗莱纳、布西乃—勒发尔、里威、布代、柯梅宁、彭 斯(来白海洛尔)。

让我们讲讲国务会议的事件是怎样一个经过。 路易·波拿巴以军队驱逐国民议会,以警察赶走

高等法院, 计看门人喝退了国务会议。

12月2日 F午,正当右翼人民代表们从达鲁先生

家到第十区区政府去的时候,国务会议的议员们来到道赛滨河路的大厦。他们依次逐个往里面走。 滨河路上布满大兵。有整整一个团在那里扎营,步枪都架成一束一束。 国务会议的议员不久便达三十人之多。他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并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初稿。正要签字的当儿,看门人面色煞白地推门进来。他结

竟喝令议员们退出。 正在此时,少数几位国务会议议员宣布:不论 自己如何义愤填膺,他们绝不同意与共和派议员联

结巴巴不知所云。他宣称自己是执行命令。终于他

署。 这不啻是换一种方式表示对看门人唯命是从。 贝特蒙先生作为国务会议的议长之一,表示愿 提供自己的住所。他的家在圣-罗马大街。共和派

的议员们立即前往,并不经讨论而在刚刚宣读过的 抗议书上签了字。 有几位国务会议议员住在遥远的街区,未能如 约前来。最年轻的一位议员意志十分坚强,并有崇

约前不。最中在的一位以负急心下为主强,开启示高的思想,名叫爱德华·夏尔东先生,他自告奋勇,把抗议书送达缺席议员的府邸。

把抗议书送达缺席议员的府邸。 他说到做到,不无风险地步行前往,因为没法 找到马车,他常被大兵们拦住,威胁说要对他搜 身,那会是极其危险的。他终于找到了好几位国务 会议议员的家。有几位签了名,彭斯(来自海洛 尔)态度坚决,柯梅宁情绪激动,布代踌躇了片 刻。这位布代先牛直打哆嗦,他的家属阳小怕事, 因为从家里半开的窗户就可以听见鸣炮的巨响。夏 尔东勇敢而沉着,对他规劝道: "您的好友维威 安、里威和斯图姆全都签了咧。"于是布代也签上 了大名。 另外有几位拒签:一位是借口年事已高,另一 位口称"家中遇到了麻烦",再有一位是"怕给赤 色分子帮了忙"。夏尔东当即驳道:"您只 说'怕'就够啦。 次日即12月3日,维威安和贝特蒙两位先生将抗 议书面呈共和国副总统兼国务会议议长布莱先生 (来自谬尔特)。此公身着晨服见了这两人,竟大 声咆哮:"快滚开!你们想要完蛋,我没意见,但 别把我拉下水!" 12月4日上午, 德·柯梅宁先生一笔勾掉他的名 字,提出一条闻所未闻,然而却是货真价实的理 由:"前国务会议议员的用词对一本书来说,会产 牛不良效果。我担心会损害我的出版商。 还有一个能说明问题的细节。12月2日上午贝希 克先生到达时,大家正忙着草拟抗议书。他把门推

希克先生问戈蒂埃·德·鲁米依先生:"人家在干什 么?在犯罪。可咱们在搞什么呢?"戈蒂埃·德·鲁 米依先生回答:"搞一份抗议书。"贝希克先生· 听见"抗议"二字,反手关门就跑,从此不见其

开一半。站在门口的正是戈蒂埃·德·鲁米依先牛。 他是国务会议当之无愧的最受尊敬的议员之一。

人。 后来在帝国时期他再度登场, 当上了什么部的

部长。

爱丽舍宫内幕

这天上午, 伊凡医生遇到柯诺医生。他们本是 熟人,便攀谈起来。伊凡属于左翼,柯诺在爱丽舍 宫干。伊凡通过柯诺了解到夜间在爱丽舍宫里发生 的事情,他便把一些细节转告给了笔者。

一件琐事是这样的:

一项毫不含糊的法令已颁发 , 并即将张贴。此 一法令责令人人都要顺从政变当局。 圣 - 阿尔诺是

国防部长,应签署此项法令,于是便亲自起草。他 拟到了最后一段,文字如下: "任何人如被当场发 现正在构筑街垒、张贴前议员之布告,或正在阅读 此类布告, 应予......"写到这里圣-阿尔诺停了

笔,莫尔尼耸了耸肩,从他手上夺过笔来,自己写 了下去:"……就地枪决。 还作了其他决定,但人们不知道其内容。

各种信息补充着以上的情况。

12月3日至4日夜间,一位国民警卫队队员,名

叫布瓦莱·德·多尔的值班警戒。路易·波拿巴的办公 室在一楼,这间屋子的十字窗诵宵达日地大放光 明。旁边的客厅里正在举行军事会议。布瓦莱从自 己放哨的岗亭里看见玻璃窗上的人影儿正在手舞足 蹈地做出各种姿势,认出他们是马南、圣-阿尔 诺、帕尔西尼、弗洛里,即此次罪行里的魔影。

走动"。甚至有些普普通通的上尉也闯了进来。近四时,有几辆马车"载着一些女人"驶进爱丽舍宫。放荡始终伴随着此次的重罪。总统府里的贵妇小客厅约当于军营里的随军妓院。 院子里到处是枪骑兵,他们为将军们的坐骑手

这天夜间光临的两位妇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 历史的。在历史画卷的背景上,往往有这一类身

柯尔特是胸甲兵将军,他同卡尔莱一起被召见,后者负责次日即12月4日最忙碌的那个师。从 午夜到凌晨三时,将军和上校们"一个劲儿地来回

影。这些女人对某些倒霉的将军有所影响。这两人都来自最上流的社会。其中一位是德·×××侯爵夫人。她有此等奇遇,就是在欺骗了自己的丈夫之后 及上了他。她承认那情夫不知,是这种事例也

时有所闻的。她是法国最荒唐的元帅同美丽的 ××××女伯爵所生的女儿。德·夏多勃里昂同这女人 恩爱一夜之后写了一首四行诗。由于当事人均已作 古,兹照录如下,以飨读者:

执马缰,而将军们却在里面讨论问题。

女儿的倩笑同母亲的倩笑一样充满柔情蜜意, 而且还更加致命。另一位女士是凯夫人,原籍俄罗斯,皮肤白皙,个头儿高,性格开朗,参与黑幕外

交,珍藏并乐于出示一只宝盆,里面装满莫莱伯爵给她的情书。她多多少少干着女间谍的活儿,极其迷人,不易招架。

那天夜里采取的预防措施,即使从室外看来也 是显而易见的。从前一天起,人们就可以自邻近房

屋的窗户里看到,有两部驿站马车架好了马匹,马车夫从不离鞍,随时准备出发。 在蒙田街爱丽舍宫的马厩里,还有另外几部马车架好了马,而且马身上已装好马鞍,头上也遮了

眼罩。 路易·波拿巴彻夜未眠。他在夜间下了几道神秘的命令;因此,在清晨时分,他那张苍白的脸上,

的命令;因此,在清晨时分,他那张苍白的脸上, 露出一种可怕的安详。 罪人居然安详,足见大事不妙。

就在那天上午,他几乎放声大笑。莫尔尼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路易·波拿巴有些发烧,让人把柯诺请来,所以柯诺旁听了谈话。人们认为在场者均属

可靠,他们毕竟是长了耳朵的。 莫尔尼带来警方的报告。国立印刷厂有十二名 将他们逮捕。弗莱斯蒂埃尔上校也被捕了。人家把 他转移到比赛特尔要塞,同时被转移的还有克罗赛 - 斯皮奈里、热尼里埃、希波里特·马任 (他是一位 才华出众而又颇具胆略的作家)、学校校长古村奈 什,以及波里诺。最后这人的名字引起了路易:波拿 巴的注意。他问:"这波里诺是何许人?" 莫尔尼 答称: "为波斯皇帝效劳的一名前军官。"他还 说: "此人是唐·吉诃德与山科·潘查的混合 物。"人们将这些囚徒投入第六号地堡。路易·波拿 巴又问:"这类地堡是什么样的?" 莫尔尼回答 道:"是一些地窖。没有空气,也没有阳光,长二 十四米、宽八米、高五米,墙上渗水,石板潮 混。"路易·波拿巴问:"给他们发了草靴子 吗?"莫尔尼答:"现在还没有发,以后看情 况。"他又道:"准备流放的关在比赛特尔,准备 枪毙的押在伊夫里。 路易·波拿巴了解到已采取的预防措施。莫尔尼 向他作了全面汇报:在所有的钟楼里都布置了警 卫;查封了所有的印刷机;国民警卫队的所有战鼓 均加了锁。因此,不必担心哪个印刷厂会印出什么 宣言来,也不必担心某个市区政府会击鼓召兵,更 不用怕仟何钟楼会为死者敲起什么丧钟来。

工人在2日夜间拒绝印刷法令和宣言。人家立即就

全:每个阵地应当配备四门大炮和两门榴弹炮。他 还特别叮嘱,要只用八厘米口径的大炮和十六厘米 口径的榴弹炮. "的确,"心腹人物莫尔尼说,"所有这些, 都很要费些工夫!" 然后莫尔尼谈到了马扎斯:那里的院子里有六 百名共和国卫队的士兵;他们都是精选出来的人 员,如遭攻击,必能坚持到底,决不后退;士兵们 迎接那些代表讲监时哈哈大笑,他们跑过来"俯首 蔑视"那个侏儒梯也尔;有些军官讨来叫士兵们走 开,但语气温和,带着"几分敬意";有三名囚徒 属于"严加看管"的:格列波、纳陀,以及社会主 义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亚森·默尼埃。后者的囚室在第 六区第32号。相邻的30号关着一名右翼代表,他 就知道一个劲儿地呻吟和喊叫,这弄得亚森·默尼埃 忍俊不禁。当然也逗得路易·波拿巴开怀畅笑。 还有一个细节: 当载着巴兹先生的马车驶讲马 扎斯的时候,在门上撞击了一下,马车的车灯跌落 在地上,打碎了。马车夫对这损失颇感痛心,正在 抱怨: "这该由谁来赔?" 同总务主任—起在车里 的警员对那马车夫说:"你就放心好啦。你去找队

长。在这类出勤中,凡有损坏,概由政府赔偿!"

路易·波拿巴问是否所有的炮兵阵地都已装备齐

波拿巴也笑了,隔着他那胡须透出笑意,说:"完全正确!" 莫尔尼讲的另一则故事更使他兴致勃勃。那是 关于卡芬那克进马扎斯囚室时生气的故事。在每个 囚室的门上都有一个小洞,是为了在囚徒不知不觉 时观察他用的,俗称"猫眼儿"。狱卒观察了一阵 子:卡芬那克先是交叉着双臂踱方步;后来,因为 面积太小,他便在囚室中央的小凳上坐了下来。此 种木凳乃系一块木板,下面有三条腿撑着,凳腿集 中于凳面底部的中央,所以凳面上有些突起。因 此,坐在上面不大舒服。卡芬那克霍然起立,一脚 把那凳子踢到囚室的一角去了。然后,他怒气未

十二寸宽的小桌子。于是,这两件牢房里仅有的家 具双双殒命。 这一脚、一拳,逗得路易·波拿巴乐不可支。 "莫帕斯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呢!"莫尔尼道。 这句话又引得波拿巴大笑了一阵子。

尽,一边骂骂咧咧,一边以老拳砸碎了十五寸长、

莫尔尼汇报既毕,便退出。路易·波拿巴进入旁边一个房间,一个女人早已在那里等着。看上去她好像是来为什么人求情的。柯诺医生听见的是这么两句意味深长的话:"夫人,我免了您献上的爱,请您也准许我有我的恨!"

宫里的左膀右臂

梅里美先生天性卑劣,这就不能对他过分责备 啦。

至于德莫尔尼先生,那是另一码事,他要略胜

一筹,他身上有盗贼的细胞。 德·莫尔尼先生敢作敢当。做盗贼非如此不可。

梅里美先生以政变当局心腹之一而自夸,他实

在是错了。说到底,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本钱。 真实情况是,梅里美先生什么也没有被告知。

路易·波拿巴不需要毫无用处的心腹。 再多说一句:虽然也有一些相反的迹象,但总 的来说,梅里美先生不大可能在12月2日前后同路

的来说,梅里美先生不大可能在12月2日前后同路 易·波拿巴有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是后来才有的,梅 思美开头口认识曹尔尼

易·波拿它有什么关系。这种大系是后来才有的,慢 里美开头只认识莫尔尼。 草尔尼和梅里美两人都很接近爱丽舍宫,但接

近的方式迥然有异。人们可以相信莫尔尼,但却不

能相信梅里美。莫尔尼了解重大机密,梅里美却只 知鸡毛蒜皮。他的天禀便在于教授如何谈情说爱。 爱丽舍宫的座上客共有两类,一类是心腹,一

发丽舍宫的座上客共有两类,一类是心腹,一类是廷臣。头号心腹便是莫尔尼;廷臣中的第一名——或最末一名——便是梅里美。

梅里美先生"走运"就走在这儿。

紧添料。 爱丽舍宫需要一点儿文学装饰。有点儿法兰西 学士院的气息,对这一窝匪窟来说也无甚不好。梅 里美先生正好得用。他命里注定就是要在《女皇的 弄臣》这类作品上签名。德·蒙提若夫人将他介绍给

路易:波拿巴,后者对此公欣然接受,用这位虽有才

快便萎谢了。此类得手是维持不久的, 重要的是赶

华但仍很平庸的作家来点缀自己的宫廷。 这宫廷可谓物以类聚:是无耻行径的陈列馆, 是匍匐跪拜的爬虫之集大成,是各种毒药的大药 房

房。 除去用以效劳的心腹和赖其点缀的廷臣之外, 还有第三类,便是配角儿。 某些场合得有援兵。有时这援兵是女人:八方

有时是男人充作后备队:如圣-阿尔诺、艾斯 皮纳斯、圣-乔治、莫帕斯之流。 有时则非男非女,如德·西×××侯爵。 这样的左膀右臂实在是妙不可言。

周旋中的"轻骑兵"。

我们不妨赘言数句。 有位家庭教师魏耶雅,是有点儿天主教色彩的 天神论者, 玩会球的真王

无神论者,玩台球的高手。 魏耶雅很会讲故事。他笑容可掬地讲了这么一 个小段:约在1807年的岁尾,贺吞斯王后当时常 住巴黎,某日她驰书国王路易,表示她已非见到他 不可,没有他简直度日如年,她将立刻奔往海牙。 国王一针见血地说:"她怀孕啦。"于是立即召见 大臣范·马能,把王后的信递交给他看,接着 说:"她就要到啦。很好的哩。我俩的房间有一道 中门相诵;王后将看见一扇堵死的门。 路易很看重那件象征王位的大衣,他大声 说:"一位国王的大衣不能给一个婊子当遮羞 布!"范·马能大臣吓坏了,将此事禀报给拿破仑-世皇帝陛下。于是龙颜大怒,不是针对贺吞斯,而 是针对路易。虽如此,路易仍然坚持到底。那门倒 是没堵上,但国王陛下的嘴巴却被堵住;当王后归 来时,他项背相向。不过这并不妨碍拿破仑三世呱 …坠地。 这便是魏耶雅先生于1840年夏季在圣 - 娄 - 塔 弗尼人称"平台院"的宅邸里讲述的小故事。那时 颇有几位见证人,其中包括笔者童年时期的伙伴斐 迪南·比××、拉·勒×××地方的侯爵在内。这位魏耶 雅先生,是一位含讥带讽的波拿巴派,也是一名疑 神疑鬼的忠臣。 除去这魏耶雅,还有一个伏德莱,路易·波拿巴 将他与艾斯皮纳斯同时封为将军。话逢其时。一名

诡计多端的上校,满可以充当—个设陷阱的将军。 还有费亚兰, 当了公爵的上士。 再有弗娄里,被指定有幸同"沙皇"一起出 游,但在陛下身旁只许"半片屁股落座"。 再有拉克罗斯,原系自由派,后转为教会人 员,是保守分子之一,将上峰的命令当做防腐剂, 将"保守"等同于看管木乃伊。后来当了上议员。 另有拉拉比,是拉克罗斯之友,同样的奴才性 格,也封了上议员。 还要加上议事司铎高克罗 , 是 "美丽的母 鸡"之神父。一位王妃问他:"爱丽舍宫是什 么?"我们都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看来对一个普 通女人不能讲的话,倒是可以对一位王妃讲。 再加上希波里特·弗尔图尔:属于拼命高攀的— 类,其价值约当于古斯塔夫·勃朗西⁽²⁾和斐拉莱特·夏 尔斯之流,本系蹩脚的文人墨客,却荣升海军部 长,便使贝朗瑞说出这样的话来: 此君弗尔图尔识得各类桅杆,包括爬到顶端便 有奖的夺彩杆! 也有奥威涅人,共两位。他们彼此仇恨。其中 一位给另一位起了个绰号叫"忧愁的锅匠"。 还要加上圣 - 伯甫 , 他是一位既杰出又低下的 人物。爱好丑陋,但情有可原:是——位伟大的评论

当议长时杜宾又曾在他手下当议员。一个杜宾,一 个特罗普隆,是法律面孔上的面具,不过是从两个 侧面反映这面具罢了。 有阿巴杜齐,是某种可以放过一切的头脑。如 今是一条街名。 有姆×××神父,后来当上南锡主教,曾以微笑 陪衬过路易·波拿巴的宣誓。 有歌剧院某一著名包厢的两位常客蒙×××和寨 ×××。轻薄的人也有深沉的一面,他们却将这一面 **拿来为一个不要廉耻的君主服务。** 有罗米厄,是赤色鬼怪身后的醉汉黑影。 有马里图纳,是个不错的朋友,好色,但很坦 诚。 有库×××,他的名字使站在某些沙龙门口的执 **达**吏颇费踌躇。 有苏安,是恶劣行动的优秀参谋。 有维隆医生,其他爱丽舍宫人士放在心里的东 西,他却放在面 L。 有莫卡尔,是荷兰宫廷里已过时的美男子。莫 卡尔忆旧时常想起浪漫的往事。他可以当路易·波拿 巴的父亲,无论从年龄,或许还有别的什么方面来

有特罗普隆, 杜宾曾在他手下做过检察官; 他

家,犹如古鲜是一位伟大的哲人(3)。

愿书。这份请愿书要求让被流放的波拿巴家族能返 回法国:我给予支持;那是一种善举,也是失误, **但我不后悔。** 有比约尔 , 貌似雄辩家 , 胡言乱语起来可以滔 滔不绝,明明错了却照摆架子,号称政治家。政治 家者,某种高级之平庸也。 有拉瓦列特,是对莫尔尼和瓦列夫斯基的补 东. 有巴齐奥契…… 还有其他。 正是在这样一批亲近者的前呼后拥下,路易:波 拿巴这位荷兰籍的马基雅维利,便东奔西走,上议 会或别的处所,到都尔,到汉姆,到狄戎,以半醒 半睡的神情,带着浓重的鼻音背诵演讲稿,其内容 **处外是背叛和出卖。**

不论此人是多么可悲,爱丽舍宫在本世纪的历 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爱丽舍宫制造过大灾小难和种

种笑料。

说,莫不如是。他是一名律师。在1829年时,他曾很有头脑,与罗米厄不前不后。后来他发表过一点儿不知什么东西,似乎很认真而庄重,印成四开本,还题赠我一册。1847年5月,正是他同莫斯科瓦亲于一起,到贵族院来向我递交热罗姆国王的请

我们不能对爱丽舍宫绝口不提。 爱丽舍宫在巴黎是令人不安的黑暗角落。在这 干坏事的地方,身材矮小的人威力无穷。大家在一 起如同家人,是侏儒家族的团聚。大家奉行的格言 是:尽情享乐。他们的生,有赖于大众的死。那里 呼出吸入的空气便是寡廉鲜耻;那里香甜可口的食 物,便是用来致他人干死命的手段。那里精心构筑 的计划,旨在把法国也变成侏儒,这计划富于深谋 远略, 也极有主见。在那里日夜操劳的是人所共有 的男子,他们卖了自己的身,酒足饭饱,点头哈 腰;视之为娼妓,可也。笔者已提到过,那里甚至 也要舞文弄墨:魏耶雅是1830年的古典派,莫尔 尼创作了舒弗勒里,路易:波拿巴被提名入法兰西学 士院。在那里,朗布依埃公馆同班加尔宅邸相交

融。爱丽舍宫是实验室,是柜台,是忏悔室,是床笫,是整个王朝的窝子。爱丽舍宫企图管制一切,甚至管制风流韵事,也许尤其要管风流韵事吧。它首创给女人的乳房抹上胭脂,同时在男人的脸上扑上红粉。它领导装扮和音乐的潮流。它发明了人造鬃丝和轻歌剧。在爱丽舍宫,某种丑陋被视为优雅;使容颜充满豪情的东西,正如将心灵变得崇高的事物,却在那里备受冷嘲热讽;正是在那里,整整二十年间,所有低三下四的东西都变得时髦,其

历史无论怎样崇高,都不得不承认爱丽舍宫确实存在过。可笑的一面并不排斥悲惨的一面。那里有一处大厅经历过第二次退位,滑铁卢之战以后的退位。拿破仑一世的终了,拿破仑三世的兴起,莫不在爱丽舍宫。正是在爱丽舍宫,杜宾先后出现在两位拿破仑面前:1815年是为了打倒大拿破仑,

中包括如某某那种式样的低额头。

1851年是为了朝拜小拿破仑。在这后一个时代, 这地方已变得十分阴暗。在那里已无任何德行可 言。在提贝尔的宫廷里,到底还有一位忒拉塞阿

言。任提贝尔的宫廷里,到底还有一位私拉赛阿斯;但在路易 - 拿破仑周围,却一个这样的人物也没有。人们寻找良知,找到的却是巴罗什;人们寻找宗教,找到的却是蒙达朗贝尔。

一名动摇的部属 在那具有浓重历史色彩的12月4日 上午,左右全

都在看主子的脸色。路易·波拿巴闭门谢客。但闭门 也便已是亮相了。闭门者,谋划也。对此类人物而

言,谋划也就无异于预谋。路易:波拿巴的预谋能是 什么呢?他脑子里想些什么呢?人人都在想这个问 题,只有两人例外:一是高参莫尔尼,一是执行官 圣 - 阿尔诺. 路易·波拿巴白认为善于识别人,这是不无根据

的。他引以为自豪,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很有道 理。别的人会占卜,他则有嗅觉。此乃畜类本能,

却万无一失。

他看莫帕斯便一点儿也没看错。为了撬开法律 之门,他需要一把假钥匙。于是起用莫帕斯。在宪 法这只锁孔里, 任何撬工的器械都没有像莫帕斯这

样灵验的。 路易·波拿巴也没有把奎·比××看错。他立刻就

断定:这个一本正经的人物,身上有某种不可缺少 的东西,足以立刻变成丑角儿。这位奎·比确实不负 人望,在第十区区政府表示赞同并签署废黜法令

后,他摇身一变成了混合委员会的报告员——共三 位——之一:在历史记录下的可怕数字里,他的受

害者竟高达一千六百三十四名之多!

然而,路易·波拿巴也偶有"马失前蹄"的时 候,特别是对波热的判断上。波热尽管被路易:波拿 巴看中,但毕竟是一个正派人。路易·波拿巴对国立 印刷厂的工人信不过,而且不无道理:我们已看 到,有十二个工人敢于抗命;于是,他应景式地发 明了某种分支机构,即在卢森堡街搞了个国立印刷 厂分厂,安装了机械印刷机和手动印刷机,一共有 八个工人。波热早已风闻这些背后的勾当,于是便 有所警觉,没有等政变发生,便公然辞去国立印刷 厂厂长职务。这时路易·波拿巴才去找圣 - 乔治,那 是一名更听话的奴才。 对某某人,他弄错的程度要轻一些,但毕竟是 弄错了。 12月2日,莫尔尼认定必需的配角儿×××.却 使路易·波拿巴大伤脑筋。 这位某某,年方四十四岁,爱女人,想晋升; 因此,他不顾廉耻。他发迹是在非洲,时在孔柏上 校指挥的第四十七战列团服役。他在君士坦丁一役 表现得很勇敢。在扎恰,他解救了赫尔毕庸。这赫 尔毕庸把围城之战的初始阶段给弄糟了,他却 将"赖始"变成了"善终"。这某某身材矮小, 粗 壮, 脑袋缩在两肩之间; 他敢作敢为, 非常善于带 一支队伍。他的擢升经历了四位将军的栽培:先是

布若,次为拉莫里西叶尔,再次为卡芬那克,最后 是尚加涅埃。1851年他在巴黎见到了拉莫里西叶 尔,将军对他"态度冷淡";还见到了尚加涅埃。 尚加涅埃对他客气一些。他从萨托里走出来时十分 愤慨,大声叫嚷: "要搞掉这路易·波拿巴。他在腐 蚀军队。这帮子醉醺醺的大兵令人作呕。我真想回 非洲去咧。"十月,尚加涅埃地位下降,某某的热 情也随之下降。于是某某便常去爱丽舍宫,但并未 俯首就范。他向贝多将军许了愿,后者对他寄以厚 望。12月2日黎明时分,有人来叫醒某某。这人便 是埃德加·内伊。某某是政变当局的一个支柱:但他 是否欣然接受呢?埃德加·内伊向他解释了所发生的 事情,并且始终未离他寸步,直至他亲率第一团从 维尔特街的兵营开拔,并为内伊本人所目睹。某某 是到马德兰广场就位去的。当他到达那广场时,拉 罗西雅克兰被入侵者从议会推出来,此刻正穿过这 马德兰广场。拉罗西雅克兰还没有成为波拿巴分 子,正在大发脾气。他远远瞥见了某某,这某某是 他1830年的军校同学。他对这老同学以"你"相 称,便径直朝他走去,对他说:"多么卑鄙的行 为!"又问:"你在干什么?"那某某答道:"我 在等候。"拉罗西雅克兰于是离他而去。某某下地 步行, 去拜访国务会议议员、他的亲戚里×先生,

这位亲戚家住苏莱纳街。他征求里×先生的意见。 这位先生很正直,一点儿也不迟疑,当即回 答:"我到国务会议去尽自己的义务。这是犯罪

啊!"某某连连点头,说:"是得弄弄清楚啊。 这"我在等候"和"弄弄清楚"使路易·波拿巴

不胜忧虑。莫尔尼讲言道:"还是放出咱们的特种

轻骑兵队吧!"

德尼•杜苏

加斯东·杜苏是左翼最勇敢的成员之一。他是上 维也纳省的代表。他在国民议会任职的初期,也像

过去的特奥菲尔·戈蒂埃一样,穿一件赤色背心。戈蒂埃的背心在1830年曾令古典派胆战心惊,如今杜苏的背心也使1851年保皇派们胆战心惊,朗格尔的主教帕里西斯先生并不怕人家给他戴上一顶红帽子,但一见杜苏的红背心,却立即望而生畏。右翼害怕的另一个原因,是据说杜苏曾在拜尔-伊尔

于是立刻便被推选进入国民议会。从监狱直接走到 上议院,这在咱们这个风云诡谲的时代也不足为 奇;但对此给予补充的,往往是又从上议院回到监 狱。真实情况却是:右翼把事情搅混了。在里摩日 被判刑的并不是加斯东·杜苏,而是他的弟弟德尼。

总之,加斯东·杜苏"令人望而生畏"是真的。

他很有智慧,勇敢,又很温雅。

做过三年的政治犯,那是因"里摩日事件"的牵连 而被判了刑。好像在实施普选制时,他便在那儿,

1851年秋天,我每天都到巴黎裁判所监狱同我的两个儿子和两位好友共进晚餐。这几位心灵伟大、思想伟大的人物:瓦克里、麦里斯、夏尔、弗朗索瓦-维克多很能吸引一些志同道合者。在那若明若暗的光线下,在以通风橱和铁条加固的窗户

辩的演说家常光临此地,其中就有克莱米厄,还有 柏拉等笔力雄健、为人可亲的名作家。 某日,米歇尔·德·布尔日把加斯东·杜苏领来与我 们相见。 加斯东·杜苏住在圣 - 日耳曼郊区, 离国民议会 不远。 12月2日,我们举行的几次会议上都未见他露 面。他正在病中,不得不卧床休息,就像他给我的 书信中所说"被关节炎风湿病所困,已寸步难行 矣" 他有一位弟弟,比他小几岁,我们在前文已经 提到,名字叫做德尼·杜苏。12月4日上午,这个弟 弟来看望了他。 加斯东·杜苏知道发生了政变,对自己不得不卧 床又恼又恨。他大声呼喊: "我真不光彩啊。街上会筑起街垒来,可我的 横绶却不能到场!"

"不,"他的弟弟应道,"它会在那里飘

下,放着一张颇有家庭气息的小餐桌,几位能言善

"这怎么说?" "请你借我一用。" "你拿去吧。"

扬!

德尼拿起加斯东的横绶带,然后离去。 我们在后文里还会再见到德尼·杜苏。

情况与巧遇

拉莫里西叶尔在这同一天上午,竟想出了办法,托德·顾尔朋夫人给我捎来了以下有关情况:

"汉姆要塞。指挥官名叫波多。他的委任状是 在1848年由卡芬那克签署的,副签人是夏拉斯。

如今这两位都成了阶下囚。莫尔尼派到汉姆村来的 警长名叫杜富尔·普亚克,负责监视囚徒,同时兼任 狱卒。"

当这份通报落到我手中时,我马上想到:波多指挥官,即那位"狱卒",大概为迅速传递这纸条助了一臂之力。

这是中央权力有所动摇的迹象。

通过同一条途径,拉莫里西叶尔告诉了我有关他,以及他的将军伙伴们如何被捕的一些细节。

他,以及他的将军伙伴们如何被捕的一些细节。 这些细节补充了我已提到过的种种情节。

对将军们的逮捕是分别在他们住所同时进行的,逮捕时的具体情况大体相同。在每一地方都是

的,逐拥的的具体情况大体伯问。任母—地方都是包围房屋,以诱骗或用暴力打开大门,欺骗看门 人。有时其至把他们线 F王线。使用化了类的家

也固厉屋,以烧骗或用暴力打开人门, 纵骗看门人, 有时甚至把他们铐上手铐, 使用化了装的密探, 有的打手还带了绳索、斧子之类, 从床上将人突然拉走, 利用黑夜横施暴力。如我说过的一样,

简直像一批强盗蜂拥而上。 拉莫里西叶尔将军说他自己"睡得很死"。不 被吵醒,被抓住,被带走。 在经过马拉凯滨河路时,拉莫里西叶尔看见了 背着背包的部队在行进。他猛然朝囚车的车门歪了 歪身子。押送他的警长以为他要训斥士兵们了。他 抓住将军的胳臂,对他道:"将军,您要是开口说 一句话,我就给您塞上这个东西。"同时,他用另 一只手,在黑暗中晃了一晃一团寒嘴的棉花。 所有被捕的将军都被解送到了马扎斯。人家把 他们禁闭在那里,然后便忘了他们。直至晚八时, 尚加涅埃将军还没有吃东西。 逮捕的那一刻对警长们来说,是十分艰难的。 他们只得厚着脸皮含羞忍辱。同夏拉斯、卡芬那 克、勒弗洛、尚加涅埃一样, 贝多和拉莫里西叶尔 也不饶恕他们。卡芬那克将军在离家时取了一些 钱。在把钱放入衣袋之前, 他转身向着来逮捕他的 柯林警长,问他: "这钱放在我身上,安全吗?" 警长反驳他:"啊,将军,您想到哪儿去 啦? "谁能保证你们不是一伙贼?" 卡芬那克回敬

管他门前多么吵闹,他照睡不误。他的男仆是一位 忠实可靠的退伍兵,故意放开嗓门儿,吵吵嚷嚷, 想唤醒那位将军。他甚至同市政警察们格斗了一 番。一名警员捅了他一剑,刺穿他的膝部。将军终 道。就在同时,几乎是在同一分钟,夏拉斯对古尔 太叶警长说: "谁能保证你们不是盗匪呢?" 几天以后,这批恶棍都荣获荣誉军团十字章。 由后一位波拿巴颁发给警察们以十字童是在12 月2日,这奖章本身同第一位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 大捷后授给大军雄鹰们的礼物是—模—样的。 我将这些细节向抵抗委员会作了诵报。其他— 些报告也纷纷送到。有几份报告是涉及新闻界。从 12月2日 F午起,报刊便被以大兵式的粗暴来对 待。勇敢的印刷商寨里叶尔跑来告诉我们《新闻 报》的情况。赛里叶尔承印着《新闻报》和《人民 当家报》,后者是被法律取缔的《事件报》的变相 出版物。12月2日清晨七时,印刷厂遭到共和国警 卫队二十八名士兵的入侵,由一位名叫帕佩的中尉 指挥(该中尉自此便荣获勋章)。这个家伙交给寒 里叶尔—份禁令,禁止他印刷仟何东西,署名为努 斯。还有一位警长陪同帕佩中尉。这警长向寨里叶 尔出示《共和国总统令》,明令禁止出版《人民当 家报》。然后,人家在印刷机旁边布置了哨兵。工 人们讲行了抵制。一位续页工对士兵们讲:"我们 不理睬你们,将照常印刷。"这时开来了另外四十 名市政警卫队队员,包括两名骑兵中士和四位队 长,以及鼓队打头的一支战列分队,由一名上尉率 领。吉拉尔丹怒气冲冲地跑来,提出了非常强烈的 抗议,以至一位骑兵中士对他说:"我倒希望有一 位同您一样的上校。"吉拉尔丹的勇气感染了工人 们。靠着有勇有谋的交涉,他们居然在宪兵们鼻子 底下印出了吉拉尔丹的宣言,用的是手摇印刷机; 又用刷印的方式, 印了我们的宣言。工人们以小包 小包的办法,将墨迹未干的传单紧贴着背心带出 去。 幸好他们都喝醉了。宪兵让士兵们痛饮。工人 们则利用此种得意忘形白管干活儿。市政警卫队员 们有说有笑,还一边骂骂咧咧,"说着一语双关的 话儿,喝着香槟美酒和咖啡,自吹自擂道: '轮着 咱们当议员啦:我们现在一天挣二十万法 郎!'"巴黎所有的印刷机便是这样被军队控制起 来的。政变当局掌握着一切。罪犯们其至虐待支持 他们的报纸。在《巴黎箴言报》报社,市政警察想 对任何稍稍推开房门的人开枪。《祖国报》社长德 拉马尔先生负担着四十位市警,唯恐他们砸坏印刷 机。他对其中一位说:"可我同你们是一家人 呀!"那宪兵回答说:"这又能把我怎么样?" 在3日至4日夜间将近凌晨三时,所有的印刷厂 都被撤空。上尉对赛里叶尔说:"我们奉命集中在 各白的街区。"寨里叶尔在向我们讲这件事时,又

某一时刻,我正好在街上。我告别了这正直而 勇敢的人,却看见与此恰恰相反的梅里美先生走过来。 "好哇!"梅里美先生对我说,"我正找您呢!" 我答道: "我倒希望您找不着我。" 他向我伸出了手,我却对他转过了背。 后来我再也没见到过他。我想他是死了。 约在1847年,这梅里美曾向我提到过莫尔尼。 我们便有一席对话。梅里美说:"德·莫尔尼先生前

"哦,他前途远大!是的,我认识德·莫尔尼先生。他是有思想的。他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他做实业买卖,他开创了古山的事业,办起了锌矿、列日的煤矿。我很荣幸地认识他。他是个江湖骗

途远大。"他问我:"您认识这个人吗?"

我答道:

我从前一天起,就同乔治·比斯卡拉谈论过战斗的事。他是一位勇敢忠诚的人,我还有机会再次提到他。我约他在黎希留街19号再见。因此,在4日上午,在同一条街的15号与19号间颇多往返:前者是我们开会讨论之地,后者是我的栖宿之地。

补充说:"有什么事情正在密谋之中。"

子。" 梅里美与我之间有这么点儿小差别:我蔑视莫 尔尼,他却敬重这个人。 莫尔尼报答了他,这自然是公平的。 我静候梅里美转过街角。他的身影消失后,我 回到了15号。 我们得到有关甘罗贝尔的消息。2日晚上,他去 看望了勒弗洛夫人,那位品性高尚而义愤填膺的女 人。第二天即12月3日,在国防部内圣-阿尔诺处

准备举行一场舞会。勒弗洛将军暨夫人收到激请, 并应当在那里会晤甘罗贝尔将军。但勒弗洛夫人并 不是要同他探讨舞蹈问题。她单刀直入地对他 说:"将军,您所有的伙伴都被捕了。您将为这样 的事提供协助!""我将提出的是辞呈,"甘罗贝 尔说,接着又加了一句,"您可以告诉勒弗

洛。"这时,他脸色苍白,极不平静地来来回回走 动着。"您会辞职,将军?""是啊,夫 人。""确实如此?""不错,夫人,假如确实没 有骚乱的话……""甘罗贝尔将军啊!"勒弗洛夫 人大声嚷着 , "您这'假如'告诉了我:您将做什 么样的事情!"

然而,可以肯定,甘罗贝尔还没有下定决心。

甘罗贝尔的特质便是犹豫不决。佩里西埃是个刻薄

古怪的人,他说过:"就请你们相信各人名字的本义吧!我自己的名字意思是:性格可爱!兰东的名字居然是自比恺撒大帝!而甘罗贝尔呢,他给自己

取的小名意思竟是:坚决果断!"

形势

抵抗委员会的策略是不将抵抗集中于一时一地,而是延展到尽可能多的时日。这样做的原因,我已经解释还。虽然如此,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

本能地感觉得到:这一天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正像爱丽舍宫的罪犯也有同样感觉。

这样的时刻已经临近:政变当局会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攻击,我们便须承受整个一支大军的冲击。 人民,这巴黎郊区伟大的革命人民,难道他们会抛

弃自己的代表吗?难道他们会自暴自弃吗?反之,他们一旦觉醒,或者经点拨而清醒,难道不会终于行动起来吗?这个问题越来越尖锐,我们以惶惑不安的心情,向自己一再提出疑问。

国民警卫队方面没有任何显著迹象。那份非常有说服力的宣言,是由儒勒·法夫尔和亚历山大·雷伊在玛理家中草拟并以我们的名义致达各军团的。但这份文件竟未克付梓。赫哲尔的计划亦告流产。

维尔西尼和拉布鲁斯未能与他会合。所约定的接头 地点是大马路与黎希留街相交的那个街角,那里经 常有骑兵冲锋扫荡而过。弗莱斯蒂埃尔上校对第六 军团所作的大胆工作,以及贺文中校对第五军团进 行的较为含蓄的尝试,均告失败。然而,巴黎的义

愤还是渐渐表露。这天的夜晚是具有深长意味的。

送来,他两度冒被逮捕和被枪决的风险。我们立即 派人分发和张贴这些传单。此种张贴进行得毅然决 然。在好几个地点,我们的传单就贴在政变当局布 告的旁边,而当局的布告正是为了明令就地处决张 贴代表法令者。辛格雷告诉我们:代表们通过的官 言和法令已复制,并且一传十、十传百,散发了成 千上万份!应当继续印制出版。有一位印刷商是好 几家民主派报纸的出版人,即布莱先生,昨天晚上 托人转告我,他自愿效劳。1848年6月,他的印刷 厂横遭国民警卫队摧残,我站出来为该厂伸张正 义。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并且将我们的文件和法令 装在信封里,蒙塔古代表负责给他送去。布莱先生 深表歉意:他的印刷机已在半夜遭到市政警察的侵 袭。 经我们设法,同时由于几位化学系和药理系青 年学生以爱国热忱相助,有人在好几个街区制造了 炸药。仅在雅各布一个地点,有人便在夜间制造了 一百公斤之多。由于此项制诰主要是在寒纳河左岸 讲行,而战斗则是在右岸展开,就必须将这些炸药 运送过桥。这就只能尽力而为了。近九时,我们得 到通知,说警察组织了监视,对过路人普遍搜身,

辛格雷从一大早就到了笔者所在地,大衣下面 藏着一捆废黜令的传单,是再版重印件。为将此件 兵把守。 在街头,根据行人的长相随意进行逮捕。一名 市政警察在交易所桥的街角用颇为响亮的声音宣 布:"凡是没刮胡须,看上去没有睡觉的各色人 等,我们将一律予以逮捕!"这么做是为了让行人 皆有所闻。

某种战略方案正在形成。中部的十座大桥已派

特别是在新桥桥面上。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有一点儿炸药;在好几个街区,由于国民警卫队解除武装,结果弄到大约八百支步枪。我们的宣言和法令已经张贴,我们的声音传到人民当中,已经在产生某种程度的信任。

首传到人民当中,已经在产生某种程度的信任。 "正在涨潮啊,正在涨潮啊!"埃加·基内说, 他是特意来问候我的。

人家告诉我们:各学校将在这一天起义,并将在学校中给我们提供一处安全地点。儒勒·法夫尔兴高采烈地喊道:

"明天,咱们就可以到学校区的国葬墓去签署议会法令的发表日期啦!"

好兆头也越来越多。一个经常起义的老热点,即圣-安德烈多种技艺街,已经在动荡。名称叫做"劳动新闻"的一个协会开始有所活跃。几位勇敢的工人,在自己人奈特莱家中,即小花园街13

号,几乎已在一间阁楼里组织起一个印刷车间,那 地方离机动宪兵队的某兵营不过数步之遥。他们以 整整一夜的时间,先是草拟,接着是印刷一份《致 劳动者宣言》,号召人民武装自己。他们是五个能 干而坚决的人:他们弄到了纸张,他们有崭新的铅 字:有几位刷油墨,另外几位便排版,将近凌晨二 时,他们开始印刷。不能弄出声音来惊动邻居,他 们用毛质滚筒迅速交替油墨滚筒,使后者的沉沉的 声音被抵消。只花了几小时的光景,一千五百份官 言便印刷出来。旭日东升之际,这一千万百份传单 便张贴在街头巷尾。这几位大胆工人中的一位,也 是他们的领头人,名字叫阿·德姆兰,出身干文人兼 战士的望族,他头一天还很泄气,现在他已抱有希 望. 头一天他写下这样的话语:"……代表们何在? 通讯已经被切断。人们已无法穿越滨河路或大马 路。召开国民议会的会议已不可能。人民缺乏领 导。德·弗洛特在一方,维克多·雨果在另一方,苏 尔彻则在第三个地方......他们都在推动、展开斗 争;他们无数次以自己的生命来冒险。然而,却没 有人感觉得到,在他们背后有组织完善的团体在支 持他们,而且,第十区那些保皇分子的尝试令人寒 心,人们担心他们在最后时刻还要登场。"可现

部队之间已出现混乱。两处炮兵阵地互相炮击了好 一阵子而不能彼此识别。似乎可以说, 政变就要失 败。 人们看出:种种征兆正在看好。 莫帕斯是不是不够用啦?是否已求助于一个更 能干的人?有一件事实似乎能说明这一点。前一天 晚上,人们发现有一个高个子的人物,约在五至七 时之间,在圣 - 米歇尔广场的咖啡馆前来回踱步。 来找他的有12月2日参与逮捕的两名警长,而他同 这两名警长交谈多时。此人名叫卡里埃。他会不会 很快接替莫帕斯呢? 当时拉布鲁斯代表正在咖啡馆的桌前坐定,他 目睹了这三人如何交头接耳。 这两位警长身后都跟着那类特种警员,人称之 日"警长之犬"。 同时,委员会收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警告,笔者 看到下面这张纸条儿:

在,这位智勇双全的人物恢复了信心,他又写道:"一点儿也不用怀疑,路易-拿破仑害怕了。警方的报告对他来说简直是十万火急。共和派代表们的抵抗已收到效果。巴黎正在武装自己。某些团体似乎已准备好开始运转。机动宪兵自己也没有信心,今天上午就有整整一营人拒绝开往目的地。各

亲爱的博卡日,

今日六时 , 特许诺二万五千法郎给能抓到或杀掉雨果 ク人十。

忽知道他目前所在之地。在任何情况下勿让他出门。 忠干你的

亚历山大仲马。

背面写的是:致博卡日,卡赛特街18号。 必须考虑到最不起眼的细微末节。在各种各样 战斗地点,有许许多多五花八门的口令,可能招致

种种危险。昨天我们就曾以波丹的名字作为口令。 出于简单模仿,在其他街垒,人们便以其他代表的 姓氏来做口令。例如在朗布多街,便以欧仁·苏和米 歇尔德·布尔日的名字充作口令:在波布尔街是维

歇尔·德·布尔日的名字充作口令;在波布尔街是维克多·雨果;在圣-德尼小教堂,则是艾斯基洛斯和德·弗洛特。我们认为有必要制止此种混乱,并禁用专门名词,因为这是很容易被猜中的。后来同意的口令是:"约瑟夫在干什么?"

每时每刻,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情报送到我们 这里来:传说许多地方都筑起了街垒;在中央地区 的结道上,连轮射击已经打响,光影尔德东尔只

的街道上,步枪射击已经打响。米歇尔·德·布尔日得意地嚷着:"搞它四条街垒,围成一个方块,咱们就到那正当中去讨论。"

两名囚徒。里加尔和拜尔刚刚被关到那地方。这两 付都属于左翼。 里加尔医牛是伽亚克的代表, 拜尔 则是拉伏尔的代表。里加尔生病了,人家是从病床 上将他劫走的。在监牢里,他躺在一张简陋的木板 床上, 自己不能穿衣。他的同事拜尔权充他的跟班 仆人. 将近九时,1848年国民警卫队的第八军团前上 尉,名字叫做儒尔丹的,前来向我们表示愿相助。 这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子汉,他参加了2月24 日上午对市政府的大胆突袭。我们派给他的任务是 来一次故技重演,并将范围一直扩大到警察局。他 精干此道,明白该从哪里下手。他对我们说,手下 实在没几个人,但他将派人在白天就悄悄占下几座 具有战略意义的房子,分别位于盖夫尔滨河路、勒· 佩尔蒂埃滨河路,以及旧城街;假如由于巴黎市中 心的战火不断蔓延,而使政变分子调走部队,弄得 市政府和警察局内部空虚,那么便可立即开始对这 两处要津的突袭。我应当立刻申明的是,儒尔丹上 尉确实是践了言的,可惜的是,如同我们在晚间才 获悉的, 他也许动手早了点儿。诚如他所料的那 样,有过一个时刻,在市政府广场上几乎没留下一 兵一卒:因为赫尔毕庸将军不得不同骑兵—道离

我们得到了瓦莱里安山方面的消息。又增加了

动,从勒:佩尔蒂埃的十字窗里举枪开火。但已出发 的纵队左翼刚走到阿尔戈尔桥,一个名叫拉罗谢特 的营长在市政府前沿部署了一道射手防线,第四十 四团当即回撤。于是突袭的尝试乃告失败。 巴斯蒂德来了,同来的还有肖富尔和莱沙克。 "好消息呀,"他对我们说,"一切顺 利。"他那严峻、诚实而冷静的容貌,因某种尽公 民义务的安详而光华四射。他从街垒回来,接着还 要再去。他的大衣被两粒子弹射穿。我把他叫到一 边,说: "您还去吗?" "当然。" "把我也带 上。""不,"他应道,"您必须待在这里。今天 绝,并且强调: "委员会就是咱们的中央。委员们 不能散伙。您的责任便是待在这里。何况您应当感 到心安理得,因为您在这里的危险比我们更大。人 家抓住您便会把您处决的。""那好,"我 说,"但也许会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们的责任变成 了同你们一起参与战斗!""也许。"我又 说:"您在街垒现场,比我们更能判断这时刻是否 已来到。请向我保证:您为我做的,将同您希望我 为您做的一样;应当派人来找我去!""我向您保 证。"他对我说,一边用双手紧握我的双手。

开,以便从背面攻打街垒。共和派的突袭当即发

看看所发生的事,以及抵抗是怎样进行的。 我在罗亚尔宫广场雇了一辆马车。我向车夫解 释了自己的身份,说明我要去视察街垒,并鼓舞斗 志,我将时而步行,时而乘车,我就一切都拜托他 了。我还照实说了自己的名字。 随后碰到的人几乎总是正派人。这位勇敢的车 夫回答我道:"我很清楚街垒都筑在哪里。我会把 您带到该去的地方。我也会在该等您的地方等候 您。我把您送去,再把您送回来。要是您兜里没

钱,就别付车费。我对自己做的事感到白豪。

干是我乘车出发。

不过稍晚些时候,在巴斯蒂德走后不久,虽然 我非常相信这位勇敢高尚人物的诚实诺言,我还是 按捺不住,于是便利用偶得的两小时空闲,亲眼去

圣 - 马丁门

上午取得的讲展已经很有分量。 "正在形成气候呢。"巴斯蒂德说过。

困难并不在于放一把大火,而在于点着火苗。

显而易见的是, 巴黎已感到恼火。巴黎是不会 故意发火的,它得萌生了这样的愿望才行。就说是

一座火山吧,它也是有血脉、有神经的。愤怒来得 不急不忙, 但毕竟是来了。我们眼见地平线上初露

象征火山爆发的朝霞。 对爱丽舍宫就像对我们这方面一样,关键时刻

已经临近。政变当局与共和国方面终将相互扭住, 殴斗一番。委员会想控制也控制不住,某种不可抗 护的力量,正在将最后一批自由捍卫者卷入,并促

使他们采取行动。至高无上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在巴黎, 当某些时刻已经来临, 当有紧迫需要 务必有所前讲时,或者必须以复仇决心夺回权利

时,起义之火便迅速燃遍全城。但总得有人开个头 啊。巴黎想要完成自己伟大的历史仟务,就只有两 个革命人物,一个是资产阶级,一个是人民。与这 两位战士相应的有两处战场: 当造反的人物是资产

阶级时,战场便在圣 - 马丁门;当诰反者是人民 时,战场则在巴士底了。政治家的眼睛始终应盯住 这两个地方。这是现代历史中两处著名的地方,总

是残留着热量犹存的革命余烬。 只要从高处刮下风来,这炽热的余烬便会四处 飞扬, 使全城处外都闪耀着星星之火。 这一回,由于我们已指出的原因,威力无穷的 圣·安东郊区却在沉睡;而月我们已经看到。 整整 一个炮兵阵地竟在七月圆柱的四周安营扎寨,并且 使引炮的火药引子始终燃烧。那圆柱竟变成又聋又 哑的废物。这高高的革命柱石,这既往伟大事件的 默默见证人,似乎将一切都置诸脑后了。说起来未 免令人感到凄惨:经历过法国大革命7月14日的街 从上午八时起,圣 - 德尼和圣 - 马丁这两条街 从一头到另一头,即已吵吵闹闹,愤怒的行人的人

上石板,被12月2日炮车的车轮碾过,却竟然毫无 奋起斗争之意!因此,这次发难的不是巴士底广 场,而是圣 - 马丁门。 流上上下下、川流不息。人们撕毁了张贴在那里的 政变当局布告,人们贴上的是我们的宣言。所有相 邻街道的街角上,都有三五成群的人们,议论着未 曾被捕的左翼议员发布的宣告政变当局为非法的命 今,大家你争我夺,都想得到传单。登上界石的一 些人物,大声念着一百二十位署名者的大名,而 且,比昨天有增无已的是,每个有特殊意义,或知 名者的姓氏, 都受到热烈鼓掌的欢迎。

闭,而居民却统统走到街上。若只看房屋,便觉一片死气沉沉;若放眼街道,则如感暴风骤雨将至。 五六十名坚定分子突然从侧面一条小街冒出, 并且高呼:拿起武器来!左翼代表万岁!宪法万岁!国民警卫队开始放下武器。这件事进行得比昨

天顺利。不到一小时,就搜集到一百五十支步枪。

与此同时,这条街上已布满街垒。

人群愈聚愈多,怒火愈烧愈旺。整条圣-德尼 街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奇特面貌:门窗全都紧紧关

我到街垒去视察 我的马车夫将我放在圣 - 厄斯塔什的顶端,并

日对我说: "您这可是一脚踏讲马蜂窝啦!" 他接着又说:"我会在拉·伏里叶尔街等您,离

胜利广场不远。您不用着急。

我便沿着一个又一个街垒步行。

在第一个街垒上我碰到德·弗洛特,他自愿为我 当向导。没有比德·弗洛特更有决心的人了。于是我 接受他的好意,他把我带到我能有点儿用处的地

方。 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告诉我,他已采取了哪些 措施来印刷我们的宣言:现在既然用不上布莱印刷

厂,便找了牧女街30号的一台石刻印刷机。两位勇 士冒着生命危险,印出五百份我们的法令。这两位

英勇无畏的工人一位名叫鲁本斯,另一位名叫阿契 尔·勃安斯洛。

我一边走,一边记着笔记,用的是随身还带着 的那支波丹的铅笔。我胡乱地记下一些实况,我把

这些笔记照录如下。这些牛动的实况具有历史价 值。政变就是这么一个面貌 , 一种活生生的面貌。

"4日上午,战斗简直像暂停了。会恢复吗?我 视察了街垒:一处是在圣 - 厄斯塔什顶端,一处是

在牡蛎市场,一处是在莫康寒叶街,一处是在提克

同街,一处是在芒达尔街(康卡尔岩),一处正好 拦住了日晷仪街和蒙多戈叶街的入口处。四座街垒 封住了小方块广场。在双门街和圣 - 救世主街之 间,也有一座街垒已初县规模,横住了圣 - 德尼 街,正好与盖兰-布瓦梭街的高度取齐。还有一处 最大的街垒,也是与圣 - 德尼街相交,整个将它拦 住。再有一处是挡住格莱奈塔街。还有一座在格莱 **奈塔街较深远的外所,挡住拉贝镇街(正当中是翻** 倒了一部运送面粉的大车),是一座极好的街垒。 在圣 - 德尼街, 还有一辆大车挡住了小狮 - 圣 - 救 世主街。还有一座街垒挡住了大嚎叫者街,四个角 落全都设垒。此一街垒今晨已遭攻击。——位名叫马 梭奈的战士 (是做梳子的手工工人,住在圣-德尼 街154号),在他的厚呢短大衣上挨了一枪子儿。 杜巴佩,绰号叫做'长胡子先生',是站在街垒尖 顶上坚持到最后的一位。大家听见他对指挥攻击的 那几名军官大喊:'你们都是叛贼!'有人以为他 大概已被枪杀。部队撤退了,但奇中有奇的是:并 没有拆毁那街垒。大家在狐狸街也筑了一道街垒。 几名穿制服的国民警卫队队员眼看它渐渐筑成,当 然也不动手参与。其中有一名对我说:'我们并不 反对你们,你们是代表法律的呀。'他们还告诉 我:在朗布多街有十二或十五座街垒。 '今天早晨

弹。'他们之中有一位告诉我说。我去参观了一家 火药厂, 那是勒格威尔在正对着盖兰 - 布瓦梭街的 一家药房里临时建立起来的。 "大家建筑街垒在非常友善的交往中讲行,并 未惹恼任何人。人们尽一切努力不要使邻居不高 兴。拉贝镇街垒上的战士双脚踩在污泥中工作,因 为恰逢下雨。那简直是一个泥潭。他们不肯要一双 草靴。他们在水洼或石板路上过夜。 "我看见一个青年从病床上跳起,带着高烧走 上街垒。他对我说:'我准备把这条命拼在那 里!'(他果然这样做了。) "在波旁 - 新城街,甚至没有向'资产阶 级'要一张床垫,虽然街垒遭到炮轰,非常需要床 垫来消除炮弹的后果。 "士兵们往往筑不好街垒,原因恰恰在于他们 筑得太牢固。一座街垒就应当是摇摇晃晃的,筑得

黎明时分,在波旁-新城街有人开炮,是实

太牢,就没有任何价值。街上的石板就应当不平稳, '好让它坍塌在大兵身上,'有一个顽皮的男孩对我说, '好砸烂他们的狗腿!'扭伤也正是街垒的题中之义。 "让提,萨尔是一连串街垒的头目。他把助手介绍给我,此人名叫夏邦蒂埃,三十六岁,斯文而博

日'让他给我朗读一出悲剧。我应时而答:'我们 正在演出——部威武悲壮的戏剧啊!' "让提·萨尔正在责骂夏邦蒂埃,弹药供不上 啦。让提·萨尔自己在圣 - 奥诺雷街家中有一斤猎枪 用炸药,和二十粒作战用子弹,于是派夏邦蒂埃去 取。夏邦蒂埃应命前往,取回猎用炸药和子弹,却 在半路上分给了遇见的战士们。'他们活像饿鬼求 食。'他道。夏邦蒂埃终生没有碰过火器,让提·萨 尔教他怎样上步枪子弹。 "大家就近在某一酒贩子的店里进餐,并借那 宝地取暖。天气很冷。酒贩子道:'肚子饿了的, 就请讲食。'一位战士问他:'谁来付款 呢?' '死神付喽。' 他脱口答道。真是不幸言 中,几小时后,他被刺刀捅了十七处! "他们没有凿开煤气管,这也是'为了不要造 成太大损失'。他们仅限于从煤气看门人那里取来 钥匙,从点火人那里取来打开管道的板子。这样, 他们便可随意点火、灭火了。 "这一组街垒是坚实的,会起作用的。我一时 甚至希望对方趁我在这里时发动进攻。那号手曾靠 拢过来,然后又走开了。而让提:萨尔刚刚对我

学。夏邦蒂埃正在搞科学试验,目的是在烧瓷劳动中用煤气来替代煤和木材。他要求我准许他'某

说: '讲攻会在今晚发生的。' "他的意图是灭掉小方块广场街和所有邻近街 道的煤气,而只让日晷仪街的一只煤气嘴保持燃 烧。他把望风的人一直安排到圣 - 德尼街的街角。 那里有敞开的一面,没有设街垒,但由于街道极为 狭窄而不大可能放进部队来,只能一个人、一个人 地通过那儿,因此没有多少危险。可以利用狭窄的 街道。部队'只有抱在一团儿才有作用', 士兵不 喜欢零星的行动,在作战中,手挽着手就有了一半 勇气。让提·萨尔有一位反动的叔父,他不去看这位 亲戚, 但后者就住在小方块街1号, 离得很 近。 '等一会儿,我们要叫他胆战心惊呢!'让提· 萨尔笑嘻嘻地对我说。今天上午让提·萨尔视察了蒙 多戈叶街垒。那里只有一个醉汉,将步枪枪筒对准 他的胸口说: '不许诵过!' 让提·萨尔解除了他的 武装. "我到了巴奇万街。那里,在胜利广场的角落 里,有一处修筑极好的街垒。在附近,即让-雅克 - 卢梭街的街垒, 部队今天上午没有抓着俘虏。士 兵见人就杀。尸体一直横陈到胜利广场上。巴奇万 街垒坚持了下来。那里共有五十人,装备很好。我

走了进去。 '一切顺利吗?' '很顺利。' '大胆 干吧!' 我跟这些勇士——握手。人家向我作了汇 者的脑袋捅得稀烂!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姑娘在 回家的路上躲进了街垒。她在那里'不胜惊恐 地'度过了一小时。危险过去后,街垒的负责人派 了'手下男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将她送到家 中。 "我正想离开巴奇万街垒,人家却把一名俘虏 带了上来,据说是一名'密探'。他估计会枪毙他 的,我却让人释放了他。 班塞尔就在这巴奇万街的街垒里。我同他握了 他问我: "咱们能得到胜利吗?" "能。"我答道。 我们几乎毫不怀疑这一点了。 德·弗洛特和班塞尔想陪我回去,他们担心我有 可能被守卫银行的那营人逮捕。 天气雾蒙蒙、寒瑟瑟,几乎已是黝黑一片。这 黑暗掩护我们,帮了我们的大忙。雾气也支持我们 哩。 正当我们接近拉:伏里叶尔街角的时候,一群骑 兵打这里经过。 那其实是几名军官,前面还有一个人,样子像

报。有人目睹一名市政警察居然用枪托将一个垂死

军人,却不穿制服。他穿——件带风帽的厚呢上衣。 德·弗洛特用臂肘碰了碰我,小声对我说道: "您认识菲亚林吗?" 我回答说: "不认识。" "您看见此人了吗?" "没有。 "您想见他吗?" "不。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咧。" 我定睛细看。 这人果然从我们面前走过。为那几名军官打头 的便是他了。他刚从银行出来。他是不是又来强行 借款了呢?站在门口的那些人不胜好奇, 却并无怨

愤地瞧瞧他。他浑身透着一股狂劲儿。他不时转过 头来对跟在他身后的某位人物说一句两句话。这支 小骑兵队在零色和泥水中趔趔趄趄行进着。菲亚林 模样挺骄横,又像一个犯了罪的人在不住回头。他 颇为高傲地端详行人。他骑的那匹马是一匹骏马; 那可怜的牲口也很自豪。菲亚林微笑着。他手持马 獅,正与他的表情相得益彰。 他路过而去。我平生就见过他这么一次。 德·弗洛特和班塞尔一直到亲眼看见我登上马车

时,才向我挥别。我那位好心的马车夫一直在拉·伏里叶尔街等着我。他把我送回了黎希留街15号。

梅莱街的街垒

圣 - 马丁街的第一个街垒是筑在同梅莱街持平的高坡上。人们推倒一辆大车,将它置于马路中央,然后挖开行车道的石板,甚至也将人行道的几块石头掘了下来。这个街垒是这条造反街道的前卫

块石头掘了下来。这个街垒是这余道及街道的削足防线,它只能是一个暂时性的障碍物。那里堆起的石板没有一处是超过一人高的。在街垒三分之一以上的地方,其至没有高过晚美。"这会让好多人关

上的地方,甚至没有高过膝盖。"这会让好多人送命的!"一个男孩一边说,一边把大量石板用小车往前推去。一百多名战士已在街垒后面就位。将近

九时,部队的调动预示着将开始攻击。马鲁拉兹纵

队队首占领了大马路一侧的街角。一尊射程可达整个这条街道的大炮,正对着圣-马丁门架设起来。双方相互观察,经历着冲锋前的难堪的沉默。部队盯着步枪林立的街垒,街垒面对张着大口的炮筒。不久,便下达了总攻击的命令。射击开始了。第一发炮弹高高越过街垒,击中一名过路女人的胸部。

她当即倒下,胸腹以下血肉模糊。火力越来越猛,却并未给街垒造成大损失。大炮离得过近,炮弹又射得过高。 战士方面还没有损失一个人,每当一发炮弹飞

战士方面还没有损失一个人,每当一发炮弹飞来便高呼:"共和国万岁!"却并不开火。他们子弹不多,要节约使用。突然,第四十九团以密集的

纵队出现在眼前。 街垒方面开始射击。 街上充满烟雾。烟雾消散后,便可看到有十来 具尸体躺在石板上,士兵们正沿着住户的房屋在混 刮中撤退。街垒的指挥者大声说:"他们后撤啦! 停止射击!不要浪费一粒子弹!" 街道上在一段时间里空无一人。大炮的射击又 重新开始。每隔两分钟就有一发炮弹打过来,但始 终不能命中目标。—位打着猎枪的战士挨近了街垒 指挥官,对他说: "得制服那尊大炮。除掉那炮 手!""为什么呢?"指挥官说,同时嘴上露出一 丝笑意,"他们干我们无妨,我们干吗要伤害他们 呢?" 这时,可以清晰地听到:在遮住密集干圣 - 马 丁广场的部队的一排排高楼后,响起了一阵号角 声。显然,正在准备进行第二次冲锋啊。 这次讲攻必然是劲头十足的、激烈残酷的、 强凶猛的。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一旦除掉这一处街垒,整 个这条街道就将被扫荡。其他的街垒比这头一个街 垒更加薄弱,防守更差。资产阶级分子交出了步 枪,回家去了。他们只不过是把这条街道借给人家 使用,如此而已。

所以,应当在这头一处街垒中尽可能长期坚持。但怎么办?如何抵抗?每个人最多只能开两枪呀!

突然,一次未曾料到的补给送上门来了。 一名青年(他已牺牲,我可以说出他的名字 来),叫做皮埃尔·迪西埃,是工人兼诗人,上午曾

在街垒上干了一段时间。在射击开始时,他却走开了,理由是人家没给他发枪。街垒里的人不免议论:这家伙害怕啦。

皮埃尔·迪西埃并没有害怕,我们将在以后看到这一点。 他离开了街垒。

他离开了街垒。 皮埃尔·迪西埃身上只带了一把刀子,是加泰罗 尼亚刀。他随意打开了刀鞘,将刀拿在手里,径自

往前走。 当他走出圣 - 救世主街 , 正要走向一条荒凉 的 , 住户窗门全已紧闭的小街时 , 却见小街街鱼里

的、住户窗门全已紧闭的小街时,却见小街街角里 有一名列兵放哨,看来是不远处还有更重要的岗哨,把他派到了这小街街角。 这列兵直立着,举起步枪,准备射击。

他听见了皮埃尔·迪西埃的足音,便大喊: "是谁?"

"是死神!"皮埃尔·迪西埃怒答。

那列兵立即开枪,未打中皮埃尔·迪西埃,皮埃 尔纵身一跳,一刀结果了他。 那列兵瘫倒下去,嘴里涌出一股红殷殷的血。 "我没想到说准了!" 皮埃尔·迪西埃喃喃自

语。

又道: "得送急救车!"

他背起那士兵,拾起跌落在地上的步枪,又回

到街垒。 "我背来了一名伤员。"他道。

"已经死啦。"人家对着他喊叫。

确实,那士兵刚刚断气。

"该死的波拿巴!"那迪西埃说 , "可怜的小

兵啊!真没办法。我也有一支枪咧。

人们打开了那士兵的背包和子弹盒。大伙儿分 了那士兵的子弹,共有一百五十发子弹。还有两块

金法郎,每块价值十个普通法郎,那是自12月2日 以来的两天俸饷。大家把它们扔在石板上,没有一

个人愿意要它们。 在分发子弹时,大家高呼: "共和国万岁!" 正在这时,攻击部队在大炮旁边又部署了一尊

榴弹炮。

子弹尚未分完,步兵部队即已出现,并举起刺 刀向街垒冲锋。如人们所料,这第二次的攻势凌

被击退,退后街上布满尸首。在两次进攻当间,一 发炮弹飞来并毁坏了街垒,大炮像机枪似的连连发 射。 形势已经无望,子弹也都耗尽。少数几个人把 步枪扔下,开了小差。为了逃出去,就只能经过圣 - 救世主街,而为了走到圣 - 救世主街的街角,就 必须越过街垒的下半部分,而那里如果站一个人, 则几乎从头到脚都暴露在外面。火铳和步枪子弹如 雨点般落下。有三至四人在那里倒下,其中有一个 像波丹一样, 眼部中了一弹。街垒指挥官发现只剩 下了他自己、皮埃尔·迪西埃和一名十四岁的孩子, 那孩子就是方才推了许许多多块石板的那一个。迹 象显示就要开始第三次进攻,士兵们开始沿着那排 房屋前讲。 "咱们也撤吧。"街垒指挥官说。 "我留下。"皮埃尔·迪西埃说。 "我也留下。"那孩子说。 孩子补充道: "我没爹没娘,干这个跟干别的一样。" 指挥官放了最后一枪,然后像其他人一样,从 街垒下半部撤走了。一发子弹击落他的帽子,他弯 身捡了起来。士兵们相距不过二十步。他对那留下

厉、凶猛。人们将它击退。步兵冲锋两次,又两次

"不。"皮埃尔·迪西埃说。 "不。"那孩子也说。

的两人大喊一声: "快跟我来!"

步枪。

几分钟后, 士兵们开始攀登那已有一半坍塌了 的街垒。

皮埃尔·迪西埃和那孩子被一刺刀一刺刀地捅

他们在这座街垒一共留下了二十余支未带走的

死。

第五区区政府前的街垒 穿制服的国民警卫队队员把第五区区政府的院

落完全占据。时时刻刻还有新的队员来到。机动警

卫队的一名原来的鼓手,从防卫室旁的矮屋里找到 一面大鼓,于是到邻近街道去召集部队。九时左 右,一组约十四至十五人的年轻人,大部分穿白色 工装, 走讲了区政府, 口中高喊: 共和国万岁!他 们以步枪武装了自己。国民警卫队以"打倒路易:波 拿巴!"的口号欢迎他们。双方在庭院里和解。突 然一阵骚动。原来是杜特尔和佩尔蒂埃这两位代表

"咱们该干什么呀?" 人群叫嚷着。 "搞街垒呀!"佩尔蒂埃说。

干是大家动手挖石板。

来到。

一辆载满面粉的大车正从郊区上方往下行驶, 正从区政府门前经过。大家解下了拉车的马匹,车

夫将马拉走;大车被掉转过来,却并未翻倒,挡住 了郊区开阔的行车道。没多一会儿,街垒即修补完 成。这时正有一辆卡车驶来。人们也将它扣下 , 并 计它耸立在大车的车轮旁,犹如在一座壁炉前安放

了一列屏风。 剩下的便是木桶和石板了。由于有那一部装面

粉的大车,那街垒堆得竟达一层楼房屋的高度。它

在圣 - 让这条小街的街角切割着郊区。在街垒上, 安排了一条诵向街角的羊肠小道。 "一座街垒是不够的,"杜特尔说,"应当把

区政府置于两列大堤中央,以便同时从两个侧翼来

讲行白卫。" 大家另修了一座面向郊区高处的街垒。这街垒 低矮,又很单薄,只是靠木板和石板堆成。两座街

垒间距约为一百步。在这片空间中,一共容纳了三 百人, 有步枪的仅仅有一百人。其中大多数又只有 一粒子弹。枪击大约是在十点钟开始的。两个战列 连出现了,像行刑队那样开了一阵排枪。这是一种 佯攻。街垒方面当即回击,但错误地胡乱消耗了弹 药。战线倒是后退了。这时,才开始真正的进攻。

他们按照在非洲作战的战术,沿着屋墙爬行, 接着便奔跑起来,向着街垒猛冲。 街垒里已不再有弹药。不能指望还有什么军需

万森的轻装兵从大马路的一角冒了出来。

供应。 不再有火药和子弹的人扔掉了步枪。少数人想

在区政府重新占有阵地,但那地方是无法防御的。

区政府是敞开的,并且正处于四面八方下陷的部 位。这些人爬墙逃出,在邻近房屋里散开,另一些 人则诵讨街垒里的小道溜走,那小道直诵圣 - 让

射击。然后他们坐以待毙。他们全部被杀。 溜入圣 - 计街的那些人,仍然遭到讲攻者排枪 的射击,他们当中的—位,便是《事件报》和《人 民当家报》的编辑赫·柯斯特先生。 柯斯特先生曾在机动卫队当过上尉。在一处街 角拐弯、超出子弹射程的地方, 柯斯特先生瞥见在 自己前方的是原来机动卫队的鼓手。这鼓手也同他 一样,是由圣-计街逃出的,他利用街道的荒凉扔 掉那累赘的大鼓。 "留着鼓呀!"柯斯特对他大喊。 "有啥用处?" "好召集队伍呀。 "在哪里召集?" "在巴提略尔。" "那我就留着啦。"那鼓手说。 这两位刚从死亡线上下来,接着又立刻去迎接 死神。 可带着这面大鼓如何能够穿越巴黎呢?只要遇 到任何一支巡逻队,人家就会枪杀他们的。邻近一 座房屋的看门人发现他们十分为难,便送给他们— 块粗麻布。他们用这块布将那面大鼓包了起来,终

街。大多数战士到达对面街垒的后侧;那些还留下 一粒子弹的人,便从石板高处向进攻者作最后一次

于来到巴提略尔大路,其间他们穿越了邻近巡查道

的那几条荒无人烟的小街。

台夫诺街的街垒

乔治·比斯卡拉就是那发出信号的人,使大家知 道阶梯街出现了一片叫喊。 我从1848年6月起就认识乔治·比斯卡拉。他参

加了那次不成功的起义。我曾有机会对他不无助

益。当时他被抓获,正被按在地上准备执行枪决。 我果断地干预,救了他一命。与他同时被救的还另 有数人,包括迪·迪·比××先牛和勇敢的建筑师罗

兰。罗兰后来遭到流放,在流放中以出色的才干修 复了布鲁塞尔的司法宫。

这发生在1848年6月24日,在博马舍路93号的 地下室。那所房屋当时正在建筑中。

乔治·比斯卡拉同我保持联系。碰巧他是我童年 一位老朋友、好朋友的侄子。那位朋友名叫费力克

斯·比斯卡拉,于1828年去世。乔治·比斯卡拉不时 来看望我,偶尔也征询我的意见,或告诉我一些事

情. 为了防止他被卷入不健康的挑动,我给他立了

——条行为准则:除了为尽到义务或争取权利而外, 不得参与起义。他接受了我定的这条规矩。

所谓阶梯街的大喊大叫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

来讲一讲事情的经过。

12月2日,波拿巴试图出来走一走,冒着风险去

看看巴黎。巴黎并不希望某些目光来观看它。它觉 得这是一种侮辱。它对侮辱比对伤害更感到愤怒。 它能够忍受谋杀,却不能忍受谋杀者的眼皮翻动。 路易·波拿巴非常恼火。 上午九时,正当古柏瓦守备部队下行压向巴黎 之时, 政变当局贴在墙壁上的布告墨迹未干, 路易· 波拿巴却从爱丽舍宫出来,他越过协和广场,从推 勒里宫的花园穿行,又经过了以铁栅拦住的骑马表 演场的庭院,被人们发现从阶梯街的小门走了出 来。于是立刻围上来一大群人。路易·波拿巴穿着将 军服,他的叔父、前国王哲罗姆陪伴着他,弗拉霍 则站在后面。哲罗姆穿着法兰西元帅的大礼服,戴 着饰有白羽毛的那顶帽子。路易·波拿巴的马高过哲 罗姆的马一头。路易·波拿巴默默无言,哲罗姆聚精 会神, 弗拉霍兴高采烈。弗拉霍的帽子戴反了方 向。有一大批枪骑兵护送。埃德加·内伊紧随。波拿 巴打算一直走到市政府。 乔治·比斯卡拉正在那里。 街道的石板已被掘开,人们正在用碎石把路填一 填。乔治·比斯卡拉登上一堆石块,高呼道:"打倒 独裁者!打倒御用军!"士兵们以呆痴的目光瞧着 他,人群则不胜惊奇地望着他。乔治·比斯卡拉(这 是他后来自己告诉我的)感到他呼喊的口号太斯 文,群众听不懂,干是改口呼道:"打倒波拿巴!

打倒枪骑兵!" 这呼喊如电光一般迅速传开。人群跟着高 呼:"打倒波拿巴!打倒枪骑兵!"整个一条街都 慷慨激昂起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打倒波拿 巴!"这口号很像是对他执行死刑的盲判,于是波 拿巴突然向右做了一个动作,转动了一下缰绳,讲 入卢浮宫的院子。 乔治·比斯卡拉感到除了呼叫之外还必须有街 垒。 他对书店刚刚开了半扇门的书商贝诺瓦:姆依赫 说:叫喊很好,行动就更好。他回到绿林街自己家 中,穿上一件工装,戴上鸭舌帽,走上了阴暗的街 道。在日落前,他已同四个协会取得一致意见,即 煤气工人协会、鞋楦工人协会、披肩工人协会和制 帽工人协会。 对他来说,12月2日这一天便是这样度讨的。 3日这一天则在来去走动中消逝。这些走动"差 不多是白费力气",比斯卡拉曾对维尔西尼说。不 过他又说:但我还是有一条收获,就是人们到处撕 去政变当局的布告,以至于为了使撕掉更不容易, 警方干脆将它们张贴在公共小便处 ,"那可是恰到 好处哩"! 4日是星期四,乔治·比斯卡拉一大早便去勒杜勃 表,即勃里夫、贝尔特隆、安东:巴尔和维吉埃在那 里吃饭。维吉埃的绰号是"维吉埃老爹"。这天, 四个人都在场。维吉埃讲述了我们头一天干讨的事 情,他赞成我的观点:加速结局的到来,将罪犯推 入他们自己制造的深渊。比斯卡拉突然来到了。代 表们不认识他,瞪着眼瞧瞧他。"您是哪一 位?"代表之一询问道。他还没来得及答话,彼蒂 医生讲来了,展开一张纸片,问:"谁认识维克多· 雨果的笔迹?""我认识。"比斯卡拉一边看了看 那纸片,一边说: "这是我草拟的致军人宣言 书。""得把它印出来呀。"彼蒂说。"这由我来 负责。"比斯卡拉说。安东·巴尔问他:"您认识维 克多·雨果吗?""他曾救过我的命。"比斯卡拉回 答。代表们同他握手。 基尔戈来了。接着维尔西尼也来了。维尔西尼 认识比斯卡拉,他在我的家里见过此人。维尔西尼 说:"请留意呀,外面靠门的地方站着一个陌生人 哩。"比斯卡拉插话道:"这是一位制披肩的工 人,他跟我是一伙,到处跟着我的。""可 是,"维尔西尼仍困惑不解,"他有一件工装,工 装下面藏着一方手帕。他好像要珍藏不露的样子, 而手帕里又包着什么玩意儿?""包的是渍糖的干

尔家。勒杜勃尔是开饭馆的,通常有四位人民代

其实是子弹。 维尔西尼和比斯卡拉到世纪报社去。在世纪报 社有三十名工人,都甘愿冒被枪杀的风险,愿为我 们印刷我所草拟的宣言。比斯卡拉将宣言留交给他 们,并对维尔西尼说: "现在我得找我的街垒 去。 那披肩工人跟在他们后面走。维尔西尼和比斯 卡拉朝着圣 - 德尼街区前讲。在离圣 - 德尼门不远 的地方,他们听见一阵很响的嗡嗡之声。比斯卡拉 笑了,并且对维尔西尼说: "圣-德尼愤怒啦!这 就行啦。"比斯卡拉一路走着,一路招募了四十名 战士。其中有姆兰,他是粗刨工协会的会长;有夏 布衣,国民警卫队的中士;等等。他们弄来了四支

果。"比斯卡拉说。

场。"他们真上那儿去找,找到了四十支步枪。人家给他们发了马刀和子弹袋。有一些穿戴讲究的"先生"也送来一些白铁盒子,里面装了炸药和子弹。有些非常勇敢而又嘻嘻哈哈的女人,正在填充子弹。在与圣:"救世主巧遇"街紧接的第一户人家门前,他们在锁匠大院里找到了铁条和锤子。

有了武器也就有人。他们的数字后来增加到一百。

步枪和十把马刀。"您知道哪里还能弄到其他武器吗?"比斯卡拉问。"哦,在圣-救世主浴

于是大家动手挖石板。时间是十时半。"快点儿,快点儿!"乔治·比斯卡拉大叫。"筑起我梦寐以求的街垒来哟!"这是在台夫诺街。堤坝是筑成了,又高又令人生畏。咱们长话短说吧:十一时,乔治·比斯卡拉筑成了他的街垒。十二时,他便在这街垒上牺牲。

奥西安与西皮翁

逮捕的事情层出不穷。

多品的多情况出个分。 将近正午时,一位名叫布德罗的警长来到勒·佩蒂埃街的会议厅。陪同他的有警员德拉荷德。德

尔蒂埃街的会议厅。陪同他的有警员德拉荷德。德 拉荷德原先是社会主义派的作家,后来成了叛徒, 便从秘密警察摇身一变而为公开的警察。我认识

他,特别记下了一件有关的小事:1832年,我的两个孩子还在童年,他是一所学校的老师,我的两个儿子便在那学校读书,他写了一些诗句送书:与

个儿子便在那学校读书。他写了一些诗句送我;与 此同时,他又充当监视我的密探。勒·佩尔蒂埃街的 会议厅是许多共和派记者举行会议的地点。德拉荷

会议厅是许多共和派记者举行会议的地点。德拉荷德认识他们每个人。共和国卫队的一个小分队占据着咖啡馆的出口处。同时也对所有的常客进行检

查,德拉荷德走在前头,警长跟在后面。紧接着还有两位市政警卫队队员。德拉荷德不时转过头来,说:"抓走这一个!"这样,被抓走的便有二十来位作家,包括亨奈特·德·凯斯勒。凯斯勒前一天是在圣-安东的街垒上。凯斯勒对德拉荷德说:"你

在圣-安东的街垒上。凯斯勒对德拉荷德说:"你是个浑蛋!""而你是个忘恩负义者,"德拉荷德说,"我正在救你一命!"这是很奇特的一句话,因为很难想象德拉荷德也能知道4日这不祥的一天将要发生的事情。

在委员会所在地,人们从四面八方给我们转达

来令人鼓舞的迹象。里尔的代表台斯特兰不仅是一 位学者,而且是一名勇士。3日上午,他比我略晚 一点儿来到圣 - 安东的街垒, 波丹刚刚在那里被杀 害。这方面的事情已经了结。台斯特兰由另一位勇 士夏尔·甘朋陪同。这两位代表在骚动着的小街深巷 中踯躅着,倒不大有人跟着走,也丝毫得不到理 解。他们本想鼓动起义者,却只引来了一群好奇 者。不过台斯特兰来到委员会后, 却告诉我们: 在 圣 - 安东郊区某条街道的街角, 甘朋同他远远瞥见 一处集会。于是他们前往。参与集会的人正在读贴 在墙上的一张传单。那是由维克多:雨果签署的一份 呼吁书。台斯特兰问甘朋:"您带着铅笔 吗?""带啦。"甘朋回答。台斯特兰接过铅笔, 走到那份传单跟前,便在我的名字下面加上他的姓 氏: 然后他将铅笔交还给甘朋, 甘朋也将自己的名 字添在台斯特兰的名字下面。于是人群高喊:"好 呀!真是好样儿的!"台斯特兰说:"请大家高 呼:共和国万岁!"大家便齐声喊: "共和国万 岁!"甘朋又说:"从敞开的窗户高处,女人们也 纷纷鼓掌。" "连女人们的小手也参加鼓掌,这可是好兆头 啊!"米歇尔·德·布尔日说。 大家一定已经看到,而我们怎样强调亦不为

过:抵抗委员会想做的,乃是尽可能阻止流血的发 牛。修建起街垒。让人家摧毁再修建到别的处所, 避开军队的锋芒而又令其疲于奔命,在巴黎打一场 沙漠式的空城战,不停地后退但永不让步,借助于 时光的迁延而日复一日地泡下去。总之,一方面要 给人民留下时间以待理解和奋起,另一方面,引起 军队的厌倦以战胜政变当局,这便是经过讨论并获 诵过的大政方针。 所以,已下达命令:不必过于认真守卫各处的 街垒。 我们以各种方式告诉战士们: "尽可能少流血啊!少使士兵流血,更别虚洒 你们自己的血!" 然而,斗争一展开,在某些战斗激烈的时刻, 在某些据点上想控制那种英雄气概,就变得绝无可 能了。有好几处街垒的保卫战极其顽强,特别是在 朗布多街、蒙多戈叶街和圣 - 厄斯塔什新街。 这几处街垒的指挥者都英勇无畏。 为了历史记实,我们要在这里提到几位勇士。 那是英勇战斗的剪影,从战斗中来,在战斗中去。 有建筑师拉村,有德吕克、马拉梅、费力克斯·波 尼,有共和警卫队的前上尉鲁诺,卡米叶·贝鲁 他是《人民当家报》的—位编辑,生性开朗,诚恳

待人,又大胆无畏,还有年轻的欧仁:米叶洛——他 在圭亚那的开云被判绳鞭二百下,但在第二十三下 时便死在他父亲和兄弟的眼皮下,而他们也是被判 流放的。 奥梅尔街的街垒属于几经顽强抵抗才被人拿下 的:虽然是匆匆建成,它的构筑还是相当好。有十 五至十六个坚定分子保卫着它,其中两名在这里辆 牪。 这个街垒被第十六战列团下面的一个营以刺刀 战拿了下来。这一营人跑步冲向街垒,遭到猛烈枪 声的回击,有好几名士兵受伤。 在战斗行列中首先倒下的是一位军官。那是一 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是第一连的中尉,名叫奥西 安·仲马,两粒子弹同时打断了他的两条腿。 这时军中有兄弟两人,姓仲马,一个名叫奥西 安,一个名叫两皮翁。两皮翁是哥哥。他俩是马迪 埃·德·蒙若代表的近亲。 这兄弟俩出牛干荣华但清寒之家。哥哥讲过工 科综合学校,弟弟则曾就读干圣 - 两尔军校。 西皮翁:仲马比弟弟大四岁。 法国大革命创立了 —条规矩,即在社会阶梯中上升的良好而神秘的规 则,在从前是命定的、高不可攀的社会里加了一个 级次:根据这一规则,两皮翁·仲马的家庭节衣缩

展前途。他的父母同如今一般贫苦家庭的英勇奋斗 精神不相上下,宁愿从自己口中省下面包钱,也要 设法让孩子成为饱学之士。西皮翁是这样才跨进工 科综合学校大门的。他很快就成为该校名列前茅的 优等生。 他一毕业,就当上炮兵军官,并被分配到麦 茨。这时轮到他来尽力,提携那继他之后上升的孩 子。他向弟弟伸出了手。他从炮兵中尉菲薄的饷金 中省下钱来,终于让奥西安也先其后尘当上了军 官。西皮翁由于军阶限定其职级而留在麦茨,奥西 安却编入步兵团开拔到非洲。他在那里初试锋芒, 经受战斗洗礼。 两皮翁和奥两安都是共和派。1851年10月,奥 两安所在的第十六战列团应召调回巴黎。这是由路 易·波拿巴的那只黑手选定的团队之一, 政变当局对 之寄以厚望。 12月2日来到了。 奥西安·仲马同差不多所有的伙伴一样,都服从 了拿起武器的命令。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发现 他的态度极其沉郁。 3日一整天耗费在行军与对应行军之中了。4日 战斗打响了。第十六团归赫尔毕庸旅指挥,被指定

食、备尝艰苦,以增讲两皮翁的智力,同时为他拓

清除波布尔街、特朗斯诺南和奥梅尔街的街垒。 这个作战点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那是街垒星罗 棋布之地。 军事长官决定开战的地点是奥梅尔街,作战部

队正是奥西安所在的那个营。

正当这一营人子弹上膛之后即将开往奥梅尔街时,奥西安·仲马找到主管上尉,那是一位对他关怀

时,奥四安·仲马找到王官上尉,那是一位对他天怀 备至而又心地善良的老军官。他当面对上尉说,他 奥西安·仲马决定不再跨前一步,因为12月2日的行

奥四女:仲马决定个舟屿前一步,因为12月2日的行 动是犯罪,路易:波拿巴是叛贼,他们作为军人应信 守那已被波拿巴背弃的誓词,至于他自己,他决不

让人家借他的刀来戕杀共和。 这时正好是稍息的当儿。大家听见进攻的信

这时正好是相思的当儿。大家听见进攻的信号,两位军官,一名老上尉、一名年轻中尉,正在 喁喁私语。

喁喁私语。 "那么你想干什么?"上尉问道。

"那么你想十什么?"上尉问道。 "砸烂我的佩剑。" "你会被送到万森受审。"

"你会被撤职的。" "这很可能。" "也许会被检决。"

"我无所谓。

"也许会被枪决。" "我有思想准备。" "已失掉时机啦,你应当昨天递辞呈。"

"拒绝犯罪总是有时机的。"

读者当会明白,这上尉不过是那种老式职业军 官,在硬假领子下面蹉跎岁月,以军旗为唯一归

宿,以军纪为唯一法律。总之,是铁腕木脑袋。他

们已不成其为公民、为好汉。在他们的心目中,荣 誉只会同将军的肩章一同出现。你想同他们谈一谈

政治义务,谈一谈遵守法律,谈一谈宪法吗?他们 能知道此系何物吗?什么是宪法,什么是最神圣的

法律?比之一个上士在哨兵耳中嘀咕的一两句话, 这些都算什么东西?你去取一具天平来吧。将圣经

放在一端,当日命令放在另一端,然后秤一秤。 上 士重,上帝轻! 上帝是圣 - 巴特莱米日当天命令的组成部

分:"斩尽杀绝。上帝将认出哪些是自己人。 神父们接受,有时称赞的便是这样的东西。

圣 - 巴特莱米日受到教皇的表彰, 并被授予天 **主教奖章**。

然而,奥西安·仲马似乎不可动摇。上尉作了最 后的努力。

"你在毁灭你自己啊。" 上尉对他说。 "我拯救自己的荣誉。

"你牺牲的可正是你的荣誉啊。"

"就因为我走开吗?" "走开便是临阵脱逃。"

这句话似乎使奥西安 仲马有所震动。上尉继续

说:

"要打起来啦。再过几分钟,街垒将会遭到攻击。你的同志们将中弹牺牲或负伤倒下。你是一名年轻军官,还没有见过很多实战的场面……"

"嗯,那好吧,"奥西安·仲马骤然打断 道,"我总算没有对共和国作战,同时也就不会有

人说我是奸贼。" "那是不会的,但人家会说你是一个懦夫。"

那是不会的,但人家会说你是一个懦大。 奥西安没有应答。

一分钟后,攻击令已经下达,那一营人以跑步 的步伐前进。街垒方面也开了火。

奥西安·仲马首先中弹倒下。

他不能忍受"懦夫"这个字眼儿,便坚守自己的岗位,站在第一排。

人家将他抬到急救站,然后送往医院。

让我们立即说明这段悲壮故事的结局。

他的两条腿都被打伤。医生认为也许应当将两 条腿都锯掉。

圣 - 阿尔诺将军给他送来了十字奖章。

全·阿尔伯特等给他这个了一个关章。 大家都知道:路易·波拿巴急于用同谋的御林军

巴黎驻军投赞成票。它是在自己赦免自己。 其他部分的军队态度就不一样了。在那里,军 人的荣誉愤怒了,并且唤醒了公民品性。不论施加 多大的压力,虽然他们让整团整团的人把票投入上 校们的军帽,在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的众多投票 点, 军队仍然投了反对票。 综合工科学校有许多人投反对票。这所学校是 炮兵军官的摇篮,而炮兵部队几乎在所有各个投票 点都同该校态度一致。 读者们当记得:两皮翁·仲马此时正在麦茨。 真不知出于何种巧合,在所有各处都差不多一 致表示反对政变的"炮兵精神",在麦茨却犹豫不 决,而且有倾向波拿巴的态势。 西皮翁:仲马面对此种犹豫,自己做出榜样。他 大声呼叫着,敞开他的选票,宣告自己投反对票。 接着他便发出辞呈。正当在巴黎的部长收到由 西皮翁·仲马签字的辞呈时,在麦茨的西皮翁·仲马 却收到由部长签发的撤职令。 在西皮翁:仲马投票之后,政府同这位军官产生 一样的念头:政府认为这名军官很危险,不能再予

录用:而军官则认为政府太卑劣,不应再为它效

来开脱自己。军刀在屠杀之余,也来投入选举呢。 硝烟犹未散尽,人家就忙着让军队匆匆投票。 劳。

辞呈和撤职令在半路中交错而行。 这撤职的含义,应理解为革除公职。根据我国 现行军事法令,正是以这种方式来辞退一名军官

的。革职,这就是说不再任用,不再发饷,剩下的 便是贫困。

西皮翁:仲马在获悉自己被革职的同时,又听说 奥梅尔街的街垒遭到攻击, 他的弟弟在那里被打断 两条腿。在事变的热潮头上,他已接连有八天没有 得到奥西安的音讯了。西皮翁给弟弟写信仅限于告

诉他自己投了反对票,以及自己辞职的经过,并要 求他也照此办理。 "弟弟受伤了!弟弟被送进了瓦尔 - 德 - 格拉

斯伤兵医院!"他立刻动身去巴黎。

他奔向那医院。人家把他带到奥西安的病床 前。可怜的年轻人,头一天刚刚被截除了两条下 肢。

正当两皮翁失魂落魄地出现在奥两安床边时, 后者手里正拿着圣 - 阿尔诺将军刚刚发到他这里的 十字奖章。

那负伤者转身向着送奖童过来的副官,并对他

说:

"我不要这奖章。如果将它佩在我胸前,它将

闪耀着共和国的血光。" 看见他的兄长来到,他便把这十字奖章递过去,一边高喊: "拿去吧,你拿!你投了反对票,砸碎了你的

佩剑!你才有资格得到这奖章啊!"

问题摆在那里

时间是下午一点钟。

波拿巴又重新变得阴沉。

这类人物面部表情转为开朗的时间不长。

他回到办公室,坐在壁炉前,双脚跷在干柴堆上,一动也不动。没有人再接近他,唯一例外的是

罗盖。 他在想些什么呢?

毒蛇如何盘曲,是难以预见的。

这个人物在这可耻的一天干了些什么,我已在

另一本书里详尽描述。请看《小拿破仑》。

罗盖不时走进来,向波拿巴报告情况。波拿巴 默不做声地听着,他思绪万千,活像一尊腹内装满 沸腾熔岩的石雕。

在刚刚投过票的一营人当中,竟有"一百七十张反对票"。这个营后来被解散,并入了非洲军。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二月份曾向人民开枪的第十 四战列团身上。第十四战列团的上校不想重蹈覆

辙。他刚刚砸烂了自己的佩剑。 我们的呼吁终于被人们听见。人们肯定如刚才

露端倪。两位代表,法布维埃和克莱斯丹在罗亚尔 街互致问候。克莱斯丹指着议会宫说:"法布维 埃,明天我们将到那里面去!'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马扎斯变得古怪了。 那监狱气氛松弛了下来,里面受到外面不知什么作 用的影响。狱中职员头一天还对到大院放风的代表 们蛮横无礼,现在却弯腰鞠躬直至地面。4日即星 期四上午,监狱的典狱长拜访了囚徒们,并对他们 说:"这可不是我的过错啊。"他给他们送书、送 写字用的纸张,这本来一直是靳而不予的。瓦朗丁 代表被关押,4日上午,管他的那名看守突然变得 和气起来,居然主动表示可以向他提供外间的消 息,渠道是他自己的妻子。据他说,他的妻子曾在 勒·弗洛将军家里帮佣。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征兆。 当狱卒微笑时,那是因为监狱之门已经半开半闭。 还应当指出,与此同时,马扎斯的驻军也在增 加,这并不是一种矛盾的现象。增加人数为一千二 百人,据一位目击者告诉我们,采取每一百人一个 小分队,拉开讲入营地的时间,"每次剂量不 大"的方式讲行。后来又增加了四百人。为他们分 发了一百公升烧酒。平均十六人一公升。囚徒们听 见,在监狱周围有炮兵来来去去走动的声音。

所说,已看到巴黎在奋起。波拿巴的倒台似乎已初

骚动已扩展到最平静的街区。但巴黎市中心尤 其咄咄逼人。巴黎市中心的街道纵横交错,似乎天 牛适干骚乱的交火。联盟事件、投石党之乱、法国 大革命等史实应经常记取:7月14日、8月10日, 1792年、1830年、1848年的纷争均发难干此。这 些无比英勇的街区已被唤醒。 上午十一时,从巴黎 圣母院到圣 - 马丁门,已筑成七十七处街垒。其中 有三处,即莫贝街、贝尔丹 - 波瓦莱街和盖兰 - 布 瓦梭街的街垒接近三层楼高。圣 - 德尼街的街垒刀 枪林立,外观惊人,几平与1848年6月圣-安东郊 区的防守壁垒不相上下。这些著名的密集街区,是 极易发动的:为数不多的人民代表,就像一从小小 火炬, 散落到这些易燃点。这便是火种。火已点 燃。古老的中心区,即菜市场区,所谓"城中之 城",已扬起"打倒波拿巴!"的呼声。人们为警 察喝倒彩,人们向军队发出刺耳的嘘声。有几团士 兵似平不知所措。人们对着他们叫喊:"枪托举向 空中!"女人们从楼上窗子里鼓动修筑街垒。火药 是现成的, 步枪也是现成的。现在我们并不孤单。 大家已看见:就在我们背后,人民正在影影绰绰中 昂首挺胸。 希望目下是在我们这一方面。由于不安而产生 的动摇终于稳住了,我要强调:我们几乎是充满信

۱<u>/</u>۲ 有一阵光景,由于佳讯接踵而来,此种信心不 断增长。我们这些已决心舍身投入这场至高无上战 斗的人,眼见胜利在望,每个钟头都更为临近,便 自动起立,相互拥抱。米歇尔·德·布尔日尤其觉得 自己受了波拿巴的侮辱, 他曾相信过这波拿巴的许 诺,因此,他甚至说过:"他是我的知心人 儿!"现在,他是我们四人中最义愤填膺的。他有 过取得阴森可怖之胜利的闪念:他对着桌面猛击— 拳,大声说:"啊,那浑蛋!明天呀……"说着, 又猛击第二拳,接着嚷道: "明天,在格雷夫广场 上,正对着市政府的大门,要这个浑蛋人头落地! 我瞧瞧他。 "不,"我对他说,"这浑蛋的人头不会落 地。 "这怎么说?"

"为什么?" "这是因为,"我又冲着他解释,"在这等罪行之后,让路易·波拿巴仍旧活着,这就无异于取消了死刑!" 这位高尚人物米歇尔·德·布尔日听后沉思良久,

"我不想叫他落。

然后紧握我的手。 犯罪可以提供一种机会,给我们以选择余地, 最好从中引出的是进步,而不是酷刑。米歇尔·德·

布尔日认清了这一点。 而月,这个细节表明,我们的希望已达到什么

程度。

表面现象是对我们有利的,实质却并非如此。 圣 - 阿尔诺已接到命令。我们会看到这一点的。

发生了一些奇特的事件。

将近正午时分,圣 - 阿尔诺将军骑马立于马德 兰广场上,若有所思,在他面前列队的是他那支犹

豫动摇的部队。他自己也在踌躇。一辆马车停下

来,一个女人从车上走下,走过去跟将军说话。人 群可以看见她。雷蒙代表家就住在马德兰广场4 号,从窗子里看得明白。这女人便是凯夫人。将军

从战马上俯身倾听着,然后做了一个被击败者的沉 重手势。凯夫人就重新坐上马车。据说,这个男人 爱这女人。她以那迷人的美貌,或者可以唤起英雄 行为,或者足资引发罪恶勾当,要看是美貌的哪一

面发挥作用。这奇特的美貌一方面是天使般洁白的 肤色,另一方面是魔鬼式邪恶的眼风。

占优势的是魔鬼式的眼风。

干是那男人不再犹豫。他心怀鬼胎、形容阴森

里,不知有一种什么无以名状的期待。一切是那么寂静、那么可怕。师团以及架好大炮的炮车离开了郊区,不声不响地在大马路四周聚集。部队的行列中没有任何喊声。一位见证人说:"士兵们行进的神态倒像一位老好先生。"在铸铁厂滨河路上,只剩下一处市政警察的岗哨,而自12月2日上午以

来,那里站满了一营又一营的队伍。一切都拥向市中心,平民和军队全都往那里去;军队的沉默终于

扩展到平民。双方相互窥视着对手。

从正午到下午二时,在这陷入未知数的大城市

地投入冒险。

士兵们每人分得三天的口粮和六包子弹。 后来又知道,每天为每个旅耗费的烧酒钱高达一万法郎。 将近一点钟时,马南前往市政府,让人在他亲 自监视下,将后备炮阵上的大炮都架设停当,等到 所有的炮车均准备好随时出动,马南才离去。

某些形迹可疑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近正午时,行政当局的工人和若干名护士来到蒙马特郊区2号,建立了某种大规模的急救站,担架似乎把那里挤得水泄不通。"为什么要搞成这个样子?"人群里提出这样的问题。 曾经照料过负伤的艾斯皮纳斯的德维尔医生, 发现他正在马路上,便问他:"您准备走到什么地步?" 艾斯皮纳斯的回答是具有史料价值的。 他答称:"准备走到底。" 走到底。毋宁读作:"走进污泥!" 两点钟时,五个整旅,即德·戈特、布尔恭、甘 罗贝尔、杜拉克和雷贝尔旅,加五部炮车,总计一

万六千四百人,包括步兵和骑兵,即枪骑兵、胸骑兵、掷弹兵和炮手,分为若干梯次,麇集于和平街 与渔妇郊区之间,也不知为什么部署在这个地段。 大炮的炮口对准了所有街道的入口处,仅仅在渔妇

大马路上,便架设了十一门大炮。步兵们直举步枪,骑兵们马刀出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也成了一"景",值得饱览。在人行道两侧,在所有商店的门槛上,在住户的所有楼层,人群都不胜惊奇地、含讥带讽地,或者颇为信赖地观望着。然而慢慢地,此种信赖在下降,讥讽也在惊恐

面前消失。惊恐演变成大惊失色。凡是亲历这不同凡响的一分钟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显然幕后有点儿什么东西。什么呢?一团漆黑?人们把巴黎当做了地窖吗?人们感到自己的头顶是低沉的天空。人们好像被锁进未知数和不可逆料之中。人们能猜到:在某个地点,有一种神秘的意志。但无论

么。人们高呼:"打倒波拿巴!" 部队仍然默默无 闻,但军刀依旧亮出了鞘;点燃了的大炮引火线在 街角里冒着白烟。天空里的云,也时时刻刻变得更 黑、更浓、更默默无言。这浓浓的暗影预示着一幕 悲剧之将临。人们可以从中感到大灾大难在即,以

如何,我们是强者:我们是共和国,我们是巴黎, 我们是法兰西。我们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没有什

及坏蛋就在眼前,叛卖正在黑夜中曲曲折折向前蛇 行。当事态的发展已如大厦之倾斜,谁又能事先估

计:一种邪恶的念头会滑往何处呢?

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究竟会冒出什么东

西来啊?

大屠杀

突然—扇窗户打开了。 开向地狱。

如果但丁能从黑暗的天顶俯视这时的巴黎,他 当会看见那正是他的《神曲》诗里的第八层地狱,

那便是阴森可怖的蒙马特大路了。 巴黎已成为波拿巴的猎获物。可怕的景象啊。

列队于这条大马路上的、命运悲惨的士兵,感 觉到一种极其可怕的灵魂正在钻进他们的躯壳。他

们已不成其为自我,而正在变成恶魔。 这里已没有一个法兰西的军人,有的只是不知 什么样的鬼怪,他们正在一丝微亮的幻影中干着某

种可怕的勾当。

这里已没有军旗,没有法律,没有人性,没有 祖国,也没有法兰西了,有的只是即将动手的谋 杀.

辛德汉师、芒德兰旅、卡村什旅、布拉叶旅、 特莱斯塔荣旅和特洛普曼旅在黑暗中出现,恣意连 射和屠杀。

在这荣誉消匿的时刻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不能 把它算到法兰两军队的身上,决不!

历史曾记载下大屠杀,诚然也是极其骇人听闻 的,然而它们都是事出有因的。圣 - 巴特莱米日和 人们杀死异国异乡人。虽属犯罪,动机尚可。但蒙 马特大路的屠城之罪,却是无缘无故的罪行。 这缘故其实也是有的 , 那是极其可怕的。 让我们说—说吧。 在一个国家里,有两个东西是巍然屹立的,一 是法律,一是人民。一个孤家寡人扼杀了法律。他 感到惩罚正在到来。他只剩下一件可做的事,便是 虐杀人民。他果然杀了起来。 2日是冒冒险,4日便必干无疑了。 针对正在高涨的义愤,他拿出的武器便是恐 怖。 法治这惩罚女神,在复仇女神——杀戕面前停 住了脚步。针对艾里尼斯,人家动员了梅杜萨。 4 放纵奈梅西斯(5),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胜利! 路易·波拿巴有此荣耀,实际上是耻辱的顶峰。 让我们来讲一讲这耻辱。 讲一讲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事情。 一个孤家寡人杀戮整个国家的人民。 突然,在发出一声信号后,也就是由随便哪个 人、在随便哪个地方放了一枪,于是连射便冲着人 群猛发过来。连射也是一种人群,它是分解了的死

龙骑兵迫害新教徒事件是由于宗教信仰;西西里晚 祷和九月大屠杀是为了维护乡土;人们消灭敌人, 长而去。 然而同时它又具有某种灵魂,它是预谋的,它 执行一种意志。这时刻是前所未闻的。这就像一连 串闪电,向着人民击来。没有更简单的事情了。这 就像溶解那样清楚明了。连射压倒了乌合之众。你 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死了拉倒吧!做了个行人 嘛,这便是有罪!谁叫你们正好在街上?谁叫你们 要同政府往来?政府便是一把割喉咙的刀子。人家 宣布了一件事嘛,所以就必须按宣布的办;既然开 始了的事情就要结束呀。既然要救这社会,那就必 须把平民斩尽杀绝。 难道这不是为了社会的需要吗?贝维尔难道不 该有八万七千法郎的年收入?弗勒里难道不该有八 万五?难道那位南锡大主教兼总指导神父芒若不该 每天收入三百四十二法郎?难道巴沙诺和甘巴寨莱 斯不该每人每天收入三百八十三法郎?瓦扬不该有 四百六十八、圣 - 阿尔诺八百二十二?难道路易·波

神。它不知所向,也不知其之所为。它杀人,它扬

拿巴不该每天收入七万六千七百十二法郎?价钱低了还能算得上是皇帝吗? 一霎时,在这条大马路上,就发生了长达四分之一古法里的大屠杀。十一门大炮齐鸣,轰垮了萨朗德鲁兹大厦。炮弹洞穿了二十八户人家。返老还

区狼奔豕突、鬼哭狼嚎。到处都有猝然来到的死 亡。当事人毫无准备,说倒下就倒下。这一切都是 从哪里来的?从上峰来的,这也是大主教们的感恩 赞美诗的说法哩。而实际上呢 , 却是从地狱里来 的。 应当说,是从比苦牢、比地狱更低下的地方来 的。 这是加里古拉的思想,由帕帕瓦纳执行。(6) 克沙维埃·杜里厄走到大马路上来。他是这么讲 的:"我走了六十步,就看见了六十具尸体。"他 退了回去。上街是有罪过,待在自己家里也是有罪 过。屠夫们登上楼房,见人就杀。在大屠杀的黑话 里,这就叫做"捞一个算一个"。大兵们嚷 着: "捞它个够本呀!" 渔妇大路17号有个开书店的,名叫阿德,当时 正在门口,人家把他杀了。与此同时,在离得相当 远的地方——因为屠杀的规模很大——朗克里街5 号的房主梯里翁·德·蒙托邦正在门口,人家把他杀 了。在提克同街,一个名叫布尔西埃的七岁小童, 当时正路过,人家也把他杀了。寺院街196号的苏 拉克小姐正打开窗子,人家也杀了她。就在这同一 条街上,住在97号的两个女人,维达尔夫人和拉布

童浴池被炸坏。托尔多尼被屠杀。巴黎整整—个街

瓦松夫人,都是女裁缝,当时待在屋子里面,人家 也杀了她们。月亮街10号的细木工贝尔瓦尔正在家 中,人家杀了他。小径路45号的商人德巴埃克正在 家中: 圣- 德尼街257号的花店老板古弗赛尔正在 家中:圣 - 马丁大路55号的珠宝商拉比特正在家 中: 圣 - 马丁街181号做香水牛意的蒙帕拉正在家 中:人家杀了蒙帕拉、拉比特、古弗塞尔和德巴埃 克。圣 - 马丁街240号住着一位可怜的绣花女工寒 甘小姐,人家在她家里用马刀把她砍伤:她因为付 不起医药费, 死在波容医院, 时值1852年1月1 日,正是两布尔在巴黎圣母院唱赞美诗的那一天。 还有一位做背心的女裁缝弗朗索瓦兹·诺埃尔在蒙马 特郊区街20号被火枪打伤,被送往慈善院身亡。另 一位叫勒多斯特夫人的家庭主妇住在开罗夹道76 号,就在大主教宫门前被连射子弹击中,在停尸间 里断了气。还有几位是路过的女人,其中有:格莱 两埃小姐,家住圣 - 马丁郊区209号:吉拉尔夫 人,家住圣·德尼郊区77号;加尼埃夫人,家住好 消息大道6号:她们都在连射中饮弹倒下。第一位 是在蒙马特大路上,另外两位则是在圣 - 德尼大路 上。她们都并未当场死亡,勉强想站起来,却变成 一群哈哈大笑的士兵枪下的活靶子,终于再次倒 下,这一回送了命。有些人立下赫赫战功。例如罗

什福上校便在和平街带领一团枪骑兵,向几位幼儿 园的阿姨冲锋,自然把她们打得落花流水,据说因 立此大功而擢升为将军。 这次难以笔墨形容的讨伐,情况便是这样。所 有参与其事者都受制于一种不明不白的力量,所有 这些人都有背后的推动力。在赫尔毕庸背后是扎 恰(1); 圣 - 阿尔诺背后是卡比利亚之役; 在雷诺尔 背后是圣 - 安德烈村和圣 - 希波里忒村的事件;艾 斯皮纳斯则是罗马之役和6月30日的攻击:马南背 后则是他负债累累的处境。 要不要——列举下去呢?笔者有些犹豫。毕盖 先生年已七十,在他的诊室里腹部中弹;画家约里 瓦尔在他的油画画架前,前额中弹倒地,他迸出的 脑浆洒满画布;英国上尉威廉·杰西躲过—粒子弹, 那子弹射穿他头上的天花板:在《预言者报》库房 隔壁的一家书店里,父亲、母亲和两个女儿都被军 刀砍伤:人家在自己的店铺里,枪杀了渔妇路的另 一位书商勒费佑尔:在勒·佩尔蒂埃街,药店老板布 瓦叶正坐在本店柜台前, 却被枪骑兵"捞"走了。 一名上尉见人就杀,用攻城的办法攻下了"大阳台 之家"这所房屋。一名男仆在勃兰杜斯库房被杀。 雷拜尔在连射的枪击中,还在对萨克斯说: "我也 在搞音乐呢。"勒布隆咖啡馆被洗劫一卒。毕尔柯

克之家遭到炮击,以致第二天不得不用支柱将它撑 住。在儒文家的房屋前,有一堆尸体,其中有一位 老人还拿着雨伞,一位年轻人手里举着望远镜。卡 斯提叶大厦、金色之家、"小让内特之家"、巴黎 咖啡馆、英国人咖啡馆在整整三小时中成为炮击目 标。拉克诺之家在炮弹轰击下坍塌,炮弹还炸毁了 蒙马特的集市。 人人在劫难逃。步枪和手枪的"工作"方式是 在咫尺之内直射。 时已近新年,有专门销售新年礼物的店铺。在 鲑鱼夹道,一名十三岁的孩子见到那种行刑队式的 枪杀拔腿就跑,他跑进一家礼物店,躲到堆成小山 的玩具当间,结果却被抓获、被枪杀。 那些杀人犯居然嘻嘻哈哈地用军刀拨弄他的伤 口玩儿。一位女子对我说: "在整个夹道里都听得 见那可怜孩子的惨叫声。"在同一家小店前,有四 个男人被枪杀。干这件事的军官对他们说:"叫你 们在街上游荡!"第五名男人名叫马叶莱,被当做 死人扔在那里,第二天才被送到慈善院,身上竟有 十一处枪伤。他在那里绝了气。 他们通过诱气孔, 向地窖里射击。 有一位名叫姆兰的皮革整理工人, 躲进了这种 后来被扫射的某一地窖, 他诱过地窖小窗, 看见一

呼着。几名士兵听见这惨呼,跑过来用刺刀连捅, 结果了这中弹负伤者。 有一个旅专杀从马德兰大教堂到歌剧院之间的 过路人;另一个旅杀歌剧院到体育馆的行人:第三 个旅"外理"好消息大道至圣 - 德尼门之间的路过 者。第七十五战列团早已拿下圣 - 德尼门的街垒 , 所以没有什么仗可打,剩下的便是专事屠杀了。 整 个一条大马路,包括所有支线衔巷,都因大屠杀而 光辉夺目——这话说来令人发指,却是千真万确。 么?躲藏起来吗?又有何用?死神在你背后跑得比 你还要快。在巴奇万街,一名大兵对一位路人 说:"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回家去。"那大兵 当即杀了他。在马莱街,人家在四个年轻人自己的 院落里杀了他们。艾斯皮纳斯上校大喊:"用过刺 刀之后,就用大炮!"罗什福上校叫嚷:"给我刺 呀!放血呀!砍过去呀!"他还要添油加醋地说: 减少杂音!""这可以节省火药、在巴勃第安纳商 店门口, 一名军官让他的伙伴们欣赏他那件精密武 器,得意地说:"用这支步枪,我能击中两眼之间 的脑门,棒极啦!"说罢便当场试验,对准随便哪 个人, 竟灵验。大屠杀已如痴如犴。当在卡尔莱指

名行人大腿中弹,坐在石板路上,背靠—家小店惨

的。"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7月封他为少将。胖熊 街尤其遭到残酷蹂躏。当晚,莫尔尼对路易·波拿巴 说:"第十五轻骑兵团成绩良好。该团扫荡了胖熊 街。 在小径街的街角,一名北非骑兵的军官高举军 刀大喊:"不对!你们一窍不通。要向女人们开 枪!"一名女子正在逃跑,她已有了身孕,此时跌 倒在地上,人家照准她一枪托,使她当场流产。另 一名女子惊慌失措,跑到一条街的街角躲起来,她 抱着一个小孩。两名士兵瞄准了她。一个说:"打 那女人!"果然将她打倒在地,孩子滚落在石板路 上。于是另一个说:"打那小孩子!"孩子也应声 倒地。 一位在科学方面颇堪重视的人物日尔曼·赛艾医 生说:仅仅在一幢房屋,即"返老还童浴池"之家 里,院落里的一处敞棚下,就大约有八十名负伤 者,几乎所有的人(即至少有七十人)都是"老

挥下,这条大马路正在杀人如麻之际,布尔恭旅正在蹂躏寺院路,马鲁拉兹旅正在蹂躏朗布多街,雷诺尔师正在左岸建立卓越的功勋。雷诺尔就是那位在马斯喀拉将手枪授予夏拉斯的著名将军。在1848年,他曾亲自对夏拉斯说:"要使整个欧洲革命化!"倒是夏拉斯对他说:"不会那么快

人、妇女和儿童"。寨艾医牛为他们采取了急救措 施。 据一位目击者说:在芒达尔街,有"一长串尸 体"一直延伸到圣 - 厄斯塔什新街。在奥狄埃的住 宅前,有二十六县尸体。蒙莫朗西公馆前面有三十 具。在杂剧剧院前,有五十二县,其中十一县是女 人。在谷仓-女船主街,有三具一丝不挂的尸体。 蒙马特郊区19号里塞满死者和伤号。 一个正在洮跑的女人迷了路, 披头散发, 双臂

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 士兵们还以杀人来打赌。"我敢打赌:一定能 击倒这一个!"就是这样,家住和平街52号而正在 回家路上的波宁斯基伯爵被打死。

伸向苍天,在渔妇街边跑边叫: "杀人啦!杀人

我想知道怎样才做得对。为了确定某些重罪, 在这样鸡犬不宁的气氛中,由于感官承受压力

就必须确证。我便前往屠杀发生的地点。 太大,人们就不再思考,或者说,即使思考,也是

茫然不知所措地思考着。人们只是期待着某种方式 的结局。别人的死已使你如此憎恶,以至你简直是 渴望自己也—死了之。可是,至少你的死应当有些

用处啊!我们都还记得:某些死者唤起了义愤、引 发了起义。人们只剩下一个抱负了:做一具有用的

尸体! 我在往前走,进行着可怕的沉思。 我朝那条大马路走去。我看到那里是一片火 海,我听见那里一阵雷鸣。 我瞥见儒勒·西蒙朝我缓缓走来。他正在这些不 吉祥的日子里,以自己宝贵的生命去冒风险。他让 我站住。"您上哪儿去啊?"他问我。"您要送掉 性命的。您想得到什么啊?""就是到这里 嘛。"我答道。 我俩紧握双手。 我继续往前走。 我到达了那条大马路。那里的情形无法以笔墨 描绘。我亲眼目睹了这桩罪行、这场屠杀和这幕悲 剧。我目睹这场盲目的降下死亡之雨:我看见在我 的四周有一群群茫然无所知的被杀害者倒在地上。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为本书署名时,我自称"亲历 者", 命运之神有其意图。它神秘地监视着未来的史

学家。它让史学家卷入杀戮和屠城,但它却不让他在屠杀中丧生,好让他亲自来叙述这段历史。 在这无以名状的巨大声响中,克沙维埃·杜里厄正在我穿越枪林弹雨下的大马路时与我相遇。他开口便道:"哦,您原来在这儿!我刚刚碰到了油夫 她们答应正卧病在床的维克多·雨果夫人,告诉她我 在哪里并提供关于我的消息。迪夫人英勇地投入这 险境。她遇到这样的情况:在一处街角,她在一堆 尸首面前停了步,并且勇敢地表示愤慨,听到她的 惊呼声之后,一名骑兵跟着她跑来,手中举着枪。 假如不是突然一户人家敞开大门,帮助她逃入,她 会当场被枪杀。 我们知道,这场屠杀死者的总数没有公布,波 **拿巴对这个数字讳莫如深。屠杀者的惯伎便是如** 此。他们不让历史来统计被屠杀者有多少。这方面 的数字含糊不清地涌现过一阵子,然后便很快地沉 入黑暗中。本书开篇时曾约略提及的两位上校之一 说:仅仅是他的一个团就杀了"至少两千五百个歹

迪夫人和德·拉·鲁夫人是两位勇敢高尚的女子。

人。她正在找您呢。"

我们认为:这位热心效忠的上校是故意夸大。罪犯有时是向着黑暗的方向自吹自擂。 李娄是被抓住准备枪决的一位作家,但却奇迹般地逃脱了。他宣称自己看见了"八百多具尸体"。 约四时,爱丽舍宫院落里的驿车解下拉车的马匹。

徒"。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名士兵杀一个人以上。

高高兴兴地放枪",从二时到五时,屠杀从未中 止。在这可怕的三小时里,路易·波拿巴执行他的预 谋,完成了他的杰作。直到这一时刻之前,可怜 的、小器的资产阶级良心采取了几乎是容忍的态 度。嘿,有什么奇怪,这不过是皇上的雕虫小技, 一种官式的诈骗,一种大型魔术。怀疑派和逞能派 都说: "这是跟傻瓜们⁸来个恶作剧。突然间,路 易·波拿巴变得忧心忡忡, 需要揭示他的"全部政 策"。"你们告诉圣-阿尔诺执行我的命令。"圣 - 阿尔诺遵命照办,于是政变当局做了它必然要做 的事情。从这时候起,透过这可怕的罪行,鲜血如 河水—般不住流淌。 他们让尸体躺在石板路上,满脸惊怖的神情、 面色铁青、愕然木然,所有衣袋都被翻转。具有兵 痞习气的杀人犯必然会沿着阴暗的路子愈陷愈深。 上午当杀人犯,晚上做贼。 黑夜来临,爱丽舍宫里兴高采烈。这些家伙得

一位英国见证人威廉·杰西上尉称这次杀戮 "是

意扬扬。柯诺天真地叙述了那个场面。 宫里的 "白 己人"如醉如痴。菲亚林以"你"来称呼波拿巴。 魏耶雅轻声对他道:"要改掉这习惯!"的确,这 场屠杀已使波拿巴变成皇帝。他现在是"跸

下"啦。他们喝酒、他们抽烟,如同大兵在马路上

思想多么出色!事情进展得多么顺当!"当年多塞兹从狄埃普逃跑,格尔农-朗维尔从曼勃罗尔溜走,这一回可比他们强多啦!比那可怜的波里那克也强多啦,他被抓住时是假扮成男仆,正在给德圣-法尔诺夫人擦皮鞋!""基佐并不比波里那克更能干。"帕尔西尼大声说。弗娄里转身对莫尔尼说:"您手下的那批学究,是搞不成这种政变的吧!""这是实话,他们本领不大。"莫尔尼答道。接着他又补充:"不过他们都是有头脑的人

像路易·菲利普、基佐、梯也尔……"这时,路易·波 拿巴从嘴里挪开正在抽的那支香烟,打断他 道:"假如这些人也算有头脑的人,那么我倒更愿

"一只残暴的猛兽。" 历史无情地断定。

意当野兽哩……"

所做的一样。因为在白天杀人之余,夜间当然是要痛饮的。葡萄酒掺和着红殷殷的鲜血,一块儿汩汩流淌。在爱丽舍宫,人家对这辉煌的胜利惊喜交加。人家为之神往,人家给以不绝的赞赏。皇上的

与各工人协会相约

正当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时,我们的委员会在 干什么?它又有什么变化呢?这是必须作出交代 的。

让我们把时间推后几个小时。

当这场奇特的屠杀开始时,委员会的会址还在

黎希留街。我在几个起义的街区讲行了我认为必须 做的探索后,回到委员会,并向我的同事们作了汇

报。马迪埃·德·蒙若也从街垒上回来,以其耳闻目 见对我的汇报作了补充。一些时候以来,我们听见

一些可怕的爆炸声,离我们很近,同我们的语声相

交杂。突然,维尔西尼来了。他告诉我们:大马路

上出现了可怕的事情。现在还不知道这纠纷是怎么 回事,反正是开了炮,枪弹在连射,尸体躺满石板

砌成的街道。看起来这是一场大屠杀,是政变当局 匆匆制造的某种圣 - 巴特莱米日事件。人家在离我 们仅有咫尺之远的地方,正在挨家挨户搜索,并且 见人就杀。刽子手们正一户户查过来,正在迫近我

们。他恳请我们立即离开格莱维的住宅。显而易 见,起义委员会正是刺刀的好猎物。于是我们决定 离去。——位品格和才干都出众的人物杜邦·怀特先

生,把他的家即塔波尔山街11号提供给我们,作为 安全庇护所。我们从格莱维家那扇诵往丰丹 - 莫里

哀街的旁门走出来,但并不着急。我们每两人一组 缓缓而行,马迪埃·德·蒙若同维尔西尼一组,米歇 尔·德·布尔日同卡尔诺一组,我则伸出胳膊去挽着 儒勒·法夫尔。儒勒·法夫尔始终英勇无畏、而带微 笑,他用围巾裹住了口鼻,一边对我说: "我很愿 意被人家枪杀, 但可不愿得感冒。 儒勒·法夫尔同我两人,我们经过磨坊街到达圣 - 罗什的背面。圣 - 罗什新街人流如海潮一般,那 是从各大马路过来的行人,与其说他们在步行,不 如说是在逃跑。男人们大声说着话,女人们尖声喊 叫着。我们听见降降的炮声,也听见了步枪连射刺 耳的嗒嗒声。所有的店铺一律关门。德·法鲁先生挽 着阿尔贝·德·莱赛基埃的手臂, 顺着圣 - 罗什大踏 步地下行,匆匆向着圣 - 奥诺雷街走去。 圣 - 奥诺雷街已是一片嘈杂声。人们来来去 去,停住脚步,相互攀问,来回奔走。商人们站在 白家店铺门口,店门多半虚掩,他们向过路行人打 听情况,却只听得"啊,天哪!"的惊呼惨叫。居 民们不戴帽子便走出家门,同人群相混杂。突然飘 起了毛毛细雨。街上竟没有一辆马车。在圣 - 罗什 街同圣 - 奥诺雷街转角处, 我们听见身后有人在传 说: "维克多·雨果被杀啦。" "还没有呢。" 儒勒 ·法夫尔说,一边继续挂着那丝笑意,挽紧了我的臂

膀。昨天有人对艾斯基洛斯和马迪埃·德·蒙若讲过 同样的话。这个谣言是反动分子听来顺耳的,竟一 直传到我那被囚干巴黎裁判所监狱的两个儿子耳 中。

讨路人的潮流,是被从各条大马路以及黎希留 街逆推回来的,此刻正向着和平街流去。我们在这

人流中看到了右翼的几名代表,他们是前一天被 捕,如今已经释放。波拿巴先生的前部长布非先生 在另几名议会议员陪同下,朝着罗亚尔宫再次上 行。当他经过我们身边时,他不胜嫌恶地提到了路

易·波拿巴的名字。 布非先生是相当重要的,他是右翼的三位政治 智囊人物之一, 另外两位是傅尔德先生和莫莱先

牛。 在离圣 - 奥诺雷街只有两三步路的塔波尔山 街,却笼罩着一片沉静与安宁的气氛。没有一个行

人,没有一扇门打开,也没有一个人从窗口探出脑 袋。

在那所我们被带入的住宅里,我们行至四楼,

那里也同样万籁俱寂。窗户朝着一个内院打开。壁 炉面前排列着五六张软椅,一张桌上放着数量不多 的几本书,我觉得那好像是行政法律和政治经济学 方面的什么著作。代表们几乎立即追赶上我们,也

的一角,把湿漉漉的雨伞和粗呢上衣全扔在那里。 谁也不确切地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每个人却都带 来了自己的种种揣测。 本委员会在客厅旁边的办公室刚刚坐定,就有 人向我们宣布:我们从前的同事勒·布降来了。他带 来一个人,就是各工人协会的代表金。这位代表告 诉我们,协会各个委员会正在开常会,并派他来同 我们联系。根据起义委员会的指示,大家作了最大 努力来拖长这次斗争,并避免过大的冲击。大部分 协会尚未启动。不过,行动正在逐步形成。整个上 午,斗争很激烈。人权协会走上街头,前立宪议会 议员贝斯莱在经过开罗街时集合了马莱区的六七百 名工人,并让他们在银行附近表明自身的立场。晚 间很有可能出现新的街垒,抵抗运动在加速发展, 委员会力图避免的肉搏战似平泊在眉睫。一切都似 平白发前讲着。是应当跟着跑呢,还是刹住车?要 不要冒风险孤注一掷戛然了结此事,那么在格斗场 上要么留下帝国,要么留下共和国?工人协会来请 示我们,这些协会保持着三至四千名战士的后备力 量,并可以根据委员会向它们发出的命令,或者仍 然控制住这三四千人,或者立即将他们投入火线。 这些协会认为自己的会员完全可靠,它们将照着我

来到此地。他们吵吵闹闹,胡乱地走向这宁静客厅

们的决定去做,但它们也不隐讳:工人们渴望立即 进行战斗,而要使他们冷静下来是有些不容易的。 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仍然倾向干多少应当放慢 行动,目的在于延长斗争。而这很难说他们有什么 不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能将政变当局强加给巴 黎的局面再持续一周,路易:波拿巴则必败无疑。巴 黎决不会让一支军队践踏自己达一周之久。然而我 私下深受打动的是:工人协会向我们提供多至三四 千人的战士,这是一支强大的后援力量。工人是不 怎么懂策略的,他们是凭借热情而存在。延缓将使 他们不知所措。他们不会销声匿迹,但热情会冷却 的,今天是三千人,明天会不会减到五百呢?而 日,方才大马路 L发生了某种严重的事态,究竟是 怎么一回事,我们还一无所知;这将带来什么样的 后果,我们难以猜测;但我觉得,刚刚发生的事很 激烈,但情况还不明,它也没有能改变整个形势, 因此也不可能改变我们的斗争方案。我即按此精神 作了发言。我指出:应当接受各协会的建议,让它 们立即投入战斗。我还补充说,革命战争常常要求 突然变更策略。一位面对大平原的将军,对敌人可 以舒展自如地讲行部署,他周围的一切都清清楚 楚。他知道自己的兵员、知道士兵的数目,总计有 多少个团、多少人员、多少战马、多少大炮;他知

己知彼,对敌人的实力也有了解;他可以选择战机 和地形;他眼前铺着一张地图,明白自己正在做什 么;他的后备力量,自己也了如指掌,操在他手 中,予以维持,在想放出去时便放出去。他始终睡 手可得。我又大声说:可我们呢,我们是在捉摸不 定中,是在无法知晓中啊!我们是盲目地把脚伸出 去,伸向未可知的偶然。谁是我们的对手?我们只 是影影绰绰地望见而已。谁是我们的盟友?我们不 太了解。有多少士兵、多少步枪、多少子弹?全然 无知。一片漆黑啊。也许是全民,也许一个人都没 有。维持一支后备军吗?可谁能替我们保证这后备 军的可靠性?今天还是一支军队,明天就可能是一 抔黄土啊。我们能看明白的,就是我们的责任,其 他种种,全在黑暗中。我们可以假设—切,但我们 却对一切仍然无知。我们在打一场盲目的仗!讲行 我们能讲行的一切打击吧!让我们笔直地走向偶 然,让我们向风险冲去!让我们怀着信心吧,因为 我们代表正义和法律,上帝在暗处应同我们站在一 边。让我们接受这法律的冒险,它是崇高而阴沉 的,因为它赤手空拳而斗志昂扬! 立宪议员勒·布隆和工人代表金,在委员会询问 下,表示支持我的见解。委员会便决定邀请各工人 协会,以我们的名义,由它们的代表出面,呼吁它

员表示不同意见 , "今后我们还有什么助力 呢?""胜利就是我们的助力。"儒勒·法夫尔答 道。卡尔诺和米歇尔·德·布尔日指出:参加了国民 擎卫队的各协会会员,不妨穿上该警卫队的制服, 这会有好处的。于是大家同意这样做。 金代表站了起来,对我们说:"代表公民们, 你们的命令将立即传达。友人们早已做好准备,数 小时之内便可集合起来。今夜,将会有街垒,将会 有战斗!" 我问他:"一位委员会的委员、人民代表,今 晚如戴着横绶出现在你们当中,是否有好处呢?" "可能有好处。"他回答我道。 "好呀,"我又说,"我就在这儿!把我带走 吧! "我们全都去!"儒勒·法夫尔大声说。 工人协会的代表指出:在各协会会员上街时, 我们当中只要有一人在场便行。晚些时候他会叫人 通知其他委员也过来。结果同意在约会地点、集合 地点确定后,他就派一个人来通知我,把我带到协 会活动的地方。"您在一小时之内就会得到我的消 息。"他在离开我们时说。

们立即上街,显示它们的全部实力。"可我们这样 就没有为今后留下任何力量了。"委员会的一位委 我们大声喊道:"你们已经不是身在巴黎,已经不是在一个共和国里:你们是在那不勒斯,是在彭巴 园王⁹⁹異政下!"

当代表们出发时,马提厄·德·拉·德洛姆正好来到。进门时,他在门槛上稍稍停留,脸色铁青地对

他是从大马路那边来的。 后来我又见到了马提厄·德·拉·德洛姆,我对他

后来我又见到了马提厄·德·拉·德洛姆,我对他说:"比彭巴更坏,是在撒旦治下!"

对道德法则的确认

蒙马特大路的屠杀,是政变当局的独到之处。 如果没有这场杀戮,那么12月2日就不过是雾月十 八日。路易·波拿巴就靠了这屠杀而免除抄袭之嫌。

在此之前,他不过是个照抄照搬者。布劳涅的 小帽子、灰色礼服、被驯服的山鹰,看上去真是滑

稽可笑。人们在议论:这幕模拟滑稽剧到底是什么 名堂?他本来令人发笑;突然他令人发抖。

恶毒乃是可笑的旁门。

他将恶毒推展到了可鄙的程度。

他妒羡那些重大罪行的严重程度;他想与最恶 劣的罪行一比高低。这种向着恐怖方向作的努力使 他在暴君家族中占有一份独特地位。一个小无赖想

使自己变成罪恶滔天的要犯;一个侏儒式的尼禄要 把自己吹成硕大无比的拉斯奈尔。就是这么一种现

象。为艺术而艺术,为谋杀而谋杀。 路易·波拿巴创造了一种样式。 正是以这种方式,既是·波奇巴阿洪无法预料的

 正是以这种方式,路易·波拿巴闯进无法预料的 E国。这竟使他一举成名。

王国。这竟使他一举成名。 某些人的头脑有如万丈深渊。显然,很久以

来,以谋杀求君权的思想,早就活跃于波拿巴的头脑中。萦绕于罪犯头脑中的乃是预谋,而重罪便是 从预谋开始。罪行长时间徘徊于他们脑际,零散而 飘忽,几乎是不知不觉的:灵魂是慢慢变黑的。像 这样的滔天大罪是不可能临时安排的,它们不可能 凭灵机一动,也绝不会是一蹴而就。它们经历生 长、成熟的过程,开头既不成形,也不坚实;而造 成此种念头的环境,使它们仍然维持着生机,一待 时候来到便可随即发难,并且干朦胧中见凌厉。让 我们强调一下:这种以屠杀立王位的思想,很早以 来就存在干波拿巴的头脑里。它存在干汶副灵魂的 或然疆域里。它来来去去地游荡着,像发育不全的 水族动物之在玻璃鱼缸中,掺杂干朝夕晨暮的混 恺撒式社会主义梦幻中,就像在透明的一片混沌中 隐约可辨的七头怪蛇。他自己也不大知道,这畸形 的念头已酝酿于自己胸臆。当他有需要时,他便可 以随手拈来,早已准备齐全,立即可以为他效劳。 他那深不可测的头脑若明若暗地滋养了这念头。万 丈深渊乃是妖魔鬼怪、毒蛇猛兽的藏身之地。 直到这可怕的12月4日之前,路易·波拿巴或许 对自己并不完全了解。研究这奇特的帝王式动物的 人们, 也不至于认为他会于出纯属凶残的事情来。 人们把他看成某种混合动物,将骗子手的才干运用 干建立帝国的梦想,他即使加了冕,戴上皇冠,也 仍然是一名扒手, 甚至会令人贬斥起犯有弑父之罪

了它的真实面目,那些可笑的绰号,如"大嘴"、 巴丁盖(10)等,都变得无影无踪了。人们看见一名盗 贼的面貌,人们在假波拿巴的面具下,见识了真正 的孔特拉法多(11)。 人们胆战心惊!这个人物原来竟留了这么一 人们试过对他赞美一番。但这只能以失败告 终。称赞波拿巴很容易,人们也曾对杜宾大加称 赞。但要想洗刷他,那可费工夫啦。拿12月4日怎 么办呢?怎样才能摆脱这罪名呢?辩解比歌颂难办 得多;鸡毛掸可不像光荣榜那么好掌握;政变的吹 鼓手白费了许多工夫。桑德夫人自己是高尚的,却 试图进行了一次臭名昭著的恢复名誉的努力。但不 管你怎么搞法,被屠杀的人数仍然诵讨这洗刷而复 现。 不,不,任何减轻罪行的做法都行不通。倒霉 的波拿巴!盛血的酒瓶已打开,不喝也得喝下去。

者:骗术不高明!在任何高峰上,乃至在卑鄙的高峰上都竟然不能立足!他总是不上不下,比小流氓略高一筹,比大坏蛋矮了半截。人家以为他会做赌场及匪窟里的种种事情,但有点儿小小的转移:那

大马路的屠杀突然揭示了这个灵魂。人们看到

就是他在匪窟里作弊,在赌场里杀人。

一刀,不是刺向一国人民,而是刺向整个人类。这 一刀极其恶毒,将巴黎打落在地上:被打落的乃是 良知,乃是理性,乃是整个人类的文明。倒在石板 路上的,是千秋万代的讲步事业。正义、真理和生 命的火炬被打翻、被熄灭。路易·波拿巴干那件事的 那一天,实际上做的便是这些。 那坏蛋的成功是彻底的。12月2日本已输掉; 12月4日救活了12月2日。就像艾罗斯特拉特(12)救 了犹大。巴黎这才明白过来:在恐怖方面还没有达 到至极;在压迫者之外,还有持刀杀人者。一个匪 徒偷了恺撒的外衣,便是这样的情形。这个人物身 材矮小,那是不错的,但却可怕。 巴黎接受这恐 怖,放弃作最终裁决,躺倒在地,假装已死去。这 件事里包含着扼杀。这桩罪行与其他的事情并不相 像。任何人在几百年后,哪怕是像埃斯库罗斯或塔 西陀那样的人物,假如他要揭开这件事的盖子,还 会闻到腐臭气味。巴黎忍气吞声, 巴黎放弃权利 巴黎退缩投降;这起重罪的新奇,使它颇具效能; 巴黎已几乎不成其为巴黎;但在第二天,人们可以 在黑暗处, 听见这被吓坏的巨人咬牙切齿的咯咯 吉. 计我们强调一下:应当确认道德的法则。即使

12月4日的罪行,是一个匪徒刺向文明最惨重的

件大坏事过后,仍然留下他这个侏儒。罪行之大,并不能改变罪犯的体形;谋杀者的矮小,抵挡得住谋杀罪行的巨大。 不管怎么说,侏儒制服了巨人。这承认虽令人

在12月4日之后,路易:波拿巴仍然是小拿破仑。这

极其屈辱,却无法免除。 历史是一位伟大的含垢忍辱者,它被迫接受这 令其汗颜耳赤的史实。

(1) "昂必居喜剧院",专门上演双关语喜剧的巴黎剧院。 (2) 十九世纪巴黎文艺评论家,长期穷愁潦倒、地位低下。

(2) 十九世纪巴黎文艺评论家,长期穷愁潦倒、地位低下。 (3) 古鲜为画家,此系反语。

(3) 古鲜为闽家,此条及语。 (4) 艾里尼斯,希腊神话中对复仇三女神的总称;梅杜萨,蛇

发女怪,触其目光者则必死。 (5) 复仇女神的另一名称。

(6) 加里古拉为公元一世纪古罗马暴君,帕帕瓦纳为其暴政执行者。

(7) 非洲地名。赫尔毕庸曾在此受挫,幸获他人相助而脱险。(8) 指我们左翼。(作者原注)(9) 指十九世纪西西里王国暴君斐迪南二世。

(10) 拿破仑三世专有之绰号。 (11) 意大利语,"赝品"、"伪造物"之意。

(11) 意大利语,"赝品"、"伪造物"之意。 (12) 公元前四世纪纵火烧寺院者,当时颇遭痛恨。

第四天:胜利 夜间的事情 蒂克多勒街

马蒂厄·德·拉德罗姆刚刚对我们这样说了一

句:"你们来到了邦巴国王家",夏尔·甘朋正好走 了讲去。他跌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并低声咕哝 道:"真可怕。"班塞尔随他之后也进去。"我们 正从那里来。"班塞尔说道。甘朋刚才隐蔽在一个 门洞里。仅仅在巴伯迪安,他就数了有三十七具尸 体。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场极残酷的凶杀出于

什么目的呢?人们不理解。这是这场屠杀中的一个 渊。 我们曾经待在狮身人面像的岩穴里。 拉布鲁斯突然来到。必须立即离开杜邦·怀特

家。它即将被包围。一会儿之前,蒙塔波尔街上出 现了几张可疑的面孔,通常这儿是僻静无人的。这 些人似平特别注意街上的第11号。这些人中的有一 些似乎相互商量过,他们都属于从前的俱乐部之俱 乐部,这个组织在反动派的操纵下已经带有警察局

的味道。必须分散开。拉布鲁斯对我们说: 我方才看见龙日彼埃转悠来转悠去。 我们分了手。各人独白走了,每个人朝一方向 分丰。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和会不会再相见。还会 班塞尔和维尔西尼同我重新相聚在一起。 正当我离开林荫大道,混在一群吓昏了头的人 中间,不知道要往何处去,又走向巴黎市中心的时候,突然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来:"有件事

发生什么事?大家会怎么样?人们都不知道。大家

我朝林荫大道走去,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至于发生了什么事,我刚刚已经说了。

都感到恐怖。

像人人都在洮澼。

您应当去看看。"我辨出了这个声音,这是E-P的声音。

E·P是一个剧作家,很有才能,在路易·菲利普时期我使他免服军役。我已有四五年没有再见到他。 是在这场纷乱的事变中重新与他晤面。他对我说起

话来好像我们昨天刚见过面。这是惊慌失措造成的。人们没有时间"按规矩"相见。大家相见说话

"啊,是你!"我对他说,"你要我干什 么?" 他答复我道:"我的家就在附近。"

接着又补充道: "来吧!" 他引我走进一条漆黑的街道。我们还听见爆炸

一 他引我走进一条漆黑的街道。我们还听见爆炸 声。在这条街的尽头,我们看见一堆路障的废墟。 我刚才说了,班塞尔和维尔西尼和我一同走。E·P转身对他们说:
"这些先生也可以来。"
我问他:
"这是什么街?"
"蒂克多勒街。来吧。"
我们跟随在他后面。
我在别处还讲述过这件悲惨的事。
E·P在一所又高又黑的房子前停下,推开一条小径前的门;门未关上,后来又推开另一道门,随后我们便走进一间又矮又安静仅有一盏灯照明的大厅。

我们便走进一间又矮又安静仅有一盏灯照明的大厅。 厅。 这间屋子似乎通向一家店铺。屋子的顶头我们 隐约看见两张并排的床,一张大,一张小。在小床 的上方有一帧女人的画像,画像的上面,有一株黄

杨木的圣枝。 灯正放在点燃一堆小火的壁炉上。 在靠近灯的一张椅子上,有一位俯身的老妇 人,她佝偻着的身子折叠成两段,像断了的躯体。 她俯身在一个黑影中的东西上面,用胳膊搂着。我 走近了,看见她两手搂抱着的,是一个死去的孩

。 可怜的妇人正低声啜泣。

E:P是这所屋子里的人,他碰碰老妇人的肩膀, 说道:

"让我们看看。"

老妇人抬起头,我便看见她膝上的小男孩:苍 白的、半赤裸的、漂亮的孩子,额头上有两个红色 的窟窿。

老妇人瞪眼瞧着我,但显然她并没有看见我,

嗫嚅地白言白语着:

"要知道他今天早上还叫我好奶奶呢!" E.P抓住小男孩的手,这只手又垂落下来。

"七岁。"他告诉我。

地上有一只脸盆。有人为孩子洗了脸。两股血 从两个窟窿中流出。

在房间尽头,靠近半开半闭,可以看见有被单 的柜子旁边,站着一位四十来岁的妇人,她神色庄 重、贫穷、整洁,还相当美。

"一位邻居。" E:P告诉我。

他又向我解释房子里有一位医生, 医生来过, 并且说:"毫无办法。"孩子是在穿过街道"逃 命"时被子弹打中了头部。有人把他抱回他的祖母 处,祖母"除他以外别无所有"。

小床上方的画像是孩子死去的母亲。

孩子的眼睛半睁半闭,带着那种难以描述的死

代。老祖母一边抽噎一边不时咕哝道:"老天爷, 这怎么可能! ——怎么能想象得出! ——一群强 盗,嗳!" 她突然喊叫起来:

人的眼神,在那里真实的现实被无穷尽的幻象所取

"难道这就是政府吗?"

"是的。"我回答她。

我们最后把孩子的衣服全脱了下来。他的口袋

里有一只陀螺。他的头从一边肩头垂倒向另一边。

我扶着他的头,并吻了吻他的前额。维尔西尼和班

塞尔脱掉他的长袜。老祖母突然动了一下。 "别弄痛了他。"她说道。

她用两只苍老的手握住孩子冰凉、洁白的脚目

尽力温暖它们。 当可怜的小尸体全部赤裸时,人们想包裹尸

体,便从柜子里取出被单。 这时,老祖母号啕痛哭起来。

她喊叫道:"——我要他们把他还给我。 她挺直身子,瞪着我们,并开始说些气愤的

话,话中有波拿巴,有上帝和她的孙子,还有他上

的学校,她失去的女儿。她对我们说了些责难的 话。她神色苍白,惊恐不安,眼神中显出是在梦幻 里,显得比死去的孩子更像一个幽灵。

随后她用两手重新捧着孩子的头,两手又交叉 地放在孩子身上,并失声痛哭起来。 站在一旁的妇人向我走来,不声不响地用手绢

擦拭我的嘴唇。我嘴上有血。 唉,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心情沉重地走了出

去。 天已经全黑了。班塞尔和维尔西尼离开了我。

夜间的事实 菜市场区

我回到我的住所,黎希留街19号。

屠杀似乎已经结束,排射声已经听不见了。

我正要敲19号住所的门时,犹豫了一下,因为那里有一个人,似乎在等着我。我径直向这个人走

去,并对他说: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

他答道: "是的。

"谁?"

"您。"

而且他压低声音补充道:

"我来是为了对您说句话。"

我审视着这个人。路灯照着他,他也不回避亮 光。

这是一个蓄着金黄色胡须的年轻人,身穿蓝色 工作服,有着思想家的温和面孔和工人的粗壮大 手。

"您是谁?"我问他。

他答道:"我是定版工人协会的。我认识您,

维克多·雨果公民。"

"谁派您来的?"我又问道。

他仍旧低声答道:

"公民'大王'派我来的。^①" "好吧。"我说道。

这时他把名字告诉我。由于他在4日这天夜间的 事变中幸存下来,又躲过了告发,人们会懂得我们 为什么在这里隐去他的真实姓名,仅在下面这段叙

述中用他的职业命名,称他为定版工人。 "您要对我说什么?"我问他。

他向我解释不必绝望,他和他的朋友们打算继续抵抗,协会的聚会地点还没有定下来,但晚上会

定下来的,并希望我能出席,问我愿否在九点钟时去科尔贝尔拱廊,他或他们中的另外一个人会来领我去。我们约定届时为了互相认出,来人走近我时会说暗语:"约瑟夫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到我有点儿怀疑或不信任。 他突然停住了,对我说道: "总而言之,您不必一定要相信我。我没想周

全,本该要带一张书写的便条来。在这样的时候, 人们对所有人都怀疑。"

"正相反,"我对他说,"人们相信所有人。 我九点钟时一定去科尔贝尔拱廊。"

于是我离开了他。 我返回我的住所。我又乏又饿,吃了点儿巧克 力和剩下来的面包。我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吃,随后 便睡了。有一种睡眠是睡得昏天黑地。我正是这样 睡,梦见许多幽灵;我又见到那死去的男孩,和他 额头上两个血红的窟窿。但人们不能用讲梦话来书 写历史:因此我略去不提了。突然我被惊醒,好像 被什么东西一击。但愿没有过九点——我忘了为表 上弦,表已经停了。我急匆匆地出门。街上阒无一 人,店铺已经关门。走到卢瓦广场我听见钟声响 了,很可能是圣罗克教堂的钟声。我数了有九下。 我急走两步,便到了科尔贝尔拱廊。我在黑暗中张 望。拱廊下没有人。 我觉得不能这么老待在那里,像是等什么人; 科尔贝尔拱廊附近有警察局,巡逻队随时会从这儿 过。我便向街的一端走去。还是没有找到一个人。 我一直走到维维安勒街。在维维安勒街的街角,有 一个男子停在一幅广告前面,像是在撕掉它,或是 在张贴。我走近这人身边,他很可能以为我是警 察,便拔腿飞跑。我往回走。在科尔贝尔拱廊附 近,我走到人们张贴剧院广告画的街角处时,一个 工人来到我身旁,匆忙地对我说:"约瑟夫做什 **小?**" 我认出是那位定版工人。 "来吧!"他对我说。 我们便上路了,既不相互搭讪,也像互不相

识,他在我前面一段距离走着。 我们先去了两处地方,我不能说出地名,以免 使人受害。在这两家,什么也没有,毫无信息。从 协会那里没有来人。 "我们到第三个地方去。"定版工人对我说。 他向我解释,他们相互约定三处聚会地点,以便一 日警察察觉第一处甚至第二处地点时,人们还可以 聚会。这是我们左派,我们委员会可能采取的最可 靠的办法。 我们来到菜市场区。这里整天都有战斗。街上 已没有路灯。我们不时停下来,仔细倾听,以免落 入巡逻队的手中。我们从一堵几乎完全毁坏的木板 栅栏上跨过去,人们很可能利用了栅栏作路障,我 们穿过废墟,它们堵塞蒙马特街和蒙特奥格街的低 地。在已被拆毁的高高山墙的顶部,我们看见有近 似红色的亮光,无疑那是驻守在菜市场和厄斯塔什 街附近露营队伍的篝火。篝火的反光为我们照明。 然而, 定版工人还是差一点儿掉进一个深坑, 那是 一幢已被毁坏的房子的地窖。这里到处是废墟,我 们在这儿那儿还看见几株树,是过去的花园的余 物。离开这儿后,我们来到了几条狭长、曲折几乎 漆黑一团的巷子,在这里我们辨认不出任何人。可 是定版工人像在白天—样白如地往前走,好像—个

直奔目的地的人。有时他回转身对我说: "整个街区都设有路障,如果我们的朋友们来 到这里,像我期望的那样,我可向您保证我们可以

蓦地,他站住了。"这儿是一堵路障。"他说。我们前面七八步处,有一排石头的路障,不到一人高,在黑暗中好像是被破坏的一堵墙。在路障的一端有凿开的一个入口。我们穿过狭小的入口。

路障的另一侧没有人。

坚持很久。

"人们刚刚在这里打了一场。"定版工人小声 地告诉我。静默片刻后,他又补充道:"我们再走 诉此"

近古所我。静默万刻后,他又怀无道:"我们书定近些。" 近些。" 石头路障有些坑洼不平,需要小心走。我们大

石头路障有些坑洼不平,需要小心走。我们大步跨过去,有时从一个石头跳越到另一个石头。尽管是那么漆黑一片,总还是有些我说不出所以然的

官是那么漆黑一片,总还是有些我说不出所以然的 亮光;我们一边朝前走,一边看见人行道上有一个 长条形的东西。"见鬼!"我的向导低声说。我们 正要从上面走过去。定版工人从衣袋里拿出点蜡烛

的火柴,在自己袖子上磨擦,火苗闪了一下。火光 照射在一张惨白的面孔上,它的眼睛瞠视着我们。 这是一具躺在那里的尸体。一个老头儿。定版工人

这是一具躺在那里的尸体。一个老头儿。定版工人 迅速用火柴从头到脚照了一下。那死者像一个钉在 十字架上的人,两只手臂伸张开来,白发的发梢呈 说:"他的锁骨被打断了。"这一来使尸首动了一 下,嘴巴张开着对着我们,像要对我们说话一样。 我紧盯着这个景象,几乎像要听见......突然,这个 景象消失了。 这张面孔重又回到黑暗中去,火柴刚刚熄灭 我们不出声地离开了。大约走了二十来步,定 版工人自言自语地小声说道: "不认识。 我们继续往前走。从地窖到屋顶,从底层到阁 楼,家家都不见灯光。我们仿佛在一座巨大的坟墓 中游荡。 突然一个坚定、雄伟、响亮的声音在黑暗中响 起,对我们喊叫道: "口令!" "啊,他们在那里。"定版工人说。他吹了一 声口哨。 "过来吧。"那个声音又说。 这里也是一座路障。这个路障比那个路障稍高 些,距离相隔约有一百步;正如我们能观察到的那 样,是用装着石头的木桶修筑的。我们看见路障上

红色,浸在泥土中,他的身体下面是一摊血;背心 上有一条宽宽的带黑色的血迹,标明那射穿他胸部 的子弹的位置,一条背带已经松散,脚上是一双系 紧带子的厚皮鞋。定版工人抬起他的一只胳膊,

"公民们,"定版工人一边讲去一边说 道, "你们这儿有多少人?" 刚才询问口令的人回答道: "我们是两个人。" "全部吗?"

面有一辆陷在木桶间的卡车的轮子。一些木板和木 柱堆叠在一起。人们在这个路障上留出一个比刚才

路障的入口更狭小的缺口。

他们的确是两个人。在这黑夜里,在这静僻无 人的街上,隐蔽在这堆石头后面的,只有两个人, 正在等待一团士兵的袭击。

他们两人身穿工作服,他们是工人,口袋里有

几发子弹,肩上打着枪。 "好吧,"定版工人又说,口气中含有焦

急 , "朋友们还没有来。

"那么,"我对他说,"我们就等他们。" 定版工人又小声地说了一会儿话,很可能是将 我的名字告诉路障的两位守卫者,其中一位走近我

身边,并向我致意: "代表公民,待一会儿这里会 暖和的。

"而在那之前,"我笑道,"这里还是冷

的确天气非常冷。路障后面的街道堆满石头, 几乎成了一个垃圾堆,水没过人们的脚踝。

"我说了,待一会儿会暖和。"那个工人又

说 , "您最好再走远一些。

定版工人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道: "同志们,我们必须待在这儿,聚会就在那 儿,在旁边救护站里。

"这无关紧要。"另外那个工人说道,他身材 非常矮小,正站立在一块石头上, "代表公民最好

走远—些。

"你们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对他说。 街上漆黑一片,天上什么也看不见。在路障的

内侧,在左边也就是有缺口的那一边,人们可以看 见一堵高高的木制隔板,从那里透出一缕微光。隔

板的上面,矗立着一幢六七层的楼房,底层正在修 建墙基,隔板被一些木板封闭了。一缕亮光从木板 间射出,照射在对面的墙上,照亮了一张旧的被撕 坏的广告,上面写着:阿斯尼埃尔、水上比武、舞

会。 "你们还有一杆枪吗?" 定版工人问个子高些 的工人。

"如果我们有三支枪,我们就会是三个

人。"那个工人答道。

是意愿吗?我们可以有乐师,但却没有乐器。 在木隔板的一侧,我们隐约看见一扇又窄又矮 的门,与其说它是一家店铺的门,倒不如说它是一 个摊铺的门。门后的这家店铺关得很严实,门也好 像关上了。定版工人朝门走去,并轻轻推了推。门 开了。 "我们进去吧。"他对我说。 我第一个走了进去,他随后也进去,并把门随 **手关** 上了。 我们来到一间低矮的大厅。最深处靠左边有一 扇门, 半掩半开地透过来一线亮光, 大厅就靠它的 反光照明。我们模糊地看见柜台和漆成黑白两色的 炉子。 我们听见—阵嘶哑的喘气声,又低沉,又短 促,时断时续地好像来自门那—侧的邻室。 定版工 人迅速走到门边。我也跟随他身后穿过大厅,便到 了烛光照亮的低矮陋室。我们已置身在木板隔板的

小个子工人补充道:"难道你以为我们缺乏的

另一侧。在我们和路障之间就只隔着这堵木隔板了。 了。 低矮的陋室是一间被拆毁建筑物的底层。一些 漆成红色、砌在方形石头间的小铁柱支撑着天花板 的小梁,前面一根竖立着的巨大屋架支撑着第二层 坐着的,小女孩则是蹲着的,面前有一筐旧衣服, 她们正在做惠伤口用的布团。大厅的顶端沉浸在黑 暗中,那里有稻草做的床垫子,三张床垫支在那 里。嘶哑的喘气声正是从那里来的。 "这就是救护站。"定版工人对我说。 老妇人转过身来,看见我们,她哆嗦了一下。 也许是定版工人的制服使她安了心,她立起身,向 我们走来。 定版工人对着她的耳朵说了几句话。她回答 道:"我没有见到仟何人。 随后她补充道:"可是,我不放心的,是我的 丈夫还没有回来。人们整夜都在开枪。 有两个人躺在两张草垫上,第三张草垫是空 的,正等着来人。 靠近我的伤员肚子上中了火枪。正是他发出嘶 哑的喘气声。 老妇人举着蜡烛走近草垫,并伸出手臂,低声 对我们说:"瞧瞧这个洞吧,我们给他寒了好些布

的横梁,也就是说支撑着整个屋子。在屋子一角,有一些泥瓦匠用的工具和灰泥残土,还有一架巨大的人字梯。这里那里有几把麦秆椅子。地下是潮湿的泥土。在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些药瓶和一盏灯,椅子旁边有一位老妇人和一个八岁的女孩。老妇人是

她又说:"还不到二十五岁!明天早上就会死 哩! "另外一个还要年轻,刚刚只有十八岁。他穿

了一件漂亮的黑色礼服,大概是个大学生。"她又

这个年轻人整个脸的下部用布裹着,布已是血 迹斑斑。老妇人告诉我们,一粒子弹打中他的嘴, 颚骨被打断了。他正在发烧,两眼炯炯地望着我 们。他不时伸出右臂到盛满水的盆内浸泡—团布,

并把布团放在脸上,自己润湿伤口。 我觉得他瞧着我的目光有些特别,便走近去俯 下身子。我向他伸出手,他握住我的手。"您认识

我吗?"我问他。他用紧握手的方式回答我,是 的,我感到心里一阵抽紧。 定版工人对我说:

"您在这里等我一会儿,我立刻就回来。我去 看看区里能不能有法子找到一杆枪。

他又说:

"您是否也想要一杆枪?"

"不,"我对他说,"我就在这儿,没有枪。

我仅一半参与了这场内战。我愿死在其中,但不愿

他弄不明白,协会的人本应已经来了,路障那里应 当有二十个人,而不是两个人,街上应当有十座路 曈,而不是两座。大概出了什么事。他又补充道: "不管怎样,我去看看。答应我:在这儿等着 我。 "我答应你。"我对他说, "必要时我可以整 夜等着。"

我问他是否认为他的朋友们还会来。他告诉我

他离开了我。

老妇人走来坐在小姑娘身旁, 小姑娘似乎对身

边发生的事毫不知情,不时抬起那双大眼睛瞅着 我。两人穿着都很破烂,我觉得小姑娘脚上没有袜 子。"我的丈夫还没有回来。"我"老妇人说道,

可怜的丈夫还没有回来!但愿他没有出什么 事!"她一边发出令人心碎的"啊,我的上帝"的 喊叫声,一边匆忙地做惠伤用的布团,她哭了起 来。我禁不住不安地想起那个躺在石头路障几步远

的老头儿来了。 桌上有一份报纸。我拿起报纸,展开来看,这 是一份……标题被撕掉了。一只血淋淋的大手印在

上面。大约是一个伤员把手放在了桌上的报纸上。 我的眼睛停留在这几行字上面:

"维克多·雨果先牛刚刚发出了唆使抢劫和暗杀

爱丽舍宫的报纸正是用这几行字来形容我对波 丹口授的声明,人们在这篇故事开头的地方读到过 **汶声明**。 我把报纸丢在桌上,这时路障的一个守卫者走

了讲来。他是那小个子。 "一杯水。"他说。在药瓶旁边有一只盛水的

玻璃瓶和一只玻璃杯。他贪婪地喝着。他手上拿着 一块面包和一截粗香肠。他咬嚼着。

突然我们听见几声连续不断的爆炸声,一声接 一声,似乎并不遥远。在这寂静的黑夜里,好像一 车木料卸在石头上发出的响声。

外面的那个战士庄严安详地喊道: "开始了!"

"我还来得及吃完面包吗?"小个子问。 "可以。"

小个子转身向着我。

的呼吁。"

"代表公民,"他对我说,"小分队的枪声开 始了,他们从那里袭击路障。您应当离开这儿。 我回答他道: "可是你们还留下来。

"我们有武器,"他说,"而您没有。您只能 让人打死而对任何人没有好处。如果您有枪,我就

不说, 但您没有枪。您应当离开。

"我不能。"我对他说,"我要等一个人。" 他还想继续说,并催促我。我紧紧地握着他的 手。

"您随我的便吧。"我对他说。

他理解我的责任是留下来,便不再坚持。

一阵静寂无声。他继续咬嚼他的面包。我们只听见那个将要死的伤员的喘息声。这时,一阵喑哑 且深远的声音传过。老妇人从椅子上跳起来,低声说:"是炮声。"

"不是。"小个子说,"是有人在关门。"随

后又说:"啊,我吃完了面包!"随着两手一拍, 便出去了。

然而,爆炸声还在继续,而且相隔更近了。商店传来一阵响声,是定版工人回来了。他出现在救护站的门口。他的脸色苍白。

"我回来了。"他说,"我是来找您的,应当

各自回家去。我们立刻走吧!"

我从坐椅上站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不 来了吗?"

"是的。"他答道,"没有人会来,已经完

, 于是,他匆忙向我解释:他曾经跑遍全区想找 一支枪,却白费劲。又说他曾经对两三个人说话, 将受袭击:他来时听见朝十字路口走来的脚步声, 这又是部队来了,说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应当离 去:这幢房子选得很愚蠢,后面没有出口,我们可 能难以离开这条街:时间倒还来得及。 这一切是用气喘吁吁的、急促的、时断时续的 口气说的,而且不时还穿插着这样的感叹: 我们还没有武器!""而日我还没有枪!" 他说完后,我们听见从路障那边传来一声喊 叫:"当心!" 立即便有一声枪响。 回应这枪声的是一阵剧烈的齐射。几发子弹打 在救护站的隔板上,但射得太斜,没有能穿透隔 板。我们听见街上有玻璃破碎发出的哗啦啦声响。 "来不及了。"定版工人镇定地说,"路障受 袭击了。' 他拿过一张椅子,坐了下来。两位工人当然是 优秀射手。两声齐射向路障射来,路障后的人也激 烈还击。随后便止息了。好像有一阵静寂。 "你瞧他们上刺刀冲过来了!他们正在跑过 来!"路障那边一个人说。 另外一个声音说: "我们快走吧!" 最后一枪

应当放弃协会,协会不会派人下来了;又说白天发 生的事使人感到恐怖,最优秀分子都吓坏了;还说 林荫大道上布满尸体,部队做的事令人震惊,路障 路障上响起。
"事已至此。"定版工人说道。于是他吹灭了蜡烛。
刚才这条街是静寂无声的,紧接而来的是阴森

嘈杂的人声和枪托撞击地面的声音几乎同时在

射了出去。随后是一个声音震撼着我们的木板堡垒,我们把它看做是对我们的警告。事实上那是两个工人中的一个跑走时扔掉他的枪,撞击在救护站隔板上发出的声音。我们听见两个战士飞跑离开的

脚步声。

可怖的喧嚣。士兵们用枪托撞击家家的大门。这家店铺的门却奇迹般地得以幸免。士兵们只要用臂肘一推,就会发现门没有关上,他们就可以进来。

一推,就会发现了没有天上,他们就可以进来。 一个像是军官的声音大喊道:"照亮窗 户!"士兵们骂骂咧咧。我们听见他们说:"这些 赤色分子无赖,他们到哪儿去了呢?我们搜搜这些

屋子。" 救护站沉浸在黑暗中。我们一声不出,人们连 喘气声都听不见;那个要死的人似乎也意识到危

喘气声都听不见;那个要死的人似乎也意识到危险,嘶哑的喘息也停止了。我感觉到小姑娘紧靠在我腿旁。

一个士兵拍打着木桶,笑着说:"——这可以 用来今晚上生火。" 有三十个人。我们看看这些房屋。" 我们听见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啊,你要我们在这样漆黑的夜里干什么呢?进市民家里去!那边有几片平地。他们是从那里逃跑的。" "这天关紧要。"其他人说:"我们搜查这些

另一个士兵说:"他们到哪儿去了?他们至少

"这无关紧要。"其他人说 , "我们搜查这些房子。" 正在这时 , 从街的另一头发出一声枪响。

这一枪救了我们。 很可能是两个工人中的一个打的一枪,为的是

帮我们的忙。 "从那里打来的。"士兵们叫嚷道,"他们在 那儿!"于是大家朝枪声的方向飞跑而去。他们离

开路障,朝街那头跑走了。 定版工人和我站起身来。

"他们不在那儿了。"定版工人小声对我 说,"快,我们走吧!"

"但这个可怜的老妇人呢!"我说,"难道我

们把她留在这儿吗?" "啊,"她说道,"别害怕,我什么也不怕, 我是被抢战的,我有伤息,等你说去后,我甚么两

啊, 她远道, 别害怕,我们么也不怕, 我是救护站的,我有伤员,等你们走后,我甚至要 点燃蜡烛。不过,我的丈夫还没有回来!"

我们踮着脚尖穿过商店。定版工人轻轻推开

门,朝街上扫视—谝。几家住户遵从命令点亮了窗 户,这里那里有四五处亮光,在窗台上迎风闪烁。 街 上 也 昭 亮 了 。 "没有人了!"定版工人对我说, "我们要快 些,因为他们很可能还会回来的。" 我们走了出去。老妇人在我们身后把门关上 了,我们来到街上,穿过路曈,大步离去。我们又 经过那个死去的老头儿身旁, 他还躺在那里的石头 上, 窗户射出的灯光模糊地照亮他; 他像是睡着 了。我们来到第二个路障时,听见身后士兵又回来 我们返回满是废墟的平地,在这里我们比较安 全。我们总是听见齐射的枪声。定版工人说:"克 莱里街那边有战斗。"我们走出废墟,绕着菜市场 走,这样有落入巡逻队手中的危险。绕了许多弯, 从一条小街转到另一条小街,终于来到圣-奥诺雷 街。 定版工人和我在干树街街口分了手。他对我 说:"两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危险性大些。"我最 后回到了黎希留街19号。 我们刚才经过布尔多内街的时候, 曾经发现圣 - 厄斯塔什广场的部队露营地。部队出发去战斗还 未回来。仅有几个连的人驻守着。我们听见他们的

暖。在最靠近我们的一堆火光中,我们看见充作路 障用的大车的轮子,几个轮子只剩下一个红色大铁 圈。

笑声。士兵们围着这里那里的一堆堆熊熊大火在取

夜间的事情 小方石块街

就在这一夜,几乎是在同一时候,离那里几步远的地方,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在彼埃尔·迪克西埃被打死的那个路障遭攻克 后,七八十名战士井然有序地从圣-救世主街撤 退。他们来到蒙特奥格街,并在小方石块街和刻度 盘街的交会处重新集结。街道在这里往高处走。在

强用的交会处量机条结。街道任这里任高处定。任这儿,也就是小方石块街贴近克莱里街的地方,有一处被废弃的路障,又高又牢固。白天在这里曾有战斗。士兵们夺取了这处路障,但没有毁坏它。为什么?我们曾说过:这一天有好几个这一类的谜。

什么?我们曾说过:这一大有好几个这一类的呢。 一股武装小组从圣 - 德尼街来到这里,等待 着。这些人奇怪后面没有人追来。难道是部队害怕 沪到这此穷练小巷中来。因为练免的复一幢房屋都

追到这些窄街小巷中来,因为街角的每一幢房屋都可能隐蔽着一处埋伏吗?还是他们领受了相反的命令呢?他们作着各式各样的猜测。而且,他们听见就在自己的身旁,显然是在林荫大道上,传来一阵

可怕的排射和持续不断雷鸣般的炮声。他们没有了 弹药,只能听着。如果他们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事,就会明白为什么没有人追踪而来。林荫大道上 的屠杀开始了。从事屠杀的将军们才这样停止了战 斗。 街口修筑路障。这样,小方石块街的两端各有一座 路障,一座朝向克莱里街,一座在刻度盘街街口, 从而控制着整个蒙特奥格街。这些街介于两处路障 间,就像在一座城堡里。第二处路障比第一处路障 更牢固。 这些人都穿戴整齐。有几个人还戴着手套搬石 头。 他们之中工人不多,但这些工人是聪明的刚毅 的。 让提·萨尔加入到他们之中, 他立刻成为他们的 首领。 夏邦蒂埃伴随着他,因为过于正直而不会不参 加,又因为爱幻想而难以做首领。 在莫康寨叶街附近刚刚又修了两处路障,它们 以同样的方式把蒙特奥格街一截四十米长的路段围 在中间。

还有三处很不牢固的路障切断蒙特奥格街。它

们把莫康寨叶街和圣 - 厄斯塔什街分隔开来。

逃避林荫大道屠杀的人拥到这里来,但当他们看见路障时,便又折回去。有几个人却怒气冲冲,叫喊着复仇,加入到他们之中。一个住在这一带的人跑回家中,取来一只盛满子弹的马口铁桶。

这些子弹足够打一小时。他们便开始在刻度盘

不意的袭击是可能的。他们在刻度盘街街口设了一 个岗哨,向蒙马特街派出一个前哨。他们的侦察兵 带回一些情报。一个团的士兵似乎准备在胜利广场 露宿街头. 他们的阵地表面上是强大的, 事实 L却并非如 此。他们人数太少,难以同时守护朝向克莱里街和 蒙特奥格街的两处路障,而且敌人的队伍在他们的 背后,有第二外路障作掩护,可能来袭击他们而不 致被发觉。这使他们下决心在克莱里街设立一个岗 哨。他们还同刻度盘街和莫康寨叶街的路障建立了 联系。莫康寨叶街的两处路障离他们只有约一百五 十米的一段路程。它们有六英尺多高,相当牢固, 但只有六名工人守卫。这路障就是他们修筑的。 将近午后四时半,黄昏来临了——在十二月份 黄昏降临得早——让提·萨尔带领四个人出去侦察 他还想深入到附近的一条小街,修一处路障。他们 在行讲中遇到——外被废弃了的、用木桶垒起的路 ତ , 但木桶是空的 , 只有一只木桶里有一些石头 , 这处路障只能抵御两分钟。当他们走出这处路障 时,遭到一阵突然的袭击。一支步兵小分队就在附 近,在黄昏的时候,几乎难以辨认出来。他们仓促 地撤退,但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寺院镇的鞋匠,被

黑夜快降临了。林荫大道的屠杀止息了。出其

帝,他们没把他打死。""不对,"那个可怜人说道,"他们可打掉了我的面包。"他还补充道:"我再也不能干活了,谁来养活我的孩子们呢?"他们背着他返回,一个医科大学生替他做了包扎。应当派到各处去的岗哨是从最可靠的人中挑选的,这使得小小的中心队伍的人被抽光了。在路障

打中了,倒在石头地上。他们反身回来把他背走。 他们打断了他的大拇指。让提·萨尔说:"感谢上

处至多不过三十人。 和寺院区一样,那里的路灯都熄灭了,煤气管 道被切断了,家家窗户被关上,黑漆漆的,没有月 高,甚至连星星也没有。夜是那么深沉。

亮,甚至连星星也没有。夜是那么深沉。 人们听见远处的排射声。部队从厄斯塔什砰砰 地扫射,并每隔三分钟向他们这边射来一粒子弹, 似乎是表示:我在那里。不过,他们估计天亮前不

会受到真正的攻击。 他们之间的对话是这样的: "我极想有一双草靴子。"夏邦蒂埃说,"我

想今夜会在这儿过夜。" "你认为能睡得着吗?"让提·萨尔问他。

"你认为能睡得着吗?"让提·萨尔问他。 "当然,我会睡着的。" 他们当直不久就都入睡了。 在这个由路障切断,被队伍阻隔的狭街窄巷组

与其说是去那里喝酒, 毋宁说是去那里做沙布团。

头头们的命令是只许喝果露。 在这两家酒店中,有一家的大门正巧朝向小方 石块街的两处路障之间。那里有一架挂钟,人们看

成的黑漆漆的网络中,只有两家酒店开着门。他们

着钟点派出接替的岗哨。他们还把混入战斗人员中 的两名可疑分子关在洒店后面一间房子里。这两人 中的一人在被捕时说:"我是来为亨利五世战斗

的。"他们把他锁在屋子里,门口派了一名哨兵。 在邻室设了一个流动救护站。那个受伤的鞋匠

就躺在地面的垫子上。 人们在必要时还在刻度盘街设了另一处救护 站。在路障拐角的这一边挖了一个缺口,以便转移

伤员。 大约晚上九点半时,一个人来到路障。 让提·萨尔认识他。

"你好,德尼。"他对那人说。 "叫我加斯东吧。"来人道。

"为什么?" "因为……"

"你成了你的兄弟吗?"

"是的,我今天是我的兄弟。 "好吧。你好,加斯东。 这人是德尼·杜苏。

他的脸色苍白,神态安详,流淌着鲜血。他早 上参加了战斗。在圣 - 马丁镇的一处路障 , 一粒子

弹射向他的胸部,打在他背心里的银币上,擦掉一

块皮。他难得幸运地只被子弹擦掉了皮肤。好像被 死神抓伤了。他戴着一顶鸭舌帽,原来的帽子留在 了他参加战斗的路障。他没有穿那件被子弹射穿的 巴利兹尼的短上衣,换上一件从旧货商人那里买来

的厚呢上衣。

他怎样来到小方石块街路障的呢?他不肯说。 他一直朝前走,从一条街来到另一条街。命运牵着

命中注定的人的手,在黑暗中领着他直奔目的地。 当他快走进路障时,有人问他: "口令?"

他答道:"共和国。 人家见让提·萨尔同他握手,就问让提·萨尔:

"这人是谁?"

"一个了不起的人。"

他还补充道:

"刚才我们还仅仅是六十人,现在却是一百人

大家挤挤搡搡地围着新来的人。让提·萨尔请他

"不,"他说道,"我不了解路障战术。我会 是个坏首领,但我是个好士兵。给我一支枪吧。 大家坐在石头上,相互交谈各自做过的事。德

当指挥。

尼讲述圣 - 马丁镇的战斗,让提·萨尔向德尼叙说圣 - 德尼街的战斗。 在这个期间将军们在策划最后一次攻击, 也就 是德·克雷蒙 - 托赖尔侯爵在1882年所说的"拼死

一战",或朗贝斯克亲王在1789年所说的"决 整个巴黎只有这个据点还在抵抗。这个路障组

成的枢纽,这个像角堡一样筑有雉堞的街巷网络。

是人民和法律最后的堡垒。将军们缓缓地一步一步 地从四面八方包围这个据点,他们聚集了所有的力

量。而这些关键时刻的战斗员对此却一无所知。他 们只是不时中断自己的叙说,倾听着。——个清晰的 声音从左右、前后,或同时从各个方向传来,它划

破黑夜,每时每刻都更响亮,更清晰,又刺耳又清 脆,令人生畏。这是部队在邻近街道中行进,在号 角声中冲锋陷阵。他们继续刚中断了的勇敢的交 谈,过一会儿又停止谈话,倾听着那越来越接近的 死神的可怖的歌唱。

然而,有些人还以为只是在次日清晨才会受到

如马南将军称为其"报告"的那份可鄙文件所说: 菜市场方向传来一阵特别的骚动声。这是部队开拔 了。卢美尔上校决定发起攻势。驻守圣-厄斯塔什 街口的第五十一战列团开入蒙特奥格街。二营组成 先头部队。投弹手和轻步兵跑步前进,迅速夺取了 掩护着莫康寒叶街的三处小路障和邻近各街道守卫 较差的几处路障。我所在的路障也正是在这时被攻 破了。 人们听见从小方石块街路障传来暗处的夜战时 断时续, 奇怪和可怕的响声。那是响亮的喧啸, 然 后是齐射声,再后是静寂无声,随后又是各种响 声。排射的火光突然照亮了黑暗中房屋的门面,它 们显得阴森可怕。 最重要的时刻来临了。 **值勤哨兵躲讲了路障。克莱里街和刻度盘街的** 前哨回来了。人们清点人数。早上的人无一人缺 席。 正如我们已说过的,他们大约有六十名战士,

攻击。在巷战情况下,夜战是少见的。夜战较其他 战斗更为"偶然发生"。很少有将军会这样贸然行 事。但是,在街垒战的老手们中,有人依据某些从

的确,在晚上十时半,而不是八时的时候,正

不骗人的迹象断定会立即发生攻击。

从他们所处街道的顶端的高处,是很难了解发生了什么事的。他们不能确切知道,在蒙特奥格街,在他们的路障和部队开拔的圣-厄斯塔什街口之间,有多少路障。他们仅知道,离他们最近的防

而非马南报告所声称的一百人。

蛋,则将轮到他们自己了。 德尼守卫在路障的内侧,探伸出半个身子,从 那里观察着。酒店门口的亮光让人看清他的一举一

卫据点是莫康赛叶街的双重路障,如果那里完了

动。 突然,他做了个手势。向莫康赛叶街的角堡攻 击开始了

击开始了。 在这个又高大又牢固,并且设想守卫得很好的

双重路障面前,士兵们犹豫片刻,然后扑过去,攻了上去。 他们没有弄错,路障守卫得很好。我们说过,

在这个路障里只有六个人,即修筑路障的六个工人。六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有三发子弹,其他人只有两发子弹。

这六个人听见部队的行进声,随后是排炮滚动声,他们一动不动。人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静静守候着,枪筒夹在两块石板间。部队来到距离以内时,他们便开火,部队进行还击。

"很好,狠狠地干吧,士兵们。"有三发子弹的那位笑着说道。

在他们后面,一些人聚集在德尼和让提·萨尔身边,臂肘支在路障的墙顶上,像未来时刻的斗士们

过,背的文在路障的墙顶上,像未来的刻的斗工们 一样,瞧着莫康赛叶街方向的角堡。 莫康赛叶角堡里的六个人对敌营的攻击抵御了

近一刻钟。他们不同时射击,如他们之中的一人所说的那样,为的是更长久地体味那快感。"为履行职责而自我牺牲的快感",这是出自工人之口的豪言壮语。他们在弹药耗尽之时才撤向邻近的街道。

最后撤走的,也就是有三发子弹的那位,是当敌营士兵们冲上路障时才撤走的。 小方石块街路障的人缄默不语,他们注视着这

场斗争的每一阶段,手挽着手。蓦地,枪声止息了。刚才射出了最后一枪。过一会儿,人们便看见朝向莫康赛叶街角堡的所有窗口放着点燃的烛灯。刺刀和筒状军帽的金属片被照射得闪闪发亮。

路障被占领了。 像在这种时刻通常发生的那样,敌营的指挥官 命令附近的人家把窗户照亮了。

莫康赛叶街的角堡完蛋了。 小方石块街路障的六十名战士见他们参战的时 刻到了,便走到他们的石块堆上,在黑夜中众口一 声地吼叫:"共和国万岁!" 没有回音。 他们只听见敌营的士兵为枪支装弹药的声音。

他们在为战斗做准备。他们都精疲力竭,从前 夜起就未曾睡过觉,不是垒石块就是战斗,大部分 人既没有吃饭又没有睡觉。 夏邦蒂埃对让提·萨尔说:

"我们都会被打死的。

"当然!"

让提·萨尔命令关上酒店的大门,以便让他们那

完全沉浸在黑暗中的路障处于比那被攻克被灯光照 亮的路障更有利的地位。

然而,第五十一战列团正在搜索各条街道,用 扣架抬运伤员,并在莫康寨叶街的双重路障占据有

利地形。半小时就这样过去了。

现在,为要明白随后会发生什么事,人们就必 须想象:在这条漆黑的街道上,在这夜的黝暗中, 这两座对峙着的路障相隔六十或八十米, 在听觉所 及的距离内,像在史诗《伊利亚特》中一样,可以

相互诵话。 一边是军队,另一边是人民。四处是漆黑一

最后冲突前常有的某种暂时的休战即将结束。

"开始吧!"夏邦蒂埃说道,于是他给他的卡 **宾枪** 上膛。 德尼抓住他的胳臂。 "等一等。"他说。

双方都做好了准备。人们听见士兵们在垒砌雉堞,

军官们在发出命令。显然战斗即将开始。

这时人们看到一桩惊心动魄的事情。 德尼缓缓地攀登路障的石块,一直来到最高

处,挺直身躯站立着,既没有携带武器,也没有戴 帽子。

他从那里提高嗓门儿,对着士兵们喊道:

"公民们!"

这时人们似乎感到一阵触电般的战栗从一处路

曈传到另一处路曈。其他一切声音都止息了,所有 人都静默下来,两边都是深深的、庄严的、虔诚的

肃静。借着远处灯光照亮的窗户的微光,士兵们隐 约看见一个男子出现在一堆阴影之上,像幽灵一样 在黑暗中对他们说话。

德尼说道: "军队的公民们,请听我说。 静寂更加浓重。

他接着说道: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你们和我们,我们

些什么呢?互相残杀吗?是互相残杀,公民们。为 了什么呢?因为有人在我们之间散播了误会。因为 你们要服从你们的纪律,而我们则要服从我们的义 务。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执行命令,我们则知道我们 是在履行职责。我们维护的,是普选,是共和国的 权利,也是我们的权利。士兵们,我们的权利也就 是你们的权利!军队即是人民,正如人民即是军 队。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同样的人。 天呀,请看,难道对你们说话的我,血管里有俄罗 斯人的血液吗?难道听我说话的你们,血管里有普 鲁士人的血液吗?没有!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相互厮 打呢?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开枪总是不幸的。然而, 一个法国人向一个英国人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一个法国人向另一个法国人开枪,哎呀,这 是伤害理智的,是伤害法国的,是伤害我们的母亲 的。 人们惊慌不安地听他讲话。这时,对方的路障 有一个声音叫道:"那么,你们回家去好了!" 这突如其来的打断在德尼的同伴中引起愤怒的 震动,人们听见武器上膛的声音。德尼做了个手势 制止他们。 这手势有一种奇异的威慑力。——这个人是谁

大家手握枪支或刺刀, 在这种时刻来到这街上会干

呢?路障的战士们都暗自发问。突然,他们叫嚷道: 道: ——这是人民的代表。

德尼的确又披上他兄弟加斯东的横绶带。 他预先策划好的事即将结束,勇敢的谎话的时

刻到了,于是他叫喊道: "士兵们,你们知道此刻对你们说话的是谁

吗?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他是立法机构的成员,一个普选产生的代表!我姓杜苏,是人民的代表。我以国民议会的名义,以至高无上的议会的名义,以人民和法律的名义,对你们说话。士兵们,你们代表武力。那么,当法律说话时,武力应当听从。"

这一次静默不再受到干扰。 我们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忠实地将这些话复述出

来,它们深深地印在听众的记忆中;但是,那难以表达的附着在这些语句上才能使人更好理解的,却是那态度,那语调,那激动的颤抖,那从高贵的胸膛喷涌出来的语句的震荡,那威严的时刻和可怕的地点造成的印象。

德尼·杜苏在继续说。"他说了将近二十分钟。"一个见证人这样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人则说:"他说话的声音很宏亮,整条街上都听得

他向他们提起真正的战争、国家的光荣、往昔军队 的荣誉和旗帜。他对他们说,他们的枪弹将要射杀 的就是这一切。他恳求和命令他们加入人民和法律 的捍卫者—边:然后突然又回到他最初说到的话题 上来, 他因震荡他整个心灵的兄弟亲情而激动起 来,中断了已开始的语句,突然喊道: "但是,所有这些话有什么用呢?我们需要的 不是这些,而是兄弟式的手握手。士兵们,你们与 我们面对面,离我们只有一百步。在路障里,军刀 出了鞘,枪支上了膛。你们瞄准了我,可是,在这 里的我们这些人却都是爱你们的人哪!我们当中每 个人都会为了你们之中的任何人而不惜牺牲自己的 生命。你们是法兰西农村的农民,我们是巴黎的工 人。那么,到底怎么办呢?只不过是要互相见见 面, 互相说说话, 而不要扭打厮杀! 我们试试看怎 么样?啊,至于我,在这可怖的内战战场上,我宁 愿死而不愿杀人。哦,我这就从路障上下来,到你 们那里去。我没有武器,我仅知道你们是我的兄 弟,我是有信心的、安详的,如果你们之中有人把

刺刀对着我,我却要向他伸出手去。

见。"他激昂慷慨,口若悬河,寓意深刻,对于波 拿巴来说,他是法官,对于士兵们来说,他则是朋 友。他极力通过凡能激励他们的一切来震撼他们: 他默然不语了。

对面的路障有一个声音喊道:

"听命令向前走!"

这时我们见他沿着石块缓缓地一级一级地从微 光照亮的路障顶部走下去,昂着头隐没在漆黑的街

道里。

路障里的人怀着难以描述的不安注视着他。他们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嘴巴停止了呼吸。

没有人试图拦住他。人人都感到他是走向该去的地方。

夏邦蒂埃想陪他同去:"你要我陪你去吗?"他叫喊着问道。杜苏摇摇头拒绝了。

杜苏孤单地、庄严地朝莫康赛叶走去。

夜是那么漆黑,人们几乎立刻就看不见他了。 他们仅在几秒钟前还能分辨得出他那大无畏的、平

他们这在几岁时间还能力拼得话他那人允良的、千和的姿态。随后他便消逝了。人们什么也看不见了。这一刻是阴森可怖的。夜是黑黝黝的,无声无息的。人们只能在黑暗中听见那审慎而坚定的步伐走远了。

一会儿过后——没有人能确定这一刻有多久,

因为这离奇场面的见证人已激动得失去思索的能力 ——士兵们的路障处出现了灯光,这可能是人们拿

来的,或放在那里的一盏手提灯。

他们借着这灯光看见了杜苏,他离路障非常 近,快要到达那里,他像耶稣一样张开双臂向那里 走去。

突然传来指挥官下令开火的喊叫声,枪杀声炸响了。

他们的枪口顶着杜苏射击。 村苏倒下了。

随后他又站了起来,叫喊道:

"共和国万岁!"

又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再次倒了下去。然后 人们看见他又一次站了起来,并听见他大声叫道: "我和共和国同归于尽!"

这就是他最后说的话。

德尼·杜苏就这样牺牲了。

他不是毫无意义地对他兄弟说:"你的横绶带将留在那里。" 他要让这横绶带也尽一份责任。他从他伟大的

心灵深处发出命令,要这横绶带或者因捍卫法律,或者因就义取胜。 这就是说,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拯救权利;在

这就是说,任则一种情况下,是拯救权利;任 后一种情况下,则拯救荣誉。

他则可以叹息着对自己说:我成功了。 在他幻想的这两种胜利的可能性中,不能说那 凄惨的胜利就不那么光辉。 爱丽舍宫的叛逆者以为杀死了一名人民代表, 并以此自我炫耀。政变者的唯一的一份报纸于次日 星期五,在"祖国、世界、巴黎箴言"的标题下宣 布:"前代表杜苏(加斯东)在新厄斯塔什街的街 垒被打死了,死时手上举着一面红旗。"

夜里发生的事情 鲑鱼通道

从小方广场的街垒人们目睹杜苏倒下(这对他的伙伴们是无尚的光荣,对屠杀他的刽子手们是可耻的记录)。这时出现了片刻目瞪口呆的场面:难道可能是这样吗?眼前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

的?咱们的子弟兵会犯下这样的罪行吗?人们打心 眼儿里感到厌恶。 这种惊诧之感转瞬即逝。"共和国万岁!"从

答了这种偷袭.

街垒传出了异口同声的呼喊。街垒以能能的怒火回

战斗开始了。在政变当局方面,这是一场剧战;在共和国方面,则是殊死一搏。在大兵们这一方,有的是可怕的、冷峻的决心,是被动而坚决的服从,是人数众多、武器精良、说一不二的指挥

服从,是人数众多、武器楠良、说一不二的指挥官,以及子弹盒里塞得满满当当的子弹;在人民那方面,却没有弹药,一片混乱,人们疲惫不堪、心力交瘁,又毫无纪律可言,指挥他们的只是一腔怒火。 看来是这样的;正当杜苏发表讲话的当儿,有

有不足这件的: 正当红奶及农好店的当儿, 有 十五名榴弹兵在一名叫皮特罗瓦的上士指挥下, 竟 能够窜进了阴暗的地方,沿着路旁的房屋待着,并 日既未被人发觉,也不让人听到声音,悄悄地在离 合到一处,横举刺刀,在二十步开外预备向上攀 登。迎接他们的是一阵射击。他们往后退缩,在污 水沟里留下了几具尸体。营长让南大喊一声:"消 灭他们!"于是,占领莫康寨叶街垒的那整整一营 人全部都出现了:他们高举刺刀,爬上了这座街垒 高低不平的峰巅;然后,就以那里为出发点,保持 着原有的队列,以猝不及防,然而却坚定严整的动 作,冲到了街上。这四个连的士兵挤做一团,似平 彼此混杂,差不多并未被人察觉,便汇作了一股潮 流,唧唧喳喳地从堤坝上面冲了下来。 在小方广场的街垒上,人们正在观察这边的动 作,并为此而停止了射击。让提·萨尔大声交 代:"瞄准了前方,但不许开枪。等我的命令!" 每个人都举起了枪,将枪筒架在构筑街垒的石 板之间,随时准备开火,等待着命令的到来。 那一营大兵开出莫康寨叶角堡之后,便迅速组 成了讲击纵列;过了一小会儿,便听见他们跑步前 进时断时续的声音。这表示那个营就要开过来了。 "夏邦蒂埃," 让提·萨尔说道,"你的目力 好,他们走了有一半路程吗?" "有啦!"夏邦蒂埃回答。 "开火!" 计提·萨尔下令道。

街垒很近的地方立住了阵脚。这十五条汉子突然集

兵的呼叫声。在枪林弹雨袭击下的营队停止了前 讲,同时以行刑队式的射击作出回应。 那街垒原系匆匆筑成,所以非常低矮。此刻有 七八名上半身探出街垒的战士被子弹击中。有三位 僵直地倒了下去。一位是腹部中弹,在让提·萨尔与 夏邦蒂埃之间倒地。他大声呼叫着。 "快送急救站!"让提·萨尔吩咐。 "急救站在哪儿?" "在罗盘街!" 让提·萨尔和夏邦蒂埃抬起了那名伤员,一个抬 着他的双脚,一个抬着头部,将他通过街垒的间 隙, 径送罗盘街。 这当儿,纵向的火力一直在发射。整个街道上 弥漫着滚滚浓烟,子弹呼啸着,彼此交错地飞过, 还可听见反复重申的简短命令,几声哀鸣或惨呼, 以至瞥见枪尖在黑暗中闪烁着的影子。 蓦然有人大喊:"前讲啊!" 干是那营队重新 跑起步来,朝着街垒猛扑。 这下子那场面就很可怕了:人们展开了肉搏 战,这边是四百人的队伍,那边却只有五十人。他 们相互扭着领结,扭着咽喉,抓着对方的头发,或

于是街垒方面开了火。整个一条街都隐没于浓 烟之中。有好几名士兵中弹倒地。人们可以听见伤

谁,却在彼此吞噬着。这是一场摸索着讲行的拼 搏。 街垒没有能坚持两分钟。读者当记得:它在好 几处是低洼的。所以与其说人家是在攀登,而毋宁 说是抬腿跨越而过。这就更突出了斗士们的英勇。 一位幸存者对笔者说: "街垒守卫得很差,但咱们 的人死得很英勇!"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让提·萨尔和夏邦蒂埃将那 位伤员送往罗盘街急救站的过程中。包扎结束之 后,他们就朝着街垒的方向折回。快要到达时,他 们听到有人直呼自己的名字。一个微弱的声音,在 离他们咫尺之地呼叫着:"让提·萨尔!夏邦蒂 埃!"于是他们转过身来。发现自己的一位同伴倚 靠着墙壁,两腿弯曲着,已快要倒下。这是一位走 出了街垒的战士。他在街上只迈开了几步路。他的 胸口挨了一颗从近处直射过来的子弹,此刻正自己 用手捂着伤处。他用几乎分辨不清的声音对两人 说:"街垒已被占领。快逃跑吧!" "不!" 计提·萨尔说 ,"我还得把枪里的子弹

放掉呢!"

甚至鼻、口。街垒内面已不剩下一粒子弹,有的只 是拼死的绝望。一名工人已被刺刀穿透,却从自己 腹部拔出刀来反刺毙了一个大兵。他们谁也看不见 让提·萨尔回到街垒内侧,放了几枪,然后走开。

已被攻下的街垒内部是一片惨绝人寰的景象。 共和派寡不敌众,已不再抵抗。军官们叫嚷

着:"不要活俘虏!"于是大兵们杀死还能站立着的人,同时结果那些已经倒在地上的人。有好几位高昂着头颅等待死亡。一些垂危者重新站立起来,

高呼:"共和国万岁!"少数几个士兵用鞋跟践踏 死者的容颜,好叫人家无法分辨。在街垒中段的一 堆尸体中,人们看到名字同夏邦蒂埃非常相近的那

个人——第十区社会党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卡邦蒂 埃:人家用两粒子弹命中他的胸部,使他仰面倒 地,头发飘散在水沟里。大兵们从葡萄酒店里取来 一支蜡烛,此刻正在一块石板上燃烧着。

记,关及熟取在水沟至。 大共门从前旬后在至城水一支蜡烛,此刻正在一块石板上燃烧着。 大兵们正在肆虐。可以说他们是在施行报复。 向谁报复呢?一位名叫帕杜烈尔的工人挨了三粒子

神和十下刺刀,其中有四刀是扎在头部。人家以为他已经死了,就非为已甚。他感到有人对他进行搜身。人家把他身上剩下的十个法郎如数取走了。他 方天以后才死去,便道出了上文提到的这些细节。

身。人家把他身上剩下的十个法郎如数取走了。他 六天以后才死去,便道出了上文提到的这些细节。 顺便说一说:帕杜烈尔的姓名不曾出现于波拿巴先 生发表的任何一份死者名单上面。 关在小方广场的这座角堡里的共有六十名共和 到的,他们享有自由,为能参加战斗而深感自豪, 并且乐于献出自己的生命。 到午夜时分,就已事 毕。第二天,夜间的运尸车将九县尸体送到收容所 的公墓,另外三十七具送到蒙马特埋葬。 让提·萨尔奇迹般地逃脱了,同时逃脱的还有夏 邦蒂埃和一位姓氏不详的第三者。他们沿着房屋悄 悄前行,终于来到鲑鱼诵道。夜间封锁诵道的铁栅 栏还没有门框高。他们便攀援上去,跨越过栅栏的 尖顶 , 甘冒身体被刺伤的风险。让提:萨尔第一个跨 越。攀到栅栏顶部时,一根尖铁棒刺穿了他的长 裤,勾住了他,干是让提.萨尔—头栽到了石板路 上。他又重新站立起来,只是觉得晕头转向。另外 那两人紧随在他身后,顺着栅栏滑过,于是三人都 进入了通道。通道的一端有一盏昏灯,以其微弱的 亮光照亮了路面。正在此时,他们听见了后面追兵 发出的声音。为了能从蒙马特街逃出去,就必须攀 登诵道另一端的栅栏:他们的双手已是伤痕累累, 膝盖流淌着鲜血。他们疲惫已极,实在没有力气再 作一次攀登。 让提·萨尔知道通道看守人住在那里。他去敲那 看守人的护窗,求他打开栅栏门。看守人却一口回 绝。

人士,其中四十六名曹人杀戮。这些人士是清晨来

刚跨越过的栅栏。士兵们听出了诵道里面有人声, 便将枪筒伸过了铁栏。让提·萨尔倚墙而立,躲在镶 嵌在诵道上的装饰性圆柱之一的后面。但这根圆柱 相当单薄,只能遮住他的半个身子。士兵们开了 枪,子弹在空中飞啸,诵道里充满了硝烟。等到烟 雾散开之后,让提:萨尔发现夏邦蒂埃已经迎面栽倒 在石板路上。他心口中了一弹。那第三位伙伴也躺 在几步之外,受了致命的枪伤。 大兵们并不攀登栅栏,却部署了一名哨兵。让 提·萨尔听见他们从芒达尔街走出。他们大概还会回 来的. 没有办法逃脱。他先后触摸了四周所有的栅 门。终于有一扇被打开了。他觉得这形同奇迹。是 谁忘了关上这扇门呢?大约是上苍吧!他蜷缩在那 扇门背后,伫立在那里达一个钟点以上,在那里凝 神屏息,一动也不动。 他不复听到任何声音,于是便冒着风险往外 走。哨兵已经撤走。那个小分队也向营部汇拢了。 他有一位老朋友,曾受过他难忘的恩惠,恰恰 就住在这鲑鱼通道里。让提·萨尔寻找那家人的门牌 号码,叫醒了看门人,把那老朋友的姓名对他说了 一遍,让对方开了大门,爬上了楼梯,又敲敲那套

就在此刻,负责追踪他们的小分队已来到他们

们的头?来枪毙我们?哎呀呀!你要拿我怎么办 呀?" "要你让我刷一刷衣服。" 让提·萨尔说。 那位老朋友拿来一把刷子, 掸了掸他身上的灰 土,干是让提·萨尔便径自离去。 让提·萨尔在下楼梯时,没忘记对那朋友大喊一 声:"谢谢!" 这也算是一种类型的好客吧,后来我们在比利 时、在瑞士,甚至在英国,都曾经一再领受讨。 第二天, 当人家清点尸体时, 在夏邦蒂埃身上 发现了一个小本子和一支铅笔 , 在德尼·杜苏身上发 现了一封信,是写给一个女人的信。这些硬心肠的 铮铮铁汉啊,他们可是充满了爱心哩。 12月1日, 德尼·杜苏开始写这封信。他没有写

你体验到了思念那思念你的人的苦恼吗?那可是一种 甜甜蜜蜜的疾病啊!在我这方面,自从同你分手以来,除了

完。信笺上写的是: 亲爱的玛丽娅:

间的房门。房门启开了,那朋友也露了面,身上穿着睡衣,手里持着一根蜡烛。他认出了让提·萨尔,不禁喊道:"原来是你呀!瞧你成了什么样子!你从哪儿来?从骚乱之地?从痴人疯人聚会的地方来?你是要来牵连我们全家人吗?好叫人家来杀我

想念你以外,并无其他痛苦。我的痛苦本身就有一些甜蜜温 柔的成分。虽然我因此而困惑,但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打 心眼儿里体验到了你造成的依依惜别之情,而体验到我是多 么爱你。咱们为什么要天各一方呢?我为什么不得不躲开你 呢?咱们毕竟是那样幸福啊!每当我想起咱们度过的无拘无 束的良宵, 想起同你姐妹们的野外趣谈, 我就觉得心中充满 了怀念的痛苦。亲爱的,咱们是那么深切地相互爱恋着啊! 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秘密,因为我们并不需要有秘密。从 我们的唇舌上流露出来的,便就是我们心灵深处的思想,而 无须念及作丝亭的保留。 上帝从咱们手里夺走了所有这些财富,然而没有任何 东西能慰藉我由此而生的失落之感;你当会同我一样,体验 到了牛离死别的滋味吧? 我们同相爱的人,真是相见恨稀啊!此事的变迁使我

们同他们离别;于是我们的心灵被引向了躯壳之外,受尽干 般万种折磨,终至处于永恒的痛苦中。我感觉到了这种离别

之苦。于是我冥冥飞向你所在之地,追踪着你的作息,聆听 着你的话语,倚傍着你坐立,猜测你还会有怎样的叨絮;你 的姐妹们在我俩的近侧做着针线活儿。虚无缥缈的梦啊…… 瞬间的幻觉呀......我的手寻觅着你的手;你此刻在哪里哟, 我的爱人?

我的经历便是流浪。远离我所爱和爱我者,我的心灵 呼唤他们,并在愁与恨之间备受煎熬。不,我一点儿也不喜 欢大城市和它们的喧嚣:那里居住的都是陌生之辈,人家不 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人家;人们虽然摩肩接踵,却从来不以 微笑互报。我对咱们宁静的乡村倒真是一往情深,喜爱平和 的家室之乐,喜爱朋辈令人慰藉的叨絮。直到现在,我的经 历与我的天性恰恰相悖;我那沸腾的热血,我那疾恶如仇的

脾气,以及耳闻目睹的种种不该有的苦难,都把我投入了一

仁至义尽;但它却日复一日地令我心力交瘁,并且正在耗尽 我的生命。

场前途未卜的斗争。我在这场斗争中将始终英勇无畏,做到

我亲爱的朋友,我向你倾诉了我心底隐秘的创伤: 不,我不会为自己在此留下的墨迹而兀自羞愧;但我的心灵

却深感痛苦,好像罹致了恶疾,我把这秘密告诉了你。我非 常痛苦......我简直想抹去这些字迹。可那又是为什么呢?这 些字句难道会伤害你吗?对于我的女友,它们有什么足以冒 犯之处呢?难道我不了解你的情思,不知道你对我的爱恋? 是呀,你不曾欺骗我;我所亲吻的并非叶出谎言的朱唇。当 你坐在我的膝上,向我娓娓倾诉,令我陶然憩息之际,我对 你是深信不疑的。我真想把自己捆绑在赤红的烙铁上;烦腻 的愁绪袭上我的心头,在把我消磨、吞噬。我感到有一种狂 热,需要重新把握住生命。是不是巴黎对我产生了这样的效 应呢?我总是想到我现时不在的那种地方去。我在这儿是处

在全然的孤独之中哟。我相信你呀,玛丽娅.....

夏邦蒂埃的小本子里只有一句诗句,那是在德

尼·杜苏侃侃陈词的当儿,他于黑暗中悄然写下的: Admonet at magna testator voce

umbras 🔼

其他暗无天日的事情 伊凡又重新见到了柯诺。大仲马致博卡日字条

中所谈的细节,得到了他的证实。与情节同时,我 们也就得知了人物的姓名。12月3日,在柯马丁街 31号阿巴杜齐家中,当着柯诺医生和皮埃特里的

面,来了一个出生在威查尼的科西嘉人,名叫雅 克-弗朗索瓦·克里切里。此人直属路易·波拿巴亲自 堂管的秘密机关。他从皮埃特里口中得到二万五千 法郎的许诺 , "以便捉住或杀掉维克多·雨果" 。他 接受了这笔钱,并表示: "假如是我一人去干,这 就蛮好。可假如我们是两个人呢?"

皮埃特里当下回答: "那就给五万法郎。"

这个情况是伊凡告诉我的;与此同时,还向我 提出了恳切的请求。告诉我的地点是塔波尔山街, 那时我们还待在杜邦·怀特家中。

说完这一点之后,我继续往下叙事。 12月4日的屠杀直到次日即12月5日才产牛全部 效果:我们对抵抗运动的推动,还在几个小时内起

着作用。当夜色降临的时候,在从小方广场街到寺 院街的建筑群中,人们仍在战斗。巴奇万、新圣-厄斯塔什、蒙多尔戈叶、朗布陀、皮布尔、特朗斯 诺南等街垒表现得十分英勇。那里的街道纵横、星

罗棋布,外人难以打入。人民在那里筑起一层层街 垒, 军队又从外面将它包围。 攻击是无情而激烈的。 蒙多尔戈叶街的街垒是坚持时间最长的街垒之 一。得出动整整一个营,并且动用大炮,才将它拿 了下来。到最后的时刻,只剩下三个人在保卫它: 两个是商店的店员,一个是邻近一条街上的饮料店 老板。当攻击发动时,夜色已经很浓密,这三位战 士拔腿就溜。但他们是处在包围圈里。没有什么出 路。没有一扇门是敞开的。他们攀登了维尔多诵道 的铁栏杆,如同让提·萨尔和夏邦蒂埃在鲑鱼通道的 做法一样,从上方跨越,纵身跳进了通道。但另一 端的铁门也是紧闭的,就像对让提·萨尔和夏邦蒂埃 一样,他们已没有时间攀越。而且他们听见大兵们 从两头逼近。在通道一个入口外的内侧,置放着几 块木板,是为一家棚铺关闭店门而用的。那棚铺的 铺主习惯将这些木板搁在这里。于是他们便蜷缩着 身子, 躲在这几片木板当间。 大兵们在搜索各街道之后已经占据了街垒,现 在想到要搜索这条通道了。他们也攀登起铁门来, 打着灯笼到处寻找, 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们就要 离去,却有一名大兵发现了三个倒霉鬼当中有一个 将脚伸到了木板外面。

干是当场用刺刀将这三人刺死。 只听得他们连声叫喊:"立刻结果了我们吧!

枪毙我们吧!别让我们活受罪呀!" 邻近小店的商人听见了这几声叫喊,却不敢打 开门窗,因为害怕"人家也对他们如法炮制"。

(这是他们当中的一位次日说的话) "行刑"结束之后,刽子手们将这三名受害者

扔在诵道的石板路上,依然躺在一摊血泊之中。这 几个倒霉鬼当中的一个,到次日上午八时才咽气。 没有人敢求饶,也没有人敢营救。人家让他在

那里慢慢死去。 波布尔街街垒的战士之一还不是那样不幸。

人家在追逐他。他跳进一处楼道,跑上了一片 屋顶,又从那里来到一条走廊,正好是一家带家具

的旅馆的通道。一把钥匙插在一扇门上。他大胆地 把门打开,跟正准备躺下的一个男人迎面相撞。那 是一位疲惫不堪的旅行者,是当天晚上才到达旅馆

的。那洮逸者对旅客道:"我遭殃啦,快救救 我!"然后用三言两语向他解释了是怎么回事。旅 客便对他说:"快解下你的衣服,睡在我的床上 吧。"然后他点着了一支雪茄,并开始安详地抽起 烟来。当街垒战士刚刚躺下的时候,正好有人敲 门。那就是来搜查这所房屋的大兵们。针对人家向

兄弟在睡觉。"旅馆的招待员也被盘问了一番,他 证实了旅客所说的话,于是大兵们离去了。 结果没 有一个人被枪杀。 应当提到:扬扬得意的大兵们比头—天杀人要 少一些。占领街垒之后,还不是斩尽杀绝。当天下 达的命令是抓俘虏。甚至可以认为具有某种人道精 神。可这是什么样的人道精神,咱们在下文里还可 以看到。 到晚上十一时,一切都告终结。 人家逮捕了所有在被围街道上被发现的男人, 不管他们是不是战士。人家叫小酒店和咖啡店都开 门,搜查了许许多多住宅,人家抓走了那里所有的 男人,只留下妇孺不问。两个团队组成方阵,胡乱 地带走了所有这些俘虏。人家把他们带进了推勒里 宫,关进一处占地很大的地窖,地点在水边的平台 下方. 走进这大地窖之后,俘虏们倒觉得心里塌实 了。他们记得1848年6月,起义者被大量囚禁于 此,后来被带走了。他们心里想:自己也一定会被 带往别处,或者被提交军事法庭审讯。总之,他们 前头还有的是时间。

他提出的问题,那旅客指着床说:"我们这儿总共 只有两个人。我们刚刚到这儿。我在抽雪茄,我的

他们口渴了。其中有许多人从清晨起就一直在 战斗。没有仟何事情,比咬开子弹袋更令人口干舌 燥的了。他们要水喝。人家给他们送来。 他们突然生出一种安全感来。他们当中也有一 些老流放犯, 六月就曾被关在这地窖里, 此刻对大 伙儿说:"六月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多人道。人家关 了我们三天三夜,既不给吃的也不给水喝!" 有几个人裹着自己的短大衣或厚呢上衣,躺下 或打起盹儿来。夜里一点钟,外间爆出一声巨响, 一些士兵举着火把出现在地窖里。正在睡觉的俘虏 惊醒过来,一名军官叫嚷着要他们起身。 就像他们进来时一样,人们让他们乱哄哄地走 了出去。随着他们依次往外走,人家随意将他们编 成两人一组、两人一组。有一名上士大声点着他们 的数目。人家既不问他们的姓名,也不问职业、家 庭,不问他们的身份、来历,只要知道数字便够 了。有了数字,就足以实施后面要做的事情。 就这样数到了三百三十七。一当数清了之后, 便让他们排成了密集的纵队,依旧是两人一组,并 让他们相互挽着臂膊。并没有将他们捆缚起来,然 而在纵队的左右两侧,有三行大兵步步紧跟着。 步

枪上了子弹,一个营打头,另一个营压阵。于是他 们阵容密集地向前开步走,由刺刀明晃晃地押解着 前讲。 当纵队启动之时,一位在他们队伍当中的法科 大学生,一个头发金黄、面色苍白的阿尔萨斯人, 开口询问一位举着刺刀、走在他身旁的上尉: "咱们上哪儿去啊?" 那军官避不作答。 走出推勒里宫之后,他们转向右侧,沿着塞纳 大堤--直走到协和大桥。他们越过协和大桥,继续 往右转。这样,他们就通过了荣誉军人院前的广 场,来到荒无人烟的大石头长堤。 我们刚刚说过,他们一共是三百三十七人。由 于他们是每组两人向前走,最后那人便是独个儿 了。他是巴奇万街上最勇敢的战士之一,是小勒孔 特的好友。凑巧的是,安排在他身旁执行押解任务 的上士是他的"同乡"。从一盏街灯下走过时,他

们相互认出了对方。他们低声交换了几句话。 "咱们上哪儿去?"那俘虏问。

"上军事学校去。"上士回答,接着又叹息了

一声,"啊,我可怜的孩子!" 然后他就同那俘虏保持着距离。 由于纵队的队尾就在这里,押解的十兵的最后

由于纵队的队尾就在这里,押解的士兵的最后 一排与后卫之间有一些距离。

当他们到达大石头马路而路上又荒无人烟时,

那上士迅速凑近士兵,急急而小声地对他说: "现在看不清楚人影儿,这地方很黑,左面有几棵树,你快溜走吧!"

"可是,"那俘虏说,"人家要朝我开枪

的!

"要是打死我呢?"

"那也不比等待你的命运更坏。"

那俘虏明白了,握了握上士的手,并利用大兵部署队伍上的间隙,一跃而跳出了纵列,消失在树下的黑暗处。

"有一个家伙逃跑啦!"指挥最后那个班的军

官嚷道,"站住!开火!"

"打不着你。"

那纵队站住了。后卫班朝着逃跑者的走向胡乱 地开了一通枪,并且像上士估计到的那样,没有能

地开了一通枪,并且像上士估计到的那样,没有能 击中他。逃跑者只用了一瞬间,就跑进了同烟草加 工厂相邻的街区,一头钻了进去。人家并没有追

逐,因为还有急活儿要干。 例况,逃散的趋势可能在队伍里蔓延开来,为 了追回一个人,有可能放走三百三十六人。

纵列继续向前。走到耶拿桥之后,便向左折, 进入了三月田野广场。

在那里,人家把他们统统枪毙了。

这三百三十六具尸体包括在运往蒙马特的尸体 当中,埋尸时人们把他们的脑袋露在泥土外面。 这样,家属便可以认出他们。在枪杀之后,当 局是知道他们身份的。 在这三百三十六名牺牲者当中,有许多是巴奇 万街、朗布多街、新圣-厄斯塔什街和圣-德尼门街

把他们抓了起来,因为他们糊里糊涂地待在那几条 街上。 而且,我们应当立即指明的是:从3日起,大规模处死几乎每天夜里都在重新出现。有时是在三月

垒的战士。其中也有一百多位过路的行人,人家也

田野广场,有时是在警察局,有时是同时在这两个地方。

当监狱里人满为患之后,德·莫帕斯先生就一再

说:"毙掉一批嘛!"警察局里的枪杀有时是在院子里,有时则是在耶路撒冷街上进行。被枪杀的倒霉鬼们背靠着张贴剧院海报的墙壁。人家选中这个

地方,是因为这里靠近下水道,鲜血立刻可以流入下水道,留下的痕迹就少一些。5日是个星期五,他们在靠近耶路撒冷街下水道的地方枪杀了一百五十名四四,有人对我说:"第二天上午我打那儿久

十名囚犯。有人对我说:"第二天上午我打那儿经过,人家把那地方指给我看。我用皮靴尖在石板之间搜寻,结果是翻动了淤泥,我发现了血迹。"

这句话概括了政变的全部历史 , 也概括了路易· 波拿巴的全部历史。您不妨翻动一下那摊淤泥,下 面便是斑斑血迹。 希望未来的历史记载住下面的话语:

大马路的屠杀有了如此可耻的延伸,那就是秘 密处决。政变先是表现得野蛮,接着又重新变得神

秘。它从光天化日下的肆意谋杀,转到了暗无天日 中的秘密处决。

见证俯拾即是。

躲在大石头堤岸的艾斯基洛斯,每夜都听得见

三月田野广场的枪杀声。 香波尔是被囚于马扎斯的。在他到达的第二

夜,从午夜到清晨五时,他听到那么多射击声,以 至他误以为监狱是在遭到外来袭击。

德姆兰像蒙费里叶一样,发现了耶路撒冷街石

板之间的斑斑血迹。 前共和国卫队的卡伊沃中校从新桥之上路过,

看见市政警察举起了铳枪,正在瞄准一些行人,他

对他们说:"你们在侮辱军服。"于是人家把他逮 捕了。人家搜了他的身。——名市政警察对他喝 道:"假如我们从你身上搜出一粒子弹,我们就毙

了你。"结果什么也没有搜到。人家把他带到了警 察局,把他关在仓库里。仓库主任讨来对他

说:"上校,我对您非常了解。别抱怨您被打发到 这儿来。您被交给我看守,您应当为此感到庆幸。 您看:我是警察局里的人,我来来去去地走动,我 对各种事情耳有所闻,目有所睹。我知道正在发生 什么事情、正在议论什么事情,也能猜出闭口不谈 的事情。我夜里听到某些杂音,白天看到某种痕 迹。至于我本人,我没有坏心眼儿。我看守您,我 把您隐藏起来。眼下,您应当对跟我打交道感到满 意。您若不是在这儿,恐怕早就被埋进了土里。 有一位前法官,是勒·弗洛将军的内兄,他在协 和大桥上同一些军官谈话,站在国民议会大台阶的 对面。于是有一些警察过来找他:"您在煽动军 队。"他不服,人家不由分说将他塞进一辆公共马 车,带到了警察局。在到达警察局时,他看见一个 男人正在沿堤大道上走过,那人着工装,戴着一顶 鸭舌帽,年纪很轻,正被三名市政警卫用枪托赶着 往前走。走到栏杆缺口处,一名警卫对他大声 说:"进去!"他走了进去。两名警卫从背后枪杀 了他。他倒了下去。第三名警卫又从耳后开了一 枪,结果了他。 到13日,此类屠杀尚未结束。这天凌晨欲明尚 晦的时分,一位沿着圣-奥诺雷街踽踽独行的路 人,看见有三节货车装载得沉甸甸的,由两列骑兵

护送前进。人们可以按照流溢出的血迹追踪这三列货车。它们来自三月田野广场,驶向蒙马特。车里

装满了尸体。

咨询委员会

既然一切危险已成为过去,那么所有的顾忌也就消失了。谨慎乖巧的人可以承认政变了。于是人们让当局随意张贴布告。

法兰西共和国 兹以法国人民的名义,

共和国总统, 在立法机构和国务会议改组之前,想使自己身边拥有

全国理所当然予以爱戴和信任的人物,

兹成立一咨询委员会,并以下列人士组成: (下略一百余人名单及职务)

共和国总统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达鲁

内政部长 德·莫尔尼

在上面的名单里,人们再次发现了德·布尔布松的名字。如果忘了这个名字,倒真是可惜得很。与这张布告同时张贴的有达鲁先生的抗议书,全文如下:

我赞同1851年12月2日国民议会在第十区区政府所采 取的行动;我本人由于暴力行为而被阻止参与其事。

这个咨询委员会的少数成员是从马扎斯或瓦莱

里安山上放出来的。他们被禁闭了二十四小时,然 后释放。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立法者对于那个使他们尝 到法律难堪滋味的人物,心中并不十分怨恨。 列入这类人物当中的好几位,除了负债累累之 外,并无其他名声。他们负债之事,在其熟人圈子 里是尽人皆知的。某位人士曾两次宣布破产,但人 家立即加上了可以从宽处理的情节:"不是以他本 人名义宣布破产的。"某个另一位人士,周围是文 人或饱学之辈,被认为是在出卖他的那一票。再有 另一位先生,长得一表人才,风度翩翩,衣着时 髦,梳刷整齐,油光锃亮,金碧辉煌,身披锦绣, 靠贵妇人养活,却在某种卑劣的灵魂下苟活。 这类人物不需多费踌躇,便参与了"拯救社 会"的行动。 在这大杂烩当中,也有少数几位并无任何政治 热情,其之所以同意列入名单,仅仅是为了保持地 位与俸禄:他们在帝国统治下同在帝国之前并无差 异,始终是些中间人士;在此后十九年的统治期 内,他们继续无害地行使其军事、司法或行政职 能,并且享有那些无害的白痴理应享受的尊重。 还有一些真正是政治家,属于从基佐开始,到 帕里欧尚未结束的教条学派。他们是社会秩序严肃

并致力于维护业已死亡的事物:
"我会失去自己的明眸吗?"潘克拉切老爷问道。
"不会的,我的朋友。我将你的明眸握在我的掌心里。"
在这个准国务会议里,有许多警方人士,他们在当时是红得发紫的:有卡利埃、皮埃特里、莫帕斯,等等。
12月2日之后不久,警察局以"混合委员会"的

名义取代了司法当局,可以发号施令,可以判刑, 以司法的名义违犯法律,而常规的法官却丝毫也不

认真的主治大夫,能令惊慌失措的市民心安理得,

能阻挡这不合法的司法机构;司法当局对警察局听之任之,好像拉车的马被接力而感到心满意足。列入这咨询委员会名单的几位人士表示拒绝接受:他们是利昂·伏舍、古拉尔、毛特马尔、弗雷德里克·格拉尼埃、马香、马耶尔、帕拉威、伯诺。报刊奉命一律不得刊载他们的拒绝声明。伯诺先生在他的名片上写明:"伯诺伯爵,不是咨询委员会成员。"

角,手里拿着铅笔,划掉布告上面他的名字, 说:"我收回我的名字,它又重归于我了。" 后来成为法兰西元帅,他本不应当由路易:波拿巴来 任命为元帅。看不出来他竟会有这样的结局。 在十一月最后的日子里,巴拉盖·迪里埃将军坐 在一张大软椅里,面前是国民议会会议大厅高高的 壁炉。他正在那里取暖。某人是他的一位同事,也 是本书的作者,过来坐在他附近,正好在壁炉的另 一端。他们相互之间并未说话,因为一位属于右 翼,一位属于左翼。他只是招呼了一下巴拉盖:迪里 埃。 "好哇,将军。您知道人家怎么传说吗?" "传说什么?" "传说有朝一日总统将给咱们吃闭门羹!" 巴拉盖·迪里埃将军作了回答。他回答的内容犹 在我耳际回荡: "假如波拿巴先牛对我们关上国民议会的大 门,法兰西将会为我们将它大模大样地敞开!" 路易·波拿巴一度还想成立另一个委员会,即执 行委员会。 "不,"莫尔尼对路易·波拿巴说,"您这是过 高估计了他们的勇气。他们敲敲边鼓是可以的,但

却不想自己动手去镇压。

巴拉盖·迪里埃将军没有拒绝。但他毕竟是一位 勇敢的战士,他在俄罗斯战争中失去一只胳臂。他

鲁里哀尔将军被免黜,因为他谴责了军队的被 动服从。 让咱们立刻说明一个细节吧。12月4日之后的数 日, 艾玛努埃尔·阿拉戈在圣-奥诺雷郊区碰到了杜

阿拉戈说 , "您是去爱丽舍宫吗?" 杜宾先生回答道: "我从不上妓院……"

宾先生,后者正沿着街道上行。

然而他正是去那里。 读者当记得:杜宾先生被任命为上诉法庭的总

检察官。

另一份名单

与参政者的名单相对照,还应当立—份被放逐 者的名单。这样,对于政变的两个侧面便可以一目 了然。

法令

第一条:下列国民议会前议员已被驱逐出法国、阿尔 及利亚和各殖民地之领土,以确保全国之普遍安全: (下略六十六人名单)

第二条:如讳反本法令,第一条所指定之任何一人讲 入禁止其接触之领土,则可采取普遍安全措施,对其实行流

放。 经内阁会议赞同,于1852年1月9日签署于推勒里宫。

路易·波拿巴

内政部长 德·莫尔尼

此外,还有一份"送往边远地区"的名单,开 列有埃加·基内、维克多·肖富尔、莱代将军、帕斯 卡尔·杜帕拉、维尔西尼、杜莱·安东尼、梯也尔、 吉拉尔丹和莱谬沙。四位人民代表,即马太、格雷

波、马克-杜弗莱斯和里夏代,被增列入"予以驱 逐者"的名单。米约代表被特意派往非洲受用地堡 里的酷刑。因此,除屠杀外,政变的胜利导致以下 日,我请了米歇尔·德·布尔日共进早餐。我们坐在同一张餐桌上。侍者给我送来了《法兰西箴言报》,我扫了一眼。"哦,"我道,"这是被放逐者的名单。"我用目光上下速读了一遍,然后对米歇尔·德·布尔日说:"我得报告你一个坏消息。"米歇尔·德·布尔日脸色变得苍白。我接着说:"您并不在名单

米歇尔·德·布尔日当年面对死亡是那么英勇,现

上。"他的脸上反倒放出了光彩。

在面对流放却十分软弱。

的数目字:八十八名代表被放逐,一名被杀害。 在布鲁塞尔时,我通常在一家名为干柱咖啡馆 的店里讲早餐,被放逐者是那里的常客。1月10

大卫•丹哲尔

粗暴和残酷是混合在一起的。伟大的雕塑家大 卫·丹哲尔在他自己家中,即阿萨斯街16号被捕。

警长—讲门就问他: "您家中有武器吗?"

"有的,为了自卫用。"大卫说。

接着他补充道:

"如果同我打交道的是文明人的话。 "这些武器在哪里?" 警长又开口道,"咱们

见识一下。 大卫指指自己的工作室,里面放满了雕塑杰

作。

人家将他塞进一辆公共马车,驶往警察局的仓

库。

那里有足够囚禁一百二十人的地方。他们的实 际人数是七百。大卫是第十二位关入两人一间囚室

的人士。既无阳光,又不透空气。头顶上只有一个 通气洞。角落里放着一只恶俗的木桶,是最常见的

那种,上面有木制的桶盖,但此刻并未盖好。正午 时分有人送来汤食。大卫告诉我说:那是一种发臭 的热汤。他们没有可供躺下的地方,只得靠墙站 立,脚下踏着人家扔在地面的一块垫子上。末了, 他们彼此使劲挤了一挤, 勉强能直挺挺地躺下来。

蒙蒙亮时,门闩发出了吱吱声,门打开了。看守嚷 道:"起床呀!"他们被赶往邻近的走廊。那看守 挪开了垫子,在石板上泼了几桶水,马马虎虎地拖 了几下地面,又将垫子送回潮湿的地面,并 说:"回屋里去吧。"于是又将他们锁上,直至次 日清晨。有时,人家带进百把个新囚徒,又带走百 把个老囚徒(即在此居留二至三日者)。他们变成 了什么样子呢?夜间,被囚者从他们的囚室里听见 枪声。第二天早晨,像笔者已说过的那样,行人在 警察局的庭院里看见一摊摊的血泊。 被叫出去的人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 某一天,人家叫到了大卫:丹哲尔。大卫捡起他 的包裹,准备出去。就在这时,似乎一直在照管他 的监狱主任突然出现,并急急忙忙地对他说:"请 留下,大卫先生。请留下来。 某天早晨,他看见前制宪议会议长布切兹走进 了他的囚室。大卫对他说:"啊,这很好呀。您来 探望囚犯咧。"布切兹答称:"我自己也是囚 犯。 人家想强令大卫前往美洲。他拒绝去。于是人 家凑合着让他去比利时,12月19日他抵达布鲁塞 尔。他跑来看望我,对我说:"我住在'大君

人家给他们扔过来被单。少数几个人竟能入睡。天

王'区,旧货商街89号。"然后他面带笑容地补充道:"大君王。国王。旧货商。保皇派。89号。革命。偶合的事情里面也不乏思想啊。"

我们最后—次重逢 3日一切都向着我们来临;5日一切都从我们这

里退却。这就像一汗开阔的海洋在退潮。它来势异 常凶猛,退却则十分凄惨。那是人民黑压压的潮 流。 而拥有强大的威力,向着这万顷波涛喝令一

声 "不许你再往前奔腾!" 的人物又是谁呢?真令 人遗憾:竟是一名侏儒!

这万丈深渊是深不可测的。

深渊害怕了。怕什么呢? 怕比自己更深沉的东西。怕罪恶。

人民在向后退。他们于5日和6日两天向后退 却,他们消失了。

地平线上什么也没有,只剩下刚刚开始出现的

无穷无尽的夜色。 这夜,便是帝国。

我们在5日又恢复到了2日的处境,就是说孤立

无援。

但我们仍在坚持。我们的思想状况是这样的:

失望,那是肯定的;泄气,可不是那样。

就像前天好消息频频传来一样,今天坏消息也 蜂拥而至。北方省的奥布里被关进了巴黎裁判所监 狱。我们那位至亲至爱而又能言善辩的克莱米欧被 关讲了马扎斯。路易·勃朗虽然已被放逐,但仍赶来 援救法兰西, 将他的名声和伟大的灵魂送到我们面 前;但他像勒德鲁-罗林一样,在4日的大灾难前面 不得不停下脚步。他没有能走过土尔奈。 至于纽迈耶将军,他不曾"向巴黎讲军",但 他自己来到了巴黎。于什么事情?来表示屈服。 我们已不复有柄身之地。黎希留街15号已遭到 监视。塔波尔山街11号被人检举了。我们在巴黎到 处流浪,东一处西一处邂逅相遇,低声交换几句话 语,不知晚上何处就宿,更不知能否果腹充饥。在 这些不知晚上何处安置的脑袋之中,至少有一只脑 袋是被高价悬赏了的。 大家相互搭话儿,彼此的问答常常是: "某某下落如何? "他被捕啦。 "某某呢?" "死了。" "某某又怎样呢?" "失踪啦。 然而我们还有过一次聚首重逢。那是在12月6 日,在马德兰广场雷蒙代表的家里。我们几乎如数 赴会。我在那里得以寒暄握手的有埃加·基内、肖富 尔、克莱芒·杜拉克、班塞尔、维尔西尼、埃米尔·

在战斗的硝烟弥漫中便未再见到他的踪影。从我们 正在展开讨论的房间窗口里,可以看到马德兰广 场,以及被军队入侵和布满的大马路,那里到处是 狠巴巴而又城府颇深的大兵,他们摆成了战阵,似 平还在准备应付可能进行的战斗。夏拉莫尔此刻来 到了。 他从身上那件宽大的粗呢上衣里掏出两支手 枪,将它们放在桌子上,说:"一切都完蛋啦。除 了冒险行动之外,就没有什么可行和明智的作为 了。我准备投入。您跟我一起干吗,维克多·雨 果? "一起干!"我回答。 我不知他将说些什么,但我知道:他只会说出 伟大的言论来。 果然是这样: "咱们在这儿的,"他接着说,"是依然站立 着并且聚在一起的大约五十名人民代表。我们是全 部剩余的力量:代表着国民议会、普遍选举、法律 和法治。明日我们将在何处?我们一无所知。或流 散,或死亡。今天的时光仍然属于我们;这个时刻 一日过去,我们便只剩下了黑暗。机遇是独一无二

佩昂。我很高兴再次见到我们布朗西街果敢而正直 的主人高本斯,以及勇敢的同事彭斯-坦德,我们

的。让我们好好利用吧。" 他停了一停,以坚定的目光凝视着我们,然后 又道:

"让咱们好好利用大家还活着以及聚首一堂的 机会吧。在这儿的一群,便代表着整个的共和国。

那么好,整个的共和国就让咱们身体力行地交付给

军队。 计军队在共和面前退却, 计暴力在法律面前 退却。在这最后的时刻,暴力或者法律必须发抖, 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法律并不发抖,暴力就必定发

抖。我们如果不发抖,大兵们就必定发抖。让咱们 面对着罪恶向前进。如果法律朝前进,罪恶就必当 后退。无论怎样,咱们总是尽了自己的义务。如果 咱们活着,咱们就是大救星;如果牺牲了,就是英 雄。我的具体建议是:......"

周围一片静寂。 "咱们全都佩戴好横绶带,以游行的队伍,两

人一组、两人一组地走进马德兰广场。你们都看见 了大石阶前的那位上校,他手下的—团人都摆成了 战阵。咱们就朝着他走去。到了那里,在他的士兵 面前,我将责令他服从义务,将他的团队送还给共

和国。假如他一口拒绝的话……" 夏拉莫尔将两支手枪拿在两只手中。

"我就叫他脑袋开花。

"夏拉莫尔,我站在您一边。"我对他说。 "我早就料到了。" 夏拉莫尔回答我。

他又道:

"这爆炸声将会唤醒人民。"

"可是,假如它不能唤醒人民呢?" 有好几位

大声说。

"那咱们就牺牲自己。"

"我同您一样。"我对夏拉莫尔说。

"咱们两人紧握双手。

但此时爆发出了异议。

没有人发抖,但大家都在仔细思索。这会不会 是一种狂举呢?而且是一种徒劳无益的狂举呢?这

会不会是打出共和国的最后一张牌,而又毫无成功

的希望呢?这对波拿巴是多么幸运!一举粉碎抵抗

者和战士的全部剩余力量!这叫做一劳永逸。我们 被打败了,这是事实。但难道在失败之外还要加上

全军覆灭吗?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不可能叫整个 一支军队"脑袋开花"。照夏拉莫尔的主意做,这

等于自掘坟墓,如此而已。这将是一次伟大的自 杀,但毕竟还是自杀。在某些情况下,仅仅充当英

雄好汉,这就是利己主义。谏战谏决,名扬四海, 载入史册,这都易如反掌。苦差事都留给了后人: 长期的抵抗,对流广要有坚不可摧的耐力,失败者 种耐心也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善于等待复仇的时 机,有时比匆匆得出一个结论要闲难得多。勇气有 两种:一种是大阳无畏,另一种是坚持不懈。前者 是战士的特征,后者是公民的本色。取得某种结 局,即使是大无畏的结局,那仍然是很不够的。以 白我牺牲来摆脱困境,这易如反掌;应当做的、来 之不易的,则是使祖国摆脱困境。有几位非常高贵 的人士反对夏拉莫尔和我的意见。他们说:不行, 你们向我们建议的今天,无异于毁灭我们的明天; 你们可要小心啊,在自杀的行动里,有着某种程度 的逃兵成分哩…… "逃兵"这个词儿触动了夏拉莫尔,并且令他 十分痛苦。"好吧,我放弃自己的意见。"他说。 这个场面是很了不起的。后来在流亡中,基内 曾非常激动地同我谈起讨。 大伙儿分了手,从此再也没有重聚在一起。 我在街头流浪着。到哪儿去过夜呢?问题正在 干此啊。我估计:黎希留街19号很可能同15号— 样是处于特务的监视之下。但黑夜是十分寒冷的: 我便下决心冒极大的风险, 走讲了这也许是很危险 的庇护所。我把自己委托给这地方是做对了。我在 那里用了一片面包充作晚餐,并日度过了平平安安

继续对得误者斗争就必须过痛苦艰难的日子.....某

的一夜。第二天,天色微明时我就醒了,立刻想到 正在等待我去实现的种种职责。我还想到:我这就 要离去了,并且很可能永不再来,不复见到这间屋 子,于是抓起吃剩的一小片面包,碾成些许面包屑

儿, 撒在窗台上给小鸟们吃。

责任可以有两个侧面

在某个时刻,左翼是否有能力来阻止政变的发 牛呢?

我们不这样想。

下面这件事情,我们无论如何是不想讳言的。

1851年11月16日, 我正在奥维涅圆塔街37号 我自己家中,待在我的办公室里,时间已接近午 夜,我正在工作,我的男仆把门推开了一个缝隙。

"先牛现在能够见客吗?……"

他通报了某某人的姓名。

"可以见。"我答道。

某人推门而入。

这是一位颇受尊敬的杰出人物,但我想以保留 的态度谈到他。我只需指出:当他提到波拿巴们的

时候,他有资格称之为"我的那些家属"……

我们都知道,波拿巴家族分为两支,即帝王家 族和私人家族。前者有拿破仑的传统,后者则是吕 西安的传统;况且,此种细微的差别并无任何绝对 含意.

我这位深夜来访的客人,在壁炉的另一角就

쑤. 他劈头就同我谈起一位非常高贵而有德行的女

子,即他的母亲×××王妃;这位女子写了回忆录,

他将这部回忆录的手稿面交了给我 , 并问我发表这 部回忆录是否有益,或者说是否得当。这部手稿倒 是写得很有意思的,对我来说,别具一番温情的 是: 王妃的手迹很像我生身之母的笔迹。我将手稿 交还给来访者,他翻动了片刻,然后,突然打断原 来的谈话, 转身对我说: "共和国完啦。 我答话说: "差不多是这样。 他又道: "除非您拯救它。 "我?" "您" "怎么拯救?" "请听我说。" 然后他非常清晰地向我陈述:我们的处境如何 既是毫无出路,又是强劲有力的。他的这种清晰, 往往包含着许多反衬,这又是他那出色智慧的一项 特长。 这种处境本也是我所了解的,与他所说正相仿 佛。大致的情形是: 国民议会的右翼大约由四百名议员组成,左翼 大约是一百八十人。多数派三分天下,分属于三个

派别: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同时全体都 是天主教派。少数派的一百八十席属于共和国。右 翼对左翼怀着戒意,对少数派采取了防范措施。由 右翼十六名主要成员组成了警戒委员会,负责保持 它们三派之间的团结一致,同时要监视左翼的一举 一动,这便是防范措施的内容。左翼开头对此仅仅 约略表示了一点儿讥诮,借用了我的一个词儿—— 而且不恰当地赋之以"衰朽"的含意——称这十六 名委员为"城堡指挥官"。接着由讥诮发展到了怀 疑,左翼为了对自身进行引导,也是为了监视右 翼,也成立了一个十六名成员的委员会;右翼便匆 匆忙忙地把"赤色城堡指挥官"的雅号奉赠给这十 六人。这种报复行为本也无害,但结果却是:右翼 监视着左翼,左翼监视着右翼,却没有任何人去监 视波拿巴。好比两群羊,彼此担心对方来犯,以至 忘记了还有狼的存在。就在这当间,在他那个爱丽 舍宫的老窝里,波拿巴却一点儿也没闲着。国民议 会因为右派左派彼此防范而浪费掉的时间, 也就是 国民议会自己提防自己造成的损失,他波拿巴却大 加利用。正像人们感到雪崩已在下落,在黑暗中当 然也就感到大难即将临头。大家在窥测敌人,但却 没有转向正确的方面。为自己的怀疑定下应有的方 向,这正是高级政治的秘诀。1851年的国民议会

的事, 自己的前方便是一个陷阱。然而大家寻找的 却并非这陷阱的所在:它确实存在的地方,大家倒 反而熟视无睹。以至于这两批羊,即多数派和少数 派, 却胆战心惊地面面相觑。而正当一方面的操纵 者和另一方面的指导者,正在忧心忡忡地琢磨左翼 的怒吼有何含意,或者右翼的哀鸣缘何而来时,它 们却将自己暴露无遗,随时可能在自己的肩膀头上 感受到政变当局的四只利爪猛扑过来。 我那位对话人问我: "您是十六人之一吗?" "是的,"我微笑着回答,"我是一名'赤色 城堡指挥官'。 "正如同我之身为'赤色王公'。" 他的微笑响应着我的笑容。 他又问: "您可享有全权?" "是的,如同其他那几位一样。" 我接着又说: "但也不超过其他那几位的权力。左翼这方面

不具有此种准确的眼力,前景所显示的事实很不明朗,每个人看待未来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而某种政治上的短视既迷惑了左翼,又迷惑了右翼。大家都害怕,却害怕得不是地方。大家面临一件神秘

他接下去问: "国民议会的警长荣先生是共和派吗?" "不错。 "您签发的命令他会听从吗?" "也许会听从。 "我要说:大约会听从。" 他凝神瞧着我。 "那么,您就叫人在今夜逮捕总统吧。 这回轮到我凝神瞧着他了。 "您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要说的那个意思。" 我应当明确指出:他的话是明白、坚定、诚恳 的。这句话在整个谈话中,直至如今,以及永生永 世, 给我的印象是在说老实话。 "逮捕总统!"我大声说。 干是他向我阐述:这件了不起的事其实很简 单,因为军队处于动摇之中,军队里的非洲将军在 抛弃总统;国民近卫队心向国民议会,而在议会内

又更倾向于左翼。弗莱斯蒂埃尔上校可为第八军团担保,格莱西埃上校负责第六军团,霍文上校负责第五军团;只要左翼十六人委员会一声号令,就会立即出现拿起武器的场面。我的签字即已足够,但

并没有什么领袖。

就会有一个营向爱丽舍宫进军,爱丽舍宫是毫无准 备的,它一心只考虑进攻,而没有想到要防守,必 将会因猝不及防而被占领。那里的军队抵挡不住国 民近卫队,这件事情可以不放一枪就实现。当巴黎 还在沉睡之中的时候,万森的牢门就可以打开再关 上,而总统将在那里了结这个长夜;当整个法兰两 如梦初醒时,它就可以获悉这双重的好消息,波拿 巴已无力再战,而共和国已脱离险境。 他又补充道: "您可以依靠两位将军:在里昂依靠纽迈耶; 在巴黎依靠拉·伍艾斯庭。 他站了起来,背靠着壁炉。我还记得他伫立深 思的形象。他接着说: "我已没有力气再经历一次流放,但我却自觉 仍有意志来挽救我的家族与祖国。 他很可能以为在我这里看到了一点儿表示惊奇 的样子,因为他强调并几乎是要突出下面这番话: "让我解释一下。的确,我是想拯救我的家族 和我的祖国。我使用着拿破仑的姓氏, 但如您所 知,我并不迷信。我名字叫波拿巴,然而我却不是 波拿巴分子。这名字我是尊重的,但我对它也有白

假如我更愿意在极其秘密的条件下召集委员会开 会,也可以等到第二天。只要十六人委员会下令,

日。是不是还会再有一个污点呢?旧的污点在光荣 的掩饰下消失了。奥斯特利茨掩盖了雾月十八日。 拿破仑以他的天才为自己赎了罪。人民充满了感佩 之情,并因此而宽恕了他。拿破仑的雕像已升到了 圆柱顶上,这是既成事实,就让它静静地待在那里 吧。不应当从他恶劣的那一面开始重演一次历史。 不要强迫法兰西过多地回忆过去。拿破仑的这种光 荣是有致命弱点的。它已有一处伤疤,伤口已经愈 合,这是事实。那就不应当将它再度捅开。不管歌 功颂德者可能说些什么或干些什么, 千真万确的事 实仍然是:通过雾月十八日政变, 拿破仑自己打了 白己第一记巴堂。 "说得对,"我应答道,"人们犯下—桩罪行 时,总会是有害于自身的。 "可是呀,"他继续说,"拿破仑的光荣超越 了那第一记巴掌而存在,如果再有第二次打击,这 光荣就必定会被扼杀。我不愿意出现这等事情。我 恨那第一个零月十八日,我担心会出现第二个零月 十八日。我要阻止它出现。 他又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所以我今夜上您这儿来,目的就是要挽救这 受到了伤害的伟大的光荣。我向您提出了上述主

己的判断。它已经有了一个污点,就是雾月十八

塌,历史就会将它抛弃。我还要进一步说明,把我 的思想表达完整。我也等于拯救了现时的拿破仑, 因为它本来无所谓光荣,那就会仅仅剩下了罪行。 我把它从遗臭万年的耻辱柱上救下来。 因此请您逮 捕他。 他是真正而月深深地动情了。他又道: "至于共和国,对于它来说,逮捕路易·波拿巴

张,假如您愿意照办,假如左翼照办,我便拯救了 老拿破仑;因为万一还有第二桩罪行置放于他的光 荣之上,这光荣便不复存在。是的,这名字就会坍

便是获得解放。我有理由肯定,通过我向您提出的 建议,我正在挽救我这个家族和我的祖国。 "然而,"我答复他道,"您向我提出的建议 是要搞一次政变。

"您是这样看吗?" "大概是这样的。我们是少数派,那么干便是

采取多数派的行动。我们是国民议会的一部分,那 样行动就好像自己代表整个国民议会。我们谴责任

何越权, 那样做便等于篡了位。只有国民议会才有 权下令逮捕的公职人员,我们竟敢对之下手。我们 是宪法的捍卫者,那样做便是破坏宪法。我们是执

掌法律的,那样做正是违法。那就是搞政变。

"不错,但那是行善的政变。

"为行善而作恶,那依然是恶。 "即使成功,也是恶吗?" "成功了更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那就成了表率。" "那么您不赞成果月十八日吗?" "不赞成。 "可果月十八日式的行动可以阻止雾月十八

日。

"可国家第一的理由存在着。 "不,存在着的是法律。

"果月十八日已被一些非常正派的人士所接

"不,它们正好孕育着雾月十八日。

受。

"我了解。"

"布朗基是赞成的,还有米歇莱。

"我反对,还有巴贝斯。

我从道义方面转到了实际方面。

"在指出这一点之后,咱们现在可以研究你的

具体方案了。

这方案充满了难以实施之点,我让他明明白白

地感受到了此种情形。 依靠国民卫队吗?可是拉·伍艾斯庭将军还没有 将军人在里昂而不是在巴黎。他会来支援国民议会 吗?谁知道呢?至于拉·伍艾斯庭,他不是有两副不 同的面孔吗?能对他完全放心吗?号召第八军团拿 起武器吗?可是弗莱斯蒂埃尔已经不担任该团的上 校团长了。第五和第六军团吗?可是格雷西埃和霍 文不过是中校而已,这两个军团会听命于他们吗? 要求荣警长助一臂之力吗?可他会单方面服从左翼 吗?他是保卫国民议会的警察,因而他属于多数 派,而不是属于少数派。以上种种,无一不是难 题。但这些问题,假定它们获得解决,并且是按照 取得成功的方向解决,那么成功本身是否就是应当 解决的问题呢?问题从来就不在于成功,而在于合 法。而在这个方案中,我们即使成功,也仍然不合 法。要想逮捕总统,就得有国民议会的命令,我们 竟以左翼的违法行为来取代国民议会的命令。僭越 加违法:僭越权力,违反法律。现在还要假设会遇 到抵抗,我们就会流血。一旦违法,就会导致流 血。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犯罪。 "不能这样说,"他大声叫嚷,"这是为了拯 救人民。' 他还补充道: "这高于法律。 "对于我来说,并不是这样。" 我明确告诉

得到国民卫队的指挥权。依靠军队吗?可是纽迈耶

他。 我坚持道:"为了拯救人民,连杀害一个儿童

我也不能干。

"加图会这样干。"

"耶稣不会这么干。"

我又说: "您以整个古希腊罗马做凭据。您脑 子里装满了希腊式真理和罗马式真理,可我呢,我

是按照人道的真理办事。新的天际比古代的视野要 更加广阔。

接着沉默了片刻。是他打破了这沉默。

"那么,将采取攻势的就会是他了。

"由他去。

"那么,你们就要打一次事先已注定要失败的 仗。

"我估计是这样。"

"而对您维克多·雨果来说,这样一次寡不敌众 的战斗,就只能以身亡或流放告终!

"我也这么想。

"身亡是瞬间之事,可流放则是遥遥无期的苦 难啦。

"习惯成自然呀。'

他接着说:

"您不仅会被放逐,您还会遭到诽谤。

"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他还要往下说。

"您知道人家已经在怎么说了吗?"

"说什么?"

"说您之所以对他怒火难消,是因为他没有答 应让您当部长。

"您了解,您……"

"我了解: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是他要您当 部长,而您却没有答应。

"那么,就不能....."

"他们会胡编乱造的。"

"不管它啦!"

他大声说:

"这样,您就等于让波拿巴一家杀回法兰西, 而您被放逐出法兰西又是由这个波拿巴作的决

定!

"谁知道呢,"我对他说,"我究竟是做得对 还是不对?这种不公也许反倒是公正。

说到这里双方都不再言语。他又道:

"您能够忍受流放吗?"

"我竭力忍受。

"您能够离开巴黎而生吗?"

"我将得到大海。

"您将会到海边去吗?"

"我这么想。"

"这会是很寂寞的。"

"也是很宏伟的。"

又是一阵沉默。他又打破了沉默。

"瞧,您并不知道流放是怎么回事。我是尝过那滋味儿的。真是苦不堪言哪。我肯定不会再来一次的。死亡是不能逆转的,流放则是不可覆蹈的。"

"如果需要,"我又对他说,也可以去第二

次。

"我会到流放地去,""那还不如一死了之。 离开生命,那没有什么;但离开自己的祖国……"

"遗憾啊,那就等干离开了一切。"

"既然如此,那么在可以避免流放的时候,又 为什么要接受它呢?您还能把什么置于祖国之上 呢?"

"良知。"

这个回答令他陷入了深思。然而他复又开口

道:

"可您如果想一想,您的良知会赞成您采取行动。"

"。 "不会的。' "为什么呢?" "我已对您说过。这是因为我的良知本来就是

的生命犹如无尽的深渊,而良知却照亮了我的四 围,照亮了我的生命。" "我也一样。"他嚷道。我得说,他的语调是 十分诚恳、十分笃实的。他接着说:"我也能感受 并看到自己的良知。它赞成我的行为。我似乎在背

这么个样子的:它不允许将任何东西凌驾于其上。 我对它的感觉,就像海堤能感受到灯塔那样。整个

缘,也就等于挽救其人。种种手段我都已经试遍。 现在只剩下了这一条路,就是逮捕他。我上您这儿 来,采取我现在所采取的行动,便是策划一项既是 反对他,又是维护他的阴谋:反对他的权力,维护

叛路易,其实我是在帮他一把。救他干犯罪的边

他的荣誉。我是在做好事。" "的确,"我对他说,"您的思想崇高伟大而 又超群说。"

我又道:

"可咱们两人的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我除非自己犯罪,否则就不可能阻止路易·波拿巴犯罪。我既

不愿意他搞雾月十八日,又不愿自己搞果月十八日。我宁愿自己被放逐,而不愿去放逐别人。我得在两种犯罪,即我自己犯罪或者路易·波拿巴犯罪这

两者之间作一抉择。我自己是不愿犯罪的。 "那么您就得承受他的犯罪。 "我宁愿承受犯罪而不愿自己犯罪。 他若有所思片刻,然后对我说:

"那就这样吧。 接着又道:

"也许咱们两人都对。 "我也这样想。"我对他道。

我同他握了握手。 他收回母亲的手稿,然后离去。

这时已是凌晨三时。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我在笔录完毕之后才上床睡觉。

战斗已结束,考验犹开始

我不知该上哪儿去。

在7日下午,我决心再到黎希留街19号去一趟。 在马车门下,突然有人抓住了我的胳臂。那是D

于是我们穿过了庭院,从一条小径的侧门走到 了拉封登-莫里哀街上。我们来到了王宫广场。出

夫人。她正在等候我的到来。

"我被发现了吗?"

"是的。

"落入了陷阱?"

"没有。

妣补充道:

"讲来吧。

租马车像平常一样,在这个地方停车。我们搭上了 遇见的第一辆马车。

"上哪儿去?"马车夫问。

她瞧瞧我。 我回答:

"我不知道。"

"我倒是知道呢。"她道。

女人总是了解上帝在什么地方。

一小时后,我到了安全区。

从4日起,每经历的一天,都意味着政变得到了

已被抛弃。巴黎就像一处狩猎的森林,路易:波拿巴 在这里搜捕人民代表。野兽追赶着猎人。我们隐隐 约约能听见莫帕斯在我们身后的狂吠声。我们不得 不分散。追捕的风声很紧。在接受并承担灾难之 后,我们讲入了履行义务的第二阶段。被战胜者变 成了被放逐者。 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结局。我的结局正是应有 的那样,即流放。因为我已错过了一命呜呼的机 会。我不该在这里叙述流放的经历,这本书不是我 个人的传记,我不应当丝毫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使 之离开本书可能唤起的他的兴趣。而且,读者可以 诵过一篇短叙看到我个人的经历, 那是流放中的遗 <u>曜之一(3)</u>。 不论对我们的追捕如何风声鹤唳,只要还存一 线希望,只要唤醒人民似乎还有可能,我就觉得不 应离开巴黎。马拉迈托人到我的隐蔽处向我传话, 说9日即星期二在贝尔维尔将会有某种举动。我-直等到12日。没有任何动静。人民已真的死了心。 但这种死犹如诸神之死, 是暂时性的。 我同儒勒·法夫尔和米歇尔·德·布尔日最后又见了 一次面, 地点是在莱维克城街的狄迪埃夫人家中。 那是在深夜讲行的。巴斯蒂德也来了。这位勇士对

巩固。我们的失败是完全彻底的,并且感受到自己

您将要离开巴黎,我却要留下。您就让我权 充您的副手吧。您就从您流放的远方策动我吧。请 把我当做您在法国的一只臂膀来使用吧。

"我将把您当做一颗心灵来运用!" 12月14日,通过种种波折(如同我的儿子查理

在他那本书里叙述的那样),我终于到达了布鲁塞

尔. 被战胜者犹如一堆灰烬,命运在它上面吹拂,

将它们驱散。所有法治与法律的战士,都凄凄惨惨

地销声匿迹了。真是惨不忍睹的消失啊。

被逐出国境者

罪行既然得逞,各方全都向之归附。坚持一下 是可以的,抵抗却已无可能。形势越来越无望。简 直可以说是一堵厚墙在天际不断扩展,并且将要逐 渐合拢。

出路是流亡。

伟大的灵魂、人民的光荣,全都纷纷踏上流亡之路。我们看到了这阴暗的情景:法兰西被逐出了法兰西

之時。我们看到了这阴暗的情景,法二四被逐出了 法兰西。 然而现实似乎正在失去的东西,未来却在赢得

它;驱散一切的那只手,也恰恰正是播种之手。 左翼的人民代表们被包围,被侦察,被追踪, 被搜捕,有好几天时间从一处庇护所流浪到另一

被搜捕,有好几天时间从一处庇护所流浪到另一 处。逃脱者离开巴黎和法国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马迪埃·德·蒙若的眉毛又浓又黑。他将眉毛剃削

了一半,又剪了发,蓄了胡子。伊凡、佩尔蒂埃、 任德里埃、杜特尔都剃掉了胡子。维尔西尼持名叫 莫林的某人之护照,于12月14日抵达布鲁塞尔。

苏尔彻的穿着打扮像一位亲王。这套服装于他 非常合身,同他那低沉的音色也正相得益彰。一位 庄重的神父帮助他化装,将自己的法衣和衣领借了 给他,提前几天请人为他刮去了络腮胡子,以免新 刮胡须留下的白色痕迹露出破绽,接着将自己的护

德·弗洛特化装成男仆,终于得以在姆斯克隆地 方越过国界线。他从那里到达冈城,然后到了布鲁 寒尔。 在12月26日夜间,我回到了绿门旅店三楼我暂 住的小屋, 那是9号房间, 屋里没有生火。时间已 是午夜,我刚刚躺下,当有人敲门时我正开始入 睡 , 于是我醒了。我像往常一样总是把钥匙留在门 上的。我回应道:"请讲来!"一名女仆打着灯走 了讲来,并月将两名陌牛男子引到我的身边。——位 是冈城的律师某某,一位细看便是德·弗洛特。后者 紧紧握住我的双手,并且一往情深地握个不 停。"怎么?"我对他道,"居然是您吗?"因为 在国民议会亮相的德·弗洛特前额突出, 寓含着深 思,目光深沉,头发剪得低平,长胡须约略有些弯 曲,有点儿像从关于拉扎尔的绘画中走出来的某个 塞巴斯提安·德尔·比翁波笔下的人物。⁴¹可眼下在我 面前出现的,却是一位身材矮小的青年,脸色灰 白, 戴着一副眼镜。但他身上未曾变化并被我立即 发现的,是那颗伟大的心灵,那种高尚的思想,那 敏捷的思维,那百折不挠的勇气。我虽然不能从外 表将他识别,但却不难靠握手同他互认。 埃加·基内是在12月10日由—位英勇的瓦拉几亚

照交给了他,同他形影不离,直至送他上了火车。

女子, 坎塔古泽娜公主带走的。她负责带他到国境 线,并且言而有信。这是很不容易的。基内持有一 张在格鲁贝斯科名下的外国人护照。这人是瓦拉几 亚人,因此基内应当不会说法语,而实际上他能以 名家之笔从事法文写作。旅途险象环生,从登车起 一路都在杳喻护照。在亚眠,人家疑心特别大。但 在里尔是危险的顶峰。宪兵们登上一节又一节的车 厢,手提着灯笼登入厢内,查验旅客的相貌特征是 否与护照所载相符。有几个可疑分子当场就被逮捕 并被投入监狱。埃加·基内坐在坎塔古泽娜公主身 旁,等待查到他这一节车厢。终于他们光临了。坎 塔古泽娜夫人殷勤地趋前应酬那些宪兵,并主动出 示她的护照。但那队长却将坎塔古泽娜夫人的护照 推了回去,并说:"这没有用处,夫人。我们不看 女人们的护照。"同时粗鲁地对基内说:"您的证 件呢?"基内将他的护照明明白白地打开。那宪兵 命令道:"您得走下车厢。要查验您的相貌特 征。"于是他从车厢走下。但恰巧那张瓦拉几亚护 照上没有写明仟何相貌特征。队长皱了皱眉头,对 那帮警员嚷嚷:"这护照不正常!赶快去找警 K!" 似乎一切都完蛋了。但坎塔古泽娜夫人却对基 内讲起最最道地的瓦拉几亚语来:那镇定白若的神

宪兵觉得他们简直就是瓦拉几亚王国的化身,加上 火车马上就要启动,他便将护照还给基内,一边喝 道:"也罢,滚回去!"过了几小时之后,基内其 人已抵达比利时的境内。 阿尔诺(来自阿里埃日)也历尽了坎坷。他已 经被举报,得把他藏匿起来。由于阿尔诺是天主教 徒,阿尔诺夫人便去找神父们。 德盖里神父躲躲闪 闪,马雷神父却一口答应。这马雷神父既勇敢又善 良。阿里埃日的阿尔诺便在这尊贵的神父家中藏匿 了十五天。他从马雷神父家里给巴黎大主教写了一 封信,力劝他拒绝国葬墓的荣誉——路易:波拿巴的 一纸命令剥夺了法国对此事的决定权,而将它转给 了罗马。这封信使大主教怒不可遏。被放逐的阿尔 诺来到了布鲁塞尔。就是在布鲁塞尔,那有"小赤 党"之称的小女孩,仅仅活了十八个月便夭折。正 是她在12月3日将那封工人写的信送到了大主教手 中。她是上帝派到神父面前的天使,但神父却不理 解天使,连上帝他也不认了。 在这花样繁多的波折和冒险当中,每个人都经 历了戏剧性的情节。古尔内的戏尤为奇特和骇人。 大家还记得, 古尔内当过海军军官。他是这么 一种类型的男子汉,办事果断,雷厉风行,对别人

态和畅诵无阻的语流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以至那

推动群众前进。他的举止豪迈,肩宽体壮,膂力顽 健,拳头粗大,体形魁伟,能使一般群众信心倍 增;而他那机灵的目光又能使思想家颇感折服。看 到他走过时,便横添一股力量;听到他说话,便感 受到顽强的意志,那是比力量还要更起作用的。他 很年轻的时候,便在我海军军舰上服役。在某种程 度上,他是一种和谐的结合:既有来自人民的热 忱,又有军人的稳健沉着——正是这,把这位坚强 的人物铸造成带动别人的手段,和发挥作用的骨 干, 当然, 条件是要对他引导得当、使用合适。他 属于这样一种天性:生就宜于同飓风搏斗,并且宜 于深入群众。他是通过见习海洋而了解人民的,他 在革命的洪流中如同在暴风雨的冲击下一样舒展白 机 我们在前文已提到过,他积极参加了战斗,英 勇无畏、毫不懈怠,因此,他也是仍有能力重新点 燃战斗之火的人士之一。自星期三晚餐后,好几名 警察奉命到处搜寻他,要求不论在何地发现,都应 立即抓获归案,即送警察局,而警察局已奉命将他 就地正法。 然而古尔内仍以他惯常的胆识,随意地在市内 走动,以话应抵抗斗争的各种需要,即使在已被军

富有一种吸引力,在事关重大的关键时刻,往往能

队占领的街区,他也来往穿梭。为了有所防范,他 仅仅刮去了自己的上髭。 星期四下午,他正巧在大马路上,离已摆开战 阵的某骑兵团只有几步路。他仪态安详地同他的两 位战友胡依及洛林在谈话。突然, 他发现自己连同 两位伙伴,已被一小队市政警察所包围。一条汉子

抓住他的胳膊对他说:"您是古尔内,我现在逮捕 您 "哎呀呀,"古尔内驳道,"我的名字叫列平 哪可!

那汉子又道:

"您就是古尔内。您竟不认识我了吗?不过

呀,我倒还认得您呢。我跟您一起,当过社会党选

举委员会委员。 古尔内逼视了他—会儿,追忆起了这个人物。

这汉子说得对。他的确曾属于圣 - 斯皮尔那块飞地 管辖。那警探笑嘻嘻地又道:

"我同您——起推选了欧仁·苏。" 没有必要否认。讲行抵抗的时机也不适合。我

们前已指出,这里有二十名市政警察和一团龙骑 兵。

"我跟您走。"古尔内说。 人家叫来一辆出租马车。

"我先上去,"那警察道,"你们三人都跟我走一趟。"

他让胡依、洛林与古尔内一起上了车,让他们 在前排就座,然后自己在后排坐在古尔内身边。最 后他向马车夫喝道:

"去警察局!"

市政警察环绕马车而立。也许是由于偶然,也许是有自信心,甚至也许是为了尽快地讨得赏金,逮捕古尔内的那汉子对马车夫叫道:"快走,快走!"于是马车疾驰而去。

然而古尔内明白,一旦他被解往警局,就会在警局院内处决他。因此,他已下定决心,不能到达

那个终点。

在圣 - 安东街的一个拐角处,他朝后看了一眼,发现市政警察仅仅是远远跟随着马车。

马车里的四名乘客还没有一名开口说话。

古不内对坐在正对面的两位伙伴投以目光,那

意思是:咱们是三对一,应当乘此机会溜之大吉。 那两位都眨眨眼睛,暗示街上行人太多,不可

马上动手。

不一会儿,马车开出了圣-安东街,进入了德·富尔西街。后者通常是人迹罕至的,此刻更无一人经过。

古尔内突然转身对着那警探,问道: "您有逮捕我的逮捕证吗? "没有。但我有警察身份证。" 于是他从衣袋里掏出他的警员证,出示给古尔 内。两人便有了这样一幕对话: "这不正常。 "这有什么关系?" "您无权逮捕我。" "反正都一样,我就是逮捕您了。" "瞧您说的。您是想要钱。您要吗?我身上有 的是。让我逃走吧。 "即使金块跟您脑袋—般大,我也不要。古尔 内公民,您是我最得意的捕获物。 "您把我带到哪儿去?" "去警察局。

"他们要在那儿枪毙我吗?" "有可能。

"我的两位伙伴呢?"

"也不排除。 "我不想去。

"您必须去。

"我说了不去。"古尔内大声嚷道。

接着,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一把抓住了

那家伙连呼救都来不及,只能拼命挣扎。一只钢叉般的巨掌紧紧攫住了他。 他的舌头伸到了嘴巴外头,眼神变得极为恐怖,暴突到眼眶之外。蓦然间,他的脑袋颓然倾

那警探的喉管。

倒。一股淡红色的泡沫从喉头流向嘴唇:他已一命归天。 胡依和洛林一动也不动,他们自己也似乎被雷

殛,只是凝神注视着这副惨象。 他们一言不发,他们一动也不动。马车继续滚

他们一言不发,他们一动也不动。马车继续滚滚向前。

《问刖。 "请把车门打开。"古尔内向他们大喊。 可他们不能动弹,这两人似乎已变为太天

可他们不能动弹,这两人似乎已变为木石。 古尔内的拇指深深嵌入那混账警探的喉部。只 }试着用左手去打开车门,然而他没有成功,他感

好试着用左手去打开车门,然而他没有成功,他感到只好用右手去开门,因而不得不放松了那警探。 那家伙向前倒下,双膝着地瘫成一堆烂泥。 古尔内打开了车门。

"下车吧。"他吩咐那两人。 胡依和洛林跳到了街上,然后拔腿就逃。

马车夫竟然毫无察觉。

古尔内有意让他们走得远些。然后他按了按铃铛儿,让马车停下,从从容容地下了车,重新关上

平,眼神严峻,令人想起英国人的浑圆脑袋。他更像克伦威尔属下的清教徒,而不像丹东一派的山岳党。古尔内向他讲述了这段惊险故事,结局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布维尼埃点头称是。 "您杀了一个人。"他对古尔内说。 在剧本《玛丽·杜多尔》中,我通过法比亚尼之口答应道: "不,我杀了一个犹太人。"

"我杀了一个密探,救了三个人,其中包括我

古尔内说得对。这是在酣战之中发生的事,人

古尔内大约没有读过此剧,便道: "不是犹太人,是一名密探。"

车门,不急不忙地从钱袋里掏出四十个苏,将这笔 钱付给车夫。那车夫讫未离座,古尔内对他

他一头扎进了巴黎市区。在胜利广场,他遇见了前立宪议员伊西多尔·布维尼埃。此人是他的老友,大约六周前从马德洛奈特放出,当初他是为了《共和团结报》事件下狱的。布维尼埃是左翼高层座位上的杰出人士。他的头发金黄,发型理得低

说:"继续往前走吧!"

接着又补充:

自己。

杀人犯,而他则处在合法自卫的地位。我还要指 出:这个浑蛋在人民面前似乎是民主派,对警察局 来说却是密探,因而是双重的叛徒。总之,这密探 是给政变当局提供炮弹的人,而古尔内则是维护法 律的战士。 "你得藏起来,"布维尼埃说,"到朱维西来 吧。 布维尼埃在朱维西有一个小小的憩息之地,正 在诵往高尔贝叶的大公路上。他在那个地方颇有名 望,并且受人爱戴。古尔内同他当晚就到了那里。 不过,他们刚下车,就有农民向布维尼埃报 告:"宪兵已经来抓过您啦,今天夜里还要再来 呢!"干是只好重新上路。 古尔内比仟何时候都更处于危难之中:他被搜 寻,到处流浪,被追捕,备尝艰辛地躲在巴黎市 内。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2月16日。没有办法搞到 一份护照。 末了,在16日,北方省铁路方面的一些朋友, 为他搞到了——份特别护照,上面写明: "请准予×××先牛、值班督察官诵行。" 于是他下决心在次日起程,并乘坐白天的火 车。他认为(也许不无道理):夜班车被盯得更紧

家要把他抓走枪杀。实在说,逮捕他的密探是一名

更严。 火车是在早晨八时开出的。 那是在17日拂晓时分,他利用晨光微嘉的瞬

路站。他那高大的身材本身就是一种危险。但他到 底还是挨进了火车站。开车的司机和锅炉工,把他 同他们自己——块儿安排在行将出发的列车的煤水车

间,悄悄地从一条街溜到了另一条街,直至北方铁

上。他身上穿的还是12月2日以来的同一身服装, 既没有换洗衣裳,又没有衣箱,身上只有少量零花 钱。

在十二月的季节里,天亮得晚,黑夜却来得 早。这对被放逐者极有助益。

他在夜幕降临之时,顺利地抵达国境。到了纽 维格利兹,已经是在比利时境内了,他觉得自己进

入了安全区。但人家还是要他出示证件,他让人把 他带到了镇公所,并对镇长说: "我是一名政治流 亡者。

那镇长身为比利时人,却是一名波拿巴分子 (这样类型的人物所在多有)。他干脆让宪兵将他

解回国境线,并暗中下了命令:将他交还给法国当 局。

古尔内觉得自己完了蛋。 比利时宪兵将他解到了阿尔芒蒂埃尔。万一他 们要求见镇长,古尔内便没救了。幸好他们要求见 的是海关督察。

古尔内看到了一线希望。 他昂首阔步地走过去同海关督察交谈,并同他

拉了拉手。

此时比利时宪兵还没有放开他。 "天晓得,先生,"古尔内对那海关人员

说,"您是海关督察,我是铁路督察。督察与督 察,不会你吃掉我,我吃掉你!他妈的!几位比利

时老好人吓破了胆,把我打发到您跟前,而且不知 为什么,还派了四个宪兵押送!我是奉北方公司之

派,到这儿的什么地方,修理一下某座桥梁的铺 道,因为它已不牢固。我现在请您让我继续走我的

路。您看,这是我的通行证。 他将诵行证交给了海关官员。后者看了一遍 , 觉得合乎规定,便对古尔内说:

"督察先生,您自由啦。 古尔内由法国当局解放,摆脱了比利时宪兵之

后,便直奔火车站月台。那里有他的老朋友们。

"快点儿,"他嚷道,"现在已是深夜,但这 没有关系,甚至还更好哩。给我找一个走私惯犯,

好帮助我越过边境。 人家给他带来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子。这孩子头 语说得极好。 "您叫什么名字?"古尔内问。 "叫亨利。 "您秀气得像一位姑娘呢。 "可我是堂堂男子汉呀。 "是您给我带路吗?" "是的。 "您曾经走过私吗?" "我现在还走私哩。" "您熟悉路线吗?" "不。我不用走正路的。 "那么您熟悉什么呢?" "我熟悉各种诵道。 "有两处海关。 "这我清楚。 "您能让我诵过吗?" "很可能的。 "您不怕海关人员吗?" "我怕的是狗。 "要是这样,"古尔内说,"咱们就带上打狗 棍。 果然,他们为自己装备了几根粗大的棍棒。古

发金黄,面色红润,容光焕发。他是瓦降族人,法

"就是说,要到明天凌晨四时。"亨利说。 此刻是午夜时分。 他们立即上路。 亨利称之为"通道"的地方,换一个人会称之 为"路障"。那是一串接二连三的滑径和洼地。前 几天刚下过雨。凡是低陷的地方,全都变成了水

尔内给了亨利五十个法郎,并且答应他:一日诵过

第二道海关线之后,就再给他五十个法郎。

潭。 一条古怪的小径弯弯曲曲在七折九回的迷宫中 蜿蜒,有时像欧石楠丛生之地那样充满荆棘,有时 又像沼泽地那样泥泞潮湿。

夜色正浓 , 一片漆黑。

不时,从远方的黑暗处,传来阵阵犬吠声。那 走私者便绕道而行,或者做蛇行状,蓦地向右或向 左急转弯,有时甚至还要走回头路。

古尔内跳过矮墙或篱笆, 跨越过暗沟, 每时每 刻都触绊到什么障碍,有时滑入泥潭,被荆棘钩 住,衣服撕成了碎片,双手鲜血淋漓。在行进中,

他摇摇摆摆,不断被骚扰,筋疲力尽,困顿已极, 但依然高高兴兴地紧跟他的那位向导。 每分钟都会走错一步。他常常跌入一摊泥浆之 中,再站起来时已是满身污泥。最终,他掉进了一 干干净净呢。不过我觉得很冷哩。 正像亨利估计的那样,凌晨四点,他们到达了 比利时村庄迈辛纳。两道海关防线均已通过。现在 古尔内什么也不怕了:不怕海关、不怕警察、不怕 政变当局、不怕人,也不怕狗了。 他又给了亨利五十法郎,便继续步行前进,而

处泥沼。那里水深达四尺,浸透了他的诵体周身。 "好极啦,"他自我解嘲道,"这下子我可是

到傍晚时刻,他才走近一处铁路交诵线。他上 了车,到入夜时分,方始在布鲁塞尔的南方火车站 下车。

并无一定目标。

他是前一天告别巴黎的,这当间他没有入睡过 片刻,并且走了一整夜的路而未曾吃任何东西。他 自己搜了搜腰包,钱袋是不翼而飞了,但却触摸到

一片面包干。找到这片面包的欣喜之情,大大超过 了丢失钱包的懊恼。他的钱倒是藏在一根腰带里, 那钱包里放着几封信,很可能是落在泥潭里了。信 件里最重要的是一封恩斯特·柯式林先生的介绍信。 此人是一位老友,信是写给现在已流亡于布鲁塞尔

的人民代表基尔果和卡洛斯·福雷尔。这两人住在勃 拉邦旅馆里。 他走出火车站的月台,便跳进了一辆夜班马

"去勃拉邦旅馆!" 他听见有人喃喃复述这旅馆的名字,扭头一 看,原来正有一人借着路灯昏暗的灯光,用铅笔垫

着公文本在书写着什么。

"也许这是警察局的什么人。"

车,对车夫大声说:

他身上没有护照,没有介绍信,也没有任何文件。因此他担心会不会在夜间又遭逮捕。而他这时

真想好好睡它一觉。"今夜得找到一张舒适的眠床,明天一切都去他娘的!"到了勃拉邦旅馆门前,他付了马车夫的车钱,而并不直接进入旅馆。何况,他如果直接问人民代表基尔果和福雷尔,那

就会是白费力气。因为这两人在此居留都是使用的假名字。 他开始在街道上流浪,这时已是晚上十一时。

他开始在街道上流浪。这时已是晚上十一时。 他早已感到十分疲劳。

终于,他看到一盏点燃了的灯笼,灯笼上写着 招牌:草奈旅店。

他走了进去。 旅店主人即他去来,并以好奇的日光上下!

旅店主人朝他走来,并以好奇的目光上下打量 着他。他这才想到也该自己照照镜子。

有16。1622分心到616日已然就说了。 他的胡须没有刮去,他的头发蓬垢,他的鸭舌 帽沾满污泥,他的双手鲜血流淌,他的衣服褴褛不 堪;其人其貌实在是丑陋无比…… 他从腰袋里掏出了两枚路易,放在他刚刚进入 的低矮前厅的桌子上,并对主人道:

"先生,实话实说吧:我不是盗贼,而是流亡者。我的护照便是钱。我从巴黎来。我想先进食,

然后睡上一觉。"

那店主收下了两个路易,并且深受感动,当下 嘱咐给他备床和食物。

第二天,他还在睡梦中,那店主就走进了房间,悄悄叫醒了他,并对他说:

"先生,喏,假如我是您,我就会去看霍迪男

爵。" "你说什么?要冲用爵?"睡音犹沈的士尔内

"您说什么?霍迪男爵?"睡意犹浓的古尔内

问。

店主向他说明了"霍迪男爵"是怎么回事。至于笔者,也曾经同古尔内发生过同样的疑问,竟从居留布鲁塞尔的三位人士得到了一致的答案:

"那是一条狗。"

"那是一个包打听。"

"那是个阴险狠毒的家伙。

这三个人的答案也许不无夸张之处。

第四位比利时人并不具体回答,而仅仅对我

说:

"那是一头畜牛!"

从担任的公职来说,霍迪男爵先生被布鲁塞尔 一般人称为"公安行政长官",亦即改头换面的警 察局局长,有点儿卡利埃的成分,也有点儿莫帕斯

的色彩。 由于霍迪男爵先生的功劳, 当时的比利时警察

是俄国警察同奥地利警察的混合物。后来霍迪男爵 先生便离开了这个位置,同达朗贝尔先生一样,成 了耶稣会的一员。我读过这位霍迪男爵的一些古里 古怪的密札。无论从行动还是从作风的角度看,耶 稣会派的警察暴露出他们秘密宝藏时,实在是达到

所产生的那种效果。 在我们所涉及的这个历史时期(1851年12 月),教权派同各种形态的王权主义结合到了一 起。这位霍迪男爵在其权力的范围内,将奥尔良派

了无耻之尤和丑恶之极。这是神父的法衣解开纽扣

与正统派熔于一炉。我不过是讲点儿事实。如此而 E,

"霍迪男爵,好嘛。"古尔内说。

他站起身来,穿好衣服,又努力刷了刷衣服, 便问那旅店主人:

"警察局在哪里?"

"在司法部内。

在布鲁塞尔,建制便是这样的。警察主管机构 是司法部的组成部分:这不太能拔高警察,倒是能 降低一点儿司法。

古尔内请人家带路,来到了这个人物的面前。 霍迪男爵先生算是很给他面子了, 劈头就很生

硬地问:

"您是什么人?"

"一名流亡分子,"古尔内答道,"我便是政

变赶出巴黎的那种人。

"您的身份是?……"

"前海军军官。"

"前海军军官!"霍迪男爵又道,那声音变得 柔和多了 ,"您当年认识德·儒恩维尔亲王老爷殿下

吗?"

"我正是在他摩下服役呢。"

这倒是事实。古尔内曾在德·儒恩维尔亲王先生 指挥下作战,并目深引以为荣幸。

听见这一官布之后,比利时国家安全执掌官顿

时眉开眼笑,以警界罕见的优雅笑容对古尔内说:

"太好啦,先生!您愿意在敝国待多久就待多 久。对于山岳派,我们要关上比利时的大门,赏他 们一个闭门羹;但对像您这样的人物,我们可是要

敞开大门的呀。

想到:那第四位比利时人给我的答复是最正确的。 在这类悲剧当中,往往掺和着某种可怕的喜剧 成分。巴特莱米·台里埃是人民代表,并且遭到放 逐。有人给他发了一张特别护照,并为他和他的妻 子规定了直达比利时的一定路线。 他拿到这张护照 之后,他便同一个女人一起出发了。这女人实际上 是一个男人。他名叫普莱沃,是东戎的地主、拉利 埃的乡绅之一, 也是台里埃的堂弟。 政变在东戎爆 发之后, 普莱沃拿起了武器, 尽了自己的公民职 责,对这一违法事件进行了斗争,捍卫了法律。因 此人家判了他死刑。人所共知:这便是那年头的司 法。这类司法判决是要执行的。因为犯了这类为人 正直的罪,他们刀铡了夏尔莱,处死了居两尼埃, 将西拉斯送上了断头台。断头台是当年的统治工 具。用断头台来实施谋杀,是那个年头维持秩序的 手段之一。正因为如此, 所以必须救出普莱沃。他 的身材瘦小,人家把他装扮成妇人。他长得不怎么 漂亮,所以只好用一层厚厚的而纱遮住他那副尊 容。至于他那双战士式的粗大无畏的手,人家则为 他备了一副护套,借以藏拙。这么遮饰一番之后, 再在身段上增添了几分圆浑,普莱沃倒成了一位楚 楚动人的女子。他变成了台里埃夫人,那位堂兄便

当古尔内将霍迪的这番回答向我转述时,我便

领着他闯关。他们平安无事地横越了巴黎市区,— 路顺风,唯一的风险是普莱沃的一次冒失:他发现 一辆大车的车夫突然倒地,便丢下了护手套,掀开 了面纱和短裙。台里埃大惊失色,赶忙拦住他。否 则,他定会助那车夫一臂之力,并将那役马扶将起 来。倘若如此,只要旁边有一位市政警察,普莱沃 定会被当场拿获。台里埃急忙将普莱沃推进—节火 车车厢,在夜幕方降的时刻,两人一起动身去布鲁 塞尔。车厢里仅有他们二位,各自占据了一角,面 面相觑而坐。在到达亚眠之前,一切都顺顺当当。 一到亚眠,火车停了车,车门打开,一名宪兵上车 坐在了普莱沃的身边。那宪兵要查验护照,台里埃 当即出示。那小女子待在一角,戴着面纱,一言不 发,也毫不动弹。宪兵觉得一切正常,只是说了一 句:"咱们同路。我值勤直到国境线为止。 火车按时刻表停足了时间便启动。夜色浓黑。 台里埃打起了瞌睡。突然间,普莱沃觉得一条大腿 朝他压迫过来。那正是警察先生的膝部。一只靴子 压在了他的脚上,那正是宪兵队的专用靴。原来在 那位宪兵郎的脑海里,忽发奇想地杜撰出一篇田园 牧歌。他先是充满柔情地压迫着普莱沃的膝头;接 着,因为受到天色墨黑和夫君小憩的鼓舞,便将那 浮荡的手伸向了裙子的衬里——倒是莫里哀笔下人 物的故技重演。然而这位戴面纱的美人却很有德 行。普莱沃颇感惊奇而且不胜愤慨,只好轻轻推开 那宪兵的不洁之手。风险可是已达到了极限。这宪 兵也委实讨干多情,他若再添些许胆量,便会出现 意外。这意外顿时会将田园牧歌变成司法记录,将 淫荡的公羊恢复其警棍的真相,把提尔西斯再造成 维托克。整个事情就会成为一桩奇案:一位旅客被 送上断头台——事发是因为某某宪兵有伤风化!于 是普莱沃向后退缩,重新挤进自己的那个小角落, 把裙子的褶皱弄得像先前一样,把两条腿藏到车座 下面,总之是坚决维护自己的贞洁和德行。然而, 那宪兵照旧敢作敢为。较开头毫不逊色,也丝毫未 曾泄气。那危险简直与分与秒俱增,灾祸已迫在眉 睫。双方的较量是静悄悄的,但却有板有眼、寸土 必争。一方是柔情似水,另一方则是恨恨不已。好 事本来多磨, 宪兵大人便格外上劲儿。台里埃已入 梦乡。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火车戛然而止, 但闻 车役一声高吭的叫喊:"到达基埃夫兰站!"车厢 门立时大开。大家都已进入比利时境内。那宪兵只 得住手,并且必须返回法国。他站起身来下车。正 当他脚离车厢踏板即将触地之时, 他听见在他的身 后,从那面纱之下溢出无限愤慨的怒骂: "滚你妈 的蛋!则老子要你的命!"

军事委员会与混合委员会

司法有时也碰到险情。

这古老的词汇现在有了新意。

法典已不可靠。法律已成为向罪犯宣誓效忠的

某种东西。路易·波拿巴树立了一些法官,但他们办 的事情倒好像拦路抢劫。正如树林子由于密不透风

可以成为剪径大盗的帮凶,立法也可以由于晦暗不

明而充当罪犯的同谋。它还有某些"缺陷",不足

以变得—团漆黑;于是人家修修补补,补足这类缺

陷。用什么办法?干脆用武力,或者用法令。"依 照法令",2月17日的法令便是此类杰作。这道法

令以姓名的放逐补充了人身放逐。多米提安(5)也不 会有更高明的发现。人的良心感到困惑不解。法 律、公平、理智感觉到的是:那主子对人们享有的 权威—如盗匪支配钱袋的权威。不许回嘴。 听从吩

咐。这肮脏的年头,是无可比拟的。 各种不公平的事都可能发生。一些似是而非的 立法机构突然出现了,在立法之中糅进了那么多晦

暗的东西,以至利用这些晦涩的规定来于黑暗的勾 当已经变得轻而易举。 一次得逞了的政变,干起事情来是肆无忌惮

的。这类得误意味着为所欲为。

事例比比皆是。但我们却不得不长话短说。我

们只是以压缩的形式来介绍这些事例。 有两类司法机构:军事委员会和混合委员会。

军事委员会进行秘密审判。一位上校主持审 判。

仅在巴黎,就有三个军事委员会。每个军事委

员会分到一千个案件。调查法官将案情呈送给共和 国检察长拉斯库,再由检察长转交给上校庭长。委

员会下达传讯被告的命令。被告也就是案件嘛。人

家研究案情的,也就是说:翻阅一下卷宗。起诉书 非常简练,两至三行文字。举例来说,大约是:姓 名、职业。头脑清楚。常去咖啡馆。有读报习惯。

多言。危险分子。 起诉简明扼要。审判更是毫无冗言赘语。那只

是走个讨场罢了。

案情经过审议,法官的意见也已听取,那上校 便抓起—支鹅毛笔,在主诉那—行文字下面画了这 三种记号中的一种:

"一"的意思是送往朗贝沙。

(等于慢性断 "十"的意思是到开云去流放。 头台。必死无疑。)

"O"的意思是开释。

当此—司法机构运转之际,作为对象的那个人

"您的兄弟在哪里?" "您的父亲在哪里?" "您的儿子在哪里?" 妻子、姊妹、女儿、母亲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 拉利埃的某一个家庭,即普莱沃一家,住在东 戎地方,便有十一个成员受到打击:一个被判死 刑,其余被判放逐或流放。 巴提约尔区的一位葡萄酒贩,名叫布里沙杜, 被流放到开云,仅仅由于其档案中有这么一句

某位 上校同被他判决的人有这样—场对话-

"天哪,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您好好反省反

物有时还享有自由,可以安详地自由来去。然后人 家猝不及防地将他逮捕。他也不知人家打算怎么发

落他,便匆匆起程前往朗贝沙或前往开云。 家属往往并不知道他的下落。 人家问妻子、姊妹、女儿或母亲:

"您的丈夫在哪里?

话: "他的酒店常有社会党人光顾。

"有这样的事?请问为什么?"

这是当场记录,准确无误的: "您被判刑了。"

省。回顾一下您都干了些什么。

"我得反省?" "不错,就是您。" "什么?要我反省?" "您总是干了点儿什么事吧?" "不对,我啥也没干。我甚至连自己的义务也 没尽到。我本应当拿起枪,走上街头,向人民发表 演讲,筑起街垒来;可我一直待在家里,平平庸 庸,像懒汉一样(被告自己都忍不住失笑)。我要 责备自己的正是这一点哩。 "您被判刑并不是因为这个,您好好想—想 吧。 "我想不出什么。" "什么?您难道不是上过咖啡馆吗?"

"您没聊天吗?" "嗯,也许聊过。" "您没有发出过笑声?" "或许笑过吧。"

"上过,去用早餐。

"笑谁?笑什么事情?"

"笑当前的时事呗。说对啦,我真不该笑 啊。"

"您同时还说了话吧?"

。您问的还说了话吧? "说了。"

"说的是总统。" "说了些什么?" "天晓得,说可以说的话,比如他违背了自己 的誓言。 "还有呢?" "还有,他们无权逮捕人民代表。 "您说了这种话?" "是的。我还说了:他无权在大马路上杀人 说到这里,那被判刑的人打断了自己的话头, 放开喉咙鸣冤道: "就因为这,要把我送到开云流放!" 那法官盯着囚徒,应道: "那又怎样?" 另一种形式的司法: 三个任意的人物,三名可以免职的官员-位省长、一名军人、一个检察官——都是以路易·波 拿巴按不按电铃召见,作为自己良知的标准。他们 在一张桌子面前就座,开始判起案子来。审判谁? 审判您、我、我们,审判每一个人。判什么罪?他 们制造一些罪名。根据什么法律?他们自行创立法 律。判决哪些刑罚?他们自己规定刑罚。他们了解

"说谁来着?"

被告人吗?不了解。他们听取被告的申诉吗?不 听。他们又听取了哪些律师的辩护呢?没有一个律 师。他们询问了哪些证人?一个也不问。他们进行 了何种讨论?不讨论。他们安排了哪些公众旁听? 一个也不安排。这样,既无旁听,又无讨论;既无 辩护方,又无证人;审判官并非职业法官;陪审团 里并无陪审法官:法庭不成其为法庭。罪名是巧立 的,所科刑罚是杜撰的。被告缺席,法律无有。凡 此种种, 犹若白日做梦。由此产生的只有一个现 实: 判处清白无辜者。 于是有了流放、放逐、流亡;有了家毁人亡, 有了生离死别;有了四万个家庭的不尽哀痛。 这便是历史书 上一笔带过的"混合委员会" 一般说来, 叛国大罪的惩罚对象是大人物, 并 且以此种镇压为满足。此种大罪有如巨石之滚动, 白成一体, 粉碎 L层的抵抗。名门望族充当牺牲品 也就足够。然而12月2日事件却精巧之至:它还需 要小人物充当受害者。它那杀人的脾胃,一直延伸 到穷苦百姓和无名之辈。它泄愤报仇直达下层。它 在社会阶梯的最底层劈开缝隙,好把放逐的刑罚敲 打讲去。所谓"混合委员会"实在是地方性的三头 执政官,正是为它的此种行径效劳。哪怕是卑贱者 或蠃弱者的头颅, 也一概不能幸免于难。他们居然 地,使原已无产者遭到新剥夺。总之,政变当局创造了"奇迹",能在雪上添霜,使贫困者更加不幸。几乎可以说,波拿巴不惜工本地显示对农民的深仇大恨。他把葡萄农从葡萄田里强行拉走,把耕作者驱逐出耕地。他把泥瓦匠从脚手架上拉下来,

把纺织工人从织机旁赶走。竟然有些人接受了这项 任务:将这巨大的全民灾难,一点一滴地发落到最 微不足道的小民身上。多么丑恶的勾当!将大灾大

难化成了碎屑,再撒到弱小人物的身上!

能想出招数,使赤贫者更贫困,使饿殍死无葬身之

宗教方面的细节

宗教也可以多多少少掺和进此种司法。请看下 面这件小事。

像阿里埃日的阿尔诺一样,弗雷德里克·莫林是 天主教共和派。他觉得12月4日惨死者的灵魂,是

大主教共和派。他觉得12万4日惨死看的炎魂,走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政变当局的连续射击抛进了茫茫的深渊。这些灵魂可能需要某种援救。于是

他主动承担这件非常辛苦的工作:请人做一次弥撒,以安抚这些亡灵。然而神父们却想将弥撒保留

撒,以安抚这些亡灵。然而神父们却想将弥撒保留 给自己的朋友们。于是,由弗雷德里克·莫林带领的 天主教共和小组,便先后找了巴黎的所有教士:他

天主教共和小组,便先后找了巴黎的所有教士:他们一概予以拒绝。他又找了大主教:仍然是予以拒绝。

间,城了以起宅。他又找了大土教:仍然走了以往 绝。为谋杀者做弥撒,要做多少就做多少;但为被 谋杀者,一次也不做。为这类亡灵祈祷,岂不成了 骇世惊俗的怪事了吗?拒绝者固执己见。怎么了结

此事呢?免除弥撒对别人会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对 这些虔诚的信徒而言,却谈何容易?十分为难的这 些尊贵的天主教民主人士,终于在郊区的某个小教

查导员的大主教民主人工,终于任郊区的亲个小教区,发现了一位可怜巴巴的副本堂神父,他愿意细声细气地在仁慈的上帝耳边念一遍这段弥撒,并且请上帝务必三缄其口,不可将此事外泄。

怎样从汉姆逃出

现在是1月7日至8日的夜间,夏拉斯正在沉睡。 他那小屋门闩落下的声音将他吵醒。

"嘿嘿,"他自言自语道,"人家将咱们禁闭起来了!"说着又睡了。

起未了: 阮有文牌了。 一小时之后,室门打开了。要塞司令身着戎装 走了进来,一名警察举着火把陪伴着他。

时间大约是凌晨四点。

"上校,"那司令道,"请立即穿好衣服。" "这是为什么?"

"您即将出发。"

"又要搞什么名堂!" 那司令避不作答。夏拉斯白管穿衣。

那可マ姓介作者。 复拉别百官牙衣。 他正要穿衣完毕,突然闯进一个穿黑衣服的年

轻人。 这年轻人对夏拉斯说起话来。

"上校,您这就要离开思考,您将会离开法国

的。我奉命把您带到国境线。 夏拉斯大叫大嚷道:

"如果是为了离开法国,我就不离开这要塞。

这是违法加违法!你们本来就无权监禁我,现在更 无权将我流放!我说这话是根据法律、公民权利、

我过去的功劳和我现在的身份!我提出抗议!您是

"我是内政部长的办公室主任!" "哦,就是您名叫利奥波尔·勒洪啊!"

那年轻人低垂下了眼帘。

夏拉斯又说:

什么人,先生?"

"您是代表某个被称为内政部长的人而来。我 想,他大概名叫德·莫尔尼先生。我认识这位德·莫 尔尼先生。他是个年纪不大的秃头:他玩弄了会掉 头发的那种游戏,现在他从事的则是要掉脑袋的游

谈话令人难堪。那年轻人常常低头呆看着靴

尖。

戏。

沉默片刻之后,他不惴冒昧地开了口:

"夏拉斯先生,我奉命告诉您:假如您需要用

夏拉斯即刻打断了他。

"先生,快住口!不许多说一句!我为祖国效 劳已有二十五年,作为军官,在前线,都是如此。

始终是为着荣誉,从来不是为了图利。留住你们的

钱给你们自己吧,你们这些家伙!" "可先牛....."

"住口!你们摸过的钱,会弄脏我的手!" 又沉默了一阵。那部长私人办公室主任又打断 "上校,您将由两名负有特殊指令的人员陪同,而且我应当预先告诉您:您将根据命令,持有一张假护照来旅行。护照上的人名是万桑。" "哼,天老爷!"夏拉斯脱口而出说道,"这

真是异想天开!谁能想得出,让我奉命旅行,并且用假护照、假身份!" 他双目怒视利奥波尔·勒洪先生,又道:"先

生,告诉您,我名叫夏拉斯,而不是万桑。我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祖祖辈辈都只使用自己的父名!"

他们终于起程了。 他们乘坐轻马车直至克莱依,铁路便经过那个 地方

地方。 在克莱依火车站,夏拉斯瞥见的第一个人士,

便是尚加涅埃将军。 "哦,是您呀,将军!"

了这沉默:

哦,是您好,将车! 两位被放逐者热烈拥抱。流放的情景便是这

样。
"他们他妈的怎么处置您?"将军问。

"可能同对您的处置一样。这帮无赖让我用万 桑这假名字旅行!"

"我呢,"尚加涅埃说,"我得用勒白朗的名

字!"
"他们至少应当管我叫勒鲁日⁶!"夏拉斯大声说,一面哈哈大笑起来。
就在这当儿,由警察在稍远处守卫的那条线上,渐渐环绕了一圈人。群众认出了他们,并向他

们致敬。一位母亲没能拦住同行的小男孩,这孩子

奔到夏拉斯跟前,握住了夏拉斯的手。

他们登入了车厢,表面上同其他乘客一样享有 自由。不过他们被隔绝在不同的车室内,每位又有 两人陪伴,一个坐在旁侧,另一个坐在对面,并且 目不转睛地盯着被押送者。尚加涅埃将军的看守 人,从身材和力气上讲,都属于一般平庸之辈。但 看守夏拉斯的却都是彪形大汉了。夏拉斯本已是身

英勇的历史。 夏拉斯向他们提出了问题,得知他们是从1813年起就开始当兵的,那时年纪还很小,因此,他们曾在拿破仑的兵营里服役。现在他们是吃维托克式的警探饭。一名战士,形象扭曲成这样,实在可悲。

高体壮,他们还整整高出他一头。这几条汉子现在 是警察,从前当过精锐步兵。这帮子密探也曾有过

他们当中有一位,衣袋鼓鼓囊囊,似乎有意隐藏着什么东西。

当这家伙陪同夏拉斯穿过火车站时,一位女性 旅客讽刺道:

"他是不是把梯也尔先生藏在衣兜里了?"

那特务隐藏的,其实是两把手枪。他们都身穿长礼服,并且扣紧了纽扣,用以遮盖携带的武器。他们奉命对这些"老爷"要以大礼相待,但在特定条件下,则应予以就地处决。

这两位囚徒已被单独告知,他们在沿途各类当局面前,应当以外国人——瑞士人或比利时人——的面目出现,可托称是因为其政治见解而被驱逐出境。警探还是作为警探,可表示是为了将这两名外

三分之二的行程进行得很顺利。 到了瓦伦西安, 却发生了事故。

国人递解至边境而执行此项仟务。

到了风伦西安,却发生了事故

政变既已成功,到处都是热心人。连卑劣的勾当也不愁没人干。告密是为了取悦当局;热心乃是效忠的一种办法,人人都愿意表示此类倾向(1888)

充当大兵,省长干警长的活儿,警长便自任密探。 瓦伦西安的警长亲自查护照。即使给他最好的

东西,他也不愿将这份美差交给下级督察官。 当人家将那勒白朗先生的护照送到他跟前时,

当人家将那朝日明先生的护照达到他跟削的,他两眼紧盯着"勒白朗"瞧了一阵子,身子挪动了一下,便大喊:

"您是尚加涅埃将军!"

"这同我不相干。"将军应道。

这时,将军的两位护送人表示不满,并将他们 自己的证件出示。这些证件完全合乎规定。

"警长先生,我们是政府的人员。请查验我们 白身的护照!"

"肮脏的护照!"将军说。

警长点头表示赞同。他在巴黎当过雇员,经常 被派往参谋部、推勒里宫办事,出入于尚加涅埃将 军的近侧。他很熟悉这位将军。

"这太过分啦!"那几名特务嚷了起来。他们 奋力挣扎着,宣布自己是警察局官员,正在执行特

殊使命。并说,他们奉命将这勒白朗解送到边境, 此人是由于政治原因而被驱逐出境的,他们指天为 誓,保证这勒白朗确实叫做勒白朗。

"我不怎么相信什么誓言!"那警长道。

"正派的警长啊,"尚加涅埃嘟囔道,"您说 得很对。白从12月2日以来,誓言和宣誓云云,都 不过是家常便饭罢了。

随后他暗自发笑。

那警长越来越不知所措。两名警探终于提出要 囚徒自己出来作证。

"哦,先生,请您自己说一说您的姓名吧。"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尚加涅埃答道。 所有这一切,对于一名外省警官来说,都是标

准的公事公办。 在瓦伦西安的警长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尚加 涅埃将军已从汉姆逃跑,他用了假名字、假护照, 由假警察押送以便混淆视听。整个这一套,乃是外

由假警察押送以便混淆视听。整个这一套,乃是外逃的阴谋,眼看就要得手。

"请你们三位都下车。"那警长叫嚷。

将军下了车。他双脚着地时,瞥见夏拉斯正待在车厢底部,由两名勤务兵护送着。

"喏,您原来在这儿,夏拉斯!"他打招呼

道。

"夏拉斯!"警长喊起来,"夏拉斯也在此!快点儿!请查验这几位先生的护照!"

然后直视着夏拉斯:

"您是不是夏拉斯上校?"

"天老爷呀!"夏拉斯应答道。

这就格外复杂啦。轮到夏拉斯的亲随拼命挣扎了。他们宣称夏拉斯名叫万桑,出示了证件和护照,又是起誓,又是抗议。警长反觉得他的全部疑闭都已得到印证。

"这很好,"他宣布,"我把你们统统逮

捕!'

于是他将尚加涅埃、夏拉斯和那四名警探全交 给了宪兵。警长已嗅到了远方将颁发给他的荣誉十 字勋章。他高兴得眉飞色舞。

警察抓走了警察。有时事情便是这样的:狼以为有所猎获,其实是在咬自己的尾巴。

人家将这六名囚徒带进了火车站一间低矮的大厅,现在真是有了六名囚犯。警长通知了当局。当局立即奔至现场,并由副省长打头。

局立即奔至现场,并由副省长打头。 副省长名叫桑西埃,走进来后,不知应当问候 寒暄,还是当堂审讯;应当鞠躬致敬,还是照旧头 顶礼帽不动声色。这些可怜虫式的地方长官和职

员,对于自己的举止风度是很留意的。尚加涅埃将军一度几乎独揽大权,所以他们不得不三思而行。 谁知道时事怎样变迁?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啊。昨 天是卡芬雅克当权,如今却是波拿巴独裁,明天可 能又是尚加涅埃主政。仁慈的上帝实在不讲人情,

许未来的端倪! 这场面对一位可敬的长官来说,委实是很可 悲:他的要求不算高,也不过就是要么思照压膝,

他竟不透一点儿风, 也好让咱们的副省长辨察出些

悲:他的要求不算高,也不过就是要么卑躬屈膝, 要么趾高气扬——妙在时机得当。现在他得冒风 险:要么行礼如仪、照搬俗套,对象却是一位或将 在流放中了此残牛的凡夫俗子!要么对一名眼下是 被放逐的匪徒嗤之以鼻,但这匪徒半年之后却有可 能杀回中枢,再度大权在握!怎么办呢?何况自己 还处在被人盯梢下。在长官相互之间,这是家常便 饭。每句话都有人评头品足,每个举动都有人报告 反映。怎样才能做到顾及眼下之"此",又不失明 日之"彼"? 过多的质问会得罪这位将军, 过多的 礼仪又会疏离了总统大人。怎样做到以摆副省长的 架子为主, 又带上几分奴颜婢膝?怎样做到谦卑和 威严相结合——须知前者能取悦自尚加涅埃,后者 可得宠干波拿巴啊! 副省长自认为有了两全之计,便先道:"将 军,您现在是我的阶下闪哩!"接着忙嘻嘻地补 充: "请赏光来寒舍便餐。 他对夏拉斯也如此这般的又搬演了一遍。 将军一口予以拒绝。 夏拉斯瞪了他一眼,对之不屑置理。 于是副省长对这帮囚犯的身份顿生疑窦。他压 低了嗓门儿问警长: "您弄准确了吗?" "老天爷 在上!"那警长回答。 副省长决定跟夏拉斯搭话儿。对方一副不理不 睬的样子,那长官便牛硬地发问道: "总而言之,你们都是些什么人?" 夏拉斯没好气地说:

"我们是托运的包裹。"

然后转身向他那两位看守(现在他们自己也已 被人看守),继续对副省长说:

"您去找托运发货人吧。也可以问问海关。总

之是个过境问题。" 当下决定动用电报发报机。惊慌失措的瓦伦西 安询问巴黎是怎么回事。副省长向内政部长禀告:

由于他亲自部署的严密监视,他刚刚捕获了几名要犯,揭露了一个大阴谋,拯救了总统,拯救了社会,拯救了宗教,如此等等,等等。总之,他方才拿获了尚加涅埃将军和夏拉斯上校——该两犯今晨

携伪造之护照从汉姆监狱出逃,很可能企图领导一次叛乱,等等。总之,现在要请示中央政府:对这两名要犯应予如何处置。 一小时后,答复来了:"准予继续通行。"

一小时后,答复来了:"准予继续进行。 警方发现,由于热心过度,他们将"深究"变做了"愚痴"。这倒是时有发生的事情。

下一列火车带走了这两名囚徒:他们未曾恢复 自由,却被交还给了原先的看守。

他们途经基埃夫兰。

他们下了车厢,然后又上了车。

当列车重新开动时,夏拉斯发出了被解放者深沉而快乐的叹息:"嗨,总算了事啦!"

他抬头望天,发现两位看守又厮守着自己。 他们跟着他上了车。

"哦,是你们二位呀!"他对这两人说。

这两人中只有一人开口说话。他应道: "是我们,上校。"

"你们待在这儿干什么?"

"我们看守着您。"

"可咱们已经入了比利时的国境。 "这很可能。"

"比利时并不是法国。"

"哦,也许吧。

哦,601%。 "那么,假如我把头伸出车窗,假如我大喊大 训 假如我叫人把你们抓起来。假如我要求自由

叫,假如我叫人把你们抓起来,假如我要求自由,你有什么办法?"

"您不可能做所有这些事情,上校先生。 "你们如何可以阻止我呢?"

那特务指了指一支手枪的枪柄,说:

"就靠这个家伙。"

夏拉斯故意哈哈大笑起来。他又问:

"你们将在什么地方释放我?"

"在布鲁塞尔。

"这就是说,在布鲁塞尔你们向我脱帽致意,

然后在蒙斯你们向我开枪射击!"

"您说对啦,上校先生。" "其实呢,"夏拉斯又道,"这与我毫不相 干。这是利奥波德国王的事情。那个波拿巴对待领

地就同他对待人民代表的态度—模—样。他先侵犯 了国民议会,现在又侵犯比利时的主权。不讨这也 无所谓。反正你们是一堆古怪的恶棍。在上头的那

一位是疯子,在下面的各位是白痴。这就很好嘛。 伙计们,让我好好睡个觉!" 他果然睡着了。 几乎相同的历险记,也几乎在同一时刻发生在 尚加涅埃将军、拉莫西叶尔将军和巴兹先生的身

畔 那两名特务直到抵达蒙斯之后才离开尚加涅埃 将军。在蒙斯,他们叫将军下车,并且对他说:

"将军,这便是您的居留地了。我们让您恢复 自由啦!" "噢,"将军答道,"这儿是我的居留地,我

重获自由啦。那很好嘛,各位晚安!" 当火车重新启动时,他敏捷地重新跃上车厢,

把两个警探弄得目瞪口呆。 警察在布鲁塞尔释放了夏拉斯,但就是不放拉 莫西叶尔将军。那两名特务想强迫他立即重新出

发,到科隆去。这位将军在汉姆得了风湿病,此刻

正苦不堪言,便对他们说,他要在布鲁塞尔过夜。 "可以!"警探们表示。 他们跟随他到了贝尔伍旅馆,同他一起在那里

过了夜。人家花了很大力气,才阻止了他们赖在将军的屋里过夜。 第二天,他们又把他带走,押解到了科隆。在

侵犯比利时领土之后,他们又侵犯了普鲁士领土。 政变当局对待巴兹先生的态度更加寡廉鲜耻。 他们让巴兹先生同妻子和子女一起,用拉萨尔

他曾充押送他的警探所雇用的男仆。

的假名字旅行。

就这样,把他一直带到了爱克斯-拉-夏佩尔。 就在那里,在空无一人的马路当间,在漆黑的

就住那里,任空无一人的马路当间,任漆黑的深夜里,警探们把他扔下,既无护照,又无文件, 更无分文在身,连他带全家都扔在了那里。巴兹先

更无方义任务,连他帝主家都切任了那里。已然无生怒不可遏,只得求助于威胁的手法,要求他们把他带走,并将他的真名实姓告诉当地的某个官员。 让人家把国民议会的总务主任当做流浪汉来对待,

这也许可以使波拿巴先生获得某种小小的乐趣。 在1月7日的夜间,贝多将军像其他人一样,被 门闩的响声吵醒,尽管他或当是次只才出发,他沿

门闩的响声吵醒,尽管他应当是次日才出发。他没弄明白,这是将他牢牢禁闭,而竟以为这是释放与他风室相邻的巴兹先生。他透过室门大喊:"噢,

儿没有必要。这里是军事要塞,总会有一天清晨, 人家会把您放出去,就像对北方省的罗杰的办法一样。 然而,贝多将军却在要塞里听到了非同寻常的 杂音。他站起身来,并开始"敲打"墙壁——原来 那杂音是他另一位邻居勒·弗洛将军发出的。他俩经 常交流此种军事暗语,对政变当局可是不怎么恭 维。勒·弗洛将军回答他的敲打声,但却没有贝多将

贝多将军的囚室,有一扇窗户是朝着要塞主塔的天井敞开的。他跑到这扇窗户的窗口,看见一串灯笼来回晃动,还有几部驾好了牲口的有篷小车,以及第四十八团的一个连荷枪实弹在站队。不一会儿,他看见尚加涅埃将军来到了天井中,他乘上一

的确,将军们每天都对总务主任说:您待在这

祝贺你呀,巴兹!"

军那么在行.

部篷车,那车便出发了。又过去了片刻,他看见夏拉斯走过。夏拉斯看见他匍匐在窗口,对他大声说:"去蒙斯哩!" 夏拉斯当时真以为是要去蒙斯。因此之故,第二天贝多将军便有意选择蒙斯为居留的处所,满以为在那里可以同夏拉斯重逢。

夏拉斯一走,利奥波尔·勒洪先生便光临。

违法行为和卑劣勾当之外,又加了一桩违法行为和卑劣勾当。再说,对于派您来的那些人来说,我们已经无足轻重。" 直到第二天,人家才放他走。路易·波拿巴曾经指示:"得把将军们<u>间隔开来</u>!" 负责把贝多将军押送到比利时的警察,也正是12月2日前往逮捕卡芬那克将军的警察之一。他告诉贝多将军:在逮捕卡芬那克将军时,他们一度很不放心,因为原定协助警方在外面站岗放哨的五十名大兵,竟无一人到位。 在把贝多将军运往比利时的列车中有一名女

他的有要塞司令。勒洪向贝多敬了礼,说明了自己 的使命是什么,并通报了姓名。贝多将军只是向他

"他们放逐我们,这是罪上加罪:在本已有的

指出:

着他们。其实,将军在夜色的遮盖下,并且跟警探一样埋头于大衣的假领下,实在没怎么留意他们这一群。车到基埃夫兰,那女客朝贝多转过身来,对他道:"将军先生,恭喜您啦,您进入安全地带了。"

子,显然属于社交界,容貌极为出色,有三个幼小 的子女相随。一名着号服的男仆,看上去是德国 人,把两个孩子抱在左右两膝上,无微不至地照应

"柯本斯男爵夫人。"她回答道。 读者当记得:12月2日,左翼议员的第一次集 会,就是在布朗西街70号柯本斯先生家里举行的。 "夫人,"将军又开口道,"您的孩子真可爱 呀。"接着补充说,"您的男仆也很尽职。

将军表示感谢,接着询问她尊姓大名。

"这是我的丈夫。"柯本斯夫人答道。 实际的情况是, 柯本斯先生好比埋藏在地底 下,在其寓所挖掘的一处隐藏所里躲了整整五个星

期。他这天夜晚才穿上自己府第的号服逃出法国。 他们好好调教了一番这三个孩子。巧合的机缘使他

们同贝多将军乘华同一节车厢, 当然也有那两名随

从相伴。柯本斯夫人面对这两个警探,整整一夜都 在扣惊受怕, 唯恐孩子当中有一个一觉醒来, 跳着 搂住男仆的脖子,情不自禁地喊叫:"爸爸!

问顾既往之一瞥

路易·波拿巴试探多数派就像人们在一座桥梁上 做试验,他强加于多数派许多不公平的待遇,许多 次的践踏,许多难以吞咽的侮辱。例如哈佛广场上

的大打出手,"皇帝万岁"的口号声,给部队分 钱,在大街小巷出售波拿巴派的报纸,查禁共和派 和议会报纸,萨托里的检阅,狄戎的演说……多数 派承受了这种种做法。

"那么很好,"路易·波拿巴说,"政变就从它

身上诵过!"

让我们追忆一下事实经过。在12月2日之前,政 变是以零星的形式进行, 东一处西一处, 哪儿都搞

一点儿, 做得相当放肆, 而多数派却以笑脸相迎。 帕斯卡尔·杜勃拉代表受到警察的暴力对待,于是右

翼说: "真是新鲜事儿!" 丹恩代表被扭走了,反 应是:"有意思!"萨尔丹代表被捕:"太好

啦!"某个清晨,当所有的节骨眼儿都已充分试 验,都上了机械油之后,当所有的绳索都捆绑好了 之后,那政变就以整块的形式进行了,并且来得猝 不及防。多数派收敛了笑容,但阴谋已经实现。右

翼没有发现:从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正当它取笑别

人被扼杀时,绞索已经套在它自己的脖子上了。 我们要强调这个方面,目的并不在干惩戒过 也并不缺少。假如多数派尽到自己的责任并且理解 到应同左翼团结一致,那么潜在的万丈深渊,在实际上就连一道浅沟也不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被不可 侵犯者自身破坏了。宪兵动手扭住议员的脖子就像 扭住盗贼的脖子一样,已经习以为常。警探们可以

去,而在于启导未来。早在付诸实施之前好几个 月,政变业已完成。日子一到,时钟一敲响,上好 了的发条便走动。不应当缺少任何部件,而实际上

做到在政治家们的领带上不留一条褶纹。德法鲁子 爵得到萨尔丁公民一样的待遇而露出一副目瞪口呆 的表情,这种憨厚劲儿实在是可叹可佩! 波拿巴让多数派落进了陷阱,多数派步步后

退,掉讲了窟窿眼儿里还在为波拿巴鼓掌喝彩!

左翼的表现

在12月2日严峻的形势下,左翼共和派的表现,是令人难忘的。法律的旗帜已被打落在地上,扔进了普遍性背叛的污泥中,踩在了路易·波拿巴的脚下。左翼重新举起了这面旗帜,以自己的热血洗去了旗帜沾上的污泥,将它重新展开,在人民面前尽情挥舞,并在12月2日至5日之间,牵制了波拿

巴,使之不能得逞。 为数不多的少数人,也就是一百二十位人民代表,偶然逃脱了逮捕,被打入地下,封住了嘴巴, 甚至于没有自由报刊的呐喊来支持他们(这些报刊)

敲响了内应分子的丧钟,并在鼓舞一般的战士), 没有一位将军听从他们的调遣,没有兵丁,没有弹 药。然而他们依旧走上了街头,坚决拦阻着政变的

去路,对这一丑恶的罪行宣战——而罪犯却早已采取各种防范措施,浑身上下披甲戴盔,武装到了牙齿,招来的是四围刺刀林立、枪子炮弹嘶鸣。 左翼能在急中生智,那便是效果昭彰的大仁大

左翼能在急中生智,那便是效果昭彰的大仁大勇。他们手无寸铁,但紧急动员起来的责任感却万无一失。本来并不掌握印刷厂,但还是找到了印刷的处所;本来没有枪支,但弄到了一批;本来并无

有。但就是从石板块儿堆成的街垒里,涌现出了大 批战士。 的确,这些石板是巴黎的石板,石头点化成了 斗士。 这便是法律的威力,以至在整整四天的时间 里,这一百二十名战士,便依靠这种威力,依靠自 身事业的正义性,抗击着一支拥有十万兵员的大 军。甚至在一度的间歇里,天平还向着他们这边倾 斜。多亏了他们,多亏了他们的抵抗(这种抵抗得 到了正直良心的支持),在某个时刻法律的胜利似 乎变得有可能,甚至很肯定。12月4日这个星期 四,政变当局摇摇欲坠,不得不依靠屠杀。我们已 经看到,假如没有大马路的那场杀戮,假如路易·波 拿巴没有用屠城来拯救他的假誓言,假如他没有用 另一桩罪行来掩盖他的已有罪行,那么他本会彻底 完蛋的。 这是一场延续多时的斗争—场无休无止的斗 争:白天是同军队斗,夜里是同警察斗。这场斗争 寡众悬殊:全部实力是在一方,而全部怒火以及 (如笔者在前文指出的)全部法理是在另一方。在 整个这场斗争中,这一百二十位人民代表中没有一 位没有任何一个在义务的召唤面前退缩,没有任何 一个拒冒风险,没有一个望而却步,没有一个软骨

头。所有这些头颅都无惧无悔地置于断头刀下,并 日在整整四天的时间里,随时准备这铡刀落下。 如今是监禁、流放、驱逐、流广,铡刀几乎落 到了所有这些头颅上。 在这场斗争中,我是属于这样类型的人物,他 们并无其他功劳,而只是把所有人的勇气都团结到 一个集中的思想上去。但请允许我在这里为一些人 满怀激情地说句公道话——在三年当中,我有幸置 身干其行列之中,共同为人类讲步的神圣事业服务 ——也要为左翼说句公道话:他们被辱骂、被诬 蔑、被误解,但却依然大胆无畏;他们始终站在风 口浪尖,一天也未曾休息,既不向军事谋略,也不 向议会诡计退缩:他们被人民授予了保卫他们的责 任,于是便在人民自己已经泄气的时候挺身保卫他 们——在议会论坛上以言论,在马路当间以利剑, 竭尽全力来保卫。 抵抗委员会举行了那次会议,会上起草并表决 诵过了关于废黜和宣布政变非法的那项法令。它运

通过了关于废黜和宣布政变非法的那项法令。它运用左翼授予它的临机处置权,决定还能自由行动的所有共和派代表均应在法令落款处签字,这是一次极其勇敢的行动。委员会并非无知,明白这无异于将一份开列好的放逐名单交到了春风得意的政变当局手中。也许,在委员会的思想深处,倒担心会不

会有几个人出来否认自己的立场,或表示什么异 议。第二天我们倒真收到了两封信,那是表示抱怨 的。原来有两名人民代表在名单上被遗漏,要求赏 光,准予补遗。我就在这里补上这二位的名字,他 们的确应当享有被放逐的权利。他们是:安格拉德 和普拉油埃。 从12月2日星期二到12月5日星期五,左翼的代 表们和抵抗委员会受到窥探、被骚扰、被追捕,随 时有可能被发现并被抓获——换句话说就是被屠 杀。因此,他们为了进行讨论而搬迁了二十七处不 同的住所,更换了二十七次会议的会址,从在布朗 两街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到在雷蒙宅邸举行的最后 一次会议。他们婉谢了有人在塞纳河左岸为他们提 供的庇护所,而坚持留在战斗的中心地带。在这多 次搬迁中,他们一再从巴黎右岸的一端穿越到另一 端,经常只靠自己的两条腿,有时为了甩掉尾巴还 须故意绕行。对他们来说,种种因素无不构成威 胁:他们的数量,他们熟为人知的容貌,甚至连他 们过分的谨慎小心也在其中。人烟稠密的街道,很 危险——警察在这些地方有常设的岗哨:偏僻荒凉 的街道,也很危险——在这类街道上来来去去更容 易引人注目。 他们既不睡觉, 也不讲食。能摄入一点儿什

么,便马马虎虎摄入:不时喝上一杯水,随意吃到 一片半片面包。朗德玲夫人给我们端来了一碗汤。 格莱维夫人送来一点儿残剩的冷冻肉酱。某天晚 上,一位药店老板叫人在街垒里为我们分配了些许 巧克力糖,我们就靠这点儿东西活了下来。在格拉 蒙街的柔耐斯家中,也就是在12月3日的夜里,米 歇尔·德·布尔日搬过—张坐椅来,打趣道:"这就 是我的眠床了。"大家感到疲乏吗?没有感到。上 了年纪的如隆雅,身患重病的像波依赛,人人都以 步当车。国难如急症,就像火烧火燎,支撑着他们 的行动。 我们可敬的同事拉迈奈没有到场,但他整整三 天未合眼,把他那身旧礼服的衣扣扣得整整齐齐, 脚上蹬着那双料厚的皮鞋,时刻准备走出家门。他 给笔者写来了三行字,在这里不可能不照录 的:"你们在我缺席时做了英雄,我深感痛苦。我 等待您下令,请设法把我派上用场,哪怕是用于一 死!" 在会议过程中,每个人仍同往常一样。有时几 乎可以说,这是在国民议会的某个下属机构里举行 一次普通的会议。这里有日常的那种风平浪静,又 间杂着重大危机时刻的各不相让。埃加·基内保持着 他那高度的理性,诺埃尔·帕尔法思想敏捷分毫未

减,伊凡的洞察力依旧深邃而锐敏,拉布鲁斯热情 奔放。皮埃尔·勒弗朗待在一个角落里,他是一位讽 喻小品作家兼歌谣作者,但他的小品是古里埃50式 的,歌谣则与贝朗瑞^图媲美。他在那里聆听杜邦·德· 布萨克凝重严峻的演词,不时报以会心的微笑。还 有整整一批杰出的左翼青年演说家:班塞尔充满强 劲有力的热情,维尔西尼和维克多·肖富尔带着初生 之犊的勇猛,赛因沉着冷静而愈显其刚毅遒劲,法 尔科内声音柔和却有着泉涌般的灵感——他们都不 遗余力地为抵抗政变而奔波游说,时而是在议会辩 论当中,时而走到人民群众的队伍里。这充分证 明,欲做一名慷慨陈词的雄辩家,就须具备斗士的 一切品格。德·弗洛特永远不知疲劳,随时准备走遍 全巴黎的大街小巷,克沙维埃·杜里厄非常勇敢,杜 拉克极其大胆,夏拉莫尔可谓天不怕地不怕。他们 身兼公民与勇士之二仟。所有这些男子汉,全都不 知胆怯为何物,又怎么会缺少勇气呢?他们的胡须 不理,衣衫凌乱,怒发冲冠,脸色苍白,然而却目 光炯炯,满怀豪情。在人家答应接待他们的宅第 里,他们随遇而安,不讲条件好坏。假如没有软椅 或木椅,便有三三两两因为体力耗尽而非意念消 沉,将就着席地而坐。为了把法令和宣言张贴出 去,他们自愿充当抄写员。一个人口授,十个人奋

笔疾书。他们的写字台可以是桌子是家具的一角, 或竟是自己的膝盖。常常是既无纸张,又无笔墨。 此类匮乏在最困难的时刻,制造出种种的障碍。在 各国人民历史的某分某秒里,某个墨水瓶里的墨水 用尽或许会变成民族的大灾大难。尤有甚者,是所 有的人都能竭诚相处,所有的细小差别都自动消 失。委员会有时举行秘密会议:其成员马迪埃·德· 蒙若有着一颗坚定而仁慈的心灵:德·弗洛特勇敢而 深沉,是哲人,也是革命战士;卡尔诺有板有眼, 冷峻沉着,坚定不移;儒勒·法夫尔口才超群,勇气 非凡,因其朴实和刚劲而令人叹服,既足智多谋, 又善用讥讽。他们的才智丰富多彩而各有千秋,相 互结合 , 取长补短 , 那力量顿时倍增 , 成为此种秘 密会议的一大特色。 米歇尔·德·布尔日坐在壁炉的一角,或者撑住一 张桌子的桌面,裹着他那件宽大的短大衣,头戴那 顶黑丝绸的便帽,对于各种主张和思潮均能应答如 流,在世事变迁面前应付自如。哪里有危难、有事 故、有机遇,有必需,他就立刻出现在哪里。因为 他是属于那样一种才气横溢,足智多谋的天性,在 任何时候他都有锦囊妙计,或藏于他的脑海中,或 来自他无穷的想象力。会上有交锋而无冲突。这些 人士并不抱有任何幻想。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已

投入了怎样一种殊死的搏斗。不能指望任何饶恕。 他们与之打交道的那个人物说过:"粉碎一 切!"他们也知道那个所谓内政部长莫尔尼说过什 么充满血腥气的话语。这些杀气腾腾的话, 圣 - 阿 尔诺的布告将它们变成了法令,而有意放到大街上 的御林军将它们化做了屠城。起义委员会的委员和 列席会议的人民代表并非不明白:不论在哪里被抓 获,他们都会在一阵刺刀乱戳之下被立即处死。这 场搏斗是会出现此类变故的。但在所有人的而庞 上,都充满镇定自若的神色,这种意义深邃的镇 定,来自于甜蜜幸福的心灵和良知。 有时,这种镇定自若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欢乐。 人们很乐于笑,而且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笑的题 材:笑某某人的裤子刮破了;笑某某人从某处街垒 误把别人的帽子当成自家的拿了回来; 笑另外那某 某人的围巾——有人取笑他道:"把您那高大的身 材裹进这条围巾吧!"大伙儿活像一群孩童,觉得 任何东西都令人开心。12月4日清晨,马提厄·德·拉 ·德洛姆闯了进来:他自行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这委 员会同中央委员会接诵了关系。他是前来向我们通 报的。他剃去了他的络腮胡子,以免人家在街上把 他给认出来。"您的模样像个大主教嘛。"米歇尔· 德·布尔日对着他大声说,并且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门上的咔嗒声,锁孔里钥匙的转动……也许就意味 着死神的光临。 人民代表和委员会都受着偶然性的摆布。他们 曾经多次有可能被抓住,但却并没有被人家抓住: 这或者是因为某些警方的人员不无顾忌(鬼才知道 这"顾忌"在哪儿藏身?);或者是因为这些人员 对最终结果不无怀疑, 担心打击了潜在的胜利者。 12月4日清晨笔者在磨坊街人行道上同瓦萨尔警长 迎面相遇,如果他想逮捕,那天笔者就会落网。他 没有出卖笔者。可这属于例外情况。警方的追捕依 然是卖力和凶恶的。读者当记得:在玛理的住所, 市政警察和机动宪兵是在我们撤出屋子之后十分钟 抵达的,他们用刺刀到处乱捅,一直捅到床底下,

而所有这一切,又与时刻威胁着大家的思虑同在:

抵达的,他们用刺刀到处乱捅,一直捅到床底下,以进行搜查。 在人民代表当中,有好几位立宪议员,其中为 首的是巴斯蒂德。这位巴斯蒂德曾在1848年担任 过外交部长。在波平古尔街的第二次夜间会议中, 有人责备他的若干行为。他的答复是:"请你们先

有人责备他的右十行为。他的各复是:"请你们先 让我有献身卖命的机会,然后你们爱怎么责备就怎 么责备吧!"接着他又说:"你们怎能怀疑我呢? 须知我是准备随时以匕首来拼搏的共和派啊!"巴

斯蒂德不同意把我们的抵抗称为"起义"("起

义"一词在法语中又可解为"叛逆"——译注)。 他称之为"反叛逆"。他多次表示: "维克多·雨果 说得对。叛逆者是爱丽舍宫。"人们都知道:我是 力主即时进行战斗的,我不赞成有任何延缓,有任 何保留。我也多次声明过: "应当趁热打 铁 , '打'掉这刚露头的政变!"巴斯蒂德是支持 我的。 在战斗中,这位巴斯蒂德表现得不动声色。冷 静从容,但在冷静之中又蕴藏着欢乐。在圣-安东 的街垒上,正当政变当局的步枪瞄准了人民代表的 时刻,他面带微笑地对马迪埃·德·蒙若说:"去问 问苏尔彻,他还主张不主张取消死刑?"(苏尔彻 在这危急时刻,也一定会像我本人一样,回答 说:"应当取消死刑!")在另外一处街垒,巴斯 蒂德被迫暂时离开一下,竟有意将自己的烟斗置放 在一块石板上。别人发现了他的烟斗,以为他已经 牺牲。他又回到了街垒,正当子弹接连不断射来之 时。他质问道:"我的烟斗呢?"他重新点燃了烟 斗,再次投入了战斗。两粒子弹打穿了他的大衣。 当街垒修筑成功之后, 共和派的人民代表纷纷 拥入,并日分布停当。几乎所有左翼的人民代表都 上了街垒,或者为构筑街垒,或者为保卫街垒出了 一份力气。圣 - 安东街垒的事迹是很了不起的 . 苏

尔彻的表现尤其出色。除此之外, 艾斯基洛斯曾到 过夏降纳街的街垒; 德·弗洛特到过国葬墓和圣 - 德 尼小教堂:马迪埃·德·蒙若去过贝尔维尔和奥迈尔 街: 村特尔和佩尔蒂埃到过第五区的区政府: 布里 夫去讨波布尔街: 阿里埃日的阿尔诺到过小憩息 街:维吉埃去过巴奇万街:维尔西尼到了儒瓦诺 街:杜邦·德·布萨克去过圣 - 马丁方场:卡洛斯·福 雷尔和波瓦赛是到朗布多街。杜特尔当头挨了一马 刀,结果是把他的帽子劈成了两半;布尔扎的短大 衣上挨了四发枪弹:波丹壮烈牺牲:加斯东·杜苏因 病不能出门,他的弟弟德尼:杜苏挺身而出、取而代 之。"代"到了何处?"代"他一死! 波丹倒在第一处街垒上, 德尼: 杜苏倒在最后那 座街垒 ト。 我没有得到像布尔扎那样的厚爱,我的短大衣 上只挨了三颗子弹。我说不出来这三颗子弹是从哪 儿发出的。或许是从大马路上发射过来的。 在战斗失利之后,并未出现各自逃命、溃散、 逃跑等现象。所有的人仍然留在巴黎,隐藏起来, 准备重新露面。米歇尔躲在阿尔及尔街,我则隐蔽 在纳瓦林街。12月6日星期六,委员会在夜晚十一 时还举行了一次会议。儒勒·法夫尔、米歇尔·德·布 尔日和我,我们干夜间在一位仁厚而勇敢的女子

——迪蒂埃夫人家中见面。巴斯蒂德也来了,并且 对我说:"假使您不在巴黎被杀害,您就将去流 亡。至于我,我将留在巴黎。请您把我当成您的副 将。"我讲的是这个事实。 我们原希望12月9日星期二,人们能重新拿起武 器,事实上没有发生此种情况。马拉迈向杜邦·德· 布萨克作讨预告:然而12月4日的那一手却吓坏了 巴黎。居民不再敢有所行动。 人民代表们决定考虑自己的安危,并且克服千 难万阴离开法国,那只是好几天以后的事,那时抵 抗的最后一星火花已在人民群众心中熄灭,而最后 一丝的希望之光也已经在天空里消失。 有好几位共和派的人民代表是工人出身。在流 放中,他们又重新变成了工人。纳陀重新拿起了泥 瓦匠的刀,在伦敦重操起旧业来。罗纳省的富尔过 去是刀剪匠,班塞特做过鞋匠,现在觉得自己的手 艺已变成一种义务,便在伦敦动手再干。富尔铸制 刀剪, 班塞特做鞋子。格列波是纺织工人。他虽然 是在放逐中, 却为维多利亚女王做了加冕的礼服。 真是命运之神的苦笑啊。 诺埃尔·帕尔法是布鲁塞尔 印刷厂的校对工。阿格里戈尔·帕尔迪基埃外号 叫"有德行的亚维农人",重新围上了皮围裙,在 安特卫普当上了细木匠。昨天,这些人还在象征着

的作品里读到。 艾米尔·戴夏奈尔是—位口才出众而又富于勇气 的被放逐者。他在布鲁塞尔创立了一种新型的公共 教育形式, 即举行报告会, 并在这类报告会上运用 了他那罕见的辩才。这一创新极为有益并且硕果累 累,首创的荣誉当然属于他。 末了,让我们说一句:立法国民议会活得很艰 难,但却死得光荣。 在这崩溃的关头(对于怯懦者是不可收拾的困 境),右翼保持了尊严,左翼表现得崇高。 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哪一个议会是这

主权的国民议会里开会。 这类现象可以在普鲁塔克

即晕倒了。梭泽先牛跌坐在议会讲坛后面,吓得连 礼帽也不及拿便逃之夭夭。 另外那位人物,老拿破仑让五百人团(9)—脚跨 过了圣 - 克鲁橘子暖室的大窗子,他们的大衣在此

二月的风吹向这立法机构的议员们,议员们当

样终结的。

次行动中有些碍手碍脚。 克仑威尔可谓资格最老的波拿巴分子了, 他搞

他那次"雾月十八日"政变时,没有碰到多少抵抗

——除了密尔顿和鲁德娄嘀嘀咕咕骂了几声。因此 他得以用那粗鲁而气度恢宏的语言说:"我把国王

装讲了我的口袋,把议会放讲了我的衣兜。" 要想找到真正的"贵人专席",就得追溯到罗 马帝国的元老院。

立法议会在灾难的深渊面前表现得而不改色, 这是它的光荣,让我们再次提到这一点吧。历史会

镌刻下这一页的。这个议会背叛了那么多东西,我 们曾有理由担心:它最终会不会背叛它自己。完全 不是这样。我们不得不再次指出: 立法议会曾一而

再再而三地犯下了错误,保皇多数派在这个议会里 对共和少数派横加迫害;后者却在人民面前揭露前

者,从而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并表现得勇敢无畏。 这个立法议会曾在很长的时间里与那个罪魁祸首同 居并日勾结: 那罪犯终于像盗贼在床上掐死小老婆 一样,将这议会干脆扼杀。但不论人们怎样评说这

倒霉的立法议会,它却并没有像路易:波拿巴指望的 那样昏厥过去,那会显得很凄惨的。总之,立法议

会没有表现得怯懦。 这是由于它是普遍选举的产物。我们应当指出 这一点,因为这是一条教训。孕育了议会,而议会 又曾企图予以扼杀的那个普选制,它到行将就木之

际却体验到了这制度的优越性。 一国人民的生命之琼浆玉液,不会白白地洒落

在它的议会大厅里,即使这议会十分腐朽。在最后

关头,这生命之液会重振雄威的。 立法议会无论应当对某些令人生畏的事件承担

怎样的重责,在未来的谴责方面也许会比应有的程 度有所减缓。 它曾经背叛了那普选制,而这个制度又成为它

弥留之际信念和威力的源泉——这是由于左翼的功

劳;但这左翼却一直受到它的压迫、污辱、诬蔑、

虐杀, 依然将自己英雄气概的余晖洒照在这议会身 上。正是靠了这种普选制,这个弱不禁风的立法议

会才得到了一个崇高伟大的结局。

写于布鲁塞尔的篇章

踢它一脚,然后同你——历史——一起走进它的厅堂!我将当场拿获这些不断犯罪的元凶极恶,一把

"不错,正是这样!我将在这座宫殿的大门上

扭住他们的颈脖!我将在猝不及防的当儿,以正午 骄阳的真理之光,照亮这漆黑之夜的魔窟!" 是的,我将让阳光照射着它!我将撕开窗帘,

打开窗户,让所有人的眼睛看清它的真相:那样卑劣、可怕、富足、得意、开心、堂皇、污浊!这爱

多、可怕、虽足、得息、升心、室星、污浊!这发 丽舍宫,这朝廷,这一群,这一堆,随便您叫它什 么名字吧!这帮子蠢货:在那里各种各样的货色在

公石子吧:这带于矗页,任那至各种各样的页巴住爬行、在蔓延、在交配、在衍生,有各种各样的丑类、各种各样的蚜虫、各种各样的坏蛋——包括海次、冷珠老、发供养老、促牲河上空老、凉洪、院

盗、偷猎者、发伪誓者、假装画十字者、间谍、骗子、屠夫、刽子手,从卖剑的意大利雇佣兵,到出卖上帝的假教徒;这罪恶的渊薮——巴罗什在那里与台斯特相逢,每个人物都将他的脏物带来:马南

送来他的肩章,蒙达朗贝尔奉献他的宗教,杜宾捧 上他的人格!而尤其是那亲朋故旧的小圈子,那圣 者中的圣人,那私人的董事会,那隐蔽的贼窝——

有下的主人,那极大的重要去,那隐蔽的城岛 他们在那里吃吃喝喝,有说有笑,同枕共席,赌博 游乐,自称是古希腊人,以"你"称呼殿下,总之 是一头扎进污泥的所在!哼,何其卑鄙无耻啊!在 在那儿!哦,历史老人呀!得在所有这些面孔上烙 上天谴人怨的印记啊! 他们就是在那儿吃喝玩乐,狼吞虎咽,并且取 笑法兰西! 也就是在那儿, 他们一面哈哈大笑, 一 面胡乱地将几百万金路易、几百万张选票往自己衣 兜里装!请看看他们,请仔细端详他们。他们对待 法律竟像玩弄妓女那样,玩得好不开心!法制被扼 杀了,自由被堵住了嘴巴。 国旗被玷辱了,人民被 踩在他们脚下,他们兴高采烈!可他们是谁?是些 什么人物?欧洲毫无知晓。突然一个清晨,发现他 们从一次罪恶中诞生了。如此而已。一群怪东西, 徒然名噪—时,却不能流芳百世。喏,看看他们吧 ——我建议你们:仔细端详他们——我奉劝各位: 如果有可能,请记住他们的容颜!他们是男还是 女?他们属于哪一类物种?这一位是干什么的?是 一位作家吗?不对。是一条狗。他在嚼食人肉。这 一位呢?也是狗吗?不,是一名朝臣。他的爪子上 还残留着殷红的血! 他们自称是"新人"。倒确实很"新"!未曾 见识,稀奇古怪,前所未闻,惊世骇俗!发假誓、 行不义之举、偷盗、暗杀,居然可以化为政府机 构!靠伪诰而维持统治,把义务称为犯罪,把犯罪

那儿,就在那儿!耻辱、卑劣、羞愧、污秽,全都

声,这一切谱制了他们所谓的"新"。 现在一切都很好,他们得逞了,他们春风得 意,他们喜笑颜开!他们欺诈了法兰两,现在他们 在瓜分欺诈所得。法兰西被当成一只钱袋,他们将 手探入。天哪,搜索吧;只要你们还在场,就尽管 拿取,不必客气!捞吧,抓吧,抢呀,偷呀!这一 位要钱,那一位要名位,第三位要在脖子上挂绶 带:这一位要在礼帽上插羽毛,那一位要在袖口刺 刺绣,还有一位要女人,再有一位谋权势;这一位 要交易所的行情,那一位要铁路股票,第三位只要 美酒!我深信他们都已心满意足!想一想吧:某个 穷光蛋,三年以前还向他的看门人借十个苏以度 日,如今却惬意地倚着《箴言报》的清样,只需答 发一纸法令,便可拿到一百万法郎!满足自己的七 情六欲,尽情吞没国家资财,像花花公子那样拿国 库当私囊,这便是他们所谓的政策!他们的野心有 一个真实的名字,那便是"贪得无厌"! 说他们有野心,得啦!他们是贪婪而已。掌权 便是享乐。这并不妨碍叛卖。恰恰相反,他们相互 侦察,他们相互背叛。小叛徒出卖大叛徒。皮埃特 里偷看莫帕斯,莫帕斯窥探卡利埃。丑陋的密室 啊!大家—同在这里策划了政变。就是这么—回

称为尽义务,在残暴之中发出玩世不恭的咯咯笑

事!何况,在这间密室里,大家对什么都不放心: 对目光、对微笑、对暗中的打算,对男人、对女 人,对仆役、对亲王,对诺言、对出生证,总之对 一切都无从放心!每个人都在行骗,并且知道自己 有嫌疑。每个人都怀着不可告人的打算。每个人只 有白己才晓得,自己所作所为的动机是什么。没有 一个人直言不讳自己正在犯什么罪,也没有一个人 用自己生身之父的姓氏。"哼,愿上帝让我长寿, 愿耶稣宽恕我!我要架起一副百尺高的十字架,拿 起铁锤和钉子,把这自称'波拿巴'的波哈恩内钉 上十字架:他的一边将是那自称圣-阿尔诺的勒洛 瓦,另一边则是自称佩尔西尼的斐亚林!' 而日我要把你们——所有这些同谋犯,统统地 押赴刑场!包括这莫尔尼,这罗米厄,这犹太上议 员富尔德,还有这德朗格尔——他在自己的背上背 着"公正"的招牌!还有这特洛普降:——名赞扬违 法行径的立法者!一位吹捧政变的法学家!一名主 张伪誓的大法官!一名歌颂谋杀的审判长!他将手 持一块吸满血污的海绵,朝着后代子孙走去! 我这就开了战。对谁开战?对如今欧洲的统治 者。把这场面亮给世人看看是一件好事。路易·波拿 巴,这意味着旗开得胜,意味着自我陶醉:他象征 着残暴而开心的专制主义,因为得手而骄横跋扈;

也象征着权力的志满意得,也想画—条终线,但无 论于事于人均无法控制;路易·波拿巴掌握着法兰 两,古云,罗马乃必得之地;而谁掌握了法兰两*,* 谁就掌握着全世界。他是选票的主人,良心的主 人,人民群众的主人:他指定自己的继承人,永远 操纵着未来的选举,左右着永恒,将未来杳禁封 闭:他的上议院,他的立法团,他的国务会议,全 都卑躬屈膝、杂乱无章地站在他的身后, 舔着他的 鞋跟儿;他用牵狗的皮带,把主教和红衣主教牵在 手中:他踏倒了诅咒他的司法机构,也踢翻了崇拜 他的法官们:只要他皱一皱眉头,就会有三十名密 探通报全欧洲;他若举起一个小指头,所有的电报 发报机都会震颤:我们听见他身边的马刀嗖嗖响, 干是田野里顿时战鼓隆降; 他在刺刀林立、要寒遍 野当间,于鹰头象征之下升堂入座;仍享有自由的 各国人民开始颤抖,将他们的自由珍藏干舍屋,唯 恐被这个家伙窃走;就连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也 在他的面前踌躇不决,而不敢召回自己的使节;依 靠军队保护的帝王咧开笑颜凝视他,心里却充满恐 惧。他将从哪个国家开刀啊?也许是比利时?也许 是瑞士?也许是皮埃蒙?欧洲准备被入侵。他什么 都干得出, 也梦想着什么都干。 正是这样:这主子,这志满意得者,这胜家,

有一条赤手空拳、孤独无依的汉子,他到处流浪, 他一无所有,他已倾家荡产,他被打翻在地,他遭 放逐境外。然而这汉子在那人面前站立起来,并且 向他发动攻击!路易-拿破仑拥有一万尊大炮和五 十万大军,这位作家却只有羽毛笔和墨水瓶。作家 是无足轻重的,他只是一粒尘埃,是一只孤影,是 无家可归的流亡者,是没有护照的流浪汉。然而在 他的身边,并且与他并肩战斗的,却有两个巨人 ——一个是战无不胜的法律,一个是万古不朽的真 埋! 当然,为了这场殊死的搏斗,为了这次震撼人 心的厮杀,上苍本可以选拔一位更出色的选手、一 位更伟大的运动员。然而,在思想决战的战场上, 人又何关紧要?让我们指出:将这场面如实地展现 干世人之前是一件好事。这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 是智慧这小小的原子,在抵抗暴力这庞然的巨物! 在我的投石器上,我只有一粒石子作子弹。但 这粒石子很顶用。这石子便是正义。 我就在这个时机向路易:波拿巴发动攻击,这当 儿他巍然屹立,他主宰一切。他正处在高峰,那么 很好,我要的就是这个! 不错,我攻击路易:波拿巴,我当着天下人的面

这独裁者,这皇上,这拥有至高无上权力者。现在

攻击他!我在上帝和人类的眼皮之下攻击他!我倾注着对人民的爱、对法兰西的爱,坚定不移、无悔无怨地攻击他!他要当上皇帝的,这我知道。那么至少有一个战线是要抵抗的。让路易·波拿巴也知晓:他可以拿下一个帝国,但他却拿不走良知!

当信使将12月2日发生的这一事件报告罗马时, 教皇正去参加一次热莫将军主持的阅兵式,他请将

1572年12月12日,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派驻西 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朝廷的使臣圣 - 戈阿, 自马德

里驰书其主子查理九世:

致勃勃地启齿盛赞吾干。(10)"

(1) 意指按人民利益指使而来。

着这个国家。

不胜昌盛的朝代。

喜形干色, 超过以往听到任何好事、任何佳音的情 景。所以当星期日上午臣前往圣 - 希埃罗尼姆晋谒 教皇陛下时,臣方举步趋前,彼即欣然开颜,并兴

"圣 - 巴特莱米日事件的消息已传至天主教教 皇的耳中。同他的天性和习惯相反,他兴高采烈、

法国变为帝国之后,庇护九世之巨掌仍旧控制 干是,有赖于这万无一失的祝福,开始了一个

诗句引自维吉尔的《厄奈依德》第六章619行。大意 谓: "受刑者警告那些也被判外的难友,并以他雄浑的嗓音,请在

万无一失的祝福 教皇表示赞同。

曾经有过一个先例。

军代表他向路易-拿破仑亲王表示祝贺。

(4) 拉扎尔, 耶稣之好友。塞德比翁波, 十六世纪意大利宗教 肖像画画家。 (5) 多米提安(51—96), 古罗马皇帝。 "勒鲁日",意谓"赤色分子",与前文"勒白 (6)朗"(即"白色分子"、"白党")相对应。 (7) 古里埃 (P. L. Courier, 1772—1825), 法国作家、散文

阴影中的难友们做证人。"

(3) 查理·雨果:《流放中的人物》。

(10) 《奥兰治家族档案补编》, 125页。

家。 (8) 贝朗瑞 (P. J. de Béranger, 1780—1857) , 法国歌谣作 者、作家、诗人。

(9) 老拿破仑执政时建立的立法机构,其上有"元老团",约 相当于"下院"和"上院"。

终篇:惨败 1

我正从自己的第四次流放地回国(那是流放到

比利时,小事一桩)。时值1871年9月最后的日子。我经由卢森堡边界回法国。我在车厢里昏昏欲睡。突然间,停车的晃动把我给惊醒了,我睁开了

睡。突然间,停车的晃动把我给惊醒了,我睁开了两眼。

^{网眼。} 火车刚刚在一片美丽的景色中刹住。 我处在睡眠被打断的若明若暗状态中。思想在

现实与我之间沉浮,一半还是如梦如幻,模糊且凌乱。我感觉到的,是乍醒时刻的眼花缭乱。 一条清澈的沉流从铁路旁边流过,中央具其乐

一条清澈的河流从铁路旁边流过,中央是其乐融融、一片青绿的小岛。这绿色是如此的浓密,以至水鸭子一上岸,便埋藏在其中,消失得无影无

至水鸭子一上岸,便埋藏在其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小河流过一片山谷,山谷倒像是一座深不可测的大花园。园子里种着苹果树,令你想起了夏娃;

又长着许多杨柳,叫人忆及那伽拉苔⁽¹⁾。我已提到,季节正当秋分将至的时候,使你感受到收获季节的魅力。在这儿,如果是冬去春来的时刻,定是一片鸟海龙素:若是水水真只初逝。王边完全活起

一片鸟语花香;若是炎炎夏日初逝,天边定会泛起初秋含情脉脉的笑意。秋风一起,便能将平原传来的杂沓之音化为宁静,变做一片谐和;银铃般的叮当声似乎在为嗡嗡忙碌的蜜蜂催眠。纷飞的黄蝶,

正在葡萄串当间约会。一年的这个季节,将生的欲 望与欢乐,与朦胧的死亡将临的忧伤融化在一起。 阳光蕴含着一种言语难以表达的温情。肥沃的大地 上展现着一行行田垄,和朴素农舍的屋顶瓦片,绿 树荫下长着蓊蓊郁郁的青草, 牛鸣哞哞, 如在维吉 尔的田园诗中一般。星星点点的村落升起袅袅炊 烟,间杂着一道道夕阳余晖:这便是山谷景物的全 貌。远处传来铁砧的敲击声,显示出在和谐景色中 辛勤劳动的节奏。我静静地聆听着,我模糊地沉思 着。这山谷是那么迷人,那么宁静:碧蓝的天空, 安详地展现于一圈美丽的斤陵之上。远处鸟声唧 唧,近处儿歌琅琅,宛若两处天使放声,和配出美 妙动人的天籁。环绕着我的,是万物的明净和清 澈:这无尽的妙趣与这崇高的境界,使我从心灵深 处升起希望的黎明之光...... 突然有—位旅客发问道: "这地方叫什么名字?" 另一位旅客随即应道: "这儿是色当。" 我闻之战栗。 这片天堂原来竟是一方墓穴! 我又仔细瞧了瞧。山谷浑圆而空灵,有如火山 喷口的底部。那条河流弯弯曲曲,像银蛇蜿蜒。耸 宁,似乎是可怕的"黑森林"的延伸:它渗透到高 高低低的整个地面,又消失在天际,有如广阔无际 而又无法捉摸的一个巨大的陷阱。太阳在照耀,百 鸟在鸣啭, 大车驶过发出辘辘响声。这儿那儿有羊 盖,有羊群,也有白鸽;扶疏的枝叶轻轻摇曳,发 出沙沙的低语。草地啊,草地,你是那样茂密,又 点缀着千般万种的花朵。可这一切又令人毛骨悚 然。 我似乎眼见,大天使手中的利剑,正在这山谷 上空泛着簌簌的寒光。 "色当"两字既出,便如同面纱被扯开了。这 美景冷不防变得凄凄惨惨。树皮在树干上隐约镌刻 着无数双朦胧的眼,它们在凝视。凝视着什么?凝 视着某种可怕而消逝了的东西。 当我途经的时候,正好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恰恰 过去了十三个月欠几天。12月2日骇人听闻的冒 险,其终局就在此地演出。这帷幕的下落,是何其 惊天动地! 阴森可怖的命运之路啊,研究你是不可能不感 到心揪的!

立的山丘,层峦依稀可辨,团团围住了这神秘的地域,有如三重密不透风的壁垒。既已来此,便应驻足。它使人想起斗兽场。这绿色变得令人心神不

2 1870年8月31日,一支军队在色当城下集合,

也可以说是结集在那里:地点的名称叫做吉沃纳洼地。这是一支法国军队:二十九个旅、十五个师、 四个军团,总计九万人。这支军队开到这里来,谁

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没有命令,没有目的,乱哄哄的,似乎是有意把一大堆人扔在此地,好让一只巨掌将他们攫获。 这支军队眼下没有,或者似乎没有即时的忧思。他们知道,或者自以为如此:敌军离此还相当遥远。以每天行军四古法里计算,他们还得有三天的路程才能抵达。然而,在近晚时分,长官们采取了一些稳妥的战略措施,这支军队的后卫是依托色当城和缪斯河,两侧有两个战线对之予以保护——个战线由第七军团组成,为弗洛因至吉沃纳——线;另一战线由第十二兵团构成,自吉沃纳至

一个战线由第七军团组成,为弗洛因至吉沃纳一线;另一战线由第十二兵团构成,自吉沃纳至巴柴尔,共同形成一个三角形,而缪斯河便构成这直角三角形的弦。第十二军团由拉克列泰尔、拉提涅和沃尔夫这三个师组成,排列成一条直线,并在各旅之间部署了炮兵,真正成为一道堤坝:它的两端分别是巴柴尔和吉沃纳,中央是代尼;帕蒂和莱里蒂埃这两个师,分为两线在后方集结,支撑着这座堤坝。勒伯伦将军指挥第十二军团。第七军团则由杜

埃将军指挥,下面仅辖两个师,即杜蒙师和吉尔贝 特师,构成另一条战线,自吉沃纳至弗洛因,从伊 里方面掩护大军。这条战线比较起来薄弱一些,因 为它在吉沃纳方向过于敞开,在缪斯河—面仅由马 格里特和波纳曼这两个骑兵师掩护,同时掩护的还 有居约马尔旅——以直角态势夹持弗洛因。在这三 角形当间, 驻扎着温普芬将军指挥的第五兵团, 以 及杜克罗将军所辖第一军团。米歇尔骑兵师从代尼 方向掩护第一军团,第万军团则背倚色当。有四个 师,即莱里蒂埃、格朗香、戈兹和龚寨叶-杜梅尼 尔师,各分两线部署,构成某种马蹄形状,面向色 当城,连接第一战线与第二战线。阿米耶尔骑兵师 和丰当奇旅充仟这四个师的后备队。全部炮兵都部 署在两条战线上。大军有两个部分安排在远方,一 部分是在色当的右侧,在巴朗以远;另一部分在色 当左侧,在伊奇斯线内。位于巴朗以远的,是瓦士 瓦涅师和雷布尔旅;在伊奇斯内侧,是马格里特和 波纳曼这两个骑兵师。 这样的部署表现为"纵深式"的安全。假如拿 破仑三世皇帝完全放心,他也不至于挥师至此。这 吉沃纳底部被拿破仑一世称为"一只面盆",特隆 普海军上将则管它叫"一只夜壶"。没有比这关闭 得更严实的峡谷了。一支军队在这里如同关在自己

家里,显得实属多余,它有可能再也无法从这里撤 出。有几位勇敢谨慎的将领,如温普芬,曾有此担 忧,但人家不理睬他们。陛下身边的人说:实在不 行,总还有把握撤到麦齐埃尔,大不了撤往比利时 边界!然而需不需要预防如此极端危险的局面?在 某些情况下,"预防"就差不多是犯上了。于是为 了求得平安,大家都唯唯诺诺。 假如有些不放心,就应该切断缪斯河上的桥 梁,但是人家根本没有想到。有什么必要?敌人还 远着呢。皇上显然掌握着情报,所以说得十分肯 定。 我们已经指出,军队扎营有点儿凌乱。这一 夜,即8月31日夜间,全军彻夜酣睡,认为,或至 少是假定:向麦齐埃尔撤退之路是畅通无阻的。人 家瞧不上最普通的防范措施。据一位德国军事作家 说:既没有派出骑兵去侦察,也甚至连紧急岗哨也 未作安排。与德军相距至少还有十四古法里,即需 要三天的行军路程。德军现在的方位不甚了解,但 据认为:它是零散的、不团结的、情报不灵的,正 在随随便便地同时瞄着好几个目标。不可能向色当 这样集中的一个据点合拢。听说萨克斯亲王在向夏 隆进军,而普鲁士亲王则向麦茨前进。对这支军队 是一无所知:不了解它的将领、它的计划、它的装 世的战术?一点儿也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再过几个星期就可以到柏林了。呸,什么普鲁士军队?人家谈这场战争就像谈一场好梦,说这支军队就如说到一个幻影。 就在这天夜里,正当法军熟睡之时,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3 凌晨一时三刻,在姆松总部,萨克斯当政亲王阿尔贝特下令缪斯军出发。宫廷卫队也拿起武器,讲入警戒状态。两个师向前挺进,一个途经艾斯康

备、它的员额。它是不是还停留在古斯塔夫-阿道 尔夫战略的阶段?它是不是还在运用弗雷德里克二

经由萨西和普露 - 圣 - 雷米 , 目标为法兰式瓦尔。 卫队所属炮兵也跟进。 与此同时 , 第十二萨克斯军团也为了警戒而拿 起武器 , 通过杜齐以南的大路逼近拉梅古尔 , 向着

伯尔和林中普露,目标为维叶-赛尔内,另一个则

拉·蒙赛尔前进。巴伐利亚第一军团向巴柴尔进军,在缪斯河上的娄依得到第四军团一个炮兵师的后援。第四军团的另一个师在姆松渡过缪斯河,作为后备队在右岸的迈里集结。这三个纵队相互间保持联系。向前锋已下达了命令:在凌晨五时之前不得

开始任何讲攻性动作,并需悄悄占领林中普露、普

队。队列停止行动。萨克斯亲王骑马立在安布里蒙高地。 与此同时,在谢默里的总部,布鲁门塔尔正在让符腾堡师在缪斯河上修建一座桥梁。第十一军团在天亮之前突进,于丹姆·勒·梅尼尔及杜什里越过缪斯河,抵达林中符里涅。炮兵跟进,并扼制由符里涅至色当之公路。符腾堡师守卫其所建造之桥梁,并扼制由色当至麦齐埃尔之公路。凌晨五时,巴伐利亚第二军团以炮兵为先导,令其属下一个师突进,并经由布尔松向弗列诺瓦讲发。后备炮兵在

面对东什里的左岸各个高地上架设炮阵并到位。 同一时刻,第六骑兵师自马兹莱散队突进,经 由布丹库尔和布尔齐库尔,在弗里兹抵达缪斯河 边:第二骑兵师离开其营地,在布丹库尔以南建立

露 - 圣 - 雷米和杜埃。士兵们将背包都交给了行李

阵地;第四骑兵师在弗列诺瓦以南到位;巴伐利亚第一军团在雷米依到位;第五骑兵师和第六军团在观测形势,并在各高地上按原队列集结,静待黎明时刻。普鲁士亲王骑马立于弗莱诺瓦小山丘上。 与此同时,在目力所及的各个据点上,从各个

与此同时,在目力所及的各个据点上,从各个侧面亦正在做出类似的运动。所有较高的山丘,都突然被黑压压的大军进占。没有任何发号施令的呼喊。多达二十五万人的大军,不声不响地在吉沃纳

谷底四周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此一包围圈呈以下态势: 巴伐利亚人为右翼,在巴柴尔,位于缪斯河

上;在巴伐利亚人近侧是萨克斯人,已进驻拉·蒙塞 尔和代尼:与吉沃纳相向的是王室卫队:第五军团

抵达圣 - 芒奇:第二军团在弗莱纽:在缪斯河河 湾,即圣-芒奇与东什里之间,是符腾堡人;斯托 尔贝格伯爵及其所辖骑兵位于东什里;在正面,与 色当正对相峙的,则是巴伐利亚第二军。

所有这一切, 都是秩序井然、神不知鬼不觉、 不声不响、屏神凝息地进行的:越过林海、跨越沟

壑、凌驾山谷……是一次曲曲折折而又阴森可怖的 讲军。是名副其实的蛇行前讲。 在繁叶密枝之下,几乎听不到一丝喃喃的语

音。静悄悄的战役,正在黎明前的一团漆黑当中无 声无息地展开。 法国军队在呼呼大睡。 它猝不及防地被惊醒了。

它已经变成了人家的俘虏。 太阳升起了。在上帝那方面是灿烂辉煌,在凡

人这一面是惊恐失色。

让我们澄清形势。

至也许是四对一,他们承认的兵力是二十万万人,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攻击线绵延达三十公里之 宽。他们的另一个优势是位置好,他们占据了高 地、填满了林海,所有的悬崖峭壁都是他们的好掩 护,而整个的黑夜又是最好的遮饰。他们的炮兵是 世界一流的。法军处于谷底,几乎既无炮兵,又无 弹药, 在德军的连射射程内是赤身露体、暴露无 遗。德国人还拥有伏击偷袭的优势,而法国人就只 能指靠勇敢精神了。 牺牲很壮美, 但突击方有效。 一次突然袭击,这次战功的内涵就在干此。 这是正派的作战吗?是的。但如果这也算正派 作战,什么才是不正派? 两者是同一回事。 讲完这几句话,也就讲述完了色当战役。 我真想到此停笔,但却做不到。不论历史学家 的心情是如何厌恶,历史却是——种义务,这义务是 非尽到不可的。世上没有比说出真理更势不可当的 滑坡了:一日路上这滑坡,就得一步滚到底。不能 不照办。公正的法官命定的任务便是实施公正。 色当战役不仅是打了一仗,而且是按照"三段 论法"的逻辑完成一个过程:它是命运之神可怕的 蓄谋。命运从来不仓促行事,但它总是要到来的。

德国人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他们是三对一,甚

天命的逻辑要杀将出来。 色当便是这"杀将出 来"的事例之一。 所以,9月1日清晨五时,世人在阳光初露之中 惊醒, 法军却在雷霆万钧之下睁眼。 巴柴尔着火了,吉沃纳着火了,弗洛因着火 了,一切是从熊熊烈火开始的。整个的天际都在燃 烧。法军的军营便落在这火山喷口当中,目瞪口 呆,大惊失色,心惊肉跳,在伤心惨目的景象中蠢

时候一到,它便光临。它让岁月流逝;然后,在你 最意想不到之时,它突然出现在眼前。色当,便是 出乎意料而又命中注定之事。不时在历史过程中,

动起来。一圈雷电,正在将法军团团围住。围住是 为了斩尽杀绝。这广漠无边的大屠杀同时在各个据

点讲行着。法国人奋起抵抗,他们天不怕地不怕, 因为已经绝了后路。我军的大炮几乎全部都是旧型

号,射程也很有限,立即被普鲁士人精确猛烈的炮

火全部摧毁。炮弹如雨点般纷落于河谷, "如同整 个地面被耙子耙了一遍"(某见证人语),其密度 于此可见。一共有多少尊大炮?至少一千一百尊。

仅在拉·蒙塞尔一地,德军即有十二处炮兵阵地。第 三和第四炮兵营火力凶猛异常,部署在吉沃纳山 头,并以第二骑兵火炮阵地为后备队。正对着多瓦

尼,有十处萨克斯炮阵,以及两处符腾堡炮阵。维 里埃-塞尔奈以北的防护林带掩盖着炮兵营的装炮 动作,该营与后备的第三重炮队协同,从这黑暗的 轮伐林子里发出了锐不可当的猛烈射击。第一重炮 队的二十四门大炮,则在一片林中空地里构筑了炮 阵,正好与从拉·蒙塞尔去拉·夏佩尔的公路相邻。 干室卫队的炮阵将加莱纳树林变成一片火海。子弹 和炮弹猛击着苏西、法兰式瓦尔、普露 - 圣 - 雷 米,以及海布斯与吉沃纳之间的山谷。三列、四列 火炮不断延伸,似乎毫无终止,直至伊里的十字架 地带,即地平线的终极。德国士兵们在炮位前面坐 下或躺倒,目睹炮兵怎样操作。法国士兵纷纷倒 下,为国捐了躯。在布满平原的尸身中,有一具军 官的尸体,事后人家在他身上发现一张密封的字 条,内容是拿破仑亲自签字的一纸命令:"今日为 9月1日,特准全军休息—天。(2)" 英勇的战列第三 十五团几乎全部牺牲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压过来的炮 弹之下。无畏的海军陆战队一度抵挡住了与巴伐利 亚人混在一起的萨克斯人,后来只因四面受敌而不 得不退却。马格里特师可歌可泣的骑兵队,向着德 国步兵猛冲, 半路上只得停步, 并且因被大量歼灭 而溃散,因为"打过来的炮火精确而稳健"(普鲁 士报告用语)。这个大屠场有三条退路。但所有这

三条退路都已经被堵塞:布依荣的退路是被普鲁士 卫队堵住;加里南的公路是被巴伐利亚人阻挡;麦 齐埃尔的公路则是让符腾堡人堵塞。法国人事先没 想到在铁路旱桥上修建堡垒,结果在夜间三个营的 德国人占据了它。巴朗公路上有两处孤独的住房, 本可以成为长期抵抗的支柱, 德国人却开了进去。 巴柴尔的蒙维依埃公园葱葱郁郁,并且颇有纵深, 本可用以防止萨克斯人同巴伐利亚人会合(前者控 制了拉·蒙塞尔,后者主宰着巴柴尔),但却被对方 抢先了一步。有人发现,几个巴伐利亚人正在用大 镰刀砍掉公园的篱笆。德国军队行动起来整齐划 一,步伐非常一致。萨克斯亲王站在梅里山丘上, 可以俯瞰全部行动。但在法国军队里,指挥却表现 得左右摇摆。战役刚刚开始,约在五时三刻,麦克 马洪被一颗开花的炮弹打伤。七点钟时, 杜克罗取 代了他。十点钟时,温普芬又代替了杜克罗。熊熊 的火墙每分每秒都在逼近。 隆隆的雷声连续不断 . 这是一举打倒九万人的不祥之兆。这样的场面真是 百古未见。一支大军在连续火力下遭此重创也是闻 所未闻。至下午一时,一切都已完蛋。各团人马乱 作一团,纷纷退到色当城内躲避。然而色当也已开 始着火了: 迪戎瓦尔在燃烧, 急救站在燃烧, 唯一 剩下的可能便是突围了。温普芬是位勇敢坚定的将

墓然间,在这一片灾难的上空,在堆积如山的 死者和将死者之上,在这全军的生不逢辰的英勇精 神之上,耻辱业已降临。投降的白旗业已升起。 村兰纳和伏邦(3)两位都在场:一位是雕像,一 付体现为城堡。 雕像和城堡目睹了那可怕的国耻。这两位贞洁 的化身,一位用青铜铸成,另一位以岩石造就,当 会感觉到自己变成了卖身妇。哦,祖国壮伟的容 颜!哦, 永世难劫的赧颜呀!

这次色当惨败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易于避免的 . 但对路易·波拿巴却是不可避免。他几乎没有设法避

法国军队似乎故意排列好了以接受这一灾难。

领,当下向皇上作此建议。第三朱阿夫军团在一片 慌乱中率先突围。它已被同大军其他各部切断,居 然开辟了——条活路,冲入了比利时境内。这是雄狮

ク挑窜!

士兵们心神不宁、不知所措、空腹而行。8月31 日,在色当的街道上,有的士兵在寻找自己的团 部,也有沿门乞讨,弄点儿面包充饥。前面已提

免,也可以说他是自己送上门的。

到:阜上有令,次日即9月1日定为"公休日"。实

距离行军。士兵已不习于步行。有的军团,如第一 军团,全天竟只行走了两古法里(指8月29日从斯 托纳到劳古尔)。 就在这个时候,德国军队的指挥却极为得力和 坚强, 其训练有如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的大军, 十 五小时竟可行军十四古法里,因而可以出人意料地 到位并包围了沉睡中的法军。遭到突然袭击是兵家 常见:德·法依将军就在波蒙受到突然袭击。白天, 士兵们卸下了枪支的零件进行擦洗; 夜间, 他们就 寝前甚至没有切断桥梁诵道,结果等于把自己交给 了敌人。正是这样,法军竟忽略了本应炸掉姆松和 巴柴尔的两座桥梁。9月1日,天还没有亮,七个营 共有的一支先头部队,在舒尔茨将军指挥下即占领 了鲁勒,从而保证了缪斯河上的德军与王室卫队会 师。几乎就在同一分秒间,符腾堡人以德国式的精 确,占下了拉:普拉蒂纳里的那座桥。萨克斯各营则 以舍瓦利埃树林为掩护,以连纵队形式展开,讲而 占领了从拉·蒙塞尔至维伊埃-塞尔内的整个交通 线。 因此,如前所述,法军如梦初醒,大局已变。 在巴柴尔,除了硝烟之外,又加上了晨雾。法军士 兵在这样的一片朦胧中遭到攻击,实在弄不清楚死

际上,军队已经精疲力竭。可它不过只作了几段短

神在如何捉弄他们。他们一间房屋一间房屋、一栋 住宅一栋住宅地讲行着巷战40。雷布尔旅前来支援 马丁·代·帕依埃尔旅变得毫无用处,不得不作出让 步。与此同时,村克罗也只好集中兵力干伊里十字 架前方的加列纳树林。 杜埃已摇摇欲坠,只好退 兵。唯有勒勃伦一人在斯特内高原坚守阵地。法军 占据了五公里开阔的一线;法军阵线面向东方,其 左翼面向北方,极左翼(居约马尔旅)面向西方。 然而大家都弄不清楚是否正对着敌军,因为看不见 它在哪里。杀戮之神大显神威而并不亮相。人们应 付的是戴着假面的毒蛇。我们的骑兵十分出色,但 却无从发挥作用。战场被一大片树林阳寒,中间有 一簇簇的树木、住房、农庄和围墙, 因而对炮兵、 步兵很适合,对骑兵却不便。吉沃纳小溪从谷底流 过并穿越全谷,在整整三天之中血多干水。在各个 屠场之中, 圣 - 芒奇尤为可怖。从卡里南向蒙特美 油突用一度似有可能,但很快即不现实。只剩下一 条退路,便是色当了。色当到外都挤满了大车、货 车、畜力车、伤兵棚屋,其实都是炮火下的"燃 料"。这种英雄的"苟延残喘"前后拖了十个小 时。他们拒不投降。他们义愤填膺。他们的牺牲— 开头就很英勇,现在是但求得到成全。 可是人家出 卖了他们。

温普芬。麦克马洪只有中弹负伤的时间; 杜克罗仅 仅来得及犯下一个错误:温普芬刚刚产生一种英勇 的念头,并且确实有此念头。然而麦克马洪不能对 自己的负伤承担责任, 杜克罗也不能对其错误负 责, 温普芬更不是未能突围的肇事者。 击中麦克马 洪的炮弹使他摆脱了大灾大难; 杜克罗的错误, 即 向勒伯伦将军下达的不切合时官的后撤令,是由于 对整个战局的模糊厌恶造成的,与其说是错误,不 如说是失策;温普芬已陷入绝境,需要有两万人来 实施突围,但他只能集合两千人而已。历史不计较 这三个人物的功过。在色当惨败中,只有一位责无 旁贷、命中注定的败将,那就是皇上。1851年12 月2日打上的疙瘩,到1870年9月2日终于解开。我 们要强调:蒙马特大路的屠杀和色当的投降,是三 段论法逻辑的两个组成部分。逻辑与正义使用同样 的天平。这厄运是以一面黑旗——大屠杀开始的, 所以它要以一面白旗——大耻辱作收场。 除了战死和耻辱之外,没有别的抉择;必须交 出自己的灵魂或者战剑。路易:波拿巴交出了他的战

劍。

笔者已说到过:三条硬汉子、三位大胆无畏的 士兵先后充当指挥,他们是:麦克马洪、杜克罗和

他写了一封信给威廉:

致我的兄弟

先生: 我因未能同所率部队一同阵亡,便只有将战剑交到陛 下您的手中。

对陛下深致兄弟之厚谊。

拿破仑 1870年9月1日 于色当

威廉赐函答复道:"贤弟如晤:兹接受尔之战

剑。"于是在9月2日清晨六时,在这块血流成河、 尸横遍野的平原上,人们看见驰过一辆四马轻车, 辕驾取多蒙式,车身金光灿灿,敞篷而行。车里坐 着一名男子,口中叼着一根香烟。此人便是法兰西 皇帝,此刻正驱车前往普鲁士国王处而交战剑。

国王让皇帝在门外等候。时辰太早了哟。他派冯·俾斯麦先生转告路易·波拿巴"他目下还不想接见"皇帝。于是路易·波拿巴走进公路旁的一间陋

间,即正午时分,皇帝重新登车,前往美景古堡, 离万德莱斯古堡约有一半路程。他在那里等候国王 光临。下午一时,威廉从万德莱斯到此,对接见波 怜悯无意间含着冷酷。有些怜悯会把人压得诱不过 气来。战胜者就自己取胜,对战败者表示责备。这 种鲁莽的态度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您打这一 仗,是打的什么主意?"于是战败者骂了一通法 国,以此自赎。远方传来德国的胜利之师发出的欢 呼声, 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国王命令王室卫队的一个小分队送客。这种极 端的侮辱取名叫"荣誉护送队"。 战剑之后,便轮到交出大军。 9月3日,路易·波拿巴向德国交出了八万三千名 法军士兵。 "另加(根据普鲁士报告的说法)—— 一只雄鹰标识和两面国旗。 四百一十九门野战炮和散弹炮。 一百三十九门定位炮。 各类车辆计一千零七十九部。 六万支步枪。 六千匹尚可服役的战马。" 德国方面的上述数字并不准确。根据当时的短 暂需要, 枢密院的衙门可以夸大或缩小这次灾难。 战俘当中大约有一万三千名伤员。官方资料的数字

拿巴予以首肯。他很不客气。阿提拉大帝是不手软 的。国于是一个粗鲁的汉子,对皇帝表示怜悯,这

在色当西北方向半古法里处,即在伊奇附近, 谬斯河河湾形成一个半岛。——条运河切断了半岛的 地峡,以至半岛变成了完全的岛屿。就是在这个地 方,在普鲁士的上士们的棍棒下,囤驻了八万三千 名法国士兵。少数几名卫兵看守着这支败军。卫兵 是故意安排得很少的,表示不当一回事。这些战败 者在那里待了十天之久,伤员没有医护,健康者几 乎没有食物。德军在他们四围咯咯冷笑。老天爷也 来凑热闹,天气糟透了。既无棚屋,也无营帐。不 生火,没有一根稻草。接连十天十夜,这八万三千 人名副其实地风餐露宿 , 头顶沐雨 , 脚下踩泥。其 中许多人发寒热病而死, 徒然羡慕死在子弹连射下

前后不一。——份普鲁士报告将色当战役法方的死伤 数字相加,得出以下总数而予以公布:死伤共一万 六千四百人。这数字令人毛骨悚然。12月4日, 圣 - 阿尔诺派到蒙马特大路上行事的人数,也恰恰是

一万六千四百人,正好是同一数字!

往别处。

多么悲惨,被剥夺殆尽的皇上! 我待在那里,陷入了沉思。我凝视着这一片片

的同伴。最后,来了几节装牲口的货车,把他们运

国王将皇帝放到了某地, 地名是威廉靴村。

但一种神圣的嫌恶感将我抑制了下来。 色当车站的站长——直来到我的车厢,向我解释 眼前的情景。我通过他的话语,似乎瞥见了战斗泛 着白色的闪光。所有这些远方的村落,此刻在阳光 下星星点点,并且妩媚迷人。当年都是一片火海, 它们都经过重新修建。这世界很快就另有所顾,于 是将一切都修复、清扫、涤荡,将万物全都恢复了 原状。人与人之间残酷的翻复已成为过去,永恒的 秩序又重新领先。然而正如我已提到的:阳光明媚 也失去了意义,这整个的山谷曾经是硝烟笼罩一片 漆黑。远处有一块高地,在我的左侧,上面有一座 宽阔的古堡,那就是万德莱斯。普鲁士国王就住在 那里面。约在这个高度的一半处,沿着一条公路, 我从树木上端辨出了三只屋角,形状尖削,那便是 另一座古堡,美景古堡。路易:波拿巴就在那里向威 廉投了降,也是在那里,他交出并出卖了我们的大 军。也正是在那里,他并没有立刻被请讲去,而是 被人要求耐心等待,一等就是将近一个小时,在门 口讷讷无言, 脸色铁青, 自己把耻辱捧上门来, 而 又须等待威廉高兴时才开门迎客。也正是在那里, 普鲁士国王在接受法兰西战剑之前,先让它在前厅

平原,这些沟壑,这些山丘,不禁微微战栗。我真

想咒骂这可怕的地方。

莱斯公路的入口外,人家将一处陋屋指给我看。人 家对我说,拿破仑三世皇帝一边等待普鲁士国王, 一边脸色煞白地待在这屋子里: 他走进一个小院 落,人家将那院落指给我看。一只拴着链子的家犬 正在狂吠。他坐在离粪堆很近的一块石头上, 说:"我口渴啦。"这时一名普鲁士的士兵才为他 端讨—杯水来。 这是政变的可怕的终结。饮血并不足以止渴。 这个时刻本来就注定要来到,而此时这卑劣的家伙 便会发出刚才那声狂热的垂死的呼号。耻辱一定会 令他干涸口渴,而普鲁士赏给了他那杯白水。 那是命运的糟粕。 在大路外侧, 离我约有几步远的地方, 有五株 <u>颤颤巍巍、枝叶苍老的白杨树,掩映着一座房屋的</u> 门面。那房屋只有两层,最高一层上方有一块招 牌,招牌上用粗大的字母书写着"德鲁埃"的牌 号。我感到迷惘了。这"德鲁埃",我却读成 了"瓦莱纳"。这是多么悲惨的偶合啊,瓦莱纳与 色当相混同!这似乎是要这两次大灾难并列,将做 了外国俘虏的皇帝与成为人民阶下风的国王放讲同 一个系列! 梦幻的朦胧为我遮掩了这块平原。我觉得缪斯

恭候。稍稍往下,离得近一些,在山谷里,在万德

河泛着血红色的波光,那邻近的小岛,起先曾以它 的浓郁绿意而令我陶醉,此刻却使我想起:它的底 层不是巨大的墓冢嘛!埋在那里的有一千五百匹战 马和同等数量的战士啊!因此才滋生出茂密的草木 来。纵目所见,在山谷的东一处,两一处,耸起一 **堆堆小斤,上面牛长着凄凄的青草:每片青草都标** 志着整整一团人埋在那儿啊!这里,是居约马尔旅 被歼之地: 那里, 是勒里蒂埃师覆灭的处所: 第七 军团消失在这个方位,而马格里特将军的骑兵呢, 还没有同敌人的步兵遭遇,即在"稳健准确的火力 下"全部阵亡!(见普鲁士方面的战报)这两个山 头是整个这一片斤陵地里的最高峰,其中面对吉沃 纳的代尼山海拔二百七十六米,伊里前方的弗莱纽 峰高二百九十六米; 普鲁士王室卫队的炮兵阵地就 是从这两个制高点开火全歼法国军队的。这件事是 从高处白上而下讲行的,带着命运安排的可怕威 严。似乎双方都是故意来到这里:一方是为了来杀 人,另一方是为了来被杀。一个东西相当于槽臼, 就是这一片山谷;另一个东西好比研槌,就是那支 德国军队。所谓色当战役,便是这么回事。我身不 由己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发牛灭顶之灾的所在,这 些未能保护我军师团的七沟八梁,这亲历我骑兵全 军覆没的谷地,这灾难一层层一级级发落下来的半 一从的荆棘,这层层斜坡滑道,这深渊低谷,这处 外都有陷阱的密林,以及在这令人望而生畏的黑暗 深处那隐形的命运之神!——我可是清清楚楚地看 见了你啊! 终局从来没有像这样悲惨的。 仟何天谴神罚都不能与此相比拟。这出悲剧— 共分为五幕,情节是如此势不可当,以致埃斯库罗 斯本人也没有胆量去假想构思。这万幕是:陷阱、 斗争、屠杀、胜利、惨败。多么缜密的戏剧冲突, 多么合理的剧终幕落!假如哪个悲剧诗人作此预 言,他是会被当做奸贼的。只有上帝本身才敢制造 色当之战. 上帝的法则,便是按比例行事。对待比雾月十 八日政变更坏的事情,就应当施以比滑铁卢惨败更 大的惩罚! 我们在《可怕的一年》中已经指出:老拿破仑 是抵挡了命运之安排的;他并不因自己被折磨而含

圆形战场,这玛尔斐亚式阴森森的峭壁,这一从又

大的惩罚! 我们在《可怕的一年》中已经指出:老拿破仑 是抵挡了命运之安排的;他并不因自己被折磨而含 羞蒙垢;他倒下来时,是直愣愣地瞧着上帝的。他 杀回了巴黎,对推翻他的各色人等有所品评,深为 自豪地将他们区分作三六九等,对拉法叶特表示敬 重,对杜宾不屑一顾。直到最后的时刻,他仍想看

明白自己的命运是怎么回事,他没有让人家蒙住白 己的眼睛。他在接受大灾大难时是提出了他的条件 的。在这里,却毫无相像之处。几乎可以说:奸贼 正是以奸贼的面貌挨打的。这是一条可怜虫,他感 觉到了命运之神在操纵他,却不明白人家在怎样摆 弄自己。他达到了权力的顶峰,是一个白痴世界的 盲目主宰者。他希望有一次全民投票,他也得到了 这次全民投票。他曾让这同一个威廉跪在他的脚 下。正是在这一刹那,他猝不及防地被自己的罪恶 攫获。他未曾作过挣扎;他成了顺从判决的被判决 者。可怕的命运要他怎么样,他就俯首应命。没有 比他更唯命是从的受刑者了。他没有军队,却要发 动战争;他手下只有鲁埃尔,却向俾斯麦寻衅;他 只掌握着勒贝夫,却向毛奇(5)发动攻击。他把斯特 拉斯堡交给了乌赫里奇;他让巴赞去防守麦茨。他 在夏隆拥有十二万兵力;他完全有能力保护巴黎; 他感觉到了他犯下的罪行仍然耸立在巴黎城内,咄 咄逼人并且屹立不败:他在巴黎的追逼下逃之夭 夭;他自己把军队带到了灭顶之境,这既是有意而 为,又是身不由己,既是明知故犯,又是无知糊 涂,因为他已是必落深渊无疑的冥顽不灵之辈;他 为自己选中这可怕的、毫无退路的战场:他已觉察 不到仟何东西,既觉察不到他如今的错误,也觉察

10 让我们忘掉这个家伙,再看一看全人类。 1870年法国被德国入侵,这是黑暗造成的后 果。全世界深感惊异:从一国人民怎么会产生那么 许多黑暗的东西。漆黑无光的五个月,这便是巴黎 之围。制造黑夜,那是可以显示威力的,但光荣在 干创造光明。法国在创造光明。因此,她在全人类 深受爱戴。文明从她那里获得了黎明的曙光。人类 的思想为了辨察事物,便转身向着法国。五个月的 黑暗,这便是1870年德国给各国送来的礼物,法 国却给了它们四百年的光明。 如今, 文明世界较之仟何时候都更感觉到需要 法国。法国以自己的危难表明自己经得起考验。各 国政府的无能和麻木,只能增加各个国家和民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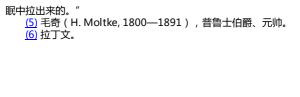
忧思。看到巴黎横遭威胁,各国人民体验到一种将 被斩首的恐惧。人们会让德国这样蛮于吗?然而法

不到他往昔的罪行;当时必须收场了,然而他只能以充当逃兵来收场。这个被判死刑的囚徒,竟没有资格正视自己的归路;他低了头,转过了身子;上帝把他先贬谪,然后再将他处决;作为帝王的拿破仑三世,是有权利遭受雷劈电殛的。然而对于他这样一个人,雷劈竟会是一种侮辱,他是从背后被轰

毙的。

国自己拯救了自己。她只需自己站立起来。"女神 显现了" 60 今天, 法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伟大。足以扼杀 其他国家的事情,至多使她受了一点儿伤。她前头 的地平线一度暗淡,这只能使她的光明更为显目。 她在土地上有所失,但在辐射面上却有所得。因 此,她无需费力便能体现出博爱精神。超越她的灾 难的,是她那盈盈的笑脸。哥特的帝国,并不是沉 沉地压在她的双肩之上。她是公民之邦,而非臣民 的撮合。国界吗?再过二十年还会有国界吗?胜利 吗?法国过去曾有过作战的胜利,将来会有和平的 胜利。未来属于伏尔泰,而不属于克虏伯。未来是 书籍的,它不会被刀剑占有。未来属于生命,而不 属于死亡。在与法国相反的政策中,有某种数量的 死亡因素。在旧制度中寻求生命是徒劳无益的,向 过去吸收养分无异于向着灰飞烟灭的所在啃嚼。法 国具有启明的禀赋,任何政治或军事的灾难,都不 足以消除她这一神秘的优势。乌云一过,明星高 昭 明亮的星辰是不会愤怒的,黎明的曙光也决不 会记恨。光明成为光明,便已感到白满白足。光明

代表着一切,人类没有别的爱。法国自知是受到爱 戴的,因为她是善良的。所有权力之中最伟大的一 种,便是受爱戴。法国大革命是为了所有人的大革 命,这是一种为争取公正而进行的永恒的斗争,也 是为捍卫真理而总能取胜的斗争。公正是人类的本 性,真理是上帝的旨意。一场如此正确的大革命, 怎样才能反掉它呢?没有什么办法。热爱这场大革 命,各国都这样做。法国奉献自己,世界接受这奉 献。当前局势的全部现象都包含在这几句话里。你 可以抵抗军队的入侵,你却抵抗不了思想的入侵。 野蛮人的光荣,就在干被人类征服。牛藩的荣耀正 在为文明所同化,黑暗的幸运恰表现为被火炬照 亮。所以,法国受到所有人的欢迎和赞同。所以, 法国既然不怀恨,也就无惧无畏;所以,它既怀有 兄弟情谊,也充满慈母之爱;所以,不可能贬低 它、侮辱它,或者激怒它;所以,在经历了这么多 考验,这么多灾难,这么多失败,这么多祸害,这 么多退却之后,它依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依然超脱于凡俗,向所有各国人民伸出友谊之手。 当我们放眼如今跃动着新牛机的这块旧大陆 时,某些现象出现了。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这既宏 伟又神秘的动向——未来正在酝酿成形。可以说, 正如光之中包含着七色,世界文明也是由七个国家 组成的。这七个国家之中,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 代表南方,另外三个,英国、德国、俄国,代表北 方,第七个国家或者说头一个国家,即法国,既属 于北方又属于南方,既是凯尔特人又是拉丁人,既 是哥特人又是希腊人。这个国度赋予它的天空以崇 高的偶合,即两缕光明的汇合。两缕光明交汇,这 也就等于说两只手互相紧握,等于说"和平"。这 便是法国独特的优势:它既充满阳光,又同时闪耀 着繁星:它的天空里有东方那么璀璨的朝阳,又像 北方一样群星环抱。有时,它的一丝微光正是从一 片黑暗中徐徐升空。也正是在动荡战乱的深夜里, 它的光辉才分外耀眼,而它的晨曦又有如北极星之 启明, 北极光之永驻不衰! 总有一天,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代表着全人类 的这七个国家将会联合并融为一体,有如棱镜里的 七色, 出现在光芒四射的万里长空之中; 永恒的、 现实的和平奇迹将出现在文明的基础之上;全世界 将不胜钦羡地观赏这道巨型的七色彩虹——欧罗巴 合众国! (1) 希腊神话中的水仙女。 (2) 《1870—1871年的法德之战》, 普鲁士参谋部报告, 第 4081页。 (3) 杜兰纳,法国十七世纪元帅,战功显赫;伏邦,法国十七 世纪军事工程师,加固了边防。 (4) 见赫尔维格语: "法国人不折不扣地是被我们的进攻从睡



路易·波拿巴(1808—1873),生于巴黎,系拿破仑一世之弟、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之子。由于有和拿破仑一世的叔侄关系,人称小拿破仑。他的

前半生大部在流亡中度过。1848年二月革命后回 到巴黎,九月被选入立法议会。他借助其"伟大的伯父"在法国历史上的声望,哗众取宠,在同年十二月总统选举中获胜,当选法兰两第二共和国总

一万心乳远平平妖脏,当远丛二宫另一共柏宫心统。为笼络本国天主教徒,他于1849年出兵罗马,协助教皇镇压共和力量。为实行独裁统治,路易·波拿巴不断制造恢复帝制的舆论,加剧复辟活

动,与立法议会的矛盾日益激化。在军队、教会等势力的支持下,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解散立法议会。1852年1月按照他的意愿,法国通过新宪法,授予总统以独裁权力,同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正式登基,被宣布为法兰西

第二帝国皇帝。 1852年5月,雨果在比利时流亡期间,用纪实的手法写作《一桩罪行的始末》一书的手稿,如实

的手法与作《一桩非行的妇术》一节的手椅,如头 地记录了路易·波拿巴在12月2日政变当中的丑恶行 径。由于考虑到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的见证材料还不 充分,特别是比利时当局顾虑重重,不愿招致强大 邻国的报复, 出版商也不敢购买这部书稿, 于是雨 果当即决定撰写并迅速出版一本政治性抨击小册子 《小拿破仑》。从6月14日到7月12日,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内作者一气呵成。雨果在这部书中用辛辣 嘲讽的笔锋无情地鞭挞了路易·波拿巴复辟帝制的野 心。书中诵过夹叙夹议的分析,详尽地描述了 1851年12月2日至4日政变过程中腥风血雨的日日 夜夜。雨果深知这本小册子一旦发表,他留在法国 的家产必被没收,于是他接受了妻子阿黛尔的建 议,拍卖掉自己在巴黎的家产。比利时司法部准备 在这年12月5日通过一项法令,要对攻击外国元首 的著作提出诉讼。为了赶在这项法令正式颁布之 前,雨果和家人于8月1日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登船 前往英属泽两岛。8月5日当他在泽两岛上岸之日, 《小盒破仑》一书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版发行。该 书出版后,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尽管法国当局官 布此书为禁书,但不少人把这本用薄纸印成的书夹 在衣服里或塞进拿破仑三世半身像的空洞里, 诵过 各种方法带讲法国。英文版《小拿破仑》印数达七 万册, 西班牙文版也随之付梓。在这愤怒的时代, 这样一本政论性的小册子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被印制 成一百万册,极大地鼓舞了各国人民反对独裁争取 民主的正义斗争,

《一桩罪行的始末》

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倚仗其伯父拿破仑·波

拿巴的影响, 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根据 当时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届满后,不能连选连 任。他自知无法改变宪法,为了夺取并保持至高无 上的权力,实行独裁统治,路易·波拿巴利用军队、 教会和小农的部分势力,在1851年12月2日凌晨突 然发动政变,推翻共和国。他肆意践踏民主,下令 解散立法议会,残酷镇压民众,疯狂逮捕左派立法 议员。以雨果为首的民主派斗士, 当即发表《告人 民书》,并组织巴黎市民修筑街垒进行抵抗。起义 失败后, 雨果被迫流亡国外。12月11日他持化名 护照, 乘火车离开巴黎前往比利时。12月14日, 雨果在他到达布鲁塞尔的次日,便迫不及待地在那 里开始奋笔疾书。他作为历史的证人,决心用"墨 水瓶对大炮",把12月2日以来四天内所发生的事 情采取逐日逐时的文字记载, 镌刻下这桩罪行的始 末,"弹响青铜的琴弦"。这段时间内,大批拥向 比利时的流亡者纷纷向雨果倾诉自己在政变中的经 历。这部关于政变的纪实文学著作《一桩罪行的始 末》于1852年5月5日停笔。尽管雨果掌握了大量 事实,但他仍觉得见证材料还不够完整,内容还有

待充实。同时作者还考虑到迫于法国政府的压力,

1870年第二帝国垮台后,法国依旧存在着共和 制与君主制的斗争。1873年当选的法兰两第三共 和国总统麦克马洪元帅极力鼓吹解散共和党人占多 数的众议院,企图复辟君主制。1877年10月.雨 果预感到法国即将重演二十六年前路易·波拿巴一手 发动的那场政变开剧。为了唤起民众的警觉,抵制 复辟的阴谋,他认为此时拿出《一桩罪行的始末》 更有现实意义,有必要刻不容缓地发表这部著作。 干是这部被搁置了二十六年的丰稿经过作者精心加 工后(内容未作重大修改),终于在1877年10月1 日于巴黎正式出版发行。这部著作的出版,在法国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当年10月14日众议院选举 中,共和派依旧占据多数席位。觉醒的民众终于挫 败了复辟君主制的阴谋。 因雨果当时处于流亡动荡的生活中,成书时间 匆促,人名与细节一时难以核实查对,故在这两部 著作中有若干疏漏、笔误与前后相矛盾之处,在此

一并说明。

比利时政局逆转,出版商恐不敢出版此书,因此他

决定推迟出版这本书,而将书稿收藏起来。